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三侠剑

(2)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三 侠 剑

第四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

话说胜爷与铁天胜分宾主落座，保镖的是晚辈，打横一坐，伙计给打洗脸水沏茶。擦完了脸，喝着茶，胜爷向保镖的说道：“你的镖旗哪里去了？”保镖的答道：“在前站下船，我师兄告诉我，到杭州不要喊镖，喊镖恐怕出差错，我将镖旗藏在车里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太傲性啦，你师傅的镖旗镇九江屠，谁人不知？也不是净以武力对待，每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应酬？谁也不好意思劫镖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你家里大概是富户吧？”王九龄答道：“小侄男家里有十几顷水田，二十余顷旱田。”胜爷闻听，微微一笑，又说道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以后你多要加小心。你没有镖旗，谁看见也不容你过去。你不闻年年防歉，夜夜防贼？每逢镖入店的时候，夜间必须亲身察看驮子，为的是防备小贼。你要是一傲性，就许将镖多少丢点。比如绸缎镖，夜间有人给你偷出两疋去，到当地交货的时候，客人一看少了两疋绸缎，人家若将此事传扬出去，多不好听啊。”王九龄闻听此言，连声答道：“是是是，从今后当以小心。”爷儿三个又说了一会闲话，胜爷又叫道：“王贤侄，你与客人一同用饭去吧，我与你铁师叔还有事呢。”王九龄与胜爷、铁天胜行礼告辞。

胜爷叫道：“铁贤弟！你在家中纳福了，天下英雄会，给你下请帖，你都未能一去。”铁天胜闻听，打了一个唉声，叫道：“三哥，提起此事，小弟实在灰心。皆因当时二弟病重，看看要死，兄弟情肠，我如何便抛下他而去？那知道几天的工夫，他就逝世去了。”胜爷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错怪铁贤弟啦。”胜爷遂问道：“发引了没有？”铁天胜道：“现在后花园停灵，拟定明年出殡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今日天气已晚，明天叫伙计领着我，我买一份冥礼，灵前吊祭。”哥俩喝着酒谈话，胜爷说道：“铁贤弟，你我挨肩擦背，已有二十余年，我深知道你的性情骄傲，对于守节的弟妇跟前，你可多要尽心。”铁天胜答道：“胜三哥不用您嘱咐，我绝不能待错了。自从您二弟弃世，我就将家务俱都交给弟妇管理，不叫您的弟妹当家。我那弟妇娘家乃是书香门弟，我也曾对他说过：‘弟妇你愿意在家住，愿意住娘家，来往随便。’绝不敢待错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二弟妇娘家何如人也？”铁天胜道：“江苏省罗家岭，姓罗，乃是唐时罗成的后人。二弟妇的胞弟名叫罗文，人称铁掌赛昆仑，表字兴龙，此人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龙，横推八匹马，拽倒九只牛，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，日行千里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要求取功名，武状元犹如探囊取物。此人久读律例，有一日他观闲书，看到他先祖的故事，他知道自古忠臣难免丧身疆场，因此不求功名富贵，隐居不仕，常自比徐达，习学渔樵耕读，看破尘世，故此人称为隐士，那是咱弟妇的胞弟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耳闻有这位，未曾见过，倘久后有机缘的时候，你给我介绍介绍。”弟兄二人正在谈话之际，有一老者，打着白纸灯笼，掀帘笼而入，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，二太太娘家来人吊祭。”铁天胜叫道：“老管家，你来见见，这是我胜三哥。”老家人拜见了胜爷，铁天胜道：“你告诉内宅待客，就提我与胜三哥说话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陪着我说话？你先招待客去，明天我叫店夥计领着我，我再去吊祭。”铁天胜不敢违背，站起身躯，跟着老管家奔内宅而去。叫道：“伙计！这是我胜三哥，好好照应。”

店主人主仆走后，胜爷自己独坐，胜爷正在喝着茶，听柜房有人喊道：“将他推出去，若不看你少眼无目，非打你不可。”胜爷闻听，由上房里出

来，心中暗道：“这是吵店子，净打架。”胜爷来到柜房一看，三四个夥计向外推一位瞽目先生，身穿旧蓝布大褂，二目之中，一点黑眼珠也没有，窄板鞋麻梗线串绑着，手中持着明杖。胜爷说道：“你们快放手，你们要将他推倒摔着怎么办？”夥计不敢违背，放开瞎子。胜爷过去，捋住瞽目先生的明杖，就听瞽目人问道：“你是这店掌柜的？”胜爷答道：“非也，我也是住店的。”瞽者说道：“他们这个店太恶哪，打死人白打吗？他们要将我打死，得给我卖一口棺材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虽然是住店的，我与店主人有个认识，回头我必叫您顺气。”胜爷拉着瞎子的明杖，进了东跨院上房。胜爷问道：“老先生贵姓啊？”瞎子说道：“我姓刘啊。”胜爷将瞎子拉到茶几旁边，让瞎子落下座，胜爷给瞎子满了一杯茶。瞎子问道：“您贵姓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姓胜啊。”瞎子说道：“人要是倒了运，喝凉水都塞牙。三天没开张啦，今天晚半天走到钱塘下关，有一个老太太叫我算卦，我们有公价，二十四钱一卦，算完了卦给了二十三文，借了两家都没借着那一文。老太太说道：‘短一文吧，下回算卦再找补吧。’我也没法子，短一文就短一文吧。三天没吃饭啦，赚了这么一分卦礼，还不够。我打算吃点什么，好容易打听到店里，我方才进了店，他们这群夥计不答理我。我说掌柜的给我来一个热汤面吧，他们是诚心，半天的工夫，将面端来道：‘面得啦。’我拿筷子一挑，一碗面只有十来根。没法子，垫垫饿吧，吃完了饭，我问掌柜的：‘你这碗面多少钱哪？’他们说：‘二十四文。’我腰里只有廿三文，我说：‘欠你们一文，明天再还，今天我还要住店，也等明天作买卖回来给钱。’他们不说买卖话，他们说：‘等盖好了房子你再住吧。’我跟他们一分辩，他们一堆打我一个人，叫他打死我，我倒有了棺材钱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还没吃饭呢？”瞎子说道：“三天没吃饭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，四海之内，皆为兄弟。我今天交你一个朋友，咱哥俩在一块吃一块住。明天您走的时候，我再给您十两八两的，您换一换衣服，理一理发，再做买卖就该开张啦。老先生你看看我，胡子都白啦，你是兄弟，我老哥哥说的这话对不对？”瞎子一翻白眼珠，似要哭的样子，遂说道：“胜大爷子，你管我一顿饭，我至死不忘大德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先生言之太重了。”胜爷遂叫夥计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饭现成？”夥计答道：“大饼大面清炖牛肉，都是现成的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给我来两碗清炖，二斤大饼，再配一碗汤。先生喝酒不喝？”瞎子说道：“不会喝酒，一闻酒味，脑袋就痛。”店小说道：“这回瞎子可朦着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许胡说，快去预备。”瞎子说道：“若不是胜老爷子给我吃，设是我买，这些夥计还许不卖呢。”跑堂的到灶上叫大师傅给盛了两碗牛肉，“要精致点，别叫胜三爷挑眼。”

工夫不大，俱都端到上房，摆上小菜。胜爷心中思索：这位先生，也有五十多岁啦，只为无钱，这样狼狈。胜爷不由的可怜瞎子，将瞎子让在正座，瞎子说道：“胜老爷子你也吃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四海之内皆为兄弟，咱是弟兄，你不要客气，我才吃完了饭，你请吃吧。”瞎子拿起饼来，打了一个卷，一口一个月牙，香甜美味，吃了一个不亦乐乎。胜爷看着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个先生吃的太多了。”胜爷见瞎子吃完了，又问他：“吃饱了没有？”瞎子说道：“吃多啦，你别让啦。”跑堂的打过漱口水，瞎子说道：“不漱口；一漱口，香味就没有啦。”胜爷与跑堂的俱都暗笑。胜爷将瞎子让到茶几旁，又给满了一碗茶，瞎子说道：“胜老爷子，这个人要老了也就不值钱啦，我年轻的时候，算一天卦，到店里还要消遣消遣。现在不行了，吃饱

了就不爱动转了，我坐不住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西暗间有一张大板床，咱们哥俩足够睡的。”瞎子说道：“你不嫌我脏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这是哪里话来，何脏之有？”胜爷拉着明杖，将瞎子领到西暗间。列位，胜爷是何等身份？居然能服侍要饭的，可见胜爷爱老怜贫。

瞎子到了西暗间，贴西板墙向床上一坐，直打哈欠，胜爷说道：“老先生你困啦，就歇着吧。”瞎子一翻白眼，说道：“胜老爷子，年年防荒，夜夜防贼，你将门关上点，我这钱褡里有一个破托肩的大褂别丢了。”胜爷心中暗笑，遂插上门。瞎子又说道：“你用凳子顶上点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好好。”又拿起凳子将门顶上。瞎子脱了破鞋躺下，工夫不大，打呼噜，说睡语咬牙。胜爷此时也觉劳乏，摘下鸭尾巾，脱了衣服，一切物件俱都包好，胜爷是体面人，每逢住店，夜间出恭，必要出去，青缎靴子未脱。胜爷方才躺下，就听瞎子打着呼噜说睡语，口中说道：“大奶奶，你这个少爷是火命，少奶奶是水命，卦书上有云，水火不相当，夫妻难久长，不独儿女少，纵然不死也离乡。老太太你老人家给我五百钱卦礼，我到店里，夜静更深，我请七十盏红灯花，我给少爷少奶奶祭祭星。”胜爷噗哧一乐，心中暗道：“真是瞎子口，无量斗。他到店里买大面吃，给谁祭星啊？”胜爷也觉一时困倦，可就睡着啦。

正在睡梦中，听窗户叭叭叭，三声响亮，将胜爷惊醒。坐起来一看窗户，就是三道立闪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大概阴天啦，打闪呢。”胜爷又从破窗窟窿向外一看，满天星斗，并未阴天。又一看屋中蜡灯已灭，也听不见算卦先生呼声。胜爷叫道：“先生。”叫之不答，呼之不应。胜爷以为是瞎子出去解手去啦，将灯扑灭了，然后又用手一摸，果然不见瞎子。胜爷来到外间屋一看，外间屋灯也灭啦，伸手一摸门闩，并未挪动。再摸东暗间屋门，倒扣着呢。胜爷一想，忘了与店中要火种了，遂取小包袱取火折，到西暗间一摸小包袱，踪迹不见。胜爷心中说道：“我进店之时，看见外屋茶桌底下有火纸。”胜爷伸手摸着火纸、火石、火镰，打着了火，将里外间蜡烛俱都点着，里外间一照，仍不见瞎子。胜爷心中明白，所有一切东西，俱被瞎子盗去了。慢说是我住我盟弟之店，就是住别人的店，我也不能声张，十三省总镖头，被瞎子给将东西偷走啦。胜爷思索之下，三飘银髯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我这条老命必要伤在杭州。”胜爷用蜡烛又仔细一照，一看外屋门横楣之上，窗户有一扇半掩着，胜爷又低头一看顶门的小几凳，有脚踩的印子。列位，这是诚心叫胜爷知道，要不然一点痕迹也不能留。胜爷将几凳搬开，开门出去，来到院中四外观看，并无有影儿。又纵上房去观看，就是东厢房上有一条黑影，胜爷心中欢喜说道：“只要我看见你的影儿，你就跑不了。我若不将刀镖等物追回，我怎见镖行众位？”胜爷遂追赶贼人，胜爷后边追，那人前面跑。出离钱塘关六十余里，那人只相隔胜爷一箭之远。胜爷紧追，那人紧跑；胜爷慢追，那人慢跑；胜爷不追，那人在前面等着。又追出三十余里，眼前一座峻岭高峰，眼看着此人上了山坡，胜爷随后也追上山坡，上了山坡向北去。一望俱是平坦之地，有几个平台，又向正北半里之遥，山坡下白水滔滔。老英雄追到水边上，胜爷说道：“你还上哪里跑？”此时天光大亮，那人一回头，胜爷观看此人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精神异常，背后背着胜爷的小包裹，并未拿明杖。那人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你摸摸你项上的六阳魁首还有吗？”胜爷问道：“足下何如人也？”那人道：“行不更名，我在店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姓刘名叫士英，人称别号闭眼神佛。胜老达官，你追的

五个人犯，俱在此山，这座山叫双松岭碧霞山，我父子占据此山。我救的是闵老寨主与少寨主，老寨主是我之姐夫，少寨主是我之外甥，我并不是救三鼠，皆因那时屋中黑暗沉沉，无有灯光，我一慌忙，将三鼠的绑绳先解开啦，这才将他三人救走，然后又将众人接到碧霞山。我们大家在一块吃酒谈心，我对他们说了一句大话：“设我将胜英置之死地，易如反掌。”他们大家苦苦哀求，非教我给他们报仇不可，逼的我没有法子啦，所以我才够奔店里刺杀你。皆因你有行侠作义之风，并桌上床下伺候我，你真是仁人君子，我将刀亮出了三次，我没肯杀你。胜老达官，你将珍珠灯已经盗回，差事交官，面子已足，我给你几十两银子盘费，请回贵镖局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刘寨主，你将我东西原物交回，我还要那五个差事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我摆一个阵，你要破了此阵，我就将刀镖原物归还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摆阵我看吧。”刘士英转身奔西南而去，胜三爷后面跟随，眼前一道大寨子墙，刘士英一吹呼哨，出来几名喽卒，齐声说道：“寨主回来了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达官在外稍候片刻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好好好，请你快出来。”胜爷观看，由打里面出来六十名喽卒长箭手，又出来六十名喽卒削刀手，又出来六十名挠钩手，共合三六一百八十名，俱是精明强干，相貌堂堂，东西排班而立。又有四名少年的英雄，胜爷一看这四位，都是手擎鸡爪镰，耀眼争光，这四位少寨主乃是刘士英四位少爷。大少寨主刘金祥，年在二十五六岁；二少寨主刘银祥，二十三岁；三少寨主刘福祥二十一岁；四少寨主刘禄祥十八九岁，俱是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。后面又有二人并肩，林士佩在左，闵德润在右。大少寨主闵德润穿一身青，给他娘穿孝，手中拿着一条金顶秋龙翎，这条翎比他本身那条翎轻一点。林士佩手执狼牙钻。再向后看，左有闵士琼，怀抱提鹿双枪；右有闭眼神佛刘士英，蓝云缎壮帽蓝绸子短靠，十字绊上横插十三节点穴枪，插在皮囊里耀眼争光。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你独自一人，焉能打的出去碧霞山呢？”刘士英又道：“你是孤掌难鸣。林寨主能战你百十个回合不能？闵大少寨主也能战百十个回合吧？您能出的去此山吗？看我与姐夫二人能战您百十回合不能？我那四个犬子也能战您百十合。胜达官你再向后看看。”胜爷一看，后面老道七星真人、张德寿、柳玉春、崔通，俱都抱着应手的兵器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本山的三十多位寨主，也都仪表不俗。刘士英又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你还没有兵器呢，我赢了你也不高明。”刘士英回头叫喽卒：“将各路的兵刃架子抬来！”工夫不见甚大，众喽卒抬来了十八样长兵器，十八样短兵器，二十四路外武兵器。十八样大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；十八样暗兵器，锋芒爽快；又有许多锐练棍棒，蜡杆子，都是加重的分量；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带钩的，带尖的，带刃的，带锁的，带环的，带套的，带翅的，带绒绳的。六十样兵刃摆在西南。刘士英说道：“您自己挑一样用吧，您的刀镖甩头没有啦。”胜爷一伏腰，刘士英说道：“长箭手，挠钩手，可不许暗算胜老达官。如有暗算者，不论是谁，以军法从事。”胜爷走到大兵器架子前，拿起一把朴刀。胜爷提刀在手，此刀利刃锋霜，虽不如自己的鱼鳞紫金刀，杀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。老英雄提着刀转身归还正北。他们山上的人围着三面东、西、南，胜爷故此在正北方。胜爷将刀放在山坡之上，将白发挽好，勒十字绊，绷英雄带，登了登青缎子靴子，抬胳膊递腿，没有绷吊地方。将大朴刀拿起，向靴底擦了一擦，叫道：“刘寨主！单打独斗我奉陪，要群殴就一拥齐上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焉有群殴之理？”刘士英摘皮条带，一抖十三节练子枪，哗啦一声响，二英雄要比

赛输赢。

列位，说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句话。且说群贼何以都到碧霞山呢？皆因群英会，林士佩被蒋五爷打伤，无脸面回莲花湖，他与老道七星真人，够奔杭州，投奔双松岭碧霞山而来。林士佩本是南七省有名的人物，刘士英故此收留他，打算劝他别跟胜爷结仇。刘家父子是闵老寨主所请，专为在外面打探官兵的消息，因在江苏看见官兵齐队，遂跑回萧金台，在萧金台待了半夜，没有救闵家父子之策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山外面一乱，镖行将差事放在空室内。刘士英对二子说道：“合该闵家父子不死，可有救他们的机会了。”爷儿三个遂打山外地道下去，一直进了空房，将闵家父子救走。三鼠是借光啦，不然刘家父子焉能救三鼠？若不是三鼠，还惹不下大祸呢。三鼠要逃回碧霞山，刘士英不允，三鼠遂由旱路也奔双松岭而来。闵家父子上船，此时父子相见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只因秦尤一人，将一座万年事业的萧金台，一旦冰消瓦解。刘士英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姐夫你就不必伤心啦，凡事都是天数，决非人力所定。咱们就此快走吧。”说罢此话，急忙开船直奔杭州而去。刘士英说道：“外甥外甥女进了山时，千万别提群英会之事。若是与你二舅一学说此事，他必然找胜英去。没有事时，他总想着与胜英比赛。”船到了杭州碧霞山，姑娘归了内寨，大众寒暄已毕，二老寨主问道：“怎么外甥穿了孝啦？”德俊答道：“我母得暴病而亡，我们父子不愿占山啦，打算回归故里。”当日姑娘在内寨，将舅父、父亲、表兄等请到后寨说道：“我娘临死时遗言，我与德俊回归舅父原籍，耕田种地为生。”刘士英闻听，非常之喜，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你们愿意几时走就几时走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就请舅父给我们雇船吧，可雇民船。”刘家父子给将船雇好，闵秀英姐弟二人及婆子家人丫环，登船奔江苏而去，暂且不提。单说聚义厅上摆上酒席，大众用饭时，刘士英说道：“镖行必到杭州，我能将胜英刺死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寨主为何不给大家除害呢？”三鼠也怂恿刘士英，刘士英一句话出口，不好收回，只可是照办。派喽卒买了一身破衣服，一条明杖。当日出来到杭州，第二日就听有人传说，保镖的跟英雄店打起来啦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有胜三爷给了解此事，已经完啦。”刘士英记在心中，遂奔英雄店，故意与夥计打架。胜爷将他让到屋时，刘士英就要刺杀胜爷。他一看胜爷这样谦恭，不忍动手，并且胜爷又管他饭，给他银子，所以夜间刘士英用竹子枕头，将胜爷小包袱替下来。列位，胜爷怎么睡的这样的死呢？皆因为好几天没有睡觉啦，劳乏已极。又觉着住盟弟之店还有什么事呢？这就是刘士英盗胜爷东西一段倒插笔，书表前文。

且说二英雄方要动手，七星真人低言叫道：“刘老寨主，你老人家这一给他刀，就坏了事啦，他老刀不老。依贫道之见，你老人家将他引到鹰愁涧，跟他单打独斗。老胜英能折不弯，你老人家跟他比赛什么，他也不能含糊。你老人家跟他水战，将他引在水里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要他一死。”刘士英闻听七星真人之言，点头称善，遂对胜爷又说道：“群殴我们人多，您只一个人，那如何行呢？我这旁有道涧，我与老达官水战，如若带一名喽卒，那就算我输啦。”胜爷一看，刘士英已换好水靠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刘士英将我水衣盗去，我若跟他要水靠，他绝不能给我。”老英雄思索至此，长叹一声。此时刘士英已出了寨子，刘士英在前，胜爷在后，二人够奔山坡西方而去。走至二里之遥，工夫不大，来到涧旁，纵身下水，胜爷金蝉脱壳，也入了水中。胜爷见刘士英水没过膝，二英一前一后，乘风踏浪，向西南浮去。又有

二里之遥，再往南去，水面有一座横山，四面八方都是水。南北长有一里之遥。来到北山根，由北山根往西去，到了西北角，又往南去，刘士英绕到山凹里，探出半节身躯点首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此处水深，你我二人就在这儿水战。”胜爷此时在东南角，刘士英在东北角，顺着山根过去的，东北角上是一个山凹，他一点首叫胜爷，胜爷遂奔东北而来。书中暗言，刘士英在山凹里早有预备，水底下早下了七八百斤重的大铁锚，刘士英捥住铁锚，一个猛子扎在水中。胜爷不知道，直奔东北角而来，不见刘士英，胜爷心中也以为他扎猛子啦，胜爷遂向水深处浮去。方到水深处，就觉着水流力大，从来没遇过这样水流，被波浪一打，胜爷不能抵抗，被浪将胜爷打入鹰愁涧，胜爷暗道：“不好！”此时已经将胜爷打在极深之处。胜爷向山坡浮回二尺远，又被波浪打回去一丈多远，如此者四次，胜爷力尽，被水流冲到了滩口。胜爷身形，觉着水底有物，踩着很软，就觉小腹上有一条冰凉的铁锁链挡住，胜爷撒手插刀，双手紧紧捥住拦江锁链，死也不放。此时胜三爷长叹一口气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，你就这样的下场？想我胜英自幼读书，孝顺父母，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。”胜爷又想起老师艾道爷，叫道：“恩师呀，弟子身逢绝地，再不能与师傅见面了！可惜我剪恶安良，替天行道。”又想起镖行之人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从今后，再不能患难相共了。”胜爷正在万绪萦怀之际，抬头往山上观看，就见这座山足有三十余丈高，半空中有一泉眼，犹如碾盘大小，黑水往外冒。又见泉上有一块匾，石头刻的，上写：“鹰愁涧。”胜爷看罢，心中说道：“我名胜英，去到鹰愁涧，绝不能再有生望了。”此时胜爷两手捥住拦江锁，怎奈水流太猛，竟将胜爷打了一个筋斗，由拦江锁上过去了。刘士英探头一看，说道：“胜英老命休矣。可惜这样的好人，临死落一个尸骨无存。”在胜爷没被波浪打过去的时候，刘士英纳闷：“胜英怎么这么大的水性呢？十丈八丈的大船，不能存留一会。”刘士英正在纳闷的时候，见胜爷一翻身，扎入水底。

刘士英又由原路而归，转到西山角，由西山根向北，到西北角，破风踏浪，往东北而去。正踩水往前去，东北角上来了一只船，船上有四个人站立，还有四个水手，直奔刘士英而来。相距不远，刘士英一看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刘士英直奔船头，刚一扶船头，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向船上一拉，将刘士英拉到船上。四位少爷齐声问道：“天伦与胜英比武如何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并未比武，道爷划策，是叫我将胜英引到鹰愁涧。”大少寨主问道：“引到急流之处没有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老胜英水性真高，在滩口那儿还挣扎了半天，才冲入大流而去。”大少寨主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老胜英一生一世替天行道，落个临死尸骨无存。”说着话将船拢了岸，刘士英对众人说道：“眼见胜英打入万丈深处，尸骨无存。”林士佩仰面大笑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，你也有今日之下场！”七星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拔了我肉中之刺，目中之钉，从今后我高枕无忧矣。”太仓三鼠全都大笑，闵家父子喜笑颜开。列位，这就叫好人死了，小人称了愿啦。老道又道：“我要借花献佛。您的酒菜，我们给您满酒。”当时大厅前摆下酒席，大众开怀畅饮，刘士英、闵士琼、林士佩等，尤其欢乐。刘士英此时向东面桌上一看，有四位闷闷不乐，若有所思，刘士英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刘士英道：“你弟兄为何愁眉不展呢？一家有事父子商量，国中有事君臣商量，有什么心事可对我说来。”当时大少爷说道：“君有过臣当谏，父有过子亦不可不言。天伦平日很羡慕胜英，此时害他尸骨无存。现在当着姑父，我说出来可别怪我，

姑父不该叫二表弟去北京盗狱，都是姑父之过，若不将秦尤救出来，何至有二人皇宫内院盗灯之事呢？父亲救我姑父表兄，分所当然，又误救了三鼠。胜老者追到这里，父亲将他较量输了，比什么都强，何至于将胜老者置于死地呢？再说人家胜老达官舍命交友，是一个仁人君子。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此事若走漏了风声，要被胜老者镖行中剑侠客等知道消息，他们必然来报仇。咱们这小小的碧霞山，乃是庄家山，喽卒寨主不过五百名。我姑父的萧金台，比咱们山寨大有二十倍，聘请十四省英雄，尚且瓦解冰消，何况咱这一个小碧霞山？”刘士英闻听大少寨主这一席话，不由的一楞，自己说道：“我未加思索，无故害他一死。你有这话何不早说呢？”大少爷道：“我弟兄在前，父亲在后，大家秘密商议，孩儿如何知晓呢？”七星真人赵昆福站起身形道：“老寨主，无妨无妨。您打店中引出胜英来，店里有人知道吗？”刘士英道：“店中并无一人知道。”老道又道：“店主人与夥计都不知是您将胜英引出来的，在胜英那方面，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他们也找不到碧霞山这里。”刘士英听罢七星真人之言，遂鸣锣聚众，对七星真人赵昆福道：“我传谕喽卒，谁要声张将胜英引在鹰愁涧之事，必要以山令实行。”老道点头称善。刘士英这一集众鸣锣不大要紧，倒惹出祸来啦。工夫不大，合山之人俱到，刘士英对大众说道：“今日集齐，不为别事，只因我在杭州假装瞽目先生，夜间我将胜英衣服刀镖、暗器零碎等物，俱都盗来。老胜英追到咱们山内，我与胜英佯言比武，将他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，百年尸骨不见。大众对于此事，必要严守秘密，自今日起三道山口加班，不可疏忽。”刘士英又叫过一名木匠，说道：“你赶快造六十个腰牌，无论何人出入，必须以腰牌为证。”

此时有碧霞山的一名喽卒头目，姓王名兴德，合山喽卒都归他辖管，已经年到六十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蓬虎山给明清八义充当喽卒，人是非常的可靠，但是就有一样，每日必醉几次。他在蓬虎山也是一个头目。一日王兴德吃酒带醉，他在山口外巡山，忽然间见前面来了一个孤行人，扛着一个大褥套，看那样子褥套很沉重，王兴德酒后无德，他可就急忙走上前去，大声喊道：“行路客官到此留下买路的金银，饶尔不死。”说着话亮出刀来，那行路之人，只得放下褥套就跑。列位，王兴德心中明白蓬虎山的山令。他遂打发喽卒，扛起褥套，由后寨门走到了自己屋中，将褥套向铺板上一放，用手一摸，里面有银子，非常的欢喜，买酒买菜。这日正是秦八爷查山，见有少年在树林中要上吊，秦八爷赶奔近前，将绳解下来，问道：“你因何在此上吊？”那少年答道：“我打此山路过，这山中出来一个人，将我行李劫去，我也回不了家啦。”秦八爷闻听大怒，遂将少年叫至山口外，令喽卒看守。此时有喽卒们暗中告诉这位少年道：“你就是苦苦哀求秦八爷，就能给你找回来。”这位少年果然对秦八爷苦苦哀求。书中代言，秦八爷本想将他放在山口外，到寨中问问谁劫少年的行李啦。有就更好，若是没有，不过给上他三十两二十两的。哪知道他这一央求，秦八爷动了恻隐之心，说道：“你跟着我进山吧，你只要认识那人，我便将你东西要回来。”少年闻听，爬在地下就磕了一个头，说着话一同秦爷进了山寨。秦八爷邀出七位盟兄议事，大爷屠粲、二爷火德真君孔华阳、三爷神镖将胜英、四爷神刀将李刚、五爷华谦字子阮、六爷登山豹子杨义臣、七爷贾斌久钻云太保，弟兄八位，归了座位。秦八爷说道：“蓬虎山山口外，现在劫人家褥套，旗子上还写的是替天行道，不如改为强抢强夺。”大爷说道：“劫褥套的这人怎样长像，你可

知晓？”那被劫的少年说道：“此人黄白脸面，长腿，酒味扑鼻。”秦八爷与屠大爷俱都心中明白，秦八爷说道：“派四个有力量的喽卒，拿着绳子，我去捆他去。”屠大爷说道：“很好很好。”秦八爷与喽卒来到王兴德的屋中，王兴德又正喝酒呢，一见秦八爷来了，他站起身形说道：“八爷您喝杯。”秦八爷说道：“我不喝。我问你，板床上的褥套是谁的？”王兴德闻听此言，他也答不上话来，秦八爷忙叫四名喽卒，将王兴德的二臂捆上，又叫喽卒将褥套扛起，直奔聚义厅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了聚义厅内，秦八爷道：“三哥最心慈面善，忠实道德，将此褥套交与胜三哥打开观看。”胜爷遂问道：“这少年贵姓啊？”那被劫之人答道：“我姓李，我会厨子手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的行李中都是什么？你要实说，说对了，东西仍归你。”李厨子道：“我褥套中有蓝布衣料，有一双新鞋，有散碎银两，整银子一百五十两。”胜爷在聚义厅查看，被劫之人所报的物件，一点也不差，整数的银子尚且原封未动。胜爷道：“将李厨师的行李东西交还，叫他再从新点看，查看缺东西不缺。”少年点查一遍，一物不缺，给大家磕了一个头，打发喽卒送出蓬虎山，欢喜而去。秦八爷说道：“将王兴德推到后山，人头献上来。”胜爷道：“王兴德喝多啦，乱了性啦，从此我给他戒酒。”秦八爷岂敢违背胜爷？遂将王兴德释放，王兴德从此戒酒。列位，王兴德戒了没有半个月，故态复作。这日在山口外又来了一个大敞车，上坐着一个年少的妇人，王兴德赶奔近前，亮出刀来，喝走把式，对妇人说道：“我并不害你，你要愿意活着，跟我到后山，作一个压寨的夫人，你看如何？”妇人闻听，可就哭起来了，此时正赶上秦八爷查山，又被秦八爷看见，如此数次，都是胜爷将他放了的。最后他又做出不法之事，秦八爷非杀他不可，并且说道：“谁要给他求情，我将蓬虎山一把火烧了！”胜爷一看，秦八爷正在胜怒之下，也不好意思的求情。胜爷将秦八爷用酒灌醉，胜爷亲自到了后山，将看着王兴德的喽卒俱都支出去，胜爷亲自给王兴德解开绑绳，叫道：“王兴德，你赶紧逃命吧！一会儿秦八爷醒了酒，你就走不了啦。”胜爷又给了几十两银子，他从蓬虎山出来，在外面游手好闲，不到半月之久，将钱花尽，遂投奔了碧霞山，充当喽卒总头目。

刘士英这一告诉大家不许声张，众喽卒之中惊动了王兴德，当时几乎昏倒于地。散队之后，来到自己屋中哭哭啼啼，心中暗想：“胜老恩公待我三次活命之恩，我年轻好杯中物，累次惹下杀身之祸，蒙胜老明公三次活命之恩。今日胜老明公死在鹰愁涧万丈深渊，我若不与老恩公报仇雪恨，何以为人？”思索至此，徒步出来，够奔山口，来到山口，把门的喽卒问道：“王头干什么去？”王兴德道：“因老寨主有机密大事，派我星夜前去办事。”喽卒说道：“你有腰牌吗？”王兴德答道：“来的慌忙，忘了未领牌啦。”喽卒说道：“没有腰牌过不去，连老寨主没有腰牌也不许过去。”这个喽卒方才说出不叫王兴德出山，旁边那一名喽卒过去就给这个喽卒一个嘴巴子道：“你刚来三天半，就忘了挨饿啦？若不是咱头给你补名字，你早就耍了饭啦。”这个喽卒说道：“叫头儿出去就完啦，何必打俺嘴巴子呢？头目你过去吧。”二道山口，也是如此，来到三道山口外，一望无边，俱是松柏树，老头子十几年不出山，骤然间出山，连东南西北都辨不过方向，在树林内绕了半宵，也没绕出碧霞山去。老头子心中暗想：“我若是夜间出不去碧霞山，等至转天清晨点名时，头一名就是我，一点我没在，必然派人追我，我现在身体也不健壮啦，绝跑不出去。再说老寨主要问我，我以何言对答？就是老

寨主念我在此山中十余载辛劳，还可以饶恕于我，惟独小儿林士佩与太仓三鼠、闵家父子决不饶我，我必难逃性命哪。”思索至此，顿足说道：“我何必惜此残年？今年我已经活六十有余啦，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？威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胜三爷，都死在鹰愁涧。知恩不报非君子，若非胜老恩公，我早死了，实在出不去碧霞山，我便一死以酬胜三爷三次救命之恩。”又绕了有一个时辰，仍然不能出山，遂由腰间解带子，找了一个歪脖树，将套拴好，挂在树枝之上，口中说道：“胜老恩公，且慢走一步，魂如有灵，将我王兴德带着一走，我在阴曹地府，伺候老恩公几年，也报答报答你老人家三次救命之恩。”语毕，爬在地下磕了三个头：“胜老恩公，你生而有灵，死而有神，一世聪明睿智，必能有显应也。”说着话眼流痛泪，伸手摸绳就要上吊，哪知道摸了半天，也没有摸着绳子。王兴德说道：“真是有鬼，还没有上吊呢就来啦。这是搅我来啦，我不上吊啦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我一头撞死树上，闹鬼你也拔不出树来。”向后后退了有一丈多远，忠心耿耿的王兴德，用衣襟将头一朦奔树上撞去，就碰着毛毛哄哄，软如棉花一般，就听有人说道：“唔呀，王八羔子，你将我撞醒啦！我好不容易睡着，你给我一羊头，这是为何？并且你背地里咒骂胜三爷，是何缘故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呢？”“呸！臭豆腐王八羔子！我为什么是鬼呢？你睁开眼看看。”王兴德说道：“您为什么深更半夜在树林之内？我上吊与你什么相干？你将我带子给弄下来干什么？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唔呀，我搭救了你，难道说还救出不是来了？臭豆腐，真不说理。你倒是为什么要行拙志？你要告诉我，我能替你出气。你在背地里叨念胜三爷，所为何事？你要说实话，咱们万事皆休；你要有半句虚言，我就打你这个忘八羔子！”王兴德说道：“我跟你老人家说实话也行，请问你老人家贵姓高名？来此何干？你老人家也得告诉我实话。你老人家要是不说实话，你就是将我打死，我也不能告诉你老人家真情实话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姓欧阳，我叫欧阳天佐，外号人称贼魔。你方才咒骂的那个胜英，他乃是我的胜三哥。你说胜老恩公慢慢的，等你一步，所为何事？”王兴德闻听，说道：“啊，原来是大义士！小老儿上了几岁年纪，眼目昏花，耳音有点不中用了。小老儿姓王名兴德，少年时曾在蓬虎山充当喽卒头目，伺候明清八义。皆因为我年轻之时，好贪杯中之物，酒后无德，累次犯山规，秦八爷要将我斩首，多蒙胜老恩公，暗地里周济盘费，将我放走，我遂投在这碧霞山又充当喽卒。我立改前非，终身戒酒，做事小心殷勤。此山的寨主姓刘名叫士英，外号人称闭眼神佛，他见我作事老成，叫我充当喽卒总头目。这座山本是庄家山，并不抢夺，我带领喽卒耕田种地，老寨主很器重我，我在此山已有二十多年。昨日刘士英鸣锣聚众，将大家招集在一处，传山令，原来是萧金台被胜爷扫平，擒住盗灯的贼人及闵家父子，放在空屋之内，五股差事，被刘寨主所救，逃到我们这座碧霞山。胜三爷追贼，住在杭州钱塘关外英雄店，刘士英假扮瞽目先生，夜间将胜三爷刀镖甩头衣物俱都盗到手中，临出店时将胜爷故意惊醒，胜老恩公在后面追下来了，刘士英将胜爷引到碧霞山。先说摆阵，叫胜三爷破阵，将喽卒齐集，并不摆阵。又要与胜三爷比武，胜三爷赤手空拳，他将兵刃架子搬出来，叫胜三爷自己挑择家伙，胜三爷挑出一把大朴刀。刘士英方要与胜爷交手，老道七星真人拦阻，暗暗告诉刘士英，胜爷武艺超群，人老刀不老，这一给他家伙，岂不是自找亏吃？刘士英闻听老道之言，自知失计，遂问计于老道，老道划策，此山北面一道山涧，名叫鹰愁涧，万丈不见底，老道令刘士英将胜三爷

引到鹰愁涧，要害胜爷尸骨无存，给绿林道除去大害。”王兴德语至此，呜咽涕泣，遂说道：“可惜我那仁慈祥善的恩公，他误坠奸计，他老人家身归幽冥去了。”欧阳大义士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王兴德答道：“并无半句虚言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你为何行拙志呢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小老儿欲出山给镖行送信，与我恩公报仇雪恨。皆因为小老儿心绪错乱，不辨路径，出不去碧霞山，绕了半天，绕不出树林。我想天亮，刘士英必然点名，倘若知道我出山，必然派人追赶，将我捉回去，焉有我的命在？我一想，倒不如随我那恩公一死，也算我报了三次救命之恩。”大义士听毕，泪如雨下，眼前一发黑，几乎栽倒尘埃，叫道：“三哥呀！你在阴曹地府助小弟一臂之力，小弟就此进山，将群贼一网打尽！若不能与恩兄报仇雪恨，小弟宁死不出此山！”大义士说罢此话，踢啦踢啦，向山里就跑。王兴德急忙一把将大义士揪住，叫道：“欧阳爷，你一人孤掌难鸣，焉能是群贼的敌手？万不可孤身涉险，自取其祸，不但不能给胜三爷报仇，你老人家死在山中，镖行人得不着信啦，永无报仇之日了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就凭我报不了此仇，我跟他们拚了命才对得起胜三哥。你不要拉着我，我非进山报仇不可！”怎奈王兴德拉住了大义士死也不放，哭哭啼啼，跪在尘埃。大义士说道：“依你之见怎样办理呢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若依小人之见，大义士你老人家日行千里，你老人家就此出山，先给镖行送信，然后你老人家再聘请胜老达官生前的好友，他这座碧霞山就算是铜墙铁壁也不难打破。此为万全之策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这个主意真倒也不错。我给镖行送信去，你怎样呢？”王兴德说道：“只要你老人家给胜老达官报了仇，我就是一死，我也瞑目甘心。你老人家赶快先办大事，不要挂念小老儿了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焉有此理？我能日行千里，我先将你背出几十里地，你藏在一个庄家人的家中，或者住在店里，等候报完了此仇，镖行也就散啦。我说一句话，给你打出来一笔钱，你自己做一个生意，足够你晚年之用。你这样的好心，必然有好报应。”语毕，大义士将身形一伏，说道：“老哥哥你就爬伏在我背上吧。”王兴德爬伏在大义士肩头上，大义士说道：“你看见过人飞没有？你就闭眼吧。”踢啦踢啦，奔山外走去，到了东方发晓，果然跑出去五六十里地。来到一个镇店，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老哥哥你下来吧，大白天背着人跑，本不像样子。前边有店，你在店中守候我。”王兴德由大义士背后下来，进了店中，大义士说道：“掌柜的，这位老头是我哥哥，在路上受了风，头疼啦，先在你这店住两天，我上家去套车去。”说着话拿出五两银子，交给柜上，店掌柜的连声答应，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决不能慢待这位大爷。”

欧阳爷将王兴德安置在店内，欧阳爷向正北而去。在路上哭哭啼啼，说道：“可惜我胜三哥，尸骨无存。”一行说着，一行流泪。自己又说道：“唔呀，我那老哥哥会水，不要紧，死不了。”复又自语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那儿的水太深，有多大的本领，多大的水性，也浮不过去的。唉！可惜我老哥哥仁慈友爱。”列位，大义士平常日子走道儿，到了村庄镇店都是慢走，必须到了开洼野地他才快走，这回大义士因为报仇心盛，举凡村集镇店，俱都走的其快如飞。天到平西时候，走到十三省镖局子大树林外，就听有人叫说：“欧阳叔父，这边凉爽凉爽吧！”大义士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三太、香五等人在树林外乘凉呢。欧阳爷哭着说道：“可了不的啦，胜三哥身归阴去了。”众人闻听一声，三太说道：“群英会一散，我恩师追下犯人去了，何以身死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胜三哥追贼，追到杭州碧霞山，被闭眼神佛刘士英将我三

哥引在鹰愁涧，尸骨无存。”黄三太闻听，唉呀一声，栽倒尘埃，杨香五顿足捶胸，红旗李煜摩拳擦掌，张茂龙咬牙痛骂。大义士将三太扶起，杨香五叫道：“三哥快醒，三哥快醒！”小英雄一口浊痰吐在平地，站起身形叫道：“香五、茂龙！给师傅报仇不给？”茂龙、香五说道：“若不给师傅报仇，非为人也！”语毕，四人撒腿就跑，大义士一拉三太，也没拉住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四个王八羔子，如何能行？”大义士顾不的三太等，仍就奔镖局子而来。大义士一进镖局子门就哭，大声喊道：“唔呀，我胜三哥死了！我胜三哥死了！”众英雄俱各大吃一惊！有人问道：“怎样死的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三哥被杭州碧霞山的刘士英，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，尸骨无存。”老道问道：“大义士，你怎样知晓呢？”欧阳爷遂将王兴德上吊之事说了一遍。大家闻听俱各泪如雨下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各位施主不要惊慌。”遂叫道：“邱成！取过来我的硃砂笔砚。”又由兜囊中取出青铜盒，给胜爷布成一卦，叫道：“欧阳施主，千万不要儿戏，胜三爷身罹大难，在网罗之内，并未曾死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杂毛，你别胡说乱道，我怎么不说你死啦？你要再惑乱人心，我要抽你大嘴巴子！”书中代言，他们老少众英雄，追那五个犯人，追之不及，内中就有回镖局子的。此时道爷，神刀将李刚、叶伯沅、蒋五爷等，大家俱都回镖局子了。蒋五爷说道：“道爷别算卦啦，给我胜三哥报仇就是啦。”拿起盘龙棍向外就跑，保镖的过来几位相拦，俱被蒋五爷推倒在地。道爷说道：“众位施主不要拦他，一勇之夫，将来必栽大筋斗，此次叫他先走，去打头阵。”道爷又叫道：“弼昆、李四弟、伯沅老弟，咱四位随后够奔杭州，给蒋五爷打接应。欧阳施主也不必伤心，你眼泡都肿啦，你先喝点茶，吃点东西，我们哥儿四个先在头前走着。”列位，这些保镖的多有没回来的，就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蒋五爷、道爷、弼昆长老等，他们大家先来的，要是剑客镇三山在场，一听胜三爷尸骨无存，就得急的将房顶撞一个大窟窿。

不言镖行人前去报仇，单说碧霞山刘士英，第二日清晨鸣金聚众点名，打开花名册，头一个道：“王兴德！”叫了三遍，无人答应。刘士英说道：“王头目还没起来呢？去到下房找他去。”早有人到下房一找，并不见王兴德，此时把守山口的喽卒头目说道：“夜间他出山去了。”书中代言，这是头道山口的喽卒头目报告。紧接着二道山口的头目、三道山口的头目，异口同音，也是如此的报告，刘士英捻墨髯思索：他不能说瞎话呀，他是个老诚人啊。又一个喽卒头目叫道：“老寨主，王头儿平日劝我们戒酒、戒淫、莫赌钱，酒后误事。他年轻之时，在蓬虎山吃酒犯过，那胜英救过他三次，莫非他去给镖行之人报信去了？”老寨主闻听，打了一个冷战。七星真人对刘士英献计说道：“老寨主不要过虑，那王兴德面带奸险，他一定是要卖一山人的性命。但是他年纪已老，筋骨衰败，他走不快，此时不过走出一二十里之遥。老寨主赶紧派三拨人，俱各带着兵器追他，追到哪儿，就在哪儿杀他。老寨主千万可别犹豫，他要害合山人的性命。”刘士英点头称善，遂派三拨绿林道，往下追赶王兴德。大家前去分途追赶，追到太阳平西，沿途打探，并没有王兴德踪迹，掌灯之时，俱各回来，报告沿途之上并不见王兴德的踪迹。七星真人赵老道说道：“刘老寨主，王兴德不足虑也，他一定夜间摔死在山涧里啦。”刘士英道：“他既摔死，也得有死尸呀。”七星真人道：“也许是落水淹死啦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为何不见河漂子？”七星真人道：“也许被水冲到鹰愁涧，跟胜英一同赴汪洋大海去了。”虽然老道给刘士英宽心丸吃，刘士英总是放心不下。

自王兴德走后，第一天没事，第二天也没有事，第三日早晨，饭尚未曾吃完，忽听山口外一阵大乱，三道山口把山的喽卒蜂拥似的跑进山来。刘士英一看，众喽卒均皆焦头烂额，叫道：“老寨主，大事不好！现在山口外有四个人，见人就打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他四人这就要来到大厅啦！”喽卒报告未毕，就见由外面进来四个人，蓬头垢面，高声喊道：“哪一个人叫刘士英？赶紧给我师傅抵偿，今天我等来取你的命！”刘士英问道：“来者何如人也？”头一位使刀的厉声喊道：“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、杨五爷等，前来给恩师报仇雪恨！”刘士英站起身形，手捻黑髯，冷笑道：“原来是三太。你且勿燥，听吾一言。胜英住在钱塘关外英雄店，我假扮瞽目的先生，与胜英住在一店，他见我贫寒，在店内管我一顿饭，并将我留在他屋中同眠，夜晚我本要刺杀于他，念他一饭之恩，我未肯下手。我将他刀镖甩头衣物俱都盗来，盗完了东西，我将他惊醒，然后将他引到我这双松岭碧霞山。我给他一把大朴刀，本打算与他比较短长，七星真人当时划策，叫我将他引到鹰愁涧万丈深处，叫他尸骨不存，事后我已追悔，但是无可奈何了。你们四位代师报仇，其志可嘉，然而你们四个青年无能，不是我的敌手，白白送命，我要在这儿将你四人伤了性命，我居心不忍。依我良言相劝，你们四位赶紧回镖局子，去请侠剑客前来报仇，不必自找其祸。”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为何不将他四人拿下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此四子志向可嘉，我害其师已悔之不及，焉忍再害其徒？但愿我之徒弟与此四子可以并立，我就知足了。”三太此时眼都红啦，哪能听那一套？举起朴刀，照定刘士英而来。就见刘士英背后纵出一人，手使鸡爪双镰，绕到三太跟前说道：“你且不要动手，我父亲岂能与你这小辈一般见识？”三太闻听道：“你是刘士英之子？刘士英害了我的恩师，我剁你正合适。”说着话，半个裹花，大朴刀奔大少寨主顶梁砍来。大少寨主不慌不忙，先闪开身形，左手鸡爪镰向上一迎，用翅将三太朴刀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右手鸡爪镰，向三太头上剁来。眼看贼人的兵器看看到了三太头上，复又撤回，摘了左手的鸡爪镰说道：“三太，我天伦有言在先，不叫我伤害你们，你们快去另请高明吧。”三太气的将朴刀往地下一抛，甘败下风。杨香五一提马尾透风巾纵过来，大少寨主战胜了三太，二少寨主遂挺身跃到战场，香五匕首刀直奔二少寨主剁去，二少寨主闪身形，鸡爪镰一捋匕首刀，香五赶紧撤刀。香五身体轻巧，与二少寨主战五六个回合，二少寨主右手的鸡爪镰捋住匕首，左手的鸡爪镰，将马尾透风巾砍落，香五甘败下风。张茂龙一抖练子锤，直奔刘士英，三少寨主纵身形挡住张茂龙，战了四五个回合，鸡爪镰捋住练子锤，二人一叫劲，张七不能收回练子锤，赶紧摘了皮套抛练子锤。书要简断，李煜一抖练子枪，被四少寨主拦住，战不到三四个回合也甘败下风。师兄弟四人，全都被人家战败，黄三太破口大骂道：“刘士英你助纣为虐！闵士琼大罪弥天，纵子行凶。派他二子北京盗狱，救了秦尤，秦尤二次又夜入皇宫内院，盗出万寿灯，留诗告我恩师，闵家父子自找其祸，死有余辜。林士佩丧尽天良，我恩师饶过他几次性命，他不思将恩报，反生忌心，要暗害我之恩师。秦尤罪上加罪，千刀万剐，不能偿其罪。你结交老道七星真人，你为有眼无珠。七星真人赵昆福，发卖薰香蒙汗药，盗取童子紫河车。张德寿非女子则妇人，处处采花杀命，你还要结交张德寿，你可留神你的女眷！你可晓得万恶淫为首？”刘士英被三太骂的脸面发赤。到后来果应三太之言，刘家父子前寨拚命，张德寿后寨采花。闲言抛开，刘士英被三太骂的面上不堪，吩咐：“众寨主，将四个小辈与我乱刃分尸！”列位，他这是一座庄家

山，本山的寨主俱都是良善之辈，闻听刘士英吩咐，俱各不忍下手。恶道七星真人道：“列位寨主，留这四个小冤家何用？我杀小儿三太，林寨主杀香五，太仓三鼠你们杀茂龙、李煜。”恶道赵昆福越众当先，套挽手，合双剑叫道：“三太！你师傅在莲花湖杀我爱徒，出家人今日杀你小冤家，是冤冤相报。小儿三太哪里走！”三爷回头叫道：“三位师弟！咱们不动手，死何足惜？”又叫道：“赵昆福！我若是一冒血，我是什么厉害骂你什么，此时我骂你或带出脏字来，有失侠义的身份。”老道得意扬扬说道：“无量佛！要解心头恨，亮剑杀仇人。”摇头晃脑奔三爷而来；林士佩抖擞神威，摘钻头立钻纂，够奔杨五爷而来；柳玉春、秦尤、张德寿狐假虎威，够奔茂龙、李煜而来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西敞厅房上的瓦咯咯乱响。书中暗表，碧霞山喽卒俱都是良善之人，不该死于非命，蒋五爷打东山坡绕来的。只听抖丹田一声呐喊，声若洪钟：“群贼不要逞能，三太、香五四位贤侄不要惊恐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老道一听，“无量佛！”宝剑几乎撒手，林士佩十成高兴打去七成，（伤还没好呢）三鼠吓的犹如耗子见猫尿流满裤。五爷要单棍扫群贼。三太等四人下腰拾起兵器，蒋五爷打厅上纵下，对群贼说道：“哪个是刘士英？给我三哥偿命来！”刘士英道：“蒋伯芳不要骄傲，胜英是我所害。此处打仗地势窄小，咱们到西山坡外，地方宽阔，你的棍也使的开。你如不信，叫我四个犬子陪着你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可不会水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你会水也不能水战，只有一个鹰愁涧。”说着话，刘家父子来到一个大栅栏门，出了栅栏门，一望平川。蒋五爷叫道：“三太贤侄，咱们占北面！”蒋五爷上了北山坡合棍而立，刘家四少站在南面，就听寨中锣鼓喧天，六十名削刀手，三十名站西面，三十名站东面；第二棒锣鼓一响，又出来六十名弓箭手，三十名面向东，三十名向西；第三棒锣鼓一响，又出来六十名挠钩手，三十名面向东，三十名面向西。左有林士佩，右有闵德润，由打左边的寨门出来两位老者，左有闵老寨主，右有刘士英，后面太仓三鼠。五爷喊道：“刘士英！这就叫阵啊？简直是儿戏。你还不过来送死？”刘士英方要摘十三节点穴枪，后面老道叫道：“刘爷，且慢！蒋伯芳一勇之夫，比不了死去的胜英。他听说胜英惨死，他打镖局子连夜赶来，镖局至此不下七百余里，沿途上他必然无暇饮食。老寨主可先请林寨主战他，倘林寨王战他不下，再叫闵德润战他，然后再叫你的四位少寨主战他，车轮战法，这六位就可以战他多半天，将他累的筋力疲乏，你再过去战他，十三节点穴枪，千万别留情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车轮战赢了人家，我也不露脸。”老道说道：“蒋伯芳艺精心狠，他可比不了胜英，那胜英还有点假仁假义，你若不下毒手，将来此人就是绿林中的大害。”刘士英不得已，只好照老道的计划而行。低言告诉林士佩先战蒋伯芳，林士佩心怀恐惧，也没有法子，一声呐喊，便纵到蒋五爷跟前，将狼牙钻用阴阳把一扣，按三尖两刃枪，照定五爷胸前便扎，五爷用棍一磕，啷的一声，火光乱冒。林士佩紧跟着搂头盖顶又是一钻，蒋五爷将棍一横，搪出钻去，林士佩觉着混身不适。蒋五爷先使开门棍六十四棍，林士佩的狼牙钻的招数精奇，六十四棍不能赢林士佩。蒋五爷又改为行者棒，与林士佩战到百十回合，林士佩热汗直流，皆因为棍伤未愈。此时就听闵德润喊道：“蒋伯芳害我山破人亡，林士佩退下，待我捉他！”手执秋龙镗，来到蒋五爷切近。书中代言，闵大少寨主原使的兵刃，分量加重，这条秋龙镗，是他舅舅山中的家伙，四块板是枣木的，枣核钉也短，分量轻的太多，

与蒋五爷一交手，被棍磕起来有三尺高。二人战到八九十个回合，看看气力不敌，老道叫道：“大山寨主！赶紧把闵大山寨主换下来。”刘金祥心中暗想：我父子倒被小人驱使。怎奈父亲有命，没有法子，赶奔近前，亮鸡爪双镰与五爷动手，战到五六十个回合，也是热汗直流。二山寨主大叫一声：“哥哥退下，待小弟拿他！”声到人也到，二山寨主虽然武学超群，怎奈这条盘龙棍恰好似活龙一般，递不进去鸡爪镰。工夫不大，三山寨主又将二山寨主替下，与五爷动手。三太看的明白，叫道：“香五，学到方休处，才知艺不高。咱们武艺不行，人家是车轮战，咱们若是替蒋五叔，上去就落败。”三太说话之间，焦灼万状，香五直晃马尾透风巾，茂龙不住的喘大气，李煜是束手无策。不表四位小弟兄担心骇怕，再表蒋五爷与三山寨主，战到六七十个回合，二人俱都热汗直流。老道喜形于色，低声道：“贫道之计成矣，蒋伯芳小儿出汗了。四山寨主赶紧替下三山寨主，然后老寨主再上去，蒋小儿必然被获遭擒。”四山寨主叫道：“三哥退下，小弟拿蒋伯芳！”语毕，亮双镰，够上步位动手，蒋五爷接架相还，双镰摘戳撕掳，精神百倍，蒋五爷衣襟湿透。战到七八十个回合，刘士英一声呐喊：“四个小孩子无能之辈，拿他不下。退下来，老父捉拿于他！”刘士英一抖十三节点穴枪，四山寨主纵出圈子外。蒋五爷一手执棍，一手抹汗，刘士英以言语讥讽蒋五爷，说道：“蒋伯芳，你不是棍扫十四省的英雄吗？怎么出汗呢？”蒋五爷闻听，竖剑眉，睁二目，厉声喊道：“刘士英，蒋某一条盘龙棍，要扫尽天下的毛贼！”书中代言，五爷在镖局子半饱出来的，在路上茶饭懒用，心神不安，又走了两日的路程。来到碧霞山时，天光大亮，救了三太等，此时天气平西，肚内也饿啦，又战了四五百回合，实在是累的不能再战啦，但是心火助着还可以支持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北面山坡上，有人喊道：“蒋五弟，不要惊慌，贫道来也！”弼昆长老一声呐喊：“贫僧来也！”李四爷大叫一声：“神刀将李刚在此！”五爷回头一看，长喘了一口气，只觉得浑身发麻，力尽筋疲。

书中代言，聋哑仙师弼昆长老、神刀将李刚、海底捞月叶承龙等，他们四位由镖局子起身，星夜赶奔杭州碧霞山。来到山坡，叶六爷见山坡下有一身衣服，白袜子，青布靴子，并不见人在那里，正在纳闷，忽然见水里钻出一个人来，举目观看，正是傻小子金头虎贾明。叶六爷叫道：“明儿在此何干？”贾明答道：“我与高恒追赶五股差事，我们俩个昨天夜间住了店啦。今天清早起，高恒叫不醒我，他给了饭店钱，他就走啦。我一问店家，他也没给我留下钱，我肚子饥饿啦，分文没有，人家店里也不赊给我饭吃。我想起头探莲花湖，高恒摸鱼之事，我也打算找有水的地方，摸几条鱼卖了好好吃饭。摸了半天，摸上一条小鲫鱼来，连一文钱都不值。你上这里干什么来啦？”叶承龙用手向北面一指，遂说道：“明儿你看，那都是谁？”贾明一看，和尚、老道、神刀将李四爷，都在那儿席地而坐。贾明跑到三老面前说道：“这回可饿不着了。”和尚对贾明说道：“明儿，你还耍笑呢，你胜三大爷过去了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胜三大爷上哪儿去啦？我怎么没看见呢。”和尚说道：“你三大爷被此山的寨主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，身向那世去了。”金头虎闻听，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三大爷！你老人家疼爱我，犹如嫡亲子侄一般，侄儿若不与你报仇雪恨，誓不为人！”叶六爷说道：“明儿，你报不了仇，林士佩与刘家父子俱在山内。”金头虎一翻母狗眼道：“干啦，我办不了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见上流来了一只小船，两个水手。书中代言，本山看稻田的船。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正愁没船呢，那方来了一只小船。明

儿与叶六弟将那只船追来，咱们好过去！”贾明说道：“六叔你叫海底捞月，咱爷俩看看谁的水性大？咱去抓船去。”叶六爷换好水衣水靠，金头虎仍是大光溜，一个猛子奔船而去，叶六爷由船头上去，金头虎由船尾上去。水手不知何故，说道：“我们这是看稻田地的船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有点吃食。”叶六爷说道：“你们若怕死，就听我的指挥；若不怕死，一剑一个，要你二人之命。”水手说道：“你叫我们干么便干么。”叶六爷说道：“你们看那南岸上有三个老者，是要奔北山坡去。你二人赶快将船驶到那里。”水手答道：“俺以为有什么大事呢？原来这点小事。那有何难？”语毕，二人摇橹，直奔南岸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南岸，道爷等纵身形上船，道爷对两个水手说道：“出家人不开杀戒。我问你们一事，你们可不许有半句虚言；若有半句虚言，我必要结果你等性命。”两名水手问道：“你老人家问的是什么事？只要俺知道的，没有不告诉你老人家的。”道爷说道：“有一个神镖将胜英可曾来到这碧霞山？”两名水手齐声说道：“你老人家问的是胜爷？他老人家被我们本山的寨主由打钱塘关外英雄店引到本山，我家寨主与胜爷水战。告诉你老人家说吧，并非是水战，为的是将胜爷引到鹰愁涧，害三爷尸骨无存。”遂叫道：“道爷，你老人家看！那方江水滔滔，就是鹰愁涧。”道爷闻听说道：“啊？贫道的卦不灵了，果然胜三爷不在人世。”李四爷闻听，拔刀就要结果两个水手性命，道爷急忙拦阻说道：“四弟，你这是何苦？他们这山乃是庄家山，喽卒们就会种地，不抢不夺，你杀他们俩何用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咱们找刘士英拚命去。”道爷又叫道：“水手！你们俩不要害怕，赶紧向北岸开船。我再问你们，镖行有人前来没有？”两个水手答道：“镖行先来了四位，全都武术平常，被我家四位少寨主战败，有一个姓黄的破口大骂，刘寨主要将他们四人乱刃分尸。此时又来了一个姓蒋的，救了黄爷四位，现在正与林士佩等动手，此时已经战了多半天啦。”道爷闻听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就此开船，够奔战场！”金头虎喊道：“快开！快开！若是慢了，我将你一杵杵死。”两个水手不敢怠慢，赶紧摇动双橹，够奔北山坡战场而来。工夫不大，由打芦苇中穿过，来到北岸，金头虎催促两个水手，催的太紧啦，到岸时未能拢住，正撞在山坡上，竟将船当时撞翻。列位，三老与叶六爷都是武艺超群，要不然这一翻船，全都得扣在底下。三老在前，见船要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纵到山坡。叶六爷在后面紧跟着也纵到岸上。惟有金头虎贾明，大肚子罗圈腿，他又是在船后头，只顾催促两个水手快开船，他可就顾不了翻船了，连贾明带两个水手俱都翻在船底下。水手由船底下已经逃命去了，不必细表。金头虎贾明，刚穿上的衣服，这一压在船底下，灌了两裤桶子水。本来身体就笨，又添上了水的份量，傻小子可就更笨了。聋哑仙师、红莲罗汉与海底捞月叶承龙、神刀将李刚四人纵到山坡，顺着山坡向山上爬去。此山坡非常的高，直上直下，临到傻小子打水里钻出来，再爬山坡，可就费劲啦，两裤腿是水，方爬上一两丈高，噗咚一声，掉在水里。一连气爬了三次，是怎么爬上去，怎么摔下来。贾明一看上面的三者与叶六爷都站在高阜处观望，也不管他，贾明可就急啦，在山坡下大声喊道：“我贾明可真倒了运啦！净顾催船，把船催翻了的时候，我也没顾的向上跳。扣在水里，弄了一裤桶子水，也爬不上山去啦。”和尚闻听，说道：“明儿到处砸锅，大声小叫的，岂不误事？”语毕，由腰间掏出飞抓顺着山坡扔下去，叫道：“明儿！你将飞抓系在你的腰间，我将你拉上来，不要大呼小叫。”贾明这才将飞抓系在腰间，和尚将贾明提到山头。爷儿五个站在

山头上望，并不见战场在哪里。忽听得一声怪叫，声如洪钟：“五爷这一条棍要扫尽天下群贼！小小的双松岭碧霞山，何足道哉！”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，“李四弟，你听见没有？这是蒋五弟的声音。必然在那里与贼人交手呢。”书中代言，在船上道爷问两个水手，战场所在何地，水手已经告诉明白了众人啦，因为有树林挡着，故此没看见。爷儿五个顺着声音而去，穿过一个小树林，正看见蒋五爷在那里，一手扶着亮银盘龙棍，一手擦抹热汗。道爷念了声无量佛，叫道：“蒋五弟不要惊惶，贫道等来了！”蒋五爷回头一看，深出了一口气，只觉得周身无力，两膀发麻，不能再战了。你道，聋哑仙师等若是不来，蒋五爷便怎样呢？列位，蒋伯芳乃是一勇之夫，心火助着，由出镖局子起身够奔杭州，在路上未曾应时饮食，报仇心胜，只想他这一条棍就能扫灭了碧霞山。因为心气壮的关系，道爷等不来，再与刘士英动手也未尝不可。这一见自己来了帮手，不由的一洩气，所以不堪再战了。

闲文抛开，李四爷握刀，就要够奔刘士英动手，道爷拦阻道：“四弟，贫道平生未开过杀戒，今因给胜三弟报仇，贫道我要大开杀戒！”遂叫道：“四弟后退！”李四爷说道：“我们是明清八义，此时小弟若不先与敌人拚命，有何面目对那明清八义之人？”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在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遂叫道：“二师兄，李四弟，你二位不要争执，明清八义也不为近，师兄弟也不为远，你二人全都后退，贫僧为报仇之事，早拟定大开杀戒之心了，让给贫僧吧！”书中代言，此时蒋五爷已经退下，刘士英呆呆观看三老与叶六爷、贾明，并未言语。列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刘士英之害胜爷，实非出于本意，且早羡慕胜爷之为人，今见镖行之人，一僧一道，真是道骨仙风，有逸世独立之概，不觉追悔害胜爷一死，无言以对答那镖行之人。三老在说话之际，谁也没防备叶六爷，叶六爷一声未语，一个箭步纵到战场的中心，亮出宝剑就要拚命，大声叫道：“哪个是刘士英？还不前来受死！”刘士英一看，叶六爷蓝布裤褂，皂布鞋，白袜，五官清秀，居然未出学校门的白面书生。刘士英这一打量六爷，不由的暗暗打了一个唉声：“我绝不该害了胜老者。人言胜老者舍命交友，言不诬也，十六七岁的小童，居然前来卖命，给胜老者报仇。若不是胜老者待人忠厚和蔼，这一班报仇之人，焉能够这样的心盛？看起来好人是害不得呀。”刘士英思索至此，说道：“这位书童，胜英是你何人？你前来给胜英卖命。若依我良言相劝，快快退下去，叫别位上来动手，难道说你不怕死吗？”刘士英正用言语讥讽叶六爷之时，就听得身后有人大声怪叫：“啊，好热闹的战场。我来了！”刘士英闻听，心中一怔，前后俱是敌人，如何是好？怎么敌人打后面又来了呢？回头观看，此人已到切近，不是别位，正是本山的二寨王，人称紫面天王刘士雄。身体魁梧，声音洪亮，满面的连鬓络腮黄胡须，手执一对青铜锤，自幼练就的一身金钟罩、铁布衫、十三道横练的工夫，浑浊猛楞，真称得起绿林中的人物。就听叫了一声：“兄长！为何将胜英害死了？留着小弟好与他战二百回合。这样的战场，为何不叫小弟知晓呢？兄长快快退下，让与小弟战上几百回合。”说罢此言，双锤三碰，来到叶六爷跟前。低头一看，不觉惊讶，说道：“啊？原来是一个小娃娃。未出学校的学生，也不躲开，不怕叫双锤碰死？”刘士雄这一句话不大要紧，激怒了叶六爷剑劈刘士雄。

列位，刘士雄为什么此时才来到战场呢？皆因为他在后寨跨院中正练完了工夫，坐在那里喝水呢，有一个伺候他的喽卒，由打前面慌慌张张跑到了后面，来到二寨主刘士雄面前叫道：“二寨主！你怎么还在这里这样的沉得

住气呢？”刘士雄问道：“何事大惊小怪的？”喽卒说道：“前边好大的一个战场啦，杀的天翻地覆，你怎么不去看看去呢？”刘士雄问道：“跟什么人杀起来了？”喽卒说道：“原来你都不知道哇，老寨主将胜英由打杭州，引到咱们这碧霞山，七星真人给出的主意，叫老寨主将胜英引到鹰愁涧万丈深处，害老胜英一死，镖行人都知道了，来了好些的人，前来报仇。有一个什么虎蒋伯芳，手使一条棍，将我家四位少寨主与林士佩、闵德润都战败了，这就要与老寨主打在一处啦。我来的时候，老寨主跟他讲话呢。”刘士雄闻听喽卒之言，遂大声的说道：“宋明！前寨中有这等事。怎么你还不早报告我呢？”站起身形，由打兵刃架子上摘下双锤，直奔前山跑来。书中代言，昔日刘士雄与他哥哥占山的时候，据刘士雄心中所欲，本要抢夺行人，无奈他哥哥不以为然，非种地不可，他拗不过刘士英去，只好在本地面不抢不夺。久在北口外作买卖，他在北口外八路贼匪之中，一对骸骨点金锤，打服了北口外群贼。平日谁要与他说话，言语不合，他是举锤就砸，人人都畏惧他三分。其中就有阴险的人，对刘士雄说道：“北口外的人物就属你老人家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可属不着你老人家了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南七北六就得属我哥哥。”那阴险的人遂说道：“我要说出来，你老人家可别恼怒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不属我哥哥属谁？你说吧，我不恼怒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属神镖将胜英。”刘士雄闻听，心中不乐，说道：“我现在就回家，一来看望我哥哥，二来会斗胜英，看看我们弟兄武艺高，还是胜英的武艺高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要将胜英战败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就得属贤昆仲了。”刘士雄说完此话，收拾收拾行李，他就由打北口外起身，由正月起的身，在半路上名山胜景之处又留连一回，打了一回猎，三月间到杭州碧霞山。老少寨主迎接出来，迎进聚义厅摆酒接风。吃完了饭，到内寨与嫂嫂、侄媳妇相见，刘士英道：“贤弟七八年未回家，北六省的名誉你很不好，听说你心不顺时使用锤砸人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你不必出门啦，你大侄与二侄都娶了妻啦，你愿意要大侄归你就叫大侄归你，你愿不愿要大侄，就将你二侄归你，伺候你起居饮食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哥哥，我并非是为回家享福，怎么天下英雄均属不着你我弟兄，为何都说属胜英呢？”刘士英问道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刘士雄说道：“北六省的人都那样说吗。”刘爷一听，这就是小人蛊惑傻小子，这叫借刀杀人。刘爷遂说道：“兄弟，胜英是好人，替天行道之君子，不可与人家寻仇。”接着又说道：“胜英现在回家啦，因为上年岁了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我到他家找他去。”刘士英又说道：“人家因为年老，不干买卖啦。你这是何必呢？”书中代言，那时胜爷正打莲花峪呢，刘爷都知道，故意用话将他瞒住。刘士雄虽然猛楞，对于他兄长还不敢如何，他就在后跨院练工夫。光阴似箭，转瞬到了五月十几日，萧金台的请帖一到，刘士英告诉喽卒们，千万别跟二寨主提此事。刘士英假托去杭州帮朋友办喜事，“请我爷儿五个去帮忙，咱们交结天下朋友，不能不应酬的。我走之后，你千万可别下山，山中不可一日无主，都交给你啦。”刘士雄说道：“那行，我绝不能下山，兄长结交天下英雄，乃是正事。”刘士英父子暗暗赴会，七月初三散会，救了闵家父子，回山的时候，都没敢跟他提萧金台之事。前文表过，话不重叙，胜爷之事，他是一概不知。这日他在后跨院喝茶，有一个伺候他的老喽卒，将前寨打仗之事，报告了他，他遂提起双锤跑来，正遇上叶六爷亮剑就劈，刘士雄用锤就绷，叶六爷撤剑裹脑缠头，紧跟着砍去，双锤上绷下砸，无奈碰不上宝剑，二人真是棋逢对手。战够多时，叶六爷剑法更门改路，聋哑仙师低声说道：

“刘士雄性命休矣。”金头虎问道：“你怎么晓得？”道爷说道：“这是你祖师的颠倒八仙神剑。”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拐李先生剑法高，阎老骑驴削凤毛。仙人摆下绝命阵，湘子归还命难逃。只见叶六爷的宝剑向贼人脐下一划，贼人双锤立着，锤头朝下，向外一推，叶六爷裹手一剑，挟肩带背劈来，贼人欲要撒锤，那得能够？只听噗的一声，就见红光崩现，鲜血淋漓，刘士雄命丧战场，筋骨皮肉迎刃而过。抬腿用鞋底擦宝剑，然后用手点指刘士英，叫道：“刘士英，你过来！”刘士英一看兄弟丧命，小弟兄四位惊魂失色！刘士英叫道：“众位寨主！还不一拥齐上，与你家二寨主报仇雪恨！”镖行之人闻听，大家也都亮兵刃，南面的向北来，北面的向南去。方要接触，就听山头上一声痰嗽，大声喊道：“道兄！千万将镖行之人拦住。刘寨主不要以多为胜，俺胜英来也！”

只见胜三爷头戴鸭尾巾，身披英雄氅，手握鱼鳞紫金刀，肋下衬镖囊，来到双方当中一站。金头虎喊道：“胜三大爷前来显圣，必要杀尽群贼！”道爷说道：“金头虎不要胡说，你胜三大爷无恙。”此时两方之人一见胜爷，俱各大吃一惊！只听胜三爷说道：“刘士英，你给你兄弟报仇理所当然。但是你应反复思索，杀人流血，我胜某向来恶之。你在钱塘关外，与我共宿一店，将我稳住，盗我的兵刃衣物，那算我不高明，我不恼你。你不该将我引到鹰愁涧，害我尸骨无存，此事你太已的过分了。刘士英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因为你素常名誉很正，我对于办贼之事，一字不来提你，你将五个要犯献出来，我交官面完案，没有你的事。要不然我回江苏报明官面，然后我回来拿贼，这场官司，你寻思寻思，你打的起打不起？后悔可就晚了。”刘士英听毕微然一笑，厉声说道：“你看看剑劈的那个死尸，是我亲胞弟，萧金台逼死我姐姐，你杀我姐弟二人，我焉能善罢干休？我父母只生我姐弟三人，叫你害了两个，剩我一人，我绝不能独生。现在你还要将我姐丈外甥要去，那是万万不能。你要拿三鼠我不管；你要拿我姐丈、外甥，势比登天还难！你要胜得了我手中十三节点穴枪，我也被你拿获，情愿与我姐丈外甥同去出了红差，那时节我刘士英死的也算不屈，为朋友还能牺牲一切呢，何况为亲丁骨肉呢？”正在此时就听西面上一声呐喊：“三大爷我来啦！”手执降魔宝杵，来到切近一看，说道：“喝，这群贼都到这儿来啦。三大爷，我拿杵将他们都杵了吧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胡说！还不后退！”金龙向后一退，镖行此时正是六老六少。刘士英叫道：“喽卒！将二寨主之尸身，与我抬将下去。”过来四个喽卒，两个人抬上截，两个人抬下截，将死尸抬至东南角。

读者问道，胜爷何以未死呢？列位，且听在下慢慢表来。刘士英眼看胜爷被水流打的头朝下而殁，回山报告众贼，胜爷已死。哪知道胜爷被水冲下去之时，就觉肚脐有一物，冰凉异常，胜爷双手捋住，死也不放。怎奈水流甚大，将胜爷打了一个翻筋斗，但是胜爷仍然未放松锁链，就觉水底下有物，脚踩着软和。胜爷正在水中觉着水凉透骨的时候，捋着拦江绳，向上用力一起，露出头来。就见南面上此时也露出一个脑袋来，喊道：“是胜三大爷吗？你老人家千万别撒手拦江绳，要是一撒手，可就没有命啦。你老人家顺着那江绳一把一把的捋，向我这来。过来七八丈远，水流就不急了。”胜爷心中这才明白，水底下的拦江绳必是金龙所为，一把一把的挣扎着向南面来，捋出去七八丈远，就觉水流的慢点，水也不那么凉啦，胜爷这才稍微缓过点气。在方才胜爷问金龙时，业已上嘴唇敲下嘴唇，说话都不真切了，若不是水底下有网，双手几乎捋不住拦江绳。胜爷此时捋着拦江绳到水浅之处，觉着不

那么冰凉了，自己才喘上气来。若是在正流头工夫大了，无论穿多少紧衬的衣服，都能被水流将衣服冲的破碎而去，就是捋住拦江绳，都不能活的。好在胜爷是有工夫的人，年轻时人称胜昆仑，力大绝伦，要不然被凉水这一激，就得激糊涂了。胜爷问金龙道：“这位老道姓什么？”金龙说道：“也不是姓真，也不是姓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是火德真君孔华阳不是？”金龙说道：“对啦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你怎么到在那里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与小龙追五个要犯，天黑啦，我们两人住店。第二天小龙暗自走啦，我打店里出来，找小龙，（小龙即萧银龙）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我肚子饿了，走到一个饭馆子吃饭。吃完饭我没有钱，饭馆子掌柜的不教我走，我教他们打我，他们也不敢打我。正在那时，来了一个老道，问我姓什么，我说我叫孟金龙，老道说道：‘正找你呢，你跟着我走吧。’他将饭钱给了人家，我就跟他走到一个山上，他将我领到屋中，又给我饭吃，白米咸菜拌豆腐。我吃完了，他又领到一间空屋子里，屋中放着晃绳大锁链子，他叫我扯着铁链子，他们拉着晃绳，弄到一个小船上，就奔这儿来啦。先将大铁钉子，钉在石头缝子里，一头把晃绳系在钉子之上，一头将我腰系上，又将大铁链子也挂在钉子上，又将铁链子头上接上晃绳，打浅水之地绕到南岸。然后再捋晃绳，将铁练捋来，也用大钉子钉在石头缝里，将铁锁链挂在铁川钉上。未了到水中下铜铁网，老道叫我下水，我说我不下去，下去不上来。老道说咱俩人下去，都用绳子系在腰间。捋铁链子下水底，网上早安好了环子钩子，锁链上也早安好了钩儿环子，我们两人将网下好，老道打上流下水，果然冲到这儿被拦江锁挡住。打渔船常有不知道的，冲到这里淹没，老道对我说，为是救打渔的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善哉出家人，我不如也。你还认识那山吗？”金龙答道：“认识，天天回去吃饭去，你跟着我走吧。”爷儿俩绕过了滩口，金龙说道：“三大爷，你揪住我的皮挺带，我下水里带着你走。”胜爷遂下水揪住金龙皮挺带，金龙破风踏浪，够奔宝灵如意观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万华山前，胜爷举目一看，奇花异草，满目皆是。又走出一二里之遥，看见翠柏苍松，野草鲜花，天然的清幽古雅。山后边獐狍野鹿往来乱蹿，飞狐走兔打盘旋，百鸟声音，在树上喧。向北去，穿过千年柏，万年松，有翠竹林，碧阴阴绿森森。又走到紫竹林，坐北向南，现出一座观宇，石头匾，泥金字，上书“宝灵如意观。”胜老英雄心中暗想：“十数年未见，二哥隐在此处，真是仙人洞府，西方极乐之境，可称世外散人也。朝臣待漏五更寒，铁甲将军夜入关，日上三竿僧道未曾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。我之二哥，闲来坐山看虎斗，困来树下听鸟喧，饿了吃的是松柏子，渴了山下饮清泉，虽然不能成佛作祖，耳不听干戈心不烦。较我胜英高之多矣。”胜三爷心中思索，不觉走到观前，口中叫道：“金龙！你到里面通报一声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一个杂毛，还用通报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胡说！那是你二大爷。”正在此时，见由观内出来一位小道童，胜三爷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少道爷，观内可有一位孔道爷，火德真君孔华阳吗？”小道童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劳驾你进去回禀一声，你就提现有故人胜英来访。”小道童闻听，急忙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原来是胜三大爷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你们是出家人，愚下担不起。”小道童回去，工夫不大，出来说道：“我之恩师有请胜三大爷。”胜爷遂同小道童进去，来到鹤轩门外，听里面一声无量佛：“昨晚灯花报喜，今朝果有高人到来。”胜爷抬头一看，心似刀搅，孔二爷赤红的面，黑发际黑胡子，蓝布道服，青鞋白袜，面上连一点皱纹都没有，精神百倍，气宇不凡。胜爷赶奔近前，双

膝跪倒，叫道：“二哥！小弟胜英与兄久违了。一向可好？”孔道爷伸手相搀道：“三弟老的这样，才十数年不见，竟白发苍苍，皱纹堆累了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二哥！小弟为愁烦所迫。小弟不敢比古人，兄长岂不闻伍子胥过昭关，宿于东皋公家，七日夜愁的鬓发皆白。小弟怎比哥哥逍遥自在呢？”老哥俩遂携手进鹤轩，来到鹤轩之内，胜爷落座。孔二爷一看，胜爷衣服尚湿，赤着足，头发蓬松，狼狈之极。孔二爷几乎泪下，忙叫：“道童过来，见过你三叔。”四个道童，赶紧跪倒行礼，胜爷伸手相搀，孔二爷说道：“你们赶紧陪着你三叔沐浴房更衣沐浴。”一个道童遂掀起帘栊，又一个道童在先引路，来到东跨院，有两间东房，室内清雅洁静，有藤床竹椅，有澡盆、镜架、衣架。胜三爷更衣沐浴，小道童提着一个小白包袱，放在竹椅之上。沐浴已毕，打开小白包袱一看，胜爷发楞，青布大褂，青布裤褂，白袜青靴。胜爷有心不换，自己的衣服已团作一团，抛在地下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将青布衣服穿上。胜爷长叹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初不如归山修行也，从今后不闻世事矣。”自己语毕，痰嗽一声。小道童推门进来，又给胜爷打净面水，胜爷理发洗面，小道童又陪胜爷到鹤轩之内。胜爷飘髯哈哈一乐：“我胜英一旦间变作乡老矣。”胜爷又叫道：“二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，谢兄救命之恩。”孔二爷笑道：“咱们明清八义，歃血为盟，何言出救命之恩？我下拦江锁，并不是救的是你，因为那儿常常出险，贫道才募化十方，下此拦江锁，以救生灵。胜三弟你作道德的感应，才有今日。”孔二爷问道：“但不知胜三弟因何至此呢？”胜爷知问，不由得长叹一声道：“一言难尽了。”将萧金台群英赴会之事，从头至尾对孔二爷表白一遍。胜爷又叫道：“二哥！小弟有一句不尽情之言，大丈夫榻下，岂容小人酣睡？二哥距此碧霞山咫尺耳，何容此类存在？小弟不解。”孔二爷叫道：“三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刘士英之山，乃是庄家山，少寨主娶妻，俱都乡下大财主之女，并不抢夺。人家占山三十余年，咱们万华山才十数年耳。那闵士琼乃是刘士英姊丈，骨肉至亲，人家焉有不救之理？”胜爷长叹，叫道：“二哥！我不能出头露面啦，刀镖甩头，鸭尾巾大氅，俱被人家盗去，我从此修行隐逸，再不闻世事了。”孔二爷道：“我们出家人是断子绝孙之命，你是行侠作义者，岂能出家？你的东西，我给你想法子寻找，找不着，咱们再作计较。”二位老人正在谈话喝茶之际，小道童已经摆上杯箸，工夫不大，将饭开好。孔二爷叫道：“胜三弟屈尊一饭，明日小道童打鱼回来，沽酒买肉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白米饭就足矣。”孟金龙喊道：“三大爷，又是这个！”胜爷叫道：“金龙！休要闹笑。”用饭已毕，再谈鹰愁涧之事，胜爷遂问拦江锁之事，孔二爷道：“贫道为此事募化三年，才将应用东西备齐，怎奈下拦江锁不得其人。也是事逢恰巧，遇见孟金龙，才助我成全此举。”

孔二爷说罢拦江锁之事，又谈了几句闲话，天色已晚，弟兄二人抵足而眠。次日打发小道童在碧霞山打鱼，并暗中窃听消息。天至晌午，两个小道童回来，又换了两个小道童打鱼探听消息，两个道童又到天已平西方回。孔道爷问道：“为何回来甚早？”两个小道童答道：“皆因为我二人正打鱼之际，忽听河干有人啼哭，声音凄惨，我二人遂将船拢岸，寻觅那人，将那人请到船上，问其所以。他言说寻找朋友十载未遇，哭的眼泪都有十缸啦，找不着朋友，誓不欲生，要投江一死。我二人问他，找的是哪位？他一说，正是你老人家，我二人遂将他带到山内。走过了翠竹林，他变卦啦，他说你老人家短他七八万银子，连本带利十年未能归还，前来要账。”道爷闻听，面沉似

水道：“出家人焉能借人家那些钱呢？”胜爷问小道童道：“此人怎样长像？”小道童说道：“穿皮袄马褂，踢啦踢啦。”胜爷闻听叫道：“二哥！这不是别人，不是大义士，就是二义士。”孔道爷笑道：“还玩皮呢！”胜爷答道：“上了几岁年纪，益发的甚了。”说着话，哥俩出离鹤轩迎接，来到翠竹林角门外，就听有蛮子说话口音：“杂毛欠我的钱不还，跑这犄角里藏躲来了？”孔二爷一看，果然是欧阳氏。书中代言，欧阳二爷一指孔华阳叫道：“杂毛！明家将没之时，咱们两人偷赃官二十余颗珍珠，细软物件，不计其数，咱二人应当均分，你少分给我三粒，你该还我啦！”老道说道：“二弟你别玩笑，现有生朋友在此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语毕，用手向自己身后指道：“你看看此人是谁？”蛮子说道：“我要的是钱，不管是谁。”胜三爷哈哈一笑，叫道：“欧阳二弟从何至此？”欧阳天佑一听，乃是胜三爷的语音，不觉愕然问道：“唔呀，三哥何以如此模样？”孔二爷说道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到鹤轩你问问，你三哥是怎么回事？”哥三个走进了鹤轩落座，胜三爷遂将丢东西之事，从头至尾对二义士详细表示一番。谈到身逢绝地，被拦江锁挡住，要不然早身归那世去了。“这是被救到山上沐浴更衣，故此这般景况也，愚兄再不能出世矣。今者贤弟前来，愚兄之幸也。”孔二爷说道：“蛮子，你还叫贼魔？即早你勾了账吧。胜子川是你三哥，叫人家给偷啦，你叫的是那一门子贼魔？”欧阳爷闻听脸红了，叫道：“杂毛！刘士英偷去我三哥的东西，那如同是我三哥当差的一般，那给我三哥存着呢。我这就起身，我将东西盗回，我给他放二百把火，烧他个王八羔子。”列位，孔二爷这是激将之法，要不然蛮子不能走得那样快。胜爷一看二义士脸都红啦，站起身躯就往外走，胜爷伸手相拦道：“二弟不要如此，你与孔二爷原是玩笑，何必芥蒂呢？”孔二爷又叫道：“三弟，还得你拦他，可别叫他放火，刘家父子是君子。”胜三爷叫道：“二弟！你可听见孔二爷之话吗？水火无情，千万别放火。”弟兄们吃完饭，欧阳爷休息一会，起来时太阳还未落，蛮子道：“我就要起身。慢慢的走，到碧霞山时天也就黑啦。”孔二爷说道：“我给你将小船预备好啦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二弟！你到在那里千万小心谨慎，今天盗不出来还有明天。这一干贼人俱都是本领高强，二弟保重些，就是成全愚兄了。”二义士点头道：“三哥不要挂心，小弟自知。”欧阳二爷上了船，孔二爷、胜三爷二位以目送之，小道童摇起花橹，奔碧霞山而来。

在船上二义士与小童玩笑，说道：“你们二位脸都很白，娶了妻没有？”小道童道：“二叔真好玩笑，老道还有娶妻的吗？”在船上二义士与两个小道童玩笑，倒觉着不寂寞。工夫不大，将船靠岸，欧阳二义士纵下船去，叫道：“二位道爷，你们就在此处等候，我若被贼人追下来时，我就喊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神人救我。”小道童说道：“我们怎样呢？”二义士道：“你们就啊一声，我跳上船，咱们就跑。”两个小道童在一路上，被欧阳二爷戏耍的笑断肠子。靠岸之后，就看二义士踢啦塌啦，如飞相似，奔碧霞山里去了。书中代言，欧阳义士专怕水，因他不会水，恐皮袄马褂，一沾水就坏啦。蛮子到山里，转了几个湾子，听不见有人言说刀镖之事，若是有一人提此事，他就能闻风而去，怎奈就是无人提论此事，前后寨找到二更天，仍不闻有人提刀镖之事。欧阳爷万般无奈，要使击石问路之法。何为击石问路呢？在没人的地方，用白条写上：“碧霞山的寨主喽卒知悉，刀镖甩头俱都盗走。明人不作暗事，在下走也。”写完了奔人多之处，包上石头子抛去，必有人出来看是何物，那人一看刀镖甩头俱都被人盗走，必然惊怪去报信，或到收藏

物件之处去看。欧阳二义士找了一个清静所在，一看后院有两间东厢房，屋中灯烛辉煌，欧阳爷本打算写字条击石问路，一看此屋灯光明亮，欧阳爷遂蹑足潜踪，来到窗外，用唾沫湿破窗纸，向屋中观看，屋内有两个人年青的，俱在十八九岁。欧阳爷心中暗想：这两个王八羔子，在这里干什么？此时就听屋中有人说道：“咱们打开看看，金镖是金的还是钢的？鱼鳞紫金刀什么样儿？”就听那年轻的说道：“别提这个，老寨主有话，不教提一个字儿，一会咱们该换拨啦。”二人在屋喝着茶，直向西面上被架子里看，欧阳爷举目一看，是一个蓝绸子包袱，欧阳爷心中明白，那是我胜三哥的包袱，原来在这犄角哪。欧阳爷遂取出一个小瓶子来，瓶中是白面，此药名为“神仙夺命香”，放在竹筒里面，用火燃着，向屋中一吹烟，将两个年轻之人熏过去，伏几而睡。欧阳爷到屋中一看包袱的样儿，转身出来，又走到西厢房，一看是厨房，就听厨师傅道：“真走运，无故的碧霞山又作夜看山的啦，黑夜里还得伺候饭。”欧阳爷取出夺命香筒，又向屋中一吹，将两个厨师傅熏倒，进到屋中，将厨师傅的破衣服拿了两件，又拿了一把破朴刀，取了两吊钱，走出来仍回到上房屋中，将蓝绸包袱打开，将胜爷的东西取出，将厨师傅的衣服包在蓝绸子包内，破朴刀换下鱼鳞紫金刀，那两吊钱装在胜爷镖囊之中，将原旧的蓝绸包裹包好，如前一般。欧阳二爷是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叫道：“两个王八羔子，看着破烂吧，我要走啦。”语毕，蹿房越脊，回归山环。上了小船，道童问道：“欧阳爷盗的东西如何？”欧阳爷说道：“里面地方太大，不行，找不着，明天再说。”小道童说道：“您那包袱是什么东西？”欧阳二爷道：“贼不走空，偷了他们点破烂。”小道童摇橹返回宝灵如意观，工夫不大，来到山下，欧阳二义士弃舟登山，来至养鱼缸前，将东西放在缸底下，欧阳二爷进了鹤轩。孔二爷与胜三爷正在对弈，孔道爷与胜爷一看，蛮子赤手而还，孔道爷问道：“二义士怎样？”欧阳二爷说道：“山内地方太大，找不着。”胜爷闻听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失者容易，寻者难。”欧阳二爷叫道：“胜三哥不要发愁，东西完全找回！”语毕，出离鹤轩，由养鱼缸底下取来，进了鹤轩。胜爷一看是一个破蓝布包袱，胜爷摇头道：“不对。”欧阳二爷说道：“我这是换皮不换骨，这个蓝布包袱皮是碧霞山厨子的。”胜爷打开一看，一物不少，一摸镖囊中多了两吊钱，胜爷问道：“二义士，哪里来的两吊钱？”蛮子笑道：“蓝绸包皮没拿回来，我拿了他两吊钱，作为包皮之价。”孔二爷与胜爷俱都大笑。胜爷又到沐浴室内，换好了自己的衣服，全都换完，自己看脚底下，双脚青布皂鞋，胜爷打了一个唉声，说道：“靴子掉在鹰愁涧去，人还在世。”小道童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我们厨师傅由打杭州买来一双青布靴子，他穿着小点，您穿上试试。”胜爷点头，小道童将靴子取来，胜爷一穿正合适。衣服鞋袜穿戴齐整，走进鹤轩，胜爷叫道：“孔二哥！现有金龙在此，又有二义士，我的刀镖衣物，俱都找回，咱们就此杀奔碧霞山去了。”孔道爷道：“三弟你且养养精神，先叫小童每日去碧霞山左右打鱼，暗中打探究竟。”胜爷颇以为然，次日又打发小道童探听山中消息。小道童晚晌回来，就将蒋伯芳报仇之事，探听明白，报告了胜爷。胜爷叫道：“孔二哥，我该出世了。”孔二爷道：“你与金龙在先，我与欧阳弟在后。”商议停妥，登船够奔碧霞山。来到碧霞山北山坡，胜爷弃舟登岸，正赶上两方面要群殴拚命，胜爷痰嗽一声：“刘家父子不要以多为能，道兄拦阻镖行人切莫群殴。”刘家父子心中纳闷：胜爷不死尚有可说，为何又是原样的衣服兵刃呢？

不表刘家父子纳闷，胜爷对刘士英说道：“你将我东西偷去，我又得回，咱们双方面谁也不栽筋斗。我的东西已经得回，你赶快将五个犯人交还，不然你打不了这场挂误官司。”刘士英叫了一声：“胜英！你早来一会，尚有可能余地，你看看地下躺着的死尸，那是我之胞弟！叫喽卒将二寨主搭开，非战不可。”胜爷闻听，将刀向地下一插，忙将大衣脱下，遂叫道：“三太接衣服！”正在此时，正西上一声呐喊，好似巨雷一般，叫道：“三大爷您会飞，我来晚啦！”胜爷道：“胡说。”北面上站着的金龙也无法站在北面，此时两方面的人，俱都一阵大乱。刘士英叫道：“胜老者！你以仁义待人，我刘士英与众不同。咱俩比赛输赢，你要赢了我，我自备其缚，交还五个犯人，我愿打出红差的官司，我不能后悔。”胜三爷就由地拔刀，刘士英抖十三节点穴枪，二人凑到战场，方要交锋，刘士英背后一条白线，蹿到胜爷面前，叫道：“刘寨主且向后退！我林士佩与胜英有山破人亡之仇，请与林某交锋！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，就专为姓胜的打的。”胜爷一看，说：“算不上你。”就要动手。正在此时，胜爷背后一道白影，纵到林士佩面前，叫道：“胜三哥后退！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弟子服其劳。愚弟愿再斗林士佩。”林士佩一看，正是蒋伯芳，不由的将精神打消了一半，皆因在萧金台，被蒋五爷打了一棍，痂还未落。林士佩此时也说不出不上算来，只得摘钻头，攥钻纂，按三尖两刃向蒋五爷刺去，蒋五爷用棍往外一绷，就听得当啷一声响亮，火星子冒起五七尺高，这一见面又是三碰。蒋五爷仍用六十四棍，林士佩使用纯熟的招数，二人战了五六十个回合，林士佩就觉伤痕疼痛。蒋五爷六十四棍使完，又换了行者棒，林士佩恶虎掏心一钻，照定蒋五爷刺来，蒋五爷用棍往外一绷，林士佩两膀发麻，招数不由迟慢，被蒋五爷裹手一棍，连肩带背打来。林士佩欲待躲闪，哪得能够？这一棍照样儿打在原伤之上，林士佩身形一晃，栽倒尘埃。五爷钢牙一错，举棍照林士佩头上打去，林士佩倒在尘埃，只可闭目等死。胜三爷两纵身躯，来至蒋五爷背后，欲要伸手，已来不及了，胜三爷一抬腿奔蒋五爷背后踹去，蒋五爷一伏腰，由林士佩头上纵过去，蒋五爷回头一看，乃是胜三爷，白脸面气的通红，问道：“三哥，这是何意？”胜爷道：“林士佩是当世的英雄，切莫下此毒手。”五爷敢怒而不敢言，林士佩翻身爬起来叫道：“胜英！南七省有你们弟兄，没有我姓林的！”喽卒给拾起狼牙钻，交于林士佩，林士佩从此气走，暂且不提。

且言闵德润见林士佩气走，一声呐喊，口中叫道：“胜英！你害我家败人亡，又害我二舅一死，今天大少寨主与你誓不两立！”手擎秋龙翎，来到战场。胜爷方要握刀，就听北面上一人喊道：“三大爷！您后退，让给我吧！我们两人是对儿。”金龙举杵够奔战场，大少寨主是急战，跃起来一翎奔金龙砸去，金龙举杵一搪，就听的一声，将大少寨主的秋龙翎铁箍震落，四块枣木板、枣核钉俱都纷纷落地，金龙要活捉闵大少寨主。列位，闵德润是急斗，二人战了六七个回合，贾明在胜爷、弼昆长老背后，团着舌头说话，别人可听不明白，遂叫道：“大小子！有勇无谋！一人拚命，百人难敌。你不会用爪抓他？”金龙闻听，恍然大悟道：“早就将那玩艺忘啦。”金龙遂虚晃一杵，向外一纵，背后一伸手，大皮兜之中取出龟背驼龙爪，纯熟的学业，一伸手将钻练就套在手腕上了，绒绳一抖说道：“抓大白玉虎！”够奔头上而来，大少寨主往旁一闪，金龙将爪赶紧带回，用浪子踢球、仙人踢毽、黑狗钻裆、左穿花、右穿花，一百单八爪，都抓不上人家。外还有二十爪，大少寨主金钟罩才破了几天，力量不敌，不敢用翎杆拦挡，只可闪转腾挪，

将大山寨主抓的热汗直流。贾明在胜爷背后又嚷道：“大小子！不懂真假虚实？三国的诸葛亮，列国的范期，添兵减灶，减灶添兵，真是虚实玄中妙。指上抓下，指东抓西！”孟金龙心中暗道：“还是小小子有主意，这回可就将大山贼抓住了。”大英雄一扬手说道：“看脑袋！”一抖钢环子，哗啦一响，闵大山寨主闻听抓脑袋，遂向西纵来，右脚方一点地，龟背驼龙抓奔右脚抓去，正抓在脚面之上，闵大山寨主向后一退，吭哧一声，正当中的钩，抓入脚内，由脚面透入脚心，大山寨主一疼，噗咚躺在就地。金龙用力一拉，脸往北一转，将绒绳背在肩头，向北就拉。金头虎叫道：“五叔帮着我捆他吧！”蒋五爷帮助贾明，将闵大山寨主捆好，只见闵大山寨主脚部血流如注。

老寨中闵士琼一看，心如刀搅，如狼似虎的儿子身带重伤，心中暗想：“我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。”勒十字绊，紧英雄带，摸了摸袖口中的毒药弩，叫道：“胜英！你我两人今天决一死战！”语毕，颤双枪，一只奔胜爷咽喉，一只奔肚脐而来。胜爷握刀，书中代言，胜爷一飘身向东纵去三尺有余，胜爷一横刀，从双枪当中拦腰斩，闵老寨主双枪一并，要夹住胜爷的刀，胜爷抽刀反手一刀，又奔闵士琼左太阳砍去，闵士琼左手的枪一立，右手的枪向胜爷头上便打，胜爷抽刀躲闪，二人这一合招，闵士琼是一力降十会，胜老老刀花步眼清亮。闵士琼的心中思索：“人言胜爷的刀法绝伦，果不虚传。若非闵某，早输于鱼鳞紫金刀下。”胜爷心中也是暗夸闵士琼的枪法，二老者互相佩服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闵士琼毒药弩百发百中，神鬼难逃。”闵士琼心中暗想：“若容胜英打镖，自己必得输。”二老者俱有用暗器之心，无奈腾不下手来。只见胜爷一递刀，奔闵士琼华盖穴去，闵士琼双枪一并，一拿胜爷刀，将鱼鳞紫金刀刀尖拿住二寸来长。胜爷一较劲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抽出刀来，往西北一纵，纵出一丈二尺远去，闵士琼往东南一纵，也纵出一丈二尺远去。胜爷刀交在左手，右手登镖，转身形扬手腕，闵士琼转身形双枪插在就地，扬手要打三十六只毒药弩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蹲台上一声呐喊：“胜老三！你可吓死我也。我到镖局子，听说你死在鹰愁涧了，我听得此信，我一着急，往上一纵，大脑袋几乎将房椽撞坏。”说着话够奔前来，叫道：“胜三弟后退，我拿老猴崽子！”闵士琼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天不绝胜英，此时偏偏来了夏侯商元。”闵士琼遂提起双枪，双枪两颤，一只奔面门，一只奔胸前，剑客向上一纵，纵起一丈五六尺高。闵士琼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夏侯商元老糊涂啦，你纵五六尺高还不行吗？你纵一丈多高，空中站不住，你还得下来，我用双枪接着你。”果然剑客向下一落，闵士琼双枪照定剑客后腰，用了十分膂力打去，哪知剑客骨软如线，仰面躺在枪上了，双手一按地，脚跟一踹地，又纵起一丈多高。闵士琼双枪吞吐撒放，叭叭直打；老剑客耍弄身法，猫蹿狗闪，兔滚鹰翻，鹿伏鹤行。聋哑仙师叫道：“三太！你看，这是小六招，就得三十年的工夫。”剑客此时又用大六招，龙探爪，蟒翻身，凤展翅，蛇吐信，虎扑食，豹搅尾，非六十年的工夫，不能如此。闵士琼连点了四十余枪，剑客说道：“闵老大，你将枪抛了吧，你这枪只可打死人，稍微有点气的人，你打不着。”剑客又道：“我站稳了身形不动，叫你打我两枪，我要是一闪躲，我那就算输啦。”语毕，双手往上一扬，露出肋骨条，一根一根的。闵士琼心中暗想：“我这一枪砸上你，将你砸的骨断筋折！”心中如此思想，双枪左右开弓式，奔剑客砸去。就听“噗咚”一声，剑客的左右手将闵士琼双枪抓住，叫道：“闵老猴崽子，你将双枪借给我一用吧，也该我打你几下啦！”闵士琼说道：“没

听那么说过。”二人遂较劲夺那提炉双枪，闵士琼力气还是不强，剑客也不放松，二人相持不下。书中暗表，剑客是双手过膝，胳膊比闵士琼长点，剑客夺不出双枪，将两臂膀向两下一分，闵士琼也随着两臂膀分开，二人面对面，剑客说了一声：“着！”双枪松手，一个羊头撞去，正撞在闵士琼胸部，闵士琼双枪松手，仰面朝天，五腑六脏俱都挪位。剑客过去，伸手一提闵士琼的右腿，向外一抛，抛出去有七八尺远，遂说道：“胜老三，给你！”此时杨香五、金头虎全跑来，四马倒攒蹄，将闵士琼捆好。金头虎与杨香五搭着闵士琼，来到北面，叫道：“闵士琼，你与你儿子在一处歇会吧！父子亲，夫妇顺。”胜爷叫道：“明儿！不要说无关痛痒之话。”

不表闵士琼被获遭擒，再表刘士英一见姊丈外甥俱都被获遭擒，不由的心中一急，一抖十三节点穴枪，口中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！我姓刘的与众不同，我偏要会斗你神镖将胜英。我若是输在你的手下，我亲自束缚，我打盗灯窝主的官司。你若是叫别位替你，我死也不瞑目，输了也不算！姓胜的，你要是人物，咱俩比赛输赢，你别叫他人帮忙。”胜爷闻听，叫道：“刘寨主！在下一口鱼鳞紫金刀，三只金镖，甩头一子，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向来没用过别位帮助。花好不用绿叶扶，我镖行之人，我大师兄、三师兄与我四师弟、五师弟、六师弟、金龙、三太等，若是有一位前来帮忙者，那算我胜某输给你，盗灯的官司，胜英去打，三鼠也不拿了。”语毕，回头叫道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三太等，大家俱都后站，向北退去，我与刘寨主较量，谁也不准上前！”只见镖行之人，俱都向北退去，退至北面靠水。刘士英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胜英倒是人物，言必信。”刘士英回头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众家寨主，俱都与我后退！我与胜老明公交手，谁要上前一帮助，我使用枪将他挑了，然后我放火焚山，咱们去打官司！”语毕，只见四位少寨主，与众位寨主喽卒“呼噜”一声，退到寨子墙切近，战场中只留灯球火把。刘士英抖十三节点穴枪，行龙过步，够上步位，左手练子枪点胜爷右肩井穴，右手的点穴枪点胜爷的左腿腋，胜爷向左闪身，鱼鳞紫金刀一提，刘士英的双枪一缠胜爷的刀，胜爷赶快撒刀，一双十三节点穴枪，裹脑缠头，吞吐撒放，双枪犹如怪蟒一般，胜爷的刀上下翻飞，双枪一刀，真是棋逢对手。战了有四五十个回合，点穴枪净点三百六十骨节，七十二穴道，虽然胜爷刀法绝伦，年过七旬之人，因先战闵士琼，又战刘士英，胜爷在宝灵如意观避难三日，每日吃素，气力有些不敌，胜爷鼻洼鬓角见汗，刘士英十三节点穴枪一招紧似一招，胜爷此时已经喘息有声，汗珠下落了。蒋伯芳等一看胜爷力尽声嘶，叫了一声：“道兄！我前去替换胜三哥如何？”诸葛道爷说道：“你胜三哥向来打仗不用人替换，兄弟替换，划地绝交；徒弟上前替换，驱逐门外。你看着吧，吉人自有天相。”金头虎在老道背后说道：“三大爷又把老道得罪啦，咱们大家跟刘士英群殴，把他收拾了就完了。”老道嗔目说道：“贾明！休要胡言，你胜三大爷与人家说的明白，如要有人帮忙助阵，自去打盗灯的官司。孺子口出此言，好不知道理！”贾明与五爷俱各默默不语。此时胜爷打算败走，无奈一对十三节点穴枪，吞吐撒放，裹脑缠头，把胜爷围住，竟败走不了。好容易抽了一个冷子，胜爷虚晃了一刀，奔刘士英面门，刘士英双枪一缠，将刀缠住，咯啷一声，胜爷撒刀向西败走，一纵身躯，出去一丈余远。胜爷对刘士英说道：“俺胜某气力不敌，情愿甘败下风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胜老者，不见胜负，不能罢战。你我二人有言在先，我若战胜了老达官，你放我姊丈父子；我若败了，我甘愿自被其缚。”刘士英口中

说着话，心内思索：“打仗你气力不敌，跑你也不行。”刘士英遂在后追赶，二眸子乱转，留神胜爷打镖、打甩头。胜爷败走时，鱼鳞紫金刀刀把插在胸前，刘士英距胜爷一丈一二尺远，脚尖一点地，向前一纵，离胜爷背后三四尺远，二眸子看胜爷刀由右手交在左手，仍然刀把插在胸前，刀尖向外。刘爷思索：“胜老者真忠厚，刀交左手，仍然刀尖朝外，明明示人，要打暗器。我的点穴枪，点他肉厚之处，不能伤他性命，为救我姊丈外甥，不然我不能赢他。”思索至此，左手点穴枪奔西部，右手点穴枪奔肩头下，一齐点去，胜爷此时，已暗将甩头皮套，套在手腕，一提锁链，抖出了甩头，听背后刘士英的练子枪“咯啷”一响，胜三爷往右一转身躯，仍是刀尖朝外，刘士英双枪点空。胜爷这么一转身撤步，又让出三四尺远，距刘士英尚有七八尺远，刘士英双枪点空，向回一抽练子枪的工夫，就听胜三爷说了一声：“打！”刘士英一看，甩头一子奔太阳穴打来，点穴枪正向回撤之时，见甩头到来，随着就势一抖点穴枪，要缠甩头。刘士英的用意，要用点穴枪缠住甩头，不输不赢，哪知道胜爷是虚招，他就是不用点穴枪缠胜爷的甩头，胜爷也不能下毒手伤他。他的练子枪方然抖直，胜爷的甩头早已撤回，又喊了一声：“打！”甩头奔眉心打去，刘士英欲待躲闪，焉得能够？甩头正打在眉心之上。书中代言，甩头的犄角正划在眉心当中。刘士英向后一退，靴底一滑，一退两退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仰面朝天倒在尘埃。刘士英翻身站起，胜爷已将甩头缠好，放于兜囊之中，刀交右手，口中说道：“刘寨主，多有得罪。俺胜某久而久之，眼目昏花，一时收招不住，误伤贵体，承让了。”刘士英此时双手一捋皮套，哗啦啦一声响，将双枪抛在就地，遂说道：“胜老者以仁德待人，我父子有眼无珠，不识贤愚，我刘士英甘败下风。”语毕，点手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你们四人还不过来，等待何时？”刘家四位少寨主，各抱鸡爪镰，气势汹汹，过来就要动手，刘士英怒道：“犬子！还要无礼吗？赶快给我将兵刃抛了，自受其缚，打这场挂误官司！”四位少寨主敢怒不敢言，将鸡爪镰俱抛于尘埃。刘士英双手一背，叫道：“胜英！我父子自受其缚，前去打官司，有言在先。我为的是我亲戚朋友，为朋友而生，为朋友而死，请你带我等到案，我刘家满门，死而无怨。”金头虎叫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！还怔着干什么？还不过去捆吗？要不自己背过手去，咱两人捆不了，一脚就把咱们兜一溜筋斗。”杨香五一晃马尾透风巾，就要前去捆绑刘家父子，胜三爷一声痰嗽，厉声叫道：“香五！不要无礼！刘家父子是朋友。还不后站？”金头虎、杨香五向后倒退，不敢作一语。胜三爷叫道：“刘寨主！你为的是亲戚朋友，份所当然。这场官司你跟着打不了，沾上点嫌疑，就是杀头之罪。夜入皇宫内院，偷盗圣上的万寿珍珠灯，并且又黑夜入院衙，刺杀钦差大人，这宗官司举不得，刘寨主没有你的事，我绝不肯将你父子株连重案。私了吧，官不究。回去交差之时，我就报告在杭州捉住的要犯，绝不提碧霞山之事。”刘士英闻听此言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与明公恨相见之晚了，我若早与明公相识，绝不至于占山为王。胜老明公既开天地之恩，放我父子，我必将三鼠交出。”语至此，一仰头向南叫道：“三鼠！”刚说出一个三字，鼠字尚未说出，刘士英打了一个冷战，碧霞山之人一个不少，单单少了老道七星真人师徒与太仓三鼠。胜三爷一晃鸭尾巾，黄菊花乱颤，说了一声：“三鼠哪里去了？没有正犯，何以交差？”刘士英道：“胜老明公不要为难，走了三鼠，我刘士英就是三鼠，绝不叫胜老明公为难。”道爷说道：“不要耽误时候，三鼠方才尚在眼前，决不能远走，赶紧四处追赶，尚可拿获。”刘

士英遂叫四子拾起兵刃，赶紧追拿三鼠。刘士英对胜爷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此山三面是水，决走不了三鼠。”四位少寨主先奔山口追去，工夫不大，回来报告：“把守山口的喽卒，并未见三鼠出山。”二英正在为难之间，忽听得西南有人说话：“唔呀，胜三哥，不要着急，正凶已经拿来啦。”众人一看，前面是欧阳天佐，后面是天佑，天佑扛着一个人，二人都是皮袄马褂，扛到刘士英与胜爷面前，向地下一扔，二英一看，正是秦尤。秦尤闭目合睛，胜爷问道：“二位贤弟在哪里捉住的孺子秦尤？”蛮子说道：“吾呀，胜三哥不要提啦，小冤家给明清八义栽了筋斗，现了眼啦。老哥哥你想想，此事都打他一人身上所起，刘家父子间接着也算为他，他不知以恩报德，他反倒后寨采花去了。”胜爷闻听一怔，秦尤并未有采花的毛病，今天是怎么啦？胜爷怕刘家父子面上不好看，遂说道：“刘寨主，我给你介绍这两位朋友。”遂指欧阳氏说道：“这位是大义士欧阳天佐，这位二义士欧阳天佑。”又指刘士英说道：“这就是碧霞山寨主，人称闭眼神佛刘士英。大家要多亲多近，幸勿寻仇。”刘士英控背躬身说道：“二位义士，在下刘士英得与二位义士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们二人不识义士，我兄弟有眼无珠！结交秦尤，秦尤不知以恩报德，他倒上后寨，调戏刘家的儿妇。”刘士英闻听，气的浑身立抖，上牙直砸下牙，颜色更变。欧阳大义士一挑大拇指道：“你儿妇是个好的，百般调戏，宁死不从，我在后窗户外，听的明白，你大儿妇用物打秦尤，秦尤羞恼变成怒，刀劈你大儿妇，鲜血淋漓。他又调戏你二儿妇，你二儿妇吓的骨软筋麻，瘫在床上。秦尤方要伸手，我在后窗户外，痰嗽一声，吓的小王八羔子踹开前窗户就跑，我弟兄在院内拿住秦尤王八羔子的。不信你去到后寨看去，秦尤用匕首刀剁了你大儿妇一刀。”胜爷此时呆呆发愣，暗道：“秦尤并没干过这宗下贱之事呀，这必是被下贱朋友传染。”

书中代言，皆因为碧霞山正在吃早饭时，三太等前来报仇，打了败仗，正要乱刃分尸之时，蒋五爷赶到。蒋五爷又单棍斗群雄，秦尤喝了好些闷心酒，又有叶六爷剑劈刘士雄之事，秦尤心中更不好过，又多喝了几杯。后来孟金龙又赶到，胜爷未死，老道师徒暗中逃走，张德寿叫道：“秦尤，你看道爷逃走了，镖行之人这么一来，此山怕不能保守，要不然你我弟兄也逃走吧。”秦尤闻听点头称善，崔通说道：“咱们决不能走。人家闵家父子邀请天下朋友，设摆群英会，只闹的家破山亡，此时又在碧霞山被获遭擒，前者能逃，这次可怕逃不了啦。人家为朋友牺牲一切，真称得起为朋友而生，为朋友而死，咱们若是一走，那还叫男子汉吗？死何足惜？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若依我说，咱们不能偷生。刘士英也不是胜英的敌手，一会必得落败；倘若他落败，你还看不出来刘寨主的人格吗？人家决不能出乎尔反乎尔，挣扎着争持，必然自首打官司，那时节咱们别叫人家费事，也自首打官司。大丈夫敢作敢当，秦大哥夜刺钦差，盗宝灯，虽然死了也不白来一世。我与张德寿、柳玉春，我三人虽然不是正凶，能同秦大哥一死，也算义气，后来有人提起三鼠来，真能同生同死，也可留名于后世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你这是妇人孺子之见。无故的白白送命，死而不能复生。你们要送死你们去，我不能飞蛾投火，自焚其身。玉春贤弟更不能作这愚事。为甚么叫胜英那么痛快呢？你要任意孤行，咱们各奔前程。”秦尤、柳玉春也在一旁道：“张贤弟之言甚合乎情理，为甚么自送其死？惹下这样大祸，所受害胜英一死，以报杀父之仇，今不能报仇雪恨，翻送了自己的性命，这

真叫妇人孺子之见。”崔通一人拗不过三人去，只得随同逃走。张德寿说道：“碧霞山的道路我最知底，先者我曾问过一名老喽卒，东面是寨门，西、北、南三面是水。山内有的是小船，咱们四人都会弄船，由水路逃走，先奔西湖，然后找一个穷乡一躲，叫他们这一辈子完不了案。”秦尤、柳玉春齐声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四人遂起身逃走，逃到后寨小树林之内，张德寿说道：“我有一事，要哥哥兄弟们当面相商。咱们此去，再不能出世了，我听说刘士英有二位儿妇，长的最标致不过，咱们将他两个儿妇带走，再作一号大买卖，从此一躲，就算完事。水路又不大沉重，你们三位以为如何？”没容秦尤、柳玉春说话，盗粮鼠崔通说道：“张大哥，你一说此话，不用实行，你就损十年之阳寿。刘士英父子为咱们拚命，死生不惜，咱们这一来，就不是好朋友了，就叫交朋友的伤心了；然后再乘人家急难之间，将人家儿妇抢走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你们快去办理，我姓崔的从此远走高飞。青山不改，绿水常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但是秦大哥你可知道？你是秦八爷之后，秦八爷是明清八义之一，你可要对得住先人于地下。报杀父之仇，虽然千刀万剐，那算人物；办这宗下贱之事，畜类不如。你要再思再想。”语毕，一道黑影，登山越岭，奔旱路逃走去了。秦尤伸手一把未曾拉住盗粮鼠，就要去追，张德寿将秦尤拉住，说道：“他走他的，咱们办咱们的。你还听他那套老生常谈吗？弄两个媳妇一走，我一个，柳玉春一个，你也得有洗洗缝缝之用。”秦尤一时酒醉，被张德寿、柳玉春所惑，遂应允此事。三人商议已毕，站起身形，张德寿是早有此心，已将后山道路踩好。张德寿在前，秦尤、柳玉春在后，遂奔翠柏树林走去。方进树林之内，就听树林中有人说道：“哥哥办了这些事，我不及哥哥多矣。你还给张茂龙订下亲事，真是好事。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咱们先放火烧他个王八羔子吧。”又听一人说道：“哥哥，不要放火，三哥谆谆嘱咐，不教放火烧山，水火无情。”柳玉春、张德寿二人闻听，吓的尿流满裤，望影而逃。书中代言，秦尤是打东边进的内寨。

又听蛮子说道：“散了英雄会，蒋伯芳、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、萧银龙、贾明等，他们爷儿七个在路上走的慢点，我一个人先够奔萧玉台啦。离萧玉台六七里地，有一个镇店，名靳家堡。在那镇店饭馆子里喝酒吃饭，听茶铺酒馆里吃饭的说，有一家办喜事的，埋路灯埋到村口外一里多地，只闹的老员外要上吊，小姐太太要投河。我一听见这个事情，心中实在忿恨，我就吃不下饭去了，伏在桌子上，我就假装睡觉。又听有一个吃饭的人说道：‘那老员外怎么不去告状呢？’又一个说：‘谁敢告山大王？’这个又说道：‘要不然聚齐联庄会，跟他打。’那个说道：‘联庄会是笨家子，那能打的了山大王呢？’这一个又说道：‘姑娘怎么叫山大王看见了昵？’那一个答道：‘唉，别提啦，姑娘因为上姨娘家去，坐着轿车，因为天气炎热，把车帘子敞开时，就被这群贼看见啦。山大王打发四个喽卒就跟下去，打探明白了，是靳百万靳老员外之女，第二日拿了四疋绸子，两锭银子，就来定亲。这是七月初二日晚间之事，初三就要娶亲，如要姑娘躲藏，烧了宅院杀了一家老少。如老员外不放行，就在靳家合房，初四早晨夫妇再回山。靳家闻听此信，小姐就要投后花园的井，有亲戚朋友解劝，叫小姐舍身救父母之命。’那人又回道：‘萧玉台的什么人这样的万恶呢？’这个人答道：‘萧玉台三寨主。别的贼敢吗？这就是行善之家，无故祸从天。今天晚晌掌灯之后，就来娶亲，谁不担惊害怕呢？’我听到这里，我就气的喘不上气来啦。又听那边低言巧语的说道：‘咱们这个地方离山很近，向来没出过这样

之事，’ 就见那人一伸大拇指道：‘ 这个现在没在山内，抢亲的就是他。 ’ 书中代言，伸着三个手指。我听到这里，我想这样大善之家，人称靳善人，兄弟你想想，凭我这身本领，我还救不了靳善人吗？我的饭也没吃，顺着埋截灯的路就找了去啦，我将跑堂的招呼过来，给了几个酒钱，我就走啦，大众看着我暗笑。来到大街上，我一打探行路的：‘ 哪一家是靳员外？ ’ 那行路的就指着路灯道：‘ 你顺着路灯走去就是。 ’ 我打听明白，我就一直奔靳宅去了。那人曾问我怎么认识靳老员外，我说我与靳老员外，前十余年曾共宿一店，因为言语相投，结为朋友，今天我打这个地方经过，到他府上看看去。” 书中代言，靳老员外在后街居住。大义士来到靳百万门前，一看门前悬灯结采，可是冷冷清清，欧阳爷有心进去，暗想：我不认识人家，跟人家说什么呢？我不进去啦，我在门外等候着他，抢亲来了，打这王八羔子。

“ 但是天气尚早，我在人家门外站着不方便，我又遛到东村口外。见村口外有一座真武庙，庙后有一片苇塘，我在庙后歇息歇息，娶亲的要来个百八十的，我就打跑了王八羔子。我在庙外听见庙内有人说话的声音，我就走到庙里，原来是老和尚正念经呢。老和尚六十多岁，耳音有点不灵啦，他也没看见我，东面有两间禅堂，悬挂旧竹帘，我掀竹帘进到屋中，屋中有一张八仙桌子，桌子上有两部经卷，放着一份法器，八仙桌前放着蒲团，墙上挂着一个棉僧帽，上面好些尘土。我一想，我何不将这些东西偷走，进庄子假装化缘的和尚呢？我就将这些东西都偷出来啦，走到后面大苇塘子里，将我的马褂脱去，摘去我的春秋帽，戴上僧帽，将马褂帽子包好，将我的皮袄大襟向里一折，再进西村口。”

来到靳善人的门口，把蒲团向地下一放，取出经卷，一敲木鱼，念道：“ 混账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！混账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！” 念了几句，门房里出来一个老家人，叫道：“ 大师父你改门去化吧！往日我们施茶舍饭，今天因有事，不能照管这个啦。” 蛮子说道：“ 唔呀？你以为我是化小缘的了？” 老家人道：“ 你不是化小缘的，是干什么的？” 蛮子说道：“ 我是越南国的，我在禅堂打坐，心惊肉跳，我掐指一算，江苏省靳善人有难，小姐是红鸾星。我不打救谁来打救？我脚驾祥云来到这个地方。你们要不信，我这里有凭据，你们这个地方热，我在空中驾云甚冷，我穿的是皮衣服。” 大家一看，果然是鹿皮套裤，鹿皮小皮袄，老羊皮大皮袄。蛮子又说道：“ 我是大发慈悲，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。” 老义仆闻听说道：“ 待我回禀我们老当家的，必然前来迎请你老人家。” 老义仆一旁走着道儿，心中暗想：此僧人娃娃脸，黄胡须，穿着皮衣服，一个汗珠都没有。老义仆来到书房，就听书房中老员外说道：“ 我是书香门第，做官为宦，并没做伤天害地之事，怎么得这样的报应呢？” 老员外正在啼啼哭哭，老管家进了书房，叫道：“ 老员外别着急啦，现在门外来了一个和尚，他说咱家一门良善，身逢大难，他有言说他有解救之法，要救一门良善。” 老员外闻听此言，说道：“ 岂有此理？” 老管家说道：“ 你老人家别不信，人家说啦，也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。有病乱投医，你老人家看看去，这也许是你老人家感动了天神。” 老员外道：“ 胡说，我有何德，能感动天神。” 老员外遂拄着拐杖出离书房，够奔二道院。来到大门道，老员外在大门道口向外一看，暗道：“ 唉！哪里来的神仙？” 蛮子一看老员外摇头，蛮子说道：“ 老员外你来了，你心中说我不是神仙？” 老员外一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，心中暗道：“ 他怎么知道我心中之话呢？” 蛮子又说道：“ 老员外，我说我是神仙。你要不信，我施展佛法，给你看看，你门

前这块上马石有四百来斤重，我能叫他飞起来。”说着话，欧阳爷过去，双手一摆上马石，磕膝盖一拱，运动平生力气，说了一声“起！”只见上马石咕噜咕噜滚出多远去。蛮子急忙又喊道：“别动啦，若再动，恐怕砸着他们。”看热闹之人说道：“这真是活神仙，倘若掐指念咒，这块上马石就飞到天上去了。”老员外半信半疑，遂说道：“仙人能救我一家老少吗？”欧阳爷道：“那是自然哪，我乃是为这个而来的，怎么不能呢？”老员外一听，这才将大义士让到书房，落了座，家人献上茶来，老员外问道：“仙人何以知我家遇难呢？”大义士见问，遂将在饭馆所窃听的话说了一遍，老员外一听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。”遂信以为实。又问道：“你老人家怎样救我满门呢？”蛮子说道：“我会念普渡群迷经，不管什么样的恶人，我一念此经，就能将他规劝的回心转意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并没有什么凶险，复又问道：“当家的，你是吃素吃荤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一点荤也不吃，连葱都不吃，净吃肉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和尚是天生的好诙谐，遂打发老管家给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大义士吃了个不亦乐乎。吃到半饱时，就听外面老管家进了书房，口中说道：“外面有一老道，前来找和尚，言道庙里丢了九节玲珑宝塔。”大义士问道：“那道人是怎样的长像？”老管家说道：“那道人雷公嘴，狗蝇眼，罗圈腿。”大义士闻听说道：“叫他进来吧，不错，是我们庙里的。皆因为我好赌钱，我师傅的玲珑塔放在桌子上，我就偷出来啦。”老员外闻听一乐，遂说道：“神仙还赌钱吗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知道，赵匡胤输华山，神仙也有好耍钱的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叫道：“管家的，将那位道爷请进来吧！”

列位，说书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。贾明是打那里来的呢？由打萧金台五个要犯逃走，镖行之人四外追赶要犯，贾明与蒋五爷、萧银龙、黄三太、张茂龙、李煜、杨香五等爷儿七位，追赶要犯，原来金头虎走的慢，众人心急，萧银龙与杨香五出的主意，将金头虎扔在后面，省得坠腿。萧银龙走着道，口中叫道：“贾五哥！欧阳大叔盗灯，我帮着打更送剑，我一夜无眠，我心中有点火，你给我买点白糖，我们在树林内等候你。我水壶里有开水，回头咱沏糖水喝。”金头虎一看，萧银龙手中托着二百多钱，贾明心中暗想：白糖几十个钱就买一斤，二百多钱，真有剩头。伸手接过钱来说道：“我给你买去。”傻小子哈吧着罗圈腿，就奔村庄去了，到了村子之中，买了五十钱的白糖，跑回树林子一看，众人踪影皆无。金头虎无法，只得自己单走，来到靳家峪，进了饭馆，跑堂说道：“你喝茶呀？”傻英雄说道：“咱不爱喝茶，我有白糖，你给我沏点白糖水吧。”跑堂答应一声，将白糖接过来，遂给沏了一壶白糖水。贾明喝着糖水，就听众人议论靳老员外之事，贾明一听，不是大义士，就是二义士。我正没有钱呢，我何不前去找我欧阳叔父去呢？金头虎喝完了白糖水，哈吧着罗圈腿出了饭馆子。一打听靳宅，有人指示道路，遂来到靳宅门前。傻英雄一想，我别说找人，我就说和尚偷了庙里的东西啦。遂问道：“你们这儿有和尚吗？”管家的说道：“我们这儿没有和尚，刚才来了一位当家的。”傻小子说道：“我就找的是他。”管家的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是伙居道，找他要玲珑宝塔来啦。”管家的遂回到书房报告，大义士一听，必是贾明，遂叫管家的将贾明叫进来。贾明来到书房一看，大义士正在那里吃呢！贾明饿的直流哈喇子，大义士说道：“伙居道你吃饭没有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哪里吃饭啦？摆上饭老师傅就叫我追你来啦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你也吃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吃点就吃点吧。”爷儿俩都吃了一个酒足饭饱，就见管家慌忙而来，说道：“外面来了十个喽

兵。”贾明闻听，这就脱衣服要出去打仗，欧阳爷说道：“道爷不要无礼，他们这是探路呢，晚晌他才来抢亲呢。”正在此时，又来了一个家人报告说道：“外面的喽兵已经走啦，来的时候探头探脑的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我说的对不对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佛法无边，我听你的指挥。”蛮子说道：“抢亲的来了，你在二道门把守，只管放他们进来。老员外别害怕，只管接他们进来，无有错。我上新人的喜房去，你们外院里院的灯火熄灭，他要问怎么不掌灯火，老员外你就说今天日干不好，不宜灯火，等到明天寨主爷将小女抬到山内，不是随便看吗？今天暂且屈尊一夜。”欧阳爷安置已毕，老员外将大义士领到后院新人的屋中。欧阳爷一进喜房，只闻兰麝薰人，将蒲团放在地下一坐，静等山大王来抢亲。老员外派精细的家人，在前院书房等候。探事的家人回报，有百十余人，奔庄村而来，抬着一乘小轿。老员外无可奈何，带着两名家人前去接待。山贼衣帽整齐，跨下甘草黄的马，鞍辔鲜明，来到下马石前。老员外战战兢兢的说道：“小老儿请来若干的人，他们都害怕，不敢前来招待。”山大王说道：“岳父大人，我本是山大王，娶过小姐之后，常来常往，他们也就不害怕了。”老员外又说道：“小女现在吉房恭候。”山贼一看，大门前悬灯结彩，前院皆点灯烛，进了二道门，漆黑连灯亮儿都没有。山寨主说道：“岳父大人，多点几枝烛能费几何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您没看日干吗？七月初三日大有妨害，据星命家说必须不点灯，方能脱过。”山贼一听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先生，一辈子大事，为何叫有妨害呢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小女现在西间屋呢。”山贼答道：“岳父大人且请前边休息，明天再受双礼吧。您只管放心，我已告诉喽卒们，不许在村中搔扰。”老员外唯唯而退。山贼摸着瞎，将外屋门上好，进了西暗间，一摸床上没有人，听有呼声，山贼一摸椅子上也没有人，又顺呼声一摸，说道：“小姐在哪里？”欧阳爷这才惊醒。大义士举目观看山贼，品蓝壮帽，雪青大氅，手持折扇，叫道：“小姐！天气甚热！”摘下头巾向床上一坐，又叫道：“姑娘你在哪里？”欧阳爷遂将木鱼打了两下，山贼说道：“何必顿足？”一伸手奔欧阳爷面来。欧阳大义士一伸手将山贼发髻揪住，举拳便打，山贼说道：“小姐好大的力气。”书中代言，山贼被色欲所迷，还以为是小姐呢，并不还手。打到三更多天，老员外在院中说道：“大师傅，你老人家不是念善缘经吗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我忘了念经啦，拳头来的快。”山贼一听大师傅，原来是和尚，这才用手抓欧阳大义士的脚腕子。大义士说道：“你咬了我的脚指头啦，好小子，我必打你到天亮。”列位，欧阳爷是童子工，昼夜看一般远，又有金钟罩的工夫，山贼如何咬的动呢？大义士只打的山贼叫苦哀哉，大义士说道：“你要起了誓，从此不闹靳家堡，我就不打你了。”山贼说道：“我若再来抢亲，必棍打天灵盖而死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可起了誓啦，离头三尺有神，你要再来，我便要你的命。”欧阳爷遂放开山贼，山贼光着头，狼狈之甚，拔开门闩，哈着腰出来，低声叫道：“岳父大人，这个和尚是哪里来的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他是自己来的，他说会念善缘经，谁想道他打开您啦，这可不是小老儿之过。二道门还有一个小老道呢。”此时已来到二道门切近，山贼说道：“我一会儿连那个老道都打死。”贾明在二道门蹲着呢，正听见，站起来往上一纵，抓住山贼发髻说道：“伙居道先打你一顿再说吧！”揪住便打，比大义士还狠十分。欧阳爷一听贾明暴打山贼，急走出新房来，将金头虎劝开，山贼狼狈出门，上马回山去了，暂且不提。且说欧阳爷叫道：“老员外，我与伙居道要告辞啦。”老员外闻听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老人家这一打

他，他一会必然带领喽卒前来复仇。你老人家要一走，小老儿合家性命必难保全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那我就管不着啦，我还老管闲事吗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要成全我就成全到底，千万您别走。”欧阳爷连连摇头，老员外一看，和尚非走不可，遂央告伙居道，金头虎低声向员外说道：“这个和尚的脾气古怪，你别央求他，你骂他，叫他走，他就不走啦，他外号叫贱骨头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心中暗说：“我真倒了运啦，什么事都碰上啦。俗所谓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脱不过。”老员外一顿足说道：“和尚！这是应该我满门俱灭，你老人家就请吧！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我不走啦。你说话很在情理，然而你可得听我指挥，我叫你预备什么，你便要预备什么。”老员外答道：“小老儿惟命是从，家败人亡，在所不惜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花好总得绿叶衬着，你将联庄会齐妥，山贼来时，并不用他们打仗，就叫他们敲锣助威，每人腰间装些沙土，够的上山贼时，用土扬他们就行。”老员外点头，打发家人鸣锣聚众。乡勇一听说老员外要齐队打仗，莫不乐意，一时间将人齐集了二三百号，准备打仗。欧阳爷问道：“老员外，你有铡刀吗？”老员外说道：“有好几口呢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将大的、快的取过来几口，我挑选两口，伙居道一口，我一口，好与贼人打仗。”

再说三寨主逃回山内，见了三鼠，三鼠问道：“三寨主娶亲如何？”书中代言，刘士英误救了三鼠，不许三鼠归碧霞山，三鼠归了萧玉台。头天到萧玉台，第二天便是萧玉台的三寨主抢亲之日，三寨主由山里走后，三鼠还在山内静听佳音呢。等到三更多天，三寨主就回来啦。张德寿等迎接出来，一看三寨主袁豹在马上哈着腰，张德寿上前道：“三哥大喜。”袁豹说道：“丧气。”三鼠一愣，众人来到山上聚义厅，袁豹将被打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张德寿说：“此事应当如何呢？”袁豹道：“萧金台散会，你们赶到啦，大概我兄长也要来啦。我兄长有令，在本地不许抢夺，这顿打算白挨啦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怎么着？山大王叫庄家老打啦，就算完事吗？我约我二位兄长帮你的忙，咱们此前去报仇雪恨！”读者问道，刘士英救的是闵家父子与三鼠，何以张德寿与三鼠同到萧玉台呢？列位，这段书的节目最热闹不过，说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，不但此是疑问，飞蛇阵中的华清泉，六月十五日探阵殒命，尚且未暇表白呢，只表了一句华清泉此去犹如江水，一去不回头。且说张德寿见萧金台山破，先行逃出萧金台，够奔萧玉台。自己一人，在路行走，非常寂寞，来到一个小树林中，他打算休息片刻再走，正遇上三鼠。张德寿打树林中出来，口中叫说：“三位兄长，被获遭擒，何以至此？”三鼠见了张德寿，遂将被救后要同闵家父子同赴碧霞山，“刘士英不能相容，我三人这才信步而行，来到此地，不想与兄长相遇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你我兄弟活该会聚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三位兄长言之差矣，何愁无有投奔？萧玉台离此不远，本山的三寨主与我是金兰之交，过命的交情，咱四人投奔那里，必然以礼相待。”三鼠这才偕同张德寿，来到萧玉台。张德寿与三鼠到在萧玉台，交待清楚，仍表前文。

且说三寨主本来不打算复仇啦，恐怕兄长回来责罚。不怕当乡没好事，就怕当乡没有好人。张德寿在旁怂恿，叫三寨主报仇，并约三鼠前去，崔通说道：“这种事我可不去，要是正大光明之事，为朋友赴汤投火，姓崔的不能落后；这种事情，临到大寨主回来，不但以咱们当坏人看待，就许不能容咱们。”张德寿道：“崔通你就是这样，拗别人心。你不去我们去。”三寨主从新换好了衣服，扎绑停妥，叫喽卒取过来泥金盘龙棍。萧玉台的大寨主

素行仁义，二寨主浑浊猛楞，三寨主无所不为，这回大寨主、二寨主俱赴萧金台之会未回，可就无人管辖三寨主了。将喽卒齐集，下山奔靳家堡而来。张德寿对众喽卒说道：“到靳家焚烧任便，离靳家相隔半里地时，你们就高声喊叫，以张声势。”书要简断，靳家堡的联庄会，闻听山贼唤喊，便敲锣助威，红旗飘扬。袁豹一看，对张德寿说道：“靳老儿真要打仗，齐了队啦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这是假的。”柳玉春握把鬼头刀，向前一撞，蛮子叫道：“伙居道迎敌！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不能含糊。”柳玉春见面前来了一个矧子，举刀便剁，贾明扔了铡刀，用镔铁杵急架相还，二人杀在一处。秦尤在一旁助威，欧阳大义士一手抱着铡刀，一手拉着老员外，恐怕老员外一跑，乡勇也跟着跑。欧阳爷遂信口开河说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韦驮何在？”就听苇塘中一声呐喊：“吾神来也！”话到人到，蛮子打了一个冷战，说道：“要干。”书中代言，要真是韦驮来到，这蛮子先跑。

来者是谁呢？正是黄三太。您道，黄三太何以至此呢？且听在下慢慢的讲来。塞北观音萧银龙因为贾明走道太慢，不是睡不醒就走不动，追拿五个犯人，有他是五人，没有他是四人，遂出了一个主意，给贾明二三百钱，叫贾明去给买白糖，贾明正好贪小便宜，见萧银龙拿出二三百钱买白糖，至少也得赚他二百钱，买几十钱的白糖，就够大家喝的，别说是萧银龙一个人喝。傻小子托着二百钱走后，萧银龙叫道：“蒋五叔！您老嫌金头虎走的慢，您看看我这个法子好不好？这回咱们追贼，走道就没有坠腿的啦。”蒋五爷道：“恐他离开咱，惹祸吃苦啦，可怎么办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叔，您老不必忧虑别的，他跟着咱一块走，他故意的装傻充愣，他是假装傻。他们大闹台湾的时候，他大清早晨在我们门口拉屎，我出来一问他，他跟我浑横不说不理，我们就动了手啦。正在打的难解难分之时，我父亲打里面出来啦，一问他因为什么，他当时就不浑横啦，他说我在门前出恭，他拦我，因这个打起来的，当时我父亲申斥我一顿。您不用多想，他绝不叫他自己吃苦啦。”大家怂恿蒋五爷快走，不叫等候金头虎，蒋五爷无法，遂带领黄三太等向前行走，为的是访察五个犯人之事。原来蒋五爷等，倒走到贾明后头啦，贾明走的是小路。众人来到靳家堡，天色尚早，有心再向前走，一打听再向前走赶不上站头啦，大家在萧金台累的很乏，也不愿意走啦，遂在靳家堡打尖。大众吃着饭，就听店小二说道：“你们快点吃，要吃慢了，这顿饭就许吃不痛快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怎么一回事呢？”店小二说道：“我们靳家堡有一家大财主，人称靳善人，冬舍棉衣，夏施单衣，六月炎热的天舍暑汤，可称得起为善之家。靳员外有一位千金小姐，长的姿容秀美，前天去姨家串亲，天气炎热，轿车子打起车帘来啦，被此地萧玉台的山大王看见啦，留下定礼，今天晚晌，在靳员外家合套，靳员外一家都要自尽。忽然来了一个和尚，是个蛮子，说是会念善缘经，小姐是红鸾星照命，要搭救靳家满门，靳员外是有病乱投医，就将和尚让到书房，给和尚开了一桌上等宴菜席。和尚吃半截饭，又去了一个伙居道，找和尚要玲珑塔，说和尚由打庙里出来，将宝塔偷出来耍钱卖了，和尚遂将伙居道叫至里边书房，二人坐在一块大吃一回。你想想那有会念善缘经，渡化山大王事的道理？一会山大王们来了，必然一场恶战。这个和尚可真有点来历，将靳员外门前的上马石，双手一拢，扔出多远去。靳员外也许齐集乡勇给和尚助威。你想想，你要吃半截儿饭，山大王带领着喽卒由大街一走，街面还会不乱了吗？”五爷与三太等听到此处，俱都心中明白，不是欧阳大义士，便是欧阳二义士。伙居道是傻小子，因为也

来到靳家堡，腰里没有钱，与欧阳叔父爷儿俩蒙吃蒙喝去了。不表大众心中思索，蒋五爷对三太道：“三太贤侄，咱们吃完了饭，落太阳的时候，咱到庄子外边找一个僻静之所，将身形一藏，山贼先来迎娶，必不能多带人，准得被欧阳爷与贾明打跑，再返回来准是一场恶战。咱们看欧阳爷与贾明要打的了山贼更好啦；如果要打不了的时候，咱们再出来帮忙。”大家闻听俱各称善。吃完饭天也就黑啦，遂出离饭馆，够奔村庄以外，恰巧迎面正是苇塘子，一打听上萧玉台的道路，正是此处，爷儿六个藏在苇塘子内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山贼抬着小轿过去，至二更来天，只见山贼骑着马，轿也没抬回来，大众就知道必然被欧阳爷与贾明二位打回来啦，一会必然齐队前来报仇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听村中一棒锣鸣，聚齐乡勇，来到村子北门外，净候山贼交锋。只见大义士抱着铡刀，贾明一手提着铡刀，一手提着镔铁杵。柳玉春与贾明战到三十余合，秦尤握刀助战，大义士乃是信口开河，果然树林子中出来一位韦驮。

欧阳爷一看，并不是韦驮，原来是黄三太。大义士暗想：“黄三太向来不单走，苇塘中必然还有别位。”大义士遂叫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谁恶谁来，飞天白玉虎何在？”只听韦塘中一声呐喊：“飞天玉虎来也！”手擎亮银盘龙棍，哗啦一声由苇塘里纵出来。袁豹见秦尤与柳玉春都为自己拚命，苇塘中又出来一个少年，手擎亮银盘龙棍，气势汹汹，自己倘若不动手，那还对得住朋友吗？三寨主思索至此，跳下马来，与蒋五爷正打照面。他一看蒋五爷这条棍，比他那条棍粗一半儿，他以为蒋五爷那条棍是假的呢。要不然就凭蒋五爷的长像，犹如白面书生一般，焉能使得动那样的棍？他这一认为蒋五爷是假棍不要紧，他可就中誓了。蒋五爷举棍照定三寨主袁豹头上就是一棍，三寨主并不介意，双手托棍向上一搪，你道三寨主哪里搪得住呢？被蒋五爷一棍砸的胳膊向下一塌，亮银盘龙棍的头，正打在天灵盖之上，砸的脑浆崩裂。书中暗表，金头虎与柳玉春动手，黄三太与秦尤动手，张德寿暗中指挥喽卒，分三路进村，放火烧烧民宅，以乱乡勇之心。欧阳大义士指挥张茂龙等分头去赶杀喽卒。书中代言，蒋五爷由苇丛中纵出来之后，萧银龙、张茂龙、李煜等也都出来啦，前去抵敌喽卒。欧阳大义士提着大铡刀喊道：“大元帅压住阵角！你们爷儿几个要奋勇去杀！”柳玉春见三寨主一死，他在萧金台知道蒋五爷的猛勇，心中一害怕，招法一乱，几乎叫金头虎贾明的杵将刀磕飞，虚砍一刀，败下去了。秦尤也被黄三太战败；张德寿趁乱早由苇塘东面，绕奔庄中去了。列位，张德寿乃是色中饿鬼，他打算到靳宅先奸淫小姐，然后杀他的全家。也是事逢恰巧，张德寿正向村中走着，迎头来了一辆敞车，正是小姐与婆子。张德寿一看姑娘的容颜，与贼人所说相符，遂上前将车劫住，赶车的抛了鞭子就跑，婆子打车后边下来也跑啦。姑娘一见事情不妙，下车奔北面跑去，在沙土地中逃跑。姑娘跑三步，倒摔两个交，张德寿看着又好看又好笑，心中暗道：“我看你跑到哪里去？你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我张德寿之手去。”姑娘跑到一个沙土坡，累的气喘吁吁，爬伏就地，不能站起。淫贼张德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你怎么不跑啦？”走向姑娘近前，右手托姑娘粉颈，左手托姑娘腰部，打算将姑娘托到前面小树林中，行其兽欲。正在此时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淫贼休要无礼，你的报应到了！”淫贼张德寿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不好。”就觉着脖子后头有金风声音，淫贼赶紧一伏腰，一只鏢嗖的一声，打淫贼头顶上过去，打在沙土地内。恶贼回头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萧银龙答道：“塞北观音萧银龙。”恶贼吓的颜色更

变，回头就跑。姑娘说道：“好汉爷救命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姑娘不要害怕，婆子现在跑出不远，待我将他唤回，姑娘赶紧回家吧。我们是保镖的，有我们在此，决没有差错。”语毕，萧银龙将婆子唤回，赶车的早看见淫贼吓跑啦，已经将车赶到小姐面前，婆子搀扶小姐上了车，仍然回奔庄中。萧银龙在车后保护，由打东村口进了村庄，不走大道，由胡同穿过去，来到靳宅门前，姑娘下了车，走入上房，老安人问道：“姑娘为何去而复返？”书中代言，姑娘这是打算去姨母家避难，恐怕和尚不是群贼敌手，陷了村庄，故此坐车逃走。若不是萧银龙早来到靳家，暗中保护，姑娘不但脱不了祸，反倒自找其祸了。萧银龙见大众与贼人交手，他就暗问乡勇说：“这就是靳宅吗？”也是萧银龙聪明，暗中保护，不然大义士都算栽了筋斗了。姑娘回家将被救之事告诉了老安人，老安人打发人将萧银龙请到上房，向萧银龙道谢，萧银龙答道：“老太太不要道谢，我们是保镖的，专打抱不平之事。有我们在此，决无差错。”再说众贼人被五爷等追杀的东奔西逃，大义士喊道：“喽卒们听真！你们要不跑，我们就不追你们啦；你们若是跑，跑到山里，也是要你们的命。”又叫道：“伯芳！不要追他们，叫他们都站住，我有话说。”喽卒们在前头跑，后边五爷亮银盘龙棍一扫就倒下三四个，眼看着都跑不动了，这时一听欧阳爷说叫站住，就不追啦，喽卒们俱各站住身形，爬在地下磕头。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你们是认打认罚呢？不要给我磕头啦。”喽卒们说道：“愿凭大师傅吩咐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也没有什么难问题，你们将萧玉台的死尸就此埋了，受伤的抬回山去，就算完事。”喽卒们俱各愿意。欧阳大义士叫道：“靳老员外！你叫庄兵将喽卒们的家伙，俱收拾起来，以后庄兵就有兵刃了。”书要简断，喽卒们将死尸埋了，受伤的抬回山去。靳员外将镖行之人让到靳宅外书房内落座，欧阳爷与萧银龙一见面，欧阳爷眼珠一转，骂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你卖我一招儿，我打幌子你卖酒，你早就来保护宅院来啦，对不对？小王八羔子。”银龙闻听，笑道：“大叔您想，众人都在村内外与贼交手，倘若贼人进了靳宅，靳老员外合家，岂不是甘受其苦吗？”萧银龙并将搭救姑娘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靳老员外千恩万谢，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虽然暂时将贼人打跑啦，倘若我们走后，他们再来，靳家堡仍然是受其荼炭。”老员外说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呢？求你老人家救人救到底，小老儿没齿难忘。”语毕，就要磕头行礼。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老员外不要如此，我们镖行向来扶危济困。萧玉台距此甚近，别等他们来，我们去将山平了，从此给靳家堡除去永久之害。”欧阳大义士遂又对蒋五爷等问道：“今夜咱们先去人探山，谁愿意去？”大众俱各无语，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听天由命，写几张阉儿，咱们大家抓阉，一个探山，五个白纸条，谁抓着探山的条儿，谁就前往探山去，不许推委。欧阳大叔，蒋五叔，众位兄长以为如何？”欧阳大义士与蒋五爷、黄三太等俱各赞成。萧银龙遂作成了阉儿，金头虎一伸手先抢一个，张茂龙抢了一个，其余众人陆续全都抓去，各人打开一看，全都是探山。列位俱都明白，萧银龙闹鬼，全都说：“我这个是白条。”金头虎一翻母狗眼说道：“我探山去，我这个阉儿有字。”张茂龙也先说出来啦：“我这个阉是探山二字。好吧。”遂叫道：“贾明咱俩探山吧！”靳老员外打发家人，给众人打了净面水，沏了茶，预备酒席，吃喝完毕，金头虎与张茂龙二人探山去了。

列位，萧玉台的大寨主赴萧金台之会完毕，已经回山，喽卒们将此事告诉了大寨主，大寨主坐在聚义厅金交椅上，将众寨主及三鼠，俱都请到聚义

厅，大寨主说道：“方才我一进山，便听喽卒们报告，三寨主不知自爱，破坏山规，带领喽卒去靳家堡抢靳老员外之女，遇见镖行之人，三寨主被蒋伯芳亮银盘龙棍打死，喽卒死伤尚不知若干。这都是我不能教弟，致使我三弟遭此惨死。但是我也有个耳闻，因为有无知朋友怂恿，叫三寨主前去抢亲，若不是被无知的朋友所助，大概也不至于有此凶事。但是我不能报仇。”大家正在商议此事，张德寿一拉秦尤的衣服，秦尤会意，二人到西寨子门，张德寿一敲门，出来一位穿白的妇人，启扉说道：“张大哥你来啦。”秦尤一看这位女子说话气派不正，回头就走。妇人问道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张德寿说道：“这就是两次入皇宫内院的秦尤。”语毕，张德寿也转身形，跟在秦尤之后，出离内寨。张德寿本意叫秦尤到后寨坐一会，与此妇人谈谈，秦尤向来不贪女色，张德寿没有法子，只得随着秦尤到前寨聚义厅。书中代言，张茂龙与金头虎二人探完了前寨，二人也来到了后寨，蹿上房去，张茂龙用珍珠倒卷帘的工夫，探下身形，向屋中观看。金头虎肚子大，珍珠倒卷帘他挂不住，由打房上纵到院中，往屋中观看，就见妇人自己躺在屋中说道：“姓袁的，你一妻三妾，还不知足，你还要抢人家好家儿女。你可死啦，我年轻的可不能守着。”金头虎在窗户外面说道：“守不了就嫁人啊。”女子闻听，吃了一惊，遂问道：“外面什么人？”金头虎答道：“是我，你出来罢。”女子遂将屋内灯火熄灭，由打墙上摘下柳叶尖刀，遂向门外一纵，来到金头虎近前，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是拿贼的。”女子举刀就剁，金头虎并不躲闪，用头迎刀，咯当一声，脑皮上一道白印。女子又用刀扎贾明面部，贾明说道：“女贼你得理不让人，我也有家伙。”说着话由背后撤出一字镗铁杵，接架相还。金头虎喊道：“留神你的刀，磕上就得飞。”女贼一看傻小子杵法精奇，用刀是赢不了他啦，女贼思索至此，遂由袄袖中掏出一物，形同手帕，照定贾明脸上一晃，贾明打了一个嚏喷，两眼发直。张茂龙看的真切，女贼将金头虎薰倒，就要用刀对准金头虎眼睛上扎，张茂龙遂大喊一声，纵下房来。女贼一看，这位长的真好，雅赛潘安、宋玉之美，女贼不由己的一动心，遂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张茂龙答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张名叫茂龙，号称凤凰张七的便是。”女贼道：“这位张义士，既然深夜偷进内寨，必然有原故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乃是镖行人，由此路过，来到此处看看。”妇人说道：“你要有情有义，你就别走啦，就在我这里住着罢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胡说！”一抖十三节练子锤，口中叫道：“淫妇看锤罢！”女贼接架相迎，二人战二十余个回合，未分胜败。女贼向外一纵，撤出身形，由腰间掏出迷魂帕，说道：“你不应也不行。”张茂龙一看，女贼手中拿着一条绢帕，张茂龙一看，心中暗道：“此事要坏。”方要用手按鼻子，哪知道手帕已到面前啦，女贼一抖迷魂帕，将张茂龙薰过去了。女贼叫过老妈子，说道：“你们把那个半死不活的，给我捆上。”婆子将贾明捆好，女贼将张茂龙也捆好啦，提到屋中，将张七爷放在床上，用解药与张七爷鼻子上吹一吹。工夫不大，张七爷长叹一口气，这才缓醒过来，抬头一看，自己说声：“不好！我怎么来到人家屋中？”妇人转身形进了套间，书中代言，婆子多事，也给贾明把绑绳解开啦，用解药给贾明一闻，贾明也缓醒过来。张茂龙一看妇人进了套间，张茂龙一看后墙有一个窗户，张七爷将后窗户踢开逃走，贾明也随在背后纵出，张茂龙就觉着头晕。正在此时，就听有脚步的声音，张茂龙躲闪不及，进了一间空屋子，一看屋中无人，一张藤子床，张七爷遂钻在藤床底下隐藏。贾明一看有人前

来，将身形一伏，爬在墙角底下。就见此人手擎双锤，奔女贼屋中而来，用锤一敲门，厉声喊道：“淫妇！还不出来受死。”女贼迎将出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哟，您是大伯子，您兄弟已死，我不能守寡，您管不着弟妇之事。”书中代言，来者非是别人，乃是萧玉台的大寨主袁龙，袁豹的胞兄。有一个老喽卒报告的袁龙，袁龙一听，心中大怒，提着双锤来到后院，要将女贼结果性命，不想被淫妇用迷魂帕迷住。妇人将袁龙迷住之后，奔后花园仍追张茂龙而去。

列位，张茂龙进去的这间屋子，乃是萧玉台的女眷沐浴房。张茂龙方才进了沐浴房，正赶上婆子、丫环同袁龙的妹子，进了沐浴房。婆子、丫环将水打好，退到外面去了，张茂龙在床底下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怎么这样巧呢？”此时张茂龙爬伏在床底下，纹丝儿也不敢动，大气也不敢喘，静等着姑娘洗完了澡再出去。哪知道女贼眼快，张茂龙奔沐浴房之时，女贼早已看见，故此将袁龙用迷魂帕迷过去之后，直奔沐浴房而来。来到浴房一看，房门紧闭，女贼用刀柄一敲门，口中叫道：“凤凰你快出来，咱们是一点事也没有；你若是不痛快的出来，再要被捉住，休想活命！”女贼说至此，屋中的姑娘叫了一声：“嫂子！您这是干什么？您不知道您妹子在屋中沐浴吗？什么凤凰孔雀的。”女淫贼在外边一听，乃是自己小姑子的口音，心中明知道张茂龙进了沐浴房，此时但听小姑子的声音，未听张茂龙答言，女贼怒道：“妹子！你别跟我装傻啦，快快把张茂龙与我放出来，咱们万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我把门砸开，你们可就丑啦！”姑娘一听，更莫明其妙了，叫道：“嫂子，您别是疯了吧！”女贼说道：“你们这宗人，平常专讲究九烈三贞，满嘴的忠孝节义，我煮熟了的鸭子，还能够给你吃吗？”姑娘在屋中闻听，愈糊涂了，气的浑身直打战。张茂龙在藤床的下，暗暗替姑娘难过，心中说道：“这位姑娘够多么冤哪。我张茂龙要是看见姑娘一眼，叫我不得善终。本来男女授受不亲，古有明训。这个下贱的妇人，如果要是将门砸开进来，将我堵住，这位姑娘决不能活。简直是有口难分辩，明明的打床底下拉出一个男子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张茂龙心想至此，不由的暗恨贾明：“这都是贾明一个人惹的祸，那下贱淫妇在屋中自己捣鬼，可有你的什么事？这一来不要紧，活活的要了这位姑娘的命啦。”此时淫妇在外面叫门更急，姑娘将衣服已经穿好底衣，披上褂子，方要缠足，外面大寨主与贾明又来啦。大寨主袁龙叫道：“下贱的淫妇！还不过来受死，在此何为？”女贼回头笑道：“姓袁的，你别不要脸啦，奶奶是有死的有嫁的，准名正言顺。你们家未出阁的大姑娘，将张茂龙关在屋中，我招呼他们，还在屋中装好人呢。你先把你妹子教训好了，之后再管别人吧。别装傻啦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偷汉子，给姓袁的把脸都露足啦。奶奶的事你干预不着，先教训教训你那九烈三贞的妹子吧。”女贼又用手向屋中指道：“凤凰在屋中半天啦，你要教你妹子给你将门开开，那算你是人物字号。别不要脸啦。”语毕，向袁龙冷笑两声，说道：“奶奶走了！”纵身形上房，一道白影，倏然而灭，女淫贼出离萧玉台去了。

且说大寨主一听女淫贼之言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陵豪气腾空，双锤连砸几下，叭叭叭山响，向屋中唾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妹妹，母亲临危的时候，叫为兄我好好看待你，嗣后有了相当的人家，给你匹配。我哥哥待你那一点不好？你今不顾廉耻，败坏我的门风。你还不将门开放，等待何时？”姑娘在屋中一听，袁龙在外面说出屋中有人之话，这位姑娘下了藤床说道：“我

进来的时候，是婆子与丫环同我来的，屋中若是有人，婆子丫环必然知晓。我将门开放，屋中若是有人，那就是小妹败坏门风；屋中若是没有人，那下贱的嫂嫂与兄长应当如何？”语毕，走到门前，双手一提门闩。书中代言，张茂龙在床底下，心中暗说：“若将我搜出来，姑娘闹一个有口难分辩。”未等姑娘把门闩拔下来，张茂龙由打床底下钻出来，踹开后窗户而逃。袁龙在外面已经听见，姑娘此时将门也开开啦，姑娘站在就地，犹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袁龙喝道：“妹妹你还有何言？你说屋中没有人，谁将那个后窗户踹开的？你败坏我的家风，尚有何颜活在人世？还不与我自想主意？如其不然，我必然用双锤将你砸死！”姑娘闻听此言，遂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兄长不要着急，小妹自有主意，也不用兄长动手。”姑娘说着话，泪如雨下。婆子丫环过来俱都劝解，遂说道：“我小姐请回上房。”婆子丫环将姑娘搀到内寨上屋房中，姑娘对婆子说道：“自从我父母去世，我与那下贱的三嫂子一语全无，恐怕那下贱妇人心怀歹意，我可也并不管她的事。因为她，我与三哥，都少说了好些个话。他一人败坏了我们袁家的门风，如今她还用计害我，污辱我的名节。我一死来算什么，我的名声谁能给我洗清了？进那沐浴房之时，婆子妈妈给我打的水，然后我将婆子打发出去，屋中连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谁想到床底下有人呢？这必是那下贱的妇人，预先在沐浴房藏下男子，净等我沐浴之时，她好堵门喊叫。她明知道我大哥脾气不好，决不能容其分辩，好害我一死。我死之后，我必化为厉鬼，活活将那下贱淫妇捉去！想不到我的大哥，竟不想我平常的行为如何，那贱妇平常行为如何，竟听那淫妇一面之词，非逼我一死不可。我死之后，哥哥你可对的起泉下的双亲？父母临死的时候，怎样托咐于你？教你照看我苦命的妹子，想不到你这苦命的妹子，死的冤屈还不算，还得落一个不洁之名！”姑娘说至此处，站起身形，由墙上摘下柳叶尖刀，照定自己颈就要一抹。列位，方才姑娘在屋中述说的那些话，袁龙在外面俱都听见，袁龙一看姑娘要行短见，赶紧跑到屋中，一把刀柄抓住，叫道：“妹妹且慢！兄长自有道理。现在咱们后寨有一位守备，原是一位明如镜的清官，咱们请他判断此案，他要说妹妹是冤屈，自然就是那贱妇的过处了。妹妹千万不要行了拙志，为兄怎对的起父母于地下？”袁龙说罢，遂对那婆子们说道：“你们千万好好看护你家姑娘，不要叫你家姑娘寻死。”袁龙说着话，由打上房屋中出来，工夫不大，来到西跨院中，贾明正在那里大声喊呢：“为这一个凤凰，闹出多大的事来？人家姑娘在屋中洗澡，你为什么往屋子里跑？姑娘才冤哪！袁寨主少才无志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要逼姑娘死。可惜这个哥哥，叫他怎么当来着？凤凰也不是跑那去啦？你倒回来，说明白，不就完了。”

书中代言，淫妇将袁龙薰过去，是被金头虎所救。女贼放张茂龙，然后又进那套间去了，那乃是藏张茂龙的练子锤。女淫贼是被色所迷，进套间的时候，将解药与迷魂药，俱都搁在外间屋啦，被金头虎偷到手中。金头虎将大寨主解救过来，大寨主问他是何人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是官人。”袁龙问道：“你是什么官人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是手心。对不对？”又一翻身说道：“我是手背。”袁龙本来是猛汉，哪懂的手心手背？遂信以为真，故此时想起西寨中有手背大老爷，叫手背大老爷给断案。列位，贾明向来是坏事包，惟独这次贾明做了一件好事，金头虎顺水行舟，将袁姑娘与张茂龙成全了一段姻缘。贾明在西寨这一喊张茂龙，张茂龙本来没敢跑，恐怕出人命，张茂龙遂返回西寨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袁寨主，你看看张茂龙面盘怎样？”袁

龙点头，金头虎叫道：“张茂龙，咱俩咬咬耳朵，张茂龙你附耳遇来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有话你就说吧。”傻英雄低声说道：“张茂龙你是认打认罚？”张茂龙问道：“认打怎样？认罚怎样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认打姑娘跟你打官司，认罚将姑娘许配于你。你无故的进女沐浴房，应当何罪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适逢其会。我爬在床底下，连头都没敢抬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人家知道你连头都没抬吗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自有神知。”贾明又说道：“你不要推诿，你没听胜三大爷说过？萧金台八大名山，就是萧凤台名誉不好，其余都是好朋友。你看姑娘有多么好啊，你要不从，这就有人命；你要从了，袁寨主与姑娘还能帮忙捉拿三鼠。若将三鼠拿住，咱们多露脸呀？”张茂龙欲待不从，又怕真出人命，万般无奈说道：“此事我师傅不在场，谁敢作主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都有我呢。”袁龙说道：“大老爷为媒，咱们是名正言顺，必须拿过点定礼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张茂龙左胳膊上有一只翠镯子。”说着话，金头虎一伸手，打张茂龙胳膊上摘下来，递给了袁龙。袁寨主接过镯子，递给姑娘，姑娘未接，婆子伸手接过，放在桌上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你们得谢谢媒人，我好喝你们的冬瓜汤呀。”袁龙说道：“谢谢大老爷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什么大老爷？”袁龙说道：“守备老爷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别糟改啦，有他这样作官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说的明白，我是手背，袁寨主拿我当官啦。你看看作官的有我这样的脑袋吗？”袁龙问道：“你们果是什么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眼真拙，萧金台赴会，您不认得我吗？我叫金头虎贾明，我们是镖行之人，前来捉拿太仓三鼠来了。”袁龙说道：“原来是镖行之人，我倒愿意了。若是官人，我实在高攀不起。”贾明又说道：“张茂龙是我表兄，咱这就是藕断丝连的亲戚。我做这个媒，我三大爷将来要责备我，为何与山大王结亲？叫我无言可对，您简直也弃暗投明吧，在镖行做一分事情，当山大王哪有好下场呢？”袁龙说道：“我不得其门呀。”贾明说道：“现在就有好机会。三寨主之死，都因为三鼠给出主意抢亲，现在三鼠在聚义厅，你们哥俩帮着咱们捉拿三鼠，张茂龙也可以得个前程，您就作为与镖行见面之礼。”袁寨主闻听点头答应，由打淫妇套间将张茂龙、贾明的家伙取来，袁龙在前，姑娘在后，贾明第三，张茂龙第四，男女四位够奔聚义厅。一进聚义厅，大众一乱，袁龙说道：“众位别乱，太仓三鼠何在？”大众一看，本山的寨主一位不少，惟独没有太仓三鼠。喽卒报道：“三鼠已走多时，言说一会就回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三鼠远遁了，追也来不及啦，袁寨主就办理本山之事吧。”袁龙遂对大众将弃暗投明之话，说了一遍，要将本山的金银均分，大家一散，放火焚山，大众俱各愿意。贾明说道：“我们还没吃饭呢？”袁龙说道：“咱们就在聚义厅摆酒。”工夫不大，将酒摆好，大家吃酒谈心。袁龙对贾明、张茂龙说道：“三日之内，我将散山事办完，然后我投镖行。胜爷若收留则收留；若不收留，我也回归故里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三大爷礼贤下士，屈己从人，没有不收留之礼。”将饭吃完，贾明、张茂龙下山，袁龙大众送出萧玉台。贾明、张茂龙回归靳家堡，方一进村口，正遇黄三太等在村口迎接。此时天光已然大亮，金头虎将萧玉台散山、张茂龙说亲之事，对黄三太说了一遍，黄三太半信半疑。天到晌午，见萧玉台大火冲天，蒋五爷、欧阳爷众人，这才认为事实。欧阳爷等大众就此告辞起身，回归镖局子。靳员外给八位老少英雄预备上等酒席，八位老少英雄吃喝完毕，告辞起身，靳员外用茶盘由打内宅端出不少金银作为谢礼，欧阳辞之不受。靳家堡合村之人俱都送行。爷儿几位回归镖局子，见了聋哑仙师，聋哑仙师

说道：“你们大众休息一二日，仍分头去访贼人的下落，便中再访胜爷现在何处。”众人俱各应允，分头出发不在话下。

且说三鼠自萧玉台逃走，崔通说道：“碧霞山刘寨主与我父是联盟，咱们莫若逃奔碧霞山，必能收留。如不能收留，咱再远走高飞。”三鼠遂与张德寿逃奔碧霞山，刘士英本来不愿收留，老道七星真人劝刘士英，叫刘士英收留，刘士英无法，这才将三鼠与张德寿收留。林士佩等怂恿刘爷假扮瞽目先生，将胜爷引在鹰愁涧，欧阳大义士镖行送信，蒋五爷、黄三太等，到碧霞山报仇，大义士、二义士邂逅于碧霞山内寨，捉拿秦尤，放在刘士英面前，刘士英与胜爷言归于好。

大众一听欧氏弟兄言说秦尤行为，两造英雄俱都忿怒，要亮家伙乱刀分尸。金头虎大声骂道：“谁要不刹秦尤，谁不是人！”胜爷嗔道：“谁要刹秦尤一刀，谁打盗灯的官司。”大众一见胜爷拦阻，俱都诺诺而退。胜爷这一拦阻大众，恼怒了年过古稀的老剑客，老剑客对胜爷说道：“我隐姓埋名，三十余载，为你的事，我出头露面，给你解围多少次？你是慈心生祸患，这样下贱之辈，留他何用，从此我不管你的事了！”镇三山夏侯商元一搂大脑袋，向东走下去了，胜三爷一把没揪住，老剑客踪迹不见。欧阳二位弟兄说道：“咱拿贼，胜三哥作好人，咱们作恶人，咱们从今后也不管胜三哥之事了。”二人语毕，也奔东方而去。胜三爷一飘银髯，泪如雨下。遂叫道：“秦尤小冤家，我为你得罪万金不换的朋友。”胜爷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并不是要放秦尤，如果要将他刹了，谁去打二入皇宫内院盗灯的官司？我之本意，叫秦尤打盗灯的正犯，令亲去一位打帮犯，名正言顺，有何不可？”大众这才明白胜爷之意，俱都心平气和。胜爷说道：“将闵家父子足下绑绳打开，两人扶着一个回聚义厅。”金头虎扛着秦尤，大众这才够奔聚义厅。胜爷的人都归东廊下，将秦尤也放在东廊下，闵家父子倒捆二背，在聚义厅当中而站。胜爷叫刘士英落座，刘士英说道：“既蒙释放，焉敢与明公同座？”让之再再，刘家父子与众寨主俱都站在西面。胜爷道：“秦尤打正犯。闵家父子打帮犯，去一位。放哪一个？刘寨主作主。”闵士琼是绿林人物，要说叫爷俩都去打官司，刚了他他也不能含糊。胜爷这一说放一个，闵士琼心中暗道：“胜爷真是以德待人，我父子不识人，致有今日。”闵士琼思索至此，跪在聚义厅当中，口中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，从前之事，一笔勾销。我闵某有眼无珠，致有今日。如此请老恩公放了犬子，我年迈之人，还能活上几年？”大少寨主见他父亲跪下，他才跪在他父亲背后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您真是好人，我这才知道。您将我父亲放了吧，我出了红差，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。”到此时父不忍舍子，子不忍舍父，爷儿俩全愿意去打官司，父子之情由衷所发，谁也不忍舍谁。胜爷此时，心如刀搅，胜爷叫道：“刘寨主，经由佛口出，您问问他父子，倒是哪位去打官司？”刘士英叫道：“姐夫！别叫三爷为难，你父子谁去打官司？”闵士琼道：“你外甥才二十八岁，我已残年之人，岂我叫儿子去呢？”闵德润说道：“舅父，我兄弟在萧金台被放，我再从碧霞山一走，哥俩偷生畏死，叫白发苍苍的老父行刑，这样岂不叫人笑骂？您恳求胜老达官，还是我去打官司，这并不是口是心非，我是非去打官司不可。”胜爷一看他父子的情形，真是伤心落泪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无故的我给官家拿贼，贼人也是一家老少，谁肯骨肉分离呢？”胜爷思索至此，口中叫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！你二人将闵家父子绑绳打开，俱都释放。如其交不了差，秦尤的正犯，我的窝犯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？没有办案的替犯

人打官司哪。你们父子不要这样，如其不然，我父子五人，替你父子去一个打官司。”正在此时，把守山口的喽卒前来报道：“外面来了一个年轻之人，将把山的喽卒打的头破血出。”这个报事的喽卒话未话完，小英雄手执判官双笔，已经来到聚义厅，众人一看，正是塞北观音萧银龙，判官双笔一分说道：“那一个害了我的胜三伯父？我前来索命。”胜爷叫道：“银龙！不要如此，赶紧收起家伙。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。”胜爷遂手指刘士英说道：“这位是闭眼神佛刘士英，乃是碧霞山总瓢把子。”又用手指萧银龙，对刘士英说道：“这位是我盟侄，名叫赛北观音萧银龙。”二人各施一礼，银龙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！您可吓死小侄男了。我听说你老人家命丧鹰愁涧，小侄男星夜前来报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现在犯人俱拿住，打算叫一位去打官司，父不舍子，子不舍父，如何是好呢？”银龙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遂叫道：“刘寨主！您山中可有清静所在？此事不难解决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西跨院有书房，请小侠客西跨院谈话吧。”刘士英在前，胜爷在后，银龙在胜爷之后，进了西跨院书房，刘士英叫喽卒给小英雄打了净面水，小英雄拂尘净面已毕，落座吃茶。银龙叫道：“刘老寨主！此事他父子俱都在场，焉能解决？禽兽尚有情义，何况人乎？故此他父子互相争去打官司。此事经打佛口出，就在您一句话。因为在萧金台，是您救的他父子，要没有您救他父子，也就没有这场是非了。按理说刘老寨主是年迈之人，决不能叫老寨主去打这样有去无还的官司。先将老寨主释放，将老寨主请在无人之处，您与老寨主相商，叫德润打这场官司。您是高明人，不知您以为如何？”刘士英点头，打发老喽卒叫四子过来，与萧银龙介绍完毕，刘士英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咱七个人同到聚义厅，你四人将你姑夫绑绳解开，就说姑父您要愿打官司也不难，先将您请到后寨，与我父子相商，如您非去不可，就套车送您去。”说着话，将老寨主解开绑绳，老寨主闵士琼不走，对刘士英说道：“这分明是要将我调开，叫你大外甥去打官司，那焉得能够？我是七十多岁之人了，你大外甥才二十八岁，焉能叫你大外甥前去挨刀呢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您要非去打官司不可，咱们到后寨商议，这也不算解决。”遂叫道：“金祥、银祥、福祥、禄祥，你四人赶紧搀起你姑父去到后寨。”这哥四个一搀闵士琼，不容分说，搀起就走，闵士琼用平生的膂力使千斤坠，无奈四位年轻之人，正在血气方刚之时，闵士琼那能争得过四个人呢？搀起来就走。闵士琼说道：“不要如此，我走就是啦，容我与你表兄说上几句话。”刘士英叫道：“金祥，叫你姑父与你表兄将话说完，再走不迟。”刘家四子向左右一分，闵士琼叫道：“德润，为父与你永别了。你在路上可不许闹出别的情形来，到北京也不许私自逃走。胜老达官与咱们并没有仇隙，全是咱们自找其祸。”德润答道：“父亲，你老人家不用多嘱，孩儿视死如归，早就将死生置之度外了。你老人家不要哭哭啼啼，叫别位看着咱们爷们死不起。孩儿谨遵你老人家之命。”语毕，刘家四子将闵老寨主搀起就走，闵士琼一出聚义厅，放声大哭。列位，世上最难的事，就是生离死别，闵士琼焉能不哭呢？不言闵士琼上后寨去了，且说萧银龙在闵德润背后，一拍闵德润肩头说道：“少寨主，将你父亲放了，你前去打官司，冤不冤？”闵德润说道：“我去打官司，我是心服口服。胜老明公，恩放我二弟，又放了我父亲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胜老达官之大恩大德。胜老达官请上，受我闵德润一拜。”语毕，以头触地，磕了三个头。书中代言，前文书表的明白，闵家父子俱都在聚义厅前跪着呢，要不然萧银龙拍不着闵德润的肩头。闵德润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但饶

恕我们父子，并且还放了我舅父全家，我此去安心打官司，天下绿林道都与我父子是朋友，在路上要有劫差的我都不走，我是安心打这场官司，好叫胜老达官早日交差。解在北京问案的时候，叫我打正犯，我就打正犯；叫我打窝主，我就是打窝主。临到出红差那一天，要有抢红差的，我不能逃走。你老人家待我闵家恩高义重，我是以死相报。”胜爷闻听，肝胆皆裂，五内如焚。胜爷心中思索：“我从此若不回家为农，我就算无志之辈。”胜爷心中思索着，不由得泪如雨下，叫道：“香五，快将闵大少寨主搀起！”香五、贾明将闵大少寨主搀起，脚面上敷了金疮药。寨子外早预备了车辆，萧银龙遂与众人说道：“此时闵大少寨主是一时的高兴，因为放了他父亲。在路上千万可要多多留神，他要一傲性，将胳膊上的绳子一绷就开。”大家闻听，俱都会意，这才将闵大少寨主搀扶到寨外，上了车辆。老道与和尚在车前，蒋五爷、叶伯沅在车后，孟金龙与李四爷跨辕，保护着差事走下去了。

萧银龙回归大厅，将保护差事之事，报告胜三爷，胜爷问道：“谁保护秦尤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黄三哥、贾明，再有您跟随，那还有失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不回镖局子啦，我这几天精神不好。我看刘士英是个朋友，我打算在碧霞山养几天病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去交差，那能行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银龙你好胆小，小老鼠的本领跟咱们相仿，咱们六个人还跑的了了他？我有巧妙的招儿，神鬼莫测，就把他弄到江苏交差即完啦。胜三大爷，你养养精神吧，秦尤若是跑了，我打盗灯的官司。”贾明又叫道：“刘寨主！我三大爷待人如何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情高义重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们还没吃饭呢，怎办？”刘士英说道：“只顾别的啦，倒将此事忘了。”遂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告诉大厨房，聚义厅上预备酒席。”调开桌案，工夫不大，酒席摆好，大家入座。傻英雄抢吃抢喝，傻英雄冒坏，叫道：“萧银龙，你看着，解秦尤走的时候，准能叫神鬼莫测，平安解到江苏按院衙门。”吃喝已毕，傻英雄叫道：“刘寨主，请您打发喽卒领着我，到山内找点东西。”刘士英遂打发喽卒，带领贾明到山内，用什么物件随便取。喽卒遂带领贾明到山内，问贾明要用什么物件？贾明道：“要一个麻袋，一把镰刀，藤子筐一个，一条棉被，毛蓝裤褂一身，破鞋破袜子各一双。”喽卒俱都备齐，同贾明到聚义厅，放在就地。贾明叫道：“香五！你帮个忙吧。”香五走到贾明近前，金头虎打腰间取出两个小瓶，一瓶红药面，一瓶白药面，先倒在手掌上一点白药面，叫道：“香五你闻点。”杨香五不闻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先闻点你看看，我还能给你当上吗？”杨香五闻了点白药面，金头虎又倒了点红药面，在掌心托着，来到秦尤跟前，向秦尤面门上一吹，秦尤打了一个冷战，昏迷不醒。胜爷问道：“明儿，那是何物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这是迷魂药。”胜爷问道：“这是由何处得来的？”贾明遂将萧玉台张茂龙定亲，袁龙改邪归正，得着女贼两瓶药的来历说了一遍。胜爷捻银髯微笑说道：“明儿，日后可不许用此物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由这儿到江苏我就将这两瓶药用完啦，咱爷们还能做伤天害理之事吗？”杨香五帮着贾明，将破竹筐给秦尤套在头上，杨香五提着口袋，贾明将秦尤装在口袋之内，头朝下，将口袋嘴一系，用小蓝被又将口袋一卷，将口袋底用刀扎了几个窟窿，用绳子打成行李卷的样子，破镰刀别在铺盖卷上，傻小子将破蓝布服一穿，换好了破鞋破袜子，用破手巾一包冲天杵。大家一看，金头虎打扮的真像作工的模样，大众一阵大笑。贾明说道：“银龙、香五在前，三太、茂龙、李煜等在后，我在当中，咱们走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们要多加小心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跑了小老鼠，我

打官司。”书中代言，此时差事车已经走出三四十里地去了，金头虎扛起秦尤，胜爷送出山口，小弟兄们遂走下去了，出离山口十余里地，细雨纷纷，傻英雄扛着秦尤，自以为乐呢。

不表小弟兄们路上之事，再表胜爷与刘士英二人在碧霞山聚义厅上，重整酒席，吃酒谈心，二人话到投机处，恨相见之晚。胜爷问刘士英后事怎样办理，刘士英对胜爷答道：“小弟将山一散，回归原籍为民去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在下也是这样主意。刘贤弟回家纳享清福，承欢有人；愚兄已万事灰心，誓不出世了。”刘士英又说道：“胜老明公，我有一言，不知老恩公肯应否？”胜爷答道：“有事请讲，愚兄所能之事，无不允许。”刘士英说道：“我有心与老明公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老明公以为如何？”胜爷笑道：“正合愚兄之意。”书要简断，二人在聚义厅上结为金兰之好，又将胜爷请到内寨，见了刘家两个儿妇及刘氏，刘家四少又与盟伯见过了礼。胜爷仍回到聚义厅，叫道：“贤弟！你将文房四宝取来，我写一封信，遣人送到镖局子。”书中代言，胜爷信中言说在路上遇见家中人，有要事回家去了。镖局之事，大家伙着儿作买卖。书信打发刘金祥送往江苏镖局去了，胜爷也起身回家，刘士英赠路费，兄弟二人洒泪而别。

不表胜爷回奔郑州原籍，刘士英从此携眷回归江苏省陆台县大刘村去了。闵士琼父子相逢骨肉团圆，大少寨主解到江苏院衙，由钦差大人讯毕，带上刑具，入囚车解往北京去了，北京之事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钦差堂谕下，派人到萧金台拆五方飞蛇楼，没收萧金台山内赃物，镖行人早报告钦差大人，华清泉入阵未回之事，拆阵之时，将毕清泉尸体拆出。官人与华家镇送信，智龙、智虎弟兄二人，将伊父尸骨敛回，得回折铁宝刀，后来由钦差保奏华清泉为公殒命，蒙圣上封为毅勇公，并赏恤银千两。

单言金头虎扛着秦尤，在路上行走，这日细雨纷纷，点点入地，道路泥泞，萧银龙问道：“夜晚怎办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夜晚住店，也不用吹药，给他点饭吃，他要喊，我就打他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可扛着吧，你出的主意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谁不知道恨地无环铁霸王？”金头虎到一个时辰，金头虎闻一回解药，打口袋底下吹一回迷魂药。走到一个小镇店，打尖吃茶，休息一会，再起程赶路。走到天黑，前面一片树林，细雨下的较前更大啦，望前没有镇店，众人遂走入树林蔽雨。金头虎将秦尤向地下一扔，萧金龙说道：“该吹药啦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想别吹啦，咱们打开铺盖卷，将小老鼠放了吧，净叫我一人扛着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当着三大爷承认来的，别人谁扛的了呢？你不要着急，咱们慢点走。”说道话，打了一个闪，萧金龙见前面似乎有一片小树林，大众以为是村庄，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先奔前面那个庄村，如果没有店，咱们先借庄家人的房子暂住一夜歇息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那好办，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。”贾明遂扛起秦尤，奔小树林而来。来到近前借闪光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古庙，贾明叫开庙门，众人进庙。这一入庙，众人身罹大难，秦尤遇救。

且说众人来到古庙门前，金头虎敲门，叫道：“小子，开门来！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不是装老赶吗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忘啦。”就听里面说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何人叫门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怎么水月庵是女庙？”里面答道：“我们水月庵不留男子住夜。”三太说道：“师傅，您行个方便吧，我们赶路被雨淋啦。”里面的女僧，将角门开放，黄三太等进了角门。一看那女僧是带发修行，那女僧说道：“我们庙内，俱是女僧，你们男子住在庙内，多

不方便。”黄三太答道：“我们在佛殿借宿一夜，明日多给香资，求师傅多多方便吧。”萧银龙留神观看道姑，蓝布袍大领，微露紫色的兜肚嘴，萧银龙心中暗道：“大概不是好庙。”书中代言，萧银龙虽然猜对啦，他这们一大意，也上了当啦。黄三太又对道姑说道：“求大师傅行个方便吧，您看外面细雨纷纷，我们如何赶路？”那女道姑说道：“我也不敢作主，待我报告我们老师傅。”语毕，翻身够奔西厢房，黄三太等已进佛殿。工夫不大，来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小道姑，打着灯笼，来到佛殿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们老师傅说啦，大殿中是佛堂净地，东面有两间客堂，你们就在客堂内休息一夜吧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明日我们多给香资。”小道姑将众人领到客堂之内，这两间客堂是通连着，并没糊顶棚，当中有一条通山的大柁，顶棚是柳条耙子。众人到屋中一看，当中放着一个破八仙桌子，有一盏半灭不灭的残烛，靠北面有一张大木床，足睡七八个人。小道姑将众人领到屋中，翻身出去，够奔角门，将门闩上好，门旁有块青石，约有一百多斤，就见那小道姑，一哈腰将石头顶在门上。萧银龙心中暗道：“一个十七八岁的道姑，好大的手把劲。”此时就听外面一声弥陀佛，竹帘起处，进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尼姑，手执拂尘，说道：“众位施主冒雨前来，但不知由何处至此？”三太随应道：“我们由打武昌府而来。”老尼姑问道：“这位施主贵姓？”黄三太答道：“在下姓黄。”老尼姑念了一声：“弥陀佛。原来是黄施主。”又指张茂龙问道：“这位施主贵姓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在下姓张，排行在七。”老尼姑又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书要简断，老尼姑将众人俱都问完，金头虎说道：“老师傅，我们渴了怎么办？”老尼姑答道：“已经给列位施主烧茶呢，一会儿就来。”工夫不大，由外面进来一位道婆，端着一个铜茶盘，提着一个蓝桶子磁壶，茶盘中放着七个大茶杯，放在八仙桌上。老尼姑说道：“列位施主，大概没吃饭呢？”黄爷答道：“不错，还求老师傅慈悲。”尼姑说道：“我这庙中可没有吃的，给列位施主烙饼咸菜，不知列位施主能用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白米白面焉有不能用之理？望求老师傅慈悲吧。”尼姑念了一声：“弥陀佛。”叫道：“徒儿，给众位烙饼去！”说着话，老尼姑满了二盏茶，让众人喝茶。金头虎说道：“主不食，客不饮。”老尼姑笑道：“这位施主还客气呢？”老尼姑遂端起碗来喝了几口，又提起壶来向碗内斟茶。金头虎抢吃抢喝，一连气喝了三大碗；黄三太等，有喝了一碗的，有喝了两碗的，惟独银龙不喝。老尼姑让之再三，萧银龙一想：“老尼姑先喝了一碗啦，大概也没有妨害。”思想至此，端起茶碗喝了半碗。此时金头虎喊道：“不好！怎么天翻地转？我要归位。”这个位字还没说出口来，就栽倒尘埃。黄三太等也俱都爬伏桌上，萧银龙喝了半碗茶，药力还没行开，一看不好，一扬手，茶碗奔道姑砍去，老道姑一闪身躯，哈哈一笑。萧银龙纵到板床前打小包袱，要取宝马平安散，老尼姑说道：“小冤家哪里走？”伸手掷出一物，照定银龙头上抛去，萧银龙就觉一阵清香，头昏眼花，翻身栽倒。老尼姑将迷魂帕拾起，叫道：“姑娘进来吧，活儿做成啦。看看仇人是不是？若不是仇人，也不必害他们。”外面答应一声，进来两个人，一个是袁豹之妻，一个是台湾省装圣母娘娘的尹凤霞。进到屋中一看，遂说道：“可不是这群东西是谁的？这个梳冲天杵的小子，害的我好苦，我在台湾费了多少心血，造盖的桃杏林，俱被这些东西们给焚烧了。”袁王氏说道：“我之丈夫袁豹，也是被这一群东西所害。这一群东西们就得千刀万剐，才解我心头之恨。”老道姑说道：“这个梳冲天杵的必有金钟罩，先把他捆上，将他用药解过来，用石

灰把他的眼揉了，然后放他的血。”小道姑过来用绳子将贾明四马倒攢蹄捆住，解药向脸上一吹，金头虎打了一个喷嚏缓醒过来。抬头一看，黄三太等俱都爬伏桌子，也有倒在地下的，昏迷不醒，自己被捆，不能动转。傻小子道：“这回可干啦。”向袁王氏问道：“你不是萧玉台的袁寡妇吗？你要嫁人，咱俩商量商量。”袁王氏唾了贾明一口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道姑去取石灰去，揉他的眼睛。”此时老道姑就见板床麻袋蠕动，老道姑用手一摸，里面很是软和，解开袋口嘴向外一倒，原来是一个人，头上罩着破藤子筐。将绳子解开，摘下藤筐，袁王氏一看，原来是秦尤。袁王氏“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不是秦寨主吗？”秦尤说道：“娘子何以认识我？”袁王氏笑道：“您不认识我啦？张寨主在萧玉台将您领到后寨，您没有进去就走啦。我就是袁豹之妻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原来是嫂夫人，小弟眼拙，望祈海涵。”袁王氏说道：“一家人不必客气。”袁王氏叫道：“老师傅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这就是盗万寿灯的秦寨主。”老尼姑念了一声：“弥陀佛，秦寨主为什么落得这般光景？”秦尤打了一个唉声，遂将碧霞山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小道姑已将石灰取来，秦尤一揪贾明的冲天杵小辫，女贼袁王氏拿起石灰，奔贾明而来。贾明一看不好，大声喊道：“救人哪！女和尚要害人！”女贼笑道：“你喊也白喊，我们这庙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。”

正在此时，就见打房梁上噗咚落下一物，犹如棉花团儿一般，大声叫道：“女贼休要害我长子，贾斌久来也！”秦尤吓的撒手就跑，女贼方要动手，被贾七爷一脚踢倒。秦尤蹿至外面，叫道：“师傅快跑，贾矧子来了！咱们众人不是他的敌手。”女淫贼遂蹿到外面，贾明一看自己天伦赶到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这群东西，也不知道我们爷们的厉害，一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列位，贾七爷怎么来到此处呢？自萧金台散后，贾七爷追拿五个要犯，各处访察并无下落，贾七爷独自一人，无精打采，遂回到镖局子。来到镖局子一看，众人都未归局，贾七爷遂问蹉子手，拿贼之人，何以俱都未回来？蹉子手遂将碧霞山胜爷遇难之事，告诉了贾七爷，贾七爷痛哭一场，赶奔杭州碧霞山，要给胜爷报仇雪恨。贾七爷到了杭州碧霞山山口，就见喽卒们三三五五，扛着行李下山。贾七爷上前问道：“你们这是何往？”喽卒们答道：“我们回家为民去了。”贾七爷说道：“何以俱都回家？”喽卒答道：“我们老寨主散了山啦。”贾七爷问道：“何以散山？”喽卒就将二英结拜之事说了一遍，贾七爷问道：“胜三爷在鹰愁涧丧命，怎么又与刘士英结拜呢？”喽卒又将胜英遇救之事，根本源流说了一遍，贾七爷半信半疑。又见喽卒们有离山的，贾七爷又上前再问，喽卒们异口同音，俱都是这样说话，贾七爷这才放心。贾七爷心中暗想：“如此我就不必进山，我何必雨后送伞呢？我与胜三哥不是那样交情。”贾七爷遂又回奔镖局。贾七爷也走到那片大树林子，进树林蔽雨，贾七爷见天气细雨纷纷，大一阵小一阵的下，可巧眼前有一棵枯树，贾七爷奔枯树前一看，这棵枯树当中有一个大窟窿，贾七爷遂钻入树窟窿。正在避雨之际，就听傻小子喊：“累死我啦，咱把小老鼠放了吧，我扛不了啦。”众人俱都说：“贾爷力劈梅花鹿，打死土豹，名满天下的英雄，还扛不了一个耗子吗？”众人俱都捧小傻子，惟有黄三太不语。贾七爷心中暗道：“除去黄三太不捧小傻子，大家都捧我们傻孩子，给我们傻孩子亏吃。”此时雨是愈下愈大，借闪光看见前面有一片小树林，大众欲奔小树林，贾七爷闻听，说道：“我先给这几个孩子打头路去。”贾七爷遂打树窟窿里钻出来，先够奔小树林，来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古庙。贾七爷奔有灯光的屋子一

看，那面有几个尼姑，说说笑笑，言语秽褻，不堪入耳。贾七爷暗道：“这七个孩子必得上当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外面已经叫门啦。袁王氏一声声说道：“仇人来啦。”打发小尼姑开门，回来一问，果然是镖行的人。贾七爷先隐在大殿佛龕后头，又听见他们要在客屋休息，贾七爷遂先到客屋，一看梁上足可容人，贾七爷遂纵上大梁。就见老尼姑给众人沏茶，七爷以为迷魂药必下在酒饭中，因为老尼姑先端起碗来喝了半碗，哪知老尼姑嘴内含着解药呢。将众人迷过去之时，七爷仍然看其究竟，后来打麻袋之时，贾七爷本欲动手，贾七爷又动了恻隐之心，想起秦八爷只此一子，秦八嫂年青守寡，倘若秦尤打了官司，秦氏香烟断绝，故此七爷未忍下来动手。彼时要揉金头虎之眼，七爷这才纵下大梁，一脚将袁王氏踹倒，救了金头虎。秦尤跑到外面，老尼姑露了亮银方便铲，袁王氏、尹凤霞亮宝剑，两个小道姑亮柳叶刀。秦尤趁乱找了一把单刀，翻箱倒篋，偷了点散碎银子。书中代言，秦尤此时心中并无欲念，打算无论报的了仇报不了仇，回奔太仓州，侍奉老娘。閒文少叙，且说秦尤提着单刀，来到佛殿前说道：“贾矧子当门而立，咱们不是他的对手。八大名山都被他破了，您这一个水月庵，还能抗的了吗？莫若咱们逃走吧。”尹凤霞说道：“就这么走？没有那个便宜。便叫他们大家搬柴禾围了客堂，贾矧子不出来，咱们烧这群东西吧。”列位，贾七爷此时要出来动手，屋中六个少年的英雄必然烧死。贾明说道：“爸爸，您将我放开，咱爷们就行啦。”贾七爷闻听，伸手解贾明的绑绳，贾七爷方一伸手，老尼姑一扬手，噗嗤一声，一物直奔贾七爷而来，贾七爷向旁一纵，纵出五七尺远，此物正落在贾明头上，又将贾明薰过去了。贾七爷仍然纵到门前，当门掌剑而立，净看着小道姑与秦尤等搬运柴禾。贾七爷正在焦灼万状之时，就听客堂后窗户有人喊道：“贾矧子，不要着急，我来啦，你先出去拿贼，我保护着这六个小王八羔子。”语毕，踹开客堂的后窗户，端着一大盆凉水，进了客堂道：“我先浇浇这群小王八羔子。萧银龙小鬼子，这回这么输了眼啦？先浇黄三太吧。”双手捧凉水向黄三太头上拍了几下，黄三太苏醒过来。大义士陆续将六个人俱都救过来，六个人擦了擦脸上的水，打包袱亮兵刃，出客门帮助贾七拿贼。

书中暗表，碧霞山胜三爷气走三义友，大义士与二义士并未同行，大义士打算奔苏州，出离了碧霞山先找了一片树林子，在树林内休息，方躺下便昏昏睡去，因为这几日劳乏，困倦之极。睡的正甜之际，小雨纷纷下降，将大义士惊醒，大义士打开小包袱，拿出雨衣，将皮袄马褂罩上，奔大道走下来了。事逢恰巧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，来到这座水月庵，大义士遂跃墙而过，进了佛殿，在偏边的泥像后头睡了。贾七爷进佛殿的时候，是在正座的佛像后头，等候这一干小英雄，故此与大义士没遇见，等到院中人声嘈杂，将大义士惊醒，大义士出来一看，小道姑与秦尤正在搬运柴草，要焚烧客堂，贾七爷正在狼狈之际。大义士遂端了一盆凉水，绕到客堂后面，踹开后窗户救了六位小英雄。贾七爷与小弟兄这一拿贼，秦尤听蛮子一喊，他就纵过西大墙逃走，老尼姑、尹凤霞、袁王氏等，一见蛮子将众人救醒，也俱都逃走。黄三太埋怨贾明说道：“这都是你出的主意，若用车送好不好？你偏要扛着他。咱们怎样回镖局子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三哥别着急，我拿不住秦尤，一辈子我也不回镖局子，混黑了算一天。你们都不担罪名，我担着罪名呢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要拿秦尤非萧银龙与香五不可。其余众人，到太仓时，就是见着秦尤，秦八奶奶一央求，谁也下不去手捉他。咱们用涸水拿鱼之法，三面

追赶这小王八羔子。叫他们六个人奔西北太仓州，我与贾矧子从偏面追。”大家商议已毕，就要起身，萧银龙说道：“且慢，这座水月庵留他何用？道姑等再回来，仍旧是他们栖止之所，还不给他烧了。”萧银龙遂取了火种，将一座水月庵，霎时化为灰烬，众人这才追下秦尤去了。

这日弟兄六人追到苏州府，有一座镇店，名叫榆林镇。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我饿了，咱们进店打尖吧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咱们就镇店打尖。”方一进镇店之时，有一座酒馆，屋中冷冷清清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是倒霉的买卖，咱们不进去吃去。”众人遂又向前走，抬头观看，有一座福云居，屋中高朋满座，众人遂进了福云居。金头虎问跑堂的道：“你们这个店怎么这样热闹呢？”跑堂答道：“我们这个店吃食贱，别人家大饼，每斤五十六文，我们这座店五十四文一斤。”杨香五低声对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是黑店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不信，今天咱们要住在这里就知道啦。”金头虎也不便再向下问了，遂叫道：“跑堂的，你们这座店有雅座没有？”跑堂答道：“有雅座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们在雅座吃去。”跑堂的将金头虎等领到一座凉亭，众人进亭子一看，有一块黑地金字的匾，上书“碧月亭”三字，亭子四周奇花异草，松林茂密，清风习习，百鸟声喧，悦目娱情，好一个清静所在。跑堂的将茶沏来，金头虎不喝，要了六壶梅汤，不大的工夫，就将梅汤喝完啦。金头虎问道：“上等酒席多少钱一桌？”跑堂的答道：“上等的宴菜十二两，中等八两，下等的六两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给我们来一桌上等宴菜。多加宴菜，以外多给酒钱。”书中代言，水月庵贼人的银子，小弟兄们俱都不要，惟有金头虎装了一兜囊，故此傻小子仗义疏财，请大众吃宴菜席。工夫不大，酒席摆好，大家一吃，还是做的真好，贾明正在抢吃抢喝之际，就听翠竹林中唰啦一声响，纵出一人，口中说道：“这群东西，他们上这儿过年来啦？他们吃过好东西吗？我听说要把南七省的绿林道，一体肃清，害完了人家老子了，又要害人家儿子。这群东西们良心何在？穷保镖的，臭保镖的，张嘴就敢说大话。昔孔仲尼与柳下惠相善，柳下惠之弟名盗跖，坐地分赃，有一日孔仲尼劝盗跖，不叫盗跖坐地分赃，盗跖说：‘我坐地分赃，偷富济贫；您周游列国，净吃人家，’盗跖将孔仲尼问的闭口无言。就凭臭保镖的也要说平了绿林道？绿林道有的是好朋友。我听说什么赛北观音萧银龙，浙江绍兴府黄三太，别不要脸啦，小太爷说的就是这群东西。小二哥，小太爷在这儿骂街，他们掩耳盗铃装听不见。”金头虎站起身躯，奔这个说闲话的少年背后而去，来到跟前，左手一捋人家的壮帽，右手奔人家左手捋去。书中代言，这位少年左手带着一个搬指，是翡翠的，金头虎是犯财迷，要捋人家的搬指，太阳平西的时候，日光的影儿正照金头虎，人家向头上一按贾明的腕子，就着贾明的力量，向前一拉，由头上将贾明捋过来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仰倒就地。贾明爬起来，就踢人家，人家一按贾明的腕子捋住，向后一带，贾明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杨香五一看贾明吃亏，过去动手，三五个回合，被人家摔了一个筋斗。杨香五跑到亭子当中解小包袱亮匕首刀，金头虎亮一字杆，黄三太等也俱都亮出兵器。惟有萧银龙不亮兵器，遂说道：“大众且慢，待我问他几句，再动手不迟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朋友！我就是赛北观音萧银龙。阁下受了谁的主使？我们害了谁的大人？又要害谁的后人？你姓字名谁？你也说出来。在下姓萧叫萧银龙，大闹莲花湖，萧金台下过帖，准有名有姓。你说说你的名姓。”只见这少年脸上一红说道：“你不用口出大言，这时小太爷也不告诉你所以然。今晚小太

爷在福盛店等候你们，福盛店有一个大院，我在那里等候你们。你们要赢了小太爷十三节亮银鞭，我就将你们找的那个人交给你们；如果你们不是小太爷的敌手，小太爷必然将你们的首级捎走几个。”语毕，即进竹林，踪迹不见。

三太等吃完了饭，给了饭钱，奔福盛店而来。来到福盛店，直入里面住店，店小二将众人让到北跨院上房，三太拿出镖旗，叫店小插在门前，店小二看是胜爷的镖旗，异常恭敬，说道：“众位达官，用什么酒饭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在上站遇见朋友，已经吃过饭啦，我们不吃饭，多给酒钱，我们还不定住几日呢。还有一件，北跨院这七间房我们包啦，夜间我们哥几个要练武术，声音要大点，你们不要惊恐。”各人喝了点水，天光已黑，掌上灯光，静候小英雄。等到二更来天，将灯熄灭，工夫不大，就听房上的瓦吡啻一声，碎了一块，这叫踏瓦问路。萧银龙说道：“我们先去答话。”萧银龙出了上房屋，向西房上一看，问道：“小儿来了吗？”房上答道：“小太爷来啦。”此时黄三太等也俱都来，惟不见金头虎。小英雄在房上问道：“那个梳冲天杵的小子呢？”就听屋中答道：“那小子走啦。”书中代言，贾明钻床底下去啦。这位少年打房上下来，叫道：“萧银龙！你是单打独斗，还是你们五个人一齐上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与你一个无名氏，还用齐上？少侠客与你单打独斗。”语毕，二人插拳动手，打在一处，犹如两个蝴蝶打在一堆，一个是一身蓝，一个是一身白。二人打了四十余个回合，少年说道：“萧银龙，你真受过萧三侠传授，咱俩过过兵刃吧。”少年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银龙撒背后判官双笔，二人过兵刃战了三十余回合，仍然不分胜负。少年虚点一鞭道：“好笔法。咱们再过过暗器如何？”银龙说道：“过暗器有何不可？”银龙将判官笔插于背后，由兜囊中，取出毒药叉，皮套带在手腕之上，扬手打叉，打了三十余叉，少年俱都躲闪开了。那少年说道：“萧银龙，你打了三十余叉啦，还不收回，难道说打一夜的叉吗？你站稳了，也该少爷打你啦。”萧银龙取回毒药叉，说道：“好好，你就发暗器吧。”此时风吹浮云散，皓月当空，就见少年由兜囊中掏物件。可是有一样儿，少年的手是雪白，这一掏暗器，手的颜色变成红的啦，就是三太等俱都没看出来。二人相隔一丈余远，就听少年说道：“萧银龙留神！”叭叭两声，打出两物，如弹丸大小，直放光，萧银龙两闪，俱都落在就地。少年一反手腕，又打出两只暗器打来。书中代言，先打的是两井穴，后打的是两肩两腿，萧银龙向上一纵，躲过去了。萧银龙双足方一沾地，说道：“你也没有打着我呀。”一句话尚未说完，少年说道：“还有一个。”奔脚迎面骨汀去。银龙脚一方沾地，焉能躲闲的开？噗哧一声，银龙中了暗器，就觉着右腿火热。再看穿蓝的英雄，拧身形上房，黄三太大众就要跟踪追赶，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且慢！小弟身带重伤。”黄三太等这才搀起银龙奔上房屋中。此时就听房上有人说话：“小辈们不来追赶是便宜，今晚小太爷本当结果萧银龙的性命，皆因为此时他心中明白，我不忍动手，明天夜晚小太爷来取萧银龙的首级。”黄三太等此时一看银龙面目改色，就知银龙受伤甚重，也无暇答话，少年语毕，蹿房越脊走去。

金头虎将店小二叫来，说道：“我们受了伤啦，你给打点白开水来，好给受伤人吃药。”店小二将白开水提来，黄三太与银龙将靴子脱去，就见迎面骨上有五个针眼滴出紫血，黄三太用捏子将针尖拔出，取出胜家五福化毒散，用白开水化开，与银龙吃了。工夫不大，银龙将药吐出，用药如石投水，

黄三太等束手无策，萧银龙昏迷不醒。贾明到院中，将那少年打出之物，用镊子挟到茶碗之中，端到房中。书中代言，少年打出来五个，金头虎只寻着三个，丢了两枚。大众观看，俱都不识此物。店中伙计担惊害怕，三太说道：“店家你们不必害怕，我们住店给店钱，没有你们的事。”三太将店家打发出，问银龙道：“贤弟你有什么话，就此口尚能言，与为兄说说，日后见了我萧三叔，好与兄弟代达。”银龙说道：“黄三哥，咱弟兄不想中途相别。相见恨晚，何永诀之早也！弟之伤万无痊愈之理，就请兄买一口上等寿木，多买潮脑，将弟尸体培上，回家之时，也好叫我父见我一面。”语毕，泪如雨下，黄三太呜咽而泣。此时金头虎叫店小二把文房四宝取来，用镊子挟着暗器，沾上墨向纸上一上印，一看好似梅花，又似蒺藜，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没听胜三爷说过吗？四大镖头，东路镖头石俊山，西路镖头钱士忠，北路镖头胜三大爷，南路镖头南侠老王灵。西路镖头钱士忠，祖居江苏钱家堡，有一宗暗器，钱家门上独传，名为药喂毒蒺藜。你们看此物，形象与蒺藜相仿，这必是钱家门上的人，受了秦尤的蛊惑，前来与咱镖行为仇作对。红旗李煜，你看守银龙，我们前去请钱老头去。”

黄三太闻听贾明之言，颇近情理。问了店家钱家堡去的路径，四人起身奔钱家堡。东方发晓时起身，天到晌午，到了钱家堡。进村口一打听钱宅，没有不知道。到了钱宅大门口，将来意报告守门的家人，家人回禀进去，钱士忠迎接出来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等，三人都以叔父呼之，贾明以伯父呼之。钱爷将众人让到书房，金头虎问道：“钱大爷，你跟前有几位令郎公子？”钱士忠答道：“有两个犬子，大的叫钱大成，蠢笨不堪，二的叫刘云。”贾明问道：“怎么您的儿子叫刘云呢？”钱爷说道：“乃是螟蛉义子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是豹子眼、蓝布衣服、俊品人物不是？”钱士忠答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你们哥儿四个莫非来找他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倒不是找他，找管他的那个人来啦。现在太仓州的飞老鼠秦尤，夜入皇宫内院盗取当今万岁珍珠灯，你老人家知道吗？”钱爷答道：“我倒有个耳闻，胜三爷的原办。现在拿住贼人没有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将帮凶已经拿着啦，正凶也拿着啦，在半路之中，被贼人劫去。此贼逃走，不知怎样与令郎相识，我们哥儿六个追贼，追到苏州府榆林镇，在福云居打尖，也不知何故，令郎出面来骂街，我一跟他动手，他将我摔了两个筋斗。当时定的约会，夜晚在福盛店北跨院比武，我萧三大爷的儿子小龙先跟他动手，先过拳，后过兵器，俱都未分胜负。最后过暗器，刘云打出五个暗器来，最后一个中在小龙脚面骨之上，现在小龙昏迷不醒，有性命之忧。我们一看那宗暗器，好像药喂毒蒺藜，皆因为常听我胜三大爷讲说过，西路镖头是老一辈，有一种家传暗器，名叫药喂毒蒺藜，我想刘云既是您的干儿子，那药喂毒蒺藜必然是你老人家传授的。我萧三大爷，只有萧银龙一块骨血，眼看着就有性命之忧，你老人家怎么办吧？还有一节，秦尤大罪弥天，他现在与秦尤集会在一处，久后秦尤若是犯了官司，刘云就是刚罪，赶巧了官家要一追问刘云的家乡住处，连你老人家都得受连累。”老头子闻听气的面目改色，大声叫道：“好一个刘云小冤家！我将你放在跟前，待如亲生孩子一样，老夫将家传绝艺俱都传授于汝，实指望你将来认祖归宗，光大门楣，老夫也不枉费一片苦心。如今你惹下了塌天大祸，又用药喂毒蒺藜打了你萧三大爷之子。那萧三爷年过花甲，只此一子，倘若有差错，老夫何以见萧三侠？”语时咬牙切齿，恨不食刘云之肉。贾明道：“您老别生气，您赶紧给小龙将伤治好了是正事；若一到了晚晌，小龙必有

性命之忧。刘云临走之时，口出大言，他说夜晚去取小龙的首级呢。”老头子说道：“好冤家，他今晚不去便罢，他若是去了，老夫必然将他狗腿砸折，养他残废之人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是治完了伤，还要拿他吗？你老人家不带家伙，用什么拿他？他既与贼人结交，他还讲天地君亲师五伦吗？他要与你反目，他要用药喂蒺藜伤你老人家呢？”老头子说道：“我是老糊涂了，若不是老侄你想着，我倒忘记了。”遂由墙上摘下朴刀，带好暗器，由钱家堡起身，够奔榆林镇。五十多里地，在路上紧行，天到未初时，赶到榆林镇福盛店。

众人跨进了北院房屋中，一看银龙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李煜哭的眼泡都肿啦。钱士忠顾不的拂尘净面，先将五福化毒散取出来，用撮子将蒺藜刺儿挟出来，五福化毒散敷在伤口之上，又将解毒丸用黄酒化开，将萧银龙的牙用筷子撬开，灌下化毒丸。约有一个时辰，药力行开，就听萧银龙腹内雷鸣，工夫不大，下泻了几次，通身出了一身臭汗，萧银龙心中这才明白，口也能言语啦。黄三太给萧银龙与钱士忠介绍完毕，银龙要起来给老头子磕头，钱爷拦阻，恐怕银龙伤口震动，贾明这才叫店小二打净面水沏茶。众人净面吃茶已毕，店小二擦抹桌案，摆上酒席。众人用饭已毕，天到定更时分，贾明说道：“钱大爷，刘云昨天临走的时候说的明白，今晚二更天来取萧银龙的首级。他若来的时候，你老人家可先别露面，你老要是一露面，他就跑啦。必得我先出去将他稳住了，然后你老人家再出去，冷不防就将他捉住了。您看此计如何？”钱大爷说道：“只要别叫他跑了就行。”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看着吧，准不能放他跑了。”大众商议已毕，也就到二更来天时，又待了一会儿，金头虎将屋中灯烛熄灭，说道：“刘云快来啦，他要若是来了的时候，我跟他答话，你们全都别言语。钱大爷您听见我一喊：‘老义士请出来捉贼啦！’你老人家就蹿出去。他一看见您，他必然跑，您可别放了他。”钱士忠说道：“他要叫我看见他的影儿，他便跑不了。”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就听西房上有脚踏瓦破的声音，紧跟着说道：“黄三太听真，小太爷言而有信，前来取萧银龙的首级来啦。昨天萧银龙明白之时，小太爷不忍的下其毒手，你们要打算动手，就全出来跟小太爷较量较量。”金头虎大声喊道：“现有黑驴寨贾柳村恨地无环铁霸王在此，还能一齐动手？小子，你要是朋友，你可别跑。”刘云在外面一听，金头虎口出大言，刘云不由的火儿更大，遂说道：“小太爷踢你两个筋斗，你还敢口出大言？你是败兵之将，你要敢出来，小太爷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傻小子贾明由屋里出来，撒出一字杆，向西房上点手叫道：“小子，你下来受死吧！”刘云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飘身下了西厢房，直奔贾明跟前。贾明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先别忙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完了，咱们再动手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好好好，你有话简直快说，别耍顽嘴啦，你要再耍顽嘴，小太爷这就摔你。你昨天连着挨了两下子摔，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；今天你是真魂来了，怎么精神这么大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昨天我是喝多啦，今天我没喝酒。咱俩是君子战，是小人战？”刘云问道：“君子战怎样，小人战怎样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若是君子战，咱俩人一刀一枪；若是小人战，我们就以人多胜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随你之便，要怎样便怎样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若是以多为胜，将你拿着也不算露脸，还是咱们两个人君子战，我在地下画一个圈，咱俩人谁要一出圈，谁就是孙子，那就算输啦。”刘云答道：“任你自择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就是这么办。”语毕，用一字杆在地下画了有一间屋子大一个圈儿，贾明说：“咱俩在圈里

比赛，谁要一出圈，谁就不是好朋友。”刘云答道：“小太爷要出了圈，不但算输啦，萧银龙的伤，小太爷是包治管好，并且将你们要的那个人交给你们。你要是出了圈，小太爷必然捎着你们几颗脑袋走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好吧，咱就是这么办。你在北面，我在南面，因为你是宾，我是主，必将上首让给你。”刘云不知是计，就站在了北面，背对着北上房的外屋门。方要动手，贾明又说道：“先别忙，咱们得找一个公正人看着，就咱俩人，谁要出了圈不认账，那有什么凭据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叫谁来作公正人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有一个老家人，也不会武术，他是年高有德，叫他出来看看。我的老家人名字可有点不好听，名字叫老鸡屎。我将老鸡屎喊出来，叫他给咱们两个人作公正人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你别耍口烦啦，你上招吧。”贾明一举一字镗铁杵，照定刘云头上便打，刘云向旁边一闪，贾明说道：“老义士请出来观阵吧，我们动上手啦！”钱爷并不答言，由上房屋中燕子抄水式纵身形，纵到刘云背后，刘云回头一看，正是自己义父钱士忠到啦。贾明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要出圈，你就不是英雄啦，你便是狗熊！”

书中代言，小侠客刘云，自幼与钱士忠练武术，钱士忠爱如掌上明珠，与亲生之子一样看待，将家传绝艺，俱都传授小侠客刘云。刘云由打五岁时整整跟钱士忠学练九年的工夫，昼夜不息，这九年的工夫，就是十八年艺业。今年刘云一十四岁，忽于五六月间，与匪人交往，劫船劫客，胆大包天，无所不为。事被钱爷侦知，夜间将刘云吊在马棚之内，用打马的藤条，浑身上下抽的身无完肤，只抽的奄奄一息。钱爷对刘云说道：“刘云，你是我螟蛉义子；你若是亲生之子，我非将你废了不可。你今年方十四岁，便这样大胆，结交匪人，要是再待几年，你还不进去皇宫内院里去偷吗？我实指望你长大成人，认祖归宗，光大你刘氏门楣，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，不想你乃宦门之后，不但不知自重，甘入下流，叫老夫枉费心机。今天老夫打你，是管教你往正道去走，你若从此改过，你还是我义子；你若是置若罔闻，仍然为非作歹，以后你遭官司，千万别提我是你的义父，也别提是跟老夫学的本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义父，你老人家将孩儿释放了，从此我永远不敢为非了。我若再为非作歹，你老人家将孩儿打死，孩儿也不怨你老人家。”但是钱爷怒犹不息，打骂的藤条，仍然击打，老太太出来解劝，不但不成，钱爷打了老太太好几下子。正在此时，就听大门外有人叫门的声音，家人将门开开一看，正是钱爷莫逆的朋友，秦家峪的人氏，姓秦双名格良。此人也是镖行出身，与钱爷是过命的交情，与胜爷也是联盟弟兄，秦家独门的传授，手使一对十三节亮银鞭。秦爷走进大门，问家人道：“钱大爷在家吗？”家人说道：“在家呢。您半夜来此，有什么要紧事吗？”秦爷说道：“倒没有什么事。皆因为我今天给朋友家贺喜去啦，本意住在那里，我一看人客住的很多，不便休息，所以上这里来啦。也不必告诉钱大爷啦，我就住在书房，明天天一亮我就走，我家中还有事呢。”家人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来的巧啦，现在有一件事情，非你老人家了不了此事。小少爷刘云现在在外面结交巨匪，偷盗抢夺无所不为，被老头子知道了。今天少爷家来啦，老头子问他上那里去了好几天，他还跟老头子装好人呢，他说了些支吾搪塞的话，老头问他，他是满不认账，将老头子气火啦，将少爷吊在马棚里，打了有两个时辰，老太太上前解劝，不但没允许，还将老太太打了好几藤条，现在还打呢。”秦爷闻听，遂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劝去，再紧着打，岂不就打死了吗？”管家的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先别直接着进去，我先进去回禀，就说您来啦，大爷必然迎接你老人家，就此

就问怎么怒气不息的样儿呢？大爷必发作，你老人家就此就给解围。”秦格良说道：“就是这么办，你快去吧。”家人不敢怠慢，跑到马棚，对钱大爷说道：“现在有秦家峪的秦格良秦二爷来啦，言说找你老人家有要紧的事。”钱大爷一听，乃是知己的老友，急忙就跑去啦，将秦二爷让到书房，老哥儿俩个一谈话，秦二爷就问：“大哥怎么面带怒容？”钱大爷见问，长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唉，别提啦。我当初由水中救了刘云，我将他收为义子，兄弟是你皆知。我将钱家的武艺，俱都传授于他，实指望此子长大成人，谁知道这孩子今年才十四岁，便结交匪徒，无法无天，抢船夺客。昨天小冤家由打外面回来，我一问他出去好几天，所作何事？他如同没事人儿一样，说了好些的顶话。二弟你想想，得管教不得管教？倘若闹出事来，岂不家败人亡？我方才将小冤家吊在马棚之内，抽了小冤家有一个时辰啦。”秦二爷笑说道：“大哥，您先压压气。这宗年头儿不算新鲜，管固然是得管，可有一样，不是您亲生自养的，要是太管甚了，必招乡亲邻居物议，一打二吓唬也就是了。谁叫我赶上啦，我可不能不管，我方才听管家说，都要打死啦。没有别的，您消消气，我到后边将他卸下来，我问问他在外都作的是什么事？他要说了实话，那就叫过则勿惮改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咱们年青的时不也是忽东忽西吗？”钱大爷犹怒气不息的说道：“你要是将他放了，日后若闹出大祸来，你可得担保，无论什么，你可得去办。我可不承担。”秦二爷说道：“就是那们办，简直您就把他交给我吧。”语毕，秦二爷来到马棚一看，刘云在那里吊着，只打的浑身上下连一点好肉都没有啦，见了秦二爷哭叫道：“二叔，你老人家快救小侄男吧。我义父今天非将我制死不可，你老人家若不来，小侄性命休矣。”秦二爷说道：“谁教你在外面妄作非为呢？我将你解下来，咱们到书房，可有一样，外面的事，我问一句你可得答一句，句句都得是实话。日后还得改过向善；如果老是这个样，我可不敢担保。刘云说道：“二叔，只要我义父不生气，也不打我啦，我外面的事，俱都告诉二位老人家，小侄男决不敢隐藏一点。”秦二爷这才将小侠客解下来。爷儿俩来到外面书房，小侠客一进门，便给钱大爷跪下啦，叫道：“父亲你别生气啦，孩儿从此改过向善，若要再为非作歹，那就不是你老人家的儿子啦，叫孩儿不得其善终。”钱老英雄一看刘云这宗景况跪在下面，遍体鳞伤，老头子不由的一阵心酸，泪如雨下，叫道：“刘云我儿，为父责打于你，实非得已，打在你的身上，如同揪为父的心系儿一般。你从此若悔过向善，也不枉为父教育你一番。将来你光宗耀祖，为父也是有荣；倘若你身入下流，犯了王法，身首异处，那时节为父就有教子不严之过，后悔何及？今天打你，正是你一生一世的成人关键。为父将你由五岁，教育到一十四岁，刘云儿呀，你若不听为父之言，你居心何忍？”老英雄语至此放声大哭，二爷亦为之泪下，刘云已经哭的上气不接下气。还是老英雄说道：“刘云你起来吧，快谢你叔父讲情之恩。”刘云才站起身形，叫道：“秦二叔，小侄男谢二叔求情之恩。”爬在地下，磕了一个头。秦二爷用手相搀道：“只要贤侄从此改过，就是愚叔之愿了。”老哥俩问了一回刘云所作所为，刘云并不隐瞒，将在外面劫船抢客人之事，俱都说了一遍。

书中代言，刘云与张德寿之兄张德福，在苏州府东门外饭馆子吃饭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因为闲话儿，愈说愈是亲近，小侠客遂与张德福结为朋友。这张德福在连云山上，先前充当寨主，后来老寨主看他精明强干，遂将山中之事，俱交付于他掌管，那位老寨主隐居后寨，是事不问。张德福起初还循规

蹈矩，日子一长了，便饱暖生淫欲，时常背着老寨主下山采花。这日也是合该刘云倒霉，张德福下山闲游，进饭馆子吃饭，便与刘云相遇，二人这一说话，性情相投，便结为朋友。张德福抢船劫客，刘云帮助他动手，张德福一看，刘云的本领，真比他胜强十倍，用了一片笼络的手段，将所抢的金银，便在榆林镇开了一座大饭庄，名叫福云居，福就是张德福，云就是刘云。二人二一添作五的买卖，买卖还真茂盛。刘云初时不敢在外面过夜，当天出去，夜晚回来，后来越闹胆愈大，便在外面住一夜回来，钱爷问他，他就胡诌，钱爷也不知他在外面结交匪类。后来钱爷茶馆吃茶，听见众人纷纷议论：有一个小孩抢船，穿一身蓝，豹子眼，年纪在十五六岁。书中代言，刘云身量长的高，好像十六七岁的样子。钱爷一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必是小冤家刘云。”所以今天刘云回来，老英雄一问他，刘云言语支离，老英雄这才责打他。等到秦二爷求情，来到书房里问他，他都说啦，惟有合作福云居之事，他可没敢说。刘云将话说完啦，二位老头儿又说了会子闲话，便安歇了。第二日清晨一起来，老家人便报告秦二爷，刘云跑了。秦二爷将钱大爷请到外书房，老哥儿俩又谈了会子刘云之事，秦二爷说：“他也许是怕我走后，你还打他，跑到我家里去啦，也未可知。”书中代言，小侠客跑至榆林镇福云居去啦。第二日秦二爷走后，钱大爷闷闷不乐，深恐怕这孩子在外面招惹是非。秦尤由水月庵跑到榆林镇，就住在福云居啦，要了一桌宴菜席，另外又要许多的佳肴美酒，吃完饭一算账，账柜上开了一个条儿，合银五十七两。秦尤接条在手一看，说道：“五十七两不多，共合连酒钱给六十两吧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谢谢大爷。”秦尤说道：“不用谢，俱都写在账上吧。”伙计说道：“没有账。”秦尤笑说道：“到纸局子买一本账去，回头再写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你是打算不给钱？你简直痛快说话。”秦尤说道：“秦大爷吃饭，向来没给过钱。你打听打听，太仓州的飞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宫内院，盗过万寿灯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？大太爷吃一顿饭五十多两银子，你们敢讹大太爷？一个制钱都没有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你是大太爷，你要走了，可就害了我啦。你先候一候，待小可回明了东家掌柜的，然后他爱要钱他就要；他不要钱，就算跟你交了朋友啦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我不但不走，我还要在这儿住几天呢。”跑堂的翻身出来，到柜房跟账上先生说道：“东跨院住的这位，他言说太仓州的飞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宫内院，盗过圣上的万寿珍珠灯。吃饭住店的钱，叫写在账上。我跟他说我们没有账，他说没账不会买一本账簿去吗？我说你要是不给钱，你可别走，容我报告柜上。他说不但不走，还要在这里住几天呢。”先生闻听说道：“这个事我主意不了，你到北上房看刘少爷在屋没有？最好报告东家，没有咱们的事，东家爱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东家若是不在家，你可将他稳住了，别叫他走了；他若是一走，连你与我都担了不是啦。”跑堂的连声答应，退出账房，来到北上房。书中代言，刘云自己住在北上房三间，白天读书习字，夜晚在后头院练武学。跑堂的来到上房屋中，刘云正在那里看书呢，跑堂的遂将东跨院住的客人，如此如此说了一遍。刘云闻听，剑眉倒竖，豹子眼圆睁，说道：“好一个无名的小辈！他也不打听打听，吃到咱们这儿来啦。”伸手由墙上摘下十三节亮银鞭，带上兜囊，同着伙计出离了北上房，直奔东跨院西厢房。秦尤一看说道：“什么人？不言语一声进来啦。”由打床底下抽出破单刀，刘云一看，冷笑了两声说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为什么吃饭住店不给钱？”秦尤遂道了字号，小英雄说道：“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爷，吃饭不给银，小太爷也不叫你进北京。”

语毕，由腰间取出十三节亮银鞭说道：“你要胜的小太爷这只鞭，吃饭住店算白吃白住啦；你要胜不了这只十三节亮银鞭，今天就是你犯官司的日子。屋中狭小，咱们当院较量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哪儿秦大爷也不惧你。你打听打听，姓秦的走到哪儿，吃饭住店花过钱？”语毕，二人俱都够奔院中。秦尤并没把刘云看在眼里，以为十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子，还有什么本领？打算用刀背将小英雄的腿磕折了，他就走啦。秦尤向下哈腰，用刀背照定小英雄迎面骨上便砸，小英雄并不还招，向上一纵，容秦尤刀过去，十三节亮银鞭，照定秦尤的并肩穴点去，秦尤向旁边一闪，哪知道小英雄是真假虚实玄中妙的招，这一鞭是虚的，早将鞭抽回，顺风扫败叶，单鞭向秦尤腿部扫去，复又将鞭一带，秦尤这个苦子就吃上啦，噗咚一声，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小英雄并不下毒手，叫道：“大太爷您起来！”秦尤翻身站起，满面通红，笑说道：“是老合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老合不老合的，要是说好的，怎么着都行，不说好的，休想出福云居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少爷不要动怒，我是避难之人，还要求少爷照应呢。”刘云闻听秦尤说话顺情顺理，遂说道：“在下虽然做买卖，最爱讲究交朋友，专交的是忠臣孝子，救的是烈女节妇。你倒是什么人？如果真是正人君子，穷途末路，少爷的钱不要啦，那是小意思。”秦尤说道：“少爷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在下秦尤尚有苦衷相告，请少爷到东跨院上房屋中讲话。”刘云一看秦尤并不像下贱之辈，将十三节亮银鞭缠在腰间，说道：“请你到我北上房屋中谈话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，在下必然拔刀相助。”说着话刘云在前，秦尤提着那把破朴刀在后，进了北上房屋中，跑堂的给沏了一壶龙井茶，刘云与秦尤分宾主落座，刘云问道：“阁下倒是因为什么来到这儿？还是路上盘费用尽？还是别有主使之人呢？”秦尤答道：“提起在下的事情话儿可就长啦，我看刘少爷你是爱交朋友的人，不妨将我的冤枉对您说说。我本是太仓州的人氏，姓秦名尤，人称飞天鼠。我父秦天豹，明清八义与老胜英歃血为盟，替天行道，老胜英妒贤害能，用迎门三不过的招术，将我父打死。那时节兄弟我只三岁，多亏我的叔父照应我寡母孤儿，抚养长大成人。现在老胜英知我秦氏门中尚有后代，他恐怕不利于他，欲将我置之死地。萧金台的闵大少寨主与胜英有仇隙，闵大少寨主夜入皇宫内院，盗了圣上的万寿灯，留下诗句，状告胜英。钦差大人贪了贿赂，递折保老胜英为原办，老胜英欲假公济私，他言说盗灯之人，不是闵家大少寨主一人所为，其中还有飞天鼠秦尤，钦差大人不问真伪，就允其所请，胜英派镖行之人，四出侦察兄弟的行踪。少爷请想，这样大罪弥天的官司，老胜英加于兄弟之身，若将兄弟捉住，焉有兄弟的命在？老胜英既害了我的天伦，还要将我置之死地，只逼的兄弟到处不能存身。前天晚间，兄弟走道儿，路遇一个庙宇，名叫水月庵，兄弟遂进了水月庵。到了里面一看，正遇见兄弟的盟嫂袁王氏，在那里避难。”秦尤说到此处，又将镖行追他、破萧玉台的话说了一遍，然后又接续着，仍提水月庵之事，便将黄三太等，如何焚了水月庵，抢了水月庵的金银，赶走尼姑，说了一片虚伪的话。刘云听到此处，便气的面目改色，遂说道：“有这样之事？他们若是遇见刘少爷的手下，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！”秦尤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他们现在就跟踪追下兄弟来了，大概明天就许到榆林镇，住那一个店可就知道了。少爷若能将黄三太等结果了性命，救了避难之人，我生生世世不忘少爷的大恩大德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见义勇为，是男儿的天职。”秦尤又说道：“不但在下不忘少爷的大恩大德，南七省的绿林道，俱都得口诵生佛。镖行不独欲将兄弟置之死地，

南七省的绿林道，老胜英都要一网打尽。现在已经破了二郎山、莲花峪，新近平了萧金台、萧玉台、碧霞山，擒住闵家大少寨主，送往院衙门。你要是真能将镖行这些个小辈结果了性命，也可以寒镖行人之胆，绿林道中你可算首屈一指了。”刘云道：“就凭臭保镖的，也敢口出大言，要灭尽绿林道？别说是臭保镖的，就是官家也不敢说除尽了绿林道。秦大哥你不要为难，小弟实不相瞒，此店是小弟与张德福所开。”秦尤赶紧问道：“张德福是否张德寿之兄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正是张德寿之兄。秦大哥何以知晓呢？”秦尤说道：“张氏弟兄三人，大的叫张德福，二的叫张德禄，三的叫张德寿。张德寿与兄弟联盟弟兄。”刘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张德福与小弟是知己之交，现在这个店就是我们两个人所设，所以名字叫福云居。现在张德福大哥在连云山管理全山之事，山内有一个老寨主，现在后寨养福，不问前寨之事。连云山势力很大，名誉很好。”秦尤听在心里，甚为欢喜，遂对刘云说道：“如此兄弟我就要高攀了，兄弟你比我小几岁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是自然之理，何云高攀？因亲结亲，因友结友，你还是老大哥呢。你就住在这里，镖行不来便罢，如若来了，决不能叫他们出了榆林镇。”秦尤千恩万谢，遂仍归东跨院上房。天到午后，黄三太等果然赶到，冤家路窄，正在福云居打尖，被秦尤在暗中看见，报告了刘云，所以刘云出来骂街，金头虎动手挨摔，杨香五栽筋斗，约会晚间在福盛店比武，这就是刘云与秦尤相识的始末。

书接上文，钱大爷由上房屋出来，刘云回头一看，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手提单刀，奔自己而来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谁要出了圈子，就不是英雄，就是狗熊。”小英雄不知是计，一抖十三节亮银鞭就要动手，老头子说道：“好小子！”抡刀就剁。刘云一听乃是自己义父的语音，这才知道傻小子是愚弄了自己，拧身形上房便跑，老头子岂肯纵放，随后便追。金头虎贾明大声喊道：“屋中的人快出来追贼！留一个看着小龙便成了。”三太、香五、茂龙等，由屋中出来便帮助老头子追拿刘云，金头虎早跑到店外迎头追去啦，李煜在屋中看守着萧银龙。刘云出了福盛店，奔正北便跑，老头子在前，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贾明，随在后头紧紧跟随，追出去有十余里地，迎面上来了一位老者，金头虎大声喝道：“行路的君子，千万截住，前面是采花贼，可别放他过去，一进树林子可就坏啦。”只见眼前站立一人，书中代言，迎面这位并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的秦二爷秦格良。因为秦二奶奶，黑夜里得了时令病啦，老头子去榆林镇请大夫去，榆林镇距秦家峪二十来里地，秦二爷用夜行术的工夫，方然走出四五里地，便碰见这一干人追拿刘云。金头虎一喊前面是采花贼，秦二爷闻听，可就火儿啦，他老人家平生最恨的这种采花贼，秦二爷并不言语，哈着腰假装走道的，伸手一提鸡爪练子锤，不慌不忙，奔刘云迎头走来。刘云一看这位行路的，并不答理这个碴儿，可就不十分留神啦，仍然向前跑，恨不一步跑进树林子。哪知道他可就上了当啦，及至刘云距离老头子不远，老头子一抖鸡爪节练子锤，照定刘云拦腰就缠，出其不意，刘云哪里躲闪的开呢？这一下子就将刘云兜了一个筋斗。此时后面的钱大爷、金头虎等早已赶到，钱大爷举刀便剁，金头虎是好坏人，一伸手将钱大爷拉住，说道：“钱大爷你先别忙，有什么事咱先回店慢慢的商量。”秦二爷仔细一看，被获遭擒的这位正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。秦二爷急忙过去将钱士忠拉住，问道：“钱大哥，这是什么事？这几位少年是谁？你先给我介绍介绍，有什么事咱先回去再说。”钱大爷遂对小弟兄四位，给秦格良秦二

爷一指引，秦二爷闻听说道：“原来俱都是一家人。现在你弟妹得了时令病啦，还是很重，我这是到榆林镇请先生去，咱们大家一同回榆林镇吧。”此时黄三太、杨香五早将小侠客刘云绳缚二背，刘云是一语全无，身上的兵刃也叫黄三太给搜出去啦，心中这个窝心，要多们难受有多们难受，只好跟随众人回归店房。书要简断，众人翻回榆林镇福盛店，进了屋中，钱大爷、秦二爷先落了座，然后这一干小英雄，也俱都落座，秦二爷对钱大爷道：“我可不是托故，我在路上就说啦，你弟媳妇得了时令病啦，我来榆林镇请先生来啦，可千万不许责打刘云，有么事等我回来，咱们大家商议，此时简直是我糊涂死啦。提起这位先生是咱们至亲，也不是外人，我先到他家里，将先生请了，好在不是外人，叫他自己到秦家峪给你弟妇看病，我急去快来。可有一宗，我走后你要打刘云一下，咱们哥俩三四十年交情就算完啦。”秦二爷又对黄三太说道：“黄贤侄千万解劝你钱大爷，别责打刘云。你钱大爷脾气不好，前几天将刘云几乎打死，若不是我赶到，刘云现在也出不来，皆因为我赶到啦，将刘云释放，要不然还出不了这场事呢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就赶紧请先生去吧，这儿的事情，全都交给我啦，并没有什么大事。你看看炕上躺着的那位萧银龙，是萧三侠的少爷，皆因为刘贤弟误听小人之言，用药喂毒蒺藜将银龙打伤，我们将钱大爷请到，已经治好啦。拿刘贤弟也不是为别的事，为的是明白了过去的事情，不叫刘贤弟听信小人之言，身入匪徒，绝没有别的事。你请放宽心，如果要打刘云贤弟一下，惟我是问。”秦二爷闻听黄三太之言，这才放心，说道：“贤侄们都是少年的豪杰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千万不可为仇作对，要互相倚重。我可不能再耽误工夫啦，我要走了。”钱大爷说道：“你不要絮叨啦，一会就天亮，病人也耽误啦，我绝不打他就是了。”秦二爷这才站起身形，钱大爷与一干小英雄出来相送。书中代言，金头虎可没送出去，他看着刘云呢。

众人将秦二爷送出门外，众星捧月的样子，将老英雄陪到屋中，老英雄落座，口中叫道：“刘云！你为何用药喂毒蒺藜伤了萧三叔之子？你快从实说来！你要说半句虚言，我便将你双腿砸折，养你残废。”刘云到了此时，也知道不能隐瞒啦，遂叫道：“父亲，你老人家先将我放开，有话我慢慢的跟你老人家回禀，我决不能跑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不能放你，你要是跑了，小老鼠也不能拿啦。你多受点委屈，先捆一会吧。”刘云同着他的义父是干生气，不能发作，要是一发作，是白给自己苦子吃。黄三太说道：“贾明贤弟不要如此，昨天是仇敌，今天便是一家人，刘云贤弟既是钱大爷的义子，既与你我弟兄是一样的交情，钱大爷与我之恩师情同骨肉，联盟弟兄，四大镖头的交情，无有一人不知道的。刘贤弟昨天听的是片面之词，今天咱们大家将话都说明白了，是非曲直，自然明了。”语毕，黄三太过去亲解其缚，叫道：“刘贤弟，并不是愚兄本意捆绑贤弟，恐怕贤弟再要走了，与贼为友，助纣为虐，一旦犯了官司，身败名裂，误了前途。望贤弟当着钱大爷，将福云居构隙之事，及药喂毒蒺藜伤银龙之举，究系何人指使，一一的说明。贤弟若能勇于改过，这正是贤弟出头露面的好机会。”钱大爷接言说道：“刘云，你若听你三哥之话，后来必能得好结果，否则必至身入匪窟，难免项上餐刀。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；与小人交，如入鲍鱼之市，久而必闻其臭。你黄三哥是年少的英雄，身入正途，与你胜三大爷习学行侠作义，保镖为生，虽然佩着血布衫的买卖，只要心地好，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从古来忠臣孝子，气节之士，没有一位不寿终正寝的，或有直谏招祸、

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之士，亦必流芳千古，名垂千秋。死或轻于鸿毛，死或重于泰山，做臭贼的死了，叫人家骂贼父贼母贼子贼妻。我将你教的文武全才，你一点好都没学，老夫一片心愿，真白白的牺牲了，刘云你何以对老夫？”钱大爷语毕，泪如雨下。刘云亦大哭，遂说道：“孩儿罪该万死，对不起父亲养育之恩。孩儿用药喂毒蒺藜误伤银龙，幸亏天伦给银龙治好，若不然孩儿万死不足以偿。误杀好人之罪，（凡大人物都是勇于改过），此事并非是出于孩儿本心，皆因为有一个秦尤，他住在孩儿之店。”钱大爷说道：“你也有了买卖了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叔父不要问他别的，教他快说秦尤之事要紧。”钱大爷说道：“秦尤怎样？”刘云说道：“秦尤住在孩儿店内，吃饭住店不给钱，孩儿跟他动手，将他兜了一个筋头，他爬起来，便与孩儿说了些场面的话。后来论起来都是联盟弟兄，孩儿便问他因何至此，他说想当初胜三大爷镖伤他父，现在要陷害他，并要将南七省绿林道一网打尽。孩儿一时愤火中烧，对秦尤说了几句大话：镖行不来便罢，如果来了，必要与绿林道报仇雪恨。偏巧黄三哥等到福云居打尖，秦尤暗中看见，孩儿遂骂镖行之人，与贾明动手。”书要简断，刘云将与秦尤相遇，并将秦尤所说的瞎话俱都说完，跪在就地，叫道：“父亲饶恕孩儿这一次，孩儿从此弃暗投明，帮助黄三哥捉拿秦尤，然后在镖行混碗饭吃，与胜三大爷学行侠作义之事。”老英雄一听刘云说出此话，喜笑颜开，说道：“我儿若能如此，将来必有长进，为父心愿已足。皆因汝年纪尚幼，若不然为父早将你荐到镖行，今日与你黄三哥等邂逅之遇，也是天假其便。你若能帮助你黄三哥众人，将秦尤捉住，打银龙之事，既往不究；如将秦尤放跑，必不能轻饶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孩儿谨遵父命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钱叔父，若救小侄男等，请你帮助划策。”萧银龙话未说完，老英雄摆手说道：“贤侄是明白人，愚叔有几句肺腑之话。贤侄请想，秦八爷与胜三哥情同手足，当初镖打秦八爷，是拜兄无意打拜弟。秦八爷一死，蓬虎山星散，胜三爷只哭的目中流血，将秦八爷灵送于太仓，月供柴，日供米，供给秦尤。我那苦命的八弟妇，苦守冰霜，二十年来，才将秦尤抚养长大成人。此子不知好歹，”钱大爷说至此处，唉了一声，复又说道：“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亦不能罪秦尤也。此事最好你们小弟兄去办，我不能相助。”语毕，老英雄又嘱咐了刘云几句话，告辞回归。

秦家峪秦二爷请先生回家不能细表，单提福盛店这一干小英雄话到投机处，恨相见之晚，七人遂结为金兰之好。三太居长，其次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贾明，银龙与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同庚，银龙三月生人，小侠客五月生人，故此小侠客最幼。结拜完毕，商议捉拿秦尤之策，小侠客刘云说道：“此时不过四更来天，小弟单人独自，进到屋中，捉拿秦尤犹如探囊取物。”银龙说道：“贤弟不要口出大言，那秦尤乃是久经大敌之辈，二入皇宫内院，刺杀钦差大人，北京城越狱脱逃，这几次大敌，他都亲临其境。他是贼人心多，倘若你一进屋，他不见我的人头，他就许先动手伤你。别看他本事不及贤弟，他的经验可比贤弟大的多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我将六哥打伤了，他都知道，他绝不能疑惑小弟，小弟必能捉他。倘若众人一去，他必然逃走，他住的那间屋子有后窗户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可以四面埋伏，帮助贤弟。后窗户用两人把守，秦尤插翅安翎也难逃走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样办不但费事，还许弄僵了。他要不在屋中呢？你们大家他认识，他还许在房上等候我呢，你不是说他心多？若大家去必然费事。六哥你不要拦我的高兴，他的武学要跟我比，他可差的多呢，我这只十三节亮银鞭，就是俩秦尤也逃不出去。”萧银龙说

道：“贤弟千万多加仔细，此贼关系重大。”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刘云你将他放跑了，我可就活不了，那真要了五哥的命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如果拿不着他，小弟替五哥打官司去。”小英雄遂收拾紧衬，黄三太早将兵刃暗器交还，带好兵刃暗器，独自出了福盛店。

此时天到四更来天，小英雄是轻车熟路，来到福云居，直奔东跨院，拧身形纵上房去，用珍珠倒挂的工夫，向屋中窥视，无奈屋中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小英雄心中暗想：“此贼合该遭官司，他将我送了忤逆不孝，他坦然睡了觉啦。我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我进屋先将他用刀扎伤，然后再捆他。若不是他案情重大，我先要了他的命（书中暗表，这是三太告诉刘云的）。刘云思索至此，悄悄来到上房门外，用手一推外屋门，双扉虚掩，并未上闩；刘云慢慢的将门推开一点儿，扁着身躯进去，又一推内屋门，也是如此。小英雄照样进了里屋，够奔帐子，侧耳细听，不闻声息，刘云不由的惊骇，心中暗道：“果然不出我六哥萧银龙所料，此贼已逃走啦。”此时刘云手擎短刀，挑开幔帐帘儿，探头观看，贼人蒙头而睡，刘云不由的心中欢喜：这回看你哪里逃走？若非我义父教训我，救了银龙，你就生生将我送了性命。好贼，你也有失招的时候。想到这里，短刀照定秦尤腿部扎去，就听哧啦一声，小英雄犹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原来是一个被服卷儿，用紫缎夹被盖着，秦尤迹踪不见。小英雄由兜囊中取出火种，点上灯烛，只见桌子上面有一张字笺，墨渾未干，刘云取过一观，上书：“刘云贤弟台览：愚兄身犯重案，镖行跟踪急至，恐有不利于老弟，故暂告别，权归连云山隐避。大恩未报，愿俟诸异日，诸惟心照不宣，此颂大安。愚兄秦尤顿首。”刘云看罢，自己暗道：“无怪乎我六哥萧银龙言说我捉不着秦尤，果然应了人家的话啦。我在众人跟前说了大话，空手回去，有何面目？”思索至此，抬头观看，后窗户有踹动的痕迹，小侠客用手一推，将后窗户推落，刘云遂由后窗户蹿出去，直奔西大墙，就见墙底下蹲着一人，手执明煌煌匕首刀，刀尖向上指着。小英雄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，自己心中暗道：“贼子秦尤真叫人面兽心，他将我陷于大逆不义，巧支使我给他报仇，然后他不知以恩报德，他还暗中在此处等着我。这就叫‘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找寻’。我若叫你逃出榆林镇去，我从此就不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啦。”小英雄遂用胳膊一按墙头，上了大墙顶上，自己悄悄绕到北边，翻身下了大墙，由腰间取出十三节亮银鞭，够奔此人背后而来。只见那人蹲在就地，仰着头向上观看，举着匕首刀纹丝儿不动。刘云本有心将他结果了性命，皆因为他案情重大，三太、银龙等谆谆嘱咐，不叫伤损他，小英雄来到此人切近，故意用手一握鞭穗，亮银鞭咯啷一响，那人向上一跳，小英雄使了十足的力量，照腰间一兜，向怀中一带，噗咚一声缠倒在地。方要用手去按，就听那人喊道：“喔呀！短命鬼，你可打顺了手啦。”刘云一听是傻小子贾明的声音，刘云遂说道：“是五哥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不是五哥，还是六哥吗？六哥还起不来呢。”刘云笑说道：“您上这儿干什么来啦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小龙说你准拿不着秦尤，你由福盛店出来的时候，我在后头跟下来啦，我在四外一看，你要拿秦尤，秦尤要跑准得打这段大墙走，我上着这儿拾漏来啦。你也不睁开眼看看，抡鞭就打，我要没有金钟罩，腰就折啦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五哥你为什么又用匕首刀呢？你不是用一字杵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将杨香五的匕首刀偷来啦。”刘云又说道：“五哥，秦尤跑啦，您给我想一个法子。他临走的时候，可留下字柬啦，我追出来的时候，笔迹还未干呢，他言说奔连云山去了。”贾明问道：“连云

山离此多远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连云山离此处五十余里。五哥，咱们弟兄结拜一场，您帮助我将秦尤贼子捉住，回福盛店也好见大家兄长。秦尤笔迹未干，跑出去至多不过十里八里，我若在后头看见他一点影儿，就不能叫他走了。五哥您能够成全小弟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方才你出店的时候，三太、香五问小龙，言说这回秦尤必然被获遭擒，小龙说你绝拿不着他，大家问因为什么拿不着呢？小龙说秦尤不能在屋中等候你，他不定在哪儿窥探你的动作，他在暗处，你在明处，他看的见你，你看不见他。要论能为，他不济你十分之一；若论心眼儿，你十个刘云，也没有秦尤一个人心眼儿多。黄三太他们要在你背后暗中协助你来拿秦尤，小龙说不用去，白费事，看不见他的影儿，上哪里去拿他呢？要不是小龙拦阻，大众就都来啦。我告诉你小刘云，你别不服高人指教，上年纪的就得属老道料事如神，胜三大爷倚为长城；年轻的就属小龙，虽然说比不了老道料事如神，倘要用短命鬼的主意，一点后德都不留。咱是磕头的弟兄，就如同亲兄弟一样，露脸现眼，大家伙是一样，也不能说你拿着秦尤便算露脸，拿不着秦尤就算现眼，咱们俩一块回去，与大家商议，怎样拿秦尤，小龙自有主意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咱们白活这么大啦，人家在屋中躺着，就不叫大伙来，准知道秦尤跑啦。我在众位兄长面前，说了许多的大话，回去有何脸面？你要帮助我更好，你要不帮助我，我拚了我这条命，我就此够奔连云山捉拿秦尤，如要拿不着秦尤贼子，誓不见众家兄长之面。”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你要将秦尤再打连云山惊跑了，就要了我的命啦。这回要交不了差事，我永远不能回镖局子。在碧霞山将小鼠拿住的时候，本来要用车送案，我逞能，偏要用口袋装起他来，吃上迷魂药。谁知道走到水月庵，被圣母娘娘与袁王氏看破，放了秦尤，现在既知道他准在那里，就容易拿他。你千万别去，咱俩赶紧回福盛店吧。”正在此时，就见由西北墙犄角绕过来两个人，直奔贾明、刘云而来。你道，来者是谁？头一位乃是黄三太，第二位是杨香五。皆因为众人在店中等候刘云，工夫甚大不见回来，又不见了金头虎贾明，萧银龙遂叫道：“黄三哥，杨五哥！你们二位赶紧到福云居内外，探听探听刘云贤弟与贾明的消息。他们两个人谁也拿不着秦尤，刘云若拿不着秦尤，他必然不回来，贾明一个人叫他回来，他也没有脸面回来。二位兄长辛苦一趟，将他二人叫来，然后有什么主意，再作计议不迟。”三太与香五遂带好兵刃，由福盛店出来寻找刘云，方才绕过大墙犄角，正遇见傻小子贾明与刘云。三太问：“捉拿秦尤怎样？”刘云脸面上一发红道：“果不出银龙六哥所料，小弟进屋之时，此贼已经逃走，并在桌子上留下字柬，言说奔连云山避难。”三太说道：“既然未能拿住，你二人何不早早回店？”刘云遂将要独自够奔连云山的话，对三太、香五说了一遍。三太说道：“连云山乃是一座山寨，贤弟一人进山，就是看见秦尤，也无济于事。贤弟不要固执，赶紧回福盛店，咱们大家想个万全之策，捉拿秦尤就在此一举。”刘云无法，只得随同三太等回店。来到福盛店，进了屋中，刘云一见萧银龙，只臊的面红过耳，遂将秦尤逃走之事，对银龙学说一遍。萧银龙说道：“此贼既奔连云山，他必在连云山久住，现在他是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只要有收留他的所在，他就不走。刘贤弟与他未曾见面，太好了，将来进山探听消息，仍然是刘贤弟一人之事。咱们大家且在此店休息一二日，我也养养伤痕，贼人的心也就稳住啦，咱们大家再够奔连云山。众位兄长以为如何？”三太、刘云等俱各点头称善。此时天光已亮，店小二进来，给小弟兄们摆上酒席，用饭已毕，俱各休息。

书要简断，第三日雇了一辆敞车，大家恐怕银龙伤痕震动，算完店钱，黄三太多给二两银子的酒钱，众人这才由榆林镇起身。路过虹桥镇，坐北有一座悦来店，大车赶进店门，黄三太问道：“有西跨院没有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现在西跨院才腾出来，上房三间。”三太等进了西跨院上房屋中，店主人问黄爷那行发财，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们是保镖为业，来到贵宝地逛太湖来啦，不定住多少日期呢。”店主人退出，店小二沏茶打净面水，众人喝茶净面，打发了车力钱，摆上酒席，众人商议明天探山之事。将饭吃完，大家说会子闲话，这才安歇。杨五爷睡不惯整夜的觉，天光刚一发亮，叫起众人，将伙计也唤入，沏了茶，打了净面水，梳洗完毕。黄三太交给夥计十两银子，说道：“我们住几天，临走时一块儿算账。”弟兄们遂各提小包袱，出了悦来店，奔西镇店口。出西镇店口不远，眼前有一道旱桥，刘云叫道：“众位兄长，此桥便叫虹桥。”众人过了虹桥，向西走出一里多地，看见汪洋大水，由江沿向西三里来地，山高的达霄汉。弟兄七位又顺江沿向北去，真是山连水水连天，山水天三样相连。又向北走出数里地，此时天已大亮，日出东升，江沿旁有一片杨柳树林子，就见由树林子内闯出两个人，俱是青布衣服，一个手擎单刀，一个手执铁尺，由北向南而来。这弟兄七位是由南往北，走了一个碰头，杨香五眼睛快，叫道：“傻小子！你看看这俩小子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一看说道：“连云山的小贼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对啦。咱们俩劫他们俩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傻小子说道：“好好。”遂解小包袱亮一字杵，奔这二人跟前而来，迎头挡住去路。那二人说道：“快躲开，不要误了我们的公事。”金头虎问道：“你是办什么公事的？”那二人说道：“我们是苏州府的，现在跟随我们大都头，捉拿采花淫贼。”杨香五问道：“采花贼现在哪里？”这二名捕快说道：“现在树林里面水边上，我们都头与贼人交手呢。我们上不前去，这是回衙门叫人去，帮助都头捉拿贼人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们回去叫人，岂不误了事啦？我们是保镖的，情愿帮助你家都头拿贼。”那二名捕快说道：“如要将贼人拿住，皆众位少达官之力也。”那二人在前，众小英雄在后，过了树林子，见一人身穿青深灰色衣服，用黑烟子抹脸，手使翘尖式钢刀；一位官人淡红色一张脸面，手使一条白银色的枪，枪子旁有两个倒须勾，那条枪好似面条相似。刘云看罢，回头就跑，黄三太问道：“贤弟何以回头便跑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我不能露面，那位抹脸子的，就是我们掌柜的。我不能露面了，我要一露面，就不好办事啦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先在一旁隐藏，我们给班头助威。”大家亮家伙，观看贼人与班头动手。贼人见来了五六个人，俱都亮家伙，在一旁汹汹站立，贼人一疏神，班头的枪照脸部打去，贼人用刀一搪，哪知道班头的枪是软的，刀搪上枪，枪杆向下一弯，将贼人的左腮划了两道血槽。贼人见势不佳，回头向西便跑，班头在后面紧紧的跟随，追出去有半里来地，就是一道江叉子，此时班头的枪也够上贼人啦，将枪一抖，照定贼人大胯扎去。书中代言，贼人败走的时候，将刀交于左手，班头在后面追的甚紧，众人见贼人被伤，班头得胜，可没上去动手，跟在后面观看。班头追至贼人背后，枪已够上部位，奔贼人后胯左边一枪扎去，贼人趁势一翻身躯，先躲过班头的枪，一翻背镖奔班头咽喉打去。班头是以为这一枪必扎上，一大意，贼人一翻身，这一镖奔咽喉，班头躲之不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班头一扭项，金镖正中左肩井穴之上。班头就觉周身一发麻木，因地势相近，打的很重，立时翻身栽倒，贼人刀还右手，举刀便剁。此时众人瞧着三丈来远，欲待上前去救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贾明大声喊道：“看

法宝吧！”一字杵奔贼人头上打去，贼人的刀还未剁下去，一躲一字杵，噗的一声，将贼人的壮帽打落。众人此时已经赶到，救起班头。贼人掉头便跑，金头虎在背后便追，贼人翻身跳入江叉，金头虎脱衣服就要下水，刘云由树林内跑出来摆手叫道：“五哥，不要下水，下水您也捉不住他，连云山他的水路最熟，他的外号叫分水猿张德福。”刘云将贾明拦住，萧银龙上前，对班头问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？是那一门的传授？你使的这条枪，是何物所造？”班头答道：“惭愧，提起我之恩师，大概众位达官也许知晓，我的恩师名叫华谦，外号人称美髯华子阮。此枪乃银丝鹿筋所作，名叫双钩银丝鹿筋枪，不用之时可以缠在腰间。方才众位达官助威，贼人失神，被我用枪一打他，他以为蜡杆枪破法，他用刀向上一搪，将他面部被双钩挂伤，所以他落败。提起此贼，在苏州府城里关厢采花，刀杀四命。昨天晚晌，在下家中作寿，此贼跑在我家，用薰香盒子向女眷屋中打薰香，我们老家人明白，大声喊叫，此贼情急，用刀将我的老家人扎死，扎的肚破肠出。我在前面招待亲友，闻讯跑到后面与贼动手，我用话一激他，他承认在城里关厢刀杀四命。他不是我的对手，由我家中跑到此处，天光已然大亮，贼人恐怕认识他，他用黑烟子倒在手心，向脸上一擦，擦了一个黑脸。我现在带着批票正拿此贼，也是我贪功心盛，方才中了贼人之计。他这镖还是毒药镖，此贼必是下五门贼人。”萧银龙问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”班头说道：“在下梁家庄居住，人称忠义太岁梁芳的便是。兄弟家中并不是没有饭吃，皆因为苏州府慕兄弟之名，累次下请帖，将兄弟请出来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原来大水冲了王八庙啦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。华大爷与我胜三大爷都是联盟的弟兄。赶快将梁爷抬到店里治伤吧。”过去两个捕快就要给梁芳起镖，萧银龙说道：“且慢。此镖若起下来，梁兄便没有命啦。这是毒药镖。你们二位多辛苦，谁叫他是你们头儿呢？后背对后背背着，一个人扶着下身，赶紧背到虹桥镇店内，自有道理。”二位捕快遂照样将梁芳背起，一气儿背到虹桥镇悦来店。方要进门，店主人迎出来说道：“别向里背，我们店不住……”银龙说道：“你看看是谁？”店主人留神一看，哟了一声道：“梁大爷，这是怎么啦？怎么中了暗器啦？”书中代言，梁芳是苏州府大班头，又是当地绅耆，所以店主人认识。在古年时要是当一名班头，也是赫赫有名，无人不知。闲文少叙，且说将梁芳背到上房，银龙给上药，刘云给起镖，敷上止毒散，服下定心散，内服外敷，梁芳已就止住了疼痛麻木，这才打发两个捕快，给梁芳家中先去送信。天到巳分时，来了不少的亲友，到店中看视梁芳。就见有一位英雄，过来给梁芳请安，梁爷问道：“秦大哥，你几时打北京来的？”姓秦的答道：“我前天由北京回来。”刘云一看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秦二爷的大公子，人称万丈分水小白猿秦浩远，在北京王府护院办事，一对鸡瓜练子锤，压到北京护院的老师傅。刘云语毕，叫道：“秦大哥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吧。”遂将镖行的人都一一介绍完毕。萧银龙眼球一转，心中暗道：“此人既叫万丈分水小白猿，水性必好，现在拿秦尤、破山寨，正在用人之际。”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“刘贤弟，你可以请秦大哥出来帮忙吗？既跟你是世交，又与梁爷是亲戚，大概你若求帮忙，必然应允吧？”刘云遂对秦爷将张德福刀杀五命，秦尤盗万寿灯之事，并张德福镖伤梁爷，说了一遍。“现在镖行的朋友，打算请兄长帮助，共破连云山，捉拿贼人。”秦浩远闻听一笑道：“有用兄弟之处，万死不辞。小小连云山，何足道哉！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，秦浩远到连云山被获遭擒。

且说众人商议，明日叫刘云探连云山，明着是找张德福，暗中是探秦尤落在连云山没有。萧银龙对刘云说道：“贤弟，明日进连云山见张德福时，就说秦尤住在福云居，被官面知道啦，官面每天派人去福云店捉拿秦尤，因此小弟不能作主，应当怎样办理，特来请示兄长。但是贤弟你到连云山，千万不可听过耳之言，我在福盛店受过你毒藜蒺的害，故此嘱咐你这一句话，恐怕贤弟你意志薄弱，易为小人动摇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兄长此乃过虑也，小弟纵然不肖，也不至于那样翻覆。”弟兄们商议已毕，一夜晚景无书。第二日清晨早起，刘云梳洗完毕，将亮银鞭缠在腰间，叫道：“六哥！小弟的毒藜蒺不够用的啦，在福盛店打丢了两个，你将亮银镖借给小弟三只如何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小兄有六只亮银镖，贤弟尽管使用。”刘云取了三只亮银镖，带在兜囊之中，黄三太说道：“贤弟到山中千万沉住了气，别叫贼人看出破绽。”刘云答声：“晓得”，收拾完毕，够奔连云山。来到连云山山口，见有五七位把守水路的喽卒，乘坐小船，都在山口稻地外打鱼消遣，刘云走到切近，对喽卒头目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在下姓刘名云，来见张寨主的，请你给回禀一声。”喽卒头目一看，遂说道：“你还用回禀吗？你不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刘少爷吗？你上船吧。”刘云遂登船，喽卒摇着花桨橹，工夫不大，来到二道岛口，二道岛口将刘云送到山里，回报进去，张德福出来迎接。刘云一见张德福脸面敷着药，遂问道：“大哥，脸上这是怎么的啦？”张德福说道：“贤弟，别提了，昨天多贪了几杯水酒，在山内闲来无事，在树林内乘凉，被干树枝子划了两道血槽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兄长，以后要少贪杯中物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贤弟之言，愚兄必当谨记。”张德福又接着说道：“贤弟你不来，我正要派人请你去呢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我今天进山，还是有要紧之事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有什么要紧之事？”刘云遂将在店中遇秦尤始末缘由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官人与镖行之人，每日在店中骚扰，吃饭住店不给钱，以捉拿秦尤为名。但不知秦尤落在此处没有？请兄长拿个注意，小弟年轻，实在没有主意了，咱们应当怎样对待镖行与官人呢？”张德福闻听，遂说道：“若提起秦尤小辈，气死愚兄了。贤弟你到连云山也不是一次啦，你看见过老寨主吗？那老东西是人不见，惟有秦尤前几天来到连云山求见，那老东西便将秦尤让进内寨，三四天未叫秦尤出来。皆因为这里有个缘故，老东西有一个义女，今年十六七岁啦，老东西将干姑娘霸占在后寨，无论何人来，不叫进后寨。他将秦尤留在后寨，贤弟请想，还能有好事吗？他一定是让给秦尤啦。要不然我怎么说你不来，我还要遣人请你去呢？皆因为你的药喂毒藜蒺神鬼难逃，我给你作封假书信，就说老三将你打发来的，求老寨主赏碗饭吃（老三即张德寿）。那老东西最爱才，他好谈古论今，你见他之时，若能谈上话，抽冷子你使用毒藜蒺将他打伤。若将老东西打伤了，驱去秦尤，将那姑娘与为兄作压寨夫人，过个三五年，再给贤弟娶一个媳妇。此山乃万年事业，出产丰富，我是大寨主，你是二寨主，一辈子吃喝不尽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刘云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你们这群东西，一个好的也没有。我何不答应了，将老东西伤了，也算天理昭彰，报应循环。”张德福遂命喽卒取过文房四宝，写了一封假信，交给刘云，刘云接书在手，二人遂奔后寨。来到后寨，先报告了喽卒，老喽卒接书在手，到里面就听有云板的声音。书中代言，后山所有一切之事，老喽卒来到中间，以敲云板为令，有老妈子出来接洽，男子不准过中门。这名喽卒一敲云板，出来一位婆子，将书接到手中，来至上房，见了老寨主，呈上书信。此时老寨主正与义女弈棋呢，接书在手，

见书皮上有“张德寿”的字样，老婆子递书的时候，并且报告老寨主说道：“现在前山大寨主之弟，打发一位姓刘名云的前来，求赏饭吃。”老寨主所以并未拆开书皮，便对老婆子说道：“告诉张德福，就说此山穷困异常，给他十两银子路费，叫他下山去吧。”语毕，原书扔在一旁，仍与义女对弈。婆子方要出去，姑娘叫道：“妈妈且慢，义父为何不拆书观看，便将人打发走了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张德寿乃是下五门的浑人，无恶不作。物以类聚，同气相连，他打发来的人还有好人吗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你看信皮上有下书人刘云字样。前几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有一个兄弟叫刘云，此人的名姓为何与我弟弟同名呢？”老寨主闻听，打了一个唉声，遂说道：“姑娘不要妄想了，当时老夫由江上救上你来的时节，第二日便打发若干人出去访寻，汝弟刘云已经尸骨无存，一家尽绝，焉有你弟存在之理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老爷子你要那么说，为什么女儿未死呢？万一老天不灭忠良之后，我兄弟就许尚在人世。你老人家就打开书信，看看这刘云多大岁数啦？要是十四岁，你老人家就将他唤到书房。我兄弟最好认识，豹子眼，玄眼珠，圆脸膛。”说着话，姑娘的二目之中落下泪来。老寨主被逼不过，遂打开书皮一看，果然这个刘云，现年一十四岁。信中并云，武术高强。老寨主遂打发老婆子敲动云板，告诉老喽卒，将来人唤入。刘云将书投进去时候，他二人俱在外面听候，忽然间耳闻云板重响，张德福说道：“这也是哥哥我婚姻打动，里面这一敲云板，必是要会见贤弟。”正说着，果然传出话来，叫下书人外书房会话。张德福遂与刘云进外书房等候，工夫不大，老寨主由里出来，走到外书房门口，痰嗽一声，刘云与张德福俱都站起身形。老寨主到屋中一看刘云，果然仪表不俗，与姑娘所言无异。老寨主心中一喜欢，叫道：“德福，聚义厅谈话。”张德福答应一声，由外书房走出，一鸣聚众钟，来了二十余家寨主，聚义厅两旁站立。老寨主陪着刘云走入聚义厅，老寨主坐在当中金交椅之上，刘云坐在上首，张德福在老寨主身侧站立。书中代言，老寨主背后背着跨虎篮，这一升座聚义厅，真是威风百倍，一团正气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刘云此时将杀老寨主的心打消了一半。就听老寨主问道：“刘云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刘云答道：“晚生今年十四岁了。”刘云说着话，豹子眼一转，见老寨主银髯散满前胸，说笑的声音，犹如洪钟，虽然八十余岁的人，精神不减壮年。书中代言，二位老少侠客这一见面，俱都有暗羨之意。老寨主又问道：“刘云你把你的家世，可否对老夫表明？”刘云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你跟我不用续家谱，你们这一群下贱之辈，与少爷坐不在一处。”小英雄思索至此，遂信口说了谎言，老头子一听，完全不对碴儿，又问道：“刘云，你是那一门的人呢？跟何人学的武术？”刘云答道：“我师傅又是我的义父，他老人家姓钱名士忠，乃是保镖出身，自幼时将我收在膝下为螟蛉义子，传授武艺。”老英雄闻听，微微冷笑，叫道：“刘云！你不是投山入伙，别有用意，怎能瞒得过老夫？”刘云闻听不由的打了一个寒战，说道：“晚生实生是投山入伙，求老寨主尝碗饭吃，决无他意，老寨主幸勿多疑。”老英雄笑道：“西路镖头钱士忠，保镖为业，买卖发达，现在虽然歇了业啦，可称得起富家翁，纵然欲谋生计，自有镖行可入，四大镖头，俱都是至友。你为何弃美玉，而就顽石，前来充当山大王？所以老夫不敢相信也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老寨主有所不知，我义父自幼疼爱晚生，忽然变了心肠，近日无故的抓邪碴儿痛打晚生。”语毕，伸出胳膊与老英雄观看，说道：“你看看，我的伤痕尚未痊愈呢。”老英雄一看，果然鞭子打的伤痕尚在，心中暗道：

“钱士忠啊，你为何这样行为？对待自己亲生自养的也这样吗？有日我若见了你的面，我必然责备于你。”老英雄正观看刘云的伤痕，心中思索之际，就听屏风后有人叫道：“老爷子！后寨请你呢，有要紧之事。”老英雄闻听，遂对张德福说道：“你先陪刘云在此等候，老夫后寨去一趟，就回来谈话。”张德福答应一声：“是是。”刘云站起身形，欲要相随老寨主，老寨主摆手说道：“咱们就算一家人了，老夫去去就来。”语毕，老英雄站起身形，出离聚义厅，回归后寨去。此时张德福对刘云附耳说道：“贤弟你看看，那个姑娘也特破了脸啦，一会儿也离不开啦，这么会的工夫，就得向后寨招呼。”不表聚义厅上，张德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且说老寨主来到后面，姑娘问道：“前面那投山的可是刘云吗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不错，他倒是姓刘名云，今年一十四岁，俱都相符。”姑娘闻听，心中非常喜悦，复又问道：“他可是宣化府镇台之后人吗？此人也是扬州人氏吧？”老英雄摆手说道：“家乡住处，我已问过，俱都不相符。人家是福建人，庄稼人出身。”书中代言，这都是刘云信口所答老寨主的话。刘云为何在聚义厅上不说实话呢？皆因为刘云看不起虎头大王方冲老寨主，因为老寨主通奸义女，不是好人，故此不告诉真实出身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姑娘一听刘云家世不符，遂转喜为悲道：“老爷子，此人必有来历，绝不是投山入伙，他所说的必不是真话。若不是女儿之弟，为何他姓名年貌俱都与女儿之弟无异？老爷子你再细细一一诘问他，便知究竟了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女儿别痴想了，人家说的明明白白，不是扬州总兵大人的后人，岂有再追问之理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如其不然，待女儿到前边窥探一回，老爷子你想怎样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女儿岂可出头露面？老夫暂且将他收留，慢慢窥探。过些日子我将他陪到八松岭，叫他看你父母的坟茔，他若是刘门之后，必然吐露真情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全仗老爷子筹划，女儿听信便了。”于是老头子站起身形，仍回到聚义厅，姑娘谆谆嘱托：“你千万可别叫他走了。”老寨主唯唯答应。

且说张德福在聚义厅正与刘云商议：“单等老贼进来的时候，贤弟在他跟前献艺，抽冷子用毒蒺藜伤他。”正在低言耳语之际，就听老头子在外面痰嗽一声，张、刘二人急忙迎接出来。老英雄仍归原位，又对刘云问道：“你与钱士忠练了多少年艺业？”刘云答道：“晚生与我义父学了十数年，鞭法一百零八招，药喂毒蒺藜十二棵。”老英雄点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钱家门上的鞭一百零八招，十二棵毒蒺藜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老爷子，可以叫刘云在聚义厅上练一回，大家赏鉴赏鉴。若有不到之处，老爷子给他改正改正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初次相见，哪有令人献艺之理？”张德福说道：“才子讲究文章，练武家讲究武术。你乃是老前辈，还可以改正改正呢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老寨主，晚生不才，愿在老大人跟前现丑。”语毕，将大衣脱下，由腰中拉出十三节亮银鞭，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真似笔管直，拉开架式，吞吐撒放，玉蟒翻身，将鞭舞的犹如一条银蛇相似。老头子看的出神，站起身形，由北方绕到东北，相隔刘云有七尺来远，双手撕银髯，喊道：“好！好！倒是钱氏门中的武艺。”刘云此时要将亮银鞭交于左手，伸手掏鹿皮手套，刘云又一想：“带鹿皮手套麻烦，若被老贼看出破绽，反为不美。临上山时，曾与银龙借了三只毒药亮银镖，何不发镖打他？出其不意，必能命中。”刘云思索至此，正舞的热闹之际，将十三节亮银鞭，交于左手，伸右手由兜囊中登出亮银镖。书中代言，老头子此时左右手撕银髯，露着哽嗓咽喉，正在喝彩之际，刘云一仰手，照定老英雄哽咽喉打去，就听噗的一声，翻身栽倒。列

位，老英雄见银镖打来，一翻身躯，左手抄镖，一个箭步，纵到刘云切近，右手照定刘云劈去，刘云用手向上一封老英雄的右手，老英雄这一掌并不是真打他，上头的手还没落下去，底下的左腿早抬起来啦，照定刘云右肋踢去，噗的一声，将刘云踢了一溜滚儿。刘云方要爬起来，两边寨主们早过去，按倒就地，绳缚二背，请示：“老寨主，怎样发落？”老寨主道：“推出去杀了，拿人头来见我！”两个寨主架定刘云，向外就推，刘云大声喊道：“老寨主留命，刘云实在冤枉！”老寨主闻听，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且将他推回，问他有什么冤枉？”二位寨主将刘云推回，老英雄哈哈一笑，问道：“刘云你有甚么冤枉？从实说来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张德福言说老寨主的武艺高强，压倒一切，并说老寨主会接各样暗器，我一时高兴，掏出镖来，为的试试老寨主会接暗器不会。”老英雄笑道：“刘云啊，你来到山里，我以茶饭款待，并且收留于汝，无故的你要献艺，用镖打我的咽喉。还有这样试暗器的吗？我明白啦，分明你是前来谋夺连云山。是也不是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晚生实在不敢有那宗思想，实在是出于一时愚昧，望求老寨主恕晚生年轻，留我这条小命吧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如此，寨主们且将他绑绳打开。”两个寨主解开刘云绑绳，刘云爬地下磕头，谢老寨主不杀之恩。老寨主说道：“刘云，你不用谋我这座连云山，老夫今年七十八岁了，我还能过八十吗？只要有本事，老夫愿将连云山双手奉送，你可得守得住。此山自开辟以来，全凭水旱田为生，不抢不夺。但恐怕你年轻之人，不能守分，作案抢夺，一但被官家知晓，此山便难以存在。”语毕，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取过文房四宝。”喽卒答应一声，由书房中取来文房四宝，老英雄濡着笔，取了一张纸写道：“兹派刘云为连云山查山寨主，统理全山事务，众寨主喽卒俱各听其调遣。此令。”写完，贴在聚义厅前，又对刘云说道：“你要守得住这座山，老夫便将义女领走，从此连云山与老夫毫不相干。”刘云谢过了老寨主，老寨主拂袖退厅，众家寨主俱各散去。刘云还是真实心任事，与张德福说道：“老贼派我职务，我今天就得在山里查看一回，然后他要问我，也好回答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但是今天你为何不用蒺藜打他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我心思以为带鹿皮手套费事，登镖不是快点儿吗。”张德福说道：“以后再有会，可用蒺藜打他。你别看他派你为查山寨主，他心中还不定是怎个主意呢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二人谈着话，到了前寨，进了张德福的卧室，有喽卒摆上酒饭，二人用饭已毕，刘云休息休息，太阳平西的时候，便叫了两名喽卒带路，查看水旱田地。刘云一看，好一座庄家山！稻田地一望无边，稻穗都四寸多长。走来走去，走到一个所在，见有八棵大松树，每棵树上用松枝作的字，是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八个字。刘云心中暗道：“松树上为何作字呢？”再向前走，见有一座竹棚，用大漆漆的，刘云来到棚外，举目向里观看，见当中有一冢坟，前有石碣，天已向晚，石碣上的字未看真切。方要进竹棚，刘云就觉毛骨悚然，不知何故，潸然泪下。刘云心中暗道：“这是闹鬼，我别进去啦。这必是老贼的父母。他为何不下土安葬呢？”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喽卒！咱们回去吧。”喽卒带路，原路而归。第二日吃完早饭。老寨主差老喽卒，传刘云后寨外书房会见，刘云不敢怠慢，跟随老喽卒，来到后寨外书房。老寨主早已候等，刘云进屋，躬身施礼已毕，老寨主赐了刘云座位，遂问道：“查山寨主，你可曾查看本山水旱田地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晚生昨晚曾查视一番。本山土地，肥沃饶厚，足够本山的费用。老寨主不知费了几许心机，才制造的有这样成绩。”老寨主微笑道：“别说是半日工夫，你就

是查十天，你也查不周到。我这里有山图一本，南北多长，东西多宽，何处高，何处洼，房舍若干，俱都画的详细，一望此图，了如指掌。明日二更天，你听我呼唤，我将此图带着，同你各处查视。本山东北隅，并有一座八松岭，你到那里观看一回，并且还有一桩故事，我给你讲演。刘云，你的年纪太轻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张德福面带奸诈，终非大器，久后必非此山之主，现在因惧我三分，不敢妄为。你若能志意洁白，将来此山老夫完全让归于你，若按老夫的规矩去行，将来吃喝不尽。”刘云唯唯连声答应，口中说道：“谨遵老寨主之命。”语毕，老寨主回归后寨，刘云回归寨歇息。

此时已经三更多天，刘云休息片时，叫喽卒给预备一只轻快的小船，遂说道：“我到山外，前去探视几位朋友，以便将来我整理山寨，还要作买卖，不能似老寨主那样顽固不化。”众喽卒们说道：“你可多怜恤我们。”刘云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说着话船已到岸。刘云说道：“此船不准擅动，我到虹桥镇，请朋友去，还许同我进山呢。”喽卒水手一齐答应，刘云并由腰中掏出二两碎银子，赏给水手与喽卒，下船向虹桥镇悦来店走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在了店房，银龙见刘云回来，不胜之喜，遂叫道：“贤弟探山之事如何？秦尤可曾落于连云山否？”刘云答道：“秦尤落在连云山了。”刘云便将在山内所作所为，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，直说到“老贼明天晚晌二更天时，要偕同小弟按图查看山寨，并将图要送与小弟。查到八松岭时，并且还要与我讲演一段故事。”刘云说到此处，萧银龙问道：“八松岭是什么所在？贤弟可曾知晓？”刘云说道：“那八松岭乃是老贼立的坟地。棺材可丘着呢，并未入土。”萧银龙复又问道：“贤弟你可知道那老寨主姓字名谁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知道，叫虎头大王方冲。”萧银龙复又问道：“山中就属谁武艺高强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就是虎头大王方冲，其余都在张德福之下。但是这个老东西，你我弟兄恐怕俱都不是人家的敌手。”萧银龙复又问道：“贤弟可能将我们带进连云山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岂有不行之理？我是全山的查山寨主，喽卒们哪一个敢不从命？况且我跟他们说啦，我到外面邀请朋友去，老寨主若将山让给我之时，我不能似老寨主那样不振作，必然得作买卖，喽卒们还是很欢迎我。”萧银龙听到此处，计上心头，叫道：“刘贤弟，捉拿秦尤与老寨主易如反掌。今夜你将我与秦浩远大哥、贾明五哥，带到连云山的八松岭埋伏，单等老贼与贤弟到八松岭之时，出其不意，谋而杀之，犹如探囊取物耳。”书中代言，连云山三面是水，一面通旱路，不会水的人，不敢进山，因为萧银龙与贾明、秦浩远三人，俱都善于水性。三人商议已毕，收拾利便，俱都贴身暗带水靠，兵刃暗器等带好，够奔连云山。水手喽卒等候多时，见刘云偕同三位上了小船，这几人问道：“刘寨主，这是您的朋友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这都是我的莫逆朋友，将来俱都荐在山中，大家同吃一碗饭呢。”水手喽卒闻听，也不疑惑，摇动桨橹，向前行船，工夫不大，来到山里，众人弃舟登路，刘云领着三位，由小路绕至八松岭埋伏去了，暂且不表。且说刘云回到外寨下房，歇息片刻，吃饭喝茶等事，不必细表。书要简断，天至二更时候，刘云进内寨外书房，老寨主早已等候多时，见刘云进得外书房，老寨主含笑说道：“刘寨主请坐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在老寨主面前，哪有晚生座位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你且坐下，尔我喝一杯茶，咱们起身查山。”书要简断，二人喝茶已毕，老寨主与刘云遂起身够奔八松岭而来。来到八松岭，借着月光，老寨主遂由袖中取出地图一张，指示刘云：水田若干，旱田若干，并哪有竹林，哪有江苇，详细指示。比及看到八松岭，老英雄道：“因此处

有八棵大松树，老夫将此地命名为八松岭。皆因为昔年老夫游江，在江面之上，看见一桅杆从上游漂来，老夫遂叫喽卒打捞船桅。众人将船桅打捞出水，见船桅上有一姑娘，年方八九岁，老夫遂打发人，请了一位婆子，将那姑娘救醒。”方说到此处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此树是我栽，此山是我开，要得从此过，必须留下买路财。牙绷半个说不字，一刀一个不管埋！”老英雄闻听，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大胆？老寨主在此！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在这儿等你好大半天啦。”说着话，一字杵搂头盖顶便打。老英雄是艺高人胆大，并未带着家伙，空着手与三人动手，将三个累的汗如雨下，近不了老英雄的身。刘云一看，工夫战大了，三个必然得落败，刘云遂在旁，高声叫道：“老寨主且请后退！杀鸡焉用牛刀？这群东西们不是鹰爪，便是绿林道，前来抢夺我们这座连云山。”老英雄闻听，遂说道：“刘寨主可曾带兵刃吗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全都预备好啦，你请后退吧。”老英雄遂向西北一纵身躯，纵出去五七尺远，萧银龙等向东南纵去。刘云一个箭步，蹿到战场当中，面向东南叫道：“小小毛贼！也不仔细打听打听，敢来到连云山无礼！”说着话，对着银龙一仰手，一翻身两扬手，四个毒蒺藜奔老寨主左右井肩穴及左右腿腋打去。老寨主左右两闪，脚未站稳，又一个毒蒺藜，直奔裆中打来，老头子一纵身躯，稍为迟慢一点，这一个毒蒺藜正中在大腿偏面。老英雄骂道：“好一个贼子刘云！我施恩相待于你，你反勾结贼匪，前来谋杀老夫！头上尚有青天，恐人容天不容，自有你的报应。”刘云说：“你是无耻的贼，人面兽心！我打你为是给黎民百姓除害，今天是你报应到啦！”老英雄哈哈一笑，回头便跑，等在刘云后面追赶，老英雄跑的甚快，小弟兄四人追之不及。萧银龙说道：“怎么明明中上毒蒺藜，他怎么犹如没事人儿一样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他是练家子，今年七十八岁，尚且狎褻少女呢，他有吸取真阳之法，（书中代言，这都是张德福与刘云说的话，言说老寨主狎少女，吸取真阳。）他的气血足壮，药力行的慢。他纵有托天的本事，他也跑不出去十里地去。”四个人说着话，仍然紧紧追赶，无奈老英雄是愈跑愈快，将四位小弟兄落在了后面，足有一里来地。跑出去有二里多地去，老英雄向东一拐，就见前面来一对纱灯，甚为明亮，就听娇声细语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怎么啦？”老英雄一看原来是自己义女，说道：“老夫受了药喂毒蒺藜的伤啦。刘云勾结外人，前来夺山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伤势轻重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不要紧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你回后寨治伤，然后你便打发人抓这四个小辈来。”语毕，让过老寨主，后边四人已经赶到。姑娘摘跨虎篮，劫住四位少年英雄，秦浩远被获遭擒，引出悦来店姐弟相认。话说刘云用药喂毒蒺藜伤了老寨主，以为老寨主必然被获遭擒，不想老寨主是愈跑愈快，刘云手提十三节亮银鞭在前，秦浩远、萧银龙、金头虎、贾明等，四小英雄随在背后，紧紧追赶。正在向前追赶之际，忽见前面来了一对红纱灯，闪出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拦住要路，放过老寨主，亮出兵刃。刘云一抖十三节亮银鞭，说道：“什么丫头？这样大胆！竟敢拦住我们的去路。”直奔姑娘面前而来。两对白纱灯红字，上书“连云山内寨。”灯烛辉煌，异常明亮。姑娘是心中有事，在刘云向前走的时候，就注目在刘云身上，比及刘云来至切近，姑娘一看，果然刘云是豹子眼，大眼睛，圆脸膛，正是兄弟刘云。但不知何以至此。又想起船中遇难事，姑娘一阵心酸，几乎落下泪来。方要开口叫道：“这不是兄弟刘云吗？”未及开口，刘云的十三节亮银鞭，哗啦一声响，直奔姑娘点去。姑娘双手擎着跨虎篮，并不还招，急忙闪躲。刘云是得着理啦，十三节亮银鞭上下翻飞，

银蛇乱蹿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恨不得将姑娘一鞭结果性命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姑娘由始至终，并不还手，只是向后倒退。书中代言，再向后退就是江叉子了，姑娘站的是下坡，刘云站在上坡，赶来赶去，将姑娘赶的离水边切近。姑娘说了一句“刘云，你是我兄弟。”刘云呸的一口，向姑娘唾去，说道：“谁是你兄弟？别不要脸，着鞭吧！”姑娘一看，再往后退，就该落水啦，遂向前一递跨虎篮，将刘云的鞭穗子捋住，这才往下一带手，刘云跟随跨虎篮向就地爬去，姑娘恐怕山石伤了刘云的脸，未等刘云爬下，向上一提跨虎篮，刘云翻身，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姑娘一手向上提着鞭穗，一手擎着跨虎篮，有心要下毒手，愈看愈是自己一乳同胞的兄弟，姑娘此时真是犹如刀搅心肠一般，一抬腿照定刘云肋下一脚踢去，口中叫道：“冤家你去吧！”一脚将刘云踢了一溜滚，坠入江叉子中去了。列位，刘云仰面躺在山坡之时，秦浩远已经赶到，要不然姑娘便将刘云捉住了，因为不得下手，又不肯伤了他，所以暗将刘云释放。秦浩远来到姑娘切近，叫道：“好丫头，你胆敢战败我弟！”话到人也到啦，姑娘一看，原来此人空手，并没有家伙，姑娘方在纳闷之时，就听哗啦一声响，鸡爪练子双锤，由腰间拉出，照定姑娘胸前打来。姑娘向前一递右手跨虎篮，只一个照面，便将秦浩远的鸡爪练子锤捋住一只，秦浩远那只练子锤方要变招，姑娘左手的跨虎篮便向秦浩远腕子剪去，秦浩远方要撒手抛锤，焉得能够？皆因为秦浩远方才说了一句“丫头战败我弟”，姑娘暗想，必与兄弟有关系，所以未刃剪秦爷的腕子，向下一带，秦浩远爬伏在地，照定秦爷腰间，便踢了一脚，当时秦浩远欲想翻身，只觉腰间有如千钧压覆一般。姑娘叫道：“婆子过来捆！”萧银龙见秦浩远被擒，亮出判官双笔过来动手，双笔摘解撕捋，与姑娘战了不到五七个回合，左手的笔被姑娘的跨虎篮捋住，萧银龙方才看的明白，刘云的鞭被人家捋住，较劲没有人家力量大，秦爷的家伙被人家捋住也没有人家力量大，夺不过来家伙，自己必然不是人家的敌手，所以赶紧撒手抛笔，一个箭步蹿入水中去了。贾明看罢，一晃悠冲天杵小辫，遂大声说道：“这哪里是姑娘？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夜叉！我留着我这条杵吧，别抛在连云山。”语毕，噗咚一声，跳入水去。姑娘一看，四个人跑了三个，只捉住一个，遂叫道：“婆子们！派喽卒将此抬回聚义厅，听候老爷子发落。老爷子若问，就说我追下贼人去了，不准多说。”婆子不敢不从，叫来喽卒，抬着秦爷回归了聚义厅，暂且不提。

列位，说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，姑娘是怎么来的呢？也必须略事交待。皆因为老寨主与刘云看图查山之事，俱都是跟姑娘商议的，老英雄去后，姑娘自己心中思索：前日刘云一到连云山，便用暗器暗算老寨主，今日老寨主与此人查山，倘有意外，如何是好？姑娘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“婆子们！掌上后寨纱灯，赶紧够奔八松岭，迎接老寨主去。为什么老寨主这般时候，还不见回来？”说着话，姑娘收拾紧衬，带上跨虎篮，婆子打着灯笼在前，姑娘在后，直奔八松岭而来。行至距离八松岭二里之遥，正撞见老寨主在前面跑，刘云等后面追赶，姑娘问道：“老爷子这是怎么啦？”老头子说道：“中了毒蒺藜啦。”姑娘问道：“何以尚能逃脱了贼人之手？毒蒺藜打上，岂能转侧？”老英雄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破法。”为甚么萧银龙中毒蒺藜，会翻身栽倒，老寨主中了毒蒺藜，为何愈跑愈快呢？原来四大镖头，是联盟弟兄，这位老寨主并不叫虎头大王方冲，在连云山占山，乃是不得已而为之，皆因为有姑娘坠累，若不是有姑娘坠累，老英雄早就削发出家啦，故此领着义女占据连云山，但是不夺不抢，全恁水旱田生活。后寨就是姑娘与

老寨主。后寨是三道院子，姑娘住在最后头的院子，有婆子丫环伺候作伴。老寨主住在第二道院子，有老喽卒伺候。另有书房，姑娘与老寨主弈棋练武读书习字，有文武书房，男子不准入中门，有事以敲云版为令，外面一道院有老喽卒把门，男女有别，严肃异常。由九岁时老寨主游江，在江中上游飘下来一棵船桅，老寨主派人打捞船桅，见桅杆的篷绳上系着一个小女孩，气息奄奄，老寨主遂打发喽卒到山里请了寨主的女眷，将姑娘救上船，回归山寨灌了点薑汤，工夫不大，姑娘苏醒过来。老寨主一问姑娘何以落水，以及家乡住处，姑娘遂将身世与老寨主说了一遍。老寨主问姑娘：“你是愿意回家认祖归宗，还是愿意在山中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父在世的时候，凡亲戚家族等去投奔俱皆不收，只给十两银子路费打发回家，所以族人们没有认识我的。再者说我又是一个姑娘，你老人家是山大王，你老人家将我送到杭州，我们本族也不能收留我。你老人家要修好便修到底，你老人家还是将我收留在山中。”老寨主心中暗想：此事也是无有他法。暂将姑娘收在寨中，并打发人在大江之中，打捞死尸。打捞两昼夜才将总兵老俩口子的尸身得着，惟不见刘云尸体。书中代言，刘云被钱士忠由江沿上救去。刘云抱着一块船板子，飘到钱家堡，正赶上钱爷在江沿上闲眺，打发人捞上岸来回家救醒，遂认为义子，传授武术。刘云本是宣化总兵公的后人，三年任满回家，在江中遇匪，总兵乃两榜进士出身，两箭射死两个贼人，贼人在山头上用巨石打船，将船打翻，可怜全家及仆妇人等，俱都淹毙。也是苍天不绝忠臣之后，留下刘云与姑娘刘凤兰，刘云被钱爷救去，姑娘被南侠老王灵救去。这位南侠老王灵隐姓埋名，改名叫虎头大王方冲，合山寨主喽卒及张德福等，全都不知道老英雄是南侠老王灵，只姑娘一人知道自己义父隐姓埋名。四路镖头是联盟弟兄，南侠老王灵居长，南路镖头就是这位南侠老王灵，北路镖头是胜三爷，东路镖头石俊山，西路镖头钱士忠。若不隐姓埋名，胜爷当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必须让给南侠，胜爷不敢设立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。皆因为南侠老王灵不知下落，无处访察，胜爷才办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。有一日老哥儿四个，在一块作买卖的时候，聚会在一处，南侠老王灵是老大哥，劝三位兄弟：“不许用毒药暗器，有伤阴德。”胜爷原先是三只金镖，三只毒药镖，就因为大哥劝说，胜爷弃毒药镖，永远不用，不传后人。石爷是药喂的毒龙槐，被大哥一劝，也取消毒药了。临到钱爷跟前，老英雄一劝，钱爷笑着对老英雄道：“我的毒蒺藜，最厉害不过，最好破，若是打在肉厚之处，用二指捏住，取小刀将受伤之处削去毒，就走不了肉里去啦。”这也是报应循环，丝毫不爽，一念之善，天必赐之以福，老头子当初若不是无意中劝三位兄弟取消毒药暗器，钱爷于无意之中告诉老头子破法，今日刘云用毒蒺藜伤了老英雄，若不是当年听钱爷告诉破法，焉有老英雄的命在？所以老英雄用刀一削，愈跑愈快，连刘云都不知道破法，钱爷授刘云打法，并未授刘云破法，这就是老头子愈跑愈快的缘故。

闲文表过，书接正文。刘云与萧银龙、贾明三人，顺着江叉子逃走，晃到对岸，就是一片芦苇，傻小子喊道：“老六！前边是芦苇，先藏在里头，脱了衣服过过风吧。”萧银龙一听，心说真是砸锅匠，人家要追下来，他这是告诉人家呢。刘云先晃到苇塘子里，萧银龙与贾明也来到啦，此时天气已然东方兴灼，萧银龙对刘云说道：“这回的事情可闹大啦，别人被擒还不要紧，秦浩远这一被人家拿住，这可就费了事啦。他在北京王府当差，倘若至期不归，被王爷知道，一纸公文下到苏州府，事情就可大啦。要不然兵刃落

下来，焉有我的命在？我在水中，见秦大哥只一个照面，就被获遭擒，可惜咱们堂堂男子汉。”金头虎在一旁胡说一气，工夫不大，衣服被江风吹干，三人这才够奔虹桥镇悦来店。姑娘将老婆子打发走了，自己遂够奔江沿，叫老喽卒预备船只。书中代言，连云山另有姑娘的花船，两个老喽卒充当水手，他人不许动用。但是姑娘长这么大，可没有出过连云山，有时候同着老寨主在本山中散逛，看看荷花，今日姑娘叫老喽卒预备船出山，老喽卒说道：“天气尚且未亮，姑娘出山何事？倘若被老寨主知道，我们这大年纪，不知拦阻姑娘，岂不受老寨主责备？要是别人跟随姑娘，尚有可说，连一个人都没跟着姑娘，姑娘独自一人，焉能出山？”列位，这两名水手，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，老寨主都知道品行端正，老诚可靠，所以才叫给姑娘当水手。老水手这一拦阻姑娘，姑娘杏眼圆睁，双眉倒竖，遂大声叫道：“老水手！我有要紧之事，若是禀明老寨主，可就来不及啦。你们赶快开船，万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要误了我的大事，留神你们两条老命！”语毕，伸手撒跨虎篮。老喽卒一看姑娘急啦，明知道不开船是决办不到的，二人遂齐声说道：“姑娘，倘若被老寨主明日知晓，怪罪下来，可求姑娘给我二人求情，留我们这条老命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你二人请放宽心，我是避难之人，我还能害人吗？我不能这一辈子落的永无家业，避难深山，我要安排后来的结果，你们二人快开船吧。”老喽卒不敢怠慢，摇动花桨橹奔山口而来。工夫不大，将船靠岸，姑娘背定跨虎篮，由船上纵至岸上，叫道：“老喽卒！无论何人前来，也不许动用我的船。在此等候，不许擅离。”老喽卒连声答应。姑娘下了船，直奔虹桥镇而来。书中代言，金头虎刘云、萧银龙三人，在苇塘中晒衣服，姑娘早就看见啦，三人所说的话，俱被姑娘听去，故此姑娘下船，够奔虹桥镇而来。不表姑娘够奔虹桥镇，再表刘云、贾明、萧银龙三人，在苇塘中，将衣服脱下，拧了拧水，放在苇稍上，江风一吹，半干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三个人遂奔虹桥镇而来，一路无书。来到店中，黄三太问道：“怎么不见秦浩远大哥回来？”银龙与刘云遂将山中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及至说到姑娘与刘云动手的时候，傻小子贾明接着说道：“刘云在连云山住了好几天啦，跟姑娘一定认识。一见面的时候，刘云脸儿红啦，拿鞭就打，姑娘并不还手，一个劲的向后退，刘云一个劲挤兑人家，人家要再向后退，可就退到水里啦，这才用家伙跟老七还招。那位姑娘大嫂子，使的那个家伙，也不知叫什么名字，看着好似两个护手钩合一块一样，两面是钩，当中有一个宝剑尖子。刘云的鞭穗子，被钩就给钩住啦，趁势要向下一带，可就擦了刘云的脸啦，姑娘大嫂子恐怕伤了刘云的脸儿，先向下坡一带，刘云的脸看看落地，姑娘又向上猛劲一提，刘云就来个仰面朝天，一抬腿，一脚踢在水里去啦，俩人要不是有交情，有多少刘云都完啦。秦浩远大哥，可就吃亏了，也不管碰着脸没有，照定腰上踹了一脚，叫婆子就给捆了啦。”刘云闻听脸儿一发红，叫道：“贾五哥！咱们是磕头弟兄，你不可血口喷人。我在山里住了两天，我并未见那丫头，所有的情节，都是张德福与我所说，今天话是挤出的，要不然我可不能说。提起我刘云身价来，不比列位低，我是宣化府总兵公的后人，三年任满回家，在大江之中遇见水贼，我父是两榜出身，两箭射死两个贼人，贼人在山上用巨石砸船，砸的船底现天，我全家尽丧。也是我命不当绝，我抱着一块船板子，漂流到江沿，我义父在江船上望景，将我打捞上岸，带到家中，教授我武术。”刘云因为傻小子耍笑自己，正在发牢骚之际，就听后窗户外一声叫道：“刘云兄弟！你可忆想苦命的姐姐了？”刘云一听，仍是

山中姑娘的口音，对着后窗户唾了一口，骂道：“贼丫头！别没羞啦，谁是你兄弟？还不过来受死！”此时姑娘已经由房上过来，站在院中叫道：“刘云！你真不认识姐姐了？”刘云此时在气头上，又听张德福言说，姑娘与老寨主有染，分明就真知道是自己姐姐，当着大众也不能认啦。刘云此时一看炕上放着一把单刀，伸手抄起单刀，纵到院中，口中叫道：“贼丫头休走，着刀！”姑娘闪身躯，并不还招，口中仍然呼“刘云！你是我兄弟。”刘云一刀紧似一刀，姑娘闪展腾挪，复又叫道：“兄弟！且慢动手，容姐姐将话对你说明，你再动手也不为迟啊。”刘云焉能容让？仍不住手。萧银龙与黄三太二人看着事出有因，黄三太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，你看姑娘口口声声呼刘云为弟，手擎着家伙并不还招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刘贤弟落江被救，想必姐姐也被人救去。贤弟你由打刘云身后，暗中将他的腰抱住，我夺他的刀。无论有什么事，容人家姑娘将话说完了，现动手尚还不迟。再者你看姑娘并不是打仗来的，姑娘泣容满面。”萧银龙听黄三太之言，说道：“兄长此言正合我意。”于是萧银龙遂绕到刘云身后，将刘云抱住，黄三太捋住刀盘子，叫道：“刘云贤弟且慢动手！容姑娘将话说完，再动手不迟。”姑娘遂叫道：“刘云兄弟！方才你在屋中所言，船底现天，你被人所救。你想想当时母亲左手拉着你，右手拉着我，祷告苍天：‘倘若事急时，船要翻了，苍天有眼，可千万留一双儿女，莫绝后代香烟。’母亲哭的如痴如呆，忽然船翻，合船之人，俱都落水，然后就不知所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你满嘴胡说，我没有姐姐。你在山中与老寨主明为义父义女，暗为夫妇，我都知道。总兵之女，焉有你这样下贱的东西？”姑娘闻听，只气的几乎栽倒尘埃，唾了刘云一口说道：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真。这是你眼见还是耳听？”刘云说道：“我耳听与眼见一样，你们本山大寨主张德福告诉我的，那还能假吗？”姑娘闻听笑道：“刘云，你枉为男子汉了，交朋友你都分不出好坏人来。那张德福，他乃是下贱之辈，人事不做。我与老寨主一宅分三院，有时昼间弈棋，或者谈今论古，必有婆子在跟前伺候，内院连一个閒人都不进去。有一日夜间，张德福无故的进后宅，被姐姐捉住，我要将他杀了，婆子劝我，必须禀明老爷子，叫老爷子发落他，倘若经我手杀他，恐招人物议。那时节姐姐本打算装作不知是谁，杀完他再禀告老寨主，经婆子妈妈这一劝解，我才饶他活命，报告老寨主。老寨主叫将贼人抬到外书房，及至抬到外书房，老寨主一看，原来是张德福下贱东西。老寨主问他到后寨何事？他言说他吃醉了，误入内寨。老寨主有心杀他，又念他在连云山有开山辟土之功，老寨主为了半天难，才打了一百鞭子，放他归前山，倘若再私进内寨必当杀之。那小辈从此以后，便在外面造谣，破坏我与老寨主的名誉。你枉为男子汉，枉读诗书，连君子与小人都分辨不出来。你知道老寨主是谁吗？”刘云听到这里，已经暗自泣下，又听他姐姐一问老寨主是谁？他的气儿不觉又撞上来了，遂大声答道：“我因为甚么不知道？老贼名叫虎头大王方冲！”姑娘微笑说道：“刘云哪，你还在梦中呢。我一告诉你，你心中的疑心，就没有了。大概人的名儿树的影儿，君子小人都有个耳风，老寨主并不是虎头大王方冲，他老人家乃是四大镖头之一，姓王名灵，人称南侠老王灵，提起来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若不是有我坠累人家，人家早落发入山了。皆因为有我累坠人家啦，他老人家才隐姓埋名，占山为王。要是出了家，庙里怎能收留姑娘呢？”三太与银龙、贾明等，一听姑娘说虎头大王方冲，并不是方冲，原来为南侠老王灵，只听得大众胆裂魂飞！因为什么呢？胜三爷常常言说：“我胜英都低人一头，人

家不干才显胜三爷呢。一辈子行侠作义，四大镖头之中属其第一，并且还是老大哥。”如今私自进山，并且用药喂毒蒺藜伤了人家啦。刘云也常听他义父钱爷谈论，知道老侠客行侠作义，是南七省最著名的人物，并且还是盟大爷。谁都知道是正人君子，张德福所说的话，俱都是妄造黑白，污辱好人。刘云遂过去拉住自己姐姐的衣襟，大声痛哭起来了，姑娘刘凤兰也哭的如同泪人一般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刘云你也别哭啦，姐弟相逢乃是喜事，有什么话到屋中再说。”大众俱都相劝，姑娘与刘云这才同进上房屋止住了悲泣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刘云与我们都是磕头弟兄，并不是外人，请你落座休息休息，喝一杯茶，然后尚有要紧之事，当面言讲。”姑娘一听，全都与刘云磕头弟兄，万般无奈，只得落座。叫道：“刘云！南侠老王灵不但是姐姐救命的恩人，而且惠及枯骨。当时救了姐姐，由江中又将父母的尸体打捞上来，置办寿衣寿木，将二老双亲成殓起来，厝于八松岭。并搭竹棚一座，遮风蔽雨，在八棵松树上作的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’逢年遇节祭祀，烧钱化纸。由打姐姐九岁，收为义女，老寨主亲自请合山女眷寨主，在众人面前焚香起誓，老寨主言说：‘义父如不以义女当亲生女看待，必然尸骨无存，白骨见天。’那时节姐姐见义父起誓，姐姐也焚香起誓：‘义女如不以义父当生身父母孝敬，不得善终。’自九岁到如今，姐姐一十八岁，受义父教训九岁，昼习文，夜习武，成全姐姐被难之人。昨日你到连云港，老头子本来连信都没拆，就打发婆子告诉老喽卒，给你十两银子盘费，本山穷困不能收录闲人。那时节姐姐正与义父弈棋，因见信封上有下书人刘云字样，姐姐遂问老寨主为何不拆书看看？老寨主言说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张德寿乃是张德福之弟，老道七星真人的门徒，行为极其卑劣，物以类聚，这刘云既然是与下五门相近，不问可知，必不是良善之类。姐姐闻听，遂对老寨主言说，昔日有一胞弟，名叫刘云，落难江中，莫非此人是我兄弟，也未可知。依老寨主说你兄弟决没有存在之理，叫姐姐不必妄想啦。姐姐见老寨主不允收留，因念弟情节，不觉凄然泣下，老寨主爱女情深，一见姐姐哭泣，遂允收留，侦察来历。及至打开书皮观看，果然来人姓刘名云，年方一十四岁。姐姐屈指一算，咱全家落江之时，为姐只九岁，你只五龄，今年你一十四岁，大概必是吾弟了，遂怂恿老寨主到外书房会客，看看你的像貌是否相符。老寨主一看，果然与姐姐所说的像貌无异。及至问你的籍贯，你胡诌一回，并无一句实话，老寨主到后寨对姐姐言说，你的籍贯不对，也不是总兵公后人。姐姐仍然坚持说是我兄弟刘云，想必别有缘由，不肯说出详细情由。于是老寨主才出主意，暂将你收留，同你到八松岭，将父母被难落江之故事与你讲演，倘若你是刘家之后，必吐露真情，昨日才将你陪到八松岭。你用药喂毒蒺藜将人家打啦，初次见面，你就用毒药暗器，暗算人家。”姑娘语至此，便哭泣着叫道：“刘云！刘云！你于心何忍？再者你对得起泉下的一双父母吗？”

姑娘一面说着，一面泪如雨下。刘云说道：“姐姐不要伤心，先将老寨主的伤治好，先前不是不知道细情吗。兄弟上山并不是专为暗害老寨主去的，皆因为张德福诬蔑姐姐与老寨主许多不堪入耳之言，我一想连张德福都算上，一个好人也没有，兄弟若知老寨主是南侠老王灵，兄弟天胆也不敢触犯。咱们别的事情全都搁在一旁，我赶紧进山给老寨主治毒蒺藜伤去。”姑娘说道：“那就不用你费事啦，老爷子自己有破毒蒺藜之法。我见老寨主说话的精神与跑的步法，丝毫不乱，大概不至于有性命之忧。”刘云闻听此言，愕然说道：“连我义父对我都未曾言过破法，何以钱家独门的暗器，别人有破

法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你就不用多想啦，老寨主与钱士忠的交情比你近的多，四大镖头，情同骨肉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刘贤弟，你问问姐姐，秦尤果然落在连云山没有？倘若落在连云山，咱们将他的案子及张德福采花杀命之事，暗暗进山，报告老寨主。老寨主与胜三大爷情同手足，胜三大爷的事，如同老寨主的事一样，此一去秦尤与张德福必定遭擒。”刘云方一问姐姐刘凤兰，姑娘说道：“我没有先和你说过吗？内寨里一个男孩都不许进去，我焉能知道什么秦尤呢？张德福既有这宗事，老寨主是万不能容。”萧银龙道：“姐姐你由打山里出来，工夫也不小啦，老侠客的伤痕究竟不知怎样？你还是自己回去，将店中之事略略的与老侠客说一个底儿，然后我们便想法子见老侠客，捉拿张德福。还有一样要紧的事，在山上被姐姐所擒的那位，并不是外人，他父与四大镖头都是磕头的弟兄，他乃是秦家峪秦二爷的大少爷。他在北京王府当差，请假回家省亲，在此地遇上我们啦，我们是请出人家来帮忙的。”姑娘又叫道：“众位兄长贤弟，刘云年轻不知事务，求众家兄长贤弟千万多要照拂。”黄爷与萧银龙说道：“请姐姐放心，刘贤弟与我们如同亲兄弟一样，无论什么事，他没有不听的。你就请回山寨，看看老侠客的伤痕罢。并求姐姐将此间大概情形与老侠客禀明，刘云就到连云山请罪。皆因为秦尤是盗灯的正凶，关系最大，倘再行逃逸，我们众人就有性命之忧。”姑娘与兄弟相见之下，恨不得立刻将兄弟带到连云山请罪，姐弟团圆，恋恋不舍，哪里肯立时就回山？还是刘云催促姐姐赶快回山，倘若消息走漏，秦尤逃走，兄弟就有拒捕殴差之过。姑娘眼含痛泪说道：“此事也不必我自己回去，还是大家同我上山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也好，咱们赶快看看老爷子的伤。虽有破法，倘有不测，为之奈何？”萧银龙闻听，遂将大众欲进连云山之事，告诉了忠义太岁梁芳，众位这才起身。

此时天光已亮，来到水路，两名喽卒一看，有六七位男子，姑娘在先带路。两名老喽卒交头接耳说道：“为何姑娘带着那些男子？”说着话姑娘已到水边，叫道：“水手拢岸！”水手说道：“若是光姑娘一人，当然拢岸，姑娘为何带着许多男子？老寨主怪罪下来，谁人担待？”刘云一听水手不摆岸，船离岸不过一丈有余，刘云冷不防一个箭步，蹿上船头，叫道：“水手快快摆岸！不然即杀尔辈。”水手无法，只好摆岸，众人上船，姑娘将姐弟相认之事，对水手言明，水手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只好姑娘给我们作主。”说着话已到后寨子墙，刘凤兰说道：“且叫他们众位在墙外等候片刻，我姐弟且进里面，将所有一切先报告老寨主，然后叫他们众位听请。”刘云将意思报告众人，众人俱都点头答应。刘云与凤兰姑娘纵上墙头，进了内寨，姑娘说道：“这是后寨，向前去再过两道院就是老爷子住所。”姐弟说着话来到前院，东厢房三间，姑娘说道：“这是老爷子寝房。”姑娘遂掀竹帘而入，慢慢叫道：“老爷子。”老英雄闻听，痰嗽一声说道：“是凤兰吗？”书中代言，老寨主受了毒蒺藜，自己用刀割下指肚大一块肉去，虽然不甚重，但是那大年纪，如何受的了金刃之伤？翻来覆去，方才睡了觉。闻听姑娘来啦，老英雄将姑娘唤入，刘云也走到门前，姑娘问道：“老爷子伤痕怎样？”老英雄长叹一口气说道：“不要紧。好一个刘云，老夫若将他拿住，千刀万剐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老爷子您别生气，那人正是我那苦命的兄弟刘云。”姑娘方说出刘云二字，羊羔吃乳跪在床沿下，叫道：“刘云还不过来与老爷子赔礼？”刘云闻听，掀开门帘进到屋中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义父，你老人家是我刘氏门中救命的恩人，孩儿不知。”老英雄站起身躯，说道：“刘云，你不仁，

我就不义。”由墙上摘下跨虎篮，明灿灿奔刘云剝去，只见刘云低头受死，一语全无。跨虎篮看看落到头上，姑娘一伸手将老英雄胳膊托住，说道：“义父大人看到我死去的父母面上，给刘家留一条根吧。”老英雄哈哈一笑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不托我胳膊，我也不杀他。他拿药镖伤我，我都不杀他，我试一试宦家儿的心肠耳。”老英雄又说道：“孺子诚可教也。十四岁的孩子，能够引颈待死，不与老夫反对。不知者不作罪，先前不知老夫之为人耳。”语毕，用手一搀刘云，叫道：“刘公子请起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请义父上坐。”又叫道：“兄弟！你重拜义父大人救咱们的大恩。”刘云不敢待慢，赶紧磕了三个头。南侠老王灵说道：“不用拜了，咱父子且到后寨讲话。”爷儿三个来到后寨，老寨主问道：“公子你到连云山，所为何事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您就叫他刘云，不必称他公子了。”刘云说道：“义父老人家，我哥哥黄三太由杭州碧霞山双松岭，解国家要犯秦尤，走到苏州地界，被贼人识破，救去秦尤。那秦尤两次夜入皇宫内院，盗取圣上的九龙杯，国母的珍珠汗衫。”书要简断，不可重叙。刘云将秦尤脱逃始末根由，对老英雄说了一遍，并将福云居之事也告诉了老侠客，直谈到本山大寨主刀杀五命采花作案，忠义太岁梁芳受伤等事。说到黄三太众人，现在墙外等候，老英雄问道：“都是何人之后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俱都是明清八义的后人，胜三爷的高徒。”老英雄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我也听了一面之词啦。你赶快请小弟兄进后寨见我。”刘云答应一声，转身来到后寨墙外，说道：“老寨主请众位兄长。”工夫不大，婆子开了后寨门，将弟兄六位引入。南侠老王灵已迎到门首，众人一看南侠老王灵，年过古稀，精神百倍，真有出世离尘之概。黄三太等常听胜爷说：“王灵是大拜兄，”黄三太等不敢怠慢，爬在地下叫道：“老伯父！小侄男等与伯父磕头。”老侠客哈哈大笑道：“众位贤侄少礼。且请屋中落座，愚伯尚有话说。”众小弟兄磕完头，站起身形，跟随老侠客进了东厢房。老侠客叫道：“众位贤侄！我隐姓埋名已二十余载，合山之人，全都知老夫叫虎头大王方冲，王灵二字，谁也不晓，都只为收留义女，泄漏我的真名。我要求众位一件事，以后见了我那胜三弟，千万不许提我的真名。我在此山，无事不常下山，只知耕耘，不晓其他。前几日有秦尤到来，下帖拜望，皆因为他是明清八义后人，我将他接进后山。秦尤一见我，磕头便拜，言说胜英要剪草除根，所以绿林道犯的大命案，胜英都按在他的身上。我一听此言，我很瞞怨胜英不仁，我就给了他几百两银子，打点了细软物件，派老喽卒雇了一只大船，送他回太仓州，叫他携眷远逃，永远也不许再露面了。秦尤这一远走，永远也拿不着啦，胜三弟的官司，永远也完不了啦。你们就将我带到当官，我打纵放秦尤的官司。救秦尤不死，完胜英的官司。”大众闻听一怔，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别打这场官司，先叫我胜三大爷打官司，然后我爹再替我打官司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恩师岂能让你老人家赴汤投火？你老人家的事，若被我恩师知道，他老人家还得替你老人家去呢。”萧银龙杏子眼一转，口中叫道：“伯父！秦尤已走，暂且不成问题，也不必解决。先将大寨主张德福拿获以免逃逸。”老寨主说：“此话诚然。”萧银龙又说道：“我们还有一位朋友，被刘凤兰拿住。他是双锤将秦格良的少爷。”老寨主未等银龙将话说完，叫道：“婆子传话！将秦少爷放回。”老喽卒由聚义厅将秦浩远缚着二背推来，老英雄亲解其缚，刘云说了底细，秦浩远磕头拜见伯父。老英雄一笑，说道：“一辈新人换故人，长江后浪催前浪。盟弟之子都成丁了。”老英雄遂叫众人在聚义厅四外埋伏，然后一击云版。前寨

方起床梳洗，闻听聚义厅上击云版，俱都云集聚义厅。南侠背后背定跨虎篮，到聚义厅痰嗽一声，坐在金交椅上，张德福带领众人俱站立两边。张德福开言说道：“老爷子为何这早升厅，有何要事？”南侠说道：“大寨主，人位齐了吗？”张德福回说：“都齐啦。”老英雄坐上说道：“众位也有见过我的，还有来二三年没有见着我的。然而众位来到小山的时候，我俱都传山令，我这是庄稼山，不做抢夺的买卖，不许采花杀命。前几天苏州府城里关厢，有刀杀四命拒捕排差之事，又有劫船抢客之事，伤了客人水手，连保镖的共合伤人命六七条，有会水性的借水遁逃走。此事你们二十七位寨主，但不知是哪位作的案子？谁的案谁说。你们若是说了，自去打官司，没有列位的事。谁作的案，若是不说，倘被官人知道连云山所为，必然前来抄山，那时也是全山尽殁。谁作的案子快说，若不然，我先亮跨虎篮将你们这二十七位斩首，然后我一自尽。”说着话，唧唧一声响亮，亮出跨虎篮，二十七家寨主面面相觑。老寨主问的很急，大众无法，只可说道：“老寨主请息怒，这都是大寨主做的案子，我们未敢助恶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张德福，你与他们二十六位对词。”张德福闻听，吓的颜色更变，闭口无言。老寨主说道：“理屈词穷，必是你所为无疑了。”贼人心中暗道：“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只要我一沾水，就算逃啦。”一退步，纵上聚义厅，由前坡到后地坡，方要下房，有一人二指一按绷簧说道：“万恶之淫贼，哪里逃走？”出其不意，贼人中了袖箭，翻身落房。起来方要逃走，纵过来一道黑影，喊道：“小子你哪里走！”过去一脚，又将贼人踢倒。西敞厅下来两人，南配厅纵下两人，俱都明灿灿亮出兵刃，杨香五过去，将贼人捆绑起来。聚义厅群雄俱都愕然，老寨主说道：“众位寨主不必惊慌，决没有大家之事。”老寨主又说道：“水旱田每年收下来，除去挑费，大众均分。今年方才七月，尚未到秋后，水旱田没有希望了，赶紧将你们自己私蓄收拾好了，各自下山，不准再入歧途。大寨主采花杀命，拒捕殴差，他去打他的官司；秦尤是我纵放的，官司我打，你们各去回家，骨肉团圆去吧。后寨可不许去，尚若违令，仍照山令施行。”大众俱都说道：“我们廿六人愿与老寨主生死相共，不愿独生，因老寨主对待我等恩深义重，岂忍骤然离别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”老寨主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夫领大众的情了。但是不是那样的事，大家赶紧照我的话快办去吧，千万身归正业，勿以身试法。我七十多岁之人，还能活一百年吗？风烛之年，死不足惜，大众前程远大，望好自为之。”老英雄语毕，泪如雨下，众人也全都落泪。大众见老寨主言由心发，也只好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纷纷下山回家去了。老英雄又将自己的历年积蓄，叫后寨的丫环、婆子、老喽卒等均分，惟有姑娘的四只箱子不动。凤兰在老寨主身旁，老英雄回头叫道：“女儿你将钥匙取出，打开这四只箱子。”又叫道：“刘公子请过来。这两只箱子是在江中打捞令尊的尸体时捞上之物，乃是令先君为官时的储蓄，父业子受。这两只箱子是老夫保镖及种地所获之财，给我女儿作为嫁妆。你为胞弟，应与姐姐择夫定室，可千万要文武全才，莫负了老父一片苦心。大概令先君家中还有田产，日后你起灵回家另葬。”又道：“刘云，我教养你姐姐八九年的工夫，今已十八岁了。也不是老父夸口，可称文武全才。”又叫道：“姑娘，你以后出阁，千万可记住一言，温良恭谦让。”姑娘落泪答应：“谨遵义父之命。”老英雄又说道：“我放秦尤，我打官司；张德福拒捕殴差，采花杀命，他打官司。众位先将我捆上吧。”大众闻听，全都面面相觑，黄三太说道：“我等送你老人家到案，我师傅岂能饶我们？”老英雄说道：

“爷作爷当，儿作儿当，公事公办。秦尤远走高飞，你们众位怎么交待？”傻英雄金头虎说道：“都叫张德福打了这场官司就完啦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张德福自有口分辩，临到堂，咬出老夫，仍然不免打官司。此乃亏心之事，岂可做去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老太爷，我有法子，叫他当堂说不出话来。”遂叫道：“杨香五！你将匕首刀拿来。”金头虎用手将张德福鼻子一顶，用刀将嘴撬开，递进刀去，刺下半个舌头，张德福鲜血直流。金头虎说道：“无论到哪衙门里头，他都说不出话来，只好打哑谜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他会写字，他会摇头摆手。此为下愚之计，官司还是我打。”贾明扔掉半个舌头尖，对老寨主说道：“您看看。”老寨主一看，是一块舌头尖，说道：“贾明何必出此一举招人物议？老夫是非自己打官司不可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好好好，就叫您打官司去。”金头虎遂叫道：“香五、李煜、秦爷！你们附耳过来。”金头虎对这三位如此这般，派他三位去办，叫道：“老寨主！你非打官司不可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那是诚然。”贾明说：“不打官司也得行啊，我还怕你跑了呢。带上点东西吧！”一抖飞抓百练锁，老寨主一伸头，将老英雄锁住。姑娘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原来是假厚道，仍然叫我义父打官司。”金头虎提着锁链就走，走到头道山口，贾明将锁链一摘，说道：“您上哪打官司去？您帮刘云起灵去吧！”姑娘说道：“义父你千万别固执了，有你一日，我不出门子，我伺候你老人家几年。”老英雄心中说道：“这更坏啦，我要再活个十年八年的，岂不误了我女儿青春？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你们不叫我打官司，我仍然回去，我还占我的山，喽卒、寨主知我回山，不等三日就能复如旧观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回不去啦，您向山里看看吧。”老英雄回头向山里一看，烈焰腾空，弥漫遮天，老英雄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我欲打官司，你们都不叫我去。好好，我自有主意。”老英雄说完了话，翻身向山环里便跑，众人在后追赶。凤兰姑娘在后面大声喊道：“义父意欲何为？千万看在苦命的女儿身上吧！”跑到西山环，老英雄才止住脚步，大众已经赶到了。老英雄遂对大众说道：“老夫纵放秦尤，贤侄们不能早日完案。我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我一死以了事。”又向姑娘说道：“贤孝的义女，为父为汝永诀了。现在有你的胞弟，可以给你择夫嫁主，你姐弟还紧记老夫一语，男要忠良，女要贞节。”语毕，老英雄双手一抱头颅，跳入万丈深涧，姑娘方要去拉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听“噗咚”一声，老英雄王灵死于非命。姑娘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义父你好狠心哪，苦死为儿了，你教养女儿八九年之功，女儿立志虔心孝顺你老人家几年，不想你老人家中途死于非命。义父您在黄泉路上等一等孩儿。”语毕，姑娘直奔山涧就要跳涧，萧银龙在旁说道：“刘云贤弟，还不将汝姐拉住？千万不要悲哀，老侠客这是恐怕义女不忍义父远离，故此行此拙见。诸位请想，此山是老侠客自己所开，地理必然熟悉。你们众位看看，这道山涧虽然深不见底，乃是活水，水声潺潺，必然通达河海，老侠客会水，借水路远走，他年父女必有相逢之期。”刘云将姐一把揪住，问道：“老爷子水性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水性甚高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据银龙六哥所言，老侠客借水远走，未尝不对。姐姐请释悲哀，以后自有相逢之日。”经银龙这么一解释，众人也俱都明白，大家这才预备船只，押解着张德福，先够奔悦来店。

书要简断，天交晌午，众人到悦来店，黄三太偕同忠义太岁梁芳，押着张德福解往苏州府，万丈分水小白猿帮助刘云姐弟起灵。张德福到了苏州府，将刀杀五命抢劫船客之事俱都招认。书中代言，张德福以笔写字招认。三太

与忠义太岁梁芳二人，将老英雄跳山涧，尸骨无存，报告了苏州府。苏州府详了公文，将张德福送到江苏院衙，钦差大人过堂，问成死罪，即将张德福斩首于苏州。行文书各州府县，捉拿秦尤，捉获后就地正法。闵德润自己打了盗灯的官司，杀于北京，闵德润虽身首异处，落了个“孝义”二字。小弟们将公事交待完毕，俱各回归镖局，暂且不提。

翻回再表正文，且说胜三爷自双松岭碧霞山与刘士英结为金兰之好，刘士英父子回家为业，弃了山寨。胜爷独自一人回归直隶郑州，沿路上晓行夜宿，看了些青野景况，走到江苏地界，躲着镖局子走，一路上无书。这日胜爷来到直隶郑州，书中代言，直隶郑州古城村路南是胜三爷的宅院，适逢老家人在门前闲眺呢。老家人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您可来啦。您要再不来，过八月节，我与胜奎少爷，就要找你去了。”胜爷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从此永不出世了。”老家人接过小包裹，进了上房，众家人都来拜见胜爷，胜爷一看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童，胜爷不认识，问家人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胜奎答道：“去岁孩儿逛郑州庙，遇此子逢人讨钱，孩儿一问他何以幼年流为乞丐，才知道他本是山东人，与父母逃荒来到郑州，他父母俱都病故。孩儿遂问他：‘用你当书童愿意不愿意呢？’他一听很欢喜的，他言说：‘愿意当书童。’孩儿遂将他收留在家中。”胜爷点头含笑说道：“吾儿倒有恻隐之心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此子何名？”胜奎代答道：“此子姓孟名福。”胜爷与孟福道：“我有心派人将你送到山东，再赐给你几十两银子作本钱，做一个小生意，以免流落他乡，亲戚不能团聚。”孟福闻听，眼含泪答道：“老爷子，孩儿蒙少爷收留，虽是当书童，少爷并不以我当作书童对待。再者说我若有亲丁骨肉，我焉能与父母逃荒至此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若愿久居于此，老夫将你收为螟蛉义子，孟福你可愿意？”小孩也真机伶，闻听胜爷一说收为义子，爬在地下就给胜爷磕了一个头。胜爷哈哈一笑叫道：“老家人！从今后你们俱都以二少爷呼之，你们大家待大少爷与二少爷要一律相看，不许藐视。”男女人等，俱都拜完了胜爷，又拜了二少爷。从此后胜爷在家乐守田园，白天教授二位少爷文学，晚间传授二位少爷武艺。光阴荏苒，时至新年，胜爷遂与镖局子修了一书，言说自己少年很受了些风尘之苦，得了五劳七伤之病，如今愿在家养病，俟痊愈时再回镖局，望大家都精心生意等语。镖局子与胜爷来信，遂将秦尤逃走，南侠老王灵之事，报告了胜爷。胜爷在家纳享清福，到了春天再与镖局写信，便说旧病未愈，新病又起，但是不碍饮食，似无危险，秋天必回镖局子。如此搪塞三年之久。这一日，二少爷与大少爷胜奎说道：“咱们三年之久，学文习武，大门不出，今天是郑州庙正日子，咱们俩人到庙上逛逛，你与老爷子告假去。”大少爷胜奎，向来忠厚待人，不肯驳人，遂与天伦告假，胜爷不准，大少爷碰了一个钉子，回到书房与兄弟孟福一说，孟福说道：“好办，咱们烦一个门子，自然能行。二娘自年轻守寡，如今五十多岁，老爷子最尊敬二娘不过，哥哥你去求二娘，叫他老人家给咱们告假。”列位，胜爷同胞二人，胜爷居长，兄弟早亡，弟妇自幼守寡，眼前并无子女。胜爷收下孟福本来是有心事，因为弟妇守节，膝下无儿，将来为的是叫弟妇挑选，爱要那个，就要那个，两门就都承继有人了。书归正文，胜奎碰了父亲一个钉子，孟福再叫与二娘跟前烦门子去，胜奎可就不愿去了，孟福说道：“哥哥您不愿去，我去，准能办得到。”语毕，孟福跑到内宅，进了二奶奶屋中，正适二奶奶看书呢，孟福站在一旁唉声叹气，二奶奶问道：“福儿为何愁闷？”孟福遂将来意告诉了二奶奶，二奶奶

也是年老爱子女，遂到外面大客厅，与奎、福二人请假，胜爷说道：“二奶奶您有所不知，郑州庙庙场很大，什么人都有，两个孩子武学尚未学成，恐其出外招惹是非。既是您给他们告假，明天就放他们一天假。您可告诉他们，可是同我来。”二奶奶又与胜三爷说了几句家常话，这才同老妈子回归内院。孟福一听胜爷允许了逛庙，欢喜之至。第二日，胜爷与奎福爷儿三个清晨起来，梳洗完毕，爷儿三位遂够奔郑州庙而来。行至郑州镇，天交吃早饭的时候，爷儿三位遂进了自己的绸店。进了柜房，掌柜的与胜爷闲谈，二位少爷左右站立。这位掌柜的是山西人，真会伺候东家，愈说话胜爷愈爱听。书中代言，旁边站着的二位少爷，胜奎倒不怎么样，孟福心里头可沉不住气了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们好容易烦门子请了一天假逛庙，无故的来到柜上谈开了家常话啦。”小孟福思索至此，遂绕到掌柜的身后，暗暗伸手照定掌柜的衣服底襟拉了一下子，然后他就走出了柜房，掌柜的会意，随后也跟他出来啦，问道：“福少爷你有什么事？”孟福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老爷子三年之久，净在家中教授我们哥俩文武，足不出户。今天二奶奶给我们告的假，放一天学，同着老爷子为的是逛庙，你们这一谈话，愈说愈多，岂不误了我们逛庙？”掌柜的说道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孟福说道：“有法子，你回去再与我们老爷子谈几句，便叫厨房开饭，然后你给我们求情，叫我们哥俩去逛庙，上外面吃去，省得站在老爷子背后不方便。你那么一求情，老爷子必然答应。”老西答道：“好办好办，这个我能办。”老西由外面回来，又与胜爷谈了几句，便给二位少爷求情，胜爷一想，本是逛庙来的，叫他二人在背后站立，也难以为情，遂叫道：“奎儿，福儿，你哥俩先到庙上游玩游玩，随便在外面吃饭吧。”胜奎与孟福二人，连声答应，出了胜成兴绸店，奔庙场而来。二人这一逛庙，出了一场是非，大闹郑州庙，胜三爷二次出世。

兄弟二人来到庙前，进了大饭庄。胜奎是本乡财主，饭店掌柜认识，叫道：“胜大少爷，你请客吗？”胜奎说道：“我不请客，我们哥俩前来吃便饭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请大少爷要菜吧。”胜奎要了一个红烧里脊，一个烩鲜蘑加笋片，一个佛手疙瘩炒里脊丝，一个三鲜肉。工夫不大：跑堂的将菜端上来，烫了两壶干酒，哥俩在楼上喝着酒，就听各桌上有说闲话的：“今年三关庙前立了一个大把势场，十分热闹。还有一个老头练打镖枪，枪打红星，百发百中，刀枪棍棒，武艺出众。据那练把势的说，并不是人穷当街卖艺，虎瘦拦路伤人。他们说郑州庙有一个人物，姓胜名英字子川，人称神镖将，他们与胜某有隙，前来找胜某来啦，有姓胜的亲戚朋友给带个信，叫他来会会。”又听有一位山东人说：“练把势练把势得啦，敢提找胜三爷？哪个保镖的不跟胜三爷是友？这不是找栽筋斗吗？”桌上纷纷议论，孟福对胜奎道：“哥哥，你听见没有？臭练把势的，敢在郑州庙上指名道姓，要找咱们老爷子，有多么可恶？”胜奎一笑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别听那个，这都是练把势的钢条子，为的是说大话多赚钱。你看看烩鲜蘑加笋片有多好吃呀，喝酒喝酒，别听闲话。”孟福闻听，眉皱一皱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义父一跺脚十三省乱颤，我奎哥哥这样软弱不堪。”思索至此，心生一计，叫道：“兄长！我肚子疼痛，我要出恭。”胜奎不知孟福是撒慌，遂说道：“饭庄后就是厕所，快去快来。”小孟福答应一声，手捂着肚子，下了酒楼，直奔三关庙前而来。真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人山人海，孟福挤到把势场子之内，见正北面有一张八仙桌，两条板凳，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，三缕短髯，绛紫色壮帽，蓝绸大氅，绛紫短靠，背后背定十二颗镖枪，衬烈火苗儿，十字绊

英雄带，捻着三缕短髯。旁边五位年轻的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雄纠纠，气昂昂。兵刃架子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皆全，外有三条大蜡杆子。听那位老头说道：“昨天我练了一天镖枪，姓胜的没见露面，你们哪位今天下场子请请？”有一人穿一身青衣服，姓吴名升，面上白圈癣，大圈套小圈，外号人称花面鬼，口中叫道：“师傅！今天我请一请。”语毕，来到场子当中，抱拳说道：“众位，我们可不是卖艺的，我们由打南七省，万水千山来到贵宝地，为的是找一位有名的人物。有一位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，此人与我师傅有仇，为的是前来报仇。我们在场子里等他三天，三天之内，他要不来，我们就要上他家里去找去啦。看热闹的众位朋友，有与姓胜的认识的，或者是街坊邻居，请费神，给他带上一信，就提三关庙前有一个把势场子，是找他的。昨天我们等了一天啦，今天又半天啦，三天之后不来，必到古城村去找。”孟福闻听，果然练把势的口出不逊，遂用手分开众人，甩大氅，纵进把势场子，口中说道：“你们是哪儿来的野练把势的？我乃二公子孟福是也。”练把势的吴升正在得意扬扬，见进来一个十几岁婴童，口出不逊，吴升是抡拳就打，孟福接架相还，战到十几个回合。列位，孟福白天读书，夜晚练武，哪是吴升的对手？看热闹的齐说胜家二少爷年轻，把势不错，别看不是练把势的敌手，武艺总算不错。此时孟福已经只有招架之工，无还手之力。书中代言，胜奎在酒楼上，自己独酌，工夫很大，不见兄弟孟福回来，心中暗道：“孟福许是找练把势的去了。”胜奎思索至此，遂由腰中取出一锭银子，叫道：“跑堂的！这是二两银子，除去饭钱，存在帐上。给你们两吊钱的酒钱。”跑堂的谢了谢大少爷，胜奎下得楼来，直奔三关庙而来。在路上就听有人谈论：“这个郑州庙可热闹啦！胜家二少爷现在踢把势场子呢。”胜奎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果然是他踢场子去了。”于是胜奎紧行来到三关庙前把势场子，分开众人，说道：“众乡亲费心费心，闪一闪。”众人有认识的，说道：“胜大少爷来啦，闪开闪开。”胜奎进到场子之内，大声叫道：“兄弟，还不退下来！”为什么搅闹人家的场子？孟福此时只有招架之工，并无还手之力，遂退来说道：“哥哥，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练把势的，口口声声，要找老爷子。”胜奎并不答理他，叫道：“兄弟你且后退，没有你的话说。”孟福不敢多言，脸面通红，站在一边。胜奎拱背躬身说道：“练把势的老师傅，我兄弟年少无知，搅闹你的把势场子，耽误你的工夫，我倍偿你的损失。”椅子上的老者遂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胜奎说道：“我姓胜名奎。”老者又问道：“胜英是你什么人？”胜奎答道：“那是我的家严。”老者闻听说道：“你就是胜英的儿子？今天你出不了场子。”说着话叫道：“吴升打他！打了他胜英就出头啦。”大少爷闻听，不由得大怒说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野练把势的？来到此地摆场子，不去拜望老前辈，倒也罢了，还无故的口出不逊，找胜三爷？姓胜的无事不找事，有事不惧事。”说着遂将大衣脱去，亮开架式，吴升赶奔近前，劈面就是一拳，胜奎接架相还。二人战了三四十个回合，胜奎一看，练把势的武术不弱，遂将胜家独门的武术施展出来，用了一个勾脚连环腿，上面用指一点吴升的面门，下面燕云快靴，一勾练把势的脚后跟，先点本是虚招，底下脚勾下啦，上面变了一个劈山掌，将练把势的打倒。看热闹的一阵大乱，说道：“还是胜家门上的武术好。”老者见吴升落败，遂站起身躯，叫道：“胜奎不要逞能，你出不去把势场子。”老者脱去大衣，过来便与胜奎动手。书中代言，胜奎武术虽然不弱，可不是老者敌手，二人这一插拳动手，胜奎只有招架之工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此时就听外面

有人喊道：“有十二位镖头来啦！”又听有人大喊道：“众位你们看看！奎兄弟在那里动手呢。”你道，此人是谁？乃是神拳无敌小太保王九龄，他是镇九江屠粲屠大爷得意的门生，叫道：“奎兄弟退下来，我踢他的场子！”语毕，由马上跳下来，脱去了大衣，由马鞍鞍上摘翘尖式钢刀，套挽手握刀，进了场子。那老者一看，说道：“你们俱是胜英的余党，你们去叫胜英去，你们不是老夫敌手。”王九龄听他出言不逊，叫道：“老匹夫看刀吧！”老者说道：“徒弟们取过大蜡杆子来。”徒弟将蜡杆子取过，老者接杆子在手，王九龄举刀便剁，二人动起手来。战到二十余个回合，大蜡杆将刀绷飞，王九龄向南一跑，老头的大杆子向王九龄左腿点去，将王九龄绷起四五尺高，摔在尘埃。又过来一位身穿一身青的，手使双铜过来动手，战了五七个回合，一杆子将那使铜的打倒。不到一个时辰，老者战败了六个保镖的。那六个保镖的一看，武术好的，俱都落败，可就不敢上来了。奎少爷一看，众人全都栽了筋斗啦，遂拾起王九龄的单刀，与老者再战，老者的杆子滑拿绷扒握，劈砸盖挑扎，净走胜大少爷的致命处。列位，难道说练把势的就不怕人命关天吗？书中代言，这六个练把势的都是江洋大盗，就是出了人命，官兵来了，他们也能走得了。

且说奎少爷正在力尽声嘶之时，十二位镖头面面相觑，孟福呆呆发怔，就听西南角上，痰嗽一声，厉声叫道：“好大胆的孺子胜奎！为何与你二叔动手？秦二弟不要生气，愚兄胜英来也。”众人一见胜爷来到，闪开了一条道路，胜爷进场子当中，胜奎纵出圈子外，秦义龙止住了手。列位，胜爷是怎么来的呢？皆因有缎店学生意的，前去逛庙，看见胜奎等踢场子，那年轻人赶紧跑回绸缎店，叫道：“老东家，三关庙前大少爷踢把势场子，动了刀啦。”胜三爷还没答言呢，山西人掌柜的说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可怎么了！”胜爷说道：“掌柜的不要惊慌，您是正式商界人，人晓得我们这宗买卖，我做的这宗买卖，总得带着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动刀。既是敢与我们父子动手的，必然是鳌里夺尊之手，软弱的也不敢。赶紧叫年轻的与我备马。”复又叫道：“老管家！你速骑马回家去，给我取刀镖甩头，快去快来。”年轻的备马，老家人回古城村取兵刃暗器，胜爷披上大氅，由年轻的手中接过丝缰，上了坐骥，够奔三关庙。来到把势场前一看，人山人海，站在高埠处一看，原来是飞贼秦义龙。老英雄走入场子叫道：“秦二弟不要生气，看在愚兄面上，让过胜奎孺子吧。”胜爷紧跟着又说道：“贤弟，你来到郑州镇，何必设摆把势场？请兄弟收拾了吧。你来在郑州，愚兄不是说句大话，有你吃的，有你喝的，你逛完了庙，到在愚兄家中住些日子，临走有愚兄给你的盘费。”胜爷这一与秦义龙恭而敬之，秦义龙面上一阵红，一阵白，将手中大杆递给徒弟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咱哥俩的过节，您大概也不能忘记。没有别的，咱哥俩过过招吧。”胜爷闻听一笑，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愚兄年已过七十的人啦，这三年愚兄在家闲暇无事，耕耘为业，武学的工夫，扔下三年之久，刀枪棍棒久未沾手，不是前三年的胜英了。愚兄焉能是贤弟的敌手？望贤弟让过愚兄吧，就算愚兄输了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就是有苏张陆贾之舌，也不能不过招。小弟千山万水到郑州，专为找您胜三哥来的，输在你的手下，小弟心服口服，胜三哥你不要动唇齿了。”胜三爷一看秦义龙是非动手不可，胜三爷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愚兄陪贤弟走上几趟，但是点到了就算完啦，还请贤弟让愚兄一个年迈。”语毕，胜三爷脱去大氅，抱拳说道：“贤弟请上招吧。”秦义龙并不客气，够上部位，与胜爷插拳动手。要按秦

义龙的武学可不弱，但是一跟胜爷动上手，可就有点不行了。二人走了二十余个回合，秦义龙劈面一拳，胜爷将他的腕子捋住，叫道：“秦义龙，你去吧！”底下一抬腿，照软肋梢上一脚，秦义龙倒也听说，“噗咚”一声，闹了一个坐墩。秦义龙满面通红，爬将起来，说道：“胜三哥，拳算我输啦。我的大杆子有拿手，咱哥俩递递兵刃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秦义龙叫道：“吴陞！将大杆子递过来。”吴陞挑了一根分量重的，递给秦义龙。胜奎也过去挑一根，递与胜爷。二位接过一颤，两条杆子，吞吐撒放，犹如两条怪蟒一般，这一递上手，两条杆子蛟龙出水，怪蟒缠身，两条杆子尖拧在一处。书中代言，这大杆子缠在一处，谁要撒手，谁算输啦。胜爷一较劲，叫道：“秦二弟撒手！”秦义龙就觉虎口发酸，不能扎挣，将大杆子松手，绷出去有三丈来高。胜爷恐怕秦义龙的杆子碰着看热闹之人，急忙用自己的大杆子，又将秦义龙的杆子缠住。看热闹的都齐声喊道：“还是胜爷工夫好！”胜爷说道：“众位乡亲，这是我盟弟，不是外人，让我一招。”秦义龙含羞带愧道：“拳脚与杆子我都输啦。今天我跟您说一句明亮的吧，前三年我在群英会上，被您打了一镖枪，我有点窝心，因此我回到家中又练三年镖枪。今天没有别的，咱哥俩再过过镖枪，我若再输了，我抱头南下，心服口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秦二弟你现在能打多远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能打三丈里外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仍站在两丈七八之内，贤弟你若能将我衣服损伤，那就算我输啦。对于性命上还是更没有问题，我能立给你字据，你要伤了我的性命，叫胜奎取回死尸，私官两面没有贤弟你的相干。”语毕，胜爷站在南面，秦义龙站在北面，相距两丈六七尺远。秦义龙左手引右边的镖枪，一仰手不偏不倚，直奔胜爷心口窝打去，镖枪离胜爷胸前一尺来远，胜爷一歪身躯，闪开镖枪；镖枪方然落地，第二只右手的镖枪又到了，正打胜爷咽喉，胜爷缩顶藏头法，第二只镖枪打空；第三只紧跟着奔胜爷肾囊打来。胜爷闪展腾挪，秦义龙的镖枪，双手左一只右一只，犹如雨点般打来。第四只、第五只，左右并肩穴；第六只、第七只，左右腿腋；第八只左虎眼，第九只右虎眼；第十只左腿迎面骨，第十一只右腿迎面骨；第十二只奔睾丸打来。就看胜三爷上边的缩顶藏头法，下边向上纵，右边的向左闪，左边的向右闪，闪展不及，下边用靴底踹镖枪，上边用手打镖枪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十二只镖枪一霎时打完。胜爷站稳身躯，一伸手说道：“秦二弟，我接了你两只镖枪。你屈尊屈尊点吧，你也站在南边哪。”胜爷说着话，走到北面上垂手，秦义龙走至南面。书中代言，十二只镖枪，胜爷接了两只，地上落了九只，小孟福在旁边看出来啦，低声叫道：“奎哥哥，十二只镖枪，老爷子接了两只，为何地上尚有九只呢？”胜奎说道：“你不要多说啦，都是你惹的祸，还七嘴八舌呢？”孟福咋舌不语。此时外面马踏銮铃响，老家人将胜爷兵刃暗器取来，胜爷说道：“不用我自己的兵刃啦，此处都有。”老家人在一旁站定，胜爷托着两只镖枪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我打镖教授徒弟，都有规矩，临打的时候，先示敌人一个着字。胜家的迎门三不过，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。”胜爷语毕，仰左手的镖枪叫道：“秦二弟，着！”秦义龙目不转睛，一看胜爷的镖枪出手，他自己心中说道：“还是胜英镖法好，我又白练了三年。”书中代言，秦义龙的镖枪出去，尖子还是摆，胜爷的镖枪打出来，四平，犹如一条平线的一般直奔秦义龙打来，镖枪离着秦义龙一二尺远，秦义龙一闪身躯躲过。秦义龙说道：“你也没打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看镖枪落地，不与你的镖枪落地一样。”秦义龙回头一看，镖枪插在就地，直立不倚。胜爷又

叫道：“秦二弟！你再看看右手的镖枪，胳膊肘不离肋际，就凭手腕的力量，要是用胳膊的力量，赢了你都不算高明。”秦义龙一看胜爷，果然胳膊肘不离肋际，一甩手腕，一只镖枪奔肾囊打来，秦义龙看着镖枪看来到切近，一纵身躯，躲过了镖枪。秦义龙说道：“你也莫打着我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虽然莫打着你，你看看镖枪。”秦义龙回头一看，两只镖枪，东西各立一只。秦义龙说道：“你的镖枪打的实在是高，但是没打着我。”胜爷一伸胳膊，叫道：“秦义龙！你看看，还有一只。秦二弟，这一只就打着你啦，你可留神。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。”说着话，老英雄喊了一声：“着！”秦义龙一看，镖枪红绸子条一抖，秦义龙方要躲闪，镖枪并未出手。胜爷又叫声：“着！”秦义龙一愣神，镖枪犹如闪电一般，出其不意，正中腿部，秦义龙一退，坐在地上。看热闹的齐声喝道：“好镖呀！好镖呀！”胜爷对大家道：“众位别这样，这是我之盟弟让我一招。”秦义龙在地上坐着，起下镖枪，鲜血直流。胜爷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此处离寒舍不远，请二弟到寒舍休养几日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不去，您请吧。”胜爷叫道：“众位镖头，胜奎、孟福！秦二爷不赏咱爷们脸，咱爷们走吧。”孟福叫道：“义父！王九龄被秦义龙打的动不了啦，就算完了么？”胜爷说：“孺子有所不知，你知道你秦二叔是干什么的吗？他就是将王九龄的命废了，也得咱们自己发送去。不要多说，随老父到镖局子吧。”书中代言，郑州镇上，有胜爷的镖局子。不表胜爷爷儿十几位扬长而去，单表秦义龙，自群英会上被胜爷打了一镖枪，羞愧逃走，回到家中，便叫裁缝给作了八个纱布口袋，里面装上白粉，吊在天棚上面，离地一二尺高，老贼在当中一站，将家中长工月工都叫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别做庄稼活啦，你们来八个。用此白纱布口袋打我，谁要打在我身上一下，给一吊钱，我站在当中。”长工、月工一听，非常欢喜，齐声说道：“好好好，这个比做庄稼活儿轻松的多。”于是老贼站立当中，先过来八个工人，拿起白布袋儿，一齐向老贼身上打，老贼在当中，哪里躲的开呢？方躲开东边的，西边又来啦，工夫不大，将老贼打的成了白人啦。打完了之后，这个说：“老当家的，我打你三百六十五下。”那个说：“当家的，我打你九百七十三下。”老贼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计不过来啦，每人给三吊钱吧，明天照常办事。”书要简断，半年多的工夫，这八个纱布口袋打不着他啦，可有一宗，老贼卖了一顷多稻田地。纱布口袋打不着之后，又作了八棵木头镖枪，叫八个人打他，打着一下，一吊钱。起初打的着他，过了半年多，八个人谁也打不着他啦，老贼可又卖了一顷多稻田地。那位说，他不心疼吗？列位，他是大飞贼，多作两水买卖就有啦。老贼就为练镖枪，在这一年多的工夫，就卖了三顷多稻田地。又预备了二百两银子，出外找他五个徒弟去。他这五个徒弟，号叫五鬼，大徒弟叫花面鬼吴升，二徒弟叫金面鬼樊林，三徒弟叫矮矮鬼赵灵，四徒弟叫黑面鬼李霸，五徒弟叫赤面鬼张龙。在南省将这五个徒弟俱都寻着，爷儿六个前来逛郑州庙，巧遇庙中和尚，与各摊贩要香钱，秦义龙向花面鬼吴升说道：“这个花巴你对盘不对盘？”花面鬼吴升说：“不对盘。你老人家对吗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这位花巴是老合。”说着话，秦义龙已走到和尚面前，和尚一见是秦义龙，叫道：“秦爷！”秦义龙说道：“神凑子里有托条地方吗？”和尚说道：“已经都占上啦，只有禅堂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岂能在禅堂打搅呢。”和尚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还是外人吗？”和尚将秦义龙让到禅堂，对秦义龙说道：“秦二爷，你前来逛庙来啦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不是专为逛庙，我前来找一个人。”和尚说道：“你找哪位？”秦义龙说：

“我找神镖将胜英，他与我前三年有仇。”和尚说道：“秦二爷，要依我劝你，忍了吧。胜爷外有仁善之名，无人不晓。再说他是有事不怕事，无事不找事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我千山万水的来啦，专为这件事来的。”和尚一看劝不了他，也就不劝他啦，给他预备齐饭款待他。书中代言，和尚年轻未出家的时候，给飞贼秦义龙打过下手；他如今出家啦，他也是怕秦义龙，故此勉强招待秦义龙。吃喝已毕，秦义龙在郑州庙上买的刀枪棒棍大杆等。原来郑州庙是一个最大庙场，赶庙作生意的，无一不有，银楼金店，都去搭棚赶庙。秦义龙在庙上买齐了家伙，遂铺了场子，口口声声要会斗胜爷。今日胜爷虽然战败秦义龙，不忍下其毒手，暗中恩放他，这就叫慈心生祸患，竟受了秦贼之害。秦义龙在庙上铺好了场子，和尚又劝一回，秦义龙不从。列位，秦义龙庙上铺下场子，第一日胜爷就知道啦，皆因为有长工月工，逛庙回来就报告胜爷啦。胜爷说道：“你们逛你们的庙，别听那个，那是把势的钢条子，为的是多赚几个钱。千万别对旁人提这个事。”书中代言，胜爷怕二位少爷知道，出了是非，所以胜奎大少爷告假，胜爷不准。然后二奶奶替他哥俩告假，胜爷没有法子，才应允了他们哥俩。秦义龙在三关庙前铺一天并没有什么事，晚晌回到庙中，和尚劝说：“胜爷朋友甚多，铺一天找个面子就完啦。”和尚说了半天，无奈秦义龙是迷人不醒其端，秦义龙说道：“我在庙前铺三天，胜英若是不来呢，我还上他家里去找他。”第二日又铺好了场子，花面鬼吴陞正在下场子买狂之际，孟福就赶到啦，孟福被吴陞战败，吴陞被大少爷胜奎战败，胜奎与秦义龙动手，刚刚不支之际，幸有十二位镖头赶到，然后这才接连上胜爷。列位，胜爷此时是赶到啦，将胜奎救下来啦，胜爷就是不到，场子里头也有的是胜爷朋友，胜家也栽不了筋斗。

闲文表过，单说飞贼秦义龙大腿上中了胜爷这一镖枪，自己将镖枪取下来，鲜血淋漓，满面羞愧，说道：“吴升，你们将兵刃收拾起来。”吴升等将兵刃捆起来，扛在肩头上缩肩控背，秦义龙一瘸一点，大腿上鲜血直流。和尚一看就知道是挨了打啦，和尚将秦义龙让在禅堂，叫道：“秦二爷，咱们是老朋友，所以我才苦口相劝，你不以为然，如今受了伤啦，如何是好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头掉下来，碗大的疤痕，这算什么？”和尚说道：“秦二爷，你先上点金伤药吧。”秦义龙由兜囊中取出金伤药，自己向大腿敷上。无奈刚敷上药，就被血水冲下去。和尚给出的法子，敷好了药用布勒上，布上系上带子，系在裤带上。秦义龙将药敷好，和尚给派人预备了斋饭，小和尚端上禅堂。秦义龙正在气头儿上，哪里吃的下去呢？酒饭未用便躺在床上昏昏睡去。天到刚黑时，秦义龙的二徒弟，金面鬼樊林，将秦义龙呼醒，口中叫道：“老师！你不要窝心，今夜晚间，我带着薰香盒子，前去古城村胜宅，我将他一家老少，俱都薰过去，杀他全家满门，鸡犬不留。”和尚闻听，拦阻说道：“去不的，去不的，胜爷家里丫环、婆子都有把势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必有危险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用薰香盒子，不怕他有把势，愈有把势，夜间愈不防备，薰香过去犹如死人一般，用刀杀带气的死的，那还有什么难的么？”和尚劝说多时，秦义龙仍然不从。金面鬼樊林扎绑停妥，出离了神堂，纵身形上房，临行之时，遂叫道：“老师！弟子必然削几颗人头来见大家。”这位樊林说了大话，出离禅堂，够奔胜宅取人头去了。和尚也不敢睡觉，静等樊林回来，以看究竟。和尚等到三更之后，仍不见樊林到来；到了三更半，仍然不见回来，秦义龙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你们谁去到古城村看看，莫非樊林有什么差错？”花面鬼吴升说道：“老师，你老人家别不放心，樊林先将

人薰过去，然后再杀，总得半夜的工夫。”秦义龙一看吴升这小子有点不敢去，自己遂站起身躯说道：“我自己走一趟。”秦义龙刚才站起身来，就听山门外有人打门，叫道：“神凑子有托条的老合吗？我浑天下池子入窑，得的居迷子太亥，旋而风太紧，我不能扯乎。有老合给我遮盖遮盖，居迷子我送个你们啦。”此时鸦雀无声，听的明明白白，秦义龙叫道：“当家的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不用问，这是有人知道我在这里，前来给我送盘费来了。”秦义龙说至此处，就听外面说道：“老合念缓，我走啦。”秦义龙遂出了禅堂，站在角门里问道：“外面哪位？”外面无人答言，秦义龙够奔山门，方要开门，见眼前有一物，低头一看是一个大包裹，伸手一提，份量总有一百来斤。秦义龙一提这个包裹，心中暗道：“朋友，你的心太狠啦，作贼的至多偷六十二斤半合一千两，你偷人家这么些个，你背的动吗？无怪乎跑不了。”心中一旁思索，将包裹提起，扛在肩头。回到禅堂中，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，你看看这位老合真狠，偷人家这些个。”说着话，将包裹放在八仙桌上，伸手打包裹，说道：“当家的，你看看这个包裹扣儿，真是老合的手法，扣儿是愈引愈紧，一揪角儿就开。也不是吹，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真有朋友。”包裹角儿用手一捋，打开了包裹。一看里面是一条油布口袋，二尺多长，一尺来粗，袋裹的口儿用蓝绒绳系的活扣，一拉就开。老贼拉开口袋嘴，向八仙桌上一倒，“噗咚”一声，只见鲜血淋漓，原来是一个大卸八块的死尸，人头是歪牙咧咀，看不出是谁。和尚在旁一看，血中还有一小油布包，和尚伸二指将油布包儿捏出来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白绸子条儿，上面有字，是用铅条写的，半真半草，看得很真切，上书：“字奉飞镖秦义龙知悉：将令徒原物交回，并不短欠。”秦义龙一看，咬牙切齿，愤恨难当，厉声骂道：“胜英老匹夫！我徒弟既被汝拿住，害死还不行，你还大卸八块，送回庙中。老儿胜英！你的筋骨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有朝一日，我若将你拿住，千刀万剐！”老贼辱骂不休。

列位，秦义龙骂胜爷，胜爷有点委屈，胜爷本是仁人君子，焉能下此人所不忍的这样毒手？原来金面鬼樊林去行刺的时候，出离三关庙，够奔古城村，鹿伏鹤行，来到胜爷门前。书中代言，胜爷的宅院，飞贼早就踩过道，知道胜爷的宅院方向。贼人纵身形上房，由头道院进二道院；过了二道院，来到三道院，见有五间大厅，贼人暗想：“这必是胜英的住所。”五间客厅，可是风火檐，风火檐不好上下，贼人由大厅房上纵到天棚顶上。原来胜爷最爱养花，天棚底下是花池子，栽种些奇花异草，哪天棚顶夜间必要拉起来，为是使花得接露水。贼人一伸手，一摸天棚杆子，有四寸来粗，贼人拿了一个大顶，手把天棚杆子，由北向南，打算到犄角顺着立杆子下来。贼人顺着横杆拿着大顶，方距离犄角竖杆二尺来远，就听得“叭哒”一声，天棚杆子折啦。天棚杆子这一折，连贼人带杆子，俱都落于尘埃。书中代言，天棚的横杆子这头早有人给刺的碴口儿。天棚杆子这一响，西厢房屋中可就说了话啦：“哥哥，咱们院里头什么东西响啊？别是有了人啦？”东厢房屋中接声说：“许是闹贼啦。”这二人一答话，胜爷在大厅中痰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奎儿福儿，不要大惊小怪，郑州庙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也许有了小贼啦。咱们家水深，必然鱼旺，你们不许大惊小怪，也不许出屋子，叫他逃走去吧。”贼人此时手扶就地，方要起来，养鱼缸后过来一人说道：“躺下吧。”一脚把贼人踢倒。此人本是办这个事来的，身上带着绳子呢，将贼人踢倒，拉出绳子来就捆上啦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您不用叫侄儿们出来啦，这点小事，我

替您办啦。”语毕，扛起来贼人就走。胜爷问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就听那人扛着人，走着道儿说道：“胜三哥念缓吧。”（念缓就是不用说话）此人将贼人扛到东跨院大墙底下，由腰间取出飞抓来，将贼人绑绳抓住，拉着绑绳纵上墙头，将贼人再提上墙头，然后又提到墙外。此人又将飞抓取下，扛起贼人来，奔村东而去。村东不远有丛大松林，将贼人抛到树林之内，由腰间取出一个包裹，里面原来是油包裹皮儿。油布口袋取出来铺在尘埃上，亮出匕首刀，将贼人左胳膊上的绳子挑开，照定胳膊用匕首绕着弯一转，放下匕首刀，“嘎叭”一声，将胳膊拉下来。贼人嗷呀的怪叫，此人恐怕贼人喊叫惊动居民，用刀先照贼人胸口点了一刀，见贼人一翻白眼，声息立断，原来这一刀，给小子心尖儿放上啦。书中代言，将贼人扛到树林的时候，旁边就放着灯笼呢，原来都是早预备的。一段一段的将贼人卸了，一块一块的装到油布口袋之内。办完了事，用沙土擦了擦血，用小笤帚将地上的血迹扫干净，由腰中取出白绸子条，用铅条写上字，上书：“字奉飞镖秦义龙：将令徒原物交回，并不短少。”又用油布将白绸子条儿包好，装在口袋之内，将口袋咀系好，用包裹皮又将口袋一包，将地下诸物俱收拾起来，放在百宝囊中，扛起包裹，够奔三关庙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三关庙山门外，这才说那几句黑话。那几句黑话，就是庙里住着老合没有？我可是老合。我偷了人家啦，得的东西太多啦，护院坠下来了，请你将东西收下吧。我弄不走了，你收下作富裕盘费。秦义龙这小子一听，他还对和尚说他朋友多呢，前来给他送路费呢，却原来是将他的二徒弟樊林给大卸八块送回来了。临到屋中打开一看，也看不出是谁来，一看字柬，才知道自己徒弟被人害啦，如何不怒？破口大骂，愈骂愈有气儿；愈有气儿，骂的声音愈高。正然辱骂，就听禅堂后窗户有人说道：“唔呀，秦义龙你这个臭王八羔子，为什么骂我胜三哥？这个卸人的王八羔子也真是阴险点，原来吾也去啦，吾没有赶上，你为何骂我胜三哥？不是我胜三哥办的事。”列位，和尚一看大卸八块的死尸，就吓的连四方都认不清，又一听外面一声“唔呀”，和尚吓的尿就撒在裤子里头啦。老贼五个徒弟，死了一个还剩四个，这四个徒弟一听外面“唔呀”，全都站起身形，向桌子底下就钻。飞镖秦义龙一看真泄气，四个徒弟都藏起来了，遂骂了一声：“无用的东西们。”自己由墙上摘下一口朴刀，一瘸一点，出了东禅堂，纵上西禅堂，脚尖着稳阴阳瓦。老贼的意思，打算由东禅堂出来，纵上西禅堂，然后由西禅堂后坡逃走。方纵上西禅堂前坡，向后坡一看，就见露出春秋帽，说道：“老王八羔子，吾在这里等候多时。”老贼一看，吓了一跳。书中代言，老贼现在受了伤啦，就是人受伤都不是来人的敌手。没有法子，一退步由西禅堂下来，再上东禅堂，方上了前坡，向后一看，露出一顶春秋帽说道：“老王八羔子，吾在这里等候多时，你往那里逃走？还不束手被擒，等待何时？”老贼又由东禅堂上倒步下来，只可向北跑，方上了月台，打算由月台上往正殿前坡逃走，打算纵过庙脊，就好逃走啦。方纵上前，就见脊后站起一个人来，头如麦斗，身体魁梧，一声呐喊：“小子！你上哪里逃走？我在这儿哪。”老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孟金龙。老贼心中纳闷：“金龙不会蹿房越脊，他怎么也上了房脊？”老贼不敢战金龙，倒步拧腰下来，要奔山门，就听身后有踢啦踢啦声音道：“王八羔子，哪里走？吾跟着你呢。”秦义龙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欧阳大义士。老贼说道：“秦二爷这条老命跟你拚啦！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不拚你也走不了。”秦义龙抽冷子就是一刀，大义士见刀临切近，伸手抓刀，一把将刀连背带刃俱都掙

住。老贼当时心中一乐，心说：“这回你五个手指头可别耍啦。”用力一抽刀，无奈用尽平生之力，抽不出刀来，犹如刀锈在鞘中一样，老贼恍然大悟，想到欧阳大义士有金钟罩。方要撒手抛刀，欧阳大义士向怀中一带，底下一脚，正踹在秦义龙胸前华盖穴，秦义龙焉能站的住呢？一个倒筋斗栽倒尘埃，刀被蛮子抢去。老贼就地十八滚，燕青十八翻，蛮子喊道：“唔呀坏啦，吾就是不会地躺招。”老贼说道：“你倒是有不会的。”说着话滚出去五七尺远，方要站起身来，蛮子过去一脚，又踢了一个筋斗，说道：“唔呀，想起一招来。”老贼又滚，滚出去七八尺远；手按方砖地，方要起来，蛮子过去又是一脚，照旧踢倒，说道：“唔呀，吾又想起一招来。老贼吾告诉你吧，吾专会破地躺招，吾拿你当球儿踢着玩，踢够了吾才捆你呢。”老贼心中暗想：该着栽筋斗，这也是前世造定，我何必叫他拿我当儿戏呢？于是爬在地下不动，欧阳大爷过去一脚踏住叫道：“兄弟们来吧，将老贼踩住啦。”二义士由西禅堂下来，说道：“哥哥将他赏给我捆他。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不要赔本，看看他腰里有飞抓没有？没有飞抓解他的英雄带；没有英雄带，解他裤带。吾兄弟一个磁公鸡，一个翡翠猫，概不赔本。”二义士取出老贼的飞抓，将老贼捆好。此时佛殿上有人说话啦：“二位汉奸叔叔，快将我弄下来吧。我的腿直哆嗦，要不管我，我可要拆房下去啦。”说着话，就听降魔宝杵嘭嘭一声，庙顶闹了一个大窟窿。二爷说道：“你别拆庙，混帐王八羔子。我就将你弄下来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这腿直哆嗦，受不了啦。”二爷拧身形上殿，用绳子将金龙系下来，金龙自己解下腰间的绳子，手擎降魔宝杵，奔秦义龙而来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在把势场用秫秸棍拨弄倒了六个保镖的，我要进去毁你，二位汉奸叔叔不教我进去，人家都站着看热闹，我蹲在就地看热闹，蹲的我腿肚子疼。在场子里我胜三爷不跟你战，你非战不可，我三大爷给你留情啦，小子你不知好歹，还打发小贼前去行刺去，我将你毁了吧。”语毕，双手拿着宝杵，照定秦义龙后心就要下手。欧阳二义士说道：“哥哥看宰活人的呀。”老贼翻脸一看，黄登登的降魔宝杵，刚就要落下来，在后背那儿瞥着呢。老贼此时心中暗想：“不想生在太仓州，死在直隶郑州。吾不当教徒弟前去行刺，这才是画虎不成，反类犬了。”不表老贼后悔难过，大英雄说道：“老贼，我用杵将你钉在就地方砖里去。”大英雄说罢，虎脑高仰，一伏腰，降魔宝杵刚落下，正在此时，就听山门上痰嗽一声，说道：“金龙贤侄，且慢下手，老夫来也！”大英雄抬头一看，胜三爷由山门上，飘然而下。

书中代言，胜三爷在大厅中思索：“院中帮忙者究是何人呢？又呼三哥，听声音也没听出是谁来。”胜爷愈想愈纳闷，遂起得身来，扎绑停当，带上刀镖甩头，告诉奎福二个少爷：“方才来的那个，必是秦贼所主使，但不知何人前来帮忙？我到外面探探，如家中再有人来，将他惊走了就算完事，不许伤他们性命。可千万留神谨慎看家，我去一会就回来。”胜三爷嘱咐完了奎福二个少爷，胜爷不打门上走，由墙头上过来，心中暗想：“听说秦贼住三关庙，我先到三关庙探视探视。”于是用夜行术的工夫，直奔三关庙而来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三关庙，胜爷纵上了山门，正适孟金龙要杵伤秦义龙，胜爷心中不忍，喝退金龙。金龙一看，原来是胜爷，那敢不尊？对秦义龙说道：“真是你的福神到啦，叫你又多活几天。”大英雄这才唯唯而退。二位蛮子见是胜三爷到来，书中代言，此时三爷已下了山门，来到秦贼切近。二位蛮子不敢怠慢，过去齐声叫道：“胜三哥一向可好？吾兄弟二人给三哥磕头！”

胜爷说道：“自己弟兄，免礼吧。有劳二位贤弟不惮烦劳，千山万水来到郑州，为愚兄的事，拿住秦义龙。但是冤仇可解不可结，请二位贤弟看在愚兄的面上，将秦义龙放了吧。人非木石，秦贤弟此后好自为之。”大蛮子说：“胜三哥，您岂不闻捉虎容易放虎难？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，您要放了他，恐怕他恩将仇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秦义龙岂是那样之人？先前之事，一概不提，此后但愿各释仇隙。”大蛮子说道：“放虎归山，必定伤人。”书中代言，宋朝秦丞相害岳家父子，岳家父子俱无口供，秦桧欲将岳爷释放，商之于妻，桧妻用手指在炭灰上写了几个字：“捉虎容易放虎难。”卒将岳爷陷害。且说蛮子不敢拂逆胜三爷之意，列位，二位蛮子与谁都玩笑，惟独对胜爷是恭而敬之，今天心中不愿意放秦贼，又不敢驳胜爷，只好听胜爷自为。胜爷叫道：“金龙贤侄，你将秦二爷绑绳解开。”大英雄犯了脾气啦，浑劲性可就上来了，说道：“不管。”站在一旁撅着嘴。胜爷打了一个唉声，自己亲解其缚，遂叫道：“秦二弟，从此以后，还与愚兄为仇作对吗？”老贼脸面一阵通红，说道：“胜三哥，小弟从此永远不与兄反对，谢过三哥救命之恩。”胜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兄弟你请吧，你有盘费没有？若没有盘费，你说话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三哥，我有盘费。”语毕，狼狈而逃。胜爷说道：“秦义龙的徒弟何在？”二蛮子说道：“俱在禅堂里边呢。”胜爷高声叫道：“你们大家还不出来，各回家乡？我既释放汝师，还能留下汝等吗？”四个人俱都由桌子底下纵出来，花面鬼吴升带着三个师弟谢过了胜三爷，俱都抱头鼠窜。胜三爷又叫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还不出来吗？”此时和尚吓的惊魂失色，由禅堂中出来，胜爷说道：“当家的，我胜某回家三年之久，常有亲朋说你是绿林道出身，我曾夜间到你庙中来过五七次，我一侦察你，果然诵经参禅，改邪归正，要不然我早就将你赶走啦。大丈夫榻前岂容宵小之人酣睡？到如今你为何又招江洋大盗？贼人到我家中行刺，还有何说？倘若到乡庄大户财主家行刺窃取，岂不是甘受其害吗？你身为佛门弟子，招引江洋大盗，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”说着话忽闻臭味，胜爷说：“那里的味气？怎么这么臭呢？”和尚说道：“三爷，我跑肚啦。屋中还有一个大卸八块的死尸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要认打，咱俩打一场官司。”和尚说道：“那还有出家人的命在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要认罚，你将屋中八仙桌上的死尸，刨一深坑，将他掩埋，以后你庙中永远不许收留闲人，也不许你招租住客。你要勤于打扫禅堂，我还有点心意，我每年舍庙中一百两银子香资，可有我活一天给一天，我死之后，此款取消。”和尚闻听，心中喜悦，千恩万谢：“庙中永远不留闲杂之人，我将死尸掩埋。”胜爷与和尚说完了话，和尚将山门开放，胜爷叫道：“二位贤弟，金龙贤侄，到古城村愚兄家中去吧。”爷儿四位这才出离三关庙，够奔古城村。

来到古城村已经日上三竿了，奎、福在家中放心不下，偕同老仆由家中出来，正要够奔三关庙寻找胜爷，就见胜爷在先，后边跟定一位大汉，两个汉奸，胜爷叫道：“奎儿，福儿！这是你欧阳二位叔父，与老父有过命的交情，前三年你欧阳大叔盗灯，二叔请人，萧金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。”二位少爷赶紧过来，撩衣跪倒尘埃：“二位叔父，我弟兄二人给二位叔父磕头。”欧阳大爷，说道：“唔呀，两个小王八”，说到“八”字，“羔子”字还未出口，回头一看胜爷，自己也乐啦，忙改口说道：“二位贤侄请起免礼。”奎、福二人给欧阳昆仲磕完了头，胜爷又对奎、福指着金龙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孟金龙大哥。”奎、福二人道：“金龙大哥，兄弟给您行礼。”语毕，控

背躬身，各施一礼，金龙说道：“得啦，小子。”自己说完了，自己也乐啦，又对奎、福二人说道：“二位兄弟，别拿我当人，我是一个大浑小子。”奎、福二人一笑，爷儿六位，够奔庄院走来。蛮子叫道：“胜三哥！这位小孩是谁跟前的？我怎么不认识呀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愚兄倒疏忽了，还没对二位贤弟道及，这是前三年愚兄回家，收留的螟蛉义子。”二位蛮子说道：“吾们给您道喜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同喜同喜。”老哥儿三位说着话，来到宅中，进了大门，直接走到大客厅，家人打了净面水，沏上茶来，喝着茶说着话。蛮子说道：“吾这三年到镖局子去了好几趟，看望老哥去，俱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我在信格子里面，看见老哥哥不少的信件，内中完全是一个信词，不是老病未愈，就是新病频来，老哥哥莫非说是不出世了吗？”胜爷叫道：“二位贤弟，愚兄今年七十有奇了，还出的什么世呀？回忆当年，只增愁苦。”蛮子说道：“老哥哥您收下螟蛉义子，莫非是胜家门人稀罕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诚然。”蛮子又说道：“老哥哥晚景之欢，谁能比得了？二位少爷承欢膝下，乐何如之？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二位贤弟抬爱愚兄了。”蛮子又问道：“胜三哥，但不知奎儿可曾定下婚姻？”胜爷道：“贤弟贵人多忘事。在十数年前，明清八义大爷得了一位老姑娘，愚兄与大爷在酒席筵前换杯，定下大爷的令媛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吾倒忘记了。那么您杜门谢客，难道您就不恋想这些老朋友了？”胜三爷说道：“贤弟，愚兄是好交友之人，焉有不想念之理呢？每日想起来，真是五内如焚。风烛残年，但不知与这些老少宾朋还能相聚否？”蛮子说道：“您要想望众老少宾朋，吾兄弟倒有一策，可使老少亲朋，齐聚古城村，大家盘桓些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但不知有何良策，可使这一般老朋友齐聚一堂，以叙离怀？”蛮子叫道：“胜三哥！胜奎今年多大岁数啦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今年十八岁了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七十多岁的人啦，难道你不惜子女吗？也该给胜奎完婚啦。乘着给胜奎完婚，咱们热闹热闹。你用一百份请帖，定期给胜奎完婚，所有这一些老少的宾朋，道路远的，我都给你下帖请到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愚兄向来对于人情往来，不敢疏忽，就以古城村说，愚兄每逢随礼，总是三吊五吊的份礼。我若是给奎儿娶媳妇，撒下请帖去，富裕的家固不足论，若贫困之家，接到了我的帖，来随礼吧，没有钱；不来随礼吧，又对不过我，这岂不是教人家为难吗？”蛮子说道：“穷亲戚朋友，你别受他们的礼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穷富我都不受礼，难道随人情的就空手来吗？”欧阳爷说道：“你是仁德待人，没有不给贫穷的朋友打算之时。但是胜奎早晚不是都得娶媳妇吗？”书中代言，胜爷因为秦义龙之事，心中不高兴，打算过个一年二年的，再给胜奎完婚，故意以此言推辞。欧阳弟兄是非此不可，胜爷不好违背朋友之意，遂说道：“贤弟既不嫌受累，所有一切，全仗二位贤弟了。”欧阳大爷说道：“分所当然，咱们哥儿们，还过得着客气吗？你就择吉日定请帖吧，凡镖行有交情的给请帖；没有真交情的一概不请；黑道上朋友，咱们不但不请，他就来了，恕不招待。”二蛮子说道：“择日子还用三哥吗？吾会合婚嫁娶。”说着话，取过了历书，择定六月二十八日，打发人到郑州印了二百份请帖，大爷带五十份请帖奔南七省，二爷带五十份奔北六省。蛮子对金龙道：“你在三大爷家住着吧，你如有无礼取闹及不规矩行为，回来我用点穴法点你这王八羔子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不闹不闹，你放心吧。”

欧阳氏弟兄，在胜宅住了两三天，各带了请帖分头去了。至五月下旬，黄三太等便来到古城村了，胜爷一见非常欢悦，叫道：“三太，你们何必来

这么急速呢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我们接着欧阳大爷的帖，便连夜起程，恐怕事情多，师傅忙不过来。”胜三爷亲自安置了黄三太等住所。第二拨邱成与入地昆仑邱三爷赶到；第三拨高恒高俊龙与侯华璧赶到；第四拨九头狮子孟二侠、萧三侠、于丰恒、萧银龙、于化龙，后面两乘驼轿里面坐定金凤、银凤二位姑娘，其余丫环婆子坐着车；第五拨丁绅董丁桂芳；第六拨剑客镇三山与海底捞月叶伯运哥俩同到。镇九江屠大爷带着姑娘前来就亲，跟着同来的有屠大爷的大儿谈笑书生屠士远，并丫环婆子等。至六月上旬，男女亲朋来到胜宅的，已有六十多位，贾七爷与金头虎贾明爷儿俩一同来的，二少爷贾亮留在家中看家。不表亲友陆续赶到，再表胜爷忙碌，请了厨房茶房，伺候宾朋，将天棚下养鱼缸花盆挪开，调摆桌案，每日招待宾朋。列位，方到六月初旬，就来了六十多位男女宾朋，要是没有钱的，连吃都管不起。神刀将李刚与侄子李永泰也俱都来到啦，大众终日谈古论今。忽然有老家人禀报：“太仓州的飞镖秦义龙来到，有名帖一纸，喜单一封。”胜爷接过名帖一看，上写“秦义龙”三字，喜单上书“喜敬银二百两，乞晒纳。”钻云太保贾七爷、神刀将李四爷、三太、香五等，众位俱都过来观看，贾七爷先发言说道：“胜三哥，这份礼不能收，给他原帖璧回，就说庄农人娶媳妇、聘姑娘本是小事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众位，秦氏门中与胜家仇深似海。常言说的好，人要有何过节，谁要有红白喜事，一行人情，就算解开啦。今天六月初旬，离喜期还有半个多月呢，我将他迎接进来，敬奉伺候，收下他的这份礼，等完了事，别位亲朋我不送盘费，惟独他，我送给三百银子盘费。众弟贤弟有什么委屈，都看在胜英的情面。”胜三爷遂叫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，你们见面俱以秦二叔呼之，千万不许慢待。”三太、香五等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胜三爷亲自出来迎接，一见面，秦义龙对胜爷控背施礼，说道：“小弟惭愧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秦二弟，先前的事情，一概别提。愚兄有何德能？敢劳贤弟千山万水前来。”说着话，二人遂携手而行，黄三太过去叫道：“秦二叔，你将小包裹交给我吧，我给你存在帐房，你何时要什么物件，临时我给你取去。”秦义龙闻听得存小包裹，面有难色。书中代言，办喜事的事情，萧银龙与黄三太等，早都安插好了，萧银龙总理，丁爷的先生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接送亲友，大脑袋的知客，欧阳爷尚未回归，俟回来的时候，二位监厨。萧银龙今年已经十七岁了，真是福随貌像，出挑的犹如潘安宋玉一般，粉莲色壮帽，粉莲色大氅，银灰短靠，足下燕云快靴。飞镖秦义龙方一递进名帖之时，萧银龙告诉三太，他无论带着何物，都叫他交账房，故此黄三太方一见秦义龙的面儿，就注意他手中的那个包裹了。黄三太这一要包裹，登时秦义龙面有难色之意，黄三太一看，可就更多了心啦，向前不容秦义龙允许，由手中取过来了。黄三太一掂，包裹不大，分量很重，黄三太交到帐房，记上号数，暂且不提。胜爷与秦义龙携手而入，进了大客厅，胜爷说道：“秦二弟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。”又叫道：“大师兄，你请过来。”剑客镇三山心中不悦，无奈胜爷的面子重，不好意思的驳，走上前来。胜三爷用手一指老剑客，笑着叫道：“秦二弟，这是我的大师兄，镇三山夏侯商元。”又指秦义龙对剑客说道：“大师兄，这位是太仓州飞镖秦义龙秦二爷。”二人各施一礼，夏侯老剑客问道：“秦二爷今年多大岁数啦？”秦义龙说道：“还小哪，五十三岁啦。”剑客说道：“我比你大三十四岁，我八十七岁。”语毕，双方一乐。胜爷又将屠大爷请过来，用手点指，给双方先道了姓名，胜爷说道：“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。”屠大爷与秦义龙各施一礼。胜爷又叫道：

“孟二爷、萧三爷请过来，这位是太仓州的秦二爷秦义龙，弟兄们以后要多亲近。”彼此各一礼。胜三爷又与李四爷、贾七爷大众等介绍完毕，又将众年轻的四十余位全都叫到面前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们的秦二叔，你们都过来磕头。”黄三太等不敢违背师命，俱都爬下磕头，惟有金头虎贾明与金龙二人，蹲在后面，用手砸地，假装磕头。孟金龙蹲在地下，还是金头虎贾明劝的，要不然孟金龙连蹲下都不干。胜爷与秦义龙将老少英雄都给秦义龙介绍完毕，这才端下茶来吃茶。吃茶已毕，摆上酒席，将秦义龙让之首座，大家用饭。胜爷善观气色，一见秦义龙，面带煞气，胜爷看众人虽对秦义龙不大反对，然而俱都面带难色，胜爷心中为难，吃完了饭叫老家人将西跨院的北上房收拾干净了，请秦二爷那边下榻。老家人即将西跨院北上房安置好了，报告胜爷，胜爷陪着秦义龙到西跨院北上房中，又喝了一回茶，讲了些闲话，胜爷这才回转大厅。胜爷回到大厅，对大众躬身施礼说道：“众位老少弟兄们，吃万分的委屈，都看在胜英面上，人家是给咱行人情来啦，大家是为给我帮忙来啦，千万别说闲话。将我的喜事，大家捧着办完了，平安无事，那才是大家疼爱我胜英呢。”胜爷好话说了多少，大众倒替胜爷心中难过，谁也不肯说什么别的啦，反倒安慰胜爷一番。

胜三爷自今日起，每日与秦义龙同桌而食，殷勤招待，毫无倦容。到了六月初旬，胜爷这日吃完了早饭，就觉腹中一阵疼痛，躺在床上休息一会，直至夜里二更来天，仍是疼痛不已，胜爷遂叫道：“李四爷、萧三爷，我怎么肚腹疼痛，由早晨至此时，疼痛不已。”萧三侠说道：“三哥你年纪大啦，这几日忙碌太甚所至。离喜期还有数日呢，你可以随便休息休息，不要终日亲自招待，都是老弟兄们，没有挑眼的。”说着话，胜爷就觉疼痛益甚，由床上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要大便，泻一回就许好啦。”语毕，站起身形奔后花园厕所而去。来到厕所蹲的工夫很大，就觉大肠发燥，正在扎挣之际，就听墙上飏的一声，胜爷听着是金刃的声音，急忙站起，方站到平身，就听哗啦啦一响，肩头上中了一物，自觉火热，右胳膊发麻，当时就抬不起来啦。胜爷转身向墙上观看，并无入迹，方下了厕所台阶，就觉着两腿发软，走不动了。胜爷遂大声叫道：“三太何在？我受了暗算了。”黄三太等闻胜爷喊叫，遂叫道：“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银龙，不好啦，我之恩师受了暗算了！”一旁喊着，直向后花园跑去，众人随后，也跑到了，来到胜爷切近，就见胜爷身体乱晃，向尘埃爬伏，胜爷的手方要按地，三太过去一把搀住，问道：“恩师，你在哪儿受的伤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花园东北角。”众人有上墙的，有上房的，向四外观看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胜奎一见父亲受伤，过去就要拔袖箭，胜爷拦阻说道：“奎儿拔不的，袖箭乃是毒药喂的。”黄三太、香五、银龙、胜奎等，搀扶着胜爷够奔内宅，张茂龙、李煜、贾明、邱成等，往各处遍找放箭之人，围绕胜宅寻找一匝，放箭之人踪影皆无。三太、香五将胜爷搀扶着躺在床上，拉过一条棉被给胜爷盖在身上，把胜三爷脸朝里，脊背朝外躺着。此时一干老英雄也都跑到内宅观看，杨香五用匕首刀先将胜爷的大衣服挑下来。书中代言，毒药箭不能起下来，若起下来伤口再被风一吹，立刻殒命，所以用匕首刀挑衣服。将衣服挑下来，解开英雄带，又挑靠身的小衣服，将小衣服一条一条的挑下来，一看受伤之处，现出紫色，如蚕豆瓣大小。萧银龙由腰间取出止毒散，用冷水化开，此时胜爷尚能服药，给胜爷将止毒散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原药吐出。胜奎说道：“我们胜家门上有五福化毒丹，自施舍以来，凡是毒气皮肤病，服下去立刻能愈。可以服吗？”贾

七爷说道：“赶紧化开吃下去看看。”又将五福化毒丹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仍然吐出，不见效验。镇三山夏侯商元对大众说道：“究竟此伤是什么毒物？是那一门的毒药暗器，大众可知晓吗？”贾七爷说道：“我倒知道此箭是哪一门的，此箭乃是下五门所传，用五毒喂成，名为子午绝命毒药箭。可惜有两位没在场，道兄与和尚俱都没来，他二人曾跟我提过此箭之恶，他们俩人，每到五月初五，采取百草，制造解此五毒之药，一人采药，一人炼药，名为百草转阳丹，专解此毒。但是听说练此药之时，最为费事，往往有练坏了的时候，在七七四十九个时候之内练成，火候稍差一点，就不能收锅。二位每年制成此药，募化十方时，见有疮痍久而不愈者，施舍济人，无论如何毒物，用此药一粒，立刻还阳。这还不算，治吐血虚劳，尤能立竿见影，真稀世之珍，三哥此伤非此药莫救。子午绝命，二位现在不在场，为之奈何？”贾七爷说完了此话，再看伤痕，紫色比方才展出来好几分。这位叫道：“胜三哥伤怎样？”那位叫道：“胜三弟伤痕如何？”年轻的，这个呼三大爷，那个呼恩师，三太与胜奎两眼流泪。胜爷道：“只觉心中火热，浑身发麻。你们大家都别呼唤我啦，我的精神有些不支。”语毕，合目不语，再有问的，胜爷不答了。老家人此时由外面进来，向众人道：“现在二太太偕同众位姑娘都来啦，要看看老爷子。”书中暗表，凡亲近的朋友俱都未动，也顾不的嫌疑了，银龙与于家姑娘，张茂龙与袁家姑娘，也俱都见了面啦。二奶奶进到屋中，叫道：“老哥哥怎样了？”胜爷不应，二奶奶此时泪如珍珠断线一般，用手一拍胜爷的肩头叫道：“老哥哥怎么不语？莫非说您从此走了吗？你有什么家务事，也可对小妹妹谈啊。你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群老少苦命的冤家。”胜爷微微转过来一点头，睁开二目叫道：“贤德的弟妇，你苦守冰霜三十余年，你给胜家门上增光露脸啦。贤妹，我也没有什么话，孟福是我前三年收的螟蛉义子，应继不如爱继，这两个孩子，你愿意过继哪个就过继哪个。这不是屠大爷也在场吗？我们有话，娶过姑娘之后，犹如亲生姑娘看待。我死之后，你就替我教育二子与小姐罢了。弟妹呀，我也不是诗书门第，我也不是礼乐之家，可称清白门户，贤妹可称节烈之人。我死之后，对于穷亲戚朋友，如有抵借等事，穷而不能葬、贫而不能娶者，贤妹要量力资助，以继愚兄之志。胜家门上的八宝解毒散，五福化毒丹，要永久施舍，勿断了我胜英武学的家风。冬天舍棉衣，夏天舍暑汤，所有一切，都一仍其旧，千万莫因我死的结果不善，便中途终止。若有穷亲戚朋友，虽然屡次求借，宁可少与，千万别驳了，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。贤妹，愚兄死在旦夕，你是贤德之人，对于愚兄所嘱，量必能办。”复又叫道：“胜奎儿，这就是为父的遗言，必须要你谨记。”语毕，胜爷仍然闭目合睛，一语全无，再有人问话，俱都不答。二太太闻听胜爷之言，哭的更恸了，丫环婆子，无不下泪。镇三山又叫道：“胜三弟！你从此便住口不语了？”黄三太叫道：“师傅！”胜爷俱都不答。直至天光大亮，贾七爷诊了胜爷的脉，微而且细，似有如无，惟胸前颤动，伤痕向四外展，盘如鸭卵大小，紫中透黑。夏侯商元说道：“胜三弟，你若从此故去，哥哥誓不欲生。”萧孟二侠、屠大爷等泪湿衣襟，孟金龙张开大嗓子，高声号啕，办喜事成了丧事啦，到日出东升之际，胜爷只有吸呼之气。胜奎叫道：“众位叔父，大爷！我天伦现在只有吸呼之气，还不将箭起下？别教我天伦带着箭走呀。”众位侠剑客闻听，大家叹气道：“孩子，你看天气炎热，倘若拔下箭来，立刻就咽气。这样还可多耗点时候，大家好多看一会是一会儿。”此时下请帖的蛮字哥俩也赶到啦，一看胜爷的光

景，欧阳大爷说道：“胜三哥倘若一口气不来，我从此杀人放火，抢男霸女！我要办一点好事，就对不起老天爷啦。”

老少英雄正在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，正在痛哭流泪之际，老义仆擦着眼泪由外面进来，说道：“二位少爷，众位爷们，外面来了一僧一道，僧人是红莲罗汉弼昆长老，道爷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。”大众闻听，转忧为喜，擦泪出来迎接，来到大门外，欧阳爷喊道：“杂毛会算，可称未到先知，胜三爷受了毒药箭啦。”老道说道：“非是贫道会算，众位眼泡肿着，泪尚未干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快走快走。”众人将老道陪到里院。老道一见胜三爷右肩头下插着一根袖箭，钉下有三四寸深，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，用手一晃摇袖箭，说道：“何时中的袖箭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昨天二更半天。”老道一看时辰，说道：“尚能治，不要紧，众位施主莫要惊慌。”书中代言，内眷已经出去啦。老道取出药来，打开包儿，用手指捏了两粒药，说道：“这是七粒，一包十粒，用过三粒了。这两粒药，给胜爷服下去，力能夺命。”老道将药包好，放在榻上，欧阳大爷原包拿在手中，用鼻子一闻道：“唔呀，好香！”列位，蛮子今天这一闻，药偷出了两粒，后文书救了两个人，这且不提。老道将药研细，命取过无根水，老道说道：“你们将药箭拔下来吧。”李刚说道：“我起箭。”伸手一拔，拔之不动，箭入骨甚深。老道说道：“你用手按住伤口，以牙咬住箭杆，方能拔下来。”黄三太过去，张开口咬住了箭杆，双手按住伤口，用力拔箭，才将箭拔出来，伤口并不流血。诸葛道爷由腰间取出尖刀，照定伤口四周，用刀将腐肉割下，这骨青色如漆，有鸭卵大一块。道爷以刀刮之，振振有声：“俺如关公刮骨疗毒。”将骨头刮的见了白骨，然后将药面撒伤口上一半，用被将胜三爷盖上，以手捂住伤口，无根水调好了药，用食匙灌了几下，然后胜爷便徐徐能喝了，灌完了药，用白布缠好。三太问：“道爷，怎么样啦？”老道说道：“稍沉一会儿。”欧阳爷问道：“老道，怎样了？”道爷说道：“稍微沉一会再看。”众人不论谁问，道爷俱以“沉会儿看”答之。服下药约有一个时辰，闻听胜爷腹中有下行之声，鼻洼鬓角见汗。腹中响动，乃是药力借气行走，血行动开啦；鬓角等处见汗，乃是营卫合啦。道爷说道：“过来二位有力气的，将棉被向下按着点。”上身孟金龙，下身李永泰，按着被角儿。又一会儿，腹中响声渐大，道爷叫道：“三太！你将胜施主头扶着，口朝下，他要吐啦。”三太急将胜爷的头扶住，口朝下，方将头扶好，就听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绿水来，愈吐愈急，真是翻肠倒肚，吐出足有一盆子。先是绿水，后是红水，最后吐黄水，吐完了之后，混身上下的汗就出透啦。胜爷骤然翻身欲起，上面大汉孟金龙，下边大汉李永泰，二人都按着棉被呢，金龙见胜爷欲起，伸虎掌向胜爷肩头上一按，说道：“三大爷，你老人家先别起。”下边李永泰也用手按住大腿叫道：“三大爷，你老人家别起呀，一起来就坏啦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千万别燥，倘若骤然起来，被风将汗吹回去，毒气归心，就不能治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只觉着心中焦燥。”道爷说道：“沉住了心气，一会儿还得疼痛呢。”胜爷忍了一会，就觉周身无力，再想起来也没有力量啦。此时胜爷也明白过来了，一看道爷在旁呢，这才叫道：“道兄恕小弟有恙在身，不能起床行礼。”语毕，向道爷点首示意，又叫道：“奎儿，福儿！你们还不过来谢过你伯父救命之恩？”胜奎等跪在尘埃，俱都给道爷磕头，小弟兄随后跪一大片。道爷说道：“三弟，你总这样周到，贫道有何德能？这是三弟你一世行善的感应，我并不是能掐会算。我与和尚昨天住在平安镇，一打听

说是距四十里之遥，在那儿住了一夜，今天起早赶路，为的是凉爽。”语毕，道爷落下两点慈悲泪来。胜爷欲哭无泪，打了两个唉声。

书中代言，银龙处处精细，方才拔箭的时候，银龙留神看箭杆，未看明白上面的花样，此时见胜爷已好，银龙遂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将箭放在何处了？”三太说道：“在我恩师割下的衣裳一堆呢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收过来咱们看看，箭杆上是什么花样？我方才见箭杆头上黄登登的，杆上有花样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取去。”金头虎方要在破衣中找箭，胜爷伸左手由破衣中将箭拾起来，暗暗放在身旁了，金头虎早就看见了，说道：“三大爷，那可不行，您不叫我们看箭，不知道是哪个小子办的事，我们就糊涂死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明儿，贼已远去，看箭何益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您要不给，我将您搬起来，我们非看看不可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贾贤弟！你还不将明儿拦阻？仇是可解不可结。”贾七爷遂叫道：“明儿！你还不闪开？叫你三大爷生气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我的伤已经无有危险啦，大众累了一夜半天，还未曾用饭，请大家前院客厅休息休息，用饭吧。二位道兄也没有斋饭呢，恕过我不能陪座了。”大家这才起身够奔前院大客厅，谈谈论论，俱都说道爷的药真是神丹，胜三爷好心感动天地，所以才遇难呈祥，逢凶化吉。大家吃完了饭，俱都来到后院问安，胜爷说道：“我的伤已经一点危险都没有了，你们每人问我一句，我就得答半个时辰。你们一夜未曾合眼，各自休息休息吧。连胜奎与三太都不用在我屋中，叫老家人胜忠伺候我就行啦，他年纪长了，精神还好。”大众不敢违背胜爷之意，俱都退出，回归前院。老家人胜忠服侍胜爷睡了一觉，老家人给倒过一杯白滚水，胜爷问道：“天至何时？”老家人说道：“二更已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点上灯笼到前院东西跨院，看宾朋们都休息了没有？”老义仆忠厚老诚，不测胜爷之意，点上灯笼前去观看，去了工夫不大，老家人回来，对胜爷说道：“东跨院聋哑仙师、弼昆长老、胡景春等，全都安歇啦。二道院少爷、黄三太他们也都睡啦，老奴推一推门，门也上着呢。前头院孟二爷、萧三爷、贾七爷、李四爷等，大众也都睡啦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你打着灯笼看看西跨院秦二爷去，将他请来，他要不来，你就说我家主人决无狠毒之心，请您有机密大事，您要不去，后悔可就晚了。”老家人答应一声，打着灯笼够奔西跨院，一看屋中明亮，老家人痰嗽一声，在外面问道：“秦二爷还没睡吗？”秦义龙在屋中，说道：“还没睡呢，你请进来吧。”老家人进到屋中道：“秦二爷，我家主人现在叫我前来请你。”秦义龙说道：“现在我有点不舒服，因胜三爷受伤，我跟着忙碌了一天，你替我跟胜三哥告假吧。”老义仆道：“我家主人有话，你要此时不去，悔之晚矣。”秦义龙心中暗想：“我将包裹交到帐房啦，跟他们要了三四次，我要练练武术，他们只给我匕首刀，包裹临走才给呢。我的兵刃现在拿不出来，倘若到了后院，说话不投机，就有是非。”老贼思索至此，遂问道：“老管家，后院还有何人在胜三哥屋中？”老仆说道：“一位也没有，连胜奎都没教在屋中。”飞镖秦义龙闻听胜爷屋中没有别位，他这才放心，叫道：“老管家，你先出去，我小解小解。”老管家遂退出屋去，飞贼秦义龙打发老仆出去，由床底下将匕首刀取出来，掖在腰间，这才由屋中出来，偕同老仆来到后院，进到胜爷屋中。胜爷一见秦义龙叫道：“秦二弟！我三次未曾伤你的性命，你不知以恩报德，你将我稳住了，暗中打我一袖箭。我现在身带重伤，大众都在照顾我的时候，所以未揣摩放箭之人。老者你还能瞒的过聋哑仙师吗？年轻的你还能瞒过萧银龙、杨香五吗？并且你的袖箭还刻着秦字

呢，虽然不甚明显，谁都看得出来，是用花堆的一个秦字。将我的伤刚治好了，萧银龙就要看箭，幸我左手尚能动转，我将这枝箭放在身底，未敢叫他们看箭。贤弟你快走吧，你还在这里住着，岂不是自寻其祸吗？”又叫道：“老管家！你打开顶箱，给秦二爷取几十两银子盘费。贤弟你星夜逃命去吧！”老贼闻听，一时良心发现，跪在床沿下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小弟之错。从今后不与三哥为仇了。”老管家说道：“还给他银子？我和他拚啦！”胜爷睁目说道：“胜忠！你是义仆，所以我才将你留在屋中，你若是不听我言，便为不义了。”老义仆闻听，也不敢言语了，遂由顶箱中取出来三十多两银子递给秦义龙，说道：“给你吧，这是三十多两，要打两袖箭就是六十多两。前面你的小包裹别取去啦，要一取小包裹，就有大祸临身。”看贼磕完头站起来，接过银子要走，胜爷说道：“秦二弟，且慢。你要走，可别走二道院，二道院是你侄胜奎与三太等，前院是萧三侠他们，东跨院是道爷、和尚等，你可千万别去。你仍然由你西跨院逃走，由北上房过去向西，打宅院西墙走。够奔西南有一片树林，过了树林子，就算走啦。但明天开饭时，大众见你不辞而别，必然追你，脚程快的太多，你务必要兼道而行。”老贼说道：“既蒙胜三哥你恩放小弟，我从此永不与你结仇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，那就在乎你了，你在我家中也住过，道路你也都明白，你要仍然寻仇，我也没有法子。”

老贼秦义龙含羞带愧出了胜爷的屋子，够奔西跨院并未进屋，拧身形纵上北上房，自己心中暗想：“老胜英真是忠厚君子，我以后还能跟他为仇吗？唉，我们俩人还是走着看，他今年七十多啦，再待十年，他就八十多啦，我不能杀他，将来我将胜奎、黄三太等杀他三个两个，也可报秦家之仇。”老贼捻着短髯，心中思索着，向四外观看无人，蹿房越脊，直奔西大墙而来。老贼方要纵下墙外，不觉心中突突直跳，自己思索：“何以心中乱跳？莫非说我是惧怕他家中这堆侠剑客吗？不至于如此呀。”自己叫道：“秦义龙，秦义龙，你提着点儿气！”一飘身，落在墙外就地。就见有一个人，以肘按着刀尖，身形影着刀，仰面向墙头上观看，一见秦义龙飘身形下来，墙底下这个人站起身形，口中说道：“老贼暗算吾之天伦，用毒药箭几乎要了我天伦之命。现有奎少爷在此！”举刀便剁，老贼忙闪身躯说道：“胜奎不要如此。”胜奎哪听他的？举刀一连就是二刀，老贼闪躲，并不还招，复又对胜奎说道：“你天伦四次放我，所以我让你三刀；如再不识抬举，老夫将你人头梢回南七省去。”胜奎说道：“你是下贱之辈，我天伦以你当好朋友看待，这一干侠剑客俱都与你呼兄唤弟，你配吗？”说着话，举刀还是剁，秦义龙哈哈冷笑两声，背后握刀，与胜奎交手。二人正在动手之际，由西大墙北面过来一道黑影，大声喊道：“秦义龙休走！你为何以毒药袖箭暗算我之老师？”话到人到，加入动手，大战秦义龙，秦义龙毫不介意，一把朴刀上下翻飞。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小毛遂杨香五来了！”也加入大战秦义龙。秦义龙正在独战小弟兄三位之际，就听西北树林之内，哗啦啦一响，出来一道黑影：“老贼休走！张茂龙来也！”紧跟着树林西南又纵出红旗李煜，兄弟五位围住秦义龙。义龙一把匕首刀，上下翻飞，横栏竖架，面无惧色。此时又听树林子西边，又有人叫道：“小子，秦老二！我是你爷爷！树林子内埋伏下百万神兵！”话到人到，亮杵纵起来便打：“众位将他圈住，谁要叫他走了，我跟谁拚命！”六人将老贼团团围住。老贼心中暗想：“这六个孩子，我是不惧，胜宅高明人甚多，倘若和尚、老道、萧孟二侠、贾老七等，他们要是出来，

那时节我难以脱逃。”思索至此，自己暗道：“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”贾明说：“他要打谁的空子里走了，谁就是孙子！”老贼心中愤恨贾明，他这一提醒了众人，众人更留了神啦。大众抖擞精神，正在打的难解难分之际，就听胜宅西大墙北面有人痰嗽，手提纱灯前来，说道：“我三大爷放心不下，教我前来。”说着话，来至切近，众人一看，正是赛北观音萧银龙。银龙叫道：“六位兄长！我胜三大爷放心不下，听西墙外有喊杀之声，特遣我前来，不叫众位阻拦二爷去路。惟有奎哥哥更不当这样，秦二爷虽然与我三大爷早先有点过节，奎哥哥你这一办喜事，秦二叔千山万水的奔了来，这一行人情，有什么过节都算没啦。再说伤我三大爷之人，你们怎么知道必是秦二叔所为？你们这一围着秦二叔动手，倘若叫我三大爷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谁能担得起？岂不闻古语有云：父叫子死，子不敢不死。黄三哥，你在众人之中岁数居长，你领着他们办这宗事，叫三大爷知道生气，倘若金伤复坏，你又当如何？”小弟兄六位俱被银龙喝住，谁也不敢再动手了，惟有金头虎知道银龙的这一套，心中暗说：“好小龙，小子，叫大伙来劫杀秦义龙也是你，不叫大伙动手也是你。”

书中代言，秦义龙用暗器伤胜爷，谁都瞒得过去，也瞒不过萧银龙去。胜爷从伤痕刚见好的时候，心中已经明白，便将众人遣散，谆谆嘱咐，自己在后院大厅养伤，喜欢清静，谁也不许到后宅问安，扰乱精神。胜爷一方面是嘱咐大家，一方面安慰大家，说：“你们大家一夜劳乏，也该歇息歇息了。我的伤好啦，你们大家都累病了，岂不教我难过吗？”众人见胜爷说的俱都是实情之话，所以大家都各自吃饭的吃饭，安歇的安歇。萧银龙与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邱成、胜奎等，这七个人凑在一处，在二道院东厢房吃饭，吃完了饭，坐在一处谈天，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小弟兄之中，老诚干练，就是黄三哥，黄三哥待人向来以至诚感化，在台湾我与黄三哥别后，回想黄三哥之为人，那份义气，真叫我寝食难安，今者在一块好几年之久，每与三哥谈到一块儿，虽昼以继夜，令人不倦。”黄三太笑说道：“兄弟你是抬爱哥哥，哥哥有何德能？我之恩师息影于家门，三年之久，将镖局子事情委之于我，所以未办坏了事，都是诸位贤弟竭诚帮助，和老前辈们指导教训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们俩到一块儿就咬文弄字。”萧银龙又说道：“贾明兄长，凡事你划策甚多，一时难以道尽，你是外朴内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会烩豆腐。你有什么事，你就直说吧，别绕着弯骂我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今天三大爷被人暗算，贾五哥你可知道是谁所为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知是何人所为；我要知道是谁，我早就跟他拚了命啦。”银龙又问道：“三哥你知道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愚兄不知。”萧银龙笑嘻嘻的伸出来两个手指，说道：“众位，不可三猜两猜，我一猜就猜着，就是此人。”金头虎一见银龙伸出两个手指头来，抽冷子一张嘴，照定银龙二手就咬，银龙赶紧往回一撤，叫道：“五哥！你怎么咬我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那两个手指头太坏啦，不能留着。”胜奎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，果是何人？你快快说来，贾爷不要玩笑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必是飞贼秦义龙老二所为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咱们亮家伙，上西跨院寻找老东西去。”站起身形，就摸一字杵。银龙说道：“五哥且慢，你要唐突就坏了事啦。”胜奎急忙问道：“贤弟何以知秦贼所为？”银龙说道：“秦义龙与胜三大爷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是不分贤愚好歹之辈，三大爷欲以恩释怨，以解两家之仇，仇不但未解，到了今日结之益深。胜三大爷累次不伤他，在胜三大爷所为开秦贼自新之路，无奈秦贼倒行逆施，不但不感三大爷之德，

翻增其无限之怨恨，他明着报不了仇，所以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，明着是行人情，暗着是加害三大爷。你们不见他一进门之时，三哥要他的包裹，他面有难色，比及将包裹拿到帐房，我暗中打开他的包裹，除去银子之外，俱是兵刃暗器，绿林道所需之物，无一不备。你们想想，他若是真行人情，带着往返的路费，何必带些作贼的东西？”银龙语至此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齐声说道：“贤弟之言非常有理，咱们应当怎么办呢？事不宜迟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三大爷向来是但得容人且容人，夜静更深必然放他。可有一宗，三大爷卧病在床，老家人筋骨衰败，倘若胜三大爷将他招至面前，他再行不测，为之奈何？咱们这七个人候至打更过了，咱们扎绑停当，去后院大厅上面四外埋伏，一来为防意外，二来为保护胜三大爷。倘若胜三大爷真要放老贼逃走，久后必为咱们小弟兄之大害。”黄三太等齐声说道：“此言甚是，咱们喝杯茶，各带兵刃暗器，前去防范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小龙，你这是愚弄我呢，我都要困死啦，你为的是熬大鹰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还是别去，你不去，我们办的必不能坏了；你要一去，准得乱七八糟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不去可不行，如果胜三大爷要不放秦义龙，咱们俩总得滚滚，白熬鹰我可不干。”众人也不理他，当时扎绑停当，带好兵刃暗器，将屋门关好，由后窗户出去，熄灭灯烛，仍将后窗户对好。弟兄们来到后宅大厅，前坡三位，后坡四位，在房上爬伏。天到二更多天，就听屋中胜爷说道：“老管家，天到什么时候啦？”老义仆答道：“二更多天啦。”又听胜爷说道：“你给我倒点白开水喝。”老仆给胜爷倒过一杯白开水去，胜爷说道：“胜忠，你就不用老站着啦，你在一旁歇息旁歇息吧。”老义仆说道：“只要您的伤痕痊愈，老奴情愿站三天三夜，我也不困乏。”胜爷又叫道：“老哥你站着也是伺候我，你坐着也是伺候我。”胜忠一听胜爷叫他老哥哥，胜忠愕然说道：“东家你这是何言？怎么呼老奴为兄？老奴担待不起，岂不折去小人之寿？”胜爷道：“你是胜家有功之人，不比别人，你年轻之时，跟随我天南地北，刀枪林中不知受了多少惊险，我以老哥看待，不足为过。我主仆行将老矣，不知此后可得安逸否？你将灯笼点着，看各院都休息了没有？”老家人遂掌上灯笼到前院，看视一遍，回来报告胜爷：“俱都歇息啦。”胜爷叫老家人去请秦义龙，房上七位听到此处，不由的暗暗佩服银龙有先见之明。比及老家人将秦义龙请到，赠送盘费，告诉秦义龙逃走的道路，七位俱都听的明明白白，这才踹房越脊，来到西大墙外。萧银龙划策：“西大墙外三位，树林子里头三位，一个一个的上，如不是他的敌手，或者拿不着他，然后我再上，见机而作。我叫你们怎么办，你们就怎么办，若跑了秦义龙，惟我是问。六位埋伏去吧。”正是：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放下香饵钓金鳌。秦义龙方一上大墙的时候，心惊肉跳，那就是一个先照，这小子有点恶贯满盈了。弟兄六位围着老贼群殴时，萧银龙打着红纱灯笼说那一席话，六个人这才后退。

秦义龙一看，萧银龙举着灯笼，衣帽齐整，手中无有兵刃，并不猜疑。萧银龙赶奔近前，磕膝点地，叫道：“秦二叔，你老人家看在我胜三大爷面上，多要担待，你是老前辈，别跟年轻的一般见识。”萧银龙和颜悦色，二叔叫的顺口流，秦义龙见萧银龙如此，将刀还鞘说道：“老夫焉能跟他们一般见识？”转身形向南要走，萧银龙将纱灯慢慢放在就地，犀牛皮软皮鞘中拔出匕首刀来，此时老贼刚转身躯，走出去三步来远，银龙由背后紧行两步，一刀奔秦义龙软肋扎去，出其不意，使的力量也猛，这一刀直刺入老贼腹中八九寸深，老贼吼了一声，躺在尘埃来回的乱滚。萧银龙拔刀向外一纵，纵

出七八尺远，叫道：“众位弟兄们还不过来，解一解心头之恨！”黄三太大众等，这才亮兵器，纵将过来，将老贼秦义龙乱刃分尸。金头虎的一字杵是乱打乱砸，溅的血肉浑身都是，竟将秦义龙砸的如同肉泥一般。金头虎叫道：“小龙！胜三大爷恩放秦老二，你出的这宗阴主意，嘴里说好话，脚底下绊子。就是我身上血多，胜三大爷若不依我，你可得承认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大家担承，胜三大爷也没有什么不依的。”将纱灯熄灭，哥儿七个蹿房越脊，回奔胜三爷宿室而来。萧银龙先进到屋中，遂问道：“胜三大爷，你老人家伤痕可曾全愈？”胜三爷方在朦胧之际，一见萧银龙到来，说道：“龙儿，我昨天有话，谁也别进来，我好休养休养精神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，你老人家将秦义龙怎样啦？”胜三爷唉了一声说道：“不要提他啦，我将他开发啦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您将他开发啦，我将他也开发走啦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怎么又将他开发啦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将他扎死啦。”胜三爷闻听，叹口气道：“他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你这是何必呢，又污了咱们的宅院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并没在院中扎他，在西大墙外面。我扎死他之后，黄三太他们大众，用刀将他剁成了肉泥。你是慈心生祸害，你只顾放他，不想以后我们小弟兄必要受他的害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以后做事，必须要以宽大为怀，总要学能容物，那才是大器呢。”又叫道：“银龙！你将他哥儿几个也叫进来吧。”银龙掀帘子，以手招进众人，胜三爷与众小弟兄讲今比古，教大众从今后做事，要学得容人且容人。教训已毕，胜爷说道：“后花园有我一口寿木，有二奶奶一口寿木，人死不结仇，将我那口寿木给秦义龙使用，将他就此深夜成殓起来，存在庙内，乡亲们若有问的，你们大家就说是南七省来的朋友，因得时疫病死在胜宅的。”胜奎将长工、月工俱都唤起，将寿木由花园西大墙打千斤悠到墙外，可惜一口好寿木，成的不是完全寿体，用铁锹一下一下的铲在寿木之内，顶好子盖，又上好大盖，叫油漆匠在棺材头上写下“飞镖秦义龙。”长工、月工手忙脚乱，搭到庙里寄存起来，就算老贼发丧。这是老贼一辈子的收缘结果，迷人不醒其端，胜三爷放他四次，不知以恩报德，还暗害胜爷，没害了胜爷，自己只落得碎尸万断。

胜爷的伤，三四天就能起床，这宗毒药不忌荤膻，鲜非生鱼更活血脉，一日比一日轻快。胜爷这日陪着大众喝酒谈心，忽然自己一声长叹，叫道：“道兄，弼昆贤弟，众宾朋来的不少，惟独还有一位知心的老朋友未到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你盼念的人，我知道是谁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道兄替我想想，倒是何人？”道爷一伸左手，出了五个手指，说道：“你想想的五爷。”胜爷一笑答道：“然也。”道爷说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五爷自你告病假回家之后，他在镖局子住了些日，便回松竹观去了。老恩师因五爷无家可归，出庙准其进庙。”他们老弟兄正提念蒋伯芳之际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等，站起身形道：“皆因为这几日忙乱，还有一件事未曾跟你提及，水月庵秦尤逃走之后，我们追到苏州，遇小侠客刘云，我们结义为友，那刘云是提督之后，他还有一个姐姐，是南侠老王灵之义女，今年姑娘二十岁了，待字未嫁。欧阳二爷下帖的时候，刘云正在镖局子，我们起身之时，刘云曾对我们谈道，说你与我兄弟办喜事，侠客义士必然不少，他姐姐的终身大事，打算教你作筏。我们起身北上的时候，刘公子也回家邀请姐姐去了，一来为随人情，二来为的是姐姐的终身大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刘云如果来到直隶郑州，老夫必然担任作筏。”爷儿几个正在谈着话，老家人由外面进来报道：

“现在外面有蒋五爷到来。还有一辆车，车中有女眷，并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之人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胜奎！你叫丫环婆子，赶紧迎接女眷。”胜爷就要亲自迎接蒋五爷，和尚、老道说道：“胜施主伤痕初愈，岂可劳碌？还是我们大家去接。”胜爷不敢拂众人之意，在客厅等候。老道、和尚等迎接出来，一看年轻的正是刘云，黄三太等不胜之喜，将蒋五爷与刘云迎到大客厅，黄三太说道：“刘贤弟，你终日想念吾之恩师，”说着话用手一指胜爷说道：“这就是吾之恩师。”刘云闻听，不敢怠慢，爬在地下，与胜三爷行礼，叫道：“胜三伯父，小侄与你磕头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书中代言，刘云混身的血迹，左胳膊上缠着白布。胜爷问道：“刘公子何以受伤，周身血迹？”刘云闻听，不由的泪如雨下，说道：“胜老伯父有所不知，侄男昨天投宿平安镇高升店，晚间有七星真人、张德寿师徒，在店中要杀害我们姐弟二人，小侄男受了七星真人暗算，要将小侄男与车夫丫环婆子杀害，一发千钧之际，我蒋五叔赶到，救了小侄男姐弟。倘若蒋五叔晚到一刻，小侄男等今日不能与胜三大爷见面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公子且免悲哀，老夫残迈之人，是不能出世了，我必拜托众宾朋，捉拿老道师徒。”语毕，胜爷遂与大众介绍，一一介绍完毕，各个心中都有一份关照。贾七爷叫道：“胜三哥！给刘公子报仇的话，你先别忙，赵老道师徒，并不是为刘公子来的，我想他是为你这喜事来的，等到喜事正日子，恐怕贼人乘乱而来。”忽听有一位老者说道：“贾老七，你将老道抬举的太高啦，他敢上胜宅来？他不来便罢，他要来了，我将恶道七星真人非宰了不可。”又有一人大声的呐喊道：“杂毛若来了，我将他脑袋拧下来！”孟二侠打了孟金龙一掌说道：“胡说，你也不怕挑刺儿碍着好肉？这里还有诸葛道爷。”金龙说道：“我没说我诸葛大爷。”

闲文不表，单言刘云的来由。刘云自连云山起灵回家之后，给姐姐雇了丫环婆子，仍回镖局子与三太杨香五等盘桓。这日刘云正在镖局子，就赶上欧阳二爷下请帖，胜爷家中办喜事，黄三太等商议即时起程，刘云遂将姐姐终身大事托付了黄三太、杨香五等。第二日黄三太等由江苏起身，够奔直隶郑州，刘云回扬州邀请姐姐。刘公子来到自己家门，先到前院书房喝茶净面，更换衣服，然后够奔内宅，到内宅拜见姐姐已毕，姐弟谈话。姑娘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这又是三四个月未回家。”刘公子说道：“姐姐你要不在家，我一年二年，也不准回一趟家。我这次回家，为姐姐的事前来。”姑娘问道：“为姐姐何事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姐姐，你的文武学比我都高明，古语说的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今年二十几岁了，终身大事，尚未许字。我现在拜托黄三哥他们，乘着胜三大爷给胜奎办喜事，当时的侠剑客有名的人物必能齐集胜宅，我托黄三哥将你的大事，托付胜三爷择贤而配。我这趟来是接你去直隶郑州古城村胜宅，表面是行人情，暗中乘着这个机会，求胜三爷给姐姐作大宾。兄弟可不敢自己专主，特跟姐姐商量。”刘云又说道：“论到求功名富贵，小弟是灰了心啦，我这一生，只可跟黄三哥在镖局混碗饭吃，就算足矣。”凤兰姑娘闻听，自己不觉一阵红潮两颊，低头不语。刘云一看，姐姐的意思，是不言而喻，刘云遂说道：“姐姐可不能误六月二十八的日子，咱们明天就得起身，你带着一个婆子，一个丫环，明天咱们起程。”书中代言，婆子是由连云山跟姑娘来的，在连云山姑娘学艺之时，南侠用一根藤子棍指示姿式，俱都是婆子伸手搬胳膊弯腿，八九年的工夫，婆子也有点武术。姑娘将四只箱子俱都打开，先将王灵给的细软物件，包两个包裹，姑娘心中

思索：“这是我义父给的嫁妆之资，天伦留下的钱财，我不能动。此一去郑州，倘若婚姻成就，必然是古城村办喜事，那时节我还能再回扬州取东西吗？我这两包裹细软之物，出了阁也够我夫妻一世之用。”这是姑娘心里的话。将一切收拾齐备，带好兵刃暗器，把势套好了车，黄草驴子架辕，白马长套，第二日一早，遂由扬州起身，够奔直隶郑州而来。刘公子坐下白龙驹，马鞍轿上得胜钩，悬挂翘尖式钢刀，腰间缠十三节亮银鞭，囊中药喂的十二颗毒蒺藜，马在车后跟随。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。这一日六月上旬，太阳大平西的时候，刘云问道：“把势，你说离古城村相近吧，此地距古城村还有多少路程？”把势说：“尚有五十多里。”姑娘在车里闷倦，掀开纱帘，叫道：“兄弟！你马向前进，与车并行。”刘公子右磕膝盖一点马前膀，嚼环向里一带，马与车并齐，姑娘问道：“兄弟，你方才问把势，此地离古城村多远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还有五十多里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若是还有五十多里地，我们就不用赶路啦，你看天气炎热，牲畜身上通身是汗，咱们先进前边那大树林里面，去喂喂牲口，人得休息，马也得休息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姐姐说好便好，咱们进树林去休息完了，然后咱们就奔平安镇住店啦。”把势将车赶入大树林子内，姑娘打车上跳下来，扶着婆子的肩头，在树林内，活动活动周身的麻木，姑娘遂向西北一看，有几棵大树，四外无人，姑娘小解一回，小解完毕，姑娘又奔南去。就听西南树林子里有人说话，意思姑娘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说的是“老刷扭招盘拉把。”这句话就是“师傅回头看看。”“藏果架着海斗。”这句话“老婆搀着个大姑娘。”“昏天必入托条窑，陛下去把一把。”这两句是“黑了他必住店，跟下他去看一看。”姑娘知道这是江湖黑话，可不明白所以然，姑娘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好话绝不背人。”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“刘云哪！咱们上店里去歇息吧。”书中再表，姑娘可没将此事告诉刘云。套好了车，姑娘临上车的时候，就见由西南来了一老一少，鬼鬼祟祟，姑娘知道，必是方才说江湖黑话的两个东西。姑娘临上车的时候，还献了一手武学，脸向里上的车，临进车里之时，姑娘一拧腰，来一个倒拧萝卜，脸朝外进的车里。刘云解下白龙驹，扣备安稳，扬鞭打马，把势赶起车来，直奔平安镇去了，后头一老一少，暗中跟随下来，要夜闹招商店。车到平安镇西镇店口，姑娘隔着纱帘一看，由树林子跟下的贼人，也来到啦。此镇店是东西的街道，南北铺户，就听坐北里有人喊道：“住下吧！掌灯啦，过了站就是郑州古城村啦，四十里地没有店。”刘云一看，“高升店。”刘云问道：“东跨院都有什么房？”伙计答道：“三间北房，两间东房。”刘云道：“我们都住下，我们有家眷，住着为的是方便。”伙计道：“你多照顾了。请把势向里赶车吧。”把势将车赶进店去，姑娘隔着车帘一看，由树林子里跟下来的一老一少，在店门口转弯呢。所有贵重的东西，刘云与婆子向屋中搬运，粗物俱都由店里伙计搬运，驴马伙计饮喂好了。大约店里头对于车把势，都是如此，临到吃饭的时候，还敬把势两个菜，为的是下次再有买卖，店里好垄断。

闲文不表，车夫住两间厢房，刘云与姑娘住三间上房，一明两暗，姑娘婆子在西暗间，刘云在东暗间。伙计送来净面茶水等，放在外间屋，有婆子丫环往屋里取，要了吃食也是如此。吃完饭，由丫环婆子将家伙拾下来。大家歇息之时，凤兰叫道：“兄弟！你到这屋来。”刘云到西暗间，姑娘说道：“兄弟你坐下，咱们是宦家儿女，明天到胜宅，处处要谨慎为是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姐姐说的有理，那是自然。”凤兰又说道：“方才在树林子里，我听

有贼人说话，我可不明其所以。”姑娘就将方才在树林子里所听的话，对刘云学了一遍。刘云说道：“那是江湖绿林的黑话，头一句是师傅你回头看看；第二句是婆子搀着一个姑娘，长的很漂亮；第三句是黑天他们必住店；第四句是坠下去看看。这两个决不是好人。”姑娘闻听，不由的害怕，说道：“今天咱别都睡觉，换着拨值夜，明天咱们到胜三大爷家中再歇息。由天黑叫婆子丫环值班，至二更半天换我值班，三更半天换你值班。由窗户缝儿向外观看，问把势吃完了没有，要是都吃完饭，叫把势上门，咱们就不出入啦。”姑娘说完了话，打开小羊皮箱子，取出一个白玉瓶，上头包好几层纸，红绸子裹白蜡塞口，打开瓶塞，倒出四粒药来，说道：“兄弟你含一粒，我含一粒，婆子丫环各含一粒。”刘云问道：“姐姐，这是何物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这是在连云山之时，义父配了一料药，十年二十年不能走药味，也不能泄药力。义父曾说过，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，倘若日后有出门的时候，观店家有不可靠处，将药放在口内一粒，邪味不入。”众人将药各含一粒，婆子点着一根香，将窗户打上梅花孔，准备向外观看。单言一老一少，老的是七星真人赵昆福，少的是采花贼张德寿，他们师徒跟秦义龙早已商议停妥，知道胜爷六月二十八办喜事，赵老道又传授秦义龙子午绝命毒药箭，秦义龙早到胜宅，假意的行人情，暗中行刺，要害去了胜爷更好，如害不了胜爷，他们师徒临事期三两天之内，必然赶到，谋害胜爷一家老少。老道师徒后来了几日，哪知秦义龙已被银龙所杀？师徒在路上遇凤兰姑娘，张德寿是色中恶鬼，一见美女，他就中病啦，所以坠下姑娘来，也住在此店。老道师徒喝着酒的时候，遂向跑堂的的说道：“你知道方才进来的那个车，是上哪儿去的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那是姐弟儿俩，骑马的叫做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，他们是上古城村给胜三爷行人情去。”书中代言，跑堂的敬菜之时，问的车把势，把势就一五一十都告诉跑堂的啦，跑堂的不知老道师徒是贼，遂将此话告诉了老道师徒。跑堂的添完酒菜一走，张德寿咬牙切齿叫道：“师傅！你老人家听明白没有？原是我的仇人。这个刘云小冤家，丧尽天良，当初是我兄长提拔为绿林道，他曾与我兄长在苏州府，开设福云居，并作黑道的买卖，到后来他交结镖行黄三太与苏州府的官人，将我兄长连云山捉住并割了舌头，送到苏州府，我哥哥打了官司，杀于苏州府。不共戴天之仇，此时不报，等待何时？可惜这个丫头长的姿容秀美，不亚如嫦娥降世，先奸完了然后一杀，以报兄仇。”老道真有教训徒弟之才，遂说道：“打量他们还能跑的了么？吃完饭为师帮助你做活。”张德寿满心欢喜，师徒二人吃完了饭，将灯熄灭，扎绑停当，张德寿贪淫好欲心盛，等到刚过二更天，师徒将西跨院单间的门倒着关上，够奔东跨院。来到东房上，影住身形，南京到北京，住店不熄灯，东暗间西暗间都有灯光，老道低声叫道：“德寿，你可留点神，我看他们姐俩有点扎手。”张德寿点头，打房上纵下来，悄悄的来到西暗间窗户外，打破窗户纸，向屋中一看，就见蜡花有半寸来长，五十多岁一个婆子妈妈，宾蓝裤褂，卧在板床上，头朝北脸朝里。床下靠东板墙有一个茶几，姑娘在茶几北面，玉腕托香腮，杏眼双合。恶贼一伸手，由兜囊之中取出薰香盒子，捻螺丝盖装薰药，用火折子引火将薰药点着，上好螺丝盖，将薰香盒子向窗户孔中一递，尾巴朝外，要拉尾巴放烟啦，自己一怔：“忘了含解药了。”这才又打兜囊之中，取出一块解药，含在口内，然后才拉仙鹤尾巴。青烟向屋中一打，就听板床上婆子啊嚏一声，张德寿又将薰香盒子仙鹤对着姑娘，使劲一拉仙鹤尾巴，薰了半天不见姑娘有动静，张德寿心中暗想：“黑真真的

发髻，双眉紧抱，是个童女。”忽听姑娘也打了一个喷嚏。恶贼张德寿将薰香盒子装在兜囊之中，向东暗间一看，刘云抱头睡觉呢，贼人这才又取出薰香盒子，仙鹤嘴插在窗户纸内，一拉仙鹤尾巴，工夫不大，刘云也打了一个喷嚏。恶贼一看这分光景，真叫比死过去的人，多一口气儿。恶贼为色的心盛，先奔东暗间，将门闩用匕首刀撬开进了屋中，打婆子的脚底下过去，先将蜡花打下来，端起灯来。对着姑娘一照，恶贼一看，姑娘素打扮，绢帕包头，一身蓝，一双软底鞋，左腿搭在右磕膝盖上。贼人看罢，将灯放下，贼人的意思，左手要拢姑娘的后背，右手要拢姑娘的腿。方一伸手，离姑娘约有一尺多远，姑娘抬胳膊，就吧一声，一只袖箭奔贼人头上打去，贼人一低头，这枝袖箭由贼人的壮帽前头穿过去，稍微擦了一点皮肉，箭穿皮破，血随箭流。这一箭，将贼人为色之心，打得赴于东洋大海。贼人急忙往外屋逃走，就看外屋刘云掌中提着亮银鞭，叫道：“恶淫贼！你哪里逃走？”恶贼翻身进屋，姑娘由板床底下取跨虎篮，贼人一个箭步纵至板床，踹开窗户，纵到当院。书中代言，刘云此时已到院中，手中拿定十三节亮银鞭，照定贼人便点，恶贼伸手亮戥克皮，接架相还，姑娘也由窗户出来亮跨虎篮，姐弟二人围住贼人。婆子喊道：“车夫快掌灯笼，院中有贼！”车把势在厢房门外打着灯笼，婆子妈妈在北上房门外打着灯笼。恶道在东房上一看，徒弟就要吃亏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亮剑先杀了小冤家，然后再打发丫头走。”恶道心中思索着，抽出宝剑。刘云一看东厢房又有一个老道，恐怕姐姐吃亏，急奔恶道而来，老道纵到院子当中，与刘云动手。婆子妈妈说道：“快喊店家吧，这不是贼人偷盗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车把势大声喊道：“了不的啦！院里有贼啦！”天方二更多天，店里伙计还有没完事睡觉的呢，一听东跨院喊有贼的声音，遂各抄家伙，一齐奔东跨院而来。内中就有方才伺候刘云与老道师徒的那个伙计，他一进东跨院，就见老道与刘云杀在一处，姑娘与一个年轻的杀在一处。列位，店中这几个人如何上的了前呢？跑堂的出来就喊：“了不的啦！东跨院有了贼啦！”跑堂的这一喊，老道心中一发慌，遂向西南败走，刘公子年轻，没经过大敌，恶道一个败势，将双剑交于左手，刘公子十三节亮银鞭一点老道，老道右手拉剑，反背奔刘云打去，直奔刘云面门而来，刘云一闪身，飞剑正中左胳膊之上，飞剑入骨，鲜血淋漓。恶道双剑又分为左右，照定刘云便劈，刘云用十三节亮银鞭接架相还。刘云一看自己胳膊鲜血如注，不由的心中发慌，叫道：“姐姐多小心！兄弟受了剑伤啦！”凤兰姑娘动着手叫道：“兄弟！你叫千里追风小侠客，你赶紧逃命去吧，姐姐速求一死。”刘云动着手说道：“要死兄弟死在一处，我岂能单自逃走？”恶道叫道：“张德寿！你将丫头挡住，我结果小冤家的性命。将丫头捉住，任你奸淫。”姑娘闻听，又叫道：“刘云你逃走吧！姐姐速求一死，决不能给咱刘家丢了人。你逃到古城村，对胜三大爷哭诉情由，叫胜三爷与姐姐报仇雪恨。”刘云哪里肯舍了姐姐逃走？姑娘一看，刘云决不忍扔下自己逃命，姑娘虚点一招，纵在圈子外，一横跨虎篮，对着粉颈就要自刎一死。此时就听东厢房上，有人大声喊道：“小姐不要自尽！贼人休要逞强！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张德寿闻听，吓的尿流满裤，恶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，蒋五爷说道：“刘公子，你姐弟先拿那年轻的贼人，我拿住老道，然后再拿年轻的贼人。”

蒋五爷是怎么个来由呢？皆因为蒋五爷头次出世，就遇胜三爷告疾还家，英雄一扫兴，自己仍然回归松竹观。见了艾道爷，艾道爷一见蒋伯芳回

来，问道：“伯芳何以回庙？”蒋伯芳就将胜三爷告疾回家不出世之事，对艾道爷说了一遍。艾道爷说道：“你胜三哥他是行侠作义之人，不能在家久享清福，日后必然出世。你既回庙，我就仍然传授你工夫吧。南七省行侠作义，非会水不可，你师兄弟们俱都会水，惟你水性毫无，这回你就练水性吧。”蒋伯芳说道：“师傅，弟子见水眼晕，不愿学水，我打算跟你学镖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学镖也不错，我就传授你镖法吧。”蒋伯芳说道：“我要学镖，必须分量加重些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分量加重，也不能压过你师兄胜英去。你也学一斤重的镖足矣。”蒋伯芳说道：“我学一斤重的镖，打造六只如何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那有何不可？”于是打造了准斤十六两的金镖六只，昼夜与艾道爷学镖。光阴荏苒，转瞬二年有余，这日道爷叫道：“伯芳！你又要大开杀戒。你前次出世，赤线一道穿眉，今者双眉俱有赤线。你拿镜子照一照。”蒋伯芳览镜一照，果然赤线穿双眉。艾道爷说道：“你仍然还奔十三省总镖局，你胜三哥不在镖局，自有你道兄与和尚，也能切磋。”蒋伯芳不敢违背师命，朝罢了神像，带兵刃暗器，二次下山，将昔日的衣服带了两身，包了一个小包裹，仍然身着青布裤褂。自万笏山松竹观起身，仍然先到杭州盟兄的缎店里，正赶上董士兴在柜上办事，弟兄二人相见，悲喜交加。哥俩喝茶说话，蒋五爷说道：“前次小弟不辞而别，实因江苏有紧要之事。这三年之久，但不知我那嫂嫂性格如何？”董世兴答说：“自贤弟你走后，你嫂嫂与愚兄相亲相爱，如宾如友，稳重端庄，现在并生了一男。我常私心窃幸，多亏贤弟你将我内人感化。”说着话，非叫蒋五爷到家不可，蒋五爷情不可却，偕同董世兴回家。一见盟嫂面有愧色，仿佛有对不过盟弟之意，敬五爷不亚如同胞。蒋五爷这日在缎店中闲坐，听伙友们说：“现在货要是够卖的，就先别去办货，现在所有南七省著名的镖头，俱都去直隶郑州古城村胜宅去行人情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是否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胜三爷家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蒋五爷听在心中，遂对董世兴道：“现在直隶郑州古城村胜宅办喜事，那不是别人，是我师兄胜英胜子川。小弟意欲够奔古城村去。”董士兴见不能阻拦，遂与五爷钱行，洒泪而别。蒋五爷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走到平安镇，掌灯之时，一打听本地之人，此距古城村尚有四十余里。五爷虽然脚程快，然而未上胜宅来过，夜间怎么问路？一想不如住在平安镇，明日一早赶路。蒋五爷思索至此，一看路北有一座高升店，蒋五爷站在门前，方要住店，正赶上店里伙计出来，这个伙计是狗眼看人低，见蒋五爷庄稼人的打扮，不向里让，蒋五爷一怒，又向南走去。行约五六百步，又见一座大店，名为吉庆店。伙计出来让道：“客官该住店啦，再向前走就没有店啦，一过站可就是古城村了。”五爷闻听这位跑堂和气之甚，遂问道：“伙计，有单间吗？”跑堂说道：“有单间。”蒋五爷随同伙计进店，住了北边上的一间单间，打了净面水沏上茶，伙计问道：“客官你喝什么酒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不会喝酒。”伙计一听不会喝酒，面上也有不悦之色。蒋五爷是赌着气过来的，一看跑堂的这宗神气，蒋五爷心中明白，不喝酒少得酒钱，蒋五爷遂说道：“我不会喝酒，我吃的多，一样多给酒钱。你给我配八个菜，我给你两吊酒钱。”伙计闻听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欢欢喜喜，给蒋五爷配上菜来，端上饭食，蒋五爷吃喝已毕，安歇休息。蒋五爷睡的正熟之际，就听有人喊嚷之声，伙计说道：“众位要是拿错了东西，我们可不管。闹贼是高升店，与咱们这儿没有关系。”蒋五爷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方才由高升店门前经过。跑堂的都不理我，此时他那店里闹贼，我就应当不管。”

唉，狗眼看人低，万一要是有人住在店中，遇上仇人，也未可知。”思索至此，提起亮银盘龙棍，带好小包裹，由腰间摸出一块银子放桌上，将门倒扣，蹿房越脊，来到前面高升店。爬在房上一看，见一老道与一年轻的杀在一处，一个年轻的与姑娘动手，蒋五爷不明其中之故。又仔细一看，老道背后七棵宝剑，心中暗道：“莫不是老道七星真人？”正在思索之际，就听姑娘叫道：“兄弟你走吧！你到郑州古城村与胜三大爷哭诉情由，叫胜三大爷与你我姐弟报仇雪恨。”五爷听到这里，一声呐喊：“姑娘不要行拙志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

书中暗表，刘云姐弟知道有一位蒋伯芳蒋五爷，蒋伯芳可不知道那刘云与凤兰姑娘。皆因为连云山之事以后，刘云搬灵回家安置完毕，回归镖局子，常常与黄三太提念，几时得便看看胜三爷，黄三太说道：“你想念胜三爷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人，你更得羡慕。”刘云问道：“什么人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有一位蒋五叔，在碧霞山单棍扫群贼，名震南七省，是当时的人物。”刘云听在心中，回家的时候常与姐姐提念此人，今日蒋五爷在房上一报姓名，刘云心中犹如吃一服凉药一般。蒋五爷由房上跳下来，叫道：“刘公子！你去拿年轻之贼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蒋五叔，你不认识我，胜三爷是我伯父。”凤兰姑娘一听蒋五爷之名，也精神百倍，于是姐弟双战张德寿，飞天玉虎蒋伯芳独战恶道。蒋五爷一横盘龙棍，说道：“恶道，我有心骂你，我怕挑刺碍着好肉。出家人有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五戒，慈悲为本，不许杀害生灵。你这恶道是久惯杀人放火，窃取偷盗，你是无所不为，奸淫妇女，发卖薰香蒙汗药，天生反复无常，好酒贪杯，你五戒俱犯，今天你还逃得了吗？”蒋五爷遂使八八六十四棍，大战恶道七星真人。刘云姐弟俩个打一个，自有工夫向蒋爷这边看，就见蒋五爷白素素一张脸面，手中亮银盘龙棍鸭卵粗细。书中代言，这一次蒋五爷的工夫，可比前几年高的多啦。恶道两口宝剑上下翻飞，六十四棍未战下恶道，蒋五爷一抖手，盘龙棍出去一丈多高，虎体彪躯一纵，盘龙棍改为行者棒，银蛇乱蹿，玉蟒翻身，将棍真使活啦，蛟龙出水，摆尾摇头，上下左右中，一条棍缠住恶道。凤兰、刘云一看，蒋五爷真是棍法绝伦，名不虚传，行者棒使到四十余棍，恶道的双剑点蒋五爷面门，蒋五爷的棍向外一推，向右一绷，恶道右手宝剑抽得快，左手稍慢一点，“当啷”一声，宝剑出手，五爷向前一跟步，裹手一棍，就听“当啷啷”一声响，老道赤金别簪打飞，头发蓬松。老道遂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！我的佛！”纵身形上东房，在房檐上站着，并不逃走。恶道心中的意思，是站在房檐上等着蒋五爷，他以为蒋五爷必得随后追他，容蒋五爷纵起身形，悬在半空之际，他好用剑劈蒋五爷，结果了五爷性命，再下来帮助徒弟动手。恶道在东房檐上，背朝外扭着脸，扬着右手的剑，五爷一看，老道不走，心中暗说：“这个杂毛会使飞剑，他是要用飞剑劈我。”五爷遂假作欲向上纵身的架势，暗暗登出一只金镖来，一仰手，嗖的一声，奔老道臀部打去，打的不偏不斜，正打在谷道之中。老道右手的宝剑撒手，左手起镖，脚底下一用力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将房檐上的瓦踩下五七块来。恶道起下镖，扔于就地，翻身便跑，五爷下腰拾镖，叫道：“恶道！今天遇在五爷的手下，想要逃走，势比登天还难！”纵身躯上房，跟踪奔东北而追，追下去五七道院子，俱都是店房，恶道越过一道大墙去，五爷纵到大墙之上，向上一看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便宜了恶道了。”书中代言，这段大墙后是一片苇塘，有五七里地长圆，老道钻入苇塘中去了。五爷心中暗道：“这大一片苇塘，我若到苇塘中去寻找他，

实非易事。再说店中刘公子，现在受了剑伤，姑娘是女流之辈，焉能济事？”五爷思索至此，遂翻身回来，蹿房越脊，够奔高升店而来，比及来到店中一看，张得寿已经逃走，姑娘已经进了上房，刘云胳膊上鲜血直流，站在上房门口了望。五爷由东房上跳下来，将棍立在东房檐下，由背后解下小包裹，取出大衣服来，披在身上。刘公子赶奔近前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五叔请上，受小侄一拜！若非五叔到来，我姐弟必遭恶道师徒之毒手。”蒋五爷遂伸手相搀，说道：“刘公子请起，五湖四海皆为弟兄。”刘云叫道：“五叔您虽不识小侄，小侄久慕您的大名。小侄男与你一提，你就知道，我与黄三太弟兄七人缔盟，就属我岁数小。”五爷闻听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俱都是一家人了。此处夜风甚大，公子你的伤势甚重，赶紧进屋，调治剑伤去吧。”此时赶车的把势，与刘云等陪着蒋五爷进了东暗间，店里掌柜的过来慰问，刘云说道，我们是保镖的，方才那老道师徒是江洋大盗，就是我们死于非命，也不干你店主事。掌柜的，你给我几尺白布、半刀棉纸来，以便治伤。”掌柜的转身躯出了上房，给找来白布棉纸，五爷由小包裹之中，取出止痛散敷在伤痕之上，用棉纸缠好，然后缠上白布。刘公子又将姐姐由西暗间叫出来，说道：“姐姐，这不是外人，这是胜三大爷师兄弟蒋五爷，请你过来谢一谢五叔救命之恩。”姑娘此时已穿好长大衣服，由西暗间同着婆子来到东暗间，姑娘叫道：“蒋五叔，你救我姐弟不死，不亚如重生父母，五叔请上，受难女一拜。”姑娘稳稳的磕一个头，蒋五爷不敢伸手相搀，急忙向旁边一闪，控背躬身，有礼相还，说道：“请归西屋休息去吧，我与令弟谈话。”刘姑娘站起身形，一看五爷实有子都之容；五爷一看姑娘，一身蓝布衣服，朴素之中带着十分的稳重端庄。书中暗表，蒋五爷在刹那间，不过无意识的看姑娘，可并不是轻薄的举动，要是那么一轻薄，可就丢了行侠作义的身份了；姑娘一看蒋五爷也是如此。姑娘转身形出了西屋，刘云叫道：“五叔，天也不早啦，咱们也该安歇了，明晨早起咱们好赶路。”爷儿俩正在说话之际，掌柜的与伙计进了上房，手托一物，掌柜的叫道：“达官爷，这是老道的杨木道冠赤金簪子，请达官爷收起来吧。”公子叫道：“五叔，你带起来吧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岂能要此物？刘公子你收起来吧。”刘云说道：“我姐弟性命，都是你老人家所救，岂有得其再生，怎肯思其财呢？”五爷一看，刘云说话很老诚，五爷遂说道：“将此物赠于店家吧，掌柜的受了许多惊骇，伙计一半，柜上一半，均而分之。”掌柜的与伙计谢了五爷与刘云，又给沏上一壶好茶来。爷儿俩这一说话，天光已经发晓了，刘云算了店饭钱，交与伙计，另外又多给了一两银子的酒钱，五爷叫店伙计到吉庆店告诉店里掌柜的，昨天住的姓蒋那位客官，连房钱带饭钱，共合给留下二两银子，余下的算酒钱，一清二白。车把势套好了车，姑娘上车，刘云叫道：“五叔！金伤药虽好，究竟怕马颠颠，我跨车辕，你骑我的马。”五爷闻听笑说道：“刘公子，我从南省直走至此，一步儿脚力也未雇，剩下四五十里地了，我实不惯骑马，你跨车辕，将马栓在车后面，这四十多里地我保护车辆。慢说是由此去古城村四十里之遥，就是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也没有敢正眼看咱们爷们的。”列位，话虽不假，但是显着五爷骄傲一点。姑娘在车里说道：“五叔若要步行，可将包裹放在车中。”五爷由打江下县万笏山松竹观起身，俱都是自己扛着棍与包裹，难道说四十里地就不能自己扛着吗？因为难却姐弟的美意，五爷遂将棍与小包裹交与刘云，刘云一接棍，未留神，将棍掉落尘埃，刘云心中暗道：“好重的棍，看五叔年纪不大，膂力过人。”书中代言，

棍要是轻了，岂能扫十三省的群贼呢？叫车把势帮刘云，才将棍放于车上。姑娘在车里一摸一掂这条棍，也不由的暗中赞成五爷的膂力。车一赶出店门，店主对五爷千恩万谢。列位，因为甚么店里掌柜的这样的谢五爷呢？就皆因店中闹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对于店家毫无牵连，并且还将赤金簪子送与了店家。且说蒋五爷等由平安镇一起身，四十里地一摇鞭就到，天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，进了古城村西村口。车夫打探胜宅，真是三尺蒙童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指明了道路，把势车赶到胜宅大门以外槐树之下，上前叫道：“门上有人吗？”老家人由打外面出来，车夫说道：“劳你驾，你给回禀一声，就提蒋五爷来啦。”家人一看，车中有女眷，一位少年周身血迹，急速跑进去回禀，胜爷急派女眷接待女眷，胜爷欲要亲自迎接蒋五爷，道爷拦阻胜爷，怕胜爷伤痕有碍，于是大众出来迎接蒋五爷与刘云。黄三太、杨香五搀扶着刘云拜见了胜爷，胜爷一问刘公子因何受伤，刘云哭诉高升店之事，胜爷安慰刘云说道：“我已不能出世了，我必奉烦这一干老少宾朋，遇机捉拿老道，与公子报仇。”贾七爷在一旁答言：“胜三哥，你先别议论给刘公子报仇，老道千山万水来到此地，他绝不是专为刘公子，他一定知道您办喜事，届期必来搅闹。”大众有说他不敢来的，有说他必来的，有说他回不去南的，有说到喜事正日子要多加点小心就是啦。

不表大众纷纷议论，胜爷说道：“刘公子，你要是早来两天，我还卧床不起呢。咱俩人是同病相怜，你受的是飞剑之伤，我受的是毒药袖箭，若非诸葛道爷前来搭救，老夫早作泉下人矣。”说着话大众不禁的叹息。黄三太叫道：“刘贤弟！这一干人们，你还多有不识的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于是与黄三太同辈的俱以弟兄论，比黄三太长一辈的以叔伯论，介绍已毕，摆上酒席，众小弟兄们陪刘云与蒋五爷入座用饭。胜爷的宅院是三层，前后中，中院天棚底下就作为喜事的席棚，因为人位来的甚多，大厅里面不能容纳。书中代言，百里不同风，直隶郑州娶媳妇的风俗，向来是用官轿彩轿两乘，新郎乘坐官轿，喜期前一日，新郎先乘轿拜岳家之门，岳家必请几位能谈能论的人，陪着新郎喝酒，以灌醉新郎为目的，谓醉新郎酒。第二天男家娶新妇之时，新郎双插金花狮子佩红，乘坐官轿在前，新妇乘彩轿于后，沿路之上，无所避忌，虽有州县官之轿于前，概不避路，谓之小登科也。娶至家门，下轿之时，新妇踏马鞍鞞乘板石等，进大门，地铺新红毡，足不沾地。比及新妇至新室，拜毕天地之后，然后又拜祖先及公婆等，拜天地时新妇以红绸罩顶，拜罢天地，新郎以秤杆挑红绸。其余的论长幼之事与此地风俗同。晚间新妇一桌酒席，有四位姑娘陪伴，金凤、银凤、袁红玉、刘凤兰等，书中代言，新妇的上座。正日子这天，胜爷预备了二百桌酒席，因为请帖是二百份。胜爷的人缘好，十里八里，没有接着帖的前来行人情的，不下五六百家，萧银龙一看预备的酒席要不够用的，于是派车到郑州赶办酒席，购买鸡鸭鱼肉。萧银龙划策，所有镖行之人，俱都后坐席，有席坐席，无席家常便饭。列位，大凡乡庄之人，谁要上赶着谁随一份礼，那个人情就大啦，这是表示胜爷的人缘。且说坐席之时，胜奎按桌谢客，凡老先辈俱都挨次序磕头，镖行之人，由剑客震三山那起首。萧银龙说道：“且慢。众位，新郎哥我胜奎哥谢席，磕了一天头啦，咱镖行七十来位，比我奎哥年小的，只有三四位，要按位磕，胜奎哥成了磕头虫啦。我的主意，众位叔叔大爷多原谅，咱们来个总礼，四面为上，磕四个头。大家叔叔大爷们算疼爱我的奎哥哥。”第一位老剑客答应说道：“倒也很好。”其余萧三侠、孟二侠大众等，同声赞成。金头虎喊

道：“你这是动了算盘啦，你预备的是在胜三大爷这里就亲娶媳妇，为的是到那时候，你也省着点，好来一个总礼儿。”萧银龙闻听笑道：“我媳妇是你什么人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没说你，你媳妇是我表妹，我说张茂龙呢。”大众哄堂一笑，热闹非常，众位齐声说道：“今天咱们是喜酒，一醉方休，多喝胜三爷几杯。”剑客、蒋五爷、胡景春、聋哑仙师、弼昆和尚，这几位不喝酒。与大众猜拳是茶当酒，真称得起热闹非常，众英雄齐聚一室，尤为难得。

常言说的好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此时天已二更来天，老道师徒已来胜宅，七星真人赵昆福，用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，撒在胜宅厨房红棚十余处之多。张德寿在内宅喜房前去采花，恶贼到了内宅，一看五间大房，结彩悬灯，屋中明烛辉煌，俱都是白蜡用银珠染红，白蜡没有气味，而且明亮，办喜事最讲究不过。五间大房后窗户上头是纱，底下是纸糊着，恶贼隐在后屋坡，隔着纱窗观看新人，真而切真。新姑娘面南，二位小姐在东，二位小姐在西，陪伴新人。西面是金凤、银凤姐妹二人，恶贼借灯光一看，银凤小姐淡妆，略擦了点脂粉，恶贼一看认识，心中暗道：“前三年我在莲花湖后山看过此女，方要下腰抱他之时，被萧银龙给我搅散。”恶贼看罢银凤，又一看东面二位姑娘，也认识，一个是在高升店里交过手的姑娘，心中暗道：“必是在高升店没有姻缘之分。”再看张茂龙未婚妻袁红玉，真是红粉佳人，新妇真是万种风流。恶贼看罢，不觉心动神移，准备今夜用薰香，奸淫杀戮，要将胜宅闹的天翻地覆。贼人心中又暗说道：“今夜使我若能夜占五美，这一世的艳福足矣。这四个丫头好比恨妲姬、笑褒姒、醉贵妃、病西施，居中坐着的好比汉昭君。我张德寿命中犯桃花，红鸾星照命，乐何如之！”恶贼正在思索，就听西边银凤叫道：“新嫂嫂！你喝点喜酒，吃点东西。嫂嫂为何哭哭啼啼？为什么不吃不喝？你看我奎哥哥长的够多俊哪，虽然是一武生，恰如文雅秀士，嫂子跟新郎真如美玉砌成了的人儿，久后欢喜的时候多着呢。喝杯酒吧。”恶贼是下贱之辈，色中急鬼，心中说道：“姑娘也甚么都懂的。”心中思索着，不由的骨战筋酥起来，脚尖一滑，几乎打后坡掉下来，背后十字绊灯笼穗一扫纱窗的楞儿，“刷啦”一声。这四位姑娘俱都是山中长大成人，金凤、银凤姐妹是莲花湖第一老寨主于丰恒的姑娘，生在莲花湖长大成人；张茂龙未过门之妻袁红玉萧玉台长大成人，三个哥哥袁龙、袁虎、袁豹，俱都是山大王；就是凤兰小姐总兵大人之女，王氏贤人所生，在连云山拜义父于南侠王灵，八九年的工夫，也是山中长大。这四位姑娘都山里长大了的，武术精奇，银凤向外一看，纱窗外有一个人影儿，珍珠倒挂，明显着背插单刀一口，银凤叫道：“大姐姐！咱们在东屋房里，今晚听他们小俩口夜间都说什么话，姐姐你附耳过来。”金凤探头过去，银凤低声说道：“姐姐你别露出神来，你看北面纱窗外有了贼啦。”金凤假装无意识的看了一眼，果然有人。银凤又叫道：“红玉、凤兰姐姐，今天咱们姐儿四个听房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那姐俩齐声说道：“妹妹说好便好。”银凤说道：“你要愿意，你附耳过来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咱们好耍笑他们小俩口儿。”红玉、凤兰俱都凑到银凤身边，银凤低声叫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你看纱窗外有人啦。决不是闹新房的，要是小弟兄们闹新房，不能背后插单刀，收拾那么利便。”二位姑娘一看，果然有了贼人。书中暗表，姐儿四个都是看一眼，就回过头去不看了。银凤叫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你们看天不早啦，一会儿新郎要入洞房啦，咱们还在这屋不便，叫婆子将席撤到东暗间吧，咱们上东暗间去喝酒。”

有本宅婆子丫环，有姑娘们带来的婆子丫环，大众手忙脚乱，将席撤去。银凤说道：“婆子丫环们，也不必在这儿伺候，你们该吃饭喝酒去啦。”婆子丫环等，俱都欢欢喜喜，齐奔下房吃饭去了。此时东里暗间，只有一位新妇，东外间四位姑娘，张德寿一看，暗道：“这真是天假其便。”由房上绕到前坡下来，一掀斑竹帘，进了西屋，钻在铺底下去了。银凤姑娘将婆子丫环打发走了，姐儿们由外间进东暗间屋，早就留着神，一看贼人进了西屋，低声叫道：“三位姐姐，贼人入了窑啦。”大众闻听俱都点点头，银凤又叫道：“众位姐姐，婆子丫环没经过喜事，他们还没与新郎新嫂铺床呢，我们帮忙，咱给铺床去。”语毕，由被架上取下一个包裹，书中代言，这不是铺盖，乃是姐妹四位的兵刃暗器。姐儿四个换好了紧小的衣服，带上兵刃暗器，准备与贼人交手，可惜新人是屠大爷的老姑娘，一招武术也不会。怎么屠大爷的姑娘没学武工呢？皆因为屠大爷的夫人年轻，屠大爷得老姑娘的时候，胜爷与屠大爷在镖局喝酒，换了两杯，胜爷道：“咱们改改门风，你别叫姑娘学武，久后我娶过儿妇之后，我如同亲生自养的姑娘看待。”屠大爷说道：“正合我意。”故此姑娘并未学武。胜屠两家自结亲之后，没有三年的工夫，屠大奶奶就去世了，姑娘那时只三岁，屠大少爷只十三四岁（大少爷名叫屠士远）。镇九江屠大爷办完丧事之事，众亲友街坊邻居跟屠大爷说道：“你家大业大，无人照管，少爷与姑娘都在幼小之时，你再续娶一位吧。”屠大爷说道：“众位亲友，我这大年岁，我还续的什么弦呢？”亲友们一商量，也不管屠大爷会拉三板一眼不会，就在背地里续弦啦。续弦一个多月，屠大爷就带着少爷上镖局子去啦。康熙年间，后续的老伴多有不贤的。有人说道：“张杰鑫，你要挨骂，现在后老伴对于子女，别提多贤惠。”我也说的是现在后老伴都贤惠，要不然就先表示康熙年的后老伴多有不贤的吗？屠大爷这位老伴，很虐待姑娘，（屠大爷常不在家）屠大爷有时回家的时候，暗中向姑娘问道：“你母亲待你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比我亲生的都强。”谈笑书生屠士远，每逢回家，也暗问妹妹：“母亲待你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兄长，不用挂念我，母亲待我好极啦。”因此姑娘受了十几年的折磨，到了出阁的时候，那会不想亲娘。列位，每逢有亲娘的姑娘出阁的时候，母亲走出来走进进去，舍不得姑娘走，多留不住，不用提那份难受啦。姑娘要什么东西，也是与母亲要好说话；要是跟父亲兄长要东西，就有好些个不能出口的。这位姑娘今天出了阁啦，坐在床上想起亲娘，故此不吃不喝，眼泪汪汪。银凤知道姑娘没有亲娘，因思想亲娘心中难受，耍戏新人，为的是一笑解千愁，叫新人喝酒吃东西。谁知道后坡纱窗外来了一个贼人，万恶的淫贼错会了意啦，他以为四位姑娘是思春呢。他一个失神，几乎掉下来，后窗户一响，被银凤姑娘窥见，银凤用智打发开了婆子丫环。贼人一看婆子走啦，由后坡到前坡打房上下来，进西屋转身形奔西暗间床底下去了。银凤姑娘叫道：“大姐姐你先出去，将西暗间前窗户堵住，红玉姐姐你绕西暗间后窗户外隐住，就是凤兰姐姐学业高，你将外屋斑竹外隐住，我堵住西暗间门口外。”

四位姑娘商量已毕，依计而行。银凤姑娘搬了一个圆凳，向西暗间帘外一放，向凳子上一坐，脸朝里，姑娘说道：“好热天哪。”恶贼在床下，心中说道：“你想喝水么？”姑娘又道：“你热不热呀？”恶贼在屋中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他这是跟谁说话呢？”就听姑娘又说道：“你在床底下热不热呢？问你呢。”恶贼张德寿一听，原来是跟我上话啦。又听姑娘说道：“臭贼告诉你，这儿你找不出便宜。你是孙子辈，你要在床下隐着不出来，我用

鸡爪镰向床底下扎你。”张德寿一听，我若不出去，这个姑娘要用鸡爪镰一乱扎，我岂不成了虾酱啦？贼人打床底下出来一看，银凤姑娘堵着门口，怀抱鸡爪镰，贼人在屋中一打转，要打后窗户出去走，银凤喊道：“贼人要打后窗户走，姐姐多留神！”后窗户有人答道：“我的柳叶刀早等着他呢，他要出来我用刀连窗户一块扎。”银凤叫道：“姐姐留神前窗户！”金凤说：“知道！他打前窗户走，我用鸡爪镰连窗户一块都捋下来。”银凤又叫道：“凤兰姐姐，你多留神哪！”凤兰说道：“不用妹子你多嘱，跨虎篮堵着门呢。”银凤又叫道：“臭贼！押宝你都出不去，四面堵你这个臭贼。”列位，恶淫贼今夜晚间要奸淫五美，没占上五美，倒被四美四面围上，出不去屋啦。恶淫贼此时入地无牙爪，飞上天去无羽毛，万般无法，贼人握戩壳皮拦着姑娘腰就是一刀，姑娘鸡爪双镰立着一迎，就听 啷一声，贼人兵刃碰在鸡爪镰上，仍然不能出门。恶贼急中生巧，右手握刀，一回头左手登镖，这一刀直奔银凤小姐扎去，姑娘鸡爪镰往外一推，贼人乘劲左手就打一镖，银凤一闪，这镖擦着肩头过去，稍微伤着一点肉皮，若不是银凤姑娘身法快，出其不意，这一镖还真躲不过去。书中代言，银凤在莲花湖生长，自幼学艺，虽然说不上能征惯战，也可称经的多见的广，于丰恒年老惜子女，将平生的绝艺，俱都授与二位姑娘，所以二姑娘学的武艺高强，手明眼快。银凤躲过去这只镖，向里间屋一看，新嫂子中了镖啦，银凤心中不由的一乱，遂大声喊道：“新嫂子受了伤啦！”贼人张德寿又一刀奔姑娘剃去，紧跟着向外就纵，银凤一闪身形，贼人纵到外间屋。银凤喊叫：“姐姐们留神，贼人要出去！”张德寿此时紧行几步，够奔外屋门口，伸手一捋斑竹帘，向当院一抛，凤兰用跨虎篮一捋，捋住斑竹帘子，贼人抽空出了外间屋抹头向西，凤兰由后面便剃。列位，贼人这口戩壳皮，头是圆的，没尖没背，今天可就占了便宜啦，鸡爪镰、跨虎篮捋不住他的兵刃。袁红玉也由后窗户绕到前院，四位姑娘围战恶贼张德寿。银凤喊道：“不好啦！有人快给前院送信，有贼人现在搅闹洞房，将新人伤啦，伤痕还是很重。”内中有大脚的婆子，往前院便跑，跑到中院，大众正在红棚里推杯换盏，热闹非常，婆子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，了不的啦！后面闹了贼啦。新姑娘受伤甚重，不知死活，四位姑娘与贼人动手呢。”众英雄一听，一阵哄堂大乱，各找自己的兵刃，萧银龙喊道：“众位！咱们自己可别乱，倘若咱们自己一乱，今天胜宅这个吵子可就大啦。众位老前辈尊长们，可不是我自逞其能，敢调遣老前辈，贾七叔、夏侯老伯父，赶紧一位奔宅院东，一位奔宅院西；欧阳叔父二位，一位在宅院前，一位在宅院后，闪出十丈廿丈去；余下的众镖头，各去东墙外、西墙外、前大门四外埋伏，将胜宅团团围住。”萧银龙分派完毕，大众刚走了两拨，此时有按计划向外走的，还有没武学胆小的，破门而逃的。又听得胜宅西跨院呐喊声音，烟火交加。书中代言，在胜爷办喜事前几天，天气非常之燥，晒的天棚杆子非常的干燥，火一着起来，烧的天棚杆子嘎叭嘎叭的乱响。胜三爷一看，不由的混身立抖，萧银龙叫道：“胜三伯父！你不用着急，这不是天火，你闻闻硫磺焰硝的气味太大啦。胜奎哥哥，快去带领人去救火。”胜奎摘去双插花，带领众人前去救火。胜奎方到西跨院，后宅喜棚也着起来了，比西跨院的火还大，火光冲天。神刀将李四爷也带领众人头去救火，俱都是会武术之人，一看天棚着啦，顺着杆子爬上去，将天棚用刀都剃啦，真是奋不顾身，拚命扑火。当下内宅四位姑娘围着贼人动手，银凤心中非常着急，为什么打发婆子送信去，七十多位，怎么一位也不到呢？银凤姑娘一看，前后院忽然

烈火腾空，心中暗道：“无怪乎都没到后宅呢，怎么火光起来啦？”此时姑娘与贼人动着手，贼人此时闪展腾挪，上下翻飞，一见火光冲天，贼人倒助起胆量来了，动着手又登出一只镖来，照定凤兰打去，凤兰一闪身躯，躲开一个空子，贼人纵出圈子外，上房逃走。红玉要追，银凤说道：“别追，先看看新嫂子吧。”

不言姑娘们与新人治伤，且说恶贼跑到前院，只见前院灯光俱灭，东院喜棚只着了两层席，众人救火救的得法。恶贼见东坡黑暗，遂直奔东群墙而去，胳膊一跨大墙，飘身下去，纵到墙外，脚尖一点地，将要站稳，东墙根下爬伏着的人，站起身形，打火折子一照喊道：“贼人！你哪里逃走！认得谈笑书生生屠士远吗？”握刀就刹。贼人并不答话，亮兵刃接架相还，二人战到十几个回合，屠大少爷刀法精奇，贼人虚点一刀，奔南便跑。迎面一人抖十三节亮银鞭，大声喊道：“淫贼哪里逃走！认得你家刘少爷吗？”张德寿不敢贪战，抹头又往北而跑。北面上一人喊叫：“唔呀，混账王八羔子，欧阳德在此！”贼人不敢递手，转身又向东跑，离树林子切近，就见有一人在树林前迎面而站，一手打火折叫道：“恶贼张德寿，你可认识赛北观音萧银龙！”语毕，熄灭了火折取出判官双笔，与贼人交手。银龙喊道：“刘贤弟！屠大少爷！欧阳兄长！你们千万绕过树林，围住东北南三面。”贼人闻听，咬牙愤恨：“这个短命鬼真厉害，他画出圈来，非往胜宅那方面挤我不可，我偏进树林子。”二人动着手，贼人虚砍一刀，仍然奔树林子逃走，贼人进了树林子，萧银龙喊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！”咱们将他四面围住，千万别进树林子。他要打树林子里出来，咱们看见他，他就走不了。”银龙正在指挥众人之际，就听树林子里“噯呀！”的一声，将刀抛于就地。要知张德寿生死如何？且看第五集分解。

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

话说贼人进了树林子，大喊一声，抛刀于地。众人要进树林捉拿贼人，萧银龙恐贼人有诈，不叫众人进树林。候了工夫甚大，不见贼人踪迹，银龙说道：“我先进去看看究竟，众位哥哥兄弟，你们把住了东南北，千万别动，我进去看看，他若是打树林子里出来奔西面，西面乃是宅院，自然跑不了他。”萧银龙左手打火折，右手擎判官笔，左瞻右顾，杏子眼乱转，走进树林一看。张德寿在树林中被获遭擒。银龙叫道：“众位兄弟哥哥们快进来吧！恶贼被人拿住了。”刘云、屠士远、欧阳德跑进树林一看，贼人在那里捆着。众人问道：“谁将你拿住的？”贼人哼了两声，不能言语。欧阳德一看，贼人嘴里有东西，欧阳德将贼人口中之物掏出来，问道：“是何人将你拿住？”恶贼不语，欧阳德道：“你要不告诉我，朋友，我教你皮肉受苦。”张德寿心中暗道：“我既被擒，还为什么叫我皮肉受其苦呢？”恶贼遂对欧阳德说道：“你还问我谁擒的，你们倒是有多少人哪？我方一进树林子，黑夜之间，连一个人影儿我都没看见，底下一伸腿，将我绊了一个筋斗，一脚将我踏着，用匕首刀将我衣服刺下一块，又摸出我的飞抓，捆完了我，将我的咀堵上了”。银龙道：“第一拨四位，是夏侯老伯父的东面，必是夏侯老伯父所为。”夏侯商元此时在树林子东面土岭后埋伏呢，闻听萧银龙一喊，晃悠着大脑袋来了，遂说道：“不是我拿的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既不是你老人家拿的，这是谁办的事呢？”夏侯商元老剑客道：“这是谁拿的？明明是买我一招。既是帮忙拿贼，就是我们这头的，何必不言语呢？”老剑客喊了半天，仍然没有答声的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老伯父也就不用追究啦，久而自明。咱先将淫贼扛回宅内，有什么事再说吧。”欧阳德说道：“我扛着王八羔子，他咬我，我就拧他嘴巴子。”欧阳德一下腰，将张德寿扛在肩头，众小弟兄们回归胜宅，剑客仍然把守土岭，准备捉贼。

不言恶贼张德寿被获遭擒，单言恶道七星真人，乘着胜宅办喜事，烦乱之际，进了胜宅，洒了十余处硫磺焰硝，老道先点的厨茶房，众人奔西院厨茶房来救火，忽然间众人喊道：“东院喜棚着了！”老道心中暗想：“我方才点着西跨院，为什么东跨院又着起来了？”老道心中疑惑。书中代言，老道意思是先点着西边，众人必奔西边救火，众人到了西边，东边必然没有人了，他再奔东边放火。他这里方才将西边点着了，要奔东边去放火，东边无火的火起来啦。老道心中暗道：“这必是人多，有吸水烟的，不小心之故，引起火来啦。”于是老道不往东跨院放火去了，他遂奔了南边而来。老道来到花园之内，西角墙上隐住身形，就见胜宅乱成一团，乡亲门也来救火。老道忽然见东跨院火光已灭，灯烛皆熄，只是西跨院厨茶房的火着起来，连烧了群房。恶道心中方忖：“我们师徒商量已妥，我放火，德寿奸淫老胜英的女眷，完事后花园聚齐。这孩子色上太亲，必是胜宅女眷太多，这孩子只顾取乐追欢啦！胜宅人声鼎沸，侠剑客太多，我不等小冤家了。”思索至此，由花园大墙跳到院外，出了花园子。古城村村南有一片树林子，来到树林子切近，一听树林子内哗啦乱响，贼人胆虚，细一听是大叶杨树，被风吹的乱响。恶道一看，有一棵大杨树，粗有三尺，树底下有一条黑影，好似一个人在树底下蠕动，那贼人倒是胆虚，愈看愈像人，还是愈蠕动。正在看的出神之际，忽然那道黑影站起来啦，喊叫：“小子！你将我三大爷房子都点着啦，镖打新人，你往哪里走！”恶道口念无量佛，金头虎大声说道：“你是杂毛

哇！”亮一字杵跳起来搂头便打，老道撒双剑接架相还。书中代言，七星真人在平安镇丢了的剑，在鄭州镇上又配上了。恶道正与贾明动着手，杨树林中，“刷啦”一声响，纵出一人，掌中明亮亮匕首尖刀，大声骂道：“万恶的淫贼！哪里逃走？现有小毛遂杨香五在此！”近前亮刀就扎，二人双战恶道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又听杨树林中哗啦一声，二英雄纵出树林，一位是红旗李煜，一位是凤凰张七张茂龙，亮家伙够上步位，抖手就扎。四位围住恶道动手，恶道心中暗想：“这四个小孩子我倒不惧，院内众人若是都来了，我就难以逃走。”老道想至此处，金头虎贾明喊道：“老道眼往四外直看，他是要走！谁要叫他走了，谁是他孙子。”四个人围住了恶道，来回的打旋，恶道动着手，便将双剑交于右手，伸左手取飞剑，愿意劈哪位就劈哪位，正赶上贾明哈吧着罗圈腿，剑到处噗的一声，金头虎躺在就地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活不了啦！。这一剑劈下一半去。”张茂龙、李煜、杨香五一见贾明喊不能活啦，舍了老道，直奔贾明而来，问道：“怎么样啦？兄弟。”金头虎道：“下去半节儿，不能活啦。”张茂龙道：“哪儿下去半节儿？”金头虎道：“小辫下去半节儿。”他们四个人这一舍了老道，老道奔从树林中逃走，张茂龙道：“你这不是诚心放老道吗？”贾明道：“树林子中有人，咱们拿着还不让人家拿吗？你们没听说过吗？道人飞剑百发百中，倘若他照我眼上来一剑，我岂不成了瞎子啦？你们没听老前辈谈古今论说过吗？齐国二位公子争天下，齐侯无道，二位公子逃亡在外，管夷吾保大公子够奔回国，鲍叔牙保二公子小白奔莒。齐侯被弑，二位公子回国，先到者为君，后到者为臣。管夷吾知二公子小白的车在先，夷吾随后追赶，追上小白的车辆，管夷吾叫道：‘公子别来无恙？后面有汝兄到来，你不能前进。’小白说：‘国家大事，不与别人相干。’管夷吾掌中搭箭，一箭射中小白，就看小白口吐鲜血躺于车上。夷吾笑曰：‘一箭定齐国’回去迎公子纠。鲍叔牙遂问道：‘主公如何？’小白站起来说道：‘并无损伤。’鲍叔牙问：‘为什么主公这样呢？’小白说道：‘你岂不闻神箭管夷吾？倘若他再发一箭，为之奈何？’恶道再来一剑，岂有我的命在？”小弟兄们在此谈话，暂且不表。

单言恶道逃进树林，就听一人大声喊道：“恶道你往哪里走！黄三太在此等候多时。”举刀便剁，恶道双剑接架相还。恶道是道歪人邪，剑法精奇，黄三太虽然学业日进，仍非老道之敌。恶道双剑上下翻飞，黄三太向后一退，后边正是一棵大杨树，黄三太后背倚杨树之上，恶道野马分鬃，双剑左右盘旋，三爷想往两旁走，有恶道的剑逼着，所以只有向后退之能。三太这一靠在杨树之上，恶道心中思索：“莲花湖战船上，老儿胜英一刀一个，连伤我两个心爱之徒，今天我将三太小儿钉在杨树之上，扎死三太小儿，也算给我爱徒报仇雪恨。”老道心中思索着，双剑野马分鬃，将三太逼至靠树之时，右手剑用力照定三太肚腹扎去，耳轮中就听哧的一声，扎入树中半尺余深。你道三太面朝南背靠树，恶道野马分鬃是假的，临到挤至树上的时候，恶道左手的宝剑用力向三太腹部刺去，恶道先是双手宝剑，野马分鬃势，三太不能向东西躲闪，恶道左手的宝剑奔三太腹部刺去，西面可就没有宝剑逼着了，黄三太急忙向西一闪身形，恶道左手宝剑扎空，扎入树干内半尺余深。恶道在急力拔剑之时，三太举刀奔老道头上砍去，老道右手的宝剑向上一搪，就听的一声响。书中代言，黄三太是棋胜不顾家，这一刀砍去，以为老道必然受伤，焉想到老道的厉害？在左手的剑搪三太刀的时候，右手的剑已经由树干上抽下来了，出其不意，左手的宝剑犹如电光一般，向三太咽喉刺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三太欲待躲闪，势比登天还难！见宝剑来至咽喉，三太将二目一闭，心中暗道：“我命休矣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噗的一声，三太睁眼一看，原来是恶道栽倒尘埃。见有一人，将恶道四马倒攒蹄捆好，站起身来，向东南去了，三太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救了在下，并将老道捉住给黎民百姓除了大害。请留下姓名。”那人并不言语，直奔东南而去，再看踪影皆无，三太不住惊讶。恶道说道：“三太小儿，你们有多少人在此树林内暗算贫道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恶道，这是你恶贯满盈，合该遭报，神人暗来保护姓黄的。”此时就听外面金头虎喊道：“三哥呀！别叫恶道跑了，千万留神飞剑，恶道进了树林子啦。”黄三太闻听答道：“贾贤弟快来吧，恶道已经被获遭擒，四马倒攒蹄在这里捆着呢。”金头虎闻听此言，急忙来至恶道切近，后面的香五、茂龙、李煜三人，他们跟踪而至。众人一见恶道绑捆在尘埃，杨香五叫道：“黄三哥！你怎么将恶道捉获？”三太是向来不会说诳语的人，遂将树林中老道被获的情形，对他四人说了一遍。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那条影儿就是我，我将他拿住的。”杨香五问道：“贾贤弟，你怎么将他拿住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恶道与三哥动手，我在后头给了恶道一脚，将恶道踢倒，摸出绳子将他捆上啦。”老道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就凭你也会拿住贫道？你再活这么大岁数，也不是贫道的对手。”金头虎叭叭打了老道两个嘴巴子，将老道的衣服撕下一块来，给老道把嘴堵住。杨香五精细，打开火折子，在老道周身上下一照，当时又将火折吹灭，说道：“贾贤弟真高明，救了黄三哥，捉住老道，在老少宾朋之中，贾贤弟这个脸算露足啦。”贾明闻听，笑道：“不敢说是露脸，总算给百姓们除害啦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不错，还是贾贤弟。你拿住的老道，可得你自己扛着。”贾明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还能让别位扛着吗？”语毕，拎起老道，扛在肩头上，直奔胜宅而来。

来到花园子切近，杨香五由大墙纵进去开开花园子大门，贾明扛着老道进了花园子，穿过后宅，直奔前院大厅。此时张德寿在那里也是四马倒攒蹄捆绑着，爷儿俩这一见面，谁也别说谁，金头虎将恶道就在地下一放，说道：“恶道师徒真亲热，谁也离不开谁，爷儿俩作个伴吧。”胜爷与侠剑客，此时俱都回到大厅，胜爷问道：“明儿，怎么拿住恶道？”贾明滔滔不断，就将以往之话，对胜三爷说了一遍。杨香五说道：“贾明你是用腿踢的恶道，我也不问你别的，你使什么暗器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使飞抓。”杨香五笑道：“飞抓也成了暗器啦？你去看看老道脖子后头是什么东西？”贾明向前将老道用脚一踢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脖项后头中了一枝锦背花装弩。贾明向来是脸皮厚，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！不是我拿住的。杨香五小子真损，在树林子里还不告诉我，来到大厅上，当着这众位，他损我。咱俩要去滚滚，小子，那算你比我武学高明。咱俩就此滚滚吧。”大众一阵哄堂大笑，杨香五说道：“贾贤弟，你跟我干什么？”此时剑客要剁恶道师徒，一干英雄莫不亮家伙，静等老剑客一下手时，众英雄必将恶道剁成肉泥。胜爷过去一把拉住老剑客，叫道：“老哥哥且慢，容小弟有话上陈。”剑客说道：“今天将恶道师徒拿住，若不急速结果了他们性命，倘若放走，必然传种留根，贼子娶贼妇，流毒无穷。今天你若不教老夫剁了恶道师徒，我这条老命就不要了！”胜三爷叫道：“老哥哥！你老人家且息怒，小弟尚有余情。老哥哥请想，小弟是乡村庄农之家，前者萧银龙杀恶贼秦义龙之时，众乡亲就有议论此事的；今者火虽救灭，众乡亲好几百号，都在院内，倘若再杀了恶道师徒，教众乡亲看着实在不好看。再者说小弟在乡村之内，向来以厚道待人，要是这么一办，

将小弟父子之名声一旦破坏。还是暂且勿用动手，容将众位亲友们谢完了走后，然后咱们大家再同议消灭这两个恶贼之计。小弟我焉能放了呢？除恶即是安良，这宗贼人，不知杀害了多少烈女节妇，忠臣孝子，我不但不放他，我还不能往官面送他；要是一往官面送他，他就乐啦，送到官面，他越狱不是犹如走平地一般吗？”道爷诸葛山真说道：“老剑客请释怒，胜施主之言是也。先叫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，将外面追贼之人，没有回来的，俱都请回来，然后叫胜奎磕头谢众位救火的乡亲。”书中代言，西跨院燃烧了二十七间房子，东跨院之火，并不是老道所放，乃是有人在暗中，有意识的放火，为的是东跨院好有人，要不然众人都奔西院救火，恶道便向东院来放火了。故此东院之火，只烧了几块天棚的席子，燃的并不是洒了焰硝硫磺之处。这是书中代言，以及恶道师徒何人所获，大家均莫知其人，至其不露名姓，大家亦莫明其妙。三太等将外面的人俱请回，胜奎与众乡亲俱都道了谢，众乡亲走后，厨茶房也俱都安歇，大厅上只剩本宅的家人及镖行之人。萧银龙与贾七爷出的主意，不在宅内杀恶道师徒，恐其污了宅院，将恶道师徒活埋了。调遣长工月工，在花园东面的树林子西边土岭下打了一个深坑，六尺宽七尺长，愈深愈好，刨不出来水就往下刨，以见了水为止。长工月工由后花园门出去四个人，前去打坑，人多好作活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将坑打好。小弟兄去了六个人，长工扛着张德寿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扛着老道。”出了后花园，杨香五将后花园门倒带上，众人穿过树林子，来到土坑前，长工将张德寿抛在坑东面，金头虎将老道抛在坑西边，土在南培着。金头虎问道：“杂毛老道，你与你徒弟是抵足而眠？还是俱都头朝北呢？”银龙道：“得啦，五哥，恶贼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不便奚落他啦。”长工月工抄起铁锹，方铲下一铁锹土去，就听树林子里面一声喊叫：“你们镖行要造反？竟敢活埋人！”众人一看由杨树上头朝下落下一人，蝎子倒爬下来的，离他三尺，一翻身起来，来到众人面前。此人由腰间撒出一物，白素素的，三尺来长，茶碗口粗细，来到众人面前，将此物一抖，黄三太头昏，杨香五足跟打晃，左边倒下，三太右边倒下。香五、张茂龙一抄练子锤，李煜一抖练子枪，上前就打，此人一抖那物，二人俱都栽倒。萧银龙取宝马平安散闻解药，金头虎撕衣裳襟堵鼻子，此人一抖那物，金头虎耳朵一鸣，翻身栽倒，萧银龙双笔一点，此人一抖那物，萧银龙就觉口内发甜，眼睛一黑，翻身栽倒。长工月工将要逃跑，此人赶奔进前，对着四个长月工一抖那物，四个长工也俱都栽倒。

说书的一张口，难说两家的话，单说胜三爷等在喜棚里面等候埋人的回来，去了工夫很大，仍不见到来。忽听房上东南角有人喊叫：“胜三哥快去救黄三太等十人！去晚十人命休矣！”胜三爷一听，握鱼鳞紫金刀，孟二侠握七星刀，萧三侠握金背折铁宝刀，三位老者握刀，穿内宅而过，蒋伯芳合着棍而追，方过了内宅，蒋五爷就跑到三位老者前面。到后花园一看，门关着呢，蒋五爷两脚将门踹落，出后花园够奔杨树林。此时抖沙布口袋之人，将老道先举在坑外，后又举张德寿，然后此人纵上来，解老道的绳子，老道自己掏出口中之物。此人又给张德寿解绳，老道叫道：“师……”刚说出一个师字来，此人摆手说道：“念缓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救了我们师徒，咱给胜英留几条命案吧。”老道拾黄三太之刀，方要动手，蒋五爷合棍赶到。老道一看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，抹头便跑；张德寿尿屎满裤，随后也跑。此人见蒋五爷已到面前，将白纱布口袋一抖，蒋五爷翻身栽倒，后面三侠这才赶到。胜爷握刀赶奔那人，就听树林中有人喊道：“胜三哥不行吧，还是使冰

钻吧！”一句话提醒老三侠，胜爷刀交左手，右手登镖；孟二侠左手握七星刀，右手登莲子；萧三侠左手握金背折铁刀，右手登紫金镖。抖白布口袋之人，抹头向西南，鹤行鹿伏而逃。三位老侠客说道：“追！”正在此时，由北面树林中出来两个人说道：“别追，先看看咱们的人吧。”老三侠一看，十一位叫之不答，呼之不应，比死人多口气。聋哑仙师道：“你们老三位在此处看护，我们去宅院叫人。”工夫不见甚大，来了十余人，也一位扛一个，将挖坑家伙兵刃全部抬起，来到胜宅大厅前，往地下一放，道爷说道：“快取凉水。”将凉水取来，给众人喷，仍然缓不过来；又取出宝马平安散给众人吹，仍然不行，还醒不了。耗至天光大亮，十一位仍是昏迷不醒。正在此时，老义仆胜忠与婆子妈妈来来到喜棚下，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！新人死而复生者两次，丫环婆子用刀割去腐肉敷上药，不知如何呢。”胜爷顿足说道：“我的儿妇死了，我再给胜奎娶一房。十一位怎么办？蒋五弟自幼蒙恩师教养，到如今可称盖世的英雄；萧银龙千顷地一根苗；黄三太家有寡居之娘，北路镖头黄昆无子，那黄昆乃是三太之叔，三太一门两不绝；张茂龙自幼失怙恃，我正要与他娶妻生子；杨香五并无三兄二弟；四位长工月工每年受大累，赚我二三十吊钱。倘有好歹，我怎去见人一家老少？世上没有为难的事，胜英就是为难的人，胜英生不如死。”胜爷正在焦灼之际，聋哑仙师道：“胜施主，你不用挂念他们十一位，这不是俗家办的事，你不是得罪和尚，就是得罪老道啦。我听见我们同道之人谈过，此物名为香砂摇魂袋，如薰躺下人，非本门之药不可解，要找不着他本门的解药，一时三刻药劲就解啦，人是复旧如初，这十一位决无危险。”大众正在说话之时，就见银龙、贾明俱都手脚动转，工夫不大，二人俱都坐起来了，三太等众人也都坐起来了，最后蒋五爷也缓醒过来，胜爷心中稍安。银龙叫道：“五叔！你怎么的？”蒋五爷说：“我后到的。他一抖纱布口袋，我闻有一股子香气，便不知所以了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看准那人没有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也未留神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见那人不是秃子就是和尚，鬓角铮亮漆青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你看怎样？可有一宗，这类人决不空着手走，你家中若有奇珍异宝多要留神。”胜爷遂叫胜奎与老家人胜忠，赶忙查点贵重物品。二人查看一遍，并无所失。胜爷说道：“再告诉亲朋有什么要紧的东西，都查点查点。”诸葛山真与弼昆和尚到东跨院查点东西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僧道二位，回到大厅前。诸葛山真喜怒不形于色之人，众人一看，心中纳闷，只见老道混身立抖，颜色更变，叫道：“胜施主，吾命休矣！贫道我失去三宗要紧的东西。头一宗我佩带五十三年之宝刀没有啦，使宝刀宝剑之人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又将费尽二十余年心血所制造的杆棒也失去了。百草转阳丹丢了两个包零二十粒，那倒不要紧，是贫道行方便的。”语至此道爷蓝布道服乱抖，颜色更变。胜三爷一拢银髯，对大众一阵大笑：“唔哈哈！”大众一看，俱都一怔，胜爷说道：“房子烧了我再盖，儿媳妇死了我再娶，我不能叫好朋友为难。百草转阳丹，道兄尚能再配，我二下南七省办三件事：一者寻找宝刀，二者寻找杆棒，三者我拿住恶道七星真人，或扎他一刀，或踢他一脚，或结果他的性命。这三件事如办不到时，我将我这把老骨抛在南七省，誓死不还古城村！”语毕，遂叫道：“胜奎！备马打点行李。”胜奎叫道：“老爷子！你毒药箭伤还莫大痊愈，如何能远行？”胜爷叫道：“小娃娃！箭伤何足为论？小冤家你给众宾朋行礼一谢，你们众位有家眷，哪位也别同我前去；没有家眷的，咱们也别同走，众位可以与我在杭州齐会，因为恶道出家杭州，食毛

践土之地，他决不肯离。拿住恶道，找着兵刃，咱们众位在镖局集齐，我再给三太他们整理一年半载买卖。胜奎娃娃，行囊之中多打点散碎银两。”有宾朋要拦阻胜三爷之人，道爷摆手说道：“不必不必。”书中暗表，要拦住不叫胜爷走，胜爷就该得性急啦。老家人胜忠问道：“老爷子，给你备哪匹马？”胜爷叫道：“胜忠，备黄骠马。”胜忠说道：“黄骠马口老一点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骠是好马。黄骠马我自幼乘骑，吾年老矣，马亦老矣，安忍弃之？且马虽老，骠尚在，尚可代步。”列位，胜爷之为人，最长远不过，待人接物，忠厚持久，所以交下的朋友，莫有不与胜爷肝胆相交的。列位，列国时管子伐孤竹迷路，老马引路，困乃得免。胜忠将马预备安稳，胜忠打点了行囊，胜爷与大众作了一个罗圈揖，叫道：“众位宾朋们！你们要去杭州的，等我走出三五七日，你们再随后而行，咱们是杭州齐集。”胜忠叫道：“老当家的！你就走啦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就此起身。”黄三太众小弟兄及一干老侠剑客，俱都送于门外，胜爷又对大众作了一揖，叫道：“胜忠，我此去一年半载也不定，三年二年也不定，也许将老骨扔在外面，老哥哥家务事你多要当心。”又叫道：“胜奎、孟福！你哥俩要专心学习文武，家规不许与我擅改。你二人在你二姑娘跟前要多尽孝道，老主管可以与你二主母商议，他要二少爷，便叫二少爷给他扛幡架灵；他要大少爷，便叫大少爷与他扛幡架灵。家务事俱率由旧章。”胜奎、胜忠俱都唯唯受命。胜爷语至此，叫道：“老主管，带马来！”胜爷接过丝缰，上骠坐了，一抖丝缰，那匹马犹如电闪星飞，一气跑出三里多地，那马四蹄板乱翻，尘土四飞，众人再看，胜爷踪影不见，胜奎、孟福、萧银龙、杨香五、黄三太与老家人等，俱都眼泪汪汪。

胜爷跑出去三里多地，回首不见众人，这才徐徐而行。胜爷在马上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走了些庄村镇店，庵观寺院，自觉着心中爽快。忽然间觉着背后唢呐一响，毒药箭的伤疤已落。胜爷自己不由的一笑，心中暗道：“在家中虽然有男女下人伺候，倒不如行路舒服，胜英真是福薄之人也。”沿路上采探七星真人师徒的下落，踪迹皆无。至七月初旬来到杭州，老英雄思索：“投亲不如访友，访友莫如下店。早晚的回店，多给夥计们几个零钱。”胜爷心中思索着，向前行走，看见有一家客店是落地重修，门面整齐，胜爷拉着马在店门口绕弯，由店中出来一位老者，年有花甲，青布大褂，白袜青鞋，上下直打量胜爷，遂说道：“你不是胜老达官吗？”胜爷见问说道：“老者何由识我？”那老者答道：“你不认识小人了？小人姓邹，排行在四。前二十年你住这店时常常周济我，我在此当夥计常受你的恩惠。现在这个小卖买归我主办了。”胜爷道：“原来是四掌柜的。四掌柜你阔啦，真是多年的道熬成河，四掌柜的也当了掌柜的啦。”说着话，邹四给胜爷接过马去，让到北跨院东厢房，给胜爷打水沏茶。胜爷喝着茶，思想多时，暗说道：“怎么恶道踪影皆无呢？”胜爷用完了酒饭，皆因为在家里享了三年清福，不似当年那样耐劳，就觉身体乏倦，未曾喝茶，便沉沉睡去了。睡到三更多天，就觉口乾舌燥，有心叫夥计沏茶，又恐怕夥计不愿意，心中暗说：“等明早再喝吧。”胜爷翻来覆去，等到天光一亮，胜爷先整理好了衣服，叫夥计们打了净面水，胜爷问道：“有开水没有？”夥计说道：“有，你老人家稍候一时。”工夫不大，夥计将水打来，胜爷洗完了脸，然后喝了一杯白开水，腰中带上点散碎银两，出店闲游。打钱塘门外绕到东门外，时已日上三竿，胜爷一见，繁华胜于当年。胜爷由夜里口就乾渴，喝了点白滚水，此时仍是

大渴，胜爷向南北一看，意欲寻找茶铺。找够多时，见坐南有一家挑茶牌，上书“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。”胜爷这一进茶馆，大祸临头。胜爷进了屋中一看，高朋满座。胜爷有心要转身退出来，见有两个年轻之人，叫跑堂过去，给了茶钱，临走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那大年纪还上茶馆喝茶来，涎痰吐沫一地。走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胜爷一看，空了两个座位，胜爷遂叫跑堂过来道：“你与我沏一壶好茶叶，我必多给你酒钱。”跑堂笑嘻嘻的说道：“老达官爷，你在我们这儿喝一回茶，下回你还想上我们这儿来喝呢。”胜爷渴急啦，喝完了一碗，又倒一大碗。刚端起来要喝，就见喝茶的起来三十多位，齐声说道：“掌柜的才起来呀。”胜爷回头一看，见此人有点面熟，似乎在那儿见过，脸上一脸白圈癣，大圈儿套小圈。胜爷自解说道：“我山南海北哪儿都去过，熟人很多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思索至此，仍然喝茶。众喝茶的一跟这位掌柜的客气，这位掌柜的对众茶座道：“众位不要如此，来到我这儿照应我，就是财神爷。我本来不会作买卖，自开市以来，蒙大家枉光顾，真是高朋满座，胜友如云，买卖还是真不坏。但是我这间屋虽然是一间半大，还是窄小，众位茶座来到这儿喝茶，放零碎东西帽子等，都没个地方。今天我想了半天法子，东面板墙上，我打算作一个窟窿，挂上一块板，用铁丝一吊，众位看着好不好呢？”有一位喝茶的说道：“好好，占天不占地，茶座放个帽子零碎，堪称便利。”

书中代言，你道，此人是谁？正是郑州庙上，胜爷恩放的秦义龙大徒弟金面鬼吴升。自从三关庙内逃走，在北方做了两水买卖，逃到杭州，住在客店之中，腰间带三四百银子，住了有一个多月，店中的夥计跟他非常亲近，这一日他将夥计叫至面前，对夥计说道：“我打算作一个小本的生意，你能给我帮忙吗？我这个作买卖，并不在乎赔赚，只要够了挑费，咱们就能干得长远。”这位夥计一听，非常的愿意，俩人一商量，夥计说道：“现在钱塘关东门外，还就缺一样买卖，这宗买卖，还是一本万利，我还不外行。”吴升问道：“什么买卖呢？”夥计说道：“东门外现缺一个茶馆。”吴升一听，深以为然，遂将所存的银子拿出来，便交给店里夥计，并不说长道短，完全叫夥计自己看着去办理。这个夥计这么一高兴，将买卖立起来，还是非常的热闹。这日胜三爷进茶馆喝茶，正是吴升的茶馆。吴升这一进来，众人一让他，胜爷抬头一看他，面貌很熟，他又一看胜爷，二人这么一对眼神，吴升这小子不由的就是一怔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不是老胜英吗？他怎么来到这里呢？”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这小子想起来古城村师弟被害，大卸八块之事；并且听见人传说，他老师飞镖秦义龙上古城村行老胜英的人情，行刺未果，被胜英乱刃分尸，将尸骨存在破庙之中，自己正要打探事之虚实，希图报复之策，今日老胜英偏偏来到我的茶馆喝茶，放着天堂有路尔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这小子想到这里，计上心头，遂对众人说道：“我打算在板墙上挂一个板儿，为的众人放零碎好方便。”语毕，遂到后头烧茶锅屋子，去了不大的工夫，抱了三尺来长、一尺来宽的板子五六块，放在靠胜爷坐着的桌子东面，转身出去。工夫不大，一手提着铁丝，一手提着一条三尺多长、四分来粗、用火烧红了的铁通条。列位，吴升并不是用铁通条穿板墙挂木板，他是打算挨到胜爷跟前，照定胜爷致命处，用烧红了的铁通条扎胜爷，将胜爷扎死了，与他师弟师傅报仇雪恨。吴升提着通条一进屋子，对大众说道：“众位多包涵，我要用这个铁通条向板墙上穿窟窿，然后再用铁丝吊起这几块木头板儿。可有一宗，红通条一穿木头，必然冒点烟，众位主顾们多受点委屈

吧。”认识他的那几位茶座都说：“不要紧，那还有多大的烟吗？”吴升说着话，直奔第三张桌后而来。书中暗表，胜爷的座位靠板墙，后背离板墙一尺来远。吴升要用铁通条穿胜爷后背，胜爷的身后没有地方，这小子遂由胜爷偏面，手提着红登登的大铁通条，心中暗道：“老胜英，老胜英，你害了我的师弟，又听说害了我的师傅，今日也是你恶贯满盈，我给你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紧行几步，奔胜爷右肋而来，就听噗的一声，“哎呀！”翻身栽倒。内中有一人大声喊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是疯啦！为什么你飞开了铁通条啦？可烫死我了。咱俩今天总得找个地方说理去，你看我这个喝茶的不够人味吧？大热的天，这一通条正正落在我的后背。”此人这么一喊不甚要紧，满室喝茶之人，哄堂大笑。吴升并不分辩，向那被烫之人，眯睨着二目，只是发笑，被烫的那人又是喊，又是哎呀。旁边有一位喝茶的，看着有点不公，站起身形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这个人买卖人吗？为什么你烫了茶座一通条，将人家都要烫死啦，人家与你说理，你连言语都不言语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说你烫死就不偿命吗？今天我倒要问问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吴升并不急躁，右手乱抖说道：“是我烫那位吗？你问这位，他为什么无故的兜了我一脚，将通条兜出去了。无故的我用通条烫茶座？一文钱是照顾我的，既是照顾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财神爷。这不是大家都看见啦，这位老人家，你是怎么无故的兜了我的通条？人家那儿不依呢，你倒是说话呀。”老头闻听，将眼一瞪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不通情理，你看看我这大年纪，连进茶馆，我都是勉强挣扎着进来的。我在店里病了好几个月的热病，如今又转了虐疾，正正发了一百二十四场，这才将将的好啦，我连道都走不动，我会用脚兜你的通条吗？你叫大家评评。”吴升闻听老头这一套，心中说道：“这老小子真真可恶，明明他踢了我手腕子一脚，将通条踢飞，到此时他不认帐啦。”吴升道：“我怎么不说别人呢？明明是你站在第四张桌子角儿踢的我。”众人一看这位老者，年纪甚高，矮身量，黄胡须，一脸油泥，穿着一件蓝布破大夹袍，挂板的破鞋，麻绳系着。众人这么一看老头的情形，真不像抬的起腿来之样，大家这才给了事。有一个喝茶的说：“哪位后背挨烫啦，年轻的人，烫一下子倒不要紧，是误伤，并非故意，若将这位老者连累上，你们要打官司，这位老者一着急，出不去屋就死啦，这场人命官司谁打？”这人这么一说，大众齐声说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此时胜爷也站起身躯，将那受伤的人安慰了一回，胜爷又掏七八文钱，要了笔，给开了一个药方子，共六味药，有那好事的喝茶的，接过钱来，到药铺买了药。胜爷又拿了一文钱，叫人买一文钱的黄酱，将药末调好敷在患处，立刻止疼。

大家将事给了完啦，胜爷遂回头说道：“这位老朋友贵姓？请这边喝茶吧。”那位老者，并不客气，走到胜爷的桌上，说道：“喝你碗吧，闻着你茶真喷香。我买一文钱的土末，沏了一壶，非常之苦，连一点茶叶味儿都没有。”胜爷叫过跑堂，再给添一个茶碗，倒了一碗递与老者，老者说道：“你真是贵人吃贵物，这个茶叶真清香适口。”胜爷问道：“老朋友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？”那位老者说道：“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要提起我的名来，真是无人不知，现在落了魄啦，就不能说啦。我就是三不归：一不归，堂前父母不能尽孝；二不归，乡里乡亲不能奉陪；提起三不归，病在招商店，煎汤熬药靠谁？六七月里穿夹大袍，十冬腊月把蓑衣披，我这份难苦诉谁？”胜爷一听，遂说：“老人家，我领教你贵姓高名？”老者闻听，打了一个唉声：

“休要提起，我是大有名誉之人，我压倒群雄，属厥第一，但是现时穷啦，就不是英雄，就算成了狗熊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问老朋友，究竟是哪里人氏？贵姓高名？请详以告我。”这位老者又说道：“唉，我是阔人啊，就是不知死的鬼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，这是什么话呀？”老头说道：“我是不知死的鬼，你都不懂？我三只金镖压倒绿林。我骚扰你两碗茶，我走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别走，老朋友，我有话。”一句话未说完，老者站起身来，出了茶馆。胜爷是光棍一点就透，方才觉着右肋一热，铁通条就飞啦，老者如今说道，三只金镖压绿林，不知道死的鬼，岂不是讥讽自己吗？胜爷见老者出去，胜爷由兜囊中掏出二三百钱来，放在桌上说道：“夥计，这是我们二位的茶钱。”语毕，胜爷走出茶馆，见老者踢啦踢啦，向东而去，人烟稠密，胜爷不能在后紧追他，遂在后喝道：“老朋友，我有话问你！”那老者连头都不回，胜爷在后头紧紧的跟随。路南有个胡同，老者进了胡同，出了南胡同，直奔旷野而去，相隔不远，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那老者进了树林，胜爷心中暗道：“进了树林你还走的了吗？”胜爷遂也进了树林，东西南北举目观看，那老头儿踪影皆无。正在着急之际，胜爷就听南面上有人说话：“苍天哪，苍天哪，真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想不到我这大年岁，死在这棵歪脖树上。”胜爷闻声走去，一看又出了岔事一宗，那老者吊在歪脖树上，那老者上吊的那个树枝子，也有小拇指粗细，这根绳子乃是一条老年间打算盘疙瘩的红三珠线，譬如现在的小孩头发绳相似。胜爷将大衣服脱下，放下小包裹，心中暗道：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”胜爷也乃是久经大敌的侠客，胜爷上前一伸手托着老者的臀部，一手松开套儿，慢慢的将老者救下树来。书中代言，若没有武学的工夫，一位救一位，还是真不容易。胜爷将这位老者救下来之后，将他放在尘埃，脊背靠着一棵树，用手盘他两条小腿。那两条小腿，直挺挺，胜爷又不敢用力，恐怕伤了筋骨，慢慢的盘过膝来。胜爷用手拍着老者的肩头，遂叫道：“老朋友醒来！为何这大年纪行此拙志？”上吊之人肚子里一声响，吐出一口浊痰，复又“哎呀”一声，翻了翻眼皮说道：“是你救的我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为何寻死？正是在下救的你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与我有仇恨？无故的上树林子里头，找寻我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，不是那样说法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？”这位老者闻听，并不言语，伸手就给胜爷一个嘴巴子，胜爷焉能叫他打的着？身形向后一退说道：“朋友，你有甚么急难大事？你对我说明，倘能为力，必当分忧。”老头说道：“我好容易吊的断了气，那宗难受就不用提啦，人要没有为难之事，谁也不想上吊。你知道我因为什么难事吗？你准能救我救到底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只要能为力之事，必然照办。”老者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明知说了也是白费，你执意非问不可，就对你实说了吧。在下飘流在外，困在招商店中，亏欠下许多的店帐饭钱，我腰间只有五文钱，置了这么一条红线，剩下一文，到茶铺子里要喝点茶，一文钱的土末子，恶苦不好喝。正在那个时候，茶铺掌的烧红了一条铁通条，也不是要烫东西，也不是要烫南北，我也不是怎么一碰他，他将通条抛出去了，正抛在人家喝茶的身上，人家不饶掌柜的，掌柜的不饶我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用说啦，在茶铺子里，咱二位不是还在一桌喝茶吗，事也是我给了的。究竟你上吊所为何事吧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我方才没跟你说吗？只剩五文钱都花啦，眼看着天气渐寒，店饭账不能清还，衣物还没有一点着落呢，举目无亲，我有心沿门乞讨，怎奈我出身学子，又拉不下脸儿来。老达官你请想，只好是一死，就算熬出来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以为

是多大的事情呢，原来为此。老朋友，我交你一个朋友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此地若能勤俭，干点小本经营，必能生活。你虽然花甲过之人，筋力尚且健壮，我给你十两银子，你花上二两银子先换了衣服，然后还清店饭账，自己再想法子，作一个小本的买卖，岂不好吗？”老者闻听说道：“你给我多少两银子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十两白银足色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且慢，大树林子里你救了我，四外连一个人都没有，无缘无故的你给我十两银子，我知道你安着什么心呢？”胜爷闻听大笑道：“君子济人之急，你我俱都七十来岁的人，你怎么与我开了玩笑啦？”老者说道：“你也不用给我十两银子，在店里我也跟你谈过，我在招商店病了三个月的热病，热病好啦，又转了一场虐疾，正正发了一百二十场，今天我由店里出来，三天没有吃饭呢，你先请我一顿饭吃，有什么话，我先落一个饱死鬼，然后再说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那有何难？咱们就此去吃饭去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吃饭我可不能下穷饭馆，我是阔少出身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咱们找最阔最干净的饭庄，吃饭任你要菜，你愿意吃什么，咱就吃什么。”那老者说道：“好啦。”用手向树一指说道：“你把我那根上吊的绳儿给我先解下来。”书中暗表，胜爷一时被那老头蒙混，那老者四尺来高，那条绳子挂在树上七八尺高，究竟他那根绳子是怎么挂上的呢？怎么吊上的？胜爷是救人心盛，满没有思索那个事。解下来红绳儿递给老者，老者一撩破大夹袄，就填了里边啦。胜爷也没有留神看他，老头便将绳子掖在腰间，站起身形。胜爷下腰提起大氅，披在身上，提着包裹，那老者在先，胜爷在后，他二人出了大树林子，仍然够奔原道而归。

那老者刚上完了吊，都闭了气啦，被胜爷救过来，走道儿还是那么快，工夫不大，进了东门，走了有一箭多远，坐北有座大饭馆子，门脸是油漆彩画，蓝匾金字，上书“五贤楼。”此酒楼在杭州属厥第一，乃五位阔少开的，内有雅座，内容真分三六九等，老者在先，胜爷在后，进了饭馆子。方要上楼，跑堂的说道：“嘿！寻钱在外面等候，别上楼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寻钱的？啊啊？我脑袋上写寻钱的两个字吗？你这饭馆子是卖衣缕，还是卖银子？穿绸缎的不要钱吗？你怎么这样狗眼看人低？我吃饭给银子。甚么东西？穿的不受看，腰里有的是银子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掌柜的闪开吧，闪开吧，咱们上楼吃咱们的饭。”胜爷跟随那老者上了楼一看，真是一座阔酒楼，屋中名人字画册，山水人物，椅子面上都绷着细藤子席，陈设非常讲究。老者在迎面上找了一张桌子，与胜爷分宾主落座。跑堂一看，直皱眉，没等胜爷言语，那老者喊道：“有带腿的来一个！”跑堂的过来说：“你要喝茶有茶牌子，你随便点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不喝，我吃饭。都有什么吃的？你报一回，我听听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不用报，山珍海味云中雁，燕窝翅子鸡鸭鱼，无一不备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好大的买卖。我们老哥儿俩吃便饭，来几个粗菜吧。”跑堂的心中说道：“看你这个样儿，也是要几个粗菜吧。”遂说道：“你都要什么吧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来一个爆龙心，炒凤胆，燉熊肝，烩豹胎，小碗的红烩鹿尾。鹿尾拿上来我得看看，是死鹿尾活鹿尾。要是活鹿尾用筷子一拔拉，他就得乱颤。再来一个花熘熊掌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这几样全没有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方才说无一不备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跟你说的是四条腿的牛羊肉无一不全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好好，给我煨一个整个骆驼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不行，半个都不行，小点的行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小点的就行？咱们就来一个小点的，给我焖一个猴儿崽子吧。”跑堂说：“没有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年轻轻的说话要留身分，穿绸缎的吃饭给钱，穿破烂的也是给

钱，不许狗眼看人低。给我们哥俩来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可是宴菜的，还要带飞碟儿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上等的宴席带飞碟的，每桌纹银十二两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十二两银子一桌的来一桌。告诉灶上用新鲜的材料，做好了吃着得味儿，多给几两银子酒钱。”胜爷一听，不由的心中有点纳闷：“十二两银子一桌宴菜，大饭量的人，几个人也吃不了，他要了一桌。做好了，还多给几两银子酒钱。三天没吃饭啦，拿我解了恨啦。”胜爷又一想：“分明是他要将我寒碜在饭馆子里，吃完了我要没有钱，好栽筋斗。”又听那老者说道：“你们柜上有女贞陈绍没有？总得够十来年的我才能喝。可得当面打封，我得看看，不是地道东西我不能喝。”胜爷要了一壶干酒，随喝随添，跑堂的下去，不多时提上一坛子陈绍酒来，同着那老者，当面打封条，打开封条，老者用匙子一打，直起花儿，老者说道：“不错，真是多年的陈绍兴酒。”比及一上来菜，胜爷大不耐烦，老者用筷子由碗里挟出菜来，吃着味儿合适，他就咬咬吃啦；吃着味儿不合适，他仍然将菜放在原碗当中。酒至半酣，菜过五味，胜爷问道：“老朋友贵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可否见告？”老者佯为抢吃抢喝，假作不闻。胜爷一看他并不是真为抢吃的，就是吃着合适的菜，含完了菜还放在碗里。老头吃着吃着，“嘿嘿嘿，”自己笑啦，胜爷说道：“老朋友冷笑何为？”老者说道：“跑暖生淫欲，饥寒起盗心。我这时候吃的差不离啦，大师傅做的这些菜，味也不十分坏，倒很有两个适口的，这时再叫几位姑娘前来侑酒，余愿足矣。”胜爷这一听，心中不悦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你六十多岁的人啦，我是七十多岁的人，怎么你还这样的不老诚呢？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乡住处？问了你有八次啦，你装糊涂，不是不说，就是所答非所问。此时酒足饭饱，还得来几个姑娘，你才适意。叫人家看看，岂不成了老不知好歹吗？你看我胜某怎么样？”胜爷心中的意思是大概你必须知道姓胜的，你看姓胜的为人怎样？有教人家看不起的地方没有？这位老者一听说姓胜的怎样，他说：“我看你就不错，白胡子老头儿，肥胖肥胖的。这个饭馆子有雅座，咱们俩挪雅座里去吧。”胜爷闻听一怒，跑堂的在旁边一笑，胜爷的面上也红啦，一伸手照定那老者就是一个嘴巴子，这位老者在座位上就势使一个云里翻身，胜爷连他的大夹袄都没打上，又来一个燕子平身式，纵出窗户，楼外是平台，又一拧身形，燕子钻云式，纵上楼房。列位，那位老者坐着来个云里翻，就式燕子平身纵出去，又一个燕子钻云纵上楼房，这几手武学，没有四十年真正的苦工夫，简直就办不了。胜爷“啊”了一声，说了一句：“真是干家子！”说着话甩了大擎，纵出楼窗外，拧身形跟踪，也上了楼啦。胜爷向外纵的时候，跑堂的正由下面端着菜上楼，一看屋中飞开了人啦，穷老头也没有啦，阔老头也飞啦，跑堂的端着托盘心里一哆嗦，就听“叭叭”一声，将托盘就扔了地下啦，大海碗四个也摔碎啦，溅了一地。旁边吃饭的客人，也顾不的吃饭啦，俱都站起身形，由楼窗里探出头去，看飞人的，众人莫不惊疑咋舌。胜爷上了楼房，东西南北四外一看，那老者踪迹皆无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他虽然快，我随后就跟着上了房啦，怎么他就没了影儿啦？”胜爷站在楼房上捻银髯思索：“我平生向来不与人开玩笑，老者敬之，少者宾之，这个病夫必是高人。在茶馆喝茶之时，我觉着我的的软肋一热，掌柜的通条稍就飞，随后他言说不知死的鬼，一定是他将掌柜的通条给踢飞啦。此人武学的工夫不在我之下，就是他在树中上吊时，那是悬狐之气，大珠线岂能吊的住人呢？我由树上将他救下来，两条小腿直挺挺，那是天华盖闭着气呢。我请他吃饭，他又与我玩笑，到底他是朋友是冤家呢？

再说我一生一世，并无玩笑之人，我若是在房上蹿房越脊找他，白昼之间，叫众人观之不雅呀。”胜爷思索至此，遂由楼一下来，仍进屋中。各饭客俱都注视胜爷，跑堂的叫道：“老爷子你是怎么回事？你会飞吧？”胜爷之为人，不会说瞎话，这回老英雄也说了诳语啦，叫道：“跑堂的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俩人这是玩笑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我可并不认识他，我是办案的，这个老头是大飞贼，他故意打扮的这宗模样，他将我蒙混啦。你如不信，可以将你们掌柜的请来，我这里还带着批票公文呢。”列位，茶铺饭馆子都明白这个，没有敢验批票公文的。跑堂的道：“老达官你不要多心，我们可不敢验看批票公文，就是这桌酒席你看着怎么办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这桌酒席我给钱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方才你上房的时候，我一失神，那么一害怕，大海碗摔了四个，菜也洒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损坏什么我给什么钱。”说着话，胜爷由兜囊中取出十几两银子来，遂说道：“这桌酒席，并没有动了多少，你们若是再卖钱是不行啦，你们愿意自己吃，愿意送给人，随你们便。”

胜爷将银子放在桌上，披上大衣，提起来小包裹，出了酒楼向西而去，心中暗想：“怎么我就想不起来这个人呢？要说是冤家，他为何在茶铺里救我？”信步而行，走到一个大寺院前，心中仍是翻来覆去，就是想不起来那个老者倒是何人。举目一看，大寺前围绕着一圈子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围的水泄不通。胜爷走到切近，叫道：“众位借光！”一来老英雄那大年纪，二则说话和气，胜爷走到里面一看，又出了一宗岔事，地下铺着一张棉纸，有一少妇在一旁跪着，虽衣服甚旧，然而乾净，头上乌云，挽着一个髻，羞惭的在那里跪着，弯弯蛾眉含愁闷，淡淡秋波含泪汪。旁边站着一位老者，庄稼人打扮，手中拿着一串老钱，有六百来钱。再看棉纸上写着核桃大的字迹，胜爷一看，就知道是教书的老先生所写，笔迹还真挺秀，正楷一笔不苟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叩恳四方仁人君子，大德爷台：今有小妇人刘门王氏，皆因拙夫以泥水活为生，给大户人家修补楼房，高处失脚，双足摔伤。大户人家慈悲，周济白银五十两，坐食山空，现银两业已用尽，拙夫双足尚未痊愈；小妇人婆母急中生疾，卧床不起，病势甚重，小妇人一家三口，贫如水洗，无隔宿之粮。万分无奈，出头露面，叩求大德爷台，施以资助，周济三文五文，我一家三口死而再生，感恩匪浅。小妇人刘门王氏叩求。”胜爷仔细一看，这位妇人稳重端庄，乡下妇人，老诚溢于表外，并不像招摇撞骗之类，打动胜爷恻隐之心。胜爷心中说道：“谁家这样的媳妇，家中真正是有德。”胜爷想起来与那老者方才吃饭，并未吃好，还花了十几两银子，思索至此，遂对老者说道：“乡下老兄，你们这是什么事呀？”那老头说道：“你看地下那张纸上有字，便是这位苦命妇人的遭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不认识字。”那老者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在西南乡小刘村住，村中刘姓甚多，我有一当族侄子，是个瓦匠，叫刘三，手艺甚好，就是好喝酒，瓦匠每天是三百钱的工钱，他并不养家，家中生活，全仗我这侄妇十指养活婆母。刘三子与大户人家修理楼房，高处失脚双足受伤，不能工作，那大户人家给了五十两银子为养伤费。连抓药请先生，把那五十两银子就花完啦，双足仍旧未愈。刘三之老娘，一着急也病啦，现在卧床不起，家无隔宿之粮。小老儿自顾不暇，有心无力，不能周济，我侄妇欲求仁德君子资助，小老儿亦有小恙在身，不能作庄稼活，在家中也是闲着，所以同他出来，为的是有个老人儿跟着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像这样贤德的妇人，为丈夫与婆母之病出来求助，真是难得。我看你们只求助了几百钱，够养病的还是够吃药呢？再说年轻轻

的人，在大街之上出头露面，也教众人观之不雅。”老英雄说着话，由兜囊中取出两锭银子，共有二十多两，遂叫道：“老兄，你将此银与这位贤德的少妇拿到家中，请先生抓药养病。”乡下老人忠厚老诚，一看胜爷拿出来那些银子，他倒不敢收啦，叫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要腰间有零钱，赏给三十文五十文的，小老儿不敢收这许多的银子。”胜爷向道：“老兄为何不敢收呢？”老者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这个侄子性情乖僻，你老人家给这些银子，我拿到他家中去，刘三若是一多想，说出不通情理之言，小老儿亏负仁人君子之苦心了，是以小老儿不敢接受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刘老兄长之言差矣，我今天腰间银子带少啦，我若是带的多，就是百八十两，我也不惜。刘兄请看，在下久而久之，七十余岁之人了，我若有女儿，比这位贤德的刘少妇岁数都大了。国家之道，谁家无有妻子老婆孩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。又何嫌之有？请老兄收下吧，不必推辞。”刘老者一看胜爷春秋鼎盛，白发银髯，面带一团慈善，遂将银子接过，说道：“侄妇，此银是这位大德的老爷子所赐，周济你的丈夫与你婆母养病之资。这是两锭，你看好了，倘若你丈夫足伤与你婆母之病痊愈，都是这位老恩公之大德。”这位少妇抬起头来，一看胜爷春秋鼎盛，银髯飘洒胸前，少妇对着胜爷深深道了一个万福，胜爷一闪身躯，叫道：“刘老兄，就请与侄妇回家去吧。”语毕，转身形就走，刘老者赶奔近前，一伸手揪住胜爷，说道：“大德恩公，老爷子贵姓高名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刘老兄，大丈夫施恩不望报。”刘老者说道：“老恩公，你要不说名姓，此银子小老儿不敢收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乃无名氏。”乡下老人有点耳聋，以为胜爷是姓吴名明石呢，遂对少妇说道：“你要切记，这位老恩公姓吴名叫明石。”胜爷转身就走，出离人群之中，有一人迎头挡住胜爷，仰手一指胜爷说道：“你这个老头，有点人老心不老，良心不正。他们这夥子并不是好人，什么折腿啦，婆母急症啦，老头是小媳妇的叔叔，全都没有一档子事。你是看上小媳妇啦？你看着好似很容易的，你要是一动手，就是吵子。你要好逛，言语一声，我领着你逛逛杭州，班子下处有的是，上中下分为三等，有钱逛好的，钱少逛中等的，再钱少下等的，你别看贱，人的长像比这个小媳妇好的多的有的是。我再告诉你一段新闻，昨天有一个北方人，来到杭州办绸缎来啦，也是在这个庙前头，这个老头子领着小媳妇，跪在那里，假装哭泣，鼻涕哈啦子流了一地，说的那宗苦楚，比黄连都苦。那位买卖人动了恻隐之心啦，由腰间掏出二两多的一块银子，就给了小媳妇了。那女子刚将银子接过去，立刻过来几个小夥子，一把将这个买卖人揪住，说：‘你年轻轻的男子，为什么给人家小媳妇好几两银子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一定是没安好良心，看上人家女人了。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’这个买卖人又是外来客怕事，那受过他们这群土棍威吓？那个买卖人当时就哆嗦了。归根还是店里掌柜的给出头了的事，罚了买卖人三十两银子作为罢论。连罚的银子带先给的银子，他们离开地方均分去啦。听说那位买卖人心里头一窝心，在店里还得了一场夹气伤寒，几乎将命丧在杭州，你说够多冤哪？他们这群人比强盗都厉害，旁边帮着说好话的都是念语子，（念语就是同夥之人）你这个老东西横竖要倒霉。”这小子拦住了胜爷，就如同念家谱一般的那么熟，对着胜爷滔滔不断的说了这一套。胜爷方才被挫老者耍戏了半天，在五贤楼里白花了十几两银子，连饭都没算吃好，闹了一肚子气，这小子当着众人又说胜爷人老心不老，莫安着好良心，胜爷不由的怒从心头起，气儿不打一处来。举目一看这小子，身穿一身紫，紫花布褂子，

紫花布裤子，紫花布抓地虎快靴，紫花布绢帕绷头，手中举着一个紫花虎不拉（虎不拉就是鸟名），一脸怪肉横生，两只贼眼，说话咬牙弄眼。胜爷一气，一伸手照定这小子当胸就是一掌，紫花虎不拉架子也打折啦，鸟儿也死啦，这小子向后退了好几步，闹了一个翻筋斗。爬起来，死虎不拉也不要了，开腿就跑，临行时说了一句：“大力神哪？”连头儿也没回，奔东北跑下去啦。

不表这小子逃跑，单表胜爷自己越想越生气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小子贼眉鼠眼，说话论套儿的，一定不是好人。但是他说这群是骗子手，现时的年月，人心不古，诈术百出，果然是骗子也未可知。方才那小子说那位办绸缎的饶了为行善花了二两多银子，翻回来又被讹一下子，又讹去三十多两，闹了一场大病。想那买卖之人他是怕事，我倒不怕这个，就算真是骗子，骗了我二十多两银子倒不算什么，也穷不了我。倘或再有读书的少年，正式的商人，再遇上他们这群，买卖人饶上被了骗，事被东家掌柜的知道了，决不能实地调查，必至竟以莫须有之事，连事都得散了；少年遇上这宗事，回到家中必得受家长处罚。我倒要追下这老者与少妇去，看这位老者与少妇回到刘家坟地。”书中代言，这是方才老者对胜爷说的，这位少妇住刘家坟地。那刘家坟乃是大户财主之坟，因为自己没有房子，住财主坟地的房子，所以胜爷知道少妇住刘家坟地，老者住村内。胜爷此时的思索是老者将少妇送到刘家坟地，老者回家，少妇家中丈夫足伤不能起床，婆母年迈病在床上，只有这位妇人能以动作，虽然离村子不远，也是开洼的地方。倘若这小子不是好人，见财起意，夜晚去到刘家坟地，偷盗抢夺，刘三不能动转，他的婆母年迈染病在床，穷人好容易得了二十多两银子，必然不给他，狠心贼，不得到他银子是非出人命不可。要那么一来，我这不是救人哪，翻害了好人啦。再者方才我看那少妇稳重端庄，满面愁容，长的虽然俊俏，仪表毫无邪昧之形，穷的穿衣服破的补丁上都是补丁，连一个泥点儿都没有，可见是勤俭之人。那老者诚实溢于言表，毫无诈骗之形。一来是看其究竟是否骗子，二来是为防恶人暗算，反害了少妇一家三口。胜爷想到此处，自己打了一个唉声，自己叫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！你今年七十一岁了，风烛残年，花上之露，有今日没有明日的人了，此次南来本为的捉拿恶贼，为师兄寻找宝剑杆棒，自己的事情连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怎么又管上别人的闲事？”老英雄思索至自己的为难事，不由一阵的发怔。想了多时，自己对自己道：“谁叫我赶上这宗事呢？昔者诸葛武侯保阿斗有一句话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胜英为民间兴利除害，做事自有天知。也就应了那一句话啦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无论如何，这回事我也得看个究竟。”胜爷此时心中万绪萦怀，又是自己的事，又是人家的事，又是姓老者奚落的事，真叫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老英雄一顿足，追赶老者与少妇而去。

那老者与少妇自从胜爷给了银子，少妇站起身形，爷俩离了庙前，够奔小刘村而来。方走出不到半里来地，胜爷已经随后赶上。爷儿俩正走到道旁一棵大树下，那少妇叫道：“叔叔！我实在的累了，不能行走啦。”老头子一看，少妇累的汗湿粉黛，叫道：“侄妇！咱权且在此树下歇息歇息，然后再走不迟，天气尚早。”胜爷此时离着不甚远，说话的声音隐隐的也听见了，就见爷儿俩席地坐在大树之下，老头子说道：“侄媳妇，这是你的好心感动的出了这位大善人，这银子还在我腰里呢。”说着话，由腰间取出来，用方才铺在地下的那块棉纸包着，打开了包儿叫道：“侄妇，你看这是两锭银子，

此外还有二百余钱，你带在腰间吧。回到家中好好侍奉你的婆母与你的丈夫，回头抓药请先生，叫你兄弟去给你帮忙。”书中代言，兄弟乃是那刘老头之子。胜爷一看，这老者与少妇确是好人，遂在后跟踪随到刘家坟地。那老者并未进坟地，将少妇送至门口，就回家去了。胜爷见妇人进了院中，紧闭柴扉，此时胜爷就听坟南树林之内有脚步声，胜爷遂隐在树后，一看正是那架虎不拉的，原来采道来啦。胜爷心中暗说：“多亏我跟随下来看看，我要是不随下来，今夜晚间刘家这三口，必然丧在恶贼之手。”胜爷遂由原路而归，仍然够奔钱塘门外邹四店而来。书要简断，胜爷翻回来之时，日已平西，邹四说道：“胜三爷，你由清晨出外绕弯，怎么日到平西才回来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朋友是很多的，我若是三更不回来，也不用等候我。”邹四唯唯而退。胜爷自己在屋中喝了会儿茶，将兵刃暗器带好，收拾紧衬利便，天光方到掌灯的时候，胜爷遂出了店房，够奔刘家坟地而来。胜爷白天来过一次啦，轻车熟路，工夫不大，来到刘家坟地，纵身躯上房，由前坡下来。一看是西房三间，南屋有灯烛之光，胜爷打破窗棂纸，向里观看，又恐怕失了一世侠义身份。胜爷正在院中来回的寻思，就听屋中有男子的声音，叫道：“老娘啊，最狠不过妇人心。仙鹤顶上红，黄蜂尾上针。两般皆是毒，最毒妇人心。但有生人处，不把妇人留。贱人出去多半天，回来拿了二十多两银子，他又年青，长的又俊，我当一辈子瓦匠也没人白给二十两银子。”又听向妇人说道：“你是欺我不能动转，我要能起得来，我就要爬起来剁三刀。明天叫拾粪的将我们小刘村的当族请来几位，我是不会写字，我就按上手印脚印，就算是将你休啦，你就此另行改嫁。别看我母子俱都卧病在床，我们小刘村当门族户，还不少呢，谁也不能看着我们娘儿俩饿死。”男子语至此，就听那女子开言说道：“你不用口出不逊，钱是一位白胡子老头给的，刘大叔给接过来的。大叔问人家那位老者的名姓，人家说姓吴叫明石。”又听男子说道：“娘啊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叫无名氏。岂有此理？我管教妻子请别人作甚？请来一问，当然人家是顺情说好话，白胡子老头给的。我请问人家干什么？我若是当时起得来，我就拿刀剁你。此时我凭不能起来，我就休了你就算完啦。”又听老妇人说道：“刘三呀，你别浑搅啦，人的品格是凭素行，我那贤德的儿妇稳重老诚。娶了好几年啦，几时有过一点不好？你不许血口喷人，我的病才好一点，你别叫我生气啦。刘三呀，再说你作瓦匠活，每天赚的钱，你不是喝酒就是斗纸牌，你不养活为娘啊。全仗我那贤德的媳妇，十指殷勤，养活为娘啊。”胜爷在外面一听，暗中叹了一口气，心中说道：“我怜他贫寒，给他二十多两银子，本是成全他一家三口，不想刘三错疑啦，生生要休了他的妻子，我这就叫生生打开鸳鸯伴，活活拆散连里枝。”此时就听篱墙外有人叫道：“刘三！刘三！昨天你妻子在杭州城里庙前直哭，说是你母病啦，你作瓦匠活跌伤双足。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将我三年的积蓄俱都给了你妻子。可是递给那位老者手中，叫你妻子拿回家来，好调养你母子之病，我那两锭大块的银子，为的救你们刘家满门的性命。我给银子的时候，讲好了的，叫我在树林子里等着，银子拿来家啦，怎么舍不的人啦？等了半天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”胜爷一听不像人话，遂将身躯隐藏一边。外面那小子说完了话，一脚踹落篱门，进到院内，又一脚踹开外屋门，胜爷见贼人进了外屋，这才将南屋的窗户纸湿破，向屋中观看。真是一个男子白布缠着双足，在炕上倒着；还有一个老媪也倒在炕上，面带病容；少妇站在就地，手托香腮，面有泪痕。此时就见那贼已进屋中，借着灯光一看，正是白

天架虎不拉穿紫花布的恶少，来到屋中叫道：“刘三！这不是你媳妇吗？当着你的面儿，咱们说说。白天他在庙前接了我的两锭银子，言说叫你母子养病，他夜晚在房后树林等候我，同我回家过日子去。我作小买卖，好容易积蓄那么点银子，为什么受了我的银子，失了信用呢？”少妇向那人说道：“你分明是强盗，前来朦事。谁要了你的银子啦？银子是白胡子老头儿给的。”恶贼用手一指刘三说道：“你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没有枣，树我还打三杆子呢。要了我的银子，不跟我过日子去啦？爽性我叫你们娘儿俩个都凉快去吧，省的受罪。”语毕，由腰间取出匕首刀，对着老妇人道：“你这个老婆，这大年岁还活个甚么劲？早死早脱生。”老妇人闻听贼子之言，一指少妇说道：“下贱的妇人，果然真有此事。你害了我不要紧，你害了我的儿子，绝了我刘门香烟。谁叫你上外面去找汉子去啦？”此时恶贼匕首刀直奔老婆扎去，少妇伸手相拦说道：“贼人！你要杀人先将我杀了，别杀我的婆母。”贼人一笑说道：“都杀了也不能杀你，咱们小两口还过日子去呢。”一推少妇，匕首刀奔老婆扎去，就听噗的一声。书中代言，胜爷在窗外看恶贼这宗情形，痛恨异常，登出一只金镖来，照定恶贼的曲尺打去，就听得噗的一声，穿皮镖打透了，鲜血淋漓。贼人疼痛难忍，甩手向后倒退了两步，退到屋门口，胜爷此时进了明间，正赶上贼人向后退，一伸手捋住贼人头发，用了个凤凰寻巢，将贼人由屋中拉出挟在腋下。一家三口吃一大惊！老太太问道：“三儿呀，你看明间屋，白糊糊是什么？”刘三说道：“娘啊，我没看真切，好像一缕纸条。”老婆又问媳妇，少妇说也没看见是什么。胜三爷在院中痰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刘三一家老少不要惊疑，吾神非别，乃夜游神是也。今日土地对我言讲，有刘王氏侍姑至孝，今在大街前哭泣，哀求仁人君子资助，惊动了一位白胡子老者，给了两锭银子，白银二十余两。今夜晚间有图财害命的恶贼，要害你一家老少，夺取白银。吾神焉能容得？有心将此贼杀在你们院中，明日若被官府知晓，此乃人命关天，吾神将他挟在大路阳关去杀。刘三之母好训教你不孝之子！刘三，你贤妻乃是三从四德之女，夫妻要相敬相爱，刘王氏不可歇了心，从此益当孝敬婆母。如不听吾神之言，明日夜晚取你一家三口之命。吾神走也！”

胜爷挟着贼人出了院子，刘家坟南东西的大道，胜爷到了大道旁一抬胳膊，将贼人放在地上。贼人抬头一看，乃是白胡子的老者，遂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我们实不容易，好几年存了二十多两银子。那妇人在庙前说谁要给他十两二十两银子，他说跟谁过日子。”胜爷闻听，心里头气儿就大啦，向贼人唾了一口：“呸！你再细看看我是何人？”语毕，由腰间取出火折子，一晃燃着，恶贼一看，正是白天那位老头，钱是人家给的。恶贼跪倒恳求，叫道：“老爷子饶命吧！”胜爷将火折交于左手，握鱼鳞紫金刀，向贼人的脑门子上三晃，冷气森森，叫道：“恶贼，你姓甚名谁？你要说了实话，倘能可饶，老夫饶你不死。”贼人叫道：“老爷子，只要你饶我不死，我都告诉你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且从头说来。”恶贼说道：“我姓缺，叫缺德。先人给我留下两间房子两亩地，皆因为我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将房子地都出售了，亲戚朋友，挪借周遍。今年三月间，输的实在一点儿辄也没有啦，夜间我遂拿了一条绳子，在大道边上等孤行的客人。可巧来了一个背褥套的客人，我由他背后用绳子向他颈子上一套，后背对着后背一背，将他背的纹丝儿也不动啦，气息已断。我遂将大褥套背到杭州东门外，夜间住了店啦，在店里打开褥套一看，里边有百余两现银子，衣物约置一百来两。将银子拿到宝局上，

三五天就输啦，又卖了衣物也输在宝局上。我劫人的那天，第二日就有人在宝局上说闲话，被勒死的那人又活啦，在杭州报了案啦。自从做完这个事之后，我什么都没干过，直到今天昼间，我看见你在庙前头给那少妇银子，我才见财起意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见财起意倒有可饶之余地，你为什么用匕首刀要杀老婆儿？”贼人说道：“我那是吓吓她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见财起意为什么要拐走人家媳妇？”贼人语塞，胜爷说道：“三月间劫行路之人，不该将人勒死，他是苏醒过来啦，倘不能苏醒，岂不是叫人家父母不相见，妻子不团圆吗？今天又犯奸淫杀命之举。你这宗臭贼，实在可杀不可留。”杀字尚未出口，鱼鳞紫金刀起处，就听噗的一声，胜爷一挺身形，抬腿擦刀，贼人头尸两分。

胜三爷一飘颌下银髯，仰面而笑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这才心平气和。”就听树内呐喊一声：“着！”胜爷一闪身躯，一物叭哒一声落于尖埃。此人先喊的着，打的力量不大，就是打上也不至很重，胜爷低头一看，原是一块没羽飞簋石。胜爷回头向林中观看，见是矮小之人，胜爷赶紧由缺德的胳膊上取下金镖，随后就追，追至好几里地去，仍是相隔胜爷一箭来远。胜爷一追的时候，也就是相隔一丈来远。追到迎面有一座树林，此人遂进了树林，此树林与别的树林不同，正当中五棵大树有牛腰粗，四外东西南北，俱都是才栽一二年的松树。胜爷到了树林子里，向西观看，有一所院宇，胜爷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古庙，胜爷捻髯思索：“庵观寺院多有不法之人，这个人必然进了庙啦。”胜爷拧身形上了大墙，飘身落地，一看正是东跨院，北房三间，一明两暗，西暗间隐隐有灯光，东房两间。胜爷复又上了东房四外观看，冷清清静寂寂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胜爷正在向下观看，就见北房一条黑影，由后坡蹿到前坡，胜爷暗道：“果不出吾所料。”此人一身青，背后明灿灿一把单刀，胜爷遂隐在瓦垄当中，细一看又不对啦，此人身量高。当时见此入由北房上飘身下来，直奔北屋，用肩头一推门，门门上着呢，此人抽出背后单刀，一拨门插关，庙里的门，就是一条插关，手腕一晃，把门的插关拨落，双扇门推开一扇，贼人转身进去。胜爷纳闷：“他在此落足，他应当叫门，为何用刀拨门呢？”忽然间西暗间灯花一亮，胜爷明白这是贼人打蜡花呢。胜爷由东房上纵下来，悄悄来到西暗间窗户外，打破了窗户纸向里一看，胜爷一怔：一脸白圈癣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茶馆掌柜的。床上看见有一个道姑，是未落发修行的道姑，年纪在十八九岁，正在床上合衣而卧，手托香腮，青布小鞋，借灯光看的真切，长的容貌秀美。贼人进到屋中，将刀插于背后，伸手一拍床沿，叭叭的乱响，道姑惊醒，用手揉了揉杏眼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大胆包天，敢夜入佛门静地。你要窃取偷盗，箱子里有两件衣服，有几吊钱，你呼醒了我何故？”贼人一乐说道：“我不是窃取偷盗。太阳平西的时候，从此庙经过，见美人你买水菜，我在西南角隐住身形，看了你半天，临走之时我留下暗记，今夜晚前来，但求片刻之欢，也省得美人你独宿孤单，美人要什么绸缎东西，我必能如命奉敬。”道姑闻听，蛾眉一皱，说道：“我有心大喊几声，庙距村口甚近，倘若喊来地方保甲，将你捉住，你的罪名不小，搅闹佛门静地。你们男子汉宜懂三纲五常，孝悌忠信。蚁得虫而报其众，乃仁也；蜂见花而聚其众，鹿得草而鸣其群，义也；羊羔跪乳，马不欺母，礼也；蜘蛛网罗而食，蝼蚁塞穴而闭水，智也；鸡非晓而不鸣，燕非舍而不至，信也。禽兽都晓得三纲五常，我身入玄门，乃是名家之女，因命孤苦，才到这份景况。也不必言我父母的姓名，我天伦是文举，

一家五口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去年六月间都得了热病，吾之父母双双故去，吾兄弟姐妹已死，就剩下孤苦独命的我。恳求街坊邻居，叔叔大爷，聘请我们至亲高友，将我家房产家业俱都与我父母作为出殡之资，我给我父母扛幡架灵，办完丧事，守了十八天热孝。又聘请至亲，言明我的意志，剪去青丝，落发为尼。吾之姑妈、姨、娘、女眷亲戚等，街坊邻居、婶子、大娘、姊妹都跪在难女面前，我的姨娘先叫我带发三年，三年过去之后再剪青丝。我是孤苦命独之人，贼人不要起邪念，我是立志守贞操，独宿独眠。”贼人闻听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们绿林道，不怕命独，世界上欢乐事，此为第一，姑娘若有怜香惜玉之心，赏赐半刻欢笑，如其不然，你来看（将刀亮出半尺余长），必当杀之，”道姑说道：“宁跟随父母兄弟同赴黄泉，决不能染污自己的名誉。”低头叫道：“恶贼！请速杀吧。”恶贼握刀，姑娘伸首受死。胜爷在外面一看，姑娘乃是九烈三贞，引颈受死，面无半点惧色。贼人笑说道：“我不杀你这美人，我将你关在屋中，我把你脱的上下无条线。你是姑娘，我是男子。”道姑闻听，颜色更变，咬银牙直奔窗户立柱就要撞头。老英雄心说：“好一个节烈姑娘！我若不救，尚待何人？”思索至此，痰嗽一声，叫道：“出家的师傅！不要行其短见，现有胜英在此。”胜爷一报出名姓，贼人在屋中一转，熄灭青油灯，贼人色胆如天，色心助胆，叫道：“老匹夫胜英！早晨你在大太爷茶铺喝茶，我要用铁通条将你扎死，碰见那个病老头，踢飞了我的铁通条，今夜晚你又来搅闹大太爷的美事。我先杀老儿胜英，后再与姑娘颠鸾倒凤！”开了里间屋门到明间屋，一开双门，先抛出一个凳子去，（胜爷焉能暗算老贼呢？）随后纵出来说道：“老胜英！你耽误大太爷的美事，我与你一死相拼！”胜爷微微一笑：“毛贼，你通报了名姓，我叫你赶路去。胜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贼人叫道：“老儿你有眼无珠！在四月里我们到郑州三关庙前铺把势场，你三打我师傅飞镖秦义龙，我师傅怀恨在心，夜晚打发樊林要杀你满门，有你的余党害了我师弟金面鬼樊林，此事难道你忘了吗？飞镖秦义龙是我的恩师，我叫花面鬼吴升。”说着话，向上一进步，给了胜爷一刀。胜爷刀也离鞘啦，一闪身躯，鱼鳞紫金刀裹脑缠头，贼人一低头，几乎削落壮帽。吴升心中这才醒悟，心说：“我不是老儿对手，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”纵上东房，胜爷说：“我不在庙里杀你，庙是佛门净地，我怕污染庙宇。”语毕随在后面就追。吴升抖手一镖，胜爷用鱼鳞紫金刀一绷，就听 的一声落于尖埃，贼人纵身躯越过东群墙，出了庙直奔那片树林而去。方才表过，树林不大，南北长限十几丈，东西宽六七丈，贼人方跑到树林子里头，就听噯呀一声，将刀抛地。胜爷心说：“毛贼与胜某还闹鬼，我还上你毛贼的当吗？你躲在树后头，我进去你好用镖打我。”胜爷一伏腰到西南角上，由西北角又到东北角，由东北角到东南角，如此绕了三匝，不见淫贼之影，胜爷打着火折一照，向树林中走去，一阵阵金风刺人肌肤，又闻着有一阵一阵的血腥气。走到五棵大树切近，低头一看，花面鬼吴升的刀，明灿灿在地下扔着，再向前一看，花面鬼吴升已经被人大卸八块啦，但是不知被何人所杀。胜爷心中暗道：“这样小树林子藏不住人哪，我围绕着树林子走三匝，并未见有人影儿，怎么此人不见了呢？”胜爷遂举起火折子向大松树上观看，第一棵树上无人，第二棵树上也没有人，又一看第三棵大树上站定一人。胜爷说道：“朋友露了白啦，还下不来？”此人笑嘻嘻的，脑袋朝下作蝎子爬，爬到离地三尺来高，一翻身叭哒一声，站在了尘埃。

胜爷一看，正是那矬矮之人，衣服可换啦，旧蓝云缎子壮帽，蓝绸子短靠，蓝缎的鞋子，十字绊腰系英雄带，背后明亮亮一对家伙，脸上也没有油泥，胡须也是顺着啦，白天他脸上的油泥，本是锅烟子做的。胜爷说道：“足下何如人也？”那老者双眼一瞪说：“我是办案的。你这老不知自爱的因奸不愤，老采花贼把小采花贼杀死。”胜爷闻听一愣说道：“你可将我的名誉损毁啦，白天我请你吃饭，你看着我有什么错吗？此时你又说我老采花贼，朋友，你大概也许知道我，我乃直隶郑州古城村胜英是也。”老者闻听，将三角眼一瞪说道：“胜英？不论是谁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朋友，白天你在酒楼上玩笑，你跑啦，我没追上你，回去跑堂的问我，我说我是办案的，不过随口而答，教我一时之间难以为情，不过玩笑耳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人命关天还是玩笑？”说着话，打背后抽出点钢双镞，搂头就打，胜爷一闪身躲开双镞；老者一反手双镞迎着肚子便刺，胜爷又一闪身，双镞拦腰便打。列位，这位老者是真扎真打，将一位屈己从人的胜三爷，闹的也莫明其妙了：你说他是冤家吧，方才吴升说啦，本是用通条烫我，他又将通条踢飞啦，明明是救我，怎么此时他是真打呢？胜三爷万般无奈，将火折熄灭，带在腰间，握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。那老者的点钢双镞神出鬼没，胜爷的刀遮前挡后，不肯下绝招。胜爷纳闷，猜不透老者是什么人，倘若将自己的衣服用双镞挑了，一辈子的英名算完啦。胜爷思索至此，心中暗道：“我先用镖将他打倒下，然后有什么事再说。”胜爷遂将刀交于左手，向圈子外一纵，登出金镖，仰起手腕，那老者一看，黄眼珠一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要干，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英雄，也难逃胜三爷的镖。”老者思索至此，点钢双镞的一声扔在就地，双手一提腰围子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一向可好！”胜三爷一笑，托着金镖，可就不敢撒手，胜爷说道：“阁下何如人也？胜英不敢担。”老者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前二十年你待小弟有救命之恩，咱们是联盟的弟兄，你是北路镖头，有一位神刀将李刚，那是我盟兄。你与李四哥人称明清八义，李四哥性情高傲，在张家口伤了马鞑子无数，口外马鞑子撒传单，李刚的镖在那儿遇上，就在那儿劫。李四爷遂将在下约出来，帮着办镖，我们哥俩那时压着二十个驮子够奔张家口，我们哥俩刚到喇嘛庙的交界，只闻前边呼啸一响，出来六个马鞑子迎头挡住，蹉子手说道：‘这是神刀将李四爷的镖。’马鞑说道：‘劫！劫的就是神刀将李四爷。’蹉子手将驮子打了盘，我们哥俩遂与马鞑子交手。忽然由东边又来了六七个马鞑子，西边又来了十几个马鞑子，将我弟兄团团围住。愈聚贼人愈多，由吃早晨饭时，只杀到太阳平西，马鞑子聚了足有二百号之众，我与我四哥力尽声嘶，衣服湿透，热汗直流。众群贼呐喊：‘将李刚与矬子剁成肉泥，方消胸中之恨！’眼睁睁我弟兄要丧命之时，你老人家在高阜处，一声呐喊说：‘北路弟兄们请高抬贵手，李刚是我盟弟，我胜英来也！’东西南北、四面八方的马鞑子，一闻我兄之名，只吓的胆裂魂飞，一哄而散。那时节我李四哥与小弟指引，小弟姓张，人称金面韦驮张旺。”胜爷一听，将镖带在囊中，伸手相搀，遂说道：“原来是张贤弟。贤弟请上，受愚兄一拜！若不是贤弟在茶铺相救，愚兄早死吴升之手矣。”张旺闻听，遂说道：“胜三哥说的哪里话来？二十年前若非恩兄相救，小弟已早死多时矣，焉有今日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在五贤楼与兄玩笑，此处又说愚兄是老采花贼，愚兄一生一世，向不与人玩笑，贤弟何以与兄玩笑呢？”张旺道：“三哥莫怪，这是小弟在三哥面前撒个娇儿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贤弟以后可不许。”张旺答

道：“小弟我再也不敢了。”胜爷道：“你这一天一夜光景，跟着愚兄受累不轻。”张旺说道：“非也，我由四月郑州庙就莫离你左右。由你在庙场鏢打秦义龙之后，夜晚樊林行刺，我将你的天棚杆子俱用锯割断，留个斜碴儿，然后再对上。那贼人杆子上拿了一把大顶，向天棚杆柱走去，走到离斜碴二尺多远，那小子就掉下来啦。我恐怕在院中宰他，污了你的宅院，弄到树林子里，将他大卸八块。老道七星真人被擒，那也是小弟所为，救老道的那人手使纱布口袋，小弟未敢上前，才给你送信，你要用刀交战，小弟在树林内叫你使冰钻，俱都小弟暗中所为。道爷失物，小弟实在不知，手大捂不过天来，你二下南七省，小弟在后头跟随；你骑马住店，小弟在后面步行要饭。你住邹四的店，我住大门道，不花钱。由四月郑州庙，并未一日远离你的左右，胜三哥定更天时，你在刘家坟，还会装夜游神呢。由打酒楼上我与三哥你取笑，你将我赶走，我又在东门外遇上花面鬼吴升提小包裹，我在后头跟着他，他走到观音庵碰上道姑买菜，他在墙角后，窃看道姑，道姑买完了菜回庙，上好庙门，吴升遂在墙上画了一朵桃花。我一看这小子是夜晚前来采花，我就到钱塘门外又找你去啦。忽然遇上你的仇人老道七星真人，他巧扮行装，穿一身道服，算卦相面带治病。我道坠下他去了，行至大李村，路南有一家庄院，出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，将老道请到里面。我在比邻假装讨饭观察，老道临出门时，言说是喜脉，给看完了病，老道出来在门楼上画了一个记号，今夜晚刮风下雨，必然前去。然后又在路北一家大门道要饭，跟他治病的那家对着门，我也画了一个记号，画的是一朵菊花。老道今夜必去，他是飞剑道人，武学高强，我一个人恐怕拿不住他，我又翻回去找你。太阳不高时，你回去取东西，我又跟你下来，先跟到刘家坟，你在刘家坟南杀贼人时，我用问路石打你，我先喊了一声：‘着！’告诉你啦，你闪开啦。我为你的是将你引在观音庵救此道姑。刘家坟救刘家三口可算一德；观音庵救了道姑所为二德；还有一德，就是老道今夜必去那家取童子紫河车。胜爷快走，此时二更已过，去晚则无济矣。”

张旺在前，胜爷在后，直奔大李村而来，大李村老李家德性真不小，若不是侠客义士来到，全家之命休矣。二老者到大李村进东村口奔西去，路南有一座门楼，东面墙上画着一朵桃花，西面一家墙上画着一朵黄菊花，心中暗想：“一朵桃花能灭满门，一朵菊花能生满门。”老哥俩拧身形纵上清水脊门楼，跃上卡子墙，胜爷一看里面是三合的房子，北面上有一个迎壁，南为上的房子，南屋东暗间有灯烛之光，二人由卡子墙，奔有灯光之屋而来。胜爷靴尖绷住上瓦，头朝下向窗户里观看，胜爷隔纱窗往屋中这一看，屋中一位年青的少妇，与一位老太太，这位少妇身穿蓝绸子裤褂，坐在床上借灯作活。乡间的风俗，新娶的媳妇在三年之内，搽胭脂抹粉，少妇脸上擦脂粉非常娇艳。胜爷再一听，婆婆儿媳妇正说家常话呢，老太太呼儿妇以姑娘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处家之道，什么事儿媳妇不能瞒婆婆，今天若不请这位道爷与你看看，为娘连影儿都不知道呢。我儿仲田正月由北京起身回家，你这个孩子还是二月的还是三月的呢？要是三月的孩子过不了年，我家有小米，不用外头买去，至十月里就得预备红糖鸡卵。”少妇脸儿一红，遂说道：“娘啊，我还不知道是二月的是三月的呢。”又听老婆说道：“由打你丈夫走后，到五六月你就呕吐恶心，我要请人看，你不教看，今天这位道爷在门外算卦相面治病，我才将道爷请进来，这才知道你有喜啦。”这位老太太由中年守寡，守着一个儿子，名叫李仲田，小孩长的俊美，由小孩六岁这位老太太守

寡，家里可称庄稼财主，老太太慈善，穷亲戚朋友求借，没有不周济的。仲田自幼读书聪明伶俐，仲田之父与其子自幼论婚于杭州文士苏文焕之妹。仲田有表叔在北京设缎店，老太太遂托其表叔与仲田谋事，他的表叔道：“表嫂你放心，仲田至十五六岁，我与他缎店里谋事。”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仲田已到一十六岁，去北京学生意，学了一年多的工夫，同事的夥计掌柜的，无有一个不喜爱仲田的；有几家王爷府大宅门子，与缎店交际，非仲田送货还是不要。仲田的表叔每次回家办货必看望表嫂，老太太必问：“仲田的事情怎样？”他的表叔就对老太太说：“表嫂你必要享仲田之福，北京王府大宅门子，非仲田送货不要。将来要领一份东，开个买卖，拿出几十万银子开一个缎店不算什么。”仲田的母亲闻听非常欢喜，说道：“表叔，我还有一件为难的事，仲田是自幼定的亲，女家很穷寒的，现在履次的催娶。”仲田的表叔说道：“这个事好办，我办完货回去，到仲田柜上，我与他掌柜去说去。”商议已妥，仲田的表叔遂办完了货回北京，将仲田家事对掌柜的一说，掌柜的说道：“仲田的事非常的忙，他才学了一年多，还不到三年回家的时期呢。”众同事的与仲田和睦，听说掌柜的不教仲田回家，众同事情愿叫仲田娶亲，大家替仲田受点累，掌柜的不好驳众人的面子，才给仲田三个月假回家办喜事。仲田收拾行囊，同人备了不少的喜敬，才回家办喜事。回到家中，母子相见喜悦非常，这才打发人通了日期。仲田办完了喜事，七八天之后，仲田与母亲说道：“娘啊，我回家办喜事，是掌柜的格外许可，我不能直住到三个月回柜，我必须早日回柜。”七八天仲田就回了北京啦。又住了三年，买卖到年节算大帐，买卖非常的好，别的学买卖的送给三十两五十两，仲田一开工钱，柜上送了一百银子，掌柜的说官话，叫道：“仲田，你前年告假也没住到头，算白住啦；今年回家，你的头一拨。在路上总得耽误一个月的工夫，回家再住三个月，给你四个月的假。”仲田由新正月起身，二月到家，回到家中孝顺老娘，夫妻相亲相爱，如友如宾。二月到家，至五月仲田便起身回北京去了。苏氏娘子身怀六甲，一则是新媳妇不好意思的对婆母说，二则也不准知道怀孕，所以到七月间每至晚晌就干呕。儿妇孝顺婆母，婆母疼爱儿妇，不呼儿妇媳妇，以姑娘相称。这日婆母正忧虑儿妇之病，忽听门外摇铃的声音，哗啦哗啦乱响，口中喊道：“有病早来医，养病如养虎，贫道半积阴功，半养身。”老太太一听是看病的，想起儿妇之病来了，遂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是一老道，面带病容，杨木道冠别顶，破道衣，白袜旧云鞋。老太太看罢，叫道：“道爷！你给我们儿媳妇看看病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是叫儿媳妇出来呀，还是贫道进去呢？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那大年纪，就进院里去看看吧。”将老道让到东间屋中，给老道斟上一杯茶，翻身又到西间屋中，叫儿媳妇出来看病。贤德的苏氏娘子有心不看，又怕辜负了婆母一片好心，羞羞惭惭出了西间屋子，进了东间。七星真人观看，遂叫道：“老太太，这是你的儿媳呀？叫你儿妇回避吧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道爷怎么不能治吗？”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你的儿妇是喜，不用诊脉，不能服药，原来是没有病。”老太太闻听，心中欢悦，复又问道：“你看有几个月啦？”老道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也就是五个来月。”老太太掐指一算儿子回家的日期，果然不错，也就是五六个月，老太太甚喜，给取了五百钱，说道：“道爷，你买一包茶叶喝吧。”老道摆手说道：“出家人不要钱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怎么不要钱？”老道说：“一未开方，二未诊脉，不要钱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耽误你老人家半天工夫。”老道说道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

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”列位，老道等到夜间来，用薰香盒子都薰过去，取童子紫河车，完事再杀了老婆，金银财物任意而取，此时要五百钱何用？老道又道：“贫道我还会看风鉴，今年你双喜临门，这三天之内，夜间别关屋门睡觉，以免避住了喜气。”老太太一听，心中暗说：“今年儿子要在北京领了东，开一个绸缎店，儿妇便生一个孙子，岂不是双喜临门吗？”老道语毕，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贫道走了。”老太太送出老道之后，将街门关好，老道一看，四外无人，遂摸出滑石画了一个桃花，风雨必来。老道走了几步，一看眼前有一乞丐，口中叫道：“道爷赏几个钱吧。”老道说道：“出家人不打发。”乞丐说道：“道爷修点好吧。”老道说：“出家人吃八方，不懂的什么叫修好。”语毕，扬长而去。矮子张旺让过去老道，遂来在李老太太对门要饭，画了一个菊花，张旺看完了恶道桃花，就知道他必来，遂直奔邹四店去寻胜爷，杀吴升救道姑，都有张旺的功劳。

闲文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且说二位老英雄来到李宅，胜爷爬在前坡，张旺爬在后坡，由纱窗外屋中观看。正在婆媳说家常话之际，胜爷自觉靴腰有人一按，胜爷翻身卷上房来，一看是张旺，张旺低声叫道：“三哥你看，来啦。”说着话用手向北一指，胜爷一看，就见由北方一道黑影，直奔李宅而来，背后明亮亮七棵宝剑。胜爷低声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恶道。”二人隐在瓦垄之内，就看老道站在东厢房下，往下观看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。恶道悄悄的来到南房东暗间外，一看屋中灯光明亮，老道声音不大，喊了一声“无量佛，你婆媳未曾安歇呢？”少妇此时挨着窗户坐着，叫道：“娘啊，院中有人。”老太太胆子大点，在屋中问道：“外面什么人？”老道说道：“贫道白天与你儿妇看病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道爷，我们没开门，你老人家怎么进来的？”老道说道：“贫道不走门户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深更半夜你上我们宅子里干什么来了？”老道说道：“贫道前来化缘来啦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化缘白天来呀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我化夜缘来啦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夜缘你老人家化什么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我要化你家的婴儿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你白天不是知道吗？方才五六个月。等分娩下来长大了，再送到你老人家庙里去，伺候你老人家啊。”老道不再言语，进到屋中，一推里间门，进到里间屋中。张旺与胜三爷二位老者打房上跳下来，站在东暗间窗户外，打破窗户纸，胜爷低声叫道：“贤弟，你千万沉住了气。愚兄七十多岁，没看见过取童子紫河车的，咱们看看老道怎样害人。”就见老道进了东暗间，老太太一看，老道与白天不同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背后明亮亮七口宝剑。老太太说道：“老道你不是好人，我要嚷。”老道哈哈的一笑，打子午囊中，取出薰药锤，此锤乃是空的，上有梅花孔透花，双锤一碰，一只锤向少妇甩去，一只锤奔老太太而来，老太太翻身躺在床下，少妇香躯斜卧床上。恶道怎么不躺下呢？恶道在东厢房上，他就闻了解药啦，胜爷与张旺在窗外也早闻了宝马平安散。胜爷低声叫道：“张贤弟千万沉住了气，看其究竟。”张旺点头。老道将小包裹由腰间取下来放在床上，取出一个皮夹子，皮夹子有尺余长，由皮夹中取出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开膛破腹的小家伙，又取四棵钉子，都有七寸来长，一把小榔头。老道用手指量了少妇的身材，一看东墙是粉壁墙，恶道将四棵钉子插在腰间皮带上，来到粉壁墙切近，先取出一棵钉子向墙里钉，正钉在砖上，钉不进去，又抽出来向上稍挪一点，找着墙缝，钉入粉墙二寸多深。上平线钉了两棵钉子，下面平着又钉了两棵，然后用榔头将钉子再起下来，上边的两棵钉子钉少妇的双手，下边两棵钉子钉少妇的双足，又由皮

夹子里取出一块磨刀布，将小刀、小钩、小剪子磨的锋快。收拾齐备，恶道一看少妇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好俊的姿容！我贫道因病不能行乐事，这要是我徒弟张德寿在此，乐何如之！”少妇在床里倒着，老道一伸手，探身要拉那少妇至床外，剥少妇的衣服，那知道外面有一位侠客，一位义士？胜三爷高声喊道：“好一个恶道！又做伤天害理之事！”老道一探身将灯烛熄灭，口念无量佛：“老胜英，我走一处，你追一处，这都是六月二十八没烧死老儿胜家之过，今天贫道非跟你拚命不可。”老道出东暗间到明间屋中，双手一分隔扇，故意将隔扇摔的“叭哒”一声。胜爷与张旺，在外屋门口一边一位，就见一道黑影由里面纵出，张旺在西边，胜爷在东边，这道黑影向外一纵，张旺不敢直打东边用袖箭打恶道，张旺偏着东北照着那黑影打了一袖箭，就听“叭哒”一声，一物落地，原来是一个罗圈椅子，老道抽冷子由椅子后纵出来了。张旺暗中自己栽了一个筋斗，羞恼变成怒，纵起来点钢双镞照着恶道就砸。张旺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你还不过来拿他。”胜爷笑道：“愚兄平生不会俩打一个，你若拿不住他，你闪在一旁，哥哥拿他。”张旺心中暗道：“胜三爷诚心难我，恶道人称飞剑道人，飞剑不亚如胜三哥的金镖。”张旺思索至此，他的点钢镞，一招紧似一招，老道有心使飞剑，还不过手来，只有接架之功。战了二十余个回合，张旺双镞虚点了两镞，纵出圈外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，你来吧！小弟拿他不了。”书中代言，张旺怕老道的飞剑。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，叫道：“张贤弟闪在一旁！千万不可帮助为兄动手。”胜爷遂叫道：“赵昆福！我有心辱骂你几句，我怕挑刺碍了好肉。你年已六十岁之人，道门清规，无一不犯，五戒你都犯啦。你取童子紫河车，至少是两条人命，偷盗窃取，采花杀命无恶不作，言而无信，反复无常，好酒贪杯。取孕妇之婴儿，你于心何忍？犯了罪的女子，若身怀六甲，尚不即时行刑，还得容他分娩下来，才能行刑。那六月二十八日，你火烧我的喜棚宅院，镖打我的儿妇，咱俩有仇，你找我，我不含糊，你为何又在我宅院中盗去我师兄的宝刀杆棒？我不能叫我师兄为难，我这才二下南七省，我对天盟誓，找杆棒、宝刀，必要用刀亲自杀你！三样事要有一件办不到的，我将这条老命抛在南七省，死而无怨。今天老夫要放了你，不算英雄！”恶道闻听微微冷笑，叫道：“胜英！强存弱死，就在今日。”老道行龙过步，够上部位，亮双剑就劈，胜爷一招不让，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。胜爷一还招，就用的是胜家门上的独门八卦绝命刀，张旺在东房檐下怀抱点钢镞，注目观看：适才在树林我与三哥动手，用的是别的刀法；这回与老道用的刀法，乃是八卦绝命刀，真另有一分妙处。胜三哥在树林中要与我用这路刀，不用等登出镖来，我就跪下啦。不表张旺心中之事，单表恶道赵昆福，两把宝剑神出鬼没，毫无惧怯之形，战到二十个回合，胜爷用回灯反照绝命三刀：头一刀偏着用刀尖在恶道肚脐上一滑，刃朝外背朝里面，老道看的真而切真，恶道双剑一立，向外推胜爷的鱼鳞紫金刀，胜爷一看恶道的剑刃子看看砸在刀背之上，胜爷的刀向回一撤，老道用的力量甚猛，双剑没砸上刀，双剑空着往左边而去，胜爷就势反手一刀削恶道的太阳穴，恶道彼时想用剑招架可就来不及啦，将头向下一缩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刀，正削在杨木道冠上，将杨木道冠削落，擦破头皮，鲜血向下一流，将眼睛迷了一只。恶道再一看张旺，踪迹不见，纵身形上东房，恶道上了东房，脚尖扣着阴阳瓦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与胜英仇深似海，他必追我，我给老儿胜英一飞剑。”胜爷此时已拧身纵到东房檐下，看老道上了东房檐，并不逃走，回头向房下观看胜爷，胜爷追到房檐

下一看老道的姿式，胜爷就明白啦，暗说道：“这小子挨了一刀还不逃走，一定要用剑。”胜爷站在房檐下，下腰要往上纵的架式，老道在房檐上，净等着胜爷纵起来，好用飞剑劈胜爷。无论甚么人要是身子悬在半空中，就不能躲闪啦，胜爷是久经大敌，早就明白老道的意思，假意下腰要纵，才把刀交在左手，由镖囊中登出一只金镖来，并未喊着，照定老道就是一镖，老道躲闪不及，这一镖正打臀部肉厚之处，紧跟着张爷在后房坡给了恶道一花装弩。恶道这个乐儿大啦：左臀上一镖，右腮帮子一弩，头皮削下一块肉去，身上中了三处伤，恶道一叫劲将房上的瓦踩碎了好几块，一翻身由房上掉将下来，宝剑撒手，就听 唧唧一声落在尘埃。胜爷暗道：“这回恶道可是恶贯满盈了。”书中代言，胜爷由家中起身盟的誓，追恶道至南七省时，扎他一刀，打他一镖，方消心中之恨。此时胜爷心中非常痛快，总算应了前言啦。胜爷见恶道宝剑撒手，由房上落下来，卧牛式伏在就地，胜爷有心用刀将他杀了，又怕污了李宅的院子，老太太与年轻的媳妇过日子岂不害怕吗？再说人命关天，黎民百姓岂能担的起呢？胜爷想到这儿，心中有了主意啦。什么主意呢？先照恶道的软肋稍上扎他一刀，扎进去不拔出刀来，然后与张爷将他架到开洼，再乱刃分尸。老道在地下倒着，胜爷用刀扎他，总得下腰，胜爷方一下腰，就觉迎头有一道凉风，恶道一翻身起来，够奔门楼便跑。书中暗表，恶道打胜爷这一镖，就是胜爷打他的那支镖，他由房上下来的时候，撒手抛剑，暗中伸手将镖起下来，挟在腋下，净等胜爷上他跟前去，出其不意打胜爷这一镖，这一镖要不是胜爷，非遭其暗算不可，胜爷立刻缩颈藏头，还打在鸭尾巾绒上了，这是多么危险！胜爷心中愤恨，又登第二只镖时，恶道已经上卡子墙，胜爷仰手打去，恶道正由卡子墙奔门楼之时，这一镖正打在恶道大腿之上，可是串皮镖，这一镖又打在墙上，将砖打下半块去。恶道虽然带了四处伤，都不是致命之处，恶道由门楼上纵下去向东而逃，一瘸一点。胜爷也由门楼上纵出去，张旺也跟出来啦，叫道：“三哥！你回去救醒老太太与少妇吧，将老道交给我，万一恶道再有余党，娘儿俩的性命也就完啦。”胜爷点头称善道：“贤弟，你可别教他走了。”张爷道：“你看他都上不了房啦，他还走的了吗？”胜爷心中道：“张旺生来的狠心肠，追去开恶贼的膛，我去救寡妇要紧。”胜爷遂仍回来救李氏婆媳，胜爷用盆盛了盆水，并不进屋，隔着门照定老太太脸上一泼，泼了老太太满脸，老太太打了一个喷嚏，翻身爬起来，一看是一个白胡子老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人啊，还是神呢？”胜爷一笑说道：“老太太糊涂，再有灾病请名医，你们婆媳度日，岂有请孤行人入门之理？这个老道万恶滔天，他是要开膛取你儿妇的紫河车。老太太，你看看床上家伙他都没拿走，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小家伙。我们弟兄由此经过，看见老道背着七口飞剑上你家来，我们弟兄知此老道不是好人，才跟下他来，我那盟弟已经追下老道去了。院中有老道的赤金簪子，老太太你拾进来吧，然后你把你们李家当族的人请来几位，与你娘两作伴，恐怕老道尚有余党前来谋害你们婆媳。你们可别报官，若是一报官，可就麻烦啦。”胜爷语毕，转身出来，老太太问道：“老爷子贵姓高名？你老人家救了我一家老少，请恩公留下姓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必多问，快将你儿妇用冷水浇醒吧。”

胜爷到院中，这才拾起金镖，擦了血迹，飘身上房，蹿房越脊，够奔大李村东村口外而来。在村口外南北东西观看，不见张旺那里去了，等了有半个时辰，就见西北房上一道黑影，身量矮小，胜爷心说道：“张贤弟必然将

恶道处治啦。”来到切近，胜爷痰嗽一声，道说：“张贤弟回来了。”张旺叫道：“胜三哥！我对不住你，七星真人遁走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你腿程甚快，他怎能逃走？”张旺说道：“三哥，我追他至一苇塘，恶贼进了苇塘，我也随后跟追进去，迎面正是一个河叉子，恶道跳入水中，眼看他过河上岸，徐徐逃走。胜三哥，我将你老人家仇人放脱，我实在对不住你老人家。”张旺顿足捶胸，唉声叹气，胜爷叫道：“张贤弟何必如此？今日夜作三德，都是贤弟你的功劳；他虽然走啦，咱们今天打了他两镖一弩，砍了他一刀，这都是贤弟你帮助为兄，要不然为兄焉能打的了他两镖，砍他一刀呢？此时他虽然逃走，知道他落在杭州啦，贤弟你再帮助为兄拿他。若是只火焚我的宅院，我就不找他啦，最可恶他取童子紫河车，这是万不能容他的。贤弟何必捶胸顿足呢？”胜爷安慰了张旺一番，张旺后悔不及。张旺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跟我取东西去吧。”走了二里多地，有一片大树林子，张旺进了大树林子，上了大树，解下来一个包裹。将包裹放在地下，张旺将外面衣服俱都脱去，取出破大夹袄、破鞋、破袜子，油纸包中取出一点锅烟子，向手心上倒，向脸上一揉，又是乞丐模样。张旺打扮完了，将小包裹包好，老哥俩回钱塘门邹四店。来到店口，日上三竿，胜爷在前，张旺在后，店伙计说道：“要饭的，进店干什么？”张爷方要骂街，胜爷一摆手，说道：“别骂街，都是朋友。”堂官开开北跨院的门，胜爷与张爷进了屋子。店主过来告诉伙计：“往后胜爷不论带着什么样的人进店，可不许拦阻。胜三爷交朋友，向来不以穷富阶级而论。”跑堂的给打了洗脸水漱口水，沏上茶。跑堂的说道：“你净面吧，大爷。”张旺不洗脸，恐怕沾了水。老哥俩喝了两杯茶，要了酒菜，跑堂的调摆齐整，老哥俩吃完饭，又喝了一回茶，一夜未能安眠，这才休息。胜爷叫道：“张贤弟，赵昆福是杭州南门外宝灵观出家，咱们休息休息，回头咱二人到宝灵如意观，探听探听。”弟兄二人睡到午时，胜爷呼起张旺，俱都擦完了脸，二人奔宝灵如意观而去。凡庵观寺院之中，多有游逛之人，胜爷与张旺二人一同走，真是天地悬殊：一个是富翁老者，一个是乞丐老头。弟兄二人进了宝灵观瞻仰佛像，倒有五六个道者，并不见七星真人，老哥俩仍回店中，休息吃饭。夜晚再探宝灵观，进了庙，打破窗纸向各屋中窃看，有念经的，有养神闭目不语的，胜爷一看这些道者，全都面带慈善，俱是吃斋念佛之人。张旺叫道：“胜三哥，我将这些老道杀他两个怎样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张贤弟，这就不对了，采花杀命是老道赵昆福，与这些道者毫无关系，何必多杀好人呢？”既然没有七星真人赵昆福，二位老英雄只可仍然回店。

不言二老找寻恶道，单言古城村之人，第二拨已到杭州。都是何人呢？小弟兄六位：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贾明、银龙。六位小英雄来到杭州府城里，关厢镇店、庵观院寺、茶铺酒馆，寻找老道师徒，金头虎见着老道就骂，口中骂道：“小子杂毛你哪里走！”老道回头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三太说道：“道爷，我这个兄弟是半疯。”找了三天不见恶道师徒的下落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明天你们跟着我找，必能找着老道，我会问天卜卦。你们知道我的杵是谁留下的吗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我们不知道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这杵是韦驮爷留下的，上打三十三层天堂，下砸七十二层地狱。”第二日，六位小英雄出了杭州东门外，向东南去了二十多里地，眼前一片树林，杨香五与金头虎诙谐，遂说道：“贾爷你该问天卜卦啦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看着吧。”金头虎打开小包裹，亮出一字杵，挖了一个坑，有一尺见方，将一字杵插在

坑里，三尖二刃朝上，用浮土一埋，金头虎跪在就地，冲着杵磕狗头，招惹的众英雄笑破肚肠，黄三太最不爱笑的人，他都乐啦。金头虎大声叫道：“杵大爷！千求千灵，万求万灵。我将你老人家由坑里请出来，向空中一抛，落下来的时候，三尖两刃冲着那方，恶道就在那方。”贾明将杵取出来，晃悠着向空中一抛，落下来杵尖仍向东南，金头虎说道：“咱们向东南去吧。”众人也没有法子，又向东南走了十里地，连老道的影儿都没有。太阳都向西转啦，金头虎喊道：“黄三哥！我这杵大爷没有灵应，肚子大爷可有灵应，饿啦。”三太叫道：“贾贤弟！你向正东看，黑压压的是一个村庄，咱们到那里吃饭。”众人由西向东走去，来到切近一看，果是一个大村落，黄三太在前带路，刚一进村口，有一老者在村口闲眺，三太控背躬身问道：“老大爷，此村叫何名？”老者一看黄三太壮帽英雄擎，天然的童子气象，乃是武士打扮，老者说道：“壮士爷，敝村叫方家集，离杭州府三十里二十里的最大集场，那儿也比不了方家集。今天是闲日子，要赶上集的正日子，粮米堆积如山，车马塞道。”黄三太又说道：“老大爷，村中可有饭铺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饭铺有一二十个呢，大家比着作买卖，炒菜喝酒随便，非常的便宜，不信你们几位去看看。”黄爷问毕老者，道了一声谢，老者还了一礼，众人这一进方家集喝酒，巧遇高人，方家集捉拿恶道。黄三太在前头引路，进西村口向东去，见路南有一家饭铺刀勺乱响，金头虎说道：“杨香五你闻闻，味儿多香啊！你们家的玉米面饼子，要带到这儿，站在门外，闻着香味吃，有多美呀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”金头虎往饭馆子里就跑，说道：“跑堂的小子，你给我来二十壶茶，一百壶酒！”跑堂的一看贾明，雷公嘴狗蝇眼，大肚子，罗圈腿，一脸的黑麻子，红眼圈，烂眼边。跑堂的打量完了贾明，遂说道：“你进来照顾，你就是财神爷，我们不敢错待。甚么叫小子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是姑娘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掌柜的你看在我的面上，我这个兄弟是半疯。你给我来一壶茶，壶要大，茶叶要好，我们喝着茶，你给配八个应时的菜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要炒蚊子心，熘虱子胆。”堂倌瞪金头虎两眼，下去沏茶要菜，工夫不大，将茶沏上来。

兄弟六位喝茶，就听外面有人说话，先哼了一声，山西人的口音，说道：“山西人要喝酒，来到福兴饭馆子啦。”说着话，走到屋中。此山西人一进饭馆子，八成满的座，俱都站起来啦，连黄三太等也都站起身形。此人好不古怪：蓝云缎的壮帽，边上都破啦，露着棉花，核桃大的红疙瘩，半尺多长的红穗子，蓝绸子棉袍，紫绸子棉坎肩，下边蓝缎子棉靴头儿，虽然都破了，露着棉花，难得那么清洁，连一个油点儿都没有。往脸上看，长眉朗目，一部墨髯，半尺余长，散满胸前，根根透肉，漆黑铮亮，好似刀裁的一般。进了屋中，高声喊道：“老子要喝酒！”跑堂一看，是一个汉奸，不到六十岁，进门就自称老子，跑堂的心中暗道：“今天我是倒运，刚才那梳冲天杵的称我是小子，这个一进门就自称老子。”跑堂的不由的一怒，说道：“你是谁的老子？”山西人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山西人口头语，不论到在那儿，都是老子。你还不服吗？小子。”跑堂的一看，老头比他的气还大，真是买卖人有三分纳气，跑堂的凸了凸腮帮子，说道：“你要什么菜吧？”老西说道：“南甜北咸，东辣西酸。老西好吃酸，你给我来四个菜，一个炒肉片配杏干，再来一个醋熘山楂片，愈酸愈好。”杨香五听着嘴里直流酸水，金着虎叫道：“黄三哥！这个老西真混帐，我抽他去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你别不知自爱啦，不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别惹祸，人家花钱吃饭，

你管得着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你这才要了两个菜，那两个菜呢？”山西人说道：“那两个菜，一个醋溜山楂糕，一个乌梅炒酸枣。汤要烩三鲜，红果、白梨、小枣。”跑堂的听完啦，说道：“你要的这个菜，灶上都不会做，向来不预备。”老西闻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给我随便配四个菜吧，先来四壶酒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给你要菜，你可多包涵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是吃的就行啊，不得味也给钱。”跑堂的心中说道：“先将他打发走了，就省烦心啦。”将别人的饭菜都压在后边啦，先给老西把菜要上来，叫他先吃，黄三太六位的菜，还没上来呢，先给老西就要上来啦，四个菜一壶酒。老西拿起酒壶来，并不先吃，斟到杯内，拿起来一仰脖就是一壶，又一仰脖又是一壶，口中直说：“这酒不大很好，王八羔子对了水啦。”说着话一低头，自己“哟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忘了吃菜啦，先喝了两壶酒。”说着话端起菜盘子来，向嘴里就扒拉，口中说道：“叫他上肚子里与酒搀合去吧。”两盘子菜吃完啦，又拿起两壶酒来，照样的喝下去啦，照样的吃菜，也没吃饭，叫道：“跑堂的你给我算算帐，该着多少吧？”跑堂说道：“四壶酒半斤一壶，该着十六文；四个菜，六文钱一个，该着二十四文；共合四十文钱你哪！”山西人说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很便宜的，我给五十文吧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候了吧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你候呀？太好啦，就那们办吧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这是我们买卖人的和气话，要是来了道们的我就得候帐，一天就得将我卖了，都不够候帐的。”老西说道：“好好。”伸手就掏钱，掏了半天说道：“出来的慌疏，忘了带钱啦，你给我写上帐吧。”跑堂的一听，这是诚心，遂说道：“我们没有帐。”老西说道：“对过有杂货铺，你不会买一本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没有人跟你耍顽嘴。”老西说道：“把帽子给你吧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破帽子连五文钱都不值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把坎肩给你吧。”跑堂摆手说道：“你莫装傻，红嘴白牙吃完了，说没钱？那是不行的。”老西说道：“你要挤我，我就在你们这儿上吊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可惜你们山西人，你真给山西人现世，山西人那有你这样的？”老西说道：“你翻翻我腰中，真没有钱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没有那个工夫。”山西人唉声叹气，口中说道：“真是好汉无钱到难处。”大众纷纷议论，有的说：“刮风下雨不知道，腰里没钱还不知道？”三太将堂倌叫到桌前，堂倌道：“你还添什么菜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不添菜，那老者吃的饭钱，不用跟他要，我们吃完饭算帐的时候，多算上五十文，我候了那位老者的饭钱啦。”跑堂的说道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并不认识他，你看那大年纪，捶胸顿足，实在可怜。”跑堂的转身形来到山西人的桌子上，说道：“你不用候着啦，那边的客人替你给饭钱啦。”山西人说道：“你还跟我要吗？你还叫我走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得啦，我不叫你走，回头你再吃一顿？”山西人站起身形，连头也没回，并没看候他钱的人一眼，口中说道：“山西人要走啦，山西人要走啦。”说着话，出了饭馆子就走了。金头虎叫道：“黄三哥，你看看这个老东西有多可恶？他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，这五十文钱花的多冤哪！我去追回他来，我先搯他一顿再说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不必，他就是说一个谢字，咱们就好看了？”黄三太将金头虎拦住，也就算完啦。

跑堂的给六位小弟兄端上菜来，众人喝酒，酒至半酣，那位吃饭不给钱的老西又回来啦，他不进屋，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叉着腰，大声说道：“山西人吃饭没有钱给，幸亏遇见晚生下辈来；要不是遇见晚生下辈，真惹不了这不是东西的跑堂呢啊！这个饭馆子真可恶，吃完了饭非要钱不可。”屋中

的饭座方才吃饭还有没走的，闻听老西之言，俱都一怔，莫不以为新鲜，吃完了饭没钱，人家给他候帐，连一句承情的话都没说，反回来转骂街了，人家倒成了他的晚生下辈啦，世界之上焉有此理？金头虎贾明，没有枣的树，他还要打他三竿子，一听老西口出此言，狗蝇眼一瞪，提小包裹站起来，就奔老西而来，口中说道：“穷老西你要跑，你不算好汉子，饶候了你的饭钱，我们候成了你的晚生下辈啦？我是你爷爷！小子，追上你我要不撞你个老王八羔子，我就不姓贾。”老西在前，并不还言，向东紧跑，金头虎在后紧追。单说饭馆子里众人，银龙见金头虎追下老西去了，叫道：“三哥！贾明不知轻重，倘若闹出是非来，如何是好？我看这位老头有点来历，咱们赶紧跟下去看看。”黄三太点头称善，各提起自己的小包裹，黄三太由腰中摸出来有二两多银子，放在桌子上，遂说道：“这是我和那个老西的饭钱，剩下是酒钱。”跑堂的见钱有余，非常欢喜，遂说道：“谢谢众位。”黄三太等出了饭馆，就见老西进了东西的一条胡同，有个大门朝北，门楼向里吞着，山西人用手指点，说道：“就在这个宅子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晚生下辈小孩哪里去找？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”老头说完了此话，遂向北走。书中代言，此宅坐北向南，宅子左右东西各有一条胡同，由东边胡同进去，走到宅子后有一段大墙，顺着大墙，可以由西边胡同出来。黄三太此时也进了胡同啦，老西说的话也听见了，大众赶奔近前，一看大门外边，有一个字柬，大红纸写的黑字，上书告白：“四方亲友得知，本宅发卖二刃双锋宝剑，龙头杆棒。”贾明听萧银龙一念字柬，说道：“咱们砸开大门，见一个宰一个！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别唐突，也得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。咱们先找着老头，问其究竟，咱们打听明白了，这个老头话里有话。”方才老头进的是东边胡同，众人由宅子右边的胡同追进去的，绕了一个大弯儿，由左边胡同出来，老头踪影皆无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贾爷别着急，咱先到胡同外找一个清静地方，咱们也商议商议再说。”五个人推着贾爷出了胡同，够奔东村口，六位小弟兄出胡同的时候，由大门里出来一人，探头探脑的观看，只见五个人，可没看见贾明，皆因为众人推着贾明，故此未及看见贾明。

众人出了胡同，奔村口而来，出了方家集东村口，东北有一片大树林，六位英雄进树林一看，蒿草蓬松，有些石人石马，不少的大塚。书中代言，乃是宦家的坟地，年久失修。列位，大明朝亡国的时候，殉难的忠臣死了不少，皆因为闯王造反，杀进北京。崇祯并非无道之君，崇祯见大势已去，杀了太子与皇姑，逼国母跳了御花园之井，崇祯爷哭的两目流血，逃到煤山上，自缢殉了国难。彼时一般文武大臣，多有殉难者，总镇周遇吉为国殉难，老太夫人跳入火中焚死，一家老少无一独生者，此坟塚乃是为国殉难之臣。这大的一座坟茔，蒿草蓬松，现出一种荒凉景况。弟兄六位进了坟地，席地而坐，萧银龙说道：“贾五哥要打进宅院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岂有此理？这位山西人必有来历，咱们不知其所以。贾五哥在一路之上，住店吃饭，大叫小怪，拿老头，找杆棒，难免被人听去。比如说此山西人，与咱们镖行之人若是有仇恨者，他用一文钱买一红纸帖，写了一张告白，暗中贴在那家大门旁边，然后他见咱们在饭馆吃饭，用智将咱们引到那家，你就乱杀乱砸？断无此理。那么一来，岂不上了当吗？做官的拿贼，还得有真凭实据呢。咱们这么办，我先到庄内打探打探，撒谎瞒不了当乡人，打探打探他这家是干什么的，等至夜晚咱们哥六个暗探他的宅院。”萧银龙语毕，遂将小包裹递给杨香五，再进方家集东村口。此时已经太阳平西啦，萧银龙来到这条胡同，迈步量胡

同的尺寸，一丈二尺宽的大胡同，新盖的砖瓦房，坐南斜对过有一个清水脊的门楼，门前站着一位白胡子老者。银龙走到老者近前，控背躬身，说道：“这位老大爷，借问你哪，对过这一家宅院是那一家？”老者说道：“少壮士爷问他作甚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方才进了东边那个胡同，绕了一个圈又出来啦，我看着这家的房子，有点盖的新鲜，故此打探。”老者上下一打量银龙，说道：“此家与我是本族，人称铁戟将方成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为何称铁戟将呢？莫非说是恶霸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非也。在他先君在世之时，家道殷实，可称本村的首户。他先君又是一位武举，教他习学武术，他下了几次场，功名未就，然后回家练习武工，专使一条画杆镗铁戟。虽然功名未就，这条戟他真学成啦，有千人之敌，人送他一个外号，叫铁戟将方成。”银龙笑嘻嘻的问道：“老大爷，他家里指何为生呢？”老者说道：“开镖局子为业。”银龙闻听此言，杏子眼一转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胜三大爷，这三年未回镖局，我们小弟兄山南海北作买卖，大凡开镖局的，没有我们不知道的，怎么没听有这么一位铁戟将方成呢？”萧银龙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老大爷，他家出入俱都是何如人呢？”老头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访事员吧，为什么问的这样详细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跟你闲谈，我看老大爷你很爱谈的。”萧银龙又和气，又笑嘻嘻的，老大爷长，老大爷短，老头也非常的爱惜于他，遂说道：“他家出入之人，似你这宗打扮的甚多，六楞四楞的帽子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外罩大氅。”银龙说道：“老大爷，我是爱说闲话，他家里都有什么举动，你是本族，必然知道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还是访事员哪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不是，老大爷。我是最好闲谈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他家里每逢三更半夜，常有赶集的大车来，车上包裹箱子，铺盖行李，住宅里卸。谁要打探他是哪儿来的，便说是由镖局子拉来的。”萧银龙一听，心中早已明白，暗中说道：“我们家三辈子保镖，我先祖及我父亲，到我这儿又是保镖，正三辈，向来没有用大车往家里拉过东西，这明明是坐地分脏了。”萧银龙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老大爷，多打搅啦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也好问，我也好说。”萧银龙一乐，又向老头鞠了一躬，遂说道：“改日再见。”遂出了胡同，仍然够奔树林而来，见了五位兄长，将适才所遇之事谈了一遍，黄三太说道：“这位山西人实有来历，明明此家是坐地分脏的巨寇了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亮家伙拿贼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，你又来了疯劲啦，咱们管不着人家坐地分脏。咱们先在此处休息休息，候到二更来天，咱们暗探方成的宅院，若有老道师徒，必有杆棒、宝刃，那时节咱们再伸手拿贼。”三太道：“六弟说的有理，咱们先散开了，三位两位的休息，别叫外人看见树林子里有人。”于是六位遂分散开了，将小包裹放在就地，靠着大树休息。此时天光不过掌灯之时，众人各自坐在小包裹上休息，闭目合睛养神，单等二更多天，夜探铁戟将方成宅院。二更已过，银龙将杨香五叫起，六位聚在一处，将大衣服俱都脱去，包了两个包袱，萧银龙找了一棵枝叶茂盛的树，挂在树上，然后画好暗迹。萧银龙叫道：“贾五哥！坐地分脏的贼，可都有几年的苦工夫，咱们不知他手下窝藏多少大案贼，到方家集铁戟方成的宅院，你可别大呼小叫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五个人保着我的驾，前头三位，后头两位，我在当中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五哥别玩笑，最好到了方成的宅院，你要多加谨慎。”语毕，六位站起身形，够奔方家集而来。

到了方成的住所，六位先进大胡同，然后再进东边小胡同，绕到宅后上了房，蹿房越脊，够奔三道院，北房五间大厅，盖的形式特别，大厅前六棵

明柱，前出廊檐，后出厦子，当院一座天棚，天棚下一对大纱灯，昏暗不明，地下是三合土砸的，大厅里面灯烛辉煌，点着五七盏蜡灯。六位在南配房瓦笼蔽住身躯，六位英雄仔细一看，大厅里面摆着一桌酒席，北面坐着俩人，正北东边上垂手，坐着的贼首老道七星真人，道冠向右边挽着，身形歪坐着，可是偏右，腮帮子上贴着膏药。老道说道：“方寨主，贫道来到杭州，无有立足落脚之地，多蒙方寨主念绿林道的义气，收留我师徒。贫道与你大师兄林士佩寨主，我们乃是至交，肩不离背，背不离肩，这几年无一刻之离。像你大师兄，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，由打天下群英会，被胜英师弟蒋伯芳打了一棍，立刻起一道紫岭，贫道用碗接的血，莲花湖总辖寨主给用匕首刀开的，当时你未在场，真叫人不忍卒视。群英会散后，令师兄投奔杭州碧霞山，胜英的羽党又追到碧霞山，林寨主棍伤未愈，又被姓蒋的重棍打了一下，林寨主一怒，气走了，如今三载之久，未与贫道晤面。我师徒逃在杭州府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穷途暮景，蒙寨主不弃，收留我师徒。贫道所用的药不多了，昨天拟寻找材料配一付药，胜英又和他党羽赶到杭州，昨天我正在办事的时候，老胜英在院中喊叫，我与老胜英动手，被他将贫道的道冠削落，削伤头上肉皮，又一镖打在臀部，又一镖将我右腿打伤。胜英的党羽老的少的，我都认识，惟独又添了一个矧子，我不认得，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际。贫道带伤逃走，矧子在后面紧紧跟随，幸天不绝人，面前遇一道江汉子，贫道下水逃跑，才得脱险。胜英的余党甚众，寻拿贫道，犹如压沙求油，钻木取火。我由胜英家中得了一口宝刃，我无以为报寨主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将宝刃奉送于寨主，请寨主观看。”宝剑在酒席筵前大众观看，恶道站起身形，去到大厅东暗间，三太等注目一看，正是聋哑仙师诸葛道爷的宝刃。老道由东暗间将宝剑取来，在大厅之内酒席筵前，一按绷簧，嘎叭一响，大厅之内，霞光万道。此时老道是站立在东面，将宝剑递与坐地分赃的铁戟将方成道：“方施主，剑并不是胜英之物，乃是他的师兄诸葛山真之物，此剑诸葛山真佩带多年。”方成接过宝刃，用手指一敲，呛啾啾带出一种钢音来。六位英雄注视方成，此人头戴青缎色随风倒壮帽，青绉绸大氅，青绸子短靠，扎绸英雄带，背后十字绊，年在二十三、四，身材五尺有余，黑脸面，五官端正，黑中透亮。列位，人的俊美不一，并非白脸人就好看，有黑中透俊的。在他背后有一个兵刃架子，兵刃架子上插着一杆镔铁方天画戟。萧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，这就是铁戟将方成。”又看八仙桌西面坐着两家贼寇，方成先递与西面头一位，说道：“吕贤弟，你先看看削金断玉宝剑。”此人伸手接剑，六位小英雄在南房上观看，此人身高七尺，面似紫羊肝，一脸疙疸，背后背着一对竹节钢鞭，茶碗口粗细，将宝剑观看一遍说道：“无怪乎诸葛山真成名。”语毕，遂将宝刃递与下首之人，叫道：“汪贤弟你看看。”此人面似熟蟹盖，像貌凶恶非常，在背后插着一条浑铁大棍，有小茶碗口粗细，黄三太等一看，这条棍比蒋五爷那条棍粗一半还多。此人又递与那下首之贼，并不是别人，正是非处女即妇人，采花杀命万恶滔天的恶贼张德寿。方成问道：“道友，老胜英的党羽，本领高的都是什么人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无量佛！胜英的左膀右臂，就是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，红莲罗汉弼昆長老。这一僧一道，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好花绿叶扶着，还有镇三江萧杰萧三侠，九头狮子孟铠孟二侠。有两棵台柱子，一条铁棍打遍天下，姓蒋名伯芳；又有一个大脑袋是剑客，现在八十多岁啦，人称镇三山夏侯商元。还有两个与绿林道为仇作对的弟兄二人，一个是欧阳天佐，一个欧阳天

佑。前三年萧金台盗万寿灯，就是大蛮子所为，他弟兄惯讲偷窃取有名的人物。前三年群英会他盗万寿灯，那万寿灯在铁箱子之内，封皮封着，锁头锁着，闵老寨主的徒弟在箱子盖上坐着，不准用熏香蒙汗药，这三间放万寿灯的屋子，外边铜铁网罩着，屋中墙上有护墙板，窗户有护窗青石板，青石板方砖铺地，房顶上网下有金皮子钢铸的铃铛，网下金铃铛未响，屋中一切未动，窗户未开，蛮子将灯盗出，镇住天下的群雄。再说还有神刀将李刚、贾斌久、屠老大屠粲。跟胜英换命的人不可胜数，这些人都有惊人的本领。惟有几个小孩子仗势欺人，头一个就是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，并没有多大本领，专仗胜英的名誉，欺压绿林；还有一个瘦小枯干损的不长肉啦，名叫小毛遂杨香五；有一个品貌俊美的小孩子，大概不是好人，名叫凤凰张七张茂龙；又有一个红旗李煜。最万恶的短命鬼叫塞北观音萧银龙，小冤家惯用短刀药酒、蜜饯砒霜，他要向我们绿林道若是一笑，我们绿林道倒霉三年。前三年赴萧金台之会，闵老寨主的徒弟赵仁、赵义都死在小冤家之手。太仓州的老朋友秦义龙，你没见过面，你也有一个耳闻，这位老朋友也死在短命鬼的手里啦。”金头虎低声叫道：“黄三哥，你们五个都被他骂了，就是不骂我。”此时就听老道说道：“方爷，还有一个没着的孩子，家门无德，装疯卖傻，他要打仗，茶壶夜壶当兵刃。要在庙里打仗，香炉简直乱飞。”金头虎一听，低声骂道：“好一个杂毛老道，你是我的孙子！你大骂，我小骂。”方成叫道：“道友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坦然在我这里住着，胜英之党羽别位我不认识，黄三太是浙江绍兴府结义村的人，他的天伦，是大明家的守备，我先君是武学，他父与我父是同科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们两下里还有来往。小儿黄三太家中就是有俩钱，仗赖老胜英欺压绿林道，小儿不来还在罢了，他要来到了，一打听有铁戟将方成，小儿就得魂飞魄散，小儿就得闻名丧胆！我叫小儿三太站着死，他不能坐着亡。方某也不是说句大话，这柄画杆戟莫遇上敌手，三太小儿要来了，别说本寨主骂他掩耳盗铃。”

黄三太性情暴烈，同着五位拜兄弟，听方成口口声声直骂黄三太，当着朋友，实在有一点吃不下去，三太不由的两太阳冒火，七窍生烟！英雄忍耐不住，左手一扶阴阳瓦，站起身形，抖丹田一声呐喊：“好一个坐地分赃小毛贼！不要暗地骂人，三太黄爷在此！”一纵身躯纵下南房，萧银龙伸手一把未曾揪住，黄三太已纵上南房，只见大厅里面当时灯烛熄灭，就剩了外边天棚下一杆大纱灯了。大厅的灯光一灭，显着外面天棚下的纱灯就亮了，方成忙将大氅脱去，一提画杆戟纵出大厅，众群贼明亮亮的兵刃，随后俱都纵出。方成叫道：“众位朋友！谁可也不许动手，来个三二十保镖的，我自己捉。”工夫不见甚大，老道背定七口宝剑，怀抱宝刃；使鞭的贼人背定竹节钢鞭，有茶碗口粗细；使混铁棍之贼，手提混铁大棍，茶碗口粗细；恶贼张德寿怀抱戟叉皮；伺候酒饭的，俱都是小贼，也各执七节鞭、手叉子、齐眉棍、单壳等，在廊檐下一站。方成一抖画杆戟，叫道：“小儿黄三太！吃了熊心豹胆，你还要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吗？不如趁早束手被擒！”借纱灯观看黄三太，黄白脸面，古铜色壮帽，古铜色短靠，细腰乍背，双肩抱拢，五官端正，明煌煌掌中一口朴刀，尖长背厚刃飞薄，夹钢打造。方成的戟，一寸长，一寸强，颤戟奔三太咽喉便刺，黄三太见戟来的势猛，三太向旁一闪，刀横着由戟底下拦腰一刀，贼人的戟向下一砸黄三太的刀，黄三太闪身形抽刀，二人刀戟并举，就见画杆戟雅似蛟龙出水，乌鳞翻身，三太的朴刀闪砍劈刹，缠头裹脑。黄三太在镖局子当了三年多掌柜的，竭力研究武学，

学的刀法精奇。南房上塞北观音一看，方成的戟太重，恐怕黄三太有失，遂叫道：“杨香五！他既口出大言，咱们再下去一位。”杨香五道说：“我下去。”杨香五一飘身纵下南房，一声呐喊：“小毛贼休要逞能，小毛遂杨香五来了！”杨香五身量矮小，跳起来就给方成一匕首刀，方成的戟向外一裹，此时黄三太的刀照方成肩头便砍，方成是单戟向外绷双刀，一条戟吞吐撒放，二位英雄不能取胜。张茂龙一抖亮银锤，口中叫道：“毛贼方成休要逞能，凤凰张七张茂龙在此！”方成独战三位，李煜又飘身下来，叫道：“贼人你是贤愚不分，李二爷来啦！”四位战方成，方成并无惧色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萧银龙，你也该下去啦！”萧银龙说：“你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算数，群贼这时他们虽不能动手，一会儿可就都动手啦。那个使铁棍的，我看见他，我就害怕，我是不敢上。”萧银龙一飘身也纵下南房，口中叫道：“方成毛贼！你是贤愚不分，助纣为虐。少爷萧银龙在此！”亮双笔扑奔近前。方成虽然泉勇，五位英雄的武学也不弱，一条戟左右盘旋，独战弟兄五位。戟乃百兵之祖，方成这条戟蛟龙出水、乌鳞翻身，虽然五位拿不住他，他也赢不了这五位。单戟横栏竖架，工夫不大，黑脸面热汗直流。正在鏖战之间，恶道抱着宝刃，念无量佛：“黄三太是胜英的眼，胜英在杭州呢。莲花峪、萧金台、萧玉台，杭州的碧霞山，全都被胜英打破，方施主你我走吧。”方成闻听恶道之言，画杆戟一晃，众英雄向两旁一闪，方成纵出圈子去向东北一拐，出月亮门，前头恶道，后头方成。三太叫道：“众弟兄，追！”萧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！他这一走，未必非计。廊檐下二十多位贼人，俱都没动手呢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贼人抱着宝刃逃走，分明是龙潭虎穴，也得追下去。”银龙说：“要追贼人，咱俩在前，香五、茂龙、李煜在后，可要跟紧了。”五位英雄这才向下追赶，方追出月亮门，贼人向北去，六尺宽阔石铺地的甬路，用脚一踩，纹丝不动，由南向北追去，就见恶道与方成俱都转入绿阴阴翠竹林内。五位追到离翠竹林切近，就听翠竹林内梆梆一阵梆子响，那翠竹林里面有条小道，由翠竹林闯出来十二位人来，东边一排六位，西边一排六位，前边三个人抱着弩匣，后边三个人掌中搭箭，六尺宽的江石子甬路，东西两旁俱都是三合土砸的板平的便道，梆子一响乱弩乱箭齐发。由正北向南的时候，净走的是六尺宽的江石子甬路，六位英雄探方成的宅院，就是金头虎有金钟罩，他并没下来追，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！咱们俩向西纵，后边的向东纵。”萧银龙头一位纵上便道，向下一沉，脚尖一较劲更向下沉，黄三太再纵上便道，两个人分量重，向下沉的更快。萧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！扔家伙！二人各把家伙一抛，一拢自己腿腕子，元宝式坠落陷坑。到坑有一丈三四尺深，坑底下铺的石灰，二人下去一砸石灰，俱各迷了眼睛。东边的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，也落于坑中。陷坑做的精巧，别说是黑夜，就是白天也看不出来。老道叫道：“方爷你看看，这够多省事！快叫弓箭手用大杆子向上搭。”弓箭手取过了钩杆子搭上来，老道说道：“众位辛苦点，不用找扛子啦，每位扛一个就行啦。”弓箭手将五位扛起来，一个人拿着五位的家伙，够奔大厅。来到天棚下，将五位横躺竖卧，向地下一抛，老道与弓箭手，将五个人身上俱都搜了，又将五位头巾绢帕撤去，火折、火扇子、飞抓暗器俱都取下来。书中代言：白天金头虎要打进宅院之时，有人出来看见五个人了，遂回奔本院告诉了老道七星真人与铁戟将方成，老道闻听说道：“这五个我都认得，乃是无能之辈，他们今夜必来，贫道略施小计，叫他们这五个小冤家，一个也走不了。”贾明在前，五个人在后头拥着，出来的那个贼人，

未曾看见金头虎，故此报告的是五位。老道与方成计议妥善，夜晚摆酒取出宝刃，叫大众观看，方成口口声声，单骂黄三太，为的是将三太等激下来，好擒他们。老道抱着宝剑一跑，萧银龙知道是计，黄三太也明明知道是计，无奈千山万水来到杭州，寻找的是恶道与宝剑，今见了宝刃，眼看着恶道欲走，岂能舍的了呢？

这五位中了计，搭到前院天棚下，将身上东西俱都搜清，恶道向方成说道：“方寨主，这五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置？”方成说道：“我这个宅院子向来没伤过人命，弟兄们做买卖俱都是出去五十里之外，咱们将这五个抬到远处，一刀一个。”老道说道：“胜英是现在杭州，这五个人倘若走一个，被胜英知晓，你想想你这座宅院，比碧霞山、莲花峪、萧金台如何？倘若往外面抬这几个，再被胜英余党瞥见，你这座宅院，是片瓦不能留。”方成闻听，说道：“依道爷之见，打算如何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我意欲将这五个人，在大厅前明柱上一绑，俱都开膛摘心，我们重整杯盘。我现在带伤几处，流了不少的血液，中气大亏，那有钱之家服补益之药，多用参茸，殊不知人心这宗东西，比什么补剂都力大，人参鹿茸的火最大不过。”方成一听恶道之言，有点耳软心活，遂说道：“全凭道爷办理。”恶道说道：“这是胜英得意门生，先将三太捆在明柱之上。”毛贼将三太捆好，大厅前六棵明柱，将三太捆在东边第一棵明柱之上，第二棵明柱是杨香五，第三棵明柱萧银龙，第四棵明柱张茂龙，第五棵明柱李煜，恶道俱都将众人发髻分开，拴在上边，两条腿用绳捆在下边，旁边是众人的衣帽抛了一地。恶道将众人捆在明柱之上，口念无量佛：“你们来了五个，这是六棵明柱。”贾明在房上，伸出大拇指来放在嘴里含着，心中暗道：“小子，这还有一位呢。”不表金头虎未敢下来，幸免于难；单说恶道派人预备净水盆一个，大水桶两个，一把牛耳尖刀，恶道手执牛耳尖刀，来到三太近前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三太小儿，你也有今日吗？”正在此时，过来一个贼人，名叫李二横子，说道：“道爷，这点小事，还用你老人家动手？交给我吧？”恶道闻听，说道：“贫道这两日精神不足，力气亏损，贫道这是吓唬吓唬小儿三太。”黄三太厉声说道：“古城村没将你活埋了，叫你多活几日。黄三爷岂惧死哉，你是报应还没来到呢，你还不定怎死呢。摘心开膛，任尔所为，何必吓唬？”李二横子拦过刀来，王老二在旁边提着油布给李二横子挡着前身，为的是血迹不溅在身上。恶道在旁，告诉李二横子开膛摘心之法：“将心摘下之时，将心放在凉水盆中，将心浸白了，切成薄片，预备葱姜蒜花椒大料，葱要切的一寸来长，多加香油煎炒，再防备人心向外跳，活人心切成片也向锅外跳。”恶道在一旁滔滔不断，指示做人心汤之法，李二横子、王老二二人，将一切东西预备齐整，凉水盆端到黄三太跟前，李二横子手执钢刀，王老二手拿小钩子、小剪子，李二横子左手点着三太的胸口窝，右手的刀照定三太肚脐下，就听噗的一声，死尸翻身栽倒，不知黄三太性命如何，群贼一阵大哗。列位，黄三太在明柱上捆着，何以翻身栽倒呢？原来李二横正要下手的时候，没防备东房上还有一个讨厌鬼金头虎贾明呢，贾明在东房上揭下两块砖来，取出腰间的飞抓，将绒绳割一二尺长一块，十字花儿将砖捆在一处，李二横子方要向三太肚脐里扎的时候，金头虎抡起砖来，照定李二横子太阳穴砸去，这一砖不偏不倚，正打在李二横子太阳穴之上，只见万朵桃花开，脑髓皆崩，死尸翻身栽倒尘埃。抛砖这宗工夫，乃是傻小子惯技，自幼儿专学抛砖扔瓦，真比打镖都准。这一砖救了黄三太一条性命。群贼一阵大哗，方成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金头

虎在房上答道：“我！小子。”赵老道叫道：“方寨主！我没说在后头，你看怎样？”方成说道：“抛砖砍瓦之辈，还有什么本领？待我拿他了。”说着将大衣脱下，手提镔铁戟，来到天棚下。金头虎方才看见方成战三太等，金头虎知道方成的武学高强，金头虎比猴还灵，心中暗说：“我一跑，他们不能杀我这五位弟兄，这是他们作贼的规矩。”方成奔东厅房而来，金头虎蹿房越脊向北而逃，逃在方成院后有一道横墙，一丈来高，金头虎纵身形上了大墙，向墙外一看，是一片青草芦苇，深可没人，一望无际，金头虎跳下大墙，进了苇塘，趴在里面，连大气都不出。方成跟踪纵在大墙上，举目了望，傻英雄踪影皆无，方成明知是进了苇塘啦，方成心中愤恨，知道是苇塘里面，砖头瓦块很多。书中暗表，是一片旱苇塘，这块苇塘二里来的地，是方家公众的，这家三分，那家五分，共合是二里来地长，有江洋大盗给方成出主意，由大厅挖下地道，通连旱苇塘子，在旱苇塘子之内，放了些茶碗大的砖头石块，这本是有作用，方成是江洋大盗，防患未然起见，倘若破了案，不是官人的敌手，由地道跑入苇塘，里面砖石瓦块，为的是打敌人的，这一来不要紧，给贾明预备啦。贾明跑到到苇里面，塘下一摸，完全是蹲碗饭碗大的石块儿，大声都不敢出，拿起两块石头来，在里面净等贼人追进来，他好抛石头。方成两条腿骑在大墙上向苇塘中观看，明知道金头虎进了苇塘子啦，他不敢进去，方才贾明砸李二横子，方成看的明白，砖抛的太准啦，倘若进去，必被人家暗算。方成骑在墙上喊道：“抛砖砍瓦，钻苇塘子，不算英雄好汉；是好汉你出来，与方某战上几百合！”贾明在苇塘之中，心中暗道：“我不是你的敌手。”方成见敌人不出来，遂又说道：“方某饶尔不死，我去也。”金头虎在苇塘之中看的真切，方成下了大墙，金头虎自说道：“我是屈死鬼，我跟上你啦。”金头虎由苇塘里面出来，又来到三道大院，蔽在东厢房后坡。恶道问方寨主道：“可曾将敌人拿住？”方成说道：“此人没有品格，进入苇塘啦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此人没品行，先将这五位开完膛，然后拿他。大肚子，罗圈腿，跑不了他。”方成说：“全凭道爷处治。”老道问道：“哪位动手？”别人都不敢言语，王老二自告奋勇，叫道：“道爷，我办此事！”拿起刀来，将油布围在下身，方要下手，就听东厢房上有人说话：“小子，砖又下去啦！”王老二抛刃喊道：“我不开膛啦！”方成闻听，不由的大怒，说道：“本寨主饶尔不死，你三番五次搅闹。”说着话又将大衣脱下，一抖画杆戟，纵上东厢房，金头虎是轻车熟路，蹿房越脊，仍然够奔那片旱苇塘而去。方成骑着大墙，说道：“你无品格，方某去也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还跟着你。”方成来到大厅，叫道：“道友！我虽然在绿林道年浅，常听有人讲究，若是三个拿着两个，无论如何，不能杀害，必须全拿着一块杀。这五个不能杀啦，必须将那人捉住，一同杀害，那才算不违绿林道的亲友呢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方爷言之有理。捉拿此人不难，此人罗圈腿，大肚子，跑的不快，四面将他围住，方爷你本领高强，你在东面，贫道把住北面，双鞭将吕爷把住南面，铁棍将汪爷把住西面。拿住他不能开膛，先破了他的金钟罩，挖他的眼睛，断去他的十指，一片一片刺他的肉。这东西最可恨不过，绿林道的朋友，不知道他害了多少。”

金头虎在东厢房上听的真切，心中暗道：“四面围住我，我受不了，我先跑吧。”蹿房越脊，原路够奔苇塘。背后并没有人追他，顺着大墙有一条小道，向东跑去，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贾明进了树林子，坐在就地，喘息了半天，定了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宦家坟地，站起身形，来回的踱来踱去，自己

心中思索：“黄三太等俱都被贼人拿住，我们是磕头弟兄，又是老交情，若是我独自逃走回到家中，我父亲要问我外面的事情，我若说了实话，我们六个人乃是一同出来的，他们五个人被人家拿住，俱都杀啦，单独我一人回家去，我的天伦焉能饶我？要是不家去，见了我和尚师傅与胜三大爷，这件事完全说不出去。”金头虎思索至此，自己一晃冲天杵，自说道：“此事总得报仇。”又一想：“打不过人家，若要将我捉住，也是一块儿开膛挨刀。”金头虎在坟地内自己来回寻思，万绪萦怀，忽然想起家来，不由的一阵酸心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倘若真回方家集与贼人动手，必然被人家拿住，绝无生理。贾明将牙一咬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父母的遗体，岂容贼人碎尸万断？倒不若自己行了拙志，落一个尸体完全。”抬头向东北一看，一道大河，离坟地不远，贾明说道：“倒不如跳河，落一个整尸吧。”方要去投河，自己一想：我会水，跳下去我要是不喝水，还不能就死；要不然撞死在树上吧，我有油锤冠顶的工夫，刀剁斧砍都不怕，撞晕了就不撞啦。有什么高人，能给我出一个好主意，死的又舒服，又落整尸首，又没有这么一个人。有了有了，莫若上吊吧，只要吊在树上，再想摘套，胳膊也抬不起去啦。贾明将心一横，摸出来飞抓绒绳，寻找歪脖树，找了半天也没有，连一棵歪脖树都找不着。“得啦，就这棵小树吧。”一抖绒绳搭在树枝之上，系好了套儿，自己捋了捋说道：“真结实，行啦。”面对小树说道：“你就是我的孝子贤孙。”贾明死志一生，叫了一声：“娘啊！见不着啦。爹呀！见不着啦。兄弟姐妹，永远不能见了。黄三哥，你们死活，我还不知，我先走一步吧，咱们弟兄生也在一处，死也在一处，鬼门关上相逢见面吧。”贾明语至此泪如雨下，颈子向套里一伸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背后有人叫道：“明儿！就是这样能为？专会上吊呀？”金头虎一抬头，说道：“我可没上吊，都知道我好玩笑。”用手一抹眼泪道：“是哪位呀？”一看此人掌中一条白素素的盘龙棍，贾明不由的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五叔哇！”蒋五爷答道：“正是蒋伯芳。”金头虎欢喜的不知东南西北了，说道：“真是傻小子有造化，五叔你打哪儿来呀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头一拨胜三哥，第二拨你们六位，第三拨就是我。由郑州起身，沿路之上，庵观寺院，找寻恶道师徒，及胜三哥你们小弟兄六位，直至杭州府我并未见着一个人影儿。一天晚晌住在小王村，一个单间屋子，原来是一个小店，我独自一人闷闷不乐，早早安眠，朦胧之际，忽听敲门的声音不大，我是合衣而卧，提棍出来，并无一人，我回到屋中仍然安眠，方入梦乡，又有拍门的声音，我又抡棍而出，仍不见人，我纵身形上屋向四外一看，有一道黑影，奔此方而来，脚程很快，跟至此处，那道黑影踪影不见，正遇你在此痛哭。”贾明叫道：“蒋五叔，你不知道我好玩笑吗？拍门是我，头一回你出来，我就向这儿跑，你没追，第二回你才追我，我将你引到这儿来啦。”五爷说道：“三里多地，我怎么没追上你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平日他们都说我脚程太慢，这几年我净练脚程啦。”蒋五爷定睛一看，贾明眼泪还没干呢，遂说道：“我会追不上你？对不对。你说实话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五叔，干啦，三太、杨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银龙，他们五个人都在前面方家集被人家拿住啦，眼看着要开膛摘心，恶道师徒的计划，要炒心片，熬人心汤。”蒋五爷问道：“他们何以到方家集被获遭擒？”贾明遂说：“白天在饭馆吃饭，山西人吃饭没钱，黄三太候饭账，山西人骂街，我们追那山西人，追到方家集有一条大胡同，那老西一进胡同，就不见了，我们看见有一家门口，贴着红柬帖，

上书‘发卖二刃双锋宝剑，龙头杆棒’。我们夜探方宅，他们五个人被人家拿住，恶道要开膛摘心。”蒋五爷闻听，口中叫道：“明儿引路，方家集去救三太五人。”贾明在前，蒋五爷在后，仍由原路而来。来到大墙根下，贾明问道：“五叔，我师傅老和尚是你什么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那是我师兄啊。”贾明又问道：“我父亲呢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那是我七哥呀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是我什么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你不用多烦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没有别的事，侄儿方才被人家追了好几个跑，这回你得给我找找场面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得听我招呼，你先到东厢房隐住身形，将棍放在瓦垄之内，我先下去与贼人答言，我招呼你时，你可当时就得下去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可别走了，你要一走，他们就将我宰啦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不要耽误时候啦。”

贾明来到东厢房，蒋五爷伏在后坡，亮银盘龙棍顺在瓦垄之内，贾明故意踩碎了房上的瓦，大声喊道：“好一个坐地分赃之贼！要害我三哥？大英雄贾明来也！”老道说道：“方寨主多要留神，这小子可不敢如此。”方成笑道：“道爷太以长他人的威风了。”金头虎跳下东房，方成合着镔铁戟，贾明说道：“小毛贼如知时务，献出老道师徒，跪倒叫金头虎三声爷爷，我能饶尔不死；要动上手，大英雄收招不住，毛贼你有性命之忧。”方成说道：“你可别跑，你品行不端，方才追你几个跑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小毛贼，方才大英雄耍笑你，你也没拿耳朵摸摸，咱们爸爸明清八义钻云太保贾七爷，我师傅红莲罗汉弼昆长老，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，摘七星换北斗，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呼风唤雨，外有七十二变。咱俩画个圈，单打独斗，谁要出圈，便是狗熊。我用一字杵画圈。”说着画了一个圈，有两间屋子大。方成说道：“你紧自不动手，寨主爷可要用戟扎你了。”贾明道：“毛贼你提住气，我得念咒。”金头虎遂脸朝上，先痰嗽两声，口中念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三大爷何在？”恶道与方成仰面观看，并不见有人。贾明说道：“为何胜爷不来呢？啊啊，年迈啦，七字真言调不来啦，拘一个年轻的吧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蒋五叔何在？”老道闻听，吓了一跳，并不见人，贾明不见蒋五爷下来，老道四顾无人，贾明说道：“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蒋五叔你要不下来，可就没有好听的啦。”蒋五爷闻听，又是气又是笑，站起身形，一声呐喊：“大胆的毛贼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老道念了一声“无量佛，我的佛！”群贼一阵大乱，蒋五爷合棍纵下东厢房，要单棍独斗群贼。恶道乘乱之际回了大厅，将大厅灯光熄灭，一拉张德寿的衣服，爷俩进了东暗间钻于床下，借地道暗暗而逃。方成是蠢材，老道方一来的时候，就以老道为推心置腹之人，方成就将地道告诉了老道，言说官兵困了宅院都不要紧，我大厅东暗间有地道，直通大墙后苇塘。

不表老道师徒暗自逃遁，方成手提画杆戟观看蒋伯芳，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掌中盘龙棍一条，犹如雪霜一般，粗似鸭卵，灯光之下看不见赤线穿双眉，只见俊美少年含着威风，风流才子隐着一团杀气，年在二十来岁。方成耳闻蒋伯芳一条棍纵横十四省，这一见面倒有点不甚相信了，方成虽然是蠢材，心眼儿还算活动，口中叫道：“你就是飞天玉虎蒋伯芳？闻名不如见面，不用本寨主拿你，我派一位朋友，就拿了你啦。”遂回头叫道：“汪寨主！请你捉拿蒋伯芳。”房檐下一家贼寇，手掌混铁大棍，有茶碗粗细，面似熟蟹盖，身高七尺，凶若瘟神，比五爷这条棍粗一小半，长有一丈余。金头虎一看，吓的向东而退，心中说道：“姥姥，这一棍能砸的我入地

三尺。”汪贼向蒋五爷身前来，五爷紧皱双眉，心中暗道：“我打遍天下，未遇见过这样的一条棍。”贼的浑铁棍够上部位，泰山压顶奔蒋五爷头上打去，蒋伯芳遇这种兵刃，都用棍横着搪，蒋五爷一看贼人这条棍比自己的棍重得多，五爷思至此，先闪开了身躯，用盘龙棍向外一绷贼人的棍，就听嘎嘎一声，浑铁棍弯啦，原来这条棍是铁叶包的。金头虎喊道：“小子！你可将我冤苦啦，我要知道你的棍不是真的，咱俩早就滚上啦。”蒋五爷向上一跟步，纵起身形，用了一招野鸡抖翎，横着奔贼人太阳穴打去，就听噗的一声，万朵桃花开，脑髓皆崩，铁棍将汪德兴打死。双鞭将吕达成向上一纵身形，竹节鞭有胳膊粗细，五爷明白八成，这两条鞭必是纸糊的元宝，也是假的，坐地分脏的贼人，拿这俩人当台柱子。五爷纵起身形，够奔贼人顶梁便打，双鞭将吕达成，急忙用双鞭使了一招双插花向上一架，他焉能架得住五爷的盘龙棍？木鞭向下一随，棍着顶梁，鲜血崩流，翻身栽倒。众贼人一看蒋五爷英雄非常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众贼人不约而同，全都暗自逃走，将方成的财物抢掠一空，谁也不肯空手而走。方成坐地分脏三年，来的不善，去的更易，前道院有方成的老家人，大声喊道：“众位怎么一点面子都没有？”恶贼人说道：“将老东西杀了。”老家人见事不好，吓的藏在在一旁去了。你道方成乃是祖遗的家产，虽然自己中兴，产业也有先人不少，不由的眼睛就红啦，一抖镗铁戟奔蒋五爷胸前便刺，蒋五爷一闪身形，用棍一绷，就听呛啷啷一声响，铁戟犹如金鸡乱点头。蒋五爷就势顺风扫败叶一棍，方成的戟向外一绷，遂紧跟着纵起身形，向蒋五爷顶梁便砸，蒋五爷用铁门闩的架式一横，震的方成虎口发酸，这才知道，棍扫十四省的英雄，名不虚传。画杆戟乌龙出水，五爷盘龙棍玉蟒翻身，蒋五爷仍是八八六十四棍，亮银神八棍、达摩传八棍、出手棍八棍、火烧天八棍，前八棍雷风震动，后八棍斗转星还，盘龙棍珍珠点地，抱月棍老君坐禅，护身棍随身乱转，得胜棍妙法无边。黑白二英雄杀成一团，蒋五爷衣白脸白盘龙棍雪白，白的犹如白雪；方成脸黑衣青，画杆镗铁戟漆黑，恰如白虎帅巧遇黑煞神。

金头虎一吐舌头：“人家俩人打仗，我看什么？我还不救人等待何时？救出黄三太等，我就说蒋五叔有勇无谋，净顾打仗不救人啦。”贾明够奔二道院，一看各屋中箱柜俱都大开，贾明心中道：“我净顾看热闹，为什么不弄点金银呢？”由二道院走到头道院，见东房中灯烛之光，进了北暗间，看见一个青布帐子，里面有一个蓝布衣裳襟，贾明伸手向底下一摸，捋住了腿腕子啦，说道：“出来吧，小子。”拉出来一看，乃是一个老者，面黄肌瘦，贾明问道：“小子，你在床底下干甚么？”老家人将众贼人抢夺，自己如何拦阻不住，细说了一遍，又叫道：“办案的老爷，你办的是贼，我是好人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作贼的，被捉住就是好人？能与不法之人当家人，就能抢夺，方成坐地分脏之贼，他们一进门，有好东西你得留下点。”贾明说到这里，喊道：“老头你欲死欲活？你要愿意活，方才明柱上五位保镖的在那里？你同我去，我救出那五位，饶你不死。”老家人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陪你去，现在东院水牢之内放着呢。老奴手眼已迟，我点着一个灯笼去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怕你逃走，我揪着你点灯笼去。”将灯笼点着，二人遂奔东院水牢而去。工夫不大，二人来到了东跨院，满院野草鲜花，南北堆着干柴，东面一座敞棚，南北宽三丈有余，东西长五丈有余，没有门窗户壁。老家人领着贾明道：“小老儿身小力薄，水牢上有盖板，南北一丈二尺长，东西五尺宽，上面盖的是木板，你将木板打开两块，就看见里面了。”贾明

说：“咱有劲，好办。”贾明来到近前一看，两块板早掀开啦。老家人用灯笼一照，贾明低头向下一看，倒下十三层阶台，南北六棵木桩，出水三四尺高，里面是水，用灯笼细照，五位踪影皆无！贾明一翻母狗眼，看见东南角有五棵柏木椿上有铁环子，拴着绳子。金头虎不见了五位弟兄，抽出杵来，照定老家人就是一杵，这一杵挟肩带背，老家人立刻殉命。贾明见老人家身死，心中思索：“五位弟兄一定被贼人所害。方才我只顾看热闹啦，不早来救人，我算什么东西？”越想自己越气，伸出虎掌照着自己脸上就是三个大嘴巴子。正在此时，就见东角、西北角，方成的宅院，忽然火起，后院中火光冲天，烟火交加，贾明的母狗眼被烟熏的辨不出东南西北，金头虎一揉母狗眼说道：“要坏，一会儿将我要烧死方成的宅院里。”忽听北面上有人痰嗽，金头虎一看，有一个人影，就在北面大墙上站着，金头虎纵上大墙那黑影踪迹不见。金头虎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这是救我的神人，又将我引到这段大墙之上，这回我可找着道儿啦。”由墙上纵下来，奔东去的小道，仍然够奔坟地，到在坟地里，金头虎一看方成的宅院火光冲天，金头虎坐在一张石桌之上，就听方家集锣音一片，人声鼎沸，方成的宅院火光达于霄汉，本村乃是一个集场，脚行最多，担水救火。画中代言，俱都是邻居为防患计，各自保护自己的房子，搬运东西，并没人与方成救火。皆因为方成坐地分脏，本族的家长累次劝他，不教他做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方成他不但不知改悔，他还背地里暗派江洋大盗给人家放火抢掠，所以今天方成家里起火，大众都不言而喻，知道他是恶贯满盈啦，谁也不去救火，尽担水保护四邻，看着他的宅院烧完了算完。刹那之间，方成的宅院化为灰烬。

金头虎正在观看，心中说道：“可别把我五叔烧在里面？”金头虎正在思索，忽听西边苇塘之中呼哨乱鸣，就看见苇塘之中出来一家贼寇，此贼极其好认，背后五棵短剑，两棵长剑，斜插一口宝剑，全身八口宝剑，正是恶道七星真人。恶道师徒二人由大厅东暗间下了地道，钻入苇塘，暗看方宅究竟。工夫不大，忽见火光冲天，方知方成宅院已破，恶道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！”张德寿心怀恐惧，叫道：“恩师，倘若有人追来，你向东跑，我向西跑。”师徒二人在苇塘内蹲了多时，见无人追赶，老道遂打呼哨。书中代言，这是方成的招聚贼人的暗号。恶道打了半天的呼哨，并无方成的余党，也没有追赶之人，遂自单身出了苇塘。金头虎一看恶道奔树林而来，自己暗道：“要干，要干，他要一进来，我就得跑。还得别叫他看见，倘若被他看见，我这条小命就算完啦。”贾明钻入石桌底下一伏，大气也不敢喘，恶道进了树林子，单单就坐在贾明钻入石桌底下这长石桌上啦。恶道自己坐在石桌之上，打了一个唉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贫道又连累了方成方寨主，这大一所宅院，一旦之间，化为灰烬。可恼方家集之人，不能救火。”金头虎在桌子底下，心中暗道：“恶道这两条腿在桌子下面，我要一伸手就将他揪住，使劲一抖，将他抖一个筋斗。倘若抖不倒他，我可就干啦。”书中代言，恶道做梦也想不到石桌底下，还有一位坏小子。金头虎思索已毕，冷不防一揪老道的腿腕子，用力一抖，老道这个乐子可大啦，噗咚一声，闹了一个狗啃地，鼻子脸面，俱都擦破。金头虎赶紧打桌子底下钻出来，用磕膝盖一顶腰眼，拢上两条胳膊，掏出恶道腰间的绒绳，将恶道四马倒攒蹄捆上。贾明将老道捆完，一摸老道的兜囊，还有散碎银两，掏完银子，一看斜插柳这口宝剑，正是聋哑仙师之物，金头虎喊了一声：“造化呀！我诸葛大爷的宝物得着啦，这个脸可露大啦。”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，打了一口唉声，遂说道：“可惜

贫道被你这无能之辈所擒，真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真气死我也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贼老道，贾老爷拿你，犹如探囊取物。动手你这样的六个都不成。”恶道嘿嘿冷笑，贾明将道爷的宝剑亮出来，遂说道：“恶道，你无故的跑到古城村，烧我胜三大爷的喜棚，胜奎的小媳妇叫你们用镖也打啦，你平生所为，发卖熏香蒙汗药、盗取童子紫河车，今天是你报应临头，虽千刀万剐也不能偿你之罪。今天我不能一下宰了你，我将你鞋袜脱下来，我先割你脚指头，割完你脚指头，我再割你的手指头，好给被害的人解恨，叫你也受一受。”语毕蹲在尘埃，解老道的腿带。贾明正在解老道的腿带之际，就听后面脑海有金风的声音，贾明要不向上起，必打在脑海上，要起来必打在后背，果然向上一起，正打在后背肩窝之上，噗的一声，趴在就地，当时过来一人，一抬腿踩住贾明。贾明喊道：“小子！别使劲哪，肚子可大，要放爆。”口中喊着，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铁戟将方成。

列位，方成怎么个来由呢？皆因方成正与蒋五爷动手之际，恶贼见自己宅院四外火起，方成无奈何，用戟一绷盘龙棍，纵出圈子外，进了大厅，五爷跟踪追人，不见了方成。方成由大厅进了东暗间，顺着地道跑入苇塘，沉了沉气，由苇塘出来，向这块坟地而来，正赶上贾明喊：“老道！我不一剑宰了你，我将你手足十指俱都割落。”方成奔着声音而来，一看正是贾明蹲在地下解七星真人的腿带呢，方成遂由兜囊之中登出一只镖来，照定贾明后脑海打去，没打着后脑海，正打在后背肩窝之下，贾明当时趴伏在地，方成过去一脚踩住。金头虎一回头见是方成，说道：“我贾明是浑小子，我早将老道宰了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得理不让人呢？这回我算完啦。”恶道念了一声无量佛，“方施主快救贫道。”方成说道：“道友，你师徒真不好交朋友，一见蒋伯芳来到，你们师徒便暗自逃走。你看看我的宅院，已成飞灰了。”老道说道：“礼义出于富户，良心丧于困地。别说是贫道，就是您大师兄镇八方林士佩都惧怕蒋小儿三分。方施主你先将贾明捆上，将宝剑取过来佩带在身上，你再救贫道。虽然家败人亡，还落一口宝刃，虽不能说是价值连城，也可以防身护体。”方成闻听此言，他先将贾明捆上，过去解开老道的绑绳，恶道爬起来擦了擦面上的血痕，仍由方成身上取下宝刃说道：“贫道暂借一用斩仇人。”对贾明说道：“贫道现有宝刃，贾明你有金钟罩，我试试宝刃能破金钟罩不能？”金头虎头朝东脚朝西，恶道面向南，拔出宝刃，将要手起剑落，金头虎说道：“道爷你将我解开，我再抽我自己两个嘴巴子，回头你再捆上宰了我，我好出出我这一辈子浑蛋之气。”老道说道：“那是万万不能，你宰贫道之时，贫道跟你软化来吗？不用费事，转世为人去吧。”金头虎遂大声喊道：“救人哪！恶道在树林内宰人呢！”老道照定贾明唾了一口说道：“你要割贫道十指，贫道有一句哼哈吗？”金头虎大声喊叫，方喊过了第三声，余音未已，惊动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。但是距离稍远，救之不及，看看恶道手起剑落，此人急中生巧，哼了一声，老道一回头，没羽飞蝗石奔老道头上打来，打的还是真重，鲜血直流。老道不知所措抹头便跑，老者喊道：“你哪里走！”方成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老者答道：“你不认识老子啦？”方成举目一看，山西老者由腰中取出一物，一握犹如笔管直，一抖颤巍巍，就听老西说道：“我拿枪打你个猴崽子！”抖手中枪奔头上打来，方成画杆戟一横，岂知此枪会拐弯，正打在脸上，挂了两道血槽。方成用戟一扎老西，老西闪开身形，照定方成软肋便打，方成用戟一拦，此枪一拐弯，软肋上又落了两道血槽。方成没见过这宗兵刃，嗷呀一声，追老道去了。老

西说道：“你哪里跑！一个也跑不了，我拿着驴球的还要宝剑呢。”贾明喊道：“老西大爷！你先别追，先打开我的绑绳，要不然你追一个，回来一个，我就干啦。”老西说道：“真教老子费事。”回来给贾明解着绑绳道：“老子是个骗子不是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不是骗子，你是活菩萨。”老西解开了贾明的绑绳，就见一道黑线追下贼人去了。

金头虎爬起来，抽自己的嘴巴子，打得山响，说道：“何必要割老道十指？放着脸未能露，还栽了筋斗。怎么活的？这么大个子。要不然剑也得回来啦，手起剑落，老道就赶路去啦。浑蛋浑到我这儿算到了头啦，猫咬尿泡瞎欢喜，白拿了一把宝刃，又丢去了，我还在倒了霉的石桌子坐着。这个老者倒是什么人哪？许为神仙吧？”贾明又坐在石桌子上，工夫不大，就听东南有人说话：“快追，奔这里来啦。”金头虎一看五六个人。自己暗中说道：“这必是方成的余党，我一个人不是他们的敌手，莫若我还钻石桌底下去。”金头虎钻到石桌子底下，就听这几个人说：“好快的腿呀，你我弟兄五人在水牢之中，只求一死，不想忽然间两块木板自起，在水牢上面说道：‘你们要闭上眼，我若不救你们，我不是英雄。’咱们一闭眼，可没看见人家怎么进去的。最难的是人家救出咱们来，身上连一点水都没沾，别的本事不用说，大概是由柏木桩上纵到咱们被绑的柏木桩上。人家救咱们的这宗能为都少有，解我发髻之时，脚绷着铁环子，用珍珠倒挂的工夫，我的胳膊在水内，人家未曾下水，解了我的胳膊上的绳，大概是将手伸在水内解的。人家解开我的胳膊绑绳，我才自己蹲下解我足上的绑绳。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我也是这样。”金头虎愈听声音愈近，原来是香五的声音。又听杨香五说道：“咱们哥俩救他们三位，人家走的时候，我可看见啦，由柏木桩子纵到柏木桩子上，到在水牢门的时候，一道黑影就不见啦。等到咱们五个人出来的时候，那道黑影又在苇塘前一晃悠，遂进了苇塘啦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见他在苇塘外面晃悠，我一迫他，地上一个大包裹，将我绊了一个筋斗，我打开包裹一看，原来是咱们五位的头巾、绢帕、衣服、兵刃、暗器。眼见人家奔这坟走下来啦，怎么咱们就找不着呢？此人的腿太快啦。”贾明在桌子底下一听，心中说道：“原来是你们呀。”又听杨香五说道：“在石桌底下看看。”贾明一听要看石桌底下，遂由石桌底下出来，说道：“众位辛苦辛苦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吓我一跳，你钻在这底下做什么？你真没羞，弟兄六人出来寻找贼人，五人被获，你独自逃走，还有脸再见人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五人乃是无用之辈。我并不是贪生怕死，我要是不走，咱六个叫人家都拿住了，当时就都宰啦；我这一走，你们知道我办了多大的事呀？说诳语者不是人，我走后将蒋五叔找了来啦，五叔到方家集棍打群贼，我将方成的老家人擒住，才知道你们在方成后院水牢。此水牢在东敞棚，我进去之时，掀开两块盖板，向下一看，东面八棵柏木桩，西面五棵柏木桩，你们在东南角上捆着。我变了嗓音说道：‘你们闭上眼睛，我要不救你们五位，我不是英雄。’我要是用原来的嗓音，你们不就都知道了吗？我露一手绝艺，我打阶脚石上纵到木桩上，柏木桩一围来粗，是平顶，我打这棵柏木桩，纵到那棵柏木桩，我见萧银龙怪可怜的，先解开萧银龙，然后又解开你的（指杨香五），你们两个人都解下来，你们两个人还不会给他们三个人解开吗？我解开你们二人之后，我遂在水牢外面等候你们。我这个人办事精细，未救你们之先，我先将你们的的东西得到了手，先放在苇塘之中，然后你们追我，我先进了苇塘，取出衣服放在小道当中，为的是绊你们一下子。你们一看是大包裹，你们打开

一看，原来是你们众人的东西，你们穿衣服之时，我在苇塘子里隐藏着呢，等到你们穿完了收拾完了，我才打苇塘子里出来，将你们五个引到此处。磕头吧小子，救命之恩！”黄三太与张茂龙、李煜他们三个人志诚，过来就要谢贾明救命之恩，银龙、香五拦阻说道：“别听他那一套，他向来就没有咱们腿快，进苇塘子里那个人腿有多快呀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好好，不是我，就算不是吧，以后你们要再遇危难，决不救你们就是啦。”三太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若不是贾贤弟，他怎么将救人的情形说的一字不差？设非身临其境，焉能说的前后相符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三哥，你真志诚，咱们方才说话，他在石桌底下都听见啦。”

金头虎正在朦混众人之际，就听苇地西边有人喊道：“王八羔子！贾明你救的是哪个人？”说着话进了树林子，贾明说道：“我没救人，你救的我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这才是救命的恩公呢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也是人家救的，要不然早就躺在此石桌前面不能动啦。”六位英雄向前紧行几步跪在尘埃，说道：“救命恩公请上，受我等一拜。但不知长者何如人也？”山西老者半礼相还道：“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贾明、银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山西人少居逢虎山，兄弟八位，我大拜兄镇九江屠粲；我二拜兄火德真君孔华阳，身入玄门了；我三拜兄神镖将胜英；四拜兄神刀将李刚；我六拜弟是杨香五的天伦登山豹子杨义臣；我七拜弟是贾明的天伦，钻云太保贾七爷；我老盟弟早亡，就是那展翅蝴蝶秦天豹；山西人排行在五，姓华名谦字子阮，号叫美髯公。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？”金头虎喊道：“可不是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，大水冲了王八庙啦。”老西说道：“胡说，龙王庙。”金头虎道：“王八庙与龙王庙相连。”华五爷道：“贾明，吾前者在方宅窃听老道与方成秘语，他们二人有奔建宁府双龙山之意，方成的二师兄金面太岁程士俊，是双龙山的寨主，我虽然没追上他们，他们必上双龙山无疑。你们快去追赶，我去找蒋伯芳蒋老五，再找我联盟弟兄金面韦驮张旺，他们追上你们一路同行。我与张旺把住杭州要路，凡我胜三哥的朋友，我都向双龙山指引。”山西人说罢，一飘髯，一道黑影，踪迹不见。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要不是我的造化，五大爷焉能出世？”六位英雄够奔大坟南面，树林中有香五与银龙二人早放的东西，将两个包裹取下来，大众整理衣襟，将家伙包在小包裹之内。五位英雄小衣服都湿啦，唯有金头虎干净，五位英雄穿好长大衣服，够奔建宁府双龙山。由杭州奔浙江再奔福建，黄三太到浙江时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我有心到家探望老母，又恐在路都得耽误，咱们还是先奔双龙山，倘若为我一人误了大事，我何以对我之恩师？”众人齐声称是，说罢，一齐赶路。

路上无事，非止一日，来到建宁府地界一打听双龙山，有人指引：离双龙山八里，有一座桃柳营，是一个著名的镇店。众人进了镇店西口，向东去，坐南有一家招商旅店，弟兄六位进了店，天也就方到晌午，三太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有跨院没有？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有个西跨院，北房三间，西房两间。”三太道：“我们包租这个西跨院啦，别再住别人。”语毕，交给伙计一锭银子。五位英雄都是武士打扮，店里伙友十分敬重，打了净面汤、漱口水，沏上茶来，跑堂的问道：“六位爷台那行发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们是保镖为业。”跟着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此处离双龙山多远哪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出桃柳营直奔正南七八里地，顺着河沿向东去便是双龙山。顺江沿向西去，有一个水寨叫孟家寨。”三太问道：“此山有山大王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有。”

三太道：“相距只七八里，你们桃柳营不受山大王的影响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达官爷，我们不但不受惊恐，而并且还沾光呢。”三太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离我们这儿三十里五十里，绝没有强抢偷盗之人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若有外来的贼呢？”跑堂说道：“若有外来的绿林道，决不敢在此处作买卖，我们这一方可称夜不闭户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与山大王相好吧？”跑堂的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三太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别理他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这村为何叫桃柳营呢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达官爷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此地专种小柳树，发达的最快，这宗材料，专作权耙农具，专供耕田之用。常听老人说，东海岛国来了一伙人，正在春天，一见此地柳树长的特别的快，给当地人出了一个主意，将柳树皮割开，在里面放入桃树的仁，三年可变成桃树。三年后果然变成桃树，结的桃儿有茶碗大小，因此改为桃柳营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喝完茶，便要参观参观。”跑堂的退出之后，弟兄六位喝完茶，出了店房，说着话，走出桃柳营向南走，果然七八里地外，一片汪洋大江，顺江沿向东，看见一座峻岭高峰，曲曲湾湾，犹如两条龙一般。众英雄观看，山东西两面是江。暗中交代，南面可通台湾的黑水洋。北面山坡下翠柏苍松，这山有三十多丈高，北面修的如同平地一般。书中代言，山坡上要长出树来，便叫木匠锯去；若有土岗，便叫石匠凿去，故尔犹如平地一般。北面山形下宽上窄，山口上斗鸡崖环抱，堆积着石头，有喽卒把守，真有一夫当关万夫难入之势，金钟罩铁布衫也进不去，大石头要由斗鸡崖砸下来，金钟罩也得砸成肉泥。六位小英雄看了多时，实在不能进此山口，萧银龙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看这座山天然险固，真是俗所谓，一夫当关，万夫难入。咱们回店吧。”弟兄六位看完山势，回到大来店，弟兄六位喝了会子茶，然后又随便要了点酒饭，酒菜上齐，此时已到掌灯之后。喝着酒，萧银龙叫道：“五位兄长，咱们探探双龙山，看看老道师徒落在里面没有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什么，弟兄六位？我看是弟兄五位。我不探山，我探寒了心啦。探林士佩的莲花峪几乎将我刮了；探莲花湖几乎开了我的膛，幸遇见我的亲娘舅；探台湾的银安殿，几乎死在张奇善之手。回想探山的苦处，比黄连还苦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五哥！你有造化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没有造化，我倒运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有福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有豆腐。说什么我也不探山。”张茂龙说：“我表弟是铁了心啦，说什么他也不探山。六弟咱们俩人探山去吧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对啦，你们俩人探山正对。双龙山，你们俩人都是龙，二龙探龙山，同类相亲；我是虎，龙虎不到头，龙争虎斗，没我好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！我与茂龙今夜前去探山，如明晨不归，你可别去接应，由桃柳营往东去是双龙山，往西去是孟家寨，孟家寨乃是孟二侠的寨子。”书中代言，萧金台群英会散后孟二侠已由台湾搬回原籍。萧银龙说道：“如果我们明晨不归，黄三哥你就去孟家寨打探消息，你到孟家寨，还许与孟金龙大哥相会。胜三大爷喜事后，他们爷儿俩也许回家啦，孟二伯父地理熟，名头大，金龙哥哥力敌万人，你若是疼兄爱弟，你可到孟家寨。如果不依小弟之言，你再去双龙山，倘有差错，可没有救应了。”说罢，二人扎绑停妥，带好兵刃暗器，临行谆谆嘱咐，二人越过店墙，三太等向外相送，李煜说道：“三哥，你看二位贤弟真快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回来还快呢。”三太说道：“贾贤弟这是何必？未曾上阵，出此不利之言。”

银龙、茂龙二人出了店墙，直奔大江而去，出了桃柳营，顺着江沿向东去，在道上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，你能上双龙山吗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直上直

下三十余丈高，我上不去，爬山不能爬，山口斗鸡崖上有人把守，三面是水，我又不谙水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七哥，此事怎么办理呢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咱二人到在那里再说。”轻车熟路，工夫不大，二人来到双龙山切近。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！没有金钢钻，不能揽磁器。我早预备上山之物，你看山坡下树木交杂，咱们可以借着树的力量爬山。”说罢，一提腰围子，腰间盘着绳子呢。解下了绳子，勒英雄带，提燕云快靴，伸胳膊递腿，没有绷吊地方，亮出双笔为前爪，判官笔后有如意头，前面鹅眉针，两只判官笔为前爪，后面脚尖着地，展眼间三十多丈，已经爬到山头，山坡有石块，找一块石头，将判官笔钉在山坡之上系上绳子，顺着山坡将绳头儿扔下去，张茂龙揪着绳子，脚尖找地，也上了山岭，萧银龙仍将绳子盘好，藏在青草之内。张茂龙暗暗佩服银龙之智，遂问道：“银龙贤弟，你哪里来的绳子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七哥，白天探山时，回到店里，我便打发跑堂的买了五斤绳子，准备今夜上山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下去的时候，可还得用此绳，你放在青草里，回头要找不着为之奈何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不必过虑，我有记号，回来准不能误事。”二人到了山岭向东行去，走了有半里之遥，见高耸大墙，迎面而立，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！你随在小弟后面，我先上去看看。”银龙先纵上大墙，跨着墙头，用手一拍大墙，砖的声音。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，你也上来吧。”张茂龙一飘身上了大墙，萧银龙取出一块问路石，向地下一抛，一听声音，并没有消息埋伏，往四外一看，大房有二三百间，二英雄蹿房越脊。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！房脊上是圆圈的千万别动，那是霸王圈，房檐上有滚瓦别登，七哥你随在我背后，踩着我的脚印走，万无差错。”

二英雄找到聚义厅，一看聚义厅前灯烛辉煌，犹如白昼一般，二英雄由南房后坡够奔东敞厅，聚义厅外戳灯挂灯，不亚如火龙一般。再看聚义厅正当中三张金交椅，正当中坐着一位老者，白面长须，长眉朗目，穿着一身青，正当中墨色莲花压顶，背后背着削铜剁铁的折铁宝刀，此人二位小英雄俱都认识，正是莲花湖老寨主宝刀将韩殿魁；东边一张金交椅，坐定一人，背后十二棵镖枪，衬烈火苗，此人背后东面，龙头凤尾架子上，插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，二人一看，正是镇八方林士佩；西边金交椅坐着这位，古铜色壮帽，背后十二枝镖枪，相衬烈火苗，背后西面兵刃架上，插着一对画杆描金戟，戟杆有鸡卵粗细，萧银龙说道：“这必是本山的寨主程士俊，你看此人面如淡金，故人称金面太岁。”又见东面上有一张桌子，老道七星真人赵昆福，与那铁戟将方成，还有万恶的淫贼张德寿；西边有一张桌子，坐着是太仓三鼠秦尤、柳玉春、崔通三人；东西两廊下，有七十余人，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、丑丑俊俊，俱是飞贼大盗，日走千门，夜盗百户之辈；聚义厅下站着一百名喽卒，俱都怀抱朴刀。萧银龙低声叫道：“七哥，你看看这一群，可称得起绿林道魁首的人物，慢说是咱俩人，就是胜三大爷与我天伦到此，也难奈何他们，今夜咱弟兄二人白来一遭。”正在此时，恶道七星真人站起身形，叫道：“程寨主！贫道千山万水，逃在此处，跟令师弟方寨主方成一同前来，多蒙施主不弃，我无物可敬，今有一口二刃双锋宝剑，贫道无德佩带，愿奉送寨主，你可称名高望重之人，可以佩带此剑。你将此剑暂藏在仙人洞，以防不虞，皆因为老胜英有两个余党，一个叫欧阳天佐，一个叫欧阳天佑，此二人久惯偷盗，绿林道有名的人物，外号人称贼魔。贫道并不是长他人的威风，灭咱自己的锐气，现在座上之人，有多少位看见过的？在萧金台赴群英会，蛮子盗万寿灯，封皮封着，锁头锁着，门窗户壁不动，蛮子竟

将珍珠灯盗走。如嫌放在仙人洞不牢稳，请寨主佩带身上，千万可留神，以免失去。”忽见有一人站起身形说道：“寨主爷还是佩带防身为是，就算蛮子来了，他也白看着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也好。哪一位到仙人洞取剑？”西廊下闪出一家贼寇，面白如玉，穿一身银灰色衣服，身背后背着一口钢刀，遂说道：“寨主哥哥，小弟刘智愿往。”此贼别号叫玉面小罗成，银枪将刘智。张茂龙与萧银龙不认识此人，黄三太认识他，前三年在镇江与三太战过，破了二狼山，此人由地道逃走的，金头虎贾明将他拿住，认识高双青正是此人。刘智叫喽卒点上白纱灯笼，玉面小罗成脱衣服接灯笼，出了聚义厅东角门而去。

张茂龙低声说道：“萧贤弟，该咱们二位露脸，此人取剑，咱俩人将他拿住，得回宝剑，回到店中，落一个全脸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，未必不是诈，这一干人是久经大敌之贼，他为何不早取剑？单等你我弟兄来到，他去取剑呢？”张茂龙说道：“兄弟，凡事不怕来的早，就怕来的巧。你要不跟下去，我一人跟随下去。”张茂龙说罢，在后面暗暗跟将下来，萧银龙恐怕张茂龙有失，只可在后面跟随。刘智提着灯笼，由聚义厅够奔东跨院，二人在背后跟随，东跨院墙上有两对挂灯，穿过头道东跨院，又到二道东跨院，墙上挂着一对纱灯，再到第三道东跨院，院中没有灯笼，就是刘智手中提着的这个灯笼啦。来到西房檐下，刘智一晃纱灯，忽然而灭，刘智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没有多大风，怎么灯笼忽然灭了？”把灯笼放在尘埃，打开罩儿一看，说道：“少才无用的喽卒，单单用一个蜡头儿，原来走了油啦，我说怎么灭了，也没带着火折子。”说着话，已经也到仙人洞啦，还得摸着黑儿取宝剑，张茂龙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我由他后面，用练子锤缠他，他要一回头，你在他前面，用判官笔照他致命处点他。”张茂龙说罢，一飘身下了房，要由贼人身背后而来，脚方落地，就觉着踩上了一件衣服似的，玉面小罗成下腰一带绒绳，用串地锦，将张七爷缠住，张茂龙一较劲，就觉着铁钩钩入肉里，萧银龙在房上打火折一看，原来是串地锦，将张茂龙擒住。此院中满布钢铁网，上带倒须钩的钢钩，院中只有三尺宽的行路的当子。萧银龙看的明白，由房上飘身下来，纵到刘智面前，遂说道：“贼人哪里逃走？用串地锦拿人，不算英雄好汉。”亮出判官笔，贼人刘智闻听有人喊叫，遂握刀照定银龙顶梁便剁，萧银龙用双笔向外一推贼人的刀，左边闪出一个空儿，贼人抽刀一上步，由萧银龙左边纵到前面。书中代言，贼人纵至萧银龙前面，就可以捌串地锦的绳子。萧银龙心中明白，见贼人纵过去，萧银龙随在背后，紧紧跟随，贼人无暇下腰捌串地锦的绳子，遂奔西角门而逃。萧银龙方要向外纵身际，绷腿绳忽然而起，要是外行愈向上纵，摔的愈重，不纵必然得绊躺下，萧银龙杏子眼乱转，缩小绵软巧，一踩绷腿绳，借着绳子向上起的劲儿，纵到西角门外。刘智不回头直向西跑，四个喽卒向东跑，萧银龙顺着北墙向西追赶刘智，追出去有十余丈远，忽然间房檐上噗噜一声，只见一人跨着墙头问道：“刘寨主，怎样？”刘智说道：“林大哥快下来吧，擒住一个，这个扎手。”林士佩打墙上纵下来，放过刘智，叫道：“刘大哥！你打开火折照照，决不是官人，要是官人来不到此山。”

列位，因为甚么张、萧二人进山，里面的人会知道呢？皆因二人爬山的时候，有寻山的喽卒在暗中看见，墙下有暗铃，直达聚义厅，喽卒连拉两下响铃，聚义厅中就知道是来了两个人；取宝剑乃是假的，张、萧二人落在房上的时候，屋中的程士俊早就看见啦，遂叫喽卒点灯笼，故意用蜡头，此蜡

头有一定的规矩，到东三道跨院准着完了；刘智自言自语是假的，他一下腰摘灯笼罩，暗将串地锦的绳子拾起来啦，张茂龙跳下来，正正落在网兜里。萧银龙是精明强干之手，就知道是串地锦，故此纵在刘智前面，与刘智动手，刘智不是银龙的对手，正在败走之时，林士佩在前面大墙上等着刘智呢。皆因为刘智出来的时候，林士佩恐怕刘智有失，前来接应，正遇上银龙追刘智，林士佩飞身下来，叫刘智打开火折，照看是官人不是，林士佩说道：“必然不是官人，咱们这座山附近没作过买卖。”林士佩一看，原来是萧银龙，遂一笑说道：“萧银龙啊，你可死期至矣，你还要动手吧？你好大的胆量，敢来探双龙山。”萧银龙一皱眉，一纵身，判官笔二龙戏珠，向林士佩面门便点，林士佩举钻便绷，萧银龙双笔，照定林士佩裆中便札，林士佩立着钻向外绷萧银龙的判官双笔，萧银龙赶紧撤笔，二人彼来此往，动上了手。十几个回合，萧银龙的笔碰在钻上，就觉着虎口发麻，舍了双笔，林士佩狼牙钻野鸡抖翎，照定少爷头上便砸，少爷一低头，躲过狼牙钻，方要跑去，被林士佩一脚兜下一个筋斗。林士佩狠毒，举钻咬牙照定少爷胁际就是一钻，少爷就地十八滚，燕子十八翻，林士佩一连就是几钻，银龙就地十八滚，俱都躲过；林士佩遂插钻于地，手擒萧银龙，萧银龙知道难免于厄，见林士佩将钻插在就地，方要翻身爬起，被林士佩一把抓住英雄带，摸出银龙的飞抓，四马攒蹄，将小英雄捆住。方才在西角门使绷腿绳的那四名喽卒，已经过来观战多时，见林士佩将银龙捆住，遂说道：“林寨主，本山的规矩，你可别拿人家东西。”林士佩一笑说道：“我焉能动他的东西呢？你们将东跨院那个也捆出来吧。”四个人答应一声，工夫不大，将张茂龙由网里解下来捆好，抬到大墙下。林士佩一看，原来也是胜爷的徒弟，吩咐将张茂龙的练子锤，仍然给缠在腰间，萧银龙的双笔插在兜囊之中，俩人抬一个，四个人抬两个，够奔聚义厅。林士佩在前，玉面小罗成银枪将刘智在后，这四个喽卒是天生的坏，抬着人走到墙角时，故意的向墙上碰，几乎磕了萧银龙的桃花脸。

抬到聚义厅切近，林士佩先进聚义厅，程士俊问道：“师兄拿人如何？”林士佩面有得色，答道：“俱都拿住了，一个被串地锦所擒，一个是愚兄所获，此二人俱都是胜英的近人，现在已经抬到啦。”程士俊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将被擒之人足下绑绳解开，倒绑二臂推上来，不许故意为难。”去了五七个喽卒，将萧银龙足下绑绳解开，倒捆二臂，兵刃暗器，一物不动，掸一掸银龙身上的尘土，喽卒用青布抄包，又给银龙将脸擦了，喽卒说道：“朋友，我们搀着你进聚义厅吧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保镖的镖头，终日在死生不测之中。杀人流血，乃是见惯之事，岂用搀扶？”张茂龙也是如此，头前银龙，后头张茂龙，哥俩倒捆着二臂进了聚义厅。二人面向北一站，两旁边削刀手叫道：“跪下！跪下！”萧银龙不闻不问，立而不跪，削刀手说道：“汝若佯作不闻，我家寨主一怒，将你乱刃分尸。”萧银龙仍是不理，程寨主站起来，手提英雄擎，举目观看银龙，面如少女，俊美之甚，面冲着自己，毫无惧色。程寨主心中暗道：“真没看见这样的美男子。”又一看张茂龙，面似敷粉，剑眉朗目，怒目横眉，也是立而不跪，程士俊由心中喜爱。萧银龙是和容悦色，张茂龙是怒目横眉。程寨主叫道：“二位镖头！姓字名谁？”小侠客答道：“寨主，我弟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姓萧名叫银龙，外号人称塞北观音，我之天伦人称镇三江萧三侠，子不言父名。我背后这位，是我胜三伯父得意的门生，凤凰张七，张茂龙便是。我七哥不愿与你们谈话，恐怕失了身份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二位镖头，仪表不俗，俱在少年，好汉不

赚有数的钱，每月赚三十两二十两，一年才挣二三百银子，除去交朋友，能剩几何？二位若不弃嫌，何不弃镖行，同归绿林道，坐一把交椅，你我还可久在一处。我们绿林道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岂不胜似你们保镖十倍？”未等银龙答话，老道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程寨主！这两人俱是胜英心腹之人，决不能归顺你我绿林道，速当杀之，以免后患。”程寨主闻听，面色一沉，说道：“道友，你同我师弟方成前来，我看在我师弟面上，容你师徒暂住几日，并非长久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不必多言，请即后退。”七星道人闹了一个大无味，撞了一个大钉子，诺诺而退。程士俊对银龙问道：“方才本寨主所说的话，二位意下如何？”萧银龙笑道：“阁下就是本山的寨主吗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我就是金面太岁程士俊。”小侠客说道：“看你仪表，倒像英雄，说话如何其不知体量？有劝人弃美玉而投顽石的吗？我们保镖公平交易，以力赚钱，拼命吃饭，称的起正当买卖人，赚的钱少，可以聚少成多，将来何愁不能发达？像你们这占山为王，出身浅薄，明火路劫，窃取偷盗，你们作贼的，上是贼父贼母，下是贼子贼妻，自己终身是贼，我们是保镖的达官，焉能归降贼党？”萧银龙口若悬河，贼长贼短。列位，作绿林道的就不爱听这个贼字，萧银龙一连气说了好几遍，不带脏字，直骂了三辈，只骂的程士俊脸面通红，遂叫道：“萧银龙！你年轻轻之人，说话太已刻薄，你岂不知人生在世，不得一样？木有花梨紫檀，人有贤愚好歹；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寒门生贵子，白屋出公卿；盐车困良骥，深滩隐蛟龙。你说占山的出身浅薄，我们可有杀人之权，一句话叫你们俩成为肉泥！”萧银龙笑说道：“姓程的，你看我们哥俩变颜色没有？我七哥要一跟你们说话就失了身份啦，我年轻满不在乎。”程士俊问道：“此言是打你心中所出，还是顺口而谈呢？”萧银龙微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大丈夫视死如归，焉能畏刀避剑？言由中发，你们一刀一刀的剁，要有一个哼哈，不是侠义之后，你速速发令动手。但是若将我弟兄杀了，千万叫你的部下严守秘密，勿要声张，要是走漏风声，被我胜伯父与我父知晓，必然聘请侠义剑客，与我兄弟报仇。那时节杀到双龙山，刀刀斩尽，刃刃杀绝，杀得干干净净。可有一宗，就怕你不敢杀害我兄弟二人。”程士俊脸一发赤，骑虎难下，分明有不杀之心，当着外来的朋友及本山的寨主，于面子上也下不去啦，叫朋友看着，要是不杀这二人，分明是畏惧胜英了。程士俊高声喊道：“众寨主，亮家伙，将小冤家乱刃分尸！”萧银龙骂的群贼正在恼怒之间，俱各恨不得食银龙之肉，一听寨主令下，个个将大衣服脱下，犹如蝴蝶儿乱飞一般，亮出刀枪，将二位英雄三面围住。

小侠客言笑自若，遂说道：“你们何必这样沉不住气？吹胡子瞪眼睛脱衣服的，不就是杀人吗？”程士俊一看萧银龙这份光景，真是谈笑自若，视死如归。叫道：“银龙小冤家！你说寨主杀你屈也不屈？”萧银龙道：“你是糊涂人，只知以杀人为能，肉眼不识英雄。屈不屈的且谈不到，第一件，少爷入山，来到你们范围之地，你们杀少爷不算人物；第二件，你问过少爷是干什么来的了吗？所以欲杀少爷者，不过意气用事，不分贤愚好歹。方劝少爷归绿林引为己用，忽欲将少爷乱刃分尸，须臾之间判若霄壤，可谓出乎尔反乎尔。我弟兄千山万水，自直隶郑州来到双龙山，我们一非文班武汎。虽然是保镖，并未押着镖来，与你们占山为王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皆因我胜三大爷为子完婚，天下英雄前去行人情，恶道七星真人赵昆福，趁办喜事之际，火焚宅院红棚，镖打新人，又在宅院之中盗去我胜三大爷朋友的宝刀、

杆棒，我胜三伯父为朋友的东西，才约请朋友，来到杭州府，寻找兵刃，捉拿恶道。在杭州相遇恶道，未能即获，恶道够奔建宁而来，寨主你既然收留恶道，当然非亲即友，杀了我等，也算是给恶道帮忙。我等死无可怨，打算要求你在聚义厅前摆一桌酒席，咱们结一个鬼缘，我弟兄吃喝已毕，任凭开刀，就怕你没有容人之量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遂叫道：“喽卒们！告诉厨房，在聚义厅下摆一桌酒席。”喽卒告诉厨房，工夫不大，摆了一桌粗席，程士俊传令：“将二英雄的兵刃暗器俱各解下，解开绑绳吃饭。”恶道赵昆福不敢直接与程寨主说话，暗中告诉本山的寨主说道：“你们暗将兵刃亮出，暗器预备好了，谨防伶俐鬼逃走，程寨主是要上他的当。”老道绕着俱都低言耳语嘱咐了，众位寨主此时已将二位小英雄的兵刃暗器俱都搜出，二位英雄身无寸铁，解开了绑绳。银龙杏子眼一转，众寨主俱各虎视眈眈，本来是打算要走，一看这宗情况，走不了，自裁筋斗。一看这桌酒席，两付杯筷，不过是一桌下等之席，叫道：“张七哥！你在东面上手座，我在下手座，咱们哥俩痛饮一番，你看寨主倒有点宽宏大量，英雄气概。”张茂龙心中思索：“这宗酒喝着有什么意思？”银龙喝着酒对众绿林道说道：“在下年轻脸皮粗，最爱说话，我这位张七哥年纪长些，知道身份，不与汝等交谈，恐怕失了人格。我胜三伯父天下闻名，我七哥是我胜三大爷得意的门生，倘若与贼人谈话，不但失了自己的身份，对于恩师的名誉都丢啦。”张茂龙心中说道：“短命鬼小龙，你不用多心我畏死贪生，决不能变颜色。”不表茂龙心中暗打算盘，萧银龙又叫道：“七哥！我给你斟一杯。”语毕，给张茂龙斟了一杯，自己又斟了一杯，叫道：“众位寨主！请喝一杯。”大众说道：“你请吧，不用让，多喝点。”萧银龙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酒内藏毒药，杀人不用刀，真是好东西。众位寨主，我七哥在东，我在西，长幼尊卑有次序吧，人物至死不乱。你们众位听说过没有，昔日孔门弟子子路，有勇无谋，与人战斗，身受重伤，临死之时，尚且整冠结纓，死的整整齐齐，从从容容。”张茂龙一看银龙这样豪气，自己也杯杯净盏盏干，将生死置之九霄云外了。书中代言，银龙本意为的是等救应，抬头向外一看天光，已过半夜，无有救应到来，酒也喝的不少啦，站起身来道：“众位看看我姓萧的颜色改变没有？”众绿林道一看，真是颜色不变，俱各答道：“可称少年英雄，我等佩服。”小侠客说着话，由西面转到东面，遂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咱们结个鬼缘，愈痛快愈好。我们行侠作义的可不能带脏字骂街，这回大家可得原谅我，我一冒血，我就骂老道师徒，什么不好听，我骂他什么，可不能带脏字。”语毕，双手抱头，头朝东脚朝西，躺在尘埃。此时众人刀枪棍棒手中拿着，净候程士俊一声令下。无奈程士俊有爱将之癖，站起身躯，用手提着大氅，心中爱惜小英雄，不忍发话。山中的规矩，寨主不下令，不能动手，老道嗓子眼痒痒，不敢说话，恐怕再碰钉子。恶道等的实在没法子啦，遂说道：“若留你小冤家在世，是绿林道的祸害。”握剑都够奔银龙说道：“贫道要杀你的头，你将胳膊抬起。”少爷闻听，遂将双手抬起，张茂龙一看，老道要杀银龙，遂站起身形，急奔银龙而来，林士佩用狼牙钻一横说道：“站一站，别忙，剁了他，还不剁你吗？”林士佩横着狼牙钻挡住张茂龙，恶道手擎双剑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。小冤家，前三年皆因胜英打莲花湖，在战船之上，一刀一个，杀了我两个爱徒，我得意门生，俱各死在老胜英之手，今天我杀你小冤家，这叫冤冤相报。”语毕，双剑一并，手起剑落，就见红光崩现，鲜血淋漓。

书中代言，老道手起剑落，看看落在银龙脖颈之上，正在此时，忽然由东敞厅飞进一只暗器，这宗暗器不大，就听嗡的一声响，奔老道太阳穴打来的，老道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听有金风的声音，赶紧一闪脸，这暗器打在老道嘴巴子之上，老道就觉着麻木之中稍微有点疼，老道叫道：“众位寨主，不论那位，快用匕首刀将我这块肉刺下去，以免毒气入肉！”群贼一阵大乱，林士佩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东敞厅答话：“群贼不要伤我两位兄长，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在此。”林士佩就要上房追赶，秦尤一把揪住，说道：“此人会打毒蒺藜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我有十二棵镖枪，三只点穴镞，论暗器我也会打，我也会接，我也会躲。”刘公子此时由外面向里一看，认识是林士佩。读者问道：刘云因何认识林士佩呢？二人并未见过面。这里头有一个缘故，刘云与黄三太等在一块三年之久，闲暇无事，弟兄在一块谈话，黄三太与刘云说过，林士佩的穿着打扮，并手使的兵刃，所以今天刘云一看，正是平素所提的绿林有名的人物林士佩。刘云心中暗道：“林士佩他乃是我胜三大爷的劲对，我许不是他的对手，况且聚义厅上，俱都不是软弱之辈。绿林道的规矩，同来三人，被擒两人，要是不将三人都擒住，那二人也不能杀害，怕是有后患，我何不逃走，倒可先救了我这二位兄长之命，倘若我也被获遭擒，都死在双龙山，还有谁去搬救兵？”刘云思索至此，遂由东敞厅上，向南而去。此时林士佩已然纵出聚义厅，上了东敞厅，追赶小侠客刘云。

不表林士佩追赶小侠刘云，单说刘云是怎么来到双龙山呢？由直隶郑州胜爷家中走后，第二拨是黄三太等，随后是蒋五爷，蒋五爷要起身的时候，刘云说道：“蒋五叔，你候我一候，咱爷俩一同起身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要走咱就此起身，候甚么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胜三大爷的家，烧的乱七八糟，我打算将家姐送回，然后咱爷俩定一个约会之地，你看如何？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要是那们办，你将令姐安置好了，咱们就在杭州见吧，还是我先起身。”刘云说道：“就那么办吧。”蒋五爷遂自己先走啦。刘云对于安置姐姐这一层，正在发愁无有主见之时，老家人叫道：“刘公子！我家二主母有请。”刘云整衣帽，随同老家人到了内宅，见了胜二太太，刘云请了安，叫道：“二婶娘！传唤小侄有何吩咐？”二奶奶说道：“刘公子请坐，我有一件事要与公子商议。我由二十多岁，你二叔病故，并未留下儿女，令姐凤兰，我们娘儿俩说闲话，姑娘无娘，万般都是苦的，我打算将令姐收在跟前，作为义女，皆因为我们娘儿俩投缘，他又是我兄长王灵的义女。你要是有事你就办你的事去，你胜三大爷这一出门，不知何时回来，将来汝姐若是定了终身大事，嫁妆之资，是老身担负。”刘云闻听，不胜之喜，撩衣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婶娘！你多照顾我们无父无母的人了。”书中代言，这一来正合刘云的心思。刘云正为姐姐无处安置发愁呢，今者婶娘收为义女，自己了却一件心事。刘云谢过二奶奶，遂出内宅，来到外院收拾行囊，起身追赶蒋伯芳。一路之上并没追上蒋五爷，刘云这日来到了杭州，在杭州府寻找先来的众人，也未见着。一日自己在酒楼上独酌，饭座有个老头向自己身上注视，一个蓝缎子帽子，大红疙疸，穿着棉袍，黄白脸面，一部墨髯半尺有余，漆黑油亮飘洒胸前；一个形如乞丐，恰似病夫，穿着破大夹袄，头上短发一寸来长。二人喝酒谈话，穿棉衣服的山西口音，说道：“张大哥，要打探事情找人，总得请问老头子，小娃子乳黄未退，哪里去找？什么叫千里追风？追屁也不成，总得请问老前辈。”穿破衣服矮老头说道：“小孩子他们向哪里去找？”刘云是个聪明人，一听话里有因，遂来到桌前，躬身施礼，说道：“千里追风是小可

别号，老人家何以知之？请问其详。”老西说道：“我们瞎聊，谁知道你追风不追风，追屁不追屁呢？”刘云说道：“老人家不要玩笑，请教贵姓大名？”老西一笑道：“孺子可教也。我是明清八义排行在五，姓华名谦字子阮。”又一指穿破衣服的说道：“这位是李四爷的联盟弟兄，金面韦驮张旺的便是。”刘云一听，赶紧拜见，华五爷说道：“我救了黄三太他们，他们已够奔建宁府双龙山，追赶老道师徒去啦。我兄弟二人在杭州把住咽喉要路，有我胜三哥的人，便往建宁府双龙山指引。”于是爷儿三个同桌而饮，刘云白吃白喝，行侠作义的规矩，谁是长辈，在一块吃饭谁花钱。爷儿三个在一处吃喝着谈话，老西说道：“我们哥俩先见着蒋伯芳，也告诉他了。”刘云闻听此言，知道蒋五爷已奔建宁，自己遂也起身与二老者告辞，够奔建宁而去。

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刘云来到建宁府地界，一打听双龙山附近七八里地，有一座桃柳营，有几家招商客店。刘云住下店，一打听店主人，知道双龙山距桃柳营七八里之遥，将方向打听明白，记在心里，遂够奔双龙山。小侠一看此山，险峻万分，三面是水，一面是陆，直插霄汉。刘云绕到山东面换水靠，顺山根向南走出有一二里地，见有可以向上爬的地势，刘云慢慢的往上爬，这时候才定更来天，就这么一爬山，耽误时候可就大啦，刘云爬上山去，就有三更来天。小侠客蹿房越脊，够奔聚义厅上，借灯光一看，萧银龙与张茂龙，他二人正在聚义厅下吃饭呢。群贼虎视眈眈，萧银龙谈笑自若，语毕，头朝东一倒，叫群贼动手，程士俊并未说话，老道亮双剑要杀银龙，老道方走至银龙面前，扬起宝剑，刘云在东敞厅上恨的咬牙切齿，带皮套掏出五棵毒蒺藜，一看形势，五棵要是一块打，打不着老道，必然打上银龙，这才用一棵毒蒺藜奔老道打来，老道举着剑一下腰，嗡的一声，毒蒺藜打来，老道听有金风声音，一抹头，正打在腮帮子上面。老道往后倒退几步，口中说道：“不好！”急忙教寨主用匕首刀将腮帮子肉刺下一块去，用皮子膏药贴好。老道真是高明，要是别人，怎么也想不起用刀割下毒肉去。

不表老道受伤，单说林士佩拿着狼牙钻向外要追，秦尤一把拉住，遂说道：“林大哥别追，此人会打毒蒺藜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对于暗器，会打会接。”说着话，这才蹿出来，纵上东敞厅追赶刘云。此时刘云中暗想：“我若与他交手，必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若是逃走，绿林道的规矩，他们决不能杀害我两位兄长。”刘云遂往南跑，林士佩往南追赶，刘云绕过南配厅后，由东南向西跑去，林士佩的脚程又快，地理又熟，越追越近，越过两道寨子，二人相隔四五丈远，刘云纵上墙向下一看，只见墙根下黑忽忽，不知是什么。书中代言，寨子墙外，原来还有一个狠心贼，在墙外埋伏。刘云向下一看，由墙根底下，打上一支镖来，此镖奔刘云哽嗓咽喉打来的，刘云一歪身，打在井肩穴下。这一镖打的很重，还是毒药镖，刘云心中一思索：“我如果要落在墙里，林士佩必定一钻将我结果性命。我宁死在墙外，不死在墙内。”胳膊肘跨着墙，勉强较力，飘身纵至墙外，纵下墙来，秦尤赶奔进前，跟着就是一刀，刘公子扎挣着，撒出十三节亮银鞭，抖鞭接架相还。二人在墙外动上手，未战到五七个回合，林士佩由大墙上跳下来，秦尤说道：“林大哥，你请过来吧，这孩子扎手。”林士佩由西大墙上飘身下来，狼牙钻挟肩带背，照着刘云便砸，刘云身带毒药镖伤，右臂膀麻木，几个回合，刘云右手鞭一个不留神，哗啦啦缠在狼牙钻上，林士佩将钻向外一推，说道：“孺子还不倒下！”刘云身带重伤，焉能与林士佩较力？身躯晃了两晃，倒在尘埃，十三节鞭松手。刘云倒在平地，心里明白，口中不能言语，林士佩

一撒钻，叫道：“秦寨主！前去聚义厅上唤喽卒，将此子抬往聚义厅去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林寨主，你也要与你令师弟学吗？刚才要不是在聚义厅上给萧银龙等摆酒摆饭，这时早把萧、张二小辈杀了，还至于有这一回吗？萧银龙故意啰嗦，就为等救应，程寨主上他一个当。刚才若不耽误，此人就是来了，也赶不上啦，皆因令师弟优柔寡断，方有此事。林大哥，你认识此子吗？”林士佩说道：“我不认识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提起这孩子的历史，令人可恨。此子吃里爬外，他与我盟弟之长兄张德福共设福云居，他也吃过黑道儿饭，在太湖劫过船，到后来他忽然与黄三太等结义为友。我在他们店里住过几天，这小子的根底不浅，他乃是宣化府提督刘玉书之子。他父任满回家，由水路而行，路过一个山口，被绿林道朋友抢劫，刘玉书射倒三个绿林道，众绿林在山上投石砸船，将船砸翻，合家命丧。此子命不当绝，抱着一块木板冲到河坡，巧遇西路镖头钱士忠，将此子捞出抱回家去，收为义子，教授十三节亮银鞭，十二棵毒蒺藜，百发百中。后来在连云山与他姐姐相认，他姐姐是南侠王灵的义女，起灵回家，够奔扬州刘家堡，认祖归宗。此时他姐弟与老胜英走的非常亲近，大概老胜英家中办喜事，他姐弟也行人情去啦。他一定为宝剑杆棒而来，今日不杀此子，恐怕睡多了梦长。小冤家刘云，你既与胜英出力杀害绿林道，你不知秦大太爷与胜英有杀父之仇吗？”刘云周身麻木，口不能言，翻眼睛看了看秦尤，并不能与秦尤答话。秦尤说道：“你不用看我，今天杀了你，亦可与绿林道除害。”秦尤说着话，抬腿擦刀，说道：“林大哥，将他的瓢儿提到聚义厅去吧。”

书中代言，西大墙外原有一片卧牛青石，高矮不等，就见青石西面一道白线，痰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孺子秦尤，不要害我侄儿，老夫来也。”秦尤一看此人，发似三冬雪，髯似九秋霜，一飘银髯，够奔秦尤而来，秦尤吓的抹头便跑，他以为是胜三爷来啦，秦尤越过寨子墙，与群贼送信去了。林士佩将钻交于左手，右手取火折打着一看，凡是胜爷的宾朋，林士佩认识的居多，惟有这位老者，林士佩并不认识。但见头上白发挽成了一个发纂，杨木簪子别顶，颌下银髯飘洒胸前，棉绸大褂，按着衣襟，青缎子双脸鞋白袜子，背后背着一条拐杖，面上皱纹堆累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我怎么不认识此人呢？”老头问道：“对面敢是镇八方林士佩吗？”林士佩答道：“然也。”老头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可恼可恨，可叹可惜。”林士佩说道：“你哪里来的？这些些零碎。”老头说道：“可惜可叹，是你的人材仪表；可恼可恨者，我责备你八个字。”林士佩问道：“哪八个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恩将仇报，骨肉无情。我胜三哥累次拿你当朋友看待，南北英雄会，反背转环刀，不忍伤你性命，将你当顶发际削去一缕，你不知以恩报德，将镖行众人稳在逍遥亭，三更后放地雷，被我道兄诸葛山真识破，将地雷挖出。镖行众英雄一怒，非追杀你不可，我老恩兄追到莲花湖交界，我恩兄有心捉你，你妹妹哭泣，要投江一死，触动胜三爷慈心，放你兄妹归莲花湖。后来我胜三哥，莲花湖救银龙，你仗莲花湖人多势众，将我胜三哥困在莲花湖一天一夜，我大师兄剑客铁弹打碎彩莲灯，解了重围。到后来六月二十八赴群英会，你欺压我三哥年迈，你使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与我三哥较量，蒋伯芳赶到，甩手一棍将你打倒，再一棍就要结果你的性命，多亏我胜三哥托住亮银盘龙棍。七月间你们大众怂恿刘士英，要治我胜三哥一死，我胜三哥被朋友救去，天不绝好人。我老恩兄救你五六次不死，你不知改过自新，反以仇恨为报。骨肉无情者，古人有托妻寄子之交，你妹妹无处安身，十七八岁的姑娘，寄在他处三年，

一纸之信，你都不通，你岂不是骨肉无情？”列位，林士佩若是明白，一问老者为何提起小妹，老头可就告诉他啦。暗中交待，老头本是给他送妹妹来啦。谁知林士佩他不但不追本穷源，问他小妹，他反倒大怒，对老者说道：“你何必在本寨主之前，絮絮叨叨？你要再如此，本寨主就用狼牙钻追尔老命！”这位老者性情刚暴，开言说道：“小儿林士佩，休要无理！我闯荡江湖之时，连你家大人还年轻呢。”林士佩闻听此言，说道：“你不要倚老卖老，你姓字名谁？”老英雄捻银髯说道：“大明家未没之时，四大镖头，第一位我大拜兄南路镖头南侠王灵，北路镖头胜英，老夫走东三省一带，东路镖头白头太岁石俊山是也。我老兄弟西路镖头钱士忠。”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我没听说过。”遂举狼牙钻劈头盖顶砸下。老英雄背后撒毒龙怀杖，此杖长有五尺有余，用药喂的色如老竹，底下一个月牙子，上边一个鱼头，鱼口中暗藏一棵子午问心钉，专打金钟罩，前二十余年，子午钉用毒药喂的，现在子午问心钉不用毒药喂啦，前文书表过，南侠老王灵劝三位兄弟，不许用毒药暗器。老弟兄四位，石俊山力气最大，没事之时行路，毒龙杖就当拐杖用，哈着腰，连咳嗽带喘；有事时候，毒龙杖一挟，日行千里。林士佩年轻，没见过这宗兵刃，自负武艺无敌，狼牙钻劈头盖顶便打，石爷毒龙杖接架相还，毒龙杖铁门闩一横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“拐棍真敢搪我的钻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听 啷的一声，火星一爆，狼牙钻绷起有三尺多高。林士佩对于三十六路家伙件件皆通，毒龙杖他没有会过，把势把势，全凭架式，他不懂得这宗兵刃的招数，不能取胜。老英雄心中暗想：“我有心照他致命处给他一杖，我看在姑娘面上，不忍那么办。但是我若战的工夫一大，群贼赶到，我怎么救刘云？”老英雄思索至此，用毒龙杖月牙子一打林士佩，林士佩用钻一横，那知老英雄用月牙子打他是虚招，他一横钻，老英雄用后面的子午问心钉翻头打来，正打在林士佩右臂之上，将胳膊划了一道血槽，林士佩翻身便跑，纵上西大墙，逃回聚义厅。林士佩不愿明说，怕栽筋斗，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白胡老头拐棍真厉害。”并不提受伤之事。

林士佩这头暂且不提，单言石俊山赶走林士佩，取出火折一照，将刘云十三节鞭拾起，毒龙杖立在一旁，从腰中解下灰绸子抄包，叫道：“刘公子！老夫前来救你。”老英雄下腰，两手一提刘云的手腕子，背在背后，用抄包将刘云勒好，两手向前一拢，取过毒龙杖挟在腰下。工夫不大，就听山内人声鼎沸。“拿呀！拿呀！”灯笼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。老头一看山里人离着自己近啦，老头遂向西南而去，走出六七里地，只有水路通达台湾，群贼分两路追出，一路向正西，一路向正北，越追越远，西边追下几里地去，面前是水，北面追下几里地去，就是旱田，两拨人追了半天，踪迹不见，只可回山。石爷本是给林士佩送妹妹来啦，这们一来，石爷给他送妹妹之情，也叫林士佩辜负了，可惜成全他兄妹团圆的一番好意。

书中代言，石老英雄因何与林士佩送妹妹呢？皆因前三年三月间，林士佩逃到莲花湖，将妹妹寄在彼处，六月间，萧金台下帖聘请群雄，林士佩韩秀共赴英雄会，七月初二散了会，林士佩无脸面回归莲花湖，与老道七星真人，同赴碧霞山。胜三爷追五股差事至碧霞山，鹰愁涧几乎丧命，蒋五爷在碧霞山二打林士佩，刘士英与胜爷言归于好，弃山回归故里。林素梅在莲花湖不见哥哥到来，思兄甚切，命后寨的老喽卒，给韩秀传信，韩秀打开字柬一看，内写“字奉总辖寨主兄长台览：难女林素梅百拜，请问仁兄，吾兄长六月赴会，今已八月节后，何以不见回归？但不知吾兄现在何处？”韩秀看

完字柬，写了回书。姑娘拆开一看，内云：“字奉林姑娘妆次：韩秀顿首百拜，七月初二散会后，群众各奔前途，令兄士佩未获晤面。曾派精明喽卒，前往四外打探令兄消息，尚无回报。”云云。林姑娘将来信看毕，不由的长吁短叹，仍求韩秀打探自己哥哥下落。二年有余，韩秀他才知道林士佩避难双龙山，韩秀修书告知素梅姑娘，姑娘这才放心。然而思兄之心，不能一日忘怀，要求韩秀派人唤回兄长，韩秀应着，派人到建宁府去请林士佩回莲花湖。韩秀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遂派二寨主神抓将张林前往。张林奉命起程，一路之上晓行夜宿，够奔建宁府双龙山，见了林士佩一提此事，林士佩说道：“张寨主你急速回去，对韩寨主说知，我不报胜英辱我之仇，决不回去。我或将胜英置之死地，或叫胜英栽了筋斗，我那时才回莲花湖。”张林回归莲花湖，照着林士佩的话，报告韩秀，韩秀修书告知姑娘，姑娘一想，飘流在外，何时是了？遂写信与韩秀，说明自己欲回扬州故里，韩秀言说：“姑娘要是一走，将来令兄回来时，我未免有负令兄之托。待我再派妥实人去请令兄，再定行止。”当下韩秀与老寨主韩殿魁商议：“请老寨主权往双龙山走一遭，无论如何将林寨主请回来，兄妹相见。”宝刀将韩殿魁也深以为然，遂起身够奔建宁双龙山。比及老寨主到了双龙山，被程寨主款留，未能回来，韩殿魁要求程士俊与韩秀修一封书信，程士俊遂与韩秀修书，略云：“总辖寨主韩仁兄赐览：吾师兄林士佩骨肉情疏、抛妹于贵山三载之久，不达一面，至劳朋友挂怀，胞妹思兄，罪何可逭？望仁兄念其现在难中，不责既往，是为万幸。”韩秀看毕，太息不尽，将林士佩近状转告于姑娘，姑娘又修书致韩秀，言：“兄长不念骨肉之情、朋友之义，难女现在扬州尚有叔父、婶母可投，今者一心欲回故里，侍奉叔父婶母。三载寄养之恩，容俟报之异日。如总辖寨主不允难女所请，难女惟有一死而已。”韩秀看罢，知不可留，韩秀遂告诉老喽卒，明天晌午请姑娘在寨中相见。老喽卒将话告知内寨婆子，转禀姑娘。次日韩秀挑选八位老寨主，几名老喽卒，偕同韩秀进内寨去见姑娘。来到内寨，韩秀叫丫环将姑娘屋中的竹帘放下，韩秀在外间屋坐定，老喽卒两旁站立，韩秀隔着竹帘与姑娘接谈，说道：“小姐若回原籍，令兄回来，叫我兄弟怎样交代？”姑娘叫丫环由屋中传出一封信来，说道：“几时我那骨肉无情的兄长回来，你就将此信交与我兄，这是我一心回归故里，韩寨主你决无辜负我兄妹之处。”总辖寨主问道：“小姐意欲怎样走法？还是坐船，还是坐车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恩兄，明天难女起身，只要两套轿车一辆，一个老喽卒赶车，明天早饭后，难女起身拜辞。”韩秀说道：“小姐，明天愚兄带队与小姐饯行。”韩秀与姑娘说至此处，韩秀遂告辞回前寨而去。到了第二日，韩秀果然预备二套轿车一辆，挑选一名老喽卒，姓冯名叫冯四，此人忠厚诚实，对于南七省道路很熟。韩秀嘱咐冯四：“在道上多要小心，送姑娘到扬州原籍，千万与我带回姑娘的亲笔的书信来。平安无事回来，我必有重赏；倘有差错，我必然重责。”冯四唯唯而退。

第二日冯四套好了车，韩秀带领五十名喽卒在山口恭候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就见林姑娘的车已到。韩秀眼珠一转，不由的一愣，见车后有一壮士二十来岁，粉莲色六楞抽口壮帽，粉莲色大氅，银灰短靠，十字绊腰系英雄带，足登燕云快靴。书中代言，姑娘是改扮行妆，耳朵眼用白蜡堵上。韩秀仔细一看，才认出是姑娘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位姑娘真似奇男子。”身后跟随一个小书童，年纪十五六岁，头戴青布随风倒，青布大氅，青布的靴子，这原是姑娘的丫环春龄改扮的，有其主必有其仆。说书唱戏往往有女扮男妆，姑娘今

日如此打扮，他为了是走路上方便。这一位假壮士来到韩秀切近，又是作揖又是万福，脸儿一红，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叫你见笑。女子走远路，千人瞧，万人看，这样打扮省却许多是非。”韩秀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姑娘请上车吧。”暗中交代，姑娘来到莲花湖的时候，带着二十来只箱子，俱都存在后寨，姑娘亲笔书写封条封好，并未带走。姑娘上了车，丫环跨外辕，韩秀送到外桥口。姑娘奔正南，遇见水路将车卸了，载在船上，渡到旱地，再套车而行，路上非止一日，到了扬州林家村。进西村口，姑娘一掀车帘，叫道：“车夫！你问问林二爷林庆在哪个门住？”车夫冯四答应了一声，见有一个乡下老者背着粪筐而来，冯四将车站住，遂向前问道：“老先生，这是林家村吗？”拾粪老头答道：“正是林家村。”冯四又问道：“有一位林二爷林庆在哪门居住，你知道吗？”老者放下粪筐说道：“你要问年轻的，还是不知道。我们这村中首富财主，大爷林春，是武秀才出身，二爷林庆。因为有乡亲争执地亩，大爷林春出去调停，了事没了好，打起了架来，大爷动手伤了一条人命，打伤了三四个，大爷回到家中，携妻带子，怀抱一位小姑娘，逃亡在外。第二日，八班捕头前来办案，大爷已经远走高飞，将二爷林庆拿到当官。被打死的这人，半夜又缓醒过来啦，各村的举监生员，出来调停，伤也好啦，二爷花了几百两银子，官司了结。大爷在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始终未归。后来二爷派人寻找，传言大爷当了山大王啦。光阴似箭，后来又听说大爷已经去世，少爷林士佩袭了父职。二爷累次捎书寄信，并不见回音。如今已有十七八年了。二爷身下并无儿男，遂过继了一个儿子，此子无所不为，不到二年，老夫妻双双弃世，过继之子，先卖房子后卖地，将房产事业俱都卖尽，现在这老哥俩身后算是没了人啦。”姑娘在车里听的真而且真，不亚如一盆冷水浇头！姑娘遂叫车夫仍将车赶回扬州。到了扬州，找了一座招商客店，姑娘叫车夫问问店主人，就说我们少爷爱清静，问有跨院没有，店主人说道：“有一个跨院，三间上房，两间厢房。”车夫将车赶入，车夫住在东房，姑娘与丫环住了上房，叫店主人预备了纸笔墨砚，姑娘在灯下眼泪汪汪写了一封书信，叫丫环将冯四叫到上房。冯四道：“姑娘唤老奴有何吩咐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明天你赶车回莲花湖。”冯四问道：“姑娘您呢？”姑娘道：“我要千里寻兄。”冯四说道：“小人回去这样说，总辖寨主若是不依小人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亲笔书信一封，你回去将书信呈与寨主，决无你的过错。这儿有一个小包袱是我给你的，此物足够你后半世之用。”冯四给姑娘磕了一个头，收下小包袱。姑娘又告诉冯四，到柜房叫店主人给雇一辆小车，就说少爷要到建宁游山逛景。雇好了车，第二天冯四起身后，姑娘对丫环说道：“你已十六七岁，年纪也不小啦，这儿有一个包袱，你拿去回归故里，叫你爹娘给你找夫嫁主。这个包袱足值两三千银子，你的前途自己多要保重。”丫环道：“您奔何处呢？”姑娘道：“我够奔建宁寻兄，叫我兄长回家承乏宗祧。如不回家，我在我兄长面前一死，此生此世就算了结。”丫环闻听说道：“如果您要这么将我舍了，我愿先死在您的面前。我自八岁您将我收在身旁，没拿当奴婢看待，如同亲骨肉一般，如今您要舍我一走，那是万万不能的，生死咱主仆皆在一处。”姑娘见丫环意恳情深，遂应允同赴建宁。

主仆二人第二日起身，晓行夜宿，这一日来到建宁地界。没雇着车，主仆二人背着小包袱步行，走到掌灯后，一打听离双龙山还有二十里，天光已经掌灯啦，主仆也走乏啦，姑娘低头叫道：“春龄，咱们住店吧，明天再够

奔双龙山。”主仆二人住了店，皆因在路上风霜之苦受了不知多少，将女子的气色一点儿也没有啦。此店名叫双合店，乃是亲弟兄二人所开，一名苏士龙，一名苏士虎，开的本是黑店，路劫行旅客人。这两个贼又好采花，柜上的伙友也都是黑贼，姑娘与丫环背着小包袱，并不甚大，又没看出来是女子模样，丫环背着包袱，累了一身汗，进店脱去青布大氅，在房檐下一凉爽，金风透体，到了第二日早晨，丫环就病啦。书中代言，他这个店非得看出客人有钱来他才动手呢。丫环这一病在店内，姑娘叫店小二给请先生看病，由包袱之中取钱，露出一个包儿，原来是一包金条，被小贼看见，当夜晚主仆二人就要大难临身。且说店小二请了一个先生，这位先生连脉都不会诊，问了问病原，说道：“这是风寒。”开了一个药方子，几味药都不是要紧的草药，吃下去好不好就在乎病人的命啦。当夜晚小伙计与掌柜的说道：“咱们输了眼啦，昨天来的那两个客人很有钱，晚晌他们解包袱拿钱，露了白啦，金条细软不在少数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这水买卖怎么作呢？”伙计说：“好作。今天我一会儿给他那个书童抓药去，在药中暗下毒物，他吃下去就算完事，然后那个武生公子，还不好办吗？”那伙计将药抓来，交给素梅，素梅亲自煎药，当夜晚丫环吃下药去，满床翻滚，工夫不大，七窍流血，气绝身亡，脸面都是青的。素梅不敢放声痛哭，恐怕露出女子声音来，叫伙计将店中掌柜的请过来，对掌柜的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伴童，由七八岁上就在书房伴我读书。你这苏家堡附近有金店没有？你给我换点金子，买寿衣、寿木，再买一块地作为坟地，将来我们还起灵呢。”掌柜的满口应承，叫伙计备上一匹马，到建宁城内，将金子兑换，买了寿衣、寿木，又买一块坟地，本地人要花三十两银子一亩，住店的生人就得花四十两银子。闲话休提，且说姑娘亲自给丫环成殓，当天雇人抬出去。埋完之后，姑娘回在店中眼泪汪汪，到晚晌不吃不喝，掌柜的与伙友都过来解劝，林素梅喝了几杯闷心酒，忽忽悠悠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我连一个丫环的命都没有。”披着大氅合衣而卧，昏昏沉沉，被金风一吹，将姑娘吹醒，睁眼一看，门窗大开，两个包袱踪影皆无。姑娘遂叫：“掌柜的！”伙计过来说道：“我们掌柜的与伙计打吵子呢，柜房里伙计的东西丢啦，伙计叫掌柜的赔，掌柜的不赔，掌柜的说你的书童死啦，又买庄田又买地，衣衾棺柩太阔绰啦，你将贼招进来的。”姑娘一听，说道：“我的东西已经丢啦，也不用说啦，现时我只有浑身衣服，连路费也没有啦，你们买寿木剩下的那几两银子，就算店饭账吧。”伙计说道：“我们给你跑了一天一夜，我们辛苦钱，你一个也不给吗？”素梅说道：“我若有钱，焉能不给你们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这也没有法子，你往后再从此路过，再找补吧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伙计退出，姑娘又合衣而卧，躺了会子，天已大亮，叫伙计给打了一盆洗脸水，姑娘梳洗已毕，出店够奔双龙山。心中悲切，走到一片大树林子，姑娘席地而坐，思想自己天伦占山为王，哥哥又占山为王，失了山寨，不思回家承乏宗祧。“不知哪世无德，我林素梅只落得如此飘零。倘若到了双龙山，见着我那无情的哥哥，必不能听妹妹良言回家，我当他面前一死，倒伤了兄妹的和气。”姑娘思索至此，将心一横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人生一世，有如朝露，我今年二十岁了，就度了这些苦辣光阴，长此以往，更不知遭什么样的磨难呢。丫环死的可疑，我是女扮男装，连哭一声都不敢哭。人逢绝地，不死何待？”思索至此，遂将腰中英雄带解下，寻了一棵小树，便将带子搭在树杈之上，坐在树下，自己哭了会子，站起身躯，银牙一咬，伸首上吊，手足乱蹬。看看性命不保，忽觉有人抚摸

胸膛，一口气缓过来“嗷呀”一声，哭了出来。慢慢睁眼一看，就见一位老者，与自己盘腿弯胳膊。素梅说道：“老人家请莫动，我乃是一个女子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明明是一壮士，何言女子？”姑娘有心用手推开老者，因方才苏醒过来，又无力气，那老者与姑娘捶胸砸背了，姑娘无法，将腿一攀，用手将靴子脱下，露出三寸金莲。老者吓的倒退几步，说道：“你为何女扮男装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父早已弃世，我哥哥是山大王，子袭父业，姓林名士佩，人称镇八方。”老英雄“啊”了一声，心中说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他又是一个女子，我不管他哥哥是谁，我也救他。”此老者正是东路镖头石俊山。老英雄问道：“你兄长乃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，你为何在此上吊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哥哥骨肉无情，自将我寄在莲花湖之后，三载未通音信。难女原籍扬州林家村，尚有叔父婶娘。由莲花湖回归故里，不想二老人早已故去，我叔父过继一子，此子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将房地产业，卖的片瓦无存。难女无处存身，又带领丫环千里寻兄。夜宿苏家堡双合店，丫环染病，求店主人请先生开方，丫环吃下药去七窍流血而亡，难女将丫环葬埋之后，夜间不知何故，昏迷不醒，天光将亮时，睁目一看，窗门大开，所有金银衣物一概失去。要打算独自一人到双龙山见兄长一面，不料行至此处，四肢无力，两腿难行，故此要行拙志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你要见了你兄长之面，你打算怎样呢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要见了我的兄长，我劝他改邪归正，回家承乏宗祧，他要不听我言，我便死在他的面前。”老英雄问道：“这些话你早先与你兄长提过没有？”姑娘说道：“劝其无数良言，总是忠言逆耳。”老英雄问道：“姑娘前三年打莲花峪之时，姑娘你在山上没有？”姑娘说道：“那时难女正在莲花峪。”老英雄问道：“那位姓胜的待你等如何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他老人家心慈面软，大量海涵，我兄长嫉妒之人，与胜老者岂能同日而语。”老英雄留神一看姑娘，一脸正气，是一个真正的好姑娘。又听姑娘说道：“南北英雄会，我哥哥要放地雷，事先我跪倒在地，劝我哥哥不要行那样毒计，他仍然不听，岂知地雷早被他人破了，众人大怒，追赶我哥哥。胜三爷追在莲花湖交界，上了我兄妹之船，胜老者因念我哭的可怜，遂放了我兄妹。难女在莲花湖又累次劝我哥哥，勿与胜三爷为仇，谁知我那兄长，良言难劝。”老英雄听姑娘说话合情理，遂说道：“真乃一母所生，有贤有愚。姑娘，老夫实不相瞒，我乃是东路镖头石俊山，胜英是我盟兄。我同你到双龙山找你哥哥去，他要听你良言相劝更好，他要不听你良言相助，你也不必死，我必安置你一个栖身之处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多承老人家盛情，但是我是二十岁的女子，我与你非亲非故，怎能同行？”老英雄一想，也在情理之内，遂说道：“我今年七十岁啦，我情愿收你为义女，你意如何？”姑娘点头应允，就见老英雄将树林中土堆了三堆，插草为香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姑娘说道：“难女名叫林素梅。”老英雄面北而跪，说道，“黄天后土，过往神灵鉴：草野之人石俊山，今收林素梅为义女，如若不当亲女看待，必遭恶报。”林素梅赶紧跪在老头身后道：“难女素梅拜石老英雄为义父，如不当亲生父母看待，叫难女死无葬身之地。”语毕，又叫道：“义父请上，受孩儿一拜。”石爷说道：“儿呀，有人之时，你就叫我为义父，我呼你少爷；背地里你呼我为父，我叫你姑娘。”说着话，由树上将腰带摘下来，说道：“姑娘不要伤心。”

老英雄用毒龙杖挑着小包袱在前，姑娘在后跟随，走到小镇店中，爷儿俩吃了点东西，一打听奔桃柳营去，离双龙山七八里地，爷儿俩吃完东西，

奔了桃柳营住了店。石爷说道：“我们少爷爱清静，有跨院没有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有一个南跨院，你住吗？”石爷说道：“清静便好。”爷儿俩进了店，姑娘坐在床上，眼泪不干，思想一双父母，叔叔婶娘，骨肉无情的哥哥。从此住在店中，可就得了病了。石爷比亲姑娘还疼爱，亲身扶侍病症，过几天病体痊愈。这日晚间，老英雄说道：“姑娘你的病也好啦，今晚我探双龙山，看看你哥哥去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义父多要留神。”老英雄说道：“晓得。”遂收拾利便，带好兵刃暗器，越过店墙够奔双龙山而来。顺河沿向东，一看双龙山，真不愧双龙之名，曲曲湾湾，真似两条龙一般。老头由打山下而上，一飘银髯，日行千里，有一个喽卒看见一道白线，喊道：“你们看见没有？一道白线。”那个喽卒说道：“别说别说，怕是仙家吧。”老英雄来到聚义厅一看，金漆八仙桌，三张金交椅，坐的俱是江洋大盗，林士佩器宇轩昂，老英雄等了多时，至三更来天，喽卒寨主各归下房安歇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铁戟将方成、宝刀将韩殿魁，四五个人坐在一处，老英雄不得向外诱林士佩，石爷心中说道：“明天我再来。”遂出了聚义厅。上西寨墙出来，西山坡依山靠水，有一只小船靠西山根走，船上有一个灯笼，顺山坡小船又向南去。为何三更后还有行船呢？老英雄仔细一听，船上有男女的声音，老英雄爱管闲事，顺山坡向南去，留神细听，船上男女说说笑笑，老英雄一路跟将下来。向南走了有四五里地，老英雄暗道：“向东南去，是通黑水洋去台湾，此小船不能过洋啊。”正在思索，船已止住，抛下铁锚来，并没搭跳，三个人跳下了船，有背小包袱的，顺着小道而行，三个人说话的声音更大啦。老英雄避在山环之内，借灯光一看，有一个落发尼姑，一个少妇绢帕绷头，汗巾系腰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背着小包袱，打着灯笼，三个人说说笑笑，言语不堪入耳。老英雄一看，心中不悦，暗道：“这三个狗男女是干什么的？”他跟着他们看看究竟，就见坐北有一座庙。书中代言，向南不远，山坡下波浪滔滔，此庙乃镇江龙王庙。就见那男子将灯笼交与妇人，纵身形上庙墙，到了里边，开开庙的角门，尼姑与妇人进了庙，又上好庙门，老英雄随后越墙而过，三个人在佛殿前绕着进了东跨院。东跨院有北房三间，是一明两暗，南有敞棚两间，东有小房两间。三人开开上房屋门，进了屋中，点着蜡烛，尼姑与妇人打开抽屉桌，取出熏鸡、熏鱼、酱肉，俩人切菜，三人预备了杯筷，喝了会子酒，在西暗间，老尼姑独自睡觉去了。这老尼姑正是水月庵救秦尤的慧善，妇人正是救秦尤的袁王氏，男子是一个江洋大盗。石爷候三个人都睡熟之后，将门撬开，老英雄将一男一女绑在一处，用棉被一卷，把尼姑也捆上，用被一卷，开开庙门，扛着俩挟着一个，扛到庙外南山坡上，下面长江波浪滔滔，用匕首刀一刀一个，将人头尸身，俱都抛在长江之中。老英雄回庙一看，上房屋中，家俱什物应有尽有，南敞棚之中有油盐柴炭。书中代言，后山轻易没有人向此往来，晚响尤其清静。老英雄心中思索：“这是一个清静所在，我若能引出林士佩来，叫他们兄妹在此相见。”老英雄遂将零碎东西收拾好了，将灯熄灭，把庙门上好，越墙而去。往西去，走到依山靠水之处，将小船的锚提起来，老英雄上了船，老英雄行侠作义，已然七十岁啦，所有水旱两路之事皆通，驶船本是明白。老英雄摇动船橹，不大工夫，到了北河坡，河坡上下长的水旱苇子，将小船渡在苇塘之中，下好了锚。老英雄翻身够奔桃柳营，进了招商店，已经鸡鸣犬吠。姑娘因为心中有事，未得睡熟，等候多时，才见石爷回来。姑娘问道：“义父你回来啦，我那狠心的兄长，落在双龙山没有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你兄长现在双龙山，因为未

得其便，我不得往外叫他。好在他既落在双龙山，这就好办啦，白天我先休息休息，夜晚我再想法子往外引他。”爷儿俩说完了话，老英雄养了养神，天光已亮，爷儿俩随意吃了点吃食，老英雄叫道：“姑娘，双龙山后山有一个清静的所在，我把你送到那里，你先在那里安身，一来比店房清静，二来我也好引你兄长在那里相见。我设法引他出寨，对他言明，你兄要有兄妹之情，你兄妹便在那里相会，卸了我的肩责。”商议已毕，老英雄叫店家算清店饭账，多赏了一两银子酒钱，爷儿俩收拾好了零碎东西，出离招商店。到了双龙山西面，绕道进了苇塘，老英雄同姑娘上了小船，石爷摇动船橹，向南贴着山坡走，走出四五里之遥，将船湾住，爷儿俩弃船登山，往东南走出一二里地，到了那座庙宇。此处本是后山，轻易人迹不到，那巡山喽卒也不到此处巡查，故此石爷父女安然来到此处。石爷越过庙墙开开庙门，然后又让姑娘进了庙，仍然把门上好。爷儿俩够奔东跨院，庙中应用的物件无一不备，都是那老尼姑备办下的。西暗间不大洁净，东暗间干净，石爷自己住了西暗间，叫姑娘在东暗间住。从这天起，石爷每晚去探双龙山。无奈林士佩与程寨主左右不离，一连三夜，不得其便，引不出林士佩来。老英雄自觉劳乏，到了第四日，在西暗间养神，略一迷糊，姑娘悄悄的由东暗间来到西暗间，轻轻呼唤道：“义父。”石爷睁眼一看是姑娘，遂问道：“何事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义父，你老人家再辛苦一趟，或者有机会得便，就许将我哥哥引出来。”石爷说道，“好，我就去吧。”老英雄说罢，遂收拾好了兵刃暗器，出了庙，够奔聚义厅而来。

越过两道大岭，方到大寨的西大墙外，有一片卧牛石，石爷在此稍息，就听有人说话，老英雄仔细一听，原来正是秦尤与林士佩述说刘云的事情，就听秦尤说道：“林大哥，你也不认识这个小冤家，他吃里爬外，他与我盟兄的兄长张德福他们是盟兄弟，吃过横梁子，抢过船，开过黑店，后来又与镖行的黄三太拜了盟兄弟，勾串苏州府的官人，将连云山的大寨主擒住。这个小冤家是西路镖头钱士忠的义子，所有武学都是跟钱士忠学的。”老英雄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可巧啦，这个人乃是我盟弟的干儿子，我可得救他。”又听秦尤说道：“小冤家的姐姐刘凤兰，乃是南侠王灵的干姑娘。”石爷在卧牛青石后一点头，心中说道：“是我大盟兄的干姑娘的兄弟，我更得救他啦。”又听到姐弟认祖归宗，回家之后与老胜英走动甚近，他们姐弟大概是与胜爷行人情去啦，小冤家乃是宣化府镇台刘玉书之子，回家被绿林道将船砸翻。老英雄一想：“此人与四大镖头有三位有关系的。”又听说聚义厅还拿住两个呢，老英雄心中说道：“我先救这一个吧。”这时老英雄一看，秦尤正要手起刀落结果刘云的性命，老英雄赶紧痰嗽一声，喊道：“秦尤孺子不要逞强，老夫来也！”秦尤以为胜爷来啦，抹头便跑，林士佩倚仗自己武艺高强不惧，这才与老英雄交手，又不认识石爷，老英雄责备林士佩的过错，他不但不服，动起手来，被石爷打了一子午问心钉，才知道老英雄的厉害，逃往聚义厅报信而去。

老英雄打完了林士佩，背起刘云，这才够奔镇江龙王庙而来，刘云正在年轻力壮，老英雄爬山越岭，力气费尽，到了庙外，背着人就不便越墙啦，遂用手敲门，叫道：“姑娘开门来！”姑娘自己因庙内非常清静，女子穿男子的衣服，不甚舒适，可就男子的衣服换下来了，鞋子也脱啦，短衣襟小打扮。姑娘听外面叫门，心中暗说，每天义父都由墙上进来，今天为何叫门呢，姑娘遂由屋中出来开门，姑娘一看，老头身背后背着一个人，姑娘问道：

“老爷子，你背的是谁？”老英雄说道：“咱爷儿俩进去再说。”老英雄说着话，将刘云背到上房屋中，姑娘仍将双门上好，老英雄可就将刘云背到东暗间姑娘屋中去啦，借灯光一照，刘云肩窝中了一只毒药镖，镖还在肩窝上钉着呢。老英雄将刘云仰面朝天，放在床上。老英雄叫道：“姑娘！你给他治镖伤，我包袱里有药面子。聚义厅还有两位被获遭擒的，我去救那两位去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老爷子且慢，孤男寡女，焉能共在一室？圣人有云，男女授受不亲。”老英雄叫道：“姑娘！快与此人治伤，乃是奉为父之命。儿呀，老夫飘零四海，天下为家，你要是男子，可以与为父不离左右；你乃女流之辈，诸多不便。此子乃宣化府提督刘大人之后，又是我盟弟西路镖头钱士忠之义子，他乃宦家之后，治好了镖伤，我不能与女儿为媒，我胜三哥不久就到双龙山，我必奉烦我胜三哥，或侠客义士作伐，我儿终身大事就在此子。刘公子五官相貌不凡，男大求凰，女大求凤，女儿必遵为父之命，我就此前去救那二人要紧，一位是我胜三哥的高徒，一位是我盟弟萧三侠之子。”语毕，石爷转身形，拿定毒龙怀杖而去。

姑娘借灯光之下，一看刘公子，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，倒是一位公子模样。赶紧打开小包袱，取出石爷的药面子、皮子膏药、止毒丸。外间屋有锅灶，燃着火，温了点水，亮匕首刀，将刘云短靠挑开，露出皮肉，四周紫黑色，有核桃大一块。左手按定患处，右手起镖，镖上带出一块紫黑皮肉，用匕首刺去镖四周的紫黑肉，流出不少紫黑的血，取温水将四周的血迹俱都擦去，敷上白药面，少时黑血流完，见了红血，这才贴上皮子膏药。再用温水将止毒丸化开，与刘云灌吃，刘云牙关紧闭，不能张口，姑娘用筷子撬开牙齿，服下药去，盖上棉被。刘云是新受的伤，吃下药去立刻鼻洼见汗，腹中雷鸣，姑娘扶着刘云的头，向床下吐了不少的绿水，毒水这一吐出来，热汗可就出透啦，姑娘将被与刘公子重新盖严。工夫不大，刘公子“噯呀”一声，定了定神，睁睛一看，床下机凳上坐着一位青年的姑娘，衣服瘦小。刘云道：“您是仙人吗？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啦？”姑娘说道：“那有神仙？我义父救了你来，镖伤我给你治的。等候我义父来了，你就明白啦。”说着话，姑娘杏眼一转，面现红潮。刘云问道：“小姐，你的义父是哪位？”姑娘说道：“我义父是大明家的镖头，东路镖头石……。”刘云说道：“莫非是石伯父吗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不错，是他老人家将你救来的，我才给你治的镖伤。前寨还有两位被擒的，听说也是镖行之人，我义父前往搭救去了。”刘云闻听，说道：“小姐与我治镖伤，救了我的性命，真是恩同……”说出二字，刘云就不向下说啦，皆因人家是姑娘，“再造”两个字不能说，接着又说：“活命之恩。”此时姑娘向刘云道：“公子养伤要紧，何言活命之恩？”未过门的夫妻，正然谈话，就听外面有人痰嗽，石俊山已经回来啦。姑娘出了东暗间进明间，石爷问道：“姑娘，刘云伤痕如何？”姑娘道：“神气清爽，已无性命之忧。义父，你救的那二位呢？”石爷说道：“他们未敢杀害，已然囚了起来。山中地方甚大，一时不易寻找。”素梅道：“你到里间去看看刘公子吧，女儿要回避了。”石爷叫道：“女儿，人正不怕影儿歪。刘公子这宗伤，一天得吃五六次饭，共合是三间屋子，你不要躲躲藏藏的，我还能镇日里伺候他吗？服侍之事，还得女儿代劳。”姑娘暗道：不叫我躲藏，我更愿意。石爷在前，姑娘在后，进了东暗间。石爷叫道：“刘公子镖伤如何？”刘云答道：“你就是石伯父吗？”石爷道：“老夫石俊山是也。”刘云忙道：“小侄男有贱恙在身，实不能拜谢活命之恩。”语毕，向石爷点了点头。

石爷道：“刘公子，与你治伤的女子，原本是我的义女，老夫不能隐瞒，他乃是镇八方林士佩的妹妹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今天意欲将我女儿终身大事，托付公子，未治伤之时，我已对女儿说明，许与公子为室，要不然姑娘焉能与你治伤？”刘云道：“活命之恩尚且未报，小侄男焉敢造次呢？”石爷说道：“我并不是与女儿为媒，我胜三哥不久必到双龙山，俟我胜三哥来时，我拜求我胜三哥约请媒人，三媒六证，单等你灾消难满，明媒正娶，公子不可推托。”刘云道：“谢过老伯父。方才姑娘说你去前寨救人，但不知如何了？一位是我萧银龙兄长，一位是我张茂龙兄长。”石爷说道：“前寨地方甚大，闻听他们将此二人幽囚起来了，不知囚在何处，谅他们不能杀害。我先歇息歇息，晚上我再救他们去。”刘云眼中落泪，说道：“老人家，睡多梦长，若等二更多天，岂不误事？前寨有老道七星真人，他乃杀人不展眼之贼，你看在我胜三伯父之面，总得救他二人之命。”石爷说道：“不劳公子嘱咐。我且问你，刘公子今年贵庚？”刘云说道：“小侄男今年一十七岁。”石爷说道：“你十七岁，我今年七十岁。你小小年纪，交友这样血心热胆，我七十岁之人，何必恋此残喘？全凭毒龙怀杖独斗那群贼，搭救二龙。”老英雄语毕，拿毒龙杖飘然欲去，姑娘叫道：“义父且慢！义父，你老人家虽然武艺绝伦，聚义厅上这一干寨主，全都是勇猛非常，你老人家孤掌难鸣。你是斗群雄，还是救他们二位呢？你白天先养养精神，晚上再去救人。常言说的好，有命不怕家乡远。公子说话别僵火，我义父性情暴，倘我义父有了好歹，连你我二人也不能出山。”刘云点头称是。石爷遂出了东暗间，叫道：“姑娘！好好服侍刘公子。”刘云虽然受了镖伤，在镇江龙王庙倒享了福啦，姑娘服侍的称心合意，过一个多时辰，姑娘来在床前，问一回吃东西不吃，喝水不喝。刘云将养镖伤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桃柳营的黄三太、杨香五、李煜、贾明，在店中等到日上三竿，不见探山的二人回来，众人在店里走里转外，三太唉声叹气。耗到巳分时之后，店中人问：“达官爷为何愁眉不展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昨晚我们去了两个人探双龙山，至此时未回。”三太又叫道：“三位兄弟！咱们带家伙杀奔双龙山吧，他们二人必然凶多吉少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咱们怎么去？买点蒲包点心鲜货，咱们送礼去呀？林士佩要在双龙山上，他一个人还不打咱们八个人？萧银龙临走之时嘱咐再再，他们若是不回来，不是叫咱们上孟家寨送信去吗？孟二大爷那几个字，就比咱们几个人强。大小子要是在家，力敌万人。不服高人有罪，萧银龙嘱咐的再再，在胜三大爷家中，火烧红棚，闹的七零八落，孟二爷不是说要回家吗？我去到孟家寨请人去，孟家寨也好找，出桃柳营向南是大江，向西是孟寨。”又对杨香五说道：“我将黄三哥交给你啦，我去请人去。黄三哥要上双龙山，你们可千万拦阻。”金头虎遂出了招商店，赶奔孟家寨而去。孟家寨周围有水围着，总得过摆渡，来到摆渡口，金头虎一摸腰间没带钱，心中一想：“我孟二大爷是苇行行头，他家中大船不少。”遂顺河沿向西走去。走了有半里之遥，水中有两只渡船，金头虎哈巴罗圈腿，问摆渡上的水手，向南一指说道：“这是孟家寨吗？”水手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孟家寨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，九头狮子孟凯。”船上人说道：“那是我们老当家的。”贾明问道：“孟二侠在家吗？”水手说道：“我们当家的才回来两天。”金头虎笑说道：“打直隶郑州回来的吧？”水手说道：“不错。”贾明又问道：“回来多少人哪？”水手说道：“两辆车，三位姑娘三四个丫环婆子。”贾明道：“这三个姑娘

叫什么玩艺儿？”水手说道：“这叫什么话？有于家二位姑娘，亲姐俩；有袁家姑娘。”贾明一听乐啦，心说：“于家姑娘是我亲表妹，袁红玉是张茂龙未过门之妻，我给说的媒。”遂说道：“水手们劳驾，回禀一声，孟二侠那是我的盟兄。”水手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贾柳村黑驴寨姓贾。”船上有一位老者对水手说道：“少说闲话，咱们老当家的是侠客，交友不论年长年幼，有事不可不禀。你们这只船在此等候，我去到里面给老当家的送信去。”你道，为什么两只渡船呢？孟二侠为怜恤邻亲，这二位一老一少，是祖孙爷儿俩，闲着没事，孟二侠周济他祖孙，叫他祖孙管着摆渡。闲文不叙，老头将船摇到对岸，孟家寨三四百户人家，姓孟的多，孟二爷大门坐东。老头下了船到门房一回禀老门公孟忠，这孟忠比孟二爷岁数大，八十有余啦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管船老头说道：“现有黑驴寨贾柳村姓贾的，与东家是盟兄弟，前来见东家。”老家人一听，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有这么一个朋友。”老家人遂到书房回话。你道，孟二爷在胜爷家中，见胜宅烧的七零八落，凤兰认了二奶奶为干娘。这三位姑娘，一位是银龙未过门之妻，一位是茂龙之妻，金凤尚未字人，孟二爷的心思，打算求胜爷为媒，说金凤作儿妇，故此将这三位姑娘都接到家中。在郑州起身与金龙一同来的，因为在路上金龙叫孟二爷生气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呼三位姑娘为妖精，孟二爷一怒，给了他几十两银子盘费，叫他自己单走，所以孟二爷回到家中，金龙尚未回来。三位姑娘到孟家寨之后，惟有大姑娘不服水土，染病甚重，孟二侠非常担心，倘有差错，万水千山的接来，真不好安置。孟二侠正在书房中为难呢，一听老家人报告说，贾柳村盟弟来啦，孟二侠心中非常欢喜，皆因贾七爷是金凤姑娘的姑丈，倘若金凤有个好歹，有贾七爷在此，孟二侠省却好些个心肠。孟二侠遂叫家人：“快去迎请！我在岸上相迎。”孟二爷由家中出来，向北岸一看，摆渡船上，站立着好像贾明，留神观看，并不见贾七爷。船拢了南岸，贾明打船上跳下来叫道：“二大爷，我与你请安啦！”二爷问道：“你天伦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孟二侠问水手道：“我盟弟呢？”水手说道：“就是此人，自称是你盟弟。”孟二侠对贾明说道：“你是谁的盟弟呀？”贾明说：“我在船上告诉水手说，你跟我爸爸是盟兄弟，他们听错啦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你这东西，又冒坏呢，你作甚么来啦？”贾明说：“二大爷，萧银龙与张茂龙干啦。”孟二爷也不知道贾明说的是哪里话，遂说道：“有话家中去说吧。”孟二爷在前，贾明在后，跟随着来到书房，爷俩落座吃茶，二爷问道：“明儿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贾明道：“我们六个人，追赶杂毛，在杭州遇见我华大爷，告诉我们说，杂毛够奔建宁府双龙山来啦。”孟二爷问道：“六个人都是谁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黄三哥、李煜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萧银龙、还有我。我们六个人住在桃柳营招商店内，张茂龙、萧银龙他二人前去探山，昨晚定更去的，到今天巳时尚还未回店。我黄三哥要上双龙山拼命去，我没叫他们去，我这是给你送信来啦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你们到这儿不上我家来，你们就敢探山，真是胆子不小。本山寨主金面太岁程士俊，此人惯使一对画杆描金戟，有万人不敌之勇，十二棵镖枪，三支点穴镞，跟林士佩同堂学艺，你们竟敢探双龙山。我与他一江之隔，相敬不斗，程士俊是绿林的豪杰，方近一带概不作案，别的绿林道，都不敢在方近作案。他也知道孟家寨有个孟二侠，我也知道双龙山有个程士俊，我们是对兵不斗，逢年遇节，给我送礼，我也给他送礼，互相敬重，程士俊乃当时的人物。明儿，你吃了饭没有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一天茶米未沾

牙啦。”孟二侠告诉老管家，叫厨房备饭，贾明说道：“孟二大爷，多做点，我可吃得多，一天没吃什么啦。”老家人来到厨房，一看厨子正熬三鲜粥呢，老家人说道：“大师傅，快炒菜，来了一位朋友，就要用饭。”厨师傅说道：“老当家的吩咐，不论多忙，先得给三位姑娘做饭。这是三鲜粥，鸡头米不好烂，怎能先做别的？”书中代言，老家人知道这三位姑娘，有张茂龙之妻，有萧银龙之妻，金凤尚未字人，二侠打算给自己儿子婚配，老家人遂对厨师傅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姑娘要问，你就说当家的吃完饭，等着上双龙山救人去。有镖行的张茂龙与萧银龙二人探双龙山被本山所擒，非老当家的去不可，故此等着吃饭。你这么一说，三位姑娘就是一天不吃饭也不能怪罪你的。”

大师傅遂端下铜锅，赶紧炒菜，正要炒菜，丫环就打内宅出来啦，问粥熬得了没有，大师傅遂将老家人所说的话对丫环都说啦。你道，这位丫环正是银凤贴身的丫环，丫环知道萧银龙是他家姑爷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丫环一听，转身就走，到了内宅，叫道：“姑娘！别喝粥了，老当家的等着先吃完了饭救人去呢。”姑娘说：“救谁呀？这样的忙。”丫环说道：“救的是萧银龙。”银凤闻听脸一红，红玉姑娘说道：“不行，我非喝粥不可。”丫环心中暗道：你非喝粥不可？你这是诚心。我们的姑老爷被擒，你不关心，我也叫你添点心烦，大概你就不非喝粥不可啦。小丫环说道：“姑娘，我听说还不是一位被擒，还有一位呢。”银凤姑娘道：“你怎么这样麻烦？一块儿都说了不就完了吗？到了儿都是谁？”丫环说道：“还有一位姓张的，也是镖行人，名叫张茂龙，与萧银龙一同被擒的。”红玉姑娘在旁一听，当时脸儿一红，果然就不说等着喝粥啦，犹如冷水浇头一般，木雕泥塑的站在一旁，一语全无。银凤叫丫环将残席撤下去，对丫环道：“你去用饭吧。”丫环将杯箸俱都撤下去，银凤姑娘眼泪汪汪，思想此事，心中难过，暗中痛恨银龙：“为什么镖行来了六位，人家都不去探山，单单的你去探山？简直你是自逞其能，叫人家擒住了，你的本事也没有啦，拿着砸钉子当露脸儿。”银凤心中思索着，回头一看袁红玉，就见红玉两手拢着磕膝盖，眼泪儿直流。银凤说道：“袁大姐姐，你哭也是无益。打算怎么办？”红玉说道：“我没有别的主意，我不是自刎就是上吊。”银凤说道：“在这儿就上吊吗？”红玉道：“可不就在这儿，不在这儿上哪儿去？”银凤说道：“人家孟二大爷把咱姐俩接来，如同亲生女儿看待，咱们在人家这儿上吊玩，给人家添麻烦？你别胡闹啦。咱姐俩打开壁子说亮话，我七哥在萧玉台订的你，因为我七哥被人家追的误入沐浴房，你正在沐浴房洗澡，我七哥踹窗户逃走，姐姐你要自刎，我傻表兄给你们成全一段姻缘。我是在莲花湖，银龙救我，后来我又救了他，此事大众无有不知道的。倘若他二人有了好歹，你不能活着，我也不能活着。自从来到孟家寨，我大姐就病啦，二大爷怕咱姐俩闷倦，叫咱姐俩游江，咱们姐俩游江去的时候，你没看双龙山就在孟家寨对过？咱们姐俩反正是不能活啦，与其在人家上吊，还不如死在双龙山呢。”红玉闻听道：“我这时是无所畏惧，怎么都行。妹妹你敢去，我就敢去。”银凤叫道：“袁姐姐，我们在莲花湖姐妹取笑用的，有白胡子有黑胡子，带上与真的一样，咱们是女子，上山不便，可以带假胡子。”红玉说道：“好好，你怎么打扮，我就怎么打扮。”姐妹二人带好兵刃暗器，由后窗户出去，屋中门都倒关着，出了孟宅，奔河坡而来。

河坡之上俱是苇垛，孟二爷发卖苇子，水面上停着一只小船，有一位老者在船上睡着啦，此船是二爷给两位姑娘预备游江的，这位老头名叫李二麻

子。姑娘来到切近，一拍船，李二麻子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银凤姑娘说道：“李二麻子，你受点儿累，我大姐病的人甚不耐烦，我们姐儿要游江散闷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深更半夜，姑娘为何游江？”银凤姑娘说道：“皆因为我大姐病的呻吟之声，令人听着太烦闷。咱们是客情，我给你几个钱打酒喝。”语毕，由腰间掏出三四两重一块银子。李二麻子一见银子，欢喜非常，伸手接银子，叫道：“姑娘上船吧！”真是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二位姑娘上了船，李二麻子问道：“二位姑娘往哪方去呀？”银凤说道：“向东去。”李二麻子摇动桨橹，向东而去，走出约有三四里地，李二麻子就不向前走啦。姑娘说道：“再向前进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白天咱们游江，不是到此处为止吗？再向东去就是双龙山啦，有山大王。”银凤说道：“我们姐儿俩就是够奔双龙山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二位姑娘够奔双龙山何事？”银凤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姐俩救人去。”李二麻子问道：“救的是什么人？是男子还是女子？”银凤姑娘说道：“救的是男子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那可不行，要叫老东家知道了焉能依？”姑娘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此事要叫我孟二大爷知道了，不过是一笑而已。你还不明白吗？”李二麻子问道：“倒是与姑娘有什么瓜葛？”姑娘指袁红玉说道：“你看这不是我大姐吗？救我大姐夫去。”李二麻子说道：“还有谁？”银凤脸儿一红说道：“你要紧打麻烦，不向双龙山去，我可结果你的性命。”李二麻子无法，知道不去是不行，遂将船向东驶去。工夫不大，来到双龙山西面，李二麻子将锚下在山坡上，也没用搭跳板，姑娘纵身下船。二位姑娘在山坡上，银凤叫道：“袁大姐！你带墨髯还是带银髯？”姑娘打囊中取银灰绸子手巾，打开了手巾，里面是一部墨髯，一部银髯，比真胡子还好看。红玉接过墨髯，带在颌下，银凤带上银髯，二人遂奔至山崖。到寨子墙下一看，高有一丈有余，银凤说道：“我先上去看看有埋伏消息没有？”银凤姑娘先纵上大墙，胳膊肘跨墙，遂用手一按墙头，并无消息埋伏，袁红玉随后也纵上大墙。墙里边黑暗，银凤用问路石向地下一打，“叭哒”一声，并无埋伏，二人纵下大墙，银凤拾起问路石，带在囊中。遂叫道：“袁大姐姐！我们莲花湖有埋伏，我都明白。你在我背后跟着我走，决无差错。”红玉点头。二人拧身形上房，一层层的院落，大房不下二三百间，二位姑娘过了两道院，红玉低声叫道：“妹妹，地势广大，哪里去寻？”银凤用手一指叫道：“姐姐，你看！送信的来啦。”就听乒乓二更二点。素常此山并不打更，皆因为昨天晚上，石爷毒龙怀杖打林士佩，众群雄恐惧，所以才设更夫。二位姑娘在房上一看，坐北的月亮门，里边东房有十数间，西房十数间，都是单间，这俩打更夫由月亮门东来，一个挟着一口破单刀，打着梆子，后面一个人挟着一条破花枪，枪杆挂着锣，当当敲锣。此时银凤在月亮门上，两条腿顺在墙上，红玉在西房上蔽着，就听打更的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两天多乱啊。林寨主有万人不挡之勇，昨晚上追刘云，飞天鼠在西寨墙外等候，毒药镖打了刘云，秦尤刚要杀刘云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使的是拐杖，把林士佩胳膊上打了一道血槽，众寨主追出去连人影儿都没看见，竟将刘云救着走啦，有说是土地爷显圣的。今天晚上我怎么心惊肉跳呢？”就听又一个说：“我也觉着毛骨悚然，咱们别进月亮门，打几下就走。”打梆子的在前，敲锣的在后，敲了几下抹头就往东去啦，银凤小姐在后便追，一伸手由软皮壳内掏出匕首来，从敲锣的背后，一伸手奔软肋稍扎去，右手扎软肋稍，左手接锣，为的是不叫锣落地。敲锣的躺在地下，银凤过去照脖子上一抹，那更夫一伸腿，就归西去了。前面打梆子直敲梆子，不

听锣响，回头一看，说道：“你真可以，打着更就睡着啦。”银凤一个箭步纵至敲梆子的前面说道：“你要喊，我便要你的命！”更夫一看，说道：“你就是昨天晚上打林寨主的白胡子老头吗？”银凤说道：“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说了实话，我便放了你；要说不说实话，我必要你狗命。”更夫说道：“你要给我留命，我什么都说。”银凤说道：“昨天你们拿住的两个人在哪里囚着？快快说来。”更夫说道：“就在那月亮门里边呢。姓张的在第三间，姓萧的在第五间，俱都锁着门呢，没有人的屋子没锁门。”银凤听明白了，一伸手，刀奔更夫哽嗓咽喉扎去，噗的一声，更夫躺在尘埃。低声叫道：“红玉姐姐！”红玉由西房上下来说道：“你为何都要了他们的命呢？”银凤说道：“慈悲生祸害。要放了他们，他们必到聚义厅上送信，群贼一来，就不放咱们啦，别说救人，连咱们都出不去双龙山啦。”语毕，进了月亮门，握着火折，一看西边单间屋子门开着呢，进去一看，屋中有倒下台阶。银凤道：“红玉姐姐，你随着我脚印走，此台阶倒下三层，就有消息，东面是坑，西面是梅花网，触动消息，必然被拿。”由空屋出来，走到第三间，银凤低声叫道：“姐姐，咱俩怎样救人呢？事到如今难以为情了，你到第三间救我七哥去，我到第五间救你兄弟去。”红玉点了点头。过了第四间来到第五间，银凤一看双门紧锁，老年锁头尺寸都大，姑娘将锁头捋住，一翻腕子，连门鼻子都捋下来了。向屋中一看，屋里漆黑，借着门缝照进去的亮儿一看，后檐墙捆着一个人，白微微的脸面，捆了两夜一天啦，狠心贼捆人的时候，将绳子都勒在肉里去啦，勒的骨酥肉麻。这个时候正在二更多天，美英雄唉声叹气的自己说道：“不如在聚义厅乱刃分尸，在此求生不能生，求死不能死。又在聚义厅喝的哪一家子的酒？”正在唉声叹气之时，就听外边咕咚咕咚直响，双扇门一开，只见雪白的银髯，一进屋子，美英雄心中暗道：“必是老前辈前来搭救。”银凤走到美英雄面前，在左肩头上拍了一下子说道：“我救你来了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是哪位？”银凤说道：“哪位？除非自己爷们，谁还能来救你吗？我是你二大爷。”茂龙暗道：“我哪里有这么一位二大爷？孔华阳、诸葛山真，这二位都是我二大爷，此人是谁呢？”茂龙问道：“你认的我是谁呀？”银凤说道：“你刚几天不在我胳膊上拉绿屎，你不是塞北观音萧银龙吗？”美英雄说道：“非也，我是张茂龙。”银凤姑娘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可坏啦，原来是大伯子。”姑娘杀了这个更夫，问那个更夫，那个更夫吓糊涂了，将话说错啦。银凤这边认错，红玉那边当然也是不对，红玉一拧下锁头，走到银龙跟前，一拍银龙的肩头，说道：“我救你来啦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你是哪位？”红玉说道：“我是你四叔。你不是凤凰张七吗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是萧银龙。”红玉心中暗道：“原来错啦。”翻身出来，够奔第五间而来，银凤也出了第五间，够奔第三间，姐俩几乎没走个碰头。银凤进了第三间，用火折一照，果然是萧银龙，萧银龙一看白胡老头，底下可是小脚。银凤照明白是银龙啦，过去用手指照银龙脑门子上点了两点，遂低声说道：“都是你，都是你。”银龙也看明白啦，遂说道：“快解开吧。”姑娘先将萧银龙发髻由桩子上解下来，柏木桩下有横梁捆着腿腕子，银凤用匕首刀挑断绳子，又解开手上的绳子。银凤说道：“你看看，都是为你，无故的我与张七哥说了几句笑话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别叙闲话啦。”姑娘说道：“走吧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捆了两天啦，手脚麻木。”姑娘说道：“我搀你两步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搀着也不行，手足失去知觉啦。”未过门的夫妻，正在急难之处，就听西北角上锣音响亮。皆因为更夫被杀，听不见打更的梆锣响，

有值夜的一查，见更夫俱都被杀啦，这才报告了聚义厅，聚义厅群雄传令聚众。银龙说道：“姑娘你走吧，你这一来，就有夫妻之义。我是不能走啦，这回群贼来了，我是破口大骂，叫他们将我剁了就完啦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你这是诚心，我岂能独自逃走？要死咱们死在一处。我背你几步可行啦？”银龙说道：“那们着倒行。”姑娘解下汗巾，萧银龙伏在姑娘背后，姑娘用汗巾勒住银龙的腰，向自己腰间一系，两手一拢银龙胳膊，将银龙背在了身上。银凤回头向北一看，张茂龙也在红玉的后背伏着呢。前边银凤，后面红玉，出了月亮门向西去。西院有一道垂花门，黑夜里摸不着门闩，银凤向后倒退了两步，抬腿踹门，当当两脚，将垂花门踹下两扇去。过了垂花门，又一道大门，踹了两脚，纹丝不动，姑娘慢慢摸着门闩，将闩开开。出了大门往西去不远，就是低耸耸的大墙了，一丈来高，两位姑娘背着各人的丈夫，欲要上墙是上不去，就见后面灯笼火把，人声鼎沸。二位姑娘顺西墙向北去，走到大栅栏门，进了栅栏门，一摸大门上的锁头，一尺来大，在钢鼻子上锁着。姑娘伸手抓着锁头，拧了两把，纹丝儿不动。钢鼻子有手指头粗细，山上的大栅栏门板子有四寸多厚，踹也不行。后头追来的人，有一百余号，俱是亡命徒江洋大盗，林士佩率领，灯笼火把，将栅栏门道堵住。可有一宗，无人敢向前进，皆因为昨天石俊山杖打林士佩，镇住群雄，今天众贼一看这白胡子老头以为是石俊山呢，均退缩不前，离着栅栏门五六丈远就不向前进啦，大众齐声呐喊，不敢前进。林士佩说道：“还不放下吗？”正在此时，就见栅栏门外，顺着栅栏门的空子，递进来一口宝刀，向锁头上剁了三剑，哗啦啦大锁坠地，栅栏门大开，二位姑娘背着丈夫，纵出了栅栏门，就见前面一道立闪一般，并不见影儿。两个姑娘跑着说道：“这真是救命的活神仙。”书中代言，救二位姑娘者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三侠剑第一位高人老剑客艾道爷是也。皆因为孙子媳妇背着未过门的孙子，老剑客不好露面。两位姑娘慌慌张张向西而逃，经过陡壁山崖，走出二三里地，二位姑娘累得通身是汗。好容易逃到西山坡，银凤说道：“袁大姐姐，可了不的啦，荒不择路，咱们的船还离此处半里多地呢。”两位姑娘这一跑，早将胡子丢落，追来的贼人在道上拾了两个胡子，老道七星真人道：“他奔西方去啦，必是由西面来的，贫道带领几十位奔西南追；太仓三鼠带领几十位向西北追；林寨主带领几十位向正西追赶。他们绝跑不了甚远，背人的决不是男子，要是男子不能带假胡子。”银凤与红玉二人顺西山坡向南树林跑去，迎面老道七星真人仗剑截住。抹头顺山坡向北便跑，喘吁吁好不容易跑出来二三里地，北面迎头现出一支贼人。银凤说道：“银龙你会水，你赶紧下水吧。你看贼人东西南三面围住，西面是水，此时我等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为之奈何？”银龙道：“我与张七哥捆了两夜一日的工夫，浑身麻木，慢说是凫水，连一步都走不了。再说四人遭难，我焉能独奔生路？就是凫的了水，我也不能够那么办。你先将我解下来再说。”姑娘一看贼人越追越近啦，遂将银龙解下来，放在山坡上，红玉此时也将张茂龙解下来。双龙山的贼人距离也就在七八丈远，银凤见贼人来到切近，亮出鸡爪镰，红玉握柳叶刀。林士佩一见是姑娘，并不上前，三鼠之中，惟有张德寿是淫贼，紧上前走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就听江水一声响亮，随着有人言语：“双龙山的群雄，不要以多为胜，二位姑娘后退，俺胜英来也！”紧跟着水中浪花一搅，又上来一位，说道：“二位姑娘后退，九头狮子孟凯来也！”老道师徒见胜爷来到，老道七星真人念了一声“无量寿，我的佛！”抹头便跑，张德寿腿底下也明白，三鼠是黄花鱼，暗中溜了

边啦，只有林士佩双手合着狼牙钻，纹丝不动，一语不发。二位侠客上了水岸，东边的向东而退，二位姑娘扶着自己丈夫向西而退，胜三爷与二侠孟凯上岸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

你道，二位侠客何以至此？孟二侠在书房陪着金头虎吃完了饭，二爷问贾明道：“店中还有几位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还有三个人，三太、李煜、杨香五。”孟二侠叫金头虎坐船奔北岸，到店中将黄三太等约到家中。贾明走后，孟二爷喝着茶为难，自己心中暗道：“我若到双龙山，见了寨主，以礼相待，他要将银龙、茂龙献出，我们两人哈哈一笑，从此结为朋友；他要不献，程士俊杀法骁勇，手下飞贼有百八十号，我是孤掌难鸣，傻孩子没在家。”孟二爷正在心中思索，家人来禀：“北岸胜三爷来到。”孟二爷一听，心中非常欢悦，孟二侠遂到南岸，一看船上，胜三爷昂然而立。船夫将船摆到南岸，孟二爷与胜三爷请安，胜三爷问道：“贤弟几时到家？”孟二爷说道：“小弟到家三四天了。”哥俩携手进了书房落座，从人献过茶水，孟二侠问道：“胜三哥何以至此？”胜三爷道：“我在杭州遇见华五爷与金面韦驮张旺，故此连夜赶来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三哥你来的太巧啦，昨天银龙与茂龙二人去探双龙山，至今天还未回归。方才金头虎来与我送信，黄三太要独自到双龙山拚命，幸被贾明拦住。贾明前来与我送信，我正在独自为难呢，我想双龙山贼多势众，小弟一人前去，恐怕与程士俊说僵了，小弟一人不是群贼敌手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兄弟你一人来的，还有别位前来？”孟二侠便将接三位姑娘来家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胜三爷闻听三位姑娘在孟宅，心中就是一怔，遂问道：“二位姑娘可曾知道二龙被擒？”孟二侠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可千万别叫姑娘知道，现在年青的人都开通啦，二位姑娘要是知道，就许前去救援。倘若与群贼动起手来，叫群贼将姑娘的衣服要是摸一下，咱弟兄就栽了筋斗啦。”孟二侠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二位姑娘决不能知道。”胜爷喝着酒，放心不下，叫道：“孟二弟！你打发家人到里面告诉婆子们，就说我来啦，叫二位姑娘到书房来一趟，大姑娘有病不用来。”孟二侠遂打发老家人到里院传话，婆子到姑娘的闺房一看，姑娘的房门倒关着，二位姑娘踪影不见，墙上的兵刃也不见啦。婆子慌慌张张跑将出来，报告孟二爷，孟二爷说道：“你再看看李二麻子的船在河坡没有？”老家人去不多时，回来报告：“李二麻子的船，踪影不见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孟二弟，你看如何？如今的年青人开通多啦，我娶你三嫂子的时候，半年多的工夫，同着人还不敢说话呢。事不宜迟，咱哥俩赶快起身，接迎二位姑娘去。”孟二爷遂叫水手预备船只，弟兄二位上了船够奔双龙山而来。来到双龙山的西岸，正赶上二位姑娘背着丈夫向南跑，胜爷说道：“咱弟兄可以暗中保护，若是一露面儿，都不好看。”孟二侠说道：“兄长言之有理，咱们换水衣水靠吧。”弟兄二人在船上换好了水衣水靠，胜三爷道：“咱俩人可以下水，沿河跟着姑娘。”哥俩刚下了水，就见山上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一般。二位姑娘正向南跑的时候，绕过来一股贼人，正是太仓三鼠；姑娘抹头向北跑，又有七星真人也绕着湾兜上来了。二位姑娘一看，西面是水，东、南、北俱是贼人，渐渐追到，姑娘遂将背着的人由背后放下来。胜爷见二位姑娘都将丈夫卸下来啦，遂叫道：“孟二弟！咱们上岸吧。”胜爷在前一揽水花，纵到岸上，孟二侠随后也上了岸。贼人一见二侠到来，俱各惊慌失色，向后倒退，太仓三鼠早就溜了，老道师徒也逃无踪影，惟有林士佩捧定狼牙钻，站在正东面，不语也不动。胜爷向前抢了两步，正了正月牙莲子箍，颌下的银髯还打着缕

呢，抱腕当胸对林士佩说道：“林寨主一向可好？”林士佩面透红晕，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何至于赶尽杀绝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林寨主言之差矣，五六次我未伤足下，那有赶尽杀绝之理？胜英此来，决非与林寨主寻衅而来。在下胜英与犬子办喜事，六月二十八晚晌，火焚胜某宅院，大闹洞房，镖打吾的儿妇，受伤甚重，死活不知。虽然，胜英暂能忍下去。绝不该又由我宅盗出宝刃与双龙头杆棒、百草转阳丹二十粒，这样对待我胜英，实在叫人难以为情。与寨主丝毫无关系，我此来专为捉拿七星真人赵昆福师徒。”林士佩叫道：“胜老达官！我与七星真人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我管不着。我来问胜老达官，我师弟方成采花不采花我不知道，不该将我师弟烧的片瓦无存，伤我联盟拜的兄弟不少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我不能找您郑州去，您反过来在双龙山。”胜三爷未及答言，旁边怒恼了九头狮子孟凯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何必与嫉妒小儿论情论理？林士佩，你会斗我胜三哥数次，今天你会一会七星宝刃。”说着话，由背后撤出七星宝刃，林士佩合着狼牙钻，按三尖两刃刀便扎胸前挂两肋，孟二侠一闪身，往里一跟步，一刀一钻杀在一处。此时胜三爷一看张茂龙、萧银龙披头散发，身无寸铁。此时二位姑娘已然离开岸，上了孟二爷的船啦。再看林士佩这口狼牙钻，吞吐撒放、摘解撕捋，孟二爷七星刀上下翻飞，二人正在酣战之间，东坡上梆锣齐响，呐喊震天，声音鼎沸。书中代言，正是二百飞虎军。金面太岁程士俊、宝刃将韩殿奎、铁戟将方成，率领二百名飞虎军前来，在高阜处向下了望。

就听程士俊说：“为何林寨主与孟二当家的厮杀起来？”老道在旁说道：“程寨主，你看那不是老胜英吗？孟二侠是老胜英的左膀右臂。”程士俊一看，胜英头戴分水莲子箍，身穿分水裙，脚登分水踏，背后插着鱼鳞紫金刀。程士俊一提大擎，一对纱灯跟随，闯下山来，背后一对小童，每人抱定一杆画杆描金戟。到在山下，相隔胜爷不远，程士俊控背躬身说道：“对面老者，可是南七北六十三省胜老达官吗？”胜爷抱腕当胸说道：“在下正是胜英。阁下莫非是双龙山寨主程士俊吗？”程士俊答道：“然也。胜老明公，我师兄林士佩一败涂地，山破家亡，阁下何必赶尽杀绝？”胜爷答道：“寨主有所不知，我与令师兄曾会斗几次，我是以朋友相待。胜某此次来到宝山，胜英说话准口应心，皆因六月二十八日与犬子完婚，赵昆福师徒火烧我的宅院，烧了房子大小二十七间；大闹洞房，镖打新人，生死不知。我尚且能忍耐，决不该将我朋友的宝刃盗出，又盗出杆棒与百草转阳丹。我忍无可忍，遂再下南省，捉拿老道赵昆福。胜英起身时，曾对亲友起誓，不捉住赵昆福，得回宝刃、杆棒，誓不回归故里。恶道方才耀武扬威，寨主要收留赵老道，与寨主的名誉有关。恶道取童子紫河车，发卖薰香蒙汁药，无恶不作。在下胜英拿的是万恶的老道，找的是宝刃杆棒，与林寨主无干。”程士俊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赵昆福来到敝山乃是朋友面子，可暂而不可久。我请问明公一言，我师兄林士佩，与我师弟方成，他二人采花不采花？在莲花湖镖打刀杀那一干英雄，采花不采花？胜老明公，你要赢的了我这一对画杆描金戟，再拿老道。”两个小童绕到前面，将兵刃递与程士俊，程士俊甩大擎，双手一接画杆戟，向上一抖，将戟抖起来，双手接戟尖子，月牙朝外，对胜爷说道：“胜老明公请看，画杆戟上有字。”胜爷一看，戟杆上凿着五个字：“戟下定吉凶。”胜爷心中暗说：“好大的口气！你要留情则生，你要不留情则死。”胜爷看毕，程士俊又将戟掉过来，双手擎着戟杆，胜爷亮出鱼鳞紫金刀，画杆戟奔胜爷肩穴，胜爷抽刀撤步，戟刀交加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匠遇良材。那

边林士佩的狼牙钻，孟二爷的七星刀；这边是胜爷的刀，程士俊的戟。萧银龙叫道：“七哥！咱弟兄何日学到这份本领？”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，恶道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乘此不下毒手，等待何时？现有长箭手，将长箭手南、北、东三面调开，乱箭齐发，管保二老二少死于乱箭之下。要不听贫道之言，这座山可保不住。”宝刀将韩殿奎说道：“程寨主素来好胜，要用乱箭，必然不悦。”恶道说道：“韩老寨主，不毒不狠不丈夫。此时绿林道，您可算压倒一切的老人物，您栽给过谁？他当年甩头一子打您的眉辘一道血槽，还与您假充老弟兄。”韩殿奎闻听脸上一红，不亚如刀扎肺腑，韩殿奎遂吩咐长箭手向前，将队调齐，韩殿奎吩咐鸣金，呛啷啷锣声响亮，韩殿奎说道：“林寨主、程寨主退后，聚义厅有大事。”林士佩一看长箭手围住了东、西、南三面，就知道韩老寨主要放箭，林士佩向外一纵，叫道：“师弟罢战！”程士俊也跳出圈子外。长箭手一看，两位寨主俱奔东面而来，韩殿魁吩咐掌号，梆子一声响，二百名长箭手，南面的脸向西北，北面的脸向南，东面的脸向正西；二声梆子响，长箭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将弓拉圆。孟二爷叫道：“胜三哥，长箭手要放箭！单刀何能破弓箭？咱们哥俩往西面退下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二弟，名誉要紧，哥哥一生一世没教人家追跑了过。贤弟你下水，愚兄身带雕翎，我也剁他们十个八个的。”二侠道：“三哥您不败走，难道说兄弟就怕死贪生吗？”孟二爷将颌下银髯一团，往嘴内一咬。第一声梆子响，长箭手三面围齐；第二声梆子响，纫扣搭弦；第三声梆子还未响。正在此时，就听东南角声音特别：“唔呀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你们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，火神爷在这里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火还不起！”就是忽的一声，烟火烧来有二十余丈。借火光一看，此人狐狸皮马褂，春秋帽，棉靴头，向这方飞也像似而来。程士俊正在瞞怨宝刀将韩殿魁：“谁的主意放箭呢？我正会斗名扬天下的胜英，用乱箭伤了他人，咱们也栽给人家啦。”程士俊正在瞞怨之际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你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！”当时忽的一声，火光冒起有二十丈高。程士俊说道：“鸣金撤长箭手。”

您道，欧阳大义士是怎么个来由呢？皆因为欧阳大义士到了杭州府，正遇华五爷与张旺，指引来到建宁。欧阳爷来双龙山，一看此山三面是水，只有北面是陆地，欧阳爷不会水，由山口而进，欧阳爷的脚力很快，可以日行千里，猛鸡夺粟撞进了山口。有一个手明眼亮的喽卒，说道：“方才过去一个毛团似的。”别的喽卒说道：“你可不要胡说，得罪了仙家爷要头痛。”欧阳爷进了头道山口里，二道山口外，踩陡壁山崖，奔山坡向南而去。远远的望见灯球火把，本山的寨主喽卒俱都面向西，欧阳爷站在高阜处一看，长箭手三面圈住二侠，欧阳爷心中暗道：“要坏。”正在着急之际，一看面前有乾苇子廿余垛，顶上是园的，俱都是满灰抹的，蛮子是夜眼，将芦苇垛打开一垛，把苇子打开了，将十余个苇子俱抖开，西北东南一大片，由兜囊中取出焰硝硫磺，俱都洒在那苇坨子之上。借着灯笼火把一看，此时已弓上弦，三面围住，二通梆子响时，俱都将弓拉圆。蛮子知道山里的规矩，三通梆子响放箭，见二通梆子响过，遂说道：“唔呀！你们放箭，我就烧你们个王八羔子！天灵灵，地灵灵。”火折子向苇子上一扔，当时火光大作。程士俊正瞞怨韩殿魁，忽见火起，这才吩咐长箭手撤队。欧阳爷跑到长箭手背后，已然收了队啦。蛮子赶奔二侠面前说道：“二位多有受惊。唔+呀，胜三哥，你老人家向北去一点，孟二哥，你老人家向南去一点，吾在当中。”金面太岁程士俊一躬腰，颤双戟走到二侠近前，说道：“来者可是欧阳义士吗？”欧

阳大爷说道：“我不是义士，我是鸡矢！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朋友，助纣为虐。老道七星真人万恶滔天，师徒采花害命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欧阳大义士不要取笑，您干什么来啦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吾拿老道七星真人师徒，找宝剑、杆棒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前三年在萧金台盗取万寿灯可是阁下？”欧阳大爷答道：“正是吾老人家。问此作甚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七星真人赵道友，将宝剑赠与在下。阁下也能盗宝刃吗？”欧阳爷说道：“岂有不能盗之理呢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多少日期阁下可以盗出？”欧阳爷道：“珍珠灯是无价之宝，只消三夜；一口宝剑，能值几何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也用三天如何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不行，我怕受了急。”程士俊说：“两天如何？”大义士道：“两天吾就歪了嘴啦。”程士俊说：“一天如何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不行，等不了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一个时辰如何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一个时辰你盗我的试试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大义士不要取笑，依您说，应当怎样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今天不算，两天两夜盗出宝剑。吾要是至期盗出来如何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果然盗出，我必将老道师徒献与阁下。如若盗不出来呢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吾要盗不出来宝剑，吾在聚义厅前亮家伙自刎，吾三哥回归故里，永不出世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一言为定，咱们击掌为誓。”欧阳爷遂伸手说道：“击掌。”太仓三鼠说道：“程寨主，蛮子向来说了不算，不可与他击掌。胜英言而有信，必与胜英击掌。”程士俊遂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可代大义士击掌吗？”胜爷道：“那有何不可？”二人遂击掌为誓，两天两夜盗出宝剑。程士俊说道：“我也不让您到山里啦。”语毕，抱拳说了一个请字，程士俊吩咐鸣金收队，呛啷啷锣音响亮，喽卒寨主，如风卷残云够奔正东。

西南角上的二位姑娘，一见程士俊收队，遂叫水手李二麻子赶紧开船回孟家寨去了。孟二爷由皮口袋中取出呼啸一鸣，船也拢了岸，两位侠客一位义士、张茂龙、萧银龙，三老二少上了船，回奔孟家寨而去。胜爷叫道：“银龙啊！双龙山你们俩人也来的吗？为你们两人之事，二位姑娘也来到双龙山，要叫贼人将姑娘衣服捋一把，咱们爷们这个筋斗怎么栽？”银龙低头不语。姑娘的船先回了孟家寨，到了孟宅后花园后河坡摆岸，越墙而过，到了内宅东跨院，撬开后窗户而入，丫环婆子已然在屋中等候。婆子们取笑问道：“二位姑娘上哪去了一趟啊？”姑娘说道：“老婆子少说话。”内宅之事不提，单言胜三爷。爷儿五位回到孟家寨，已然红日东升，船到河坡，金头虎、黄三太、红旗李煜，早在河坡了望多时。黄三太迎上前去与胜爷等请安，金头虎说道：“二位回来啦，手中也没拿点什么，家伙也没带着，嫌压的慌吗？”贾明这一耍笑二龙，二龙也没说什么，心中异常气忿，大众进了后花园大门，过后宅到前院书房，净面吃茶不必细表。摆上酒席，胜爷让蛮子上座，大义士说道：“老哥哥在此，吾不能上座。胜三哥您太实诚啦，我跟他们击掌，吾不能盗剑，吾也是不算；您跟他们击掌，吾盗出剑来，他们也是反悔。吾看这干贼人能征惯战，俱都跃跃欲试，英勇非常，终必武力对待。林士佩、程士俊、方成、韩殿魁，他等俱都是你我的硬对，非有三位来帮助咱弟兄不可，若来两位也可成事。”胜爷问：“哪三位？”大义士道：“头一位飞天玉虎蒋伯芳，第二位孟老二的大小子金龙，跟大脑袋镇三山。黄三太他们小弟兄六位无用，杭州府有俩作庄买卖的王八羔子，如有人打杭州府经过，也自然前来。黄三太小弟兄六位，可去杭州两大道，找着这三个人，在沿路之上，不但遇见他们三位，凡是镖行人有本领的俱都约了来。”

六位小英雄答应，吃完饭起身，张茂龙、萧银龙没有兵刃，打开了兵器

房，每人取了一口单刀，头巾也没有合式的，俱都绢帕绷头。六位收拾齐毕，乘船出孟家寨。下了渡船，够奔杭州大路，向北走出有三二里地，萧银龙叫道：“杨五爷！傻小子罗圈腿走的慢，他要是走累了他就不走啦。请人之事，至为紧急，只有两天的工夫，别叫他误了咱们五人之事。有他是五八，没有他是四十，咱们哥俩出主意，将他落在后头。每次咱们要单走，黄三哥打圆盘，今天我先告诉黄三哥。”银龙遂低声叫道：“三哥，这一回您别管，有贾明误事，咱们将他落在后头。”银龙这一附耳低言，贾明早看见啦，遂向银龙道：“你们打算什么？背人没有好话。”银龙道：“贾五哥，您总多心，我哪里敢背地谈论您？非但不敢谈论您，就连您的绰号我也不敢冒然说出啊。”傻小子贾明听萧银龙说完，一边走着一边气气哼哼问道：“你又改我了，我来问你，甚么叫绰号？为甚么你不敢招呼我的绰号呢？”杨香五这时正同贾明走了个并肩，他看傻小子这样糊涂，不禁哧的一声笑道：“你不知道甚么叫作绰号吗？我来告诉你吧，就是你的外号金头虎么。他大概是因为你是老虎星，所以不敢冒然的称叫，恐怕你这老虎星压了他的运啊。”傻小子贾明一听，更气的了不得，将脖子一扭，冲天杵的小辫一挺，瞪着两只烂边眼向杨香五骂道：“瘦小子，你也来啦。你们还有几个？黄三哥，您给评评理吧。”黄三太尚未答言，银龙又笑着说道：“贾五哥你自己拿主意吧，倚赖别人作甚么？”傻小子贾明忙的将头一点，说道：“对啊！自己拿主意，为甚么赖靠别人呢？我把张茂龙张大哥抛开，我来问你，双龙山窃探被获遭擒，是谁救的你啊？”贾明这一问可把萧银龙给问住了。香五在旁边却又替他答道：“这个你可不能生气，那是人家未过门媳妇给救的。不像你似的，到了被擒的时候祷告这个盼望那个来救命。”贾明没等他说完，兜着他的脸就是一口唾沫，唾了杨香五满面，顺着腮帮子往下直流。杨香五奔过来就要打贾明，却听傻小子说道：“你总来替他说话，你图了他多少钱？双龙山救他的是他的媳妇吗？我想若不是胜三大爷赶到，他们早就死在那里喽。他才说不要倚靠人，为甚么在双龙山不自己大摇大摆的出来呢？”他们说着，李煜收住脚步给了事道：“得啦，五弟别闹啦，赶紧走路吧。”贾明气还没消，走着道，嘴里还是叨念，猛一抬头，却见他们五人都走老远的了。金头虎看了自己点头暗道：“好啊小子们，打算抛我？我是跟定了你们啦。”想罢便连忙撒开喇叭罗圈腿追将下去。原来在贾明和杨香五吵嘴的时候，萧银龙向香五等扭了扭嘴，那个意思是让他们众人别答理他，大家赶紧往前走，料到贾明的脚程决定跟不上，那时他累了就不追在后面了，省得在后面跟着打麻烦。这时银龙在前紧走着，回头向香五说道：“咱们不将他落在后面咱是别打住。”黄三太接言道：“别这么办，那就显着不对了。依我咱们还等着他，同他商量商量，分开了走倒行。”香五说道：“三哥您老总是惜怜他，他这种人是成事不足，坏事有余，哪回不是他跟着搅合？顶好您别言语，等他赶到，我再用话一挤兑他，他一气就自己去了，然后咱们赶奔杭州大道。千万别耽误了这事，倘要欧阳大伯将剑盗出，那时节说僵了打起来，岂不坏了？”他们走着说着，猛见来到一个村镇，三太说：“咱们大家进镇找家茶铺休息会，然后再说。”大众见路东有处小茶铺倒很洁静，遂连贯走入，伙计急忙过来招待，立时泡好两壶香浓的茶来。正然喝着茶，就听外面傻小子嚷道：“好啊小子们！都跑哪里去了？怎么我找不着呢？”银龙在座慢慢言道：“咱们大家可别说话啊，提防他听见。”却巧贾明见这里有茶铺，一阵阵喷出茶叶味来，他便探头向里一望，不料看见三太等五人在里喝茶啦，傻小子便更

坏，连声也不言语，一屁股就坐在萧银龙背后的一条凳子上，瞪着眼看着他们。杨香五装没看见，故意向银龙说道：“我喝这个味还是真好。老兄弟，咱喝完赶紧走路。”银龙道：“我不喝了，咱们走吧。”三太拦道：“咱们可喝完了，贾五弟还未喝呢。”贾爷气哼哼说道：“我不算数，我也不喝。”杨香五没等三太答言，便从兜囊掏出碎银会了茶钱，大众走出茶铺，直奔大道走去。傻小子仍然跟在后面，银龙回头看了看，又低言向香五说道：“贾明在后面。”嚷道：“这会你们是谈论谁？”银龙道：“我们正是论足下。”傻小子贾明说是：“足下就是我，不含忽哇。”萧银龙说：“贾五哥，您非拐棍走不了道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什么叫拐棍呀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们哥五个，就是您拐棍。”贾明说道：“短命鬼，我活二十多岁啦，都是你们抱大的吗？”银龙道：“看前面是一条叉路，一条奔东北，一条奔西北。可单走一回？”杨香五笑道：“萧贤弟，你别看他装傻充愣，要了他命也不敢单走。”金头虎气哼哼说道：“你们真欺负人。你教我打那边走？”萧银龙道：“您哪儿走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打东北走。”银龙道：“我们向西北去。”金头虎遂向东北走去，直回头向西北看，净等黄三太了事呢，无奈这回黄三太不理他。金头虎这回可真生了气啦，心中暗说：“连我黄三哥也看不起我啦。”贾明一生气，直奔东北走去，再回头一看，黄三太等已经没有影儿啦。金头虎伸手一摸兜囊，一文也没有，自己言道：“忘了与我孟二大爷要盘费钱啦。”贾明心中着急，躺在树林子里就睡着啦。睡醒一觉，睁开眼又走，走了三里二里地，心中一闷，躺在树林子里再睡。列位，人不许看不起人，他们五位请了一位来，傻英雄自己也请了一位来。

不言两拨前去请人，单言孟家寨孟二爷等三位老者吃完了饭，欧阳爷叫道：“孟老二！你不叫您老伴来陪我喝杯茶么？”胜三爷道：“你这一辈子没有断了耍笑。”欧阳爷找了一个清雅地方养神睡觉，睡了一觉，起得身来，喝茶吃点心，来到书房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双龙山贼人他们准知道我三更来天去，我学一个小毛贼作事，带着太阳我就去，掌灯时候我就到了那里，他们绝不能寻思我去的那么早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你真够汉奸。”“可有一宗，胜三哥，至三更天，你老人家可得给我打接应，盗出剑来也得打，盗不出剑来也得打。”胜爷叫道：“兄弟！你可保重些。为愚兄之事，贤弟如同老虎口内夺脆骨。”大义士叫道：“老哥！您就想着给我三更天打接应就行啦。千万可别听孟老二之言，看看蛮子有多大本领。那么一来，小弟就苦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二位又玩笑，愚兄焉能误事？”蛮子叫道：“孟老二！给我预备船吧，要俩精明水手。”太阳有多高呢，蛮子就起身啦，胜三爷叫道：“欧阳贤弟！千万保重。”欧阳爷上了船，水手摇动花橹向东而去。蛮子与水手耍笑，叫道：“水手！水有多深啊？”水手说道：“深的三四丈，浅的一丈来深。”蛮子说道：“这个船翻不了个儿？”水手说道：“大爷，您别说不吉祥的话。”说话之间六七里地到了双龙山山环，未等拢岸搭跳，欧阳爷向下一纵，上了山坡，无论多少人都不怕啦。蛮子叫道：“水手！我干什么去，你二位也知道。倘若我盗出东西来，群贼追我，我找不着船的时候，我就喊‘神仙何在？’你们就答应说：‘吾神来也！’我好顺着声音找船。”两个水手一路之上，笑的肚子疼。欧阳爷踩陡壁山崖，顺着山坡向北一看，东北角有一个山环，山环内有两个人探头缩脑。一个青短靠，背后背刀，面似瓦灰；一个灰短靠，煞白的脸面，背后背刀。二人在那里指手画脚，向西点指欧阳爷，欧阳爷答话：“不错呀，我就来了一位。”这两人遂转身形奔

山里而去。大义士进山环，这二人踪影皆无，大义士自言道：“明明是两个人，我见了鬼啦？”头一次张茂龙与萧银龙进山，就被这二人看见的。山环里有地窖子，窖子东西宽六尺，南北长一丈，上头盖着一张席，七尺宽，一丈二长，东西南穿着四根竹杆，席上面用糯米饭汤合土，俱都抹着与当地土色一样。二人掀席进去，将席盖好，由南面倒下台阶下去。蛮子夜行眼，一看地窖子中有灯光，由席缝边露出一点亮儿，蛮子将盖儿一掀：“唔呀，二位多辛苦啦！”一丈来深，十余层台阶，二喽卒亮刀，蛮子不走台阶，向下一跳，轻轻落在地窖中，这个喽卒刚亮出半截刀来，那个喽卒刚一摸刀把，俱被蛮子用点穴法点住。将两个喽卒俱都捆上，一掌破了穴，这两个喽卒道：“大爷，我们是查山的，您饶我们命吧。”欧阳爷说道：“饶命不难，你们怎样与聚义厅通达消息？”两个喽卒说道：“大墙西南面有一根铁线通聚义厅，聚义厅有铃铛，来一位拉一下，来两位拉两下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在西南角上果有铁线，回来饶尔等不死；要没有铁线，一刀一个。”语毕，蛮子上台阶要出地窖子，两个喽卒心中暗说：“你一走，我二人向一块凑合，用牙解绳。”二人方一寻思，蛮子回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们两人到一块就用牙解绳。吾将你二人分了家吧，地窖子上边来一位吧。”用手提起一个喽卒放在地窖子外。蛮子方要走，这二人心中思索：“你走了我们喊叫，自有寻山寨主救我们。”大义士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们大声叫唤，叫寻山寨主解救你们，你们就跑了。吾用东西塞上你们的嘴。”俩喽卒心中暗骂：“这小子真损透啦，拿着我们两个人开玩笑，你随便吧。”大义士撕了两个喽卒的衣裳，将口俱都堵住，说道：“这回万无一失了。”大义士遂向西南角上走去，来到切近一看，果然墙根下有一个铜钱下垂，用砖砌着，里面藏着一根铁线。大义士遂拉响铃惊群贼，智盗双锋剑。大义士向眼上一伸手，正当中有一个方孔，有核桃粗一个皮绳套，大义士自语说道：“唔呀，还给我预备皮套哪。”一拉嗡嗡直响。

此时天到掌灯的时候，聚义厅群贼正饮酒呢，老道说：“今天咱们两个酒慢慢的喝，今天晚晌，听响铃为号。”老道正说着话，就听铃铛哗啦啦一阵响，老道说：“蛮子真坏，来的真早。”又听哗啦一声，老道说道：“来了还是两位。”响铃声不断，有数钱快的直数：“二个、四个、八个，一百零四个人啦！”大义士哗啦啦不住气拉响铃线，直数到三百余响，便数不过来啦，蛮子拉的工夫太大啦，直把走线拉折啦。群贼一阵大乱，说道：“保镖的来了三四百位！”林士佩与老道，乃是有经历之人，说道：“众位别乱，昨天蛮子、胜英、孟凯三更多天才走的，今天定更来天，就来三四百位？胜英决不能请的那么快，这恐怕是蛮子闹鬼呢。派人探一探看守走线响铃的。”且说大义士拉折了走线，鹿伏鹤行，来到聚义厅后，隐住身躯，听贼人议论。有说派人查走线响铃的，有说蛮子在萧金台盗灯，门窗户壁未动就盗走了，剑在仙人洞放着不牢稳，寨主带在身上最好。寨主带在身上，蛮子不能打身上抢剑。程士俊深以此说为然，去往仙人洞取剑。程士俊说道：“哪位弟兄辛苦一趟？”蛮子心中暗说：“王八羔子，单我来盗剑你们取剑？这个取剑的如同打鱼的香饵，大概愚弄我呢。咱俩瘸拐李，把眼挤，我叫贼魔，我是当不上。”老道说道：“我荐举一人取剑，万无一失。”程士俊问道：“道友荐举何人？”老道说道：“非老寨主韩殿魁不可。”韩殿魁站起身形，慨然应允，握宝刀说道：“我取宝剑，蛮子不能奈我何。”出了聚义厅，不打火笼，韩殿魁来到东院，再向东二道院，每道院俱都是一对挂灯。蛮子在房

上坠下了韩殿魁，比及韩殿魁到东三道院，可就没有灯笼啦。韩殿魁自言自语：“眼前就到仙人洞，我要取宝剑啦。”蛮子在西边房上一看，地下铺着串地锦，当中三尺来宽的空地，串地锦颜色与地皮色一样。蛮子心中暗说：“由西往东向南拐过月亮门，就是三寸宽的道儿，我要下去就得吊在串地锦里。你不用念山音，不上你的当。”韩殿魁又向南拐到月亮门，叫道：“喽卒们！留神小心。”月亮门外有四个喽卒专管绷腿绳，喽卒问道：“老寨主你干什么去？”韩殿奎说：“我取宝剑去。”喽卒道：“当真吗？”韩殿奎说：“我要不取宝剑我不姓韩。”蛮子暗道：“你取宝剑骂哪家子事？你是跟我骂街呢？”韩殿奎往南去，穿过五七道寨子，看见高耸大墙，五十名削刀手把守南边的栅栏门，每人一口双手带。为首一家寨主，对韩殿奎问道：“韩叔父何往？”韩殿奎答道：“仙人洞取宝剑去。”那家寨主说：“是真取宝剑吗？”韩殿奎道：“韩某焉能说谎？”那家寨主又说道：“韩叔父多加小心。”韩殿奎说道：“蛮子岂能奈我何？贤侄你把守寨门千万留神小心。”

“蛮子不打这里过，是他造化；他若打这里走，青铜双铜，砸他肉泥烂酱。”欧阳爷观看此人，青脸膛儿，绛紫色壮帽，紫绉绸的大氅，绛紫色的短靠，一脸的怪肉横生，凶似瘟神。蛮子心中想道：“我有心杀了他，恐怕误了我取剑。”蛮子越过了寨子墙，相隔南面栅栏门，也就在十余丈远。出了寨子墙，又跟在韩殿奎的后面，走出去不甚远，韩殿奎打着了火折，够奔山岭，用火折子照着路儿走上山岭的羊肠小道。蛮子心中暗道：“老忘八羔子，你走黑道得提着灯笼，打着了火折子，我是夜能视物；你也就是七八百里地的脚程，我是一千里地的脚程。”韩殿奎来到山岭之上，由山岭向东，走了也就在半里来地，在山岭的正东，有一道石梁，有十余丈宽，往东看不出多远去，韩殿奎走至石梁近前，用手往前一指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来此已是仙人洞。”欧阳爷一看他手指之处，有三两丈高的一块平石，有五六尺宽、平石的上面凿着三个大字，上写“仙人洞。”又见平石南面，有茶碗大小的一个八角疙瘩。韩殿奎来到平石以前，用力一拧那个八角的疙瘩，只听“吱喽喽”直响，这疙瘩里面是螺丝，螺丝一转，石板向上一起。蛮子心中说道：“此时不拿老忘八羔子，等待何时？”蛮子紧走了几步，一撩皮马褂，由百宝囊中取出红莲花锁。此物与别的暗器不同，此物是用银丝鹿筋作的圈儿，共是三个，擒人的时候，量人的脑袋大小取用，头大是用大圈，头小的用小圈，中等的用中等的圈。蛮子将红莲锁从腰中取出来，心中暗道：“十几年不用这宗东西啦，今天要用用。”将皮套儿套在手腕儿上，乘韩殿奎拧螺丝之时，蛮子由背后一抖手，就将皮套儿套在韩殿魁的脖项之上，蛮子向回一兜，韩殿魁这个乐儿可大啦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韩殿魁一歪身，元宝形就躺在了尘埃。韩殿魁若是仰面躺下，他准知道若碰在山石上，就有性命之忧，故此他才歪着躺下。蛮子一抖绒绳锁练，抖到近前，由韩殿魁背后一按绷簧，先将他的宝刀抽出来，往南面一扔，扔出五六丈远去。复又用绒绳将韩殿魁四马倒攒蹄捆好，可惜莲花湖的老寨主，连手都没递，就被蛮子捆上啦。蛮子说道：“我问问你这老忘八羔子，仙人洞是有宝剑啊，还是诓我进洞拿我呢？”韩殿魁一笑说道：“蛮子，你用什么东西，将我拿住的？”蛮子道：“法宝。你快说吧，宝剑倒是在仙人洞没有？”韩殿魁笑着说道：“知道我倒是在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说着话，由南面儿将折铁宝刀取回来，说道：“我拿刀刺你这个老忘八羔子，我割你的耳朵，削你的鼻子，扎你的眼睛。”韩殿魁冷笑说道：“你家老寨主，岂是贪生畏死

之人？任你所为吧。”蛮子一想：此时蓬花湖势派最大，韩家户大多了，叔侄弟兄八位，俱是有名的英雄，韩殿魁在绿林道中，也不算大恶，我要杀了他，必给我胜三哥结下仇恨。蛮子思索至此，笑道：“韩老寨主，宝剑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是我胜三哥朋友的。老哥哥，你叫我取出宝剑，我还你折铁刀，于你无伤，老哥哥咱俩结交一个朋友。”韩殿魁一笑说道：“硬的不行动软的？你跟别人使去。宝剑在仙人洞不在仙人洞准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。”蛮子说道：“你只要告诉兄弟宝剑所在，吾必还回你的宝刀。你要不说好办，我脱了你的鞋袜，脱了你的中衣，我用刀剜你的屁股，我要给你上特别刑法。”韩殿魁颜色更变，心中暗想：“剑客和聋哑仙师与蛮子耍笑，蛮子偷着由背后掀开剑客大衣服就抠屁股。他是说的出来就办的出来。”蛮子一看韩殿魁怕这一手儿，心中暗说：“你怕这个我就拿这个吓唬你。”说着就解他中衣。列位，南七省韩殿魁是有名的人物，若真叫蛮子给脱了自己的中衣，自己是死是活？说着话，当时就解韩殿魁的绷腿，韩殿魁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蛮子你不用如此，宝剑在仙人洞呢，洞里边地方很大，就怕你找不着。宝剑要不在仙人洞，我不姓韩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吾解开你，吾揪着你的十字绊，你要跑我再捆你。”蛮子遂拿着刀将韩殿魁飞抓绒绳解开，韩殿魁站起身躯，蛮子左手捋着韩殿魁背后十字绊，右手举着宝刀，来到仙人洞近前。韩殿魁一拧螺丝，石板又起来四尺多高，人也进的去啦，蛮子说：“且慢，得仔细看看。”蛮子一看，原来那块石板，是一个石门，当中有石门限，石门砌半尺深的槽儿，那石门下来的时候入槽。蛮子向里一看，石洞里头北面上钻着喜鹊登枝，限南边栽着一棵松树，松树上落着一个鹰，松树下一个熊，俗名英雄斗智。蛮子叫道：“韩老寨主，北面石上喜鹊登枝，南面是英雄斗智。”韩殿魁一听，打了一个冷战：“无怪乎我输与他，原来他夜能视物。”韩殿魁说道：“你跟着我进洞吧。”蛮子说：“不能，不能。到里边你一诓我，洞里道路你知道底细，吾不知道底细，吾怕上了你的当。”韩殿魁说：“再不然我与你取剑去？”蛮子说：“取来宝剑你好剜我？等一等，我想想。吾罚你一个苦力，你往前走。”背后仍然揪十字绊，折铁刀晃着，向南走又往西去，出去半里之遥，叫道：“韩老兄！你搬起这块石头来。”韩殿魁无法，只得将石头搬到石门下，叫韩殿魁向石头门限当中一放，蛮子说道：“这一回你就关不上石门了。”韩殿魁虽然罚苦力，暗中赞成：“蛮子真有点聪明。”用石头将石门限垫好，仍然揪着韩殿魁，伏腰进了仙人洞。往南一拐，又往北去，连绕了三个湾儿，犹如三环套月。南面石墙中有斗大的一个石眼，可不知其深几许，韩殿魁一伸手，取出宝剑说道：“给你吧。”蛮子见绿鲨鱼皮旧鞘，蛮子接过来一掂，叭哒一声抛在就地，说道：“会水的别瞞水贼，宝剑是假的。先说头一样，不够分量。”韩殿魁说：“你真高明，往前走吧。”又走了三个湾儿，又如三环套月的形式，北面石墙上也有斗大一孔，一伸手取出宝剑，说道：“看姓欧阳的你眼力如何？”欧阳爷接在手中一看说：“唔呀，真的！放了你吧。”书中代言，欧阳天佐接过宝剑，是真的就把韩殿魁放了，心中暗说：“你出去我也出去，门口有一块大石垫着石槽呢，我的脚程比你快，我能走在你前头。”欧阳天佐这一放松了韩殿魁，韩殿魁应当往回跑，就见他并不回头，仍按三环套月往前跑。蛮子一想：“他不向回头跑，必有把戏。”开腿就追。这一绕湾，临到欧阳爷追到洞门之时，就见洞顶上有一天孔，距地有一丈来高，韩殿魁纵至天井上，一手抓住外边的铜环子，再一探身出了仙人洞，洞外有一石帽，是螺丝口的，提起

石帽就拧。蛮子向上一纵，托了一把，纹丝儿不动，翻身向回再跑。来到石门口，向外一钻，才将脑袋钻出去，石门已落，蛮子被获遭擒，被石门夹住。蛮子将眼一闭，说道：“啊呀！倾了我了，害了我了，吾命休矣。”但是石门看看将蛮子的脖子夹住，石门再不向下落了，也不向上起了。欧阳爷睁眼一看，面前一位老者，白发苍苍，左手捻银髯，右手拧着石门的钢螺丝，不向上起，不向下落。蛮子是夜行眼，一看此人，说道：“石俊山老王八羔子，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”石爷叫道：“十余年没捉住过你！老弟，你不是由背后揪胡子，就伸手扼一把，捏一把；不论当着什么朋友，不是偷小包袱，就是偷毒龙杖。今天你说好的不说？”蛮子说：“咱俩就在这儿耗时候吧。”石爷说：“这可有点拿手啦。”蛮子说：“甚么拿手？”石爷说：“你非得起誓，从此永不与我玩笑，我就放了你。”蛮子说：“唔呀老哥哥，我不与你玩笑了，我再与你玩笑，我是老王八羔子。”石俊山说：“不成。”东路镖头再看蛮子被石门夹的要火儿啦，遂说道：“你也有今日。”一拧螺丝，石门向上一起，蛮子由里面纵出来，说道：“唔呀，你这个老王八羔子！我揪你的胡子。”石爷一乐，叫道：“欧阳贤弟，你好大胆量！把你困在仙人洞，将上面石头帽子拧下来，向里一灌石灰，你纵有金钟罩，也无济于事。那老匹夫将石头帽子拧上，便来落石门，被我一怀杖将他打一溜滚。因他尚非巨恶，未忍加害，况且也怕与胜三哥种毒。贤弟得出宝刃，急速回孟家寨，请代表说与胜三哥，刘云已被我救走了，有安稳之地存身，绝无危险。欧阳贤弟，你得回宝刃，又得了一把宝刃，急流勇退，快回孟家寨吧。”欧阳蛮子说道：“不能，不能。程士俊说啦，盗出宝刃他献与我老道师徒。”石爷叫道：“贤弟呀，危险哪！”蛮子道：“唔呀老哥哥，我早有准备，今天三更后，胜三哥与孟二侠前来接我。再加上你，咱们四个足可以对付群贼。你不知道吾会装神闹鬼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吾就喊‘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山神土地何在？’你们就出头应战，那时吾就跑啦。你要不去，到那时吾就胡骂你个老王八羔子。”石爷说：“贤弟你可保重。”蛮子说：“料也无妨。”语毕，解开皮袄马褂钮子，鹿皮夹袄十字绊，将宝刃插在十字绊中，仍然扣上皮袄钮，踩陡壁山崖下了山坡，轻车熟路，由北向南而来。

来到寨子切近，蛮子一看，双铜将吉兴率领着五十名削刀手。皆因韩殿魁被蛮子捉住抢去折铁刀，好容易逃回来，走进南寨门，吉兴问道：“韩老寨主怎样？”韩殿魁说：“不好，不好，咱爷们栽了跟头啦，宝刃盗去，抢去吾的折铁宝刀。吾欲将他困在石洞中，方要落石门，有一个白胡子老者，一拐棍将我打了一溜滚。”吉兴说道：“您且回聚义厅，与吾寨主哥哥送信，吾将蛮子围住，连老头一齐拿。寨主哥哥如能前来，则更妙矣。”喽卒打着灯笼火把，向北而来，欧阳爷由北而南，直迎将上去。欧阳爷一行走着，一行喊着：“唔呀！吾心惊肉跳，我往哪里走哇？”方才走至切近，双铜将吉兴将五十名喽卒雁翅排开，叫道：“蛮子哪里走！”蛮子说：“唔呀，吾转了方向啦！将吾吓糊涂啦，跑在队里来了。”手中折铁宝刀乱晃。吉兴说道：“蛮子你要知时务，将宝刀放下，饶尔不死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今天吾睡午觉偶得一梦，吾死在使双铜的手下，今果要应梦。我必然知时务，你饶了吾吧。吾吓糊涂啦，误入大队，请寨主格外施恩，放了吾吧。寨主要不饶我的命，那就怨我命短。”双铜将吉兴一看，蛮子是诚心耍嘴，举起双铜照蛮子就砸，蛮子向旁一闪，双铜撤回，搂头盖顶又砸来。蛮子向旁边一闪说道：“没砸着。”就势折铁刀一裹手，刃朝外一抹双铜将的脖子，头尸

两分。蛮子说：“唔呀，我没死他死啦。”五十名喽卒一看，有名的寨主一个照面头尸两分，抛下灯球火把就跑。蛮子在后面追赶说道：“唔呀，你们不要跑，吾是净宰大贼不宰小贼。”欧阳爷要是真追真杀，这五十名喽卒跑不了几个，欧阳爷故意在后喊嚷，是所为叫喽卒们自相践踏。进了南寨栅栏门，欧阳放心前进，不怕消息埋伏，有五十名喽卒引路，直追到聚义厅前。韩殿魁败回聚义厅，已将仙人洞之事，告诉了程士俊与林士佩，大众一听，亮家伙就要奔仙人洞。正在方要出厅之时，就有喽卒们喊嚷：“了不得啦！吉寨主被杀了，蛮子追下来啦。”欧阳爷背后背宝剑，手晃摇着折铁宝刀：“唔呀，不用追，吾决不失信，吾来啦，吾来啦。”程士俊一看，蛮子晃悠悠，踏啦蹋啦。蛮子对程士俊说道：“程寨主，你与我说的牙白口清，两天两夜盗去宝剑，将老道师徒献于在下。今在期内将宝刃得回，程士俊你是有名的人物，你打算怎样？你与我胜三哥击的掌，你不能忘了吧？一天半夜盗出剑来啦，你将老道师徒献给吾，吾将宝刃仍然还你。”程士俊说：“吾与胜老者打赌，是你一人盗剑。要不然，吾家老寨主将石门一落，将你困死在仙人洞。那白胡子老头手使拐棍的是谁？你有帮助就许我不承认。”蛮子就说：“那是吾拘来的本处山神土地。”程士俊说：“没有那么回事。你将宝刃、折铁刀俱都放下，你一人另盗。再有人帮助，吾仍然不算。”蛮子说道：“程寨主你强词夺理。”二人正在狡展之时，老道七星真人，站在林士佩背后说道：“林寨主，咱们都到了大清国边界啦，他们实在欺人太甚。您累次失败，这回还不将蛮子捉住，得回宝刃、折铁宝刀？捉住蛮子也可一洗从前之恨。您切不可大意，此时不除此佗，悔无及矣。”林士佩闻听，合狼牙钻，说道：“诚然。”遂蹿至当中，举狼牙钻向蛮子劈头盖顶便砸，欧阳爷闪身躯，折铁刀接架相迎。二人正在动手之时，七星真人赵昆福又到方成身旁，说道：“方寨主，贫道逃在您的宅院，被老胜英余党破了宅院，烧的片瓦无存，皆是蛮子所为。蛮子外号叫火神爷，早早除去，实为绿林道之大幸。程寨主既不拦师兄，还能拦阻师弟吗？”方成一颤双戟，直奔蛮子而来，扎胸前挂两肋。这对画杆戟分量加重，狼牙钻六十二斤半，上绷下砸，蛮子喊道：“你们依仗家伙重？我的这口刀是借来的，跟你们硬砸，我也不心疼！”狼牙钻向下一砸，折铁刀往上相迎，当啷啷一声响，折铁刀飞出有一丈多远，蛮子伸手握剑都撤出宝刃，说道：“这回我就不砸啦，这是我朋友的宝剑。”这口宝剑神出鬼入，削耳撩腮。韩殿魁纵出人群，拾起宝刀，一顿足说道：“休矣！”老道问：“怎样？”韩殿魁说：“半寸长一道裂纹。”老道说：“你看蛮子多损哪，他将你宝刀损坏。乘此时你就过去跟他对宝剑去，程士俊不能拦着。”韩殿魁举破刀过去，兜着欧阳爷背后就是一刀。先者是单打独斗，程爷未拦阻；以后师弟上去，也没好意思相阻；随后蛮子又损了韩胜奎的宝刀，韩爷上去助战，所以不能拦阻啦。此时三个战一个，恶道一看，没拦别人，也不能阻我，亮双剑赶奔近前，加入战团。要是平常手，欧阳爷可不惧，这四个都是硬手，嗖嗖困着蛮子，一条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，一对画杆双戟，一口折铁破刀，一对宝剑，俱是能争惯战，久经大敌之辈。欧阳爷遂施展平生绝艺，宝剑上下翻飞，遮前挡后，皮袄马褂踏啦踏啦乱响，工夫不大，欧阳爷热汗直流。欧阳爷骂道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！不是人物，为何四个打一个？我要掐诀念咒！唔呀，山神土地，使拐棍的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急速快来！”恶道吃了一惊。一看无人答言，蛮子热汗直流，说道：“唔呀胜三哥，还不前来救吾？”又没人答言。此时已三更将过。“唔呀孟老二！

还不前来救吾？”三次没人答言。蛮子又喊：“萧老三也不前来救我？”蛮子越喊越没人答言，再喊就没有人听他那一套了。欧阳爷真急了：“唔呀，九头狮子孟老二！震三山萧老三！你们两个人在瓦垄里避着，看我的笑话！这是闹着玩的吗？再要不出头露面，吾要骂你们俩老王八羔子啦！”

聚义厅正面，大瓦垄中，难坏了屈已从人的胜三爷。两个盟弟孟二侠、萧三侠说道：“胜三哥您先别理他，他平生绝艺还没施展呢，今天倒要看看他的本领。”胜爷左右为难，两个盟弟不叫答言。狼牙钻与画杆戟、折铁宝刀，这几宗兵刃，金钟罩蔽不住，胜爷万般无奈，在聚义厅大喊了一声：“欧阳贤弟不要着急，胜英在此！”飘然而下。翠蓝缎子鸭尾巾，上横紫绒一道，顶门上颤巍巍的一朵黄菊花，肋下衬镖囊，周围青缎子卧鱼，正当中青缎子一个“镖”字，怀抱鱼鳞紫金刀，银髯一飘，纵下聚义厅。东敞厅上哈哈笑道：“蛮子急啦？九头狮子孟凯在此。”头上带绛紫鸭尾巾，横着一道紫绒，怀抱七星刀跳下东敞厅。西面敞厅一声喊嚷：“震三山萧杰来也！”古铜色的鸭尾巾，怀抱金背折铁宝刀。三侠飘然而至，四个人打一个的也不打啦，俱各撤兵刃纵出圈子外。蛮子道：“孟老二、萧老三两个老王八羔子，不叫我不叫三哥答话，这样的战场是闹着玩的吗？”书中代言，三侠是怎样来由呢？孟爷与胜爷是在孟家寨预先规定好了的，三更后准到，无庸赘述，惟有萧三侠的来由，必须表白。欧阳爷自孟家寨带着太阳起身，临上船之时，蛮子谆谆嘱咐：“三更后不来，胜三哥、孟老二可去给我打接应去。”胜三爷说：“三更一过，愚兄必到。贤弟可要保重些。”蛮子说：“胜三哥，您可别听孟老二之话。”胜爷说：“你们哥俩有玩笑，愚兄岂能失信呢？”蛮子上船走后，胜爷与孟爷说：“咱们哥俩在什么时候去好呢？”孟二侠说：“二更之后就不晚。”哥俩喝着茶，等到定更来天，老家人回禀：“北岸有萧三爷来啦。”胜爷与孟爷闻听，不胜之喜，出院来接，船已到南岸。萧三爷手提小包袱下了船，老弟兄三位见礼已毕，胜爷说道：“萧三弟何以独自来此？”萧三侠说：“皆因在杭州府遇见金面韦驮张旺、华谦华子阮，叫我连夜前来，言说老道师徒逃亡双龙山。华五爷说头一拨三太等已到多时，第二拨蛮子也来啦。蒋五爷在我前一天来的，他却未至，他行路外行，我多给了船家几两银子，故此后来的倒走在头前啦。”胜爷闻听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吾弟此来，诚可为吾一臂之助也。”又叫道：“三弟你来的甚巧，欧阳贤弟前去盗剑，预定吾与孟二弟二更多天必去接应。今三弟你来，适逢其巧，也同我二人前去如何？但是风尘甫息，又要厮杀，亦太难以为情了。”萧三侠说道：“千山万水而来，所为何事？岂惧厮杀？吾来的巧，正我之幸也。”胜三爷说：“叫厨房给你备饭吧？”萧三侠说：“我在店中打完尖来的，毫不觉饿。”胜爷说：“就此要上船，够奔双龙山。”于是三位老侠客出了孟宅，上船够奔双龙山而来。来到双龙山停船，三位弃舟登岸，在泊船之处，留上记号，三位老侠客踩陡壁山崖，往东面越寨子墙而过。聚义厅前灯笼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，三位老者到西敞厅，三位老者来未留神，南配厅后坡，还有一位老头呢，这位石爷可看见他们老三位啦。胜爷遂又一打手势，胜爷奔了聚义厅正面，萧三侠上了西敞厅。二位盟弟不叫胜爷下去助战，要引急了蛮子，胜爷所以迟迟未能早下聚义厅，比及胜爷由聚义厅上纵下来，孟萧二位也下了敞厅，林士佩等也不战蛮子啦，俱都纵出圈子外。蛮子骂道：“孟二侠、萧三侠，老王八羔子，不叫胜三哥露面。”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说道：“程寨主，大丈夫说话不能失信。吾与汝击掌，两天盗出宝剑，今既将剑盗出，并

未过期，何以反复呢？”程士俊说道：“胜老者，盗剑说的是一人，为何两个人前来盗剑？要不然将姓欧阳的困在仙人洞内，永远不能出世，忽有一白胡子老头，打了我们韩老寨主一拐杖。那白髯老者果是何人？”胜爷道：“程寨主，我与你盗宝剑，并未说用人相帮不用，前者盗皇上家的万寿灯，还有四五位帮着呢。自古皆有誓，民无信不立，寨主你是当世的英雄，岂可言而无信，使天下豪杰耻笑？当初汉朝季布一诺千金，人服其信，威震当时，名扬后世，真可谓大豪杰，大丈夫。如今程寨主雄踞双龙山，天下义勇之士无不知名，威信又岂让于古人？程寨主你要再思再想。”程士俊脸儿一红道：“欧阳氏将宝剑交还，自己再盗，必然言而有信。有人帮助那不能算的，白胡子老头是何人？如其不然，在下要以武力对待，若赢了我这对画杆描金戟，双龙山任凭足下办理；赢不了在下这对画杆描金戟，胜老者，你等有来之路，无去之门。你看来到了什么所在？”胜爷微然一笑说道：“程士俊，你以为双龙山是龙潭虎穴、天罗地网，据我姓胜的看，不过是弹丸之地，何足道哉！”程士俊说：“不必动唇齿。”说着话，他便抖戟就扎，上手戟够奔哽嗓，下手戟够奔心口窝，胜爷一闪身躯，刀由双戟当中向里便递，程士俊双戟一并，胜爷抽刀，翻手奔程士俊头上削去，程士俊用戟杆向外就绷，二人刀戟相加，一位是刀法惊奇，一位是戟招绝伦，棋逢对手，匠遇良材。恶道走到林士佩面前道：“林爷，您都不能再见八大名山的英雄啦，程士俊与胜英正在大战之时，您过去加入双战胜英，让他轻者带伤，重者废命。”林士佩说：“我弟抢阳斗胜，怕他不允。”老道说：“师兄弟有何不愿意？咱本山的英雄八九十位，胜英他们四位老头儿，去一个，香炉短一个脚。前次群英会，蒋伯芳一棍几乎要了林寨主之命，至今伤痕尚在，您就忘了不成吗？”林士佩闻听，不亚如刀扎肺腑，一伏腰，合着狼牙钻双战胜爷。那边孟二爷握刀喝道：“小儿林士佩不要双战，孟二爷在此。”语毕，一举七星刀挡住林士佩。七星真人赵昆福道：“韩老寨主，方寨主，你们二位一位家败人亡，一位坏了宝刀，此时不报，复等待何时？你们二位就此过去，一位战胜英，一位战孟凯。”方、韩二人向圈里一走，萧三侠挡住韩殿魁，蛮子说：“吾也歇过来啦。”举宝刃敌住方成。七星真人对双龙山众人道：“他们没人了，我不知双龙山的寨主哪位艺业高？艺业高的可出来十二位，向前帮助，四人打一个。其余的寨主在聚义厅门外亮家伙围住，再调二百名长箭手，遮住聚义厅四外，哪怕三侠与蛮子上天入地？今夜晚杀胜英、剿孟凯、刺萧杰，将蛮子乱刃分尸，给绿林道永除祸患。众寨主若不听贫道之言，必至山破人亡。偌大的萧金台、莲花峪，可为前车之鉴。众寨主若听贫道之计，尚可保全此山。”众寨主只可依老道之计，挑十二位武艺高强的，每三人加入战一人，四个战一个，其他二十多位在聚义厅院中四面包围。又有人调一百名长箭手、一百名弩弓手，廿五名弩弓手在东角门外，廿五名长箭手、廿五名弩弓手在西角门外，廿五名长箭手和弩弓手，分在聚义厅后面、聚义厅北面，廿五名长箭手，在聚义厅南面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四面八方，团团围住。胜三爷的刀，不能碰程士俊的兵刃，又上去三个飞贼，四个打一个；孟二爷的七星刃，也不能碰林士佩狼牙钻，又上去三个飞贼，也是四个打一个；萧三爷的金背折铁宝刀，对韩殿魁的折铁刀，尚未分上下，又上来三个飞贼，四个打一个；欧阳爷方歇过来，战方成未下，也上来三个大盗，四个打一个。工夫一大，三侠脸面之上，俱见汗迹。蛮子眼神好，一看四个打一个，好几十个大盗，将聚义厅院中围绕，长箭手、弩弓手，四面也围住，蛮子说道：“可了不的啦，

长箭手都围上聚义厅啦。”此时聚义厅前梨花乱舞，老道在西北角，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胜英命将休矣，三侠与蛮子决无生路。”

此时好几百号人，俱都鸦雀无声，忽听得山口一阵喧哗，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，撞进头道山口。山口东西俱是斗鸡崖，四五十名喽卒在高阜处看守，万马千军难进，却被此人闯入。喽卒们喊道：“石头在手中拿着，他进山还得出山，回头再砸他！”众喽卒这么一喊，哪知道这位进山不出山，头道山口白费事啦。来到二道山口，乱箭齐发，此英雄亮棍拨打雕翎，长箭手管远不管近，此英雄来到长箭手的面前，用棍向两下一分，打倒五六个，只打的落花流水，死尸横躺竖卧。撞到三道山口寨子门，有一家头目，率领削刀手，掌中一口双手带，此人年在三十来岁，墨青的壮帽，墨青的短靠，黑中透煞的脸面，向前一进，与蒋五爷打了一个对头，双手带搂头盖顶照着蒋五爷就劈，蒋五爷用棍一绷，双手带飞出一丈多远去，翻手又是一棍，正打在太阳穴上。四五十个削刀手被蒋五爷打的乱跑，蒋五爷如入无人之境，打进了寨子门，撞入东跨院聚义厅外。五爷一看，东角门外，有几十名喽卒，抱着弩弓匣，后面纫扣搭弦雁翅排着，对着东角门。喽卒都有准备，净留神三侠与蛮子，面向里观看，蒋五爷由背后出其不意，亮银盘龙棍横扫，打倒二三十个，余下的向南跑，蒋五爷追到南边，连南边的五十名长箭弩弓手，也全都打跑；由南面又向西打，将西面的五十名长箭弩弓手也全都打走；由西又打到北面，二百人死伤了有一多半，跑了有一少半。由聚义厅后纵下聚义厅，由后坡纵到前坡，横棍往下一看，四家贼寇打一个，聚义厅前地方广大，四外有五六百人，刀枪剑戟，气势汹汹。蒋五爷一看，有四家飞贼围着胜爷，又四家飞贼围着萧三侠，英雄不由的眼睛发红，提高声喊嚷，声若铜钟：“胜三哥，孟二哥，萧三哥，欧阳兄！你们不要着急，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大众回头向聚义厅上一看，蒋五爷周身上下犹如血人一般。老道一看，惊魂失色，念了一声：“无量受不的佛！”张德寿屎尿满裤，太仓三鼠黄花鱼的徒弟专溜边，四个打一个的也不打啦。本山的众寨主喊道：“蒋伯芳来啦！一条棍纵横十四省啊！”金面太岁程士俊说道：“众位寨主，千万不要喧哗，无论何人，我也不怕。蒋伯芳项上没有三头六臂，我斗的就是蒋伯芳。你们这样岂不失了英雄的本色吗？”

书中代表，这位蒋五爷的来由，此时山口外边还有五位。皆因为孟宅遣人起身，赶杭州路上找镖行之人，这六位坐着孟家的船来到北岸，萧银龙与杨香五把金头虎扔在后边，金头虎奔东北，这五位够奔西北。五位英雄遇水乘船，遇路乘车，但有一件，建宁府地面水地多，黄三太五位向前行走，前面大江阻路，水旱路口可全都有船，来到江沿，众人雇船要到北岸去，五个人上了船，船家说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您看西北天气都黄啦，这道大江十八里地宽，恐怕出险。您愿意住船上也行，住旱地南岸也行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杨香五叫道：“黄三哥！咱们不用雇船啦，您看前面来了一只大船，船头上是蒋五爷。”杨香五遂大声喊道：“蒋五叔这边下船吧！”蒋五爷由船上纵到旱岸，杨香五说道：“您来的真巧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你们上哪里去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我们正在找您去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此事怎么这们巧呢。”杨香五就将双龙山盗剑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“盗的出来，也得武力对待；盗不出来，也得武力对待。此山之贼武艺超群，非有五叔与孟金龙及剑客大脑袋不可。您这一来，岂不是太巧啦！”爷儿六位在江沿岸上小饭铺吃了点东西，爷儿六位吃完了饭，开发了饭钱，急速起身，到了孟家寨，已然

天交二鼓。孟家寨有两只渡船，昼夜渡人，爷儿六位上了渡船，到了南岸，够奔孟宅，老义仆前来接待，将六位英雄让在书房。老义仆说道：“黄昏时候欧阳爷盗剑去啦，定更来天，萧三爷也来啦，不到二更来天，三位俱都去到双龙山与欧阳大爷打接应去了。”蒋五爷一听，每人喝了一碗茶，遂由孟家寨起身，蒋五爷问道：“坐船多远？”老家人说道：“坐船六七里地，旱路十一二里地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我们走旱路吧，用渡船先将我们送出水路就行啦。我们走旱路，较比坐船也不慢。”于是将六位英雄用渡船送到北岸，下了船再向东去，到了双龙山的山口，三更多天，北山坡修理的齐整非常。蒋五爷说道：“咱们爷儿六个进山口。”银龙说道：“蒋五叔，山头有喽卒把守，万马千军打不进去。”蒋五爷说：“三十来丈高，由上头要往下砸石头，金钟罩也不行啊，我怎么进去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有一个主意，您打西北面树林交杂之地，出其不意，向山口里闯，容他们拿起石头来，您就到他们近前啦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危险哪，金钟罩砸上骨断筋折。”萧银龙眼珠一转，遂说道：“五叔，要是里面打上，可就是这个时候，进去晚了恐怕往返徒劳。凭你还怕石头吗？”蒋五爷气向上一撞，勒十字绊，绷英雄带，提了燕云快靴，一合盘龙棍，一伏腰撞进山口，容斗鸡崖喽卒看见，已经来到切近啦。闯头道山口，头道山口大声喊叫：“二道山口留神！撞进头道山口啦！”二道山口之人一见了五爷，乱箭齐发，蒋五爷拨打雕翎，闯入二道山口，来到聚义厅，又打散了四面的长箭手、弩弓手。

蒋五爷来到聚义厅前面一看，四个贼打一个，不由的可就眼红了，兜丹田大声喊叫，纵下聚义厅，这才应了赤线双眉大开杀戒。群雄一喊，程士俊这才拦阻众人，遂说道：“我斗的是蒋伯芳。”蒋五爷已到程士俊面前，程士俊双戟扎胸前挂二肋，蒋五爷用棍一绷，咯唧唧绷开双戟；程士俊霸王摔双戟，向下一砸，蒋五爷铁门闩一迎，当啷的一声，碰出双戟；蒋五爷野鸡抖翎，照定程士俊砸去，程士俊一横戟，当啷啷火星子冒起多高。二人见面，先来了一个三碰，程士俊心中思索：“绿林道提起蒋伯芳，闻名丧胆，今日一会，才知道真是力大无穷。”程士俊思索至此，留神小心，蒋五爷施展六十四棍，比前三年精熟数倍，亮银神棍、达摩传八棍、出手左右举、火烧天八招，前八棍雷风震动，后八棍斗转星移，盘龙棍珍珠点穴八招，抱月棍老君坐禅，护身棍随体乱转，得胜棍妙法无边。画杆描金戟横拦竖架，遮前挡后，五爷六十四棍未赢了程士俊。五爷一抖手，棍出去一丈来高，一纵身将棍接回，抄过来改为行者棒，赤蛇乱窜、红蟒翻身。

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，就听东南角一阵大乱，一行跑着，一行嚷着：“有人搅闹内寨，将寨主奶奶的中衣都脱去啦！”大声喊着来到聚义厅，到在西角门外一看，死伤的躺着一片，喽卒遂向北出山寨逃走。就听后边大声喊道：“走啊！小小子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腿长迈步宽，我跟不上你。”列位，来者是谁？正是大汉孟金龙，后边跟着金头虎贾明。孟金龙来到西角门外，用脚一踢死尸，踢出多远去，大英雄向聚义厅内一看，有一个使双戟的，与使棍的战在一处，使棍的这人好似血人一般，并且连棍也是红的，孟金龙叫道：“小小子！你看那红人使红棍的是谁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真是无用之人，那不是蒋五叔吗？这都是蒋五叔打死的。你向南看看，那不是胜三大爷与你天伦并那萧三大爷与汉奸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看咱们好看不好看？汉奸叔叔。”孟二爷说道：“金龙，你怎么穿红裤子，紫皮挺带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在那边掉在了臭沟里啦，正遇见有一位洗衣服的，我将他的裤子扒下来穿上

啦。”程士俊一听，跳出圈子外，说道：“姓蒋的，我与你没话。胜英，行侠作义之人，有扒妇人中衣的吗？我们妇人今年才十九岁。”又向群贼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还不齐上群殴，等待何时？”

书是暗表，三太等六位出了孟宅，贾明自己走的一条路。每天贾明要单走，黄三太也给了事，这回向东北去，黄三太没给了事，自己心中暗道：“连我黄三哥也看不起我啦？”走出五六里地，有一片树林子，自己心中一闷，躺在树林子里便睡。皆因为自己吃饭没有饭钱，肚里饿着，走到掌灯的时候，金头虎胆小，最怕神鬼，到了掌灯的时候，想明白啦：“小龙儿与香五两个小子，为是叫我打野盘。”荒郊有一座古庙，山门都没有啦，群墙已经坍塌倒坏，蒿草蓬蓬。自己说道：“金头虎，住庙吧？庙里可别闹鬼呀。慢说我金头虎不走运，就是神仙都有遭瘟的时候，看这座古庙，神仙都成了破神仙啦。我就好比这座庙里的神仙。”说罢，哈吧着罗圈腿，方进了大殿，就听大殿内鼻鼾如雷，呼声震耳，进到里面仔细一听，是从佛桌底下出来的声音。下腰慢慢的用手一摸，胳膊有房梁粗细，又一摸手指头有核桃粗细，枕着一个包袱，又沉又硬。金头虎贾明心中暗道：“不是大腿呀，这是胳膊吗？怎么这们粗呢？啊啊，此人是气臃水肿。我明天还没有盘费呢，他这个包袱甚重，我打一回睡虎子吧。我有了盘费，也不能叫他分文没有，要有十两银子，我拿六两给他四两，要是三吊我要二吊。先将他捆上，捆松点，我走了他追不上我，他也能自己解开。”于是将那两只胳膊向后一背，不提防此人醒啦，一晃胳膊，将金头虎晃了一个仰面朝天，又一伸手，捋住冲天杵，闭着眼睛一阵乱打。遂问道：“什么人捋我胳膊？”贾明一听，乃是大小子口音，说道：“别擂我啦，我受不了啦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原来是小小子。离家剩几里地，我没有盘费啦，两天没吃饭。你有钱吗？”贾明想道：“饥神遇见饿鬼啦，他还跟我要钱呢？我不免将他冤到双龙山，我也算请一位去，气一气萧银龙与香五，看看他们看的起我！”金头虎主意打定，遂叫道：“大小子！七星真人赵老道，将宝剑带到双龙山上去啦。我与胜三大爷与你父亲全都上双龙山要宝剑，说僵啦，双龙山群贼将我们爷儿三个围住群殴，我杀开一条血路，前来寻你。”孟金龙是孝子，一听孟二侠被困，遂说道：“快走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大小子，我走不动啦，你背着我吧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你站在我的胳膊上当鹰，我架着你吧？别不要脸啦。”说罢，孟金龙迈开大步就跑，贾明哈吧着罗圈腿随后就追。来到北山坡，二人都上不去山，孟金龙一看斗鸡崖上有喽卒防守，二人绕到西面，贾明说道：“你换上水衣吧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在路上吃饭没钱，把水衣水靠都卖啦。”金头虎换好了水衣水靠，孟金龙原身衣服，金龙说道：“你揪住我的皮挺带，我带着你凫水。”二人由西山坡向南出去二里之遥，有好上的山坡，二人向上爬山。金头虎到了山上换上衣裳，孟金龙顺着大靴子直往下流水，金头虎是干干净净。二人由西向东，就见有十余个查山的喽卒。金头虎叫道：“大小子！咱先抓住三个两个的，摔死三个两个的。”十数个喽卒看见他二人前来，向南就跑，二人随后就追，追出去半里之遥，就听见刷啦刷啦水响，向南去有一个吊桥，由北桥口上了桥，十几名喽卒不走桥板，俱都走两边的桥栏杆，桥栏杆是平顶，一尺见方，四五尺远一棵栏杆。大英雄说道：“小子，还玩花招呢？平平的桥板不走，单要走栏杆。”大英雄一登桥板，桥板一翻过，将大英雄掉在水内。书中代言，此桥板底下有转轴，有绷弓子，人要踩上，就掉在水里，桥板仍然还原，犹如平地一般。贾明在后头一看大英雄掉在水中，噗咚一声，

心说：“我的奶奶，我亏得在后头，要不然我就干啦。”原来此桥是脏水河，本山两千来号喽卒的脏水净水，俱都向此河里倒，桥底下连泥带水三尺多深。大英雄满身脏水污泥，叠腰站将起来，向上一看，这桥上的板又盖好啦，抽出后背降魔宝杵，一长身躯，照定桥板上叮当啷啷，将盖板捣飞。但是孟金龙被泥水陷下去三四尺深，在水里拔出这条腿，那条腿又进去啦，金头虎说道：“你将飞抓扔上来，我拉你。”孟金龙取出龟背驼龙抓往上一扔，贾明接过龟背驼龙抓一闻，味儿又骚又臭。贾明又将龟背驼龙抓顺下去，孟金龙接住绳头，南北是石头桥翅子，金头虎向上一提，孟金龙一较劲，金头虎一撒手，噗咚一声，又掉在臭泥之中，仰面朝天，浑身都是臭泥。金龙说道：“你怎么撒手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大小子你少才无智，你有千斤膂力，我才有四五百斤膂力，你这一较劲，我焉能行呢？你顺着我的劲，慢慢的不就将你拉上来啦？要不然将我也带下去啦，岂不是买大的饶小的？你将抓再扔上来吧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真倒运，这回连嘴里都是泥啦。”贾明又向上拉金龙，金龙蹬着桥帮子借着力量，贾明才将金龙拉将上来。一闻这个味儿，嘿，真是其味难闻！七月天气正热的时候，薰的人喘不上气来。大英雄一着急，将衣服都撕啦，龟背驼龙抓口袋朝外一倒，倒出好些积水，浑身上下赤条条，就是皮挺带英雄带没扯下去，仍将龟背驼龙抓带在左胯下。遂说道：“小子你看，你看我又骚又臭，怎么办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看寨子墙里面通干净水河，你跟着我到里边洗洗身上去。”到了东寨子墙，二人顺着墙向北去，有一大门，向北走了二里来地，看见红油漆的栅栏门，金龙不会上房，栅栏门开锁过不去，贾明说道：“你用杵碰门。”大英雄由背后撒下杵来，三五下将栅栏门砸下一扇来，这扇门一倒，那扇门更好砸啦，两杵将栅栏俱都砸落。二人进栅栏门，向东南去，见一道门砸一道门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皆因为聚义厅那儿打上啦，寨里无人，二人砸了五道门，见有一个白纱灯上有红字“内寨。”金头虎喊道：“大小子，你认识字吗？”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认识字。小小子你认识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这是内寨二字，寨子里面必有水。”说着话进了垂花门，北上房五间，高垂细竹帘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这儿有一个鱼缸，咱们上缸里洗去。”孟金龙光脚走道儿，叭哒叭哒的乱响，丫环隔着竹帘一看，一个大汉裸体，正蹬着大板凳上养鱼缸里去洗澡。大英雄洗着喊：“好大的味儿！”金头虎登着板凳洗手，贾明叫道：“大小子！你坐在鱼缸沿儿上洗。”孟金龙专听贾明的话，他就坐在鱼缸上洗开啦。洗着洗着，一较动，噗咚一声，鱼缸由架子上翻下来啦，半尺长的大金鱼在地上乱蹦。金龙说道：“小小子，没有衣裳啊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上房屋里有衣服。”孟金龙裸体遂奔上房而来，来到外屋门前说道：“作贼的还挂这样好的竹帘？”一伸虎掌，将竹帘捋下来，向地下一摔，进了上房屋中一看，里间屋（西暗间）挂着水红绸子门帘。里间屋中的人向外一看，一个裸体的大个儿站在外屋，对着迎面的穿衣镜说了话啦，向镜子里一指说道：“这么大个子，你为什么不穿衣服？叫你爸爸看见，岂不打你？啊？还挺横，我指你，你还指我。我打你！”说着话，照定穿衣镜就是一拳，哗啦一声，将穿衣镜打的粉粉碎。“啊？原来不是别人，也是我。跟我们家里迎面挂的那个玩艺儿一样。”砸完了镜子奔西暗间，将水红绸子帘儿一捋，丫环婆子早吓的藏在了桌子底下。程士俊的压寨夫人，原是妾扶的正，今年才十九岁，看他一进屋子，这一害怕，拉过一个斗篷向身上一盖，刚盖过脸来，底下露着三寸金莲，半截红裤子，品紫小鞋。大英雄一看，说道：“那是什么玩艺儿？还没有我的

脚指头大呢。”这妇人红绸中衣，散着裤角儿，孟金龙道：“这里是裤子吧？”伸手将裤子拉下来啦，幸亏这位压寨夫人里面穿着靠身的裤子，系着腿带呢。大英雄向身上一穿，将红裤子穿在身上，一伸手拉过妇人的汗巾系在腰间，说道：“这条裤子我穿着短。”又拉过一个汗褂，一看太小啦，穿不下去，自己说道：“得啦，不穿褂子啦，遮住裆就行啦。”列位，大英雄虽然剥妇人的中衣，可没有邪念，他父母给他定亲，他都不要。穿上裤子转身形由上房屋中出来，叫道：“小小子！你看好不好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太好啦，大小子这回可俊俏啦。”二人转身出来，向外就走。早有人报告了前院的寨主，此寨主乃是双锤将吉旺，是一个浑小子，吉旺把守内寨前院，此人好酒贪杯，正喝的酩酊大醉，一听有人报告，有一个大个搅扰内寨，在养鱼缸中洗澡呢。吉旺一愣，由床上爬起来，合着短把压油锤，向里院便跑，正赶上大英雄与贾明往外走，三人正撞在一处。贾明喊道：“来啦！”大英雄一看，此贼穿一身青，短打扮，手擎一对短把压油锤，厉声问道：“什么人敢到内寨搅扰？”吉旺一见孟金龙，又是一愕：穿一条红中衣，犹如现在的裤衩一般。大英雄合着一字杵，兜着吉旺头上就砸，贼人是醉后刚爬起身来，见有黄登登一物打来，贼人五尺有余，大英雄八尺有余，贼人用双锤海底捞月往上一迎，就听当啷的一声，贼人脑袋砸在腔子里去啦。内寨的老喽卒一看，只一个照面，就死于非命，遂大声喊道：“快上聚义厅给送信去吧，后寨出了妖精啦！”贾明叫道：“大小子你听见没有？咱们不认识道，跟着他走，可别打死老喽卒。”老喽卒在前奔，死命的向西北跑，一行跑着，一行喊嚷，老喽卒刚跑到东角门外一看，死尸遍地，聚义厅刀枪并举，打上啦。老喽卒不敢进去，又向东北跑。大英雄低头一看死尸，说道：“啊，都睡啦。”还有带伤的直暖呀，被金龙一脚就送上西天大路去啦。孟金龙叫道：“小小子！你看这个红人一身血，使棍的是谁呀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那是蒋五叔。你看南面都是谁？”孟金龙一看乐啦，遂叫道：“老头儿！您看咱们爷们好看不好看？”孟二侠一看，也乐啦，遂说道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金龙道：“掉在臭沟里啦，在后寨养鱼缸洗的澡，到屋中有一个人，我将他裤子拉下来了，我就穿上啦。我可没动她一下，那人小鸡似的，我若动她一把，她就死啦。我将裤子穿在身上时她还装死呢。”程士俊方才与五爷动着手，听说他压寨夫人的裤子被人扒去了，他尚且莫明其妙，心中暗道：“他们镖行之人，俱都是行侠作义之辈，决不能搅闹我的后寨，奸淫我的妻子。”正在纳闷之时，就见孟金龙穿着红裤子进了聚义厅啦，孟二侠一问他，他就如此如彼，将后寨之事说了个清清楚楚。

程士俊遂大声说道：“蒋伯芳！别打啦。胜英我且问你，我虽然与你镖行人等交战，乃是好朋友，朋友在五伦之一，你找宝刃，也是为朋友，各行其事。你行侠作义之人，焉能作此下贱之事？为何派人搅闹我的后寨？剥去我爱妾的中衣，在后寨又打死我的盟弟双锤将吉旺，是何道理？众位宾朋！还不齐上群殴，等待何时？众位哥哥弟弟，谁要看的起我，咱们就与镖行一死相拚，与此山同存同歿。我们大家须知制造山寨的艰难，人生百岁不过一死，大家还不齐上动手？”程士俊语毕，就见众群贼刀枪并举，棍棒齐扬，够奔四老与蒋五爷、孟金龙而来。孟金龙闻听要群殴，叫道：“小小子贾明！这回比哪回都热闹，打东西吧！打呀，几时打仗也没过足了瘾，这回管过足了瘾。”胜爷握刀叫道：“四位贤弟，孟金龙贤侄，程寨主乃是当世的英雄，少年的豪杰，一时被宵小所愚，致有此不幸之事。程寨主虽然一时之气愤，

久后谁是好朋友，不难分析出来。咱们是以武会友，点到而已，打散了群雄，捉住老道师徒，就算给咱们黎民百姓除害啦。”此时群贼已将三侠、蛮子、金龙、蒋五爷团团围住，兵刃交加。镖行之人因为胜爷有话，不叫伤群雄之命，要是一个不伤，焉能闯出重围？况且程士俊与韩殿魁、林士佩、方成，这几位俱都是硬敌。

正在酣战之际，就见黄三太与萧银龙，扶着一位白髯老者，满面血迹，浑身衣服俱都染红。萧银龙喊道：“胜三大爷，别战啦！您看看此人是谁？”列位，此时群贼焉能容其停战？刀起处恨不得人头落，棍到处恨不得死尸横，岂能罢的了手呢？胜爷鱼鳞紫金刀，护着身躯，向那老者注视，看不出倒是何人。那老者身体乱颤，喘过一口气来，叫道：“胜三爷！你们只顾在此打仗啦，你们大家还不向孟家寨看看，孟家寨孟二爷全家尽丧，老幼皆亡！”胜爷一听声音，杀到圈外，仔细一看，才看出是老家人孟忠，浑身上下血迹模糊。再仰面向孟家寨一看，一片火光冲天，看的清清楚楚，这把大火，烈焰腾空，江水为之俱红。老家人说道：“你们来到双龙山后，三更来天，忽然去了五七个飞贼，进了吾家宅院，不问老少，举刀就杀，婆子丫环无一幸免，大概老主母也死于非命，全家尽丧，鸡犬不留。杀完了人又各处放火，不但孟宅被焚，全孟家寨俱都燃着。”孟二侠举目向家乡一看，通天皆赤。孟金龙大吼了一声，蛮子自己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，说道：“吾终日打雁，叫雁啄了眼啦，吾空叫贼魔，不该失此一计。胜三哥，咱们还别伤人命吗？程士俊是当世的英雄，一时被匪所蒙，吾二哥的全家俱都丧在此贼之手。今天不杀得双龙山血流成河，我就不姓欧阳啦。”此时胜三爷一声长叹，不亚如扬子江心失脚，孟二爷不亚如万顷波涛断了篷绳，萧三侠不亚如万丈高楼坠下。胜三爷抖丹田一声喊嚷：“众位贤弟！还不施展平生绝艺，杀却群贼，报仇雪恨，等待何时？”程士俊咬牙切齿，心中暗骂在孟家寨放火的贼人。列位，程士俊虽然占山为王，乃是正人君子，他并不焚烧抢掠，妄杀无辜。他这位压寨夫人虽然年轻，美而且贤，也是良家子女，乃是程士俊在杭州府所买。皆因为大婆常常有病，身体软弱，一日他在杭州府住店，正遇有一老者，因贫要卖女儿，要了五百两银子的价钱，花户给了三百两银子，老者不愿意女儿流落烟花柳巷，就有程士俊的盟弟说道：“程大哥，我嫂夫人十病九灾，将来决不能生育。为何不将此女买到山上作为如夫人？也可以成全此女。要不然卖给花户之家，岂不误了平生？咱们将他带到山上，还许他家中往来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子嗣乃是天命，命中无有莫强求，岂能为求儿女，再多造一番孽？”他的盟弟未取得程士俊的同意，硬花了五百两银子给他买定了，程士俊无法，才将这位姑娘带在山上。合卺之后，夫妻还是真对脾气，后来生了一子，大婆也弃世啦，程士俊将此女扶为正室，作压寨夫人。此女知书识字，美而且贤，今天被孟金龙扒了中衣，一时的情急，他才主意群殴，正在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听孟家寨这一番言语，程士俊不由的暗恨烧杀孟家寨之人。虽因为镖行搅闹后寨，不但并未放火奸淫，就与人家群殴，以多为胜，如今自己的人反将孟家寨全然烧杀，这岂不是无理吗？故程士俊痛恨烧杀孟家寨之人，可说出口来。胜三爷这一见孟家寨大火冲天，遂吩咐决计杀戮群贼，决不留情。胜爷这一声令下，只见钢刀起处人头落，盘龙棍到尸体横，孟金龙降魔宝杵，上下翻飞，只杀的群贼尸横聚义厅。书中代言，凡死的可俱都是无能之辈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铁戟将方成与宝刀将韩殿魁，可俱都无恙。虽然尸横满地，群贼仍是一往直前，并无退缩之意，可见程士

俊平日待人之厚，真能患难相从。正在酣战之际，就见双龙山后寨火起，先由东南方烈焰腾空，紧接着正南烟火交加，正北前寨满天皆红，西面紧跟着青烟四起。宝刀将韩殿魁叫道：“程寨主、林士佩、方成，扯乎！”（扯乎就是逃走）萧三侠、蒋五爷说道：“追赶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别追，别追。先救孟家寨要紧。蒋五弟腿快，赶紧出山由陆路够奔孟家寨，金龙往西去，由水路走。”蒋五爷与金龙去后，这且不提。

单言群贼之中，程士俊由房上奔东南要去后寨，方纵过了五七道院中，就见老家人背着自己的妻子，披头散发狼狈之极，丫环婆子有空手的，有提着包袱的，全都在后面跟随。程士俊双戟一横，说道：“站住！”老喽卒说道：“寨主爷，压寨夫人跳在火内，被老奴由火中救出。丫环婆子叫老奴背夫人逃命。”程士俊说道：“你是内寨老家人，此举足尽主仆之情，你的前途必有善报，你将他放下吧。”老喽卒不敢违命，放在地上。夫人说道：“寨主，你我三载夫妻，相敬相爱，未尝有吵闹之事，妾虽女流，深知大义，请寨主将妾结果性命，夫君你独自逃命去吧。”程士俊点了点头叹道：“命也。我有心带你逃走，多有不便；我若将你抛在此地，你才二十余岁之人，将来难保不给程某现眼。”语毕，戟起处红光崩现，可怜一位贤德的夫人，命丧戟下。丫环婆子俱都流泪，跪在地下，求寨主饶命，程士俊说道：“你们大家何必如此，我岂能要尔等之命？你们各奔前程，所有金银任意取之，千万不要抢夺。你们要各自保重，有家者回家，无家者身归正业，绿林道下场不过如此。事已至此，无可如何，各自奔前程去吧。”丫环婆子及残废的老喽卒，全都泪下。程士俊又叫几个老喽卒说道：“念主仆一场，我走后你若能将汝主母深深埋一坑，立上一个木头牌位，上书程夫人之墓，程士俊当感激无涯矣。”丫环婆子与老喽卒，俱各与程士俊洒泪而别，草草刨了一个坑，掩埋了程氏夫人。列位，程士俊此举，真可称的起英雄豪杰。昔战国时有伍子胥者，其父因直谏罹祸，楚平王杀伍子胥满门，时伍子胥与其兄官于外方，故未同时遭戮。楚平王既杀伍家满门，下伍子胥之父于狱，恐其二子造反，逼伍奢致书与二子，命其回国，一同杀戮，剪草除根。伍奢遂于狱中修书致其二子，命其星夜回国，以全父命，否则父必为楚王所杀。伍子胥之兄名尚，兄弟二人接书，伍子胥问其兄如何，其兄云：“父叫子死，子不死为不孝；君叫臣死，臣不死为不忠。吾将赴父之召，以全孝道。”伍子胥说道：“兄长错矣，吾弟兄若朝至都城，父夕死矣。楚平王所以不即杀我父者，实以我兄弟在也，吾弟兄若至时，必同父而死。兄全孝道，吾将复仇。必假兵灭楚，以报全家满门之仇。”伍尚遂赴都，伍员遂奔吴借兵，临行时与其妻贾氏曰：“夫人色未衰，子胥欲往吴假兵报仇，为之奈何？”贾夫人闻听，怒目视子胥曰：“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将欲效儿女之态耶？妻妾何足挂怀？”语毕，摘壁上宝刀，遂自刎而死。伍子胥卒报父兄之仇，鞭楚平王之尸。伍子胥不忍手刃其妻，程士俊竟戟刺其妇，毫无痛意，真可称丈夫也。可惜身入歧途，误于师兄，后来盗印，身首异处。此系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双龙山一旦间化为灰烬，胜爷、孟铠、萧杰、欧阳天佐与小弟兄六位，搀扶着老义仆由水路而归，此及到了孟家寨，已经天光大亮。孟宅火起的原因，大众都疑惑是七星真人，其实并不是七星真人赵昆福所为，蒋五爷在双龙山纵下聚义厅，赵昆福就跑啦。张德寿一看赵昆福没有影儿啦，张德寿与三鼠由北山坡用长绳系在树上，顺着绳子爬下山去，到了山下，四家贼寇商议，向西逃去，走出有二里之遥，张德寿说道：“咱先落落吧，没有人

追。”书中代言，头一拨探山是蛮子盗剑，二拨是老三侠，孟宅可就没有人啦。孟二侠家业甚大，张德寿遂出主意：“到孟家寨奸淫杀戮，完事放火烧，胜英回孟家一看，必然得气死，孟二侠也得急坏了，他们决没脸面活在世上。”盗粮鼠崔通说道：“张德寿，你出的这个主意损寿十年。与胜英、孟凯有仇，与他家女眷下人有何仇恨？此事万不可办。有本事找胜英拚命，那是丈夫所为，他家人等何罪之有？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，崔通实不能为。”又叫道：“秦大哥！您可别忘了，您是明清八义的后人，老太太苦守冰霜二十载，作事总得要过得天地鬼神。秦大哥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存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这样损德之事，我不能奉陪。”语毕，抹头向北而去。您道崔通这一走，秦尤焉能舍得？大声叫道：“老弟别走！慢慢商议。”崔通已经进了树林啦。他们四人在一处比较，就是秦尤还有点交友的热心，柳遇春乃是酒色之徒，张德寿乃是采花淫贼。秦尤叫道：“二位贤弟！咱们追上老兄弟一同逃走吧，杀他女眷作甚？”张德寿微然笑道：“秦大哥，您失了男子汉的态度啦。老人家秦八爷与您的叔父秦义龙俱死在胜英之手，镖打拜弟之事，谁人不知？镇江府二郎山刀劈秦天祥，老胜英六月将秦二爷乱刃分尸，老弟兄四位，死在胜英手中三位。您不思杀父叔之仇，偏听妇人之仁，孺子之见。崔通乃是无能之辈。”秦尤一听，犹如刀扎肺腑，遂说道：“不是贤弟提醒，几乎将好机会错过。咱弟兄三人，今晚到孟二侠家，杀他满家尽绝，以雪吾恨。”三个人遂顺着河向西而去。秦尤眼神甚快，看见由西面顺着河沿来了两个人，走至相离切近，从西边来的那两个人，就扎入苇塘中去了。秦尤道：“咱们吊吊坎，月马的避在芦苇深处，月马的可是老合？”这两人由芦苇中出来说道：“原来是合字呀。”走到切近，张德寿打开火折照着，叫道：“秦大哥，膀臂到了！”这二人来到张德寿面前，遂跪倒行礼，口称：“师兄一向可好？”张德寿伸手相搀，说道：“二位师弟，我与你二人引见两位高明的朋友。”遂用手指秦尤说道：“这是两入皇宫内院，太仓州的秦尤秦大哥。”又对秦尤说道：“这两位是我师弟，一位苏士龙，一位苏士虎。开黑店，吃横梁子，作绿林道的买卖多年。”秦尤与苏氏兄弟谦恭几句，张德寿问道：“二位意欲何往？”苏氏弟兄道：“要到双龙山寻找恩师去。我们的店完啦。冰消瓦解了。今天刚掌灯时候，有一个瘦小矮老头住店，穿着一身蓝，我们店里伙计跟跑堂的吊坎，哪知道这矮老头明白啦，到夜晚他杀了三个伙计，又放火烧店房，我兄弟二人一找矮子，踪影不见。忽然南跨院火起，刚奔到南跨院，柜房又起了火啦；够奔柜房时，北跨院又起火啦。一时三处火起，街房邻居，只顾自己，无人救火。我弟兄无法，听有人说师傅与师兄俱在双龙山呢，只可投奔双龙山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二位师弟，师傅早逃走啦。胜英率领众侠客正打双龙山呢，此时大概在血战之际。二位贤弟可认识孟家寨吗？”苏氏弟兄道：“如何不认识呢？孟二侠是孟家寨的首户，我弟兄曾去过五七次未敢动手。”张德寿一听道：“二位贤弟带路吧，孟凯也打双龙山出去了，咱们到孟家寨杀他一门尽绝，杀完了火烧宅院，咱们弟兄五位再寻去处。”五个人遂顺河沿向西。孟家寨有两只渡船，夜间北岸一只，南岸一只，恰巧孟老者与他孙子在北岸。天到三更多啦，后半夜船就不靠岸啦，离岸三四丈远，下了水锚啦，爷俩在舱里睡觉呢。张德寿说道：“谁带着水衣水靠呢？”苏氏弟兄道：“吾二人俱都带着呢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你二人换上水衣水靠，下水将船推近岸吧。”苏氏弟兄换上水衣，遂下了水推船，方将锚提上来，孟老者就醒啦，说道：“这是谁呀？别

推船呀。”方由舱里向上一长身，苏士龙一捋老头白发，一刀割了硬嗓咽喉，噗咚一声，扔在水里。小孩在舱里以为是祖父失足落水呢，爬上来要救祖父，方一露头，苏士龙兜咽喉一刀，提起来也扔在水中，他祖孙二人，老的老小的小，俱都死于非命。张德寿在河岸上一笑说道：“秦大哥，柳二哥，你们看我师弟作活干净不干净？”好一个杀人放火的淫贼，以杀人当作儿戏。船推靠岸，张德寿、秦尤、柳玉春上船，苏士龙、苏士虎摇橹，张德寿掌舵，绕孟宅后河坡，河坡上俱是一垛一垛的苇子，都比房高。五家贼寇船靠河坡，将铁锚下在河坡上，秦尤叫道：“众位贤弟！孟宅许尚有能人，咱先点起火来，将人调出来。我与柳二弟点苇垛。”张德寿深以为然，秦尤放火，三家贼寇上了房。

孟宅宅院广大，长工都在北院，南院是内宅，三贼蹿房越脊，进了宅院，一看清静异常。三个贼到内宅南院东跨院，北房三间，隐隐有灯烛，张德寿低声叫道：“师弟，这必是女眷居住。”苏士龙、苏士虎说道：“师兄，你给我二人寻风，我二人下池子入窑。”张德寿大不愿意，说道：“咱们既是亲师兄弟，要是别人我可不能让。若有两个妇女，你们两个人每人一个；要有三个，可给我一个。”苏氏弟兄纵下东房，奔上房门口，两个淫贼在竹帘东西一站，向屋中看的甚真，八仙桌两边太师椅上对坐二女子。东边这位姑娘，双桃红的小衣裳，绢帕蒙头，汗巾系腰，短裙，背后背着柳叶刀；西边的姑娘一身银灰，银灰色绢帕绷头，短裙刚过膝盖，露着窄窄金莲，软皮底的绣鞋，背后背着兵器，好似护手钩。二女子对坐吃茶，就听见穿银灰的说道：“袁大姐姐，人非圣贤，凡事岂能尽料的到？头一拨欧阳叔父，带着太阳往双龙山盗剑；第二拨三位老爷子去打接应；第三拨又来了六位，有黄三哥弟兄五位，还有蒋五叔。婆子们报说，一碗茶没喝完，坐渡船从北河沿奔双龙山啦。可惜都走啦，连留下两位看家都不留。本宅院老管家虽然艺业高强，可惜老眼昏花了。咱姐妹三人，我大姐病体沉重，就是咱姐俩。这个时候三更多天，盼到天亮无事，就算万幸。水面离双龙山六七里地，绕河坡早路才十余里，双龙山的贼来了，这个乱子就小不了，你我姐妹千万别歇着啊。我方从东跨院绕了一趟，我大姐姐噯呀不止。”苏氏二贼听的真而切真，二贼看二位姑娘，一个红粉佳人，一个淡妆绝色，不由的邪心勃勃。遂掏出薰香盒子，取火折子，用火点薰香，打开螺丝盖，苏氏兄弟，一个由西面向东打薰香，一个由东向西面打薰香。二人闻了解药，一拉薰香盒子尾巴，活翅膀一搧，薰香燃着，青烟向屋中便走。忽听穿银灰衣服的叫道：“姐姐！这是什么味儿？怎么异香味儿？”就听娇滴滴的声音，打了两下嚏喷，两个姑娘俱都伏在八仙桌上了。二贼将薰香盒子带起来，苏士虎叫道：“哥哥，我薰的是银灰的，我将他抱在东暗间追欢取乐；您薰的是穿桃红的，您将那穿桃红的抱在西暗间追欢取乐，弟兄莫要争竞。”苏士龙说道：“这是咱们家门的教训，兄宽弟忍。”苏士虎遂先够奔西边银凤，遂打算伸左手拢腰，右手拢银凤大腿。这位姑娘乃是未过门守备的夫人，贼人焉能有那大的福命？贼人刚一伸手，银凤一抬胳膊，一袖箭奔硬嗓咽喉打去，贼人一缩项藏头，打在头皮上，串皮伤，鲜血直流。苏士龙也是方要伸手，被红玉箭正打在耳朵之上，贼人带了一只木头钳子。苏士龙向外就跑，将竹帘哧的一声捋落，纵到外间屋，苏士虎随着飘身也出来了，银凤跟在后头便追，苏氏弟兄是青衣服，红玉在后面也就追出来了。张德寿在房上看着他两个师弟进了屋啦，张德寿恐怕他弟兄二人，俱都独占美人，他遂由房上纵下来，悄悄来在房外

间屋门外，此时正赶上苏士龙向外跑，银凤追出来啦，紧跟着苏士虎也纵出来了。袁红玉在后向外一追，张德寿抬胳膊一袖箭，正打在袁红玉姑娘的左腋下，红玉喊道：“二妹妹，我受了伤啦。”苏士龙纵至外面，可就将耳朵上袖箭起下来啦，银凤追去，撒出了鸡爪镰，红玉是串皮伤，尚能动手，抽出柳叶刀，三个贼人两位姑娘，就在院中交上手啦。银凤喊叫：“婆子妈妈！快到前院送信，有了贼啦。”婆子妈妈梦中惊醒，跑到前院送信，长工俱都起来，打开兵器房，抄兵刃要动手救姑娘，一抬头只见满天通红，大声喊道：“可了不的啦！后河坡失火了！”谁知一霎时着了七把火，长工够奔后宅院后河坡去救火，老管家孟忠拦阻不住，老英雄抄起一把大朴刀，奔后院而来。隔着月亮门一看，三个贼和两位姑娘，正打的不可开交。老家人遂高声喊道：“你们好大胆量！我家主人九头狮子孟凯孟二侠，谁人不知？你们敢在侠义宅内搅闹！”老义仆只顾喊啦，未提防月亮门上，还有一个贼呢。秦尤放完了火，就进了宅院啦，正在月亮门上站着呢，老家人眼目昏花，也未曾留神，正在呐喊之时，秦尤由月亮门纵下来，兜着老管家背后就是一刀，老管家未曾躲开，一回手举朴刀，又被秦尤划了一刀。就听秦尤喊道：“兄弟们杀了孟凯一家老少，以报叔父之仇！”老义士一听，此贼并非前来偷盗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这么大年纪，决不是群贼的敌手。我豁出我这条老命，去往双龙山与我主人送信。若天不灭孟凯，老天爷保护我能到双龙山送信。”不表老家人豁出一死，前往双龙山送信，再说孟家全寨之人，俱都惊醒，前来救火，孟宅此时就是两位姑娘与五贼动手。红玉中的是药箭，工夫不见甚大，心中一闷，身躯乱晃，当唧唧柳叶刀出手，香躯斜卧尘埃。张德寿叫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！这个穿银灰衣服的，前三年在莲花湖，我就闻香未到口，六月在老胜英家中，我又失计，千万别伤她，捉活的，我弟兄五位轮流追欢取乐。”五个贼人围着银凤小姐。书中代言，若不是张德寿说要拿活的，姑娘可不是贼人的敌手；他这一说要活的，可也不容易拿住姑娘。姑娘动着手，心中暗想：“萧银龙，你白机伶啦，你随后到孟家寨，你就不知道安置两个人看家？连你也走啦。此时我若叫贼人沾着我一点衣服，我怎么生在人世？萧银龙，萧银龙，咱俩只有夫妻之名，无有夫妻之情，来世再成眷属吧。”姑娘思索至此，银牙紧咬，鸡镰照定苏士龙的刀迎去，当唧唧一声响，苏士龙几乎刀松了手。姑娘方要一横鸡爪镰，刀刃距脖颈三寸来远，嗓子眼一觉发甜，顺着口中流出血来，胳膊也没有劲啦，鸡爪镰可就松了手啦，倒了尘埃。张德寿说道：“我有言不叫伤她，这是谁办的事？”众贼人齐声说道：“并未伤他。”张德寿打开火折子一照，原来是吐了血啦。张德寿说道：“咱们谁头一拨先抱姑娘取乐？”秦尤说道：“不必啦，都昏迷不醒啦，快杀了她就完啦，然后再杀孟二一家老少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您不好这个，我们可想他好几年啦。您不愿取乐更好，我们四个人换拨正合适。”

正在此时，就听房上阴阳瓦嘎吱嘎吱乱响，一声喊道：“好大胆的毛贼！敢来到我盟兄家中搅闹。”语毕，纵将下来，正站在两位姑娘当中。群贼一看此人，穿一身蓝衣服，马尾透风巾，蓝绒缠着，蓝绉绸短靠，蓝绒绳打十字绊，蓝云缎英雄带，蓝绸子腰围子，蓝绸子裪裤，蓝缎子绷腿，蓝绸子护膝，软绒的袜子，蓝缎子洒鞋，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蓝鲨鱼皮鞘，蓝绒绳的挽手，三尺多高的身量，宝剑匣有二尺来长，人矧宝剑不短，灰色的燕尾胡须，瘦小枯干。苏士龙弟兄说道：“这就是烧我们店的矧老头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矧子你姓甚名谁？”矧子并不答话，右手掌剑，左手捻髯，说道：

“提起我的名姓，吓破尔的苦胆。我乃少居蓬虎山，明清八义排行在六，登山豹子杨义臣便是。我与胜镖头、孟二侠相好，某要遇上毛贼，刀刀斩尽，剑剑诛绝。”秦尤闻听，一拉柳玉春，往南墙根而退。张德寿纳闷：“秦大哥那大人物，为何后退？”苏士虎、苏士龙不知杨六爷的厉害，苏士虎向前一进步就要动手。六爷说道：“且慢，杨六爷剑下不死无名之鬼，通尔的姓名。让你在六爷面前走三个回合，我就不叫登山豹子杨义臣啦。”苏士虎叫道：“姓子！我就是开双合店二掌柜的苏士虎。”杨六爷不慌不忙，见刀离切近，宝剑向外一推，绕过刀柄，贼人往后一撤身，杨六爷用缠头剑砍落贼人壮帽。贼人抹头向南便跑，杨六爷纵身躯出去一丈四五，洒鞋尖一点方砖地，宝剑由贼人脖子后面，顺水推舟，就听吭哧一声，人头落地，尸身倒地。抬腿往洒鞋底上一擦剑，说道：“再过来一个不怕死的。”秦尤说道：“柳二弟，张贤弟，你们二位别过去。”苏士龙一看，烧店之仇未报，又杀了自己兄弟，贼人焉能让步？抡刀便刹，六爷一闪身，宝剑向下便压，贼人幸亏撒刀撒得快，胳膊没掉下来，抹头向南便跑，杨六爷紧跟着，照定背脊一剑扎入半尺来深，向上一挑，苏士龙撒刀嗷呀一声，向东奔命的跑去。杨六爷口中喊道：“一个也不留！一个也不留！”口中虽喊，可不向前追赶，四个贼人抱头鼠窜，全都逃走。杨六爷赶散群贼，保护一家老少免于此危。群贼走后，两位姑娘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苏士虎的死尸在南边，宅院之中鸦雀无声。杨六爷一看，一人皆无，在院中喊道：“你们本宅主人现在还有人没有？我与孟二爷是盟兄弟！”喊叫几声，西跨院婆子有胆量大的开门观看。可惜孟二爷的夫人一招武术都不会，就会吃斋念佛，东跨院贼与姑娘动手之时，婆子丫环将门门上好，将灯也熄灭啦，用桌子板凳将门都顶上啦。婆子妈妈开门看时，回禀了翁氏太太，言说是老当家的盟兄弟，已经赶散了群贼。丫环婆子提着灯笼，由西跨院同着老太太到了东跨院，拿灯笼一照，杨六爷抱着明煌煌宝刀，老太太战战兢兢。六爷心中明白，急忙将宝剑还匣，整了整透风巾，腰间围着蓝绉绸大氅，杨六爷提大氅跪倒叫道：“嫂嫂！小弟救护来迟，使您多多受惊。”老太太仔细一看，口中说道：“原来是杨六叔叔，前来解救我一家老少。六叔请上，受为嫂一拜。”杨六爷叫道：“嫂嫂！哪有嫂拜叔之礼？叫小弟多活几年。”可惜金龙之母未见过杀人流血之事，叫道：“六叔！那圆圆的血淋淋是何物？”杨六爷说道：“那是杀人放火之贼，我因护庇宅院，未能追赶。”丫环婆子提着灯笼一照二位姑娘，六爷叫道：“嫂夫人！这二位女人是何人？我素知嫂夫人就是金龙一人。”翁氏太太说道：“这位穿桃红的乃是张茂龙未过门之妻，这位穿银灰的乃是萧三侠之儿媳，萧银龙未过门之妻。皆因为六月二十八日，胜三爷家中办喜事，有贼人大闹喜棚，你二哥将二位姑娘接到咱家来了。大姑娘不服水土，现在卧床未起，二位姑娘这必是受了伤啦。”杨六爷用灯笼一照，这才看见袁红玉受了箭伤，银凤口中流血。先叫丫环婆子，将两个姑娘搭到西暗房，又将二位姑娘的兵刃也都拾起来，叫婆子将袁红玉背后的衣服挑开，看箭伤之处，有槟榔大一块紫青色。杨六爷说道：“这是毒药箭。我哥哥何以不在家中？”老太太说道：“昨天头一拨定更来天，你欧阳弟去到双龙山盗剑，二拨你哥哥与胜三爷、萧三爷一同前去，随后又有蒋五爷、黄三太等前去打接应，至今尚未回来。”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此时天光已然要亮啦，我二哥与胜三哥，他们也要回来啦。千万别起袖箭，此乃是毒药箭。”说着话，叔嫂二人进了屋中落座。献茶之间，忽听得西跨院叮当叮当的声音，又一声呐喊，如同巨雷

一般：“小子们！都死啦？老娘可还在吗？”杨六爷隔着竹帘一看，来了一位大汉，裸体闯进。老英雄一怒，忙将大衣服脱下，握宝剑一掀门帘，纵到院中。遂说道：“好大胆的贼人，看剑！”孟金龙一看说道：“小子，你把我们家里人都宰啦，你还没走呢？”六爷举剑就刹，孟金龙伸虎掌要抓。翁氏太太早就看见啦，一愣神的工夫，爷儿俩动上手啦。喊道：“六叔慢动手！猛儿不许无礼！那是你六叔。”爷儿俩各收招撤步，翁氏太太一看金龙赤条条，说道：“金龙，你因何回得家来啦？”

书中代言，皆因老义仆上双龙山与主人送信，言说有贼人火烧宅院，杀孟家一家老小，胜爷等一怒，双龙山血溅庭台，杀退群贼。萧三侠方要追赶，胜爷道：“且慢追贼，金龙你赶紧打水回家，去救宅院。”金龙答应，遂即急忙奔回孟家寨。再表那孟家寨被杨六爷将群贼赶散后，带伤的淫贼向东逃去。救火的乡邻满河坡皆是，恶贼一看救火的人甚多，救火又都是行家，将苇子用钩一搭，向河里便推。恶贼一看天光已亮，要走不了，孟家寨周围是水，由燃着了的苇垛南面下水，背后的剑伤被水一泡，疼痛难忍，剑伤约有一指来深，半尺来长，恶贼负痛，心中思索：“先向东，然后再向北，躲开了那救火的人，可就有了命啦。”苏士龙正向东凫，天光已然发亮，忽听正东水声哗啦啦直响，恶贼一看，好大的鱼呀，像小船一般，这许是江里的鱼，由此向东南方向泅去。贼人挣着命抹头往北凫水，忽然那鱼向上长身，上身出水道：“你把我们家里人都宰啦，你往哪儿跑呀！”贼人闻听，声如臣雷，不敢答言，向北凫去。金龙一个蒙子追上贼人，一伸虎掌，将贼人两腿腕子抓住，向上一提，看见腿上有血迹，乃是剑伤流下的血，大英雄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将我们家人都宰啦？”说着话用手向两下一分，若在旱地就将贼给劈啦，水里不得劲，劈不动，金龙遂一伸虎掌，向裆里一抓，就听噗的一声。恶贼采花开黑店，伤害行人不知多少，今天遇见傻英雄，竟死在水内，这也是报应昭彰。大英雄踩着水回家，一看大苇子飘的满河皆是，大英雄心说：“都烧了不要紧，只要我娘不死就成。”来到河坡叫道：“小子们！家中怎样了？”众人说道：“大少爷来啦？快家来看看吧。”傻英雄上河坡，奔向家中跑去，进了东院，见了婆子问道：“老娘呢？”婆子说道：“在西跨院呢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都死，老娘可别死呀。”说着话向西跨院跑着，“吧哒吧哒”，犹如砸地脚一般。杨六爷又不懂他的话，在十年前爷儿俩见过面，今日如何认识？遂掀帘子出来交手。老太太掀竹帘一看，气的连气都喘不上来，遂说道：“好畜生！还不穿衣服去！”大英雄自己一看身上，说道：“红裤子被水冲去啦。”这才跑到书房穿衣服。仍然光着脚再回西跨院，叫道：“老娘啊！你老人家没死就得啦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见见你六叔吧，这是你的六叔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我是他七大爷！”老太太说道：“胡说！与你天伦是把兄弟。”大英雄说道：“得啦，磕头吧，谁叫他救了咱们一家子呢。”磕头磕的方砖地乱响。家人等救灭了河坡的余火，然后将苏士虎死尸抛在河内，孟家寨人等这才放下心去。

单说双龙山胜爷将群贼杀败，已遣金龙由水面回家，蒋伯芳由陆路回家，将双龙山用火四面燃着，这才赶紧回家。三侠、欧阳大义士，六小搀扶着老义仆，到了西山坡，船在河沿，孟二爷打呼啸渡船拢岸，将老义仆孟忠搀上船去，安置在舱中，给他敷上刀伤药，船急速回孟家寨。离孟家寨里许，一看河中漂泊的大苇子，也有烧了的，也有未烧的，满目皆是。孟二侠心中暗想：“全家必定片瓦无存了。”胜三爷叫道：“孟二弟！愚兄连累了你全家

被害，于心何忍？”萧三侠说道：“我想吉人天相，恐不至有大凶险。”蛮子骂街：“我是王八羔子！我是混帐东西！我叫贼魔，终日讲究放火烧贼，今天叫雁啄了眼啦。”惟有本人孟二侠说道：“老恩兄不要如此难过，烧了我的宅院我再盖，我的苇子也不能都烧了，烧了也算不了什么。您弟妇已经六十岁的人啦，设若死也不算短命，有你侄子与我在，我们爷儿俩再置家产，重整田园。伤了家人，那也是命里该当，也无可如何。萧三弟、欧阳贤弟，不要伤心。”列位，这就是行侠作义的人，明白交友之道，若是孟二爷一哭，胜三爷岂不当时得了慢急了吗？所以孟二爷反谈笑自若。船到河坡，老少英雄一看，心中稍安，只烧了七个苇垛子，房子是一点未动。老少英雄弃舟登岸，黄三太等搀扶着老义仆孟忠，大众刚进了书房，杨六爷由内宅够奔书房，给胜爷等请安问候。蛮子喊道：“唔呀！杨六，你救了孟二哥一家的性命，你真是个好王八羔子！”杨六爷不好还言，因为同着自己儿子杨香五。蛮子见愈不还言，他是愈骂。此时胜三爷周身是血，蛮子皮袄马褂也成了红的啦，孟二爷家有的是衣服，叫家人取出来，大众净面换好衣服。蛮子喊道：“孟老二哥！可有我的衣裳吗？”孟二爷说道：“都有，就是没有那么肥大的皮马褂啦。叫家人弄点碱水给你洗洗吧。”孟二爷这才谢过杨六爷相救，并问从何而来。

书中暗表，杨六爷自从在家纳福十余年，六奶奶生了一子，名叫香五，家传的学业，又拜胜爷为师。鸡鸣五鼓返魂香，是从明朝一位处士的门下所传，学时须对天盟誓，不以此香伤害良人，并不许借此为淫盗之事。后来传到一位云游道者司马闻，这司马闻又传授香五。由拜在胜爷门下之后，胜爷回家，由黄三太、杨香五众人掌理镖局之事，杨六爷隐在田里，逍遥自在。京东乐县亭离郑州三百来里地，听人传说，胜爷六月二十八办喜事，回到家中与六奶奶一提，胜三爷六月二十八与少爷完婚，六奶奶说道：“咱们一来行人情，二来看看咱们孩子，这十余年你也未曾与胜三爷见面。并且你与胜三爷提说，叫咱们孩子回趟家，住一月两月的。”因此杨六爷带好兵刃暗器、水衣水裤，够奔郑州行人情。六爷在家纳福，并非是狂傲，此次没有要紧事，所以不雇车脚。此时正是六月间，天气炎热，走得一身汗，天晚住在店内，脱去了大氅，凉爽凉爽，到第二天就觉着头昏眼黑。要是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时，武将顶盔擐甲，就叫卸甲风。店主人给请了一位大夫，诊脉开方，服药后稍觉轻松，在店中养了几天，身体复原，杨六爷多给店里一二两银子，这才起身够奔直隶郑州古城村。到了古城村胜宅，家人一回禀，胜奎接迎，一进院中，看见烧得七零八落，六爷一问，胜奎将前后情由说了一遍。胜奎又说道：“我天伦对天盟誓，拿不着老道，找不着杆棒，至死不回故里。”六爷一听，连忙问道：“追向何方去了？”胜奎说道：“走了五六拨，皆向南省去了。”杨六爷心中暗想：“我三哥为人慈善，群贼竟敢如此，真是好人难做。我好几百里地，赶到古城村，谁也没见着，我何不向南七省走走？”六爷想了，辞别了胜奎，这才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杭州寻找众人。杭州府是五方杂地，一日在酒楼上吃饭，巧遇华谦华子阮跟一个乞丐病夫吃饭。五爷与六爷也有十余年未见面啦，老哥俩见了礼，悲喜交加。华五爷又给引见，遂说道：“这位是四哥的盟弟，金面韦驮张旺。”五爷与六爷叙了些离别之情，十数年未见，真是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消磨两鬓霜。五爷华谦就提起头一拨捉拿老道师徒，火烧方成宅院之事，又把指引欧阳天佐及蒋伯芳赶老道去建宁府双龙山之事，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张旺说道：“六弟你也

追下去吧。凡有奇才异能之士，我遇见了就向建宁府指引。”六爷说道：“我要追我三哥，只不知三哥的去向，今既知道向双龙山去了，我即时起身。”

说着话，这位六爷站起，辞别华张二英雄，这才打杭州府起身。忽然想起孟二哥由台湾又迁回孟家寨住，正东就是孟家寨，一江之隔，离孟家寨还有十数里地。杨六爷一想：进孟家寨总得过摆渡。此时天气已经掌灯啦，我莫若先找店住下，明天再往孟家寨。一看这座店，门道挂着灯，上书“双合店。”正要进店，跑堂的与伙友吊坎：“并肩子纽瓢招落把合，苍孙太觉。”杨六爷闻听，黄眼珠乱转，他们说的黑话，就是说老头太矬，哥们回头看看。这么两句话，六爷黄眼珠一转，燕尾胡须一捻，心中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坎吊到你姥姥家来啦。”老义士诚心耍笑，说道：“有整所房子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有上房跟东西厢房一所。你多少人？”六爷说道：“一个人。”伙计说道：“你一个人怎么住这些屋子？”六爷说道：“我爱清静。我包袱里物件价值连城，净是核桃大的宝珠七八十颗，有金砂子钻石、翡翠玛瑙，多花几两银子店钱不要紧，为的是清雅。”掌柜灶上群贼一听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号买卖就发了财啦。”六爷撒开了一要酒菜，摆不开两桌对在一块。杨六爷又道：“明天我走时还得拿点干粮，又要一壶开水。将门上好，别上我屋来，明天多给酒钱。”六爷将门一上，白开水就馒头，吃白斋，酒菜倒在床底下，白开水馒头不能搀薰香蒙汗药。杨六爷暗中扎绑停当，一看外屋两个锅灶，掀开锅盖一看，里面还有半锅高粱，提起锅一看，乃是倒下台阶的地道。六爷将锅仍然放好，盖上锅盖，搬个凳子坐在一旁。等到二更多天，一看锅向上一看，将锅移在锅台之上，杨六爷一看，锅在锅台上啦。正在此时，忽又见一宗物件，钻了出来，晃晃悠悠。仔细一看，有饭碗大一物，青脸红发，临到锅台的时候，就如麦斗大啦，然后又下去了。再上来可就是真人啦。杨六爷一揪头发，一剑扎在咽喉，往上一提，抛在旁边。底下一问，上边没答话，又上来一个，又是如此。一连三个，第四个临上来的时候，可就留了神啦，杨六爷一伸手捋住绢帕，他向下一缩，将头发斩落一缕，跑到柜房说道：“了不的啦！去了四个人死了三个。”苏氏弟兄闻听，聚齐店中之人，掌上灯球火把，够奔上房。群贼来到北跨院，不见杀人的客人，方要到南跨院，南跨院着了火啦，杨六爷一晃透风巾，放了好几把火，这方出了店房。有心要到孟家寨，天气半夜不便，前面有一个树林子，进了树林子，在树林之中打一盹睡。正在朦胧之际，忽听一阵大乱，人声鼎沸，齐喊：“孟二爷的院中失了火啦！”杨六爷惊醒，乘乱上了摆渡，过了河遂进孟家寨。举目观看，孟家的宅院未着，杨六爷到了孟宅，蹿房越脊，一看院中无人，到东跨院东房上一听，有人说：“杀了就得啦。”杨六爷一听，脚底下一使力，踩碎了阴阳瓦，又听叫道：“大胆贼人！敢来孟家寨无礼。”向地下一看，有一个穿桃红的女子躺在东边，一个穿银灰的女子躺在西边。老英雄看罢，纵下东房报了名姓，遂剑斩苏士虎，扎伤苏士龙，柳玉春、张德寿等四下奔逃。这都是因果循环，才有六爷来的这样巧，赶走群贼，少爷孟金龙回来，爷儿俩见面，保护了宅院。

胜三爷回到家时，已经无有事了，众人才急忙来到后院看望二位姑娘的伤痕。老弟兄五位上后院的时候，正赶上翁氏在屋中，孟二爷在前边，翁氏太太一见胜三爷等，都在前面进来，翁氏太太急忙跪倒说道：“老恩兄，小妹拜见。”胜三爷躬身说道：“老弟妇请你免礼吧。”萧三侠遂与翁氏跪倒行礼，翁氏答礼相还。蛮子过来叫道：“老婆子！我给你磕头。你怎么没擦

点粉？”老太太低头笑而不言，转身而去。胜三爷说道：“欧阳贤弟太玩皮了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当着胜三哥，她不肯言语，吾就占便宜了。”五老与小弟兄等进了西暗间，婆子丫环早将姑娘的小褂背后扯开，那枝袖箭钉在姑娘左腋下。二位姑娘，一位脸向西躺着，一位脸向北躺着，银凤头前放着几张纸，口内不住吐血。胜爷问道：“萧三弟、孟二弟，你们看此箭伤，是不是与我所受的箭伤相同？”孟二侠、萧三侠答道：“不错，一样。”胜三爷叫了一声：“于小姐！袁小姐！”呼之不应。胜爷说道：“百草转阳丹专治吐血、五癆七伤、毒药箭伤。道爷不在，为之奈何？”语毕，胜爷泪如雨下，遂说道：“连累了众位弟兄，如今又连累了二位姑娘受此重伤，为之奈何？”孟二爷捶胸顿足，萧三侠唉声叹气。欧阳爷一笑，说道：“萧三哥，得用多少百草转阳丹？”萧三侠说道：“两粒足矣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巧啦，吾这里正有两粒。”胜爷掀髯说道：“欧阳贤弟，你为何拿愚兄取笑了？”蛮子说道：“唔呀，我可不敢拿胜三哥取笑。”说着话，由腰中掏出一个白纸包儿，打开了递给胜爷，胜爷一看，果然是两粒百草转阳丹。蛮子说道：“这是给三哥你老人家治伤的时候，我偷的。”胜爷遂将两粒药研为细末，叫家人急速取来无根水，告诉婆子妈妈用刀将袖箭伤旁的紫黑肉刮了，将药用皮子膏药贴在伤上，上一半，灌下一半，银凤灌下一粒。老弟兄五位回到前院喝茶，小弟兄七位，方要摆酒，家人进来禀报：“由东回来了一只小船，一个老叟摇橹，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少爷，还有一位女子，说是前来拜望。”蛮子说道：“我倒忘记了，准是石俊山老王八羔子。”孟二爷告诉院里女眷接待女子，孟二侠等出来迎接男客，果然是石俊山与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，那女子即是林士佩之妹。石俊山毒龙怀杖挑着两个包袱，张茂龙、萧银龙等上前接待，石爷说道：“茂龙、银龙，这两个包袱是你们二位的，兵刃、暗器、头巾俱都在内。”银龙、茂龙收了包袱，当面拜谢。大众归了客厅，喝茶擦脸，不必细表。大家用饭，石爷叫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！你们认得这位姑娘不认得？胜三哥你许认的吧？”胜爷一笑，说道：“愚兄哪认识女子呢？”石爷说道：“此乃林士佩之妹林素梅。虽然林士佩一母所生，可与林士佩性情不同，姑娘乃是节烈淑女。皆因为林士佩骨肉无情，姑娘女扮男装，夜宿贼店，丫环遇害，姑娘只身一人，在树林之中自缢，被我所救。当时我并不知他是女子，事后我将姑娘收为义女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我深知姑娘。南北英雄会的时候，林士佩要燃地雷，姑娘五体投地，劝兄长不可点地雷，林士佩不从，岂知地雷被道兄所破。石贤弟，你如何与刘云相遇？”石爷将救刘云，惊走秦尤，毒龙怀杖打林士佩之事说了一遍，并将女儿素云与刘云治伤之事也说了一遍。当时求胜爷为媒，与刘云、素梅成就婚姻，蛮子写帖。大众酒饭已毕，蛮子将宝剑取出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这是道爷的宝刃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众位贤弟血战一场，只得了一口宝剑，老道未获，杆棒无迹。恶道此次够奔台湾去，恐怕台湾不能收留恶道，他必然仍奔杭州府。众位贤弟，连三太们，咱们还短一位要人呢，何以蒋五爷未见到来？使我放心不下。”蛮子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不用惦念五爷，他必然追下群贼去了，万无差错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银龙、贾明，你们六个人先奔杭州追赶老道。”黄三太等答应一声，遂站起身形，够奔杭州。“你六个人起身后，老夫随后就到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金龙，你且在家中保护。”

六位英雄晓夜行宿，饥餐渴饮，到了杭州未访着恶道踪迹。金头虎到了杭州，见着老道就揪：“杂毛小子！”当胸就是一掌，老道说道：“这是怎

么的啦？无故的抓住就打。”黄三太作揖赔礼说道：“我兄弟是傻子，道爷多担待吧。”弟兄数日仍未寻着恶道，心中一烦恼，在店中吃完早饭就闷睡。住了几天，店家也知道是保镖的，众人睡醒起来吃茶，伙计们说道：“众位达官，为什么整日的睡觉呢？杭州八日大庙，为何不上庙逛逛呢？”三太说道：“什么庙哇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此庙甚大，每年对台戏，刀山马戏，无一不有。这两台戏俱都是名角，各种货物无一不全，今年庙里十分热闹。”金头虎一乐说道：“黄三哥，老道、张德寿、杆棒，这回全都有啦。老道取童子紫河车，张德寿采花，必然上庙去，庙上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。我若见着老道师徒，左手揪老道，右手揪张德寿，你们一搜老道小包袱，杆棒就有啦，岂不是一举三得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别说梦话啦，老道那么老实？”萧银龙一打听方向，伙计说道：“人山人海，你们跟着看热闹的人就去啦。”弟兄六位，遂来到钱塘门，就见男女老少络绎于途，出钱塘门外有二里之遥，庙的西边，大小买卖、各种卖吃食的，一家挨一家。庙西俱是茶楼酒店，庙东是生意场子，大鼓书莲花落，练把势卖艺的，庙后是卖木料的。弟兄六位走到庙前东角门外，角门东面围绕着一圈子人，就听里边，有人说话：“无量佛，善哉善哉。这一位施主二子一女之命，幼年多受奔波，中年运气不好。”又听说：“六文钱一卦，概不奉承。君子问祸不问福。”那人说道：“道爷，你真是未到先知。自幼我父母早亡，同叔婶过活，受了些困难。我叔婶去世后，我正在中年，遂当家主事，还算不错。”“无量佛，这一位施主高寿了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五十四岁。”老道说：“这位施主可不要恼怒，你还有九年的阳寿。六十三岁的那一年，你就该去世了。这一位施主十年尅妻。”此人说道：“道爷你真是神仙，我内人已死，留下两个孩儿，昼夜啼哭，叫人心烦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叫他给我算算卦，我问问他我有几个儿子？”萧银龙说：“你还未成家呢，你哪里来的儿子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娶媳妇一下轿就生养大小子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不要无理取闹。”道人道骨仙风，有出尘之概，娃娃脸红嘴唇，半尺余长的墨髯。书中暗表，此道者乃是反老还童，萧银龙没看出来。金头虎说：“他是生意人。没有那样灵的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，咱们上庙去吧，庙上热闹极了。”众人进了庙门，有钟鼓二楼，五层佛殿，弟兄们前后游完了，又向观音殿的后院走来。院中有四架大葡萄架，金头虎叫道：“杨香五！咱们摘葡萄吃去。庙里和尚要拦阻，咱就问他是你们家里带出来的吗？我们的庙千佛山真武顶，有行路之人，白住管饭。”傻小子那里晓得红莲罗汉弼昆长老是周济人，他以为应当的呢。书中代言，庙里当家的将这四架葡萄都卖出去啦，人家已经摘完了。金头虎近前一看，没有葡萄啦，众人遂向东南角而来。

看见东南角上有座彩棚，红绿五色绸子扎的彩子，有四对牛角灯，彩棚当中有一块纸糊的匾额，上书四个大字：“以武会友。”彩棚口外南边十八件大兵刃架子，彩棚北十八件短兵刃架子，锋利耀目，彩棚里面八仙桌上，有一架天秤。金头虎将母狗眼一翻，看这块匾上四个字，他就认的一个，遂念道：“什么什么丈。”就认得这一个还错啦，将友字念成丈字。萧银龙说道：“以武会友四个字，就认得一个，还朦错啦。”黄三太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！练把势的不能这样阔。”萧银龙道：“有作生意之人，咱们何妨打听打听？”萧银龙遂向一个作小买卖的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求你告诉我们，这座彩棚是何人所设？里面是怎么个意思？”作小买卖的说道：“本杭州府的少爷，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在此搭彩棚以武会友。一会儿你就看见啦，家人抬来两

只箱子，里面俱都是银子。有好武的要愿意比武，比如要赌五十两银子输赢，你放在秤盘上五十两银子，少爷也放五十两银子，你要将少爷兜一个筋斗，摔一个趔趄，少爷输银五十两，余外还送给五十两。愿意多赌也是如此。”萧银龙打听明白，忽听西角门外一阵大乱，遂说道：“大少爷来啦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走走走，去看看我们大少爷。”众人怕他惹祸，在后面紧紧跟随，就见许多人骑着马，向南来进了四角门。那马有铁青马，有枣骝红，有白龙驹，有甘草黄，有银色白，二十余人，都是武士打扮。就听有人喊道：“大少爷里边吧！”就见这位少爷，头戴武生公子巾，身披一件米色大氅，周围金线走边，雪青的十字绊，一巴掌宽的英雄带，米色的腰围子，年在二十多岁，白净净的脸面，五官端正。三太黄爷又看众人拉着一匹白马，银鬃银尾，咳咳的乱叫。三太平生最爱好马，遂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这匹马真好，总有六七百地脚程。”贾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要爱惜此马不难，等他跑到清静地方，我抢来给你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你少要胡说。”弟兄六位来到棚前，就见少爷居中正坐，众教师南北两边相陪，彩棚后东南有茶水点心，大众坐下喝茶。庙后头的人就拥挤不动啦，比看练把势的，又省钱，又多见世面。

正在人声嘈杂之际，就有人在西角门外喊道：“闪开！闪开！”黄三太一看，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，压的杠子直响，搭到彩棚之内，天秤桌前，打开箱子，一个个的都码在天秤桌上，俱是雪霜白银子。傻小子母狗眼直翻，叫道：“杨香五！我偷一个，咱们两个人分分如何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五哥，千万不要玩笑，这位擂官乃是知府的少爷，你要抢人家的银子，这场官司你打得起吗？”就听擂官说道：“这三天咱们练啦，没有人进场子。哪一位有能为的，请上擂台。”语言未了，打北面闪出一人，身材五尺往来，豆青的大氅，蓝短靠，其貌不扬，鹰鼻龟背蛇腰，细脖子，非常的难看。遂说道：“公子爷，今天我请一请。”忙将大衣服脱在彩棚，站在当中面朝西，口中说道：“众位老少英雄，这是本府台的大少爷焦公子，率领我们众教师以武会友，有好武的朋友，不论是保镖的，护院的老师傅，皆可以上来练练。杭州府乃是五方杂地，藏龙卧虎，谁不知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？有会武术的朋友好练的，请进场来，我们奉陪。要赌输赢，愿赌五十两银子，我们也赔五十两，两百两。那位说我没带那些银子能上擂吗？三两二两也无不可，这是以武会友，就是分文未带，也无不可，你只管进彩棚，咱们作为取笑。”说着话，晃悠脑袋，无奈就是无人答话。金头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火烧我胜三大爷宅院，这一水就捞上来了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怎么捞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这一次打孟二大爷家带盘费不少，咱们大家凑一百银子，我先与鹰鼻鹞眼那小子赌输赢，我兜他一个筋斗就是三百两；回头我就赌上三百两，我再兜他一个趔趄，就是九百两；再赌上这九百两，我再踢他一个筋斗，就是好多个百两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傻小子，就有一个便宜，被王华买去啦。你看看庙上，千人万人，谁进场子？他是知府的儿子，他要打了人，哈哈一笑；要输给别人，翻脸就惹不起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怎么那们胆小呢？知府就不说理吗？”不表傻英雄与香五口角，再说擂台上有一人说道：“众位，我姓王，外号人称野鸡六子。”王七方将此话说完了，遂站一旁。焦公子亦站起身形说道：“我再请一请吧。”焦公子忙将大衣服一闪，勒十字绊，紧英雄带，来到擂台前，一抱拳说道：“众位，把势场没有大小，有好武术的只管讲请进场子来。无论保镖的、护院的、教场子的子弟老师傅们，带着银子的赌输赢，金赌金还，银赌银还；没带着银子的以武会友。”公子将话说完了，

台底下仍然默默无言。王七说道：“我再请请，这么些位，连一个好武的都没有吗？我打一趟拳，众位看看。”说着话王七一拉势子，打了一套拳，萧银龙等一看，平平常常，比三座毛四门斗强点。焦公子说道：“王教师退下去，我也打一趟拳。”遂说道：“众位若看我的拳有错，多求指正。”语毕，亮姿势，打了一趟拳。列位，打拳要准，发招要稳；纵如风，站如丁；手眼身法步，招招精奇，式式到家，真受过高人传授，明人指教。打完了一抱拳，对台下说道：“见笑，见笑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，真奇怪了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三哥，您怎么看奇怪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绍兴府山阴县结义村姓黄的甚多，黄家本族有三十六手黄家拳。焦公子这套拳，正是黄家门上三十六手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人说您诚实，您原来也会捧场。知府的儿子打拳，就是黄家拳；要是总督的儿子，就是贾家拳啦。”黄三太这一席话不要紧，后来引出奸盗邪淫、苦乐悲欢好些事情，后文书暂且不表。

且说王七见公子打完了拳，复又来到擂台前，对台下说道：“台下这些位可称人山人海，你们众人就连一位会武术的都没有吗？难道你们练会了把势，就会关上门，等到夜晚当着老婆子练吗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三哥，这小子太已傲慢无礼。我到擂台上打他一个大嘴巴子，要不将他脖子抽歪了，我就叫母老虎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贾五哥，何为这样无涵养呢？君子当积福，小人仗势欺人，他这是狐假虎威。擂官不是知府的少爷吗？他们干什么来啦？咱办什么？贾五哥千万不要惹事招非，叫大家跟着受累。咱们不是没当着众目之下说咱们是保镖的吗？”正在此时，就见南面有一个喊叫，声音宏亮，喊道：“你不要藐视杭州没有能人。”语毕，忙将大衣服脱去，就够奔擂台而来。背后一位老者，急忙揪住这位少年的英雄带，叫道：“少爷不可！临来之时，我家主人谆谆嘱咐老奴，不叫少爷惹事招扰。您何必挂这宗火儿？他又不是指名道姓。”黑英雄将老家人向外一推，纵上擂台，一声喊叫：“跟你赌输赢！你不该藐视天下英雄。”王七正在狂傲之际，黑英雄上得擂台，毫不客气，插拳就打，十数个照面，就看出黑英雄的胜利来啦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这位黑英雄够朋友，不像杨香五，软的欺负硬的怕。”黄三太一语不发，就见王七向上一纵，照定黑英雄咽喉一掌，黑英雄一下腰，反左手将王七的腕子捋住，右腿照定王七的胸前，就是一脚。这一脚，王七可成了滚鸡溜子啦，咕噜咕噜，滚出二十余步，看热闹之人，一阵大笑，真叫大快人心。黑英雄面对擂台下说道：“这样能为还赌金钱？”焦公子站起身形，对黑汉说道：“黑英雄，你打了我的教师，你可敢与少爷比试吗？”黑公子说道：“有何不可？打的是有能为的。”焦少爷与黑汉动手插拳，二位远长拳，近短打，黑英雄忽然被焦公子将腕子捋住，底下一脚，黑英雄闹了一个仰面朝天，看热闹的哈哈一阵大笑。黑汉站起身来，跳下擂台就跑，向老者手中夺取包袱，老家人不给，被黑公子一把推倒，打开小包袱，取出一口朴刀。黄三太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！你看此人多粗鲁？那擂台上兵刃有的是，他不就近取，他偏下来取刀。”黑公子手持钢刀，上了擂台。焦公子脸一红，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敢与少爷动刀？大概你是路劫的大飞贼。”遂叫道：“家人们！取过我的素杆亮银枪。”这条枪八九尺长的点钢鸭子嘴，上边八个疙瘩，镗金铛，素杆雪霜白，鸡卵粗的枪杆，折铁搅钢打造，包一层银衣，分量加重，故此叫玉面小霸王。焦公子一颤枪，黑公子擦刀便剁，三太一见，眼见得刀枪并举，祸在当头。黄三太方要出头露面，就听西南角一阵大乱，喊道：“众位闪闪，了事的来啦！此事非这位了，若不然了不了哇。这位在杭州府一跺脚，四门

乱颤。”众人向两旁一闪，此人上了擂台，说道：“焦公子不要生气。”又向黑汉说道：“你无事生非。”黑汉说道：“他兜我一个筋头。”此人说道：“你要不打他的教师，他就兜你觔斗吗？”黑汉不敢多言，唯唯而退。众人观看这位了事之人，面如美玉，五官端正，头戴四楞抽口青布壮帽，正顶门上镶着一块白骨头，青布的大氅，青布的短靠，棉花绳打十字绊，足登青布皂靴，细腰乍背。抱腕当胸，说道：“大少爷，高抬贵手，看在愚下之面，那黑人乃是愚下之拜弟，愚鲁不堪。愚下与大少爷赔礼了。”焦公子翻怒容换笑脸，将枪递与家人说道：“原来是贺师兄到了。是您的朋友，在下实在不知，要知是贺师兄的盟兄弟，我决不能动手。”这人抱拳说道：“大少爷太谦。明天我带着我盟弟，负荆到府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贺师兄说的哪里话来？咱们是师兄弟，不要客气。此事家严并不知，您要与令师弟到舍下，若被家严知晓，反为不美了。谁也没打着谁，就是将谁打了，您这一来，也不过是哈哈一笑，就算完事。师兄您要得暇，不妨到舍下谈谈，千万别提此事，若知是师兄盟弟，小弟天胆也不敢触犯。还请致意令师弟，就说我此时不能离开擂台，俟有闲暇，小弟必当拜访。”众人一看，这位少爷虽然是知府之公子，谈吐文雅，毫无骄傲之态，莫不暗中赞美公子的大度知礼。您道，这位了事的到是何人呢？原来此人与黄三太乃是通家之好。方才黑人一上擂台的时候，黄三太本就认识，比及插拳动手，黄三太以为比试拳脚，决不致有什么危险，所以观之不言，恐怕贾明惹祸，若告诉了贾明，黑人被摔，贾明必然上擂与黑人报复，所以黄三太只笑而不言。及至黑人下台，由家人手中抢去小包袱，取出刀来，再纵上擂台，焦公子命家人取过了亮银枪，黄三太一看，必有一场恶战仇杀，当人山人海，万众之下，必然谁也不肯相让，若焦公子受了伤，黑人也不能全躯下擂，黑人要是丧于焦公子之手，必然是一场绝大的风波，故此黄三太万般无奈，才要分开众人够奔擂台，欲以友谊的关系，与两来和解，以息这一场大祸。黄三太方要当鲁仲连，这位少年的人，急忙分开众人，纵上擂台了事，黄爷一看此了事之人，并不是外人，正是师弟贺照雄。原来黄三太与贺照雄、濮德勇、伍万年，四位俱都是胜三爷的门下，四人又结拜了弟兄，受胜爷训诲。贺照雄有赛专诸之名，是位孝子，贺照雄天伦卧床不起，贺照雄在家昼夜服侍，胜爷办镖局子好几载的工夫，贺照雄未曾见面。他住在杭州钱塘门外安乐村贺家堡，提起家世，也是大明家为官，世代簪纓，如今虽未作官，也是百万之富，门前挂着“乐善好施”、“义著乡间”、“一方载德”等等匾额。贺照雄自别恩师，侍奉父病一年有余，老人家一病亡故。方才这位上台打擂的名字就叫濮德勇，与贺照雄时相过从，师兄弟讨论武术，贺爷在守制期内，还病了一年有余，濮德勇侍师兄如亲胞。闲文少叙，黄爷见贺爷已经了完此事，心中甚喜，贾明说道：“黄三哥，我抽鹰鼻鹞眼的两个嘴巴子去。”黄爷瞋目说道：“贾明贤弟！这是何必呢？”此时焦公子在台上说道：“众位老少宾朋，天也不早啦，我们也该回去吃饭啦，众位散一散吧。”大众看热闹的一哄而散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贾五哥，人家都吃饭去啦，咱们还不走吗？”贾明无法，只好跟随众人出了彩棚。

弟兄六位，走到三层殿一看，俱是女子烧香的，贾明说道：“怎么这儿烧香的，尽是大姑娘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真是浑小子，你看看是姑娘吗？这是孙娘娘香殿，小媳妇们前来求子嗣的，老太太烧香拴娃娃的，都是为姑娘出了门子没有儿女，前来给姑娘烧香许愿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也拴娃娃去。”

杨香五说道：“你还没娶媳妇呢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先许下愿，娶了媳妇一进门子，就生一个大小子。”张茂龙说道：“你别捣乱啦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张七哥，你就是实心眼，贾爷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您叫他去他也不去。”众人正说着话，就见由打二层佛殿角门，进来一男一女，前面的男子彬彬儒雅，厚蓝绸子大衫，厚底福字履的鞋，八月中秋后还拿着凉扇呢。后边一妇人，青绸子衣服，底下穿百褶裙，虽然是旧衣服，然而很洁净，来到了子孙娘娘殿前，请了一股香。这位是一个秀才，后头这位是秀才的娘子，请完了香，二人进了子孙娘娘殿，在各神位俱都烧了一股香，飘飘下拜，那女子稳重端庄，将那些擦胭脂抹粉的妇人，比的犹如妖精一般。这时金头虎仍在殿外站立不走，杨香五叫道：“贾贤弟！咱们走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忙什么，再看会儿。”就见秀才娘娘点完了香在前头走，秀才在后面跟随。忽然间由西角门撞进二十余人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有穿紫花布裤褂的，有穿月白布裤褂的，蓝绸子裤褂的，青绸子裤褂的，穿着小衣服，都露着七节鞭、九节鞭、手稍子、匕首刀、双叉子，二十多人前头一排，后头一排，将角门挡住。秀才娘子说道：“借光，我们过去。”娘子又回头叫道：“相公你看看。”那位秀才遂上前说道：“借光，我们过去。”这群人说道：“怕挤别来。”秀才说道：“这是庙场，女子烧香之地，你们这样举动，须知我不是好惹的。”那群人说道：“你好惹不好惹的，跟谁说呢？你有势力，叫府县下公文，别叫男女混杂。”金头虎一听，就要挽袖口上前动手。忽见外面来了一人，蓝纺绸裤褂，青靴子，短胡须，手提打马藤鞭，说道：“众位，你们不认的，这是杭州府第一名士苏文焕苏先生。”又低声说道：“这是枪杆，熟读大清律。闪开，闪开。”大众闻听，俱各向两旁一闪，秀才夫妇也都过去啦，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们也该喝酒去啦，天到什么时候啦？”黄三太六位出了西角门，向西去俱都是茶饭铺。书中代言，杭州这座庙非常之大，历年有戏的时候，虽说正日子是四天，必要续演十天八天的。为何续演呢？这座庙的大宝局总有八九十家，四天正日子完了，他们便出来要求续演，打着庙里众买卖家的旗号，向会头要求，众买卖家为做生意起见，俱都赞同，要求许可之后，戏价便由各大宝局担负，故此庙上的大小买卖云集，饭馆子在庙前搭楼作买卖。

黄三太等进了一家酒楼，这座酒楼是坐北向南门，众人上了酒楼，黄三太与张茂龙坐在西面，萧银龙与李煜坐在东面，贾明与杨香五坐在正北面，这张桌子正靠着窗户。三太要了十二壶酒，叫跑堂的给配了八样菜，跑堂的将菜端上来，傻小子是抢吃抢喝。六位正在吃饮之际，就听楼上饮酒之人交头接耳，低声悄语的说道：“这回可对碰上啦，知府的公子抢秀才的太太。秀才是一个枪杆，偏遇上知府的公子，一会儿轿子就要来到啦。”黄三太等俱都听了个满耳，惟有傻小子净顾抢吃抢喝，他一句也没听见。杨香五怕他听见，故意与他开玩笑，说道：“这个溜里脊真是两味的，这碟可是我自己吃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要自己吃，我将菜都倒在一个碗里，我自己吃大杂烩。”正在此时，金头虎抬头一看，就见楼下的姑娘媳妇，人声呐喊，金头虎叫道：“跑堂的！快来快来，下边是什么事？”杨香五见傻小子叫唤跑堂的，杨香五用大氅挡手，对跑堂的摆手示意，不叫跑堂的告诉贾明。金头虎说道：“跑堂的，底下是什么事？是着了火啦吗？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这个围裙是从北京买的，大碾的，放在水里洗的时候，能够立着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我问的是楼底下那群人，摔倒的爬起还跑，是干什么的？”跑堂的说道：

“咱这饭卖的贱，他们都抢着来吃饭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要与我打哑迷，我砸你的饭馆子，先将这张桌子给你翻了。”跑堂的说：“您看吧，这就到啦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就见由东向西来了一乘四人小轿，轿中有娇滴滴妇人啼哭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庙上的仁人君子，搭救搭救吧，我是秀才之妻，被群盗抢来啦。”贾明也听明白啦，遂叫道：“黄三哥！您听见没有？咱们管不管？青天白日竟敢抢秀才之妻。”黄三太未及答言，贾明说道：“我明白啦，浙江绍兴府有名的人物怕事，我贾明可不怕事。”三太被贾明用话一激，擦拳磨掌要管此事，杨香五说道：“这椿事要是管，千万可别团腕，（团腕即呼名字）也别落把。”（落把即杀人）傻英雄说道：“对对，谁要团我的腕，我海攒！”（海攒即骂街）正在此时，小轿已经来到酒楼之下，金头虎一抬腿踹落一扇窗户，由酒楼上纵下来，一横挡住去路。众恶奴观看傻英雄：雷公嘴，狗蝇眼，红眼边，大肚子，罗圈腿，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，三尺来高，横宽。就听金头虎说道：“小子们，这乘轿子是怎么回事？”方才那个大胡爪的老头说道：“朋友，你问也是白问，我是知府的大管家，外号人称长毛狗，姓王行三。后边那位是二管家，人称短毛狼李七。这乘轿里的女子，乃是杭州一位寒儒之妻。这里边有一段缘故，这位寒儒当初娶妻无钱，向我们大少爷借三百银子，我们大少爷不借给，我们众人怂恿大少爷成人之美，才借给他三百两银子。如今二年多，本利未清，大少爷责成我们讨这笔债，因为是我们哥俩的承还保人。我们找他要钱，他言说吃饭钱都没有，就仗写字吃饭。要了几次，苏文焕言说：‘我一贫如洗，决还不了这笔账。叫我的娘子跟了大少爷去吧，给大少爷作上一房爱妾，也省的跟我少吃无穿。’我们将此话一回禀大少爷，大少爷言说：‘我在杭州府买一个姑娘花上多少钱？谁要残花败柳？’我们跟少爷死说活说，少爷才应允，可是还未娶人。今天恰巧我们大少爷上庙，秀才夫妇也来逛庙，我们看见了秀才之妻，遂告诉了大少爷，大少爷一看，很对心思，遂上前问秀才：‘这笔账何以久不清偿？如再不清偿，就要发轿抬人。’苏文焕他言说：‘还不起账，该的起账。’我们大少爷一怒，这才发轿抬人。算来本利五百多两，有中保人，有承还保人，字据上有苏文焕的押。你管的了五六百银子的事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少爷是叫焦振芳吗？”长毛狗说道：“不错，打听打听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无人不知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知府补缺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吗？”长毛狗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”长毛狗道：“不知道。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知府候补的时候，他是穷小子，没钱住店吃饭。我是放官利债的，利钱可大点，当时他托人借我的钱，是蹦蹦利，由候补补缺的时候，借了我五十两银子，一蹦就是一百两，两蹦就是一百五十两，如今本利算起来共欠十万银子啦。我找你们知府去啦，我叫他将官利债算算吧，你们知府说：‘本府也还不清，我的夫人也老啦，将我儿媳妇折抵利钱吧。’话可说啦，还没给我人呢，将我那笔账与苏文焕这笔钱还抵不了吗？”众恶奴一听贾明这话，遂说道：“众位别跟他费话啦，打吧，只要留口气就行。”长毛狗仗着焦公子之势，一伸手就给了贾明一个嘴巴子，贾明伸左手一捋长毛狗的腕子，右手杵照定长毛狗就是个嘴巴子。三十来斤重的杵，长毛狗如何禁的住？倒在地下就打开滚啦。短毛狗说道：“众位齐上！”众恶奴向上一包围贾明，哪知道金头虎专打二把刀的把势，他又有金钟罩，力气又大，这个恶奴的叉子叫贾明一杵绷飞，那个七节鞭一递，就将杵缠上啦，贾明一拉也给松了手啦。如此打了七八个头破血出，后边的恶奴抹头就

跑，抬轿子的也早跑啦，贾明后头就追。黄爷在楼上开发完了酒钱，杨香五打开小包袱取兵刃，纵下楼来，后面黄爷等陆续由楼窗户跳下。三太上前将轿帘扯下一看，损阴丧德之人，专有损阴丧德的主意，轿里的娘子两只胳膊在两个轿杆上用绳子捆着呢，腰上也用绳子缚在两边轿框上，妇人是纹丝不能动转。三太抱着朴刀，不敢上前。娘子在轿中叫道：“壮士爷！请您救我不死，我是苏秀才之妻，被该强盗所抢。”黄三太一看娘子不过二十来岁，正在青春年纪，不敢上前伸手解绳子，因为有男女之嫌。娘子在轿中声声央求速为解救，黄三太正在进退两难之时，就见后面有一男子，二十多岁的年纪，踉跄而来，满身泥土，满面灰尘。来到切近，三太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方才在子孙娘娘殿焚香秀才。黄三太方才听娘子说是苏秀才之妻，遂上前叫道：“你是苏秀才吗？快来，令正现在轿中无恙，赶紧解救！”苏秀才跳到切近，迈步进了轿槓，伸手解开绳子，由轿中将娘子搀扶出来。苏秀才遂跪在尘埃，此时娘子也跪倒在地，苏秀才叫道：“壮士救我夫妻不死，请问贵姓大名？”三太伸手相搀，叫道：“苏先生请起，在下不敢担。苏先生你何处居住？”苏秀才遂先站起身形，黄爷道：“苏秀才，快将令正请起。”苏秀才搀起了自己妻子，遂对黄爷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家住在南门外，赁屋而居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焦公子不知在哪一家酒楼吃酒呢，我等虽然救了令正，他那一群恶奴若报告他，他必然前来报复。我们动上手，完事一走，你夫妻仍不免于厄。”苏秀才说道：“学生倒有一门亲戚，在大李村居住。我妹丈在北京作生意，我妹妹只有一个寡妇婆母，我只可投奔在那里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苏先生可有盘费？”苏秀才说道：“我方才烧香的时候，只有二三百钱，被恶奴推打的我连一文钱也没有了。”三太听罢，由兜中掏出银两，把系腰的绸子撕下一块，堆着银子说道：“这是四十多两散碎银子，你可作为路费，赶紧远走去吧。”苏文焕将银接到手中，眼含痛泪说道：“恩公贵姓高名？学生倘有寸进必当重报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大丈夫施恩不求报。”苏文焕说道：“您要不说名姓，我夫妻宁冻饿而死，不受恩公的金银。”黄三太见苏秀才老诚，这才说道：“在下家住浙江绍兴府，姓黄名三太，保镖为业。”夫妻二人谢了恩，三太将苏秀才搀起。庙上有的大小车辆，俱都是乡下拉脚的，三太遂叫了一辆车，问道：“由此拉到大李村，多少钱的脚钱？”车夫说道：“两吊钱吧。”黄三太给了二钱多银子说道：“我们没有零钱啦，多给你几个吧，越快越好。”赶车的将银接在手中，苏文焕夫妻上了车，赶车的一摇鞭，向西而去。苏文焕在车上看三太，三太在地下看苏秀才，真是英雄爱豪杰。三太见车已走远，暗道：“狗公子一来，便是一场大祸。”三太此时救了苏文焕，哪知二十年后，黄三太骑着马匹走在一个镇店，见五六个土豪，揪着一位老太太打的实在可怜，三太由马上跳下来，向前劝解，土豪不服，被黄三爷一拳打死，官人将三太带到县衙打官司，那时三太已经留胡须，五十多岁的人了。县太爷升堂审讯，三太跪在大堂以下，县太爷问道：“凶犯家住哪里？姓名字谁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小人姓黄名三太，家住浙江绍兴府。”县太爷问道：“为何殴伤人命？”三太说道：“皆因为从此经过，见五六个恶少，揪着一个老太太，拳打脚踢，小民观之不忍，下马解劝，恶少以多为胜，与小民动武，被小民误伤致命。”县太爷大怒，说道：“他们人多打你，你怎么会打死人的？必是他们将你打急啦，你用力推他们，碰在墙上啦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大人神目如电，真是他们将小民打急啦，我一推那人，将那人推在墙角碰死的。”县太爷说道：“你是误伤人命，

暂行钉镣收监。”于是收在监中。有老者给三太送饭，对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县太爷姓苏名叫文焕，受过您好处。请您在监中放心，我们太爷自有解救之法。”三太这才恍然大悟：“这是二十年前所救的人。”三太在监中三个来月，释放出狱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黄三太来到火神庙，见杨香五等被众恶奴五十余人包围，三太遂由外面亮朴刀杀进重围。金头虎喊道：“别团我的腕！别摘我的瓢！”这群教师之中，有明白江湖绿林道话的，遂对焦公子说道：“他们这群是贼，决不是好人。”焦公子坐乘白龙驹，高声喊道：“钱塘、仁和两县的官人！这几个抢了绸缎店啦！那梳冲天杵小辫的，与使匕首刀瘦小枯乾的；还有紫脸的，使练子枪；面如白玉的，使练子锤；那十六七岁，宝剑眉，杏子眼，手使判官双笔；最后来的黄白脸面，手使大朴刀。他们这六个人要走了，我跟你们县衙门要人！”贾明闻听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仗势欺人？”一字杵一晃，杀出重围，够奔焦公子而来。焦公子手中擎着亮银枪，傻小子说道：“好你一个抢男霸女的贼，哪里逃走！”金头虎说着话，来到近前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身体矮小，他在马上，我够不着他。我先将他马腿擂折了，然后再擂他几杵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一杵他也受不了。我擂他一拳，然后我一跑。”金头虎走到马前，一横杵照定马的前腿打去，焦公子一蹬绷镫绳，枪尖朝下，前把一低，后把一抬，当唧唧一声响亮，将杵绷出，金头虎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焦公子一抖嚼环，这条枪梨花乱舞。马步交战，金头虎蠢笨，焦公子这匹马乃是战马，并且又常常演习，抖嚼环里裹外削，梨花乱舞，将金头虎圈住。贾明累的热汗直流，遂喊道：“你们帮着我来！”贾明喊了半天，不见人来接应，这群人围着杀不出来。金头虎正在急难之间，就听西北上声若铜钟，有人喊道：“大庙上乱打毆斗，也没有人弹压地面，倘若打出人命来，如何是好？”金头虎闻听，心中欢悦，正是蒋五爷蒋伯芳。贾明喊道：“五叔救我来！别落把儿，别转腕儿。”

书中暗表，蒋五爷何以来至此处呢？皆因在孟家寨老义仆孟忠送信，胜爷大众杀散群贼，蒋五爷由旱路回到孟宅，顺着北岸向前行走，迎面有一片树林子，就见由树林中蹿出一人，向西北而去。蒋五爷一看，背后背着六七口宝剑，蒋五爷心中暗道：“非七星真人不背七棵宝剑。”蒋五爷心中暗道：“孟二哥家中着火，非是他放的不可。”五爷遂跟踪追去，大声喊道：“恶道哪里逃走！”老道回头一看，来了一个血人一般，老道一听声音，知是蒋伯芳，遂抱头鼠窜。蒋五爷腿快，越追越近，向西去波浪滔滔一道大河汉子，恶道奔了河汉子。蒋五爷不由的一怔，心中说道：“我是一点水性都没有。”蒋五爷眨眼之间，心得一计，遂说道：“呔！老道，今日你插翅也难逃去了。叶承龙水性都跟我学的，你今日焉能逃走？”七星真人一听，心中念道一声：“无量寿，我的佛！叶承龙在天下群英会出世，探寒泉，斗水蟒，得冰片，震住五八四十寨总辖万丈翻波浪韩秀。南七省的绿林道，韩秀水性第一，却被叶承龙压住，叶承龙的水性是跟他所学，我焉能由水中逃走？”遂顺河坡向北。蒋五爷追的离着老道五六丈远，看看追上，老道暗想：“他要将我追上，必将我砸成肉泥。他会水他怎么告诉我呢？我跳水试一试他，他要下水追我再说。”思索至此，遂向河中跳去。蒋五爷一看，一顿足将河坡土顿起多高，心中暗说：“老师累次劝我学水性，我总不遵命，师兄弟六人都会水性，惟我蒋伯芳一点水性也没有，致将老道放走。”蒋五爷遂对老道说道：“姓蒋的不赶尽杀绝，放你去吧。”老道说：“你是不会水的。”蒋五爷眼

看着老道踏水而去。此时天光已亮，蒋五爷一看自己浑身是血，遂由背后解下小包袱，打开包皮，血迹已透，又打开油布包袱，取出衣服换好。将血衣服放在水里，沾上水擦棍上的血迹，将棍上血迹擦去，将血衣服向水里一扔，踩着老道的踪迹，向西北追去。到了镇店，买青绸子缠了盘龙棍，晓行夜宿，追到杭州府。城里关厢，庵观寺院，寻找老道，踪影皆无。找了两天没有踪迹，在店里住着发愁，店里伙计说：“壮士，你怎么不逛庙去？钱塘门外八月庙，非常热闹。”蒋五爷问明道路，出离钱塘门，来至庙场地。走到一个土坡上一看，一群人围着几个人打架，留神一看，正是黄三太等。

蒋五爷这二三年来，大长见识，一看北上坡几位老者席地谈话，蒋五爷将棍放在地下，坐在小包袱上，向老者问道：“打这样的架，怎么也没有人给劝架呀？”老者问道：“阁下是哪里人氏？”蒋五爷说：“我是武昌府的人。”老者说：“你若是近处人，我可不敢说。知府的公子抢秀才之妻，谁敢管哪？硬说欠钱不还，用轿抬人，从酒楼下经过，这几位由酒楼上跳下来，将少妇也救啦，将教师也打啦。这几位不是找是非么？你听听，硬说是抢绸缎子店啦。若是弄到衙门里，就是一头的官司。这几位岂不是找死么？”蒋五爷心中不悦，说道：“我们不管谁管？你们庄稼人是墙头上草，哪方风硬向哪方倒。”蒋五爷大擎一脱，向腰间一围，小包袱左肩头一个角，右肋下一个角，胸前麻花扣一系，打开盘龙棍。五爷心中一想：“打不的，盘龙棍一扫全完。”将心沉下去，一声喊嚷：“青天白日，好几十人在庙上，刀枪并举，倘若伤了人命，如何是好？”就听金头虎喊：“五叔救我！”蒋五爷合棍进前，贾明被焦公子白龙驹围着，蒋五爷一递棍给分两开，贾明抹头就跑，焦公子一抖嚼环，向西一撞，蒋五爷一横棍，砰的一声，马倒退了好几步。焦公子在马上问道：“什么人！”蒋五爷面带笑容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从此经过，你们两方面人我都不认识。我方才打听明白，说有一秀才欠你钱，你要将秀才娘子折账，世界上岂有此理？你硬要发轿抢人，秀才跑在后头啼哭，他们几位看着不忍，所以抱打不平。”焦公子低头思忖：“苏秀才不欠我的钱，乃家人诬赖，此事理上太说不下去。家人教师们又并不受多大的伤，要不然就完了吧。”公子正在默默无言之际，长毛狗与短毛狼说道：“短毛狼，你看看，公子要了解，公子要完咱们不完。你看看，了事还有拿着大木棍了事的？你的刀甚快，你绕到那人身后，照他肩头劈他一刀再说。”短毛狼闻听，点头称善，遂向五爷背后，照定蒋五爷肩头上就是一刀。蒋五爷是何等的英雄？忽听背后有金刀劈风的声音，右手用棍向后一兜，“呛啷”一声响亮，将短毛狼的刀磕飞。也是适逢其巧，这把刀正落在长毛狗的太阳穴上，长毛狗正歪着头，看短毛狼劈人呢，这把刀可就落下来了，一时躲闪不及，扎在太阳穴上，当时殒命。焦公子看的明明白白，不由的大怒说道：“你哪是了事？你正是抢夺的贼人！”焦公子说着话，把枪的前把一低，后把一扬，照定五爷就是一枪，蒋五爷的棍平着向外一绷，使了四成的劲儿，焦公子这条枪，几乎撒了手。蒋五爷紧跟着棍，向外一推，焦公子哪里躲闪的开？这一棍打的焦公子五脏六腑翻个，当时在马上“哇呀”一声，吐出鲜血，翻身落马。蒋五爷由马后头绕过去，一捋马的嚼环，认镫上马。这匹马乃是战马，蒋五爷裆口一合劲，马的腰塌下半尺去，蒋五爷用棍微微一摩马的后跨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翻蹄亮掌，跑将下去。众恶奴一见公子落马，俱都前去营救公子，萧银龙说：“众位兄长扯手。”（扯手即逃走）众人遂奔北方而去。书中代表，蒋五爷乘白龙驹奔西走下去了，焦公子昏迷不醒，众恶奴将焦公

子抬在车上，拉回了私邸，方才苏醒过来。众恶奴遂到庙上，逼着绸缎店具字呈报：庙上有明火贼人抢夺绸缎店。恶奴又报告钱塘县，说公子被打落马，大盗抢去焦公子之马，并用刀扎死大管家长毛狗。钱塘县见报，岂敢待慢？立刻同伴作到庙场验尸，这且不提。

单言黄三太大众跑出去有六七里地，见有一座大树林子，黄三太说道：“众位贤弟，咱们在这儿歇息歇息，等一等蒋五叔吧。”众人等候多时，见大路之上，逛庙的红男绿女，络绎于途，不见蒋五爷到来。就听路上之人，俱都提念焦公子抢人之事，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！我问问逛庙回家之人，访访蒋五叔下落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甚好。”萧银龙追上三位老者，和颜悦色问道：“借问老大爷，庙上是什么事？都三三两两议论。”这三位老者之中，有一位老者说道：“少壮士，你没有看这个热闹么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我们是逛庙来晚啦，在前边树林中休息，闻听庙上有抢人之事，故此晚生打听打听。”那位老者说：“这件事闹大啦。焦公子抢人，忽然由酒楼上跑下五六个人来，劫住轿子救了少妇，并刀伤人命。方才不是钱塘县验尸吗？听说是焦公子也被人所伤，大管家被刀扎死。这七个人，吾想一个也跑不了，拿着就是死罪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听说有一个使棍的抢了马走，不知跑了没有？”老者说道：“那使棍的抢去了马，四蹄如飞的向西跑下去啦，当时可没人追赶。”萧银龙道了一句谢，遂回树林子叫道：“三哥！可了不得了，众恶奴逼着绸缎店具稟，说是江洋大盗，白昼打抢绸缎店，扎死知府大管家，打伤了焦公子，抢去白龙驹，请求仁和、钱塘两县一体严拿。咱们可比不了蒋五爷，班头马快要围上蒋五爷，蒋五爷用棍一扫就完，咱们可不行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天色将晚，咱们赶快走，找着镇店咱们便住。”六人遂站起身形，奔东北而去。走出有十余里，迎头见一镇店，东西的街道，坐北有一家小店，店门口有伙计向里让客。黄三太在前，杨香五、萧银龙等在后，逐步入店门，三太说道：“与我们找清静的房屋，三间两间都行。”店里伙计说：“壮士爷，没有空间啦，全住满啦。”黄三太方要发作：“没有屋子为何让客？”杨香五在旁一拉黄三太的衣服，问店伙计道：“此镇还有店没有？”店伙计说：“向东去，还有两家客店呢。”弟兄六位遂向东走去，走出不远，又一家小店，伙计让客，黄三太等进了店门。方要说住单间，话未出口，店里伙计说：“客官别往里走啦，没有空屋啦。”黄三太闻听，心中愕然。萧银龙一拉三太，出了店门，银龙说道：“三哥你看，前面还有一家店呢。”这回北面三个人，南面三个人，走到店门口一看，店门前站着一银须老者，银龙狂奔进前，抱腕当胸问道：“老大爷，你是此店掌柜的吗？”老者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我的小店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们弟兄打算住店，但不知有单间房没有？”老者问道：“壮士几位？”银龙说道：“六位。”老者问：“哪几位呢？”银龙用手向南边一指，说道：“在东边的那三位，西边的这两位。”此时店门道已经掌上灯啦，萧银龙用手一招黄三太等，俱都来到近前。老者一看，遂说道：“你们几位是在庙上打抱不平的七位不是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正是我们。老大爷何以知晓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方才有地方传各店主，说有七个匪人在庙场抢掠绸缎店，打伤焦公子，扎死大管家，抢走白龙驹。你们爷们要住了店，倘若由店中将几位办去，我们这座店岂不受累？可都知道你们七位打抱不平，但是官事以势力压人，谁敢证明说未抢未夺？你们还不远走高飞？倘再勾留，祸就不远了。”黄三太与老者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多承老者指教。”老者跟着还了一礼，弟兄六位这才出了镇店东口。八月下旬天气，正在秋收完场洼时

候，开的旷野一望无际，金头虎叫道：“黄三哥！打野盘，我可胆儿小。咱们在庙上又没有宰活人，咱们有什么大罪？咱们别听那些个，仍是前行找店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众位贤弟不要忧虑，我有存身之处。”银龙问道：“哪儿可以存身？”三太说道：“在采棚了事之人，那位好汉姓贺名叫照雄，他与我交情。他乃世代簪缨，乐善好施，可称百万之富，文武两面的人物，杭州大小衙门，无不认识。”萧银龙问道：“可晓得住址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安乐村贺家堡。咱奔他家中，文武衙门官人，决不能找到安乐村去。”弟兄六位遂向贺家堡而去。走了五七里地，前面黑压压一片苇塘，黄三太说道：“这乃是护庄河北岸。周围俱是如此。”杨香五说道：“怎么没有道路呢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东边不远，苇塘中有一条小道。”杨香五遂晃着火折子，萧银龙说：“杨五哥，快灭了。”杨五爷说：“怎么的不叫晃着火折子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您看大秋后地净场光，一望无际，黑夜之间，这一个火折子照出多远去。”书中代言，杨香五这一晃着火折子不要紧，只闹得贺照雄家败人亡。

后语休提，弟兄六位，找着小道，顺着苇塘的蜿蜒小路向里面走去。依岸靠水，见有一只小船，金头虎向上就跳，将船中伙计惊醒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傻小子说：“是我。”伙计用灯笼一照说道：“这六个人有浙江绍兴府黄三爷没有？”黄三太说：“就是在下。”伙计说：“三爷您这祸惹的不小哇。我们就是贺宅的船夫，您在庙上打抱不平，我们主人就要出头了事，后来来了一位使棍的出头了事，事未了好，反出了一条人命来，我家主人也不能出头了。我家主人打发二十多人在堡外寻找众位，就知众位爷们住不了店。三爷请上船吧。”金头虎说：“别将我们诓上了船，叫官人拿我们。”驶船的伙计说：“小人不敢。我家主人与黄三爷是金兰之好，决无歹意。请上船吧。”六位上了船，水手提锚，摇定花装橹，顺护庄河奔对岸而来。此河乃贺照雄先祖所修，他的先祖在大明家，官居显爵，皆因流寇作乱，天下刀兵纷纷而起，贺老大人遂告疾还家。回到家中，聘请安乐村的乡绅聚在一处，说道：“咱们这村东通大江，每年桃花水泛，便有淹没之虞。咱们将村之四外挑成大河，东西村口搭两座大桥，不独可以免除水患，并且又可以防贼寇的蹂躏，你们大家以为如何？”有一位年高德重的老者遂说道：“老大人所见极是。”遂会议择日兴工挑河。动了两天工，忽刨出一窑白银，兴工之费用之不尽，贺大人当时宣布，即用此银作为挑河工资。有长者说道：“这银子乃贺大人应得。若不是您提倡，焉能挖出这些东西呢？”贺大人力辞道：“此乃天助成功，贺某有何德能，敢受此金？”大众俱都愿将银子全归贺老大人，贺大人坚辞不收，于是大众公议，尽用此银兴工，剩下多少皆归贺大人，贺大人只得听从众议。哪知银未用尽，工已告竣，下层又起出金条若干，贺大人遂成巨富，并设立义仓周济了无数村民。贺老大人又聘请武教师，教全村人丁俱都习学技艺之法，练了不到二三年，就遇闯王李自成造反。土匪乘乱抢掠安乐村，由东西桥口向里打，打了好几日，也没打进安乐村去，因此安乐村得以保全，此皆贺大人有先见之明的好处。闲文抛开，水手将船驶到南岸，见一片大松树林子，船到南岸，众英雄这才放心。大松林南边就是贺爷的后花园子，船上水手领着六位，到了花园后门，向前扣打门环，大门开开，出来一个老管家，对水手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工夫不大，由贺宅又出来一位老人家，白发苍苍，叫道：“黄三爷！您还认识老奴吗？您几年没来啦。”黄三爷说道：“怎么不认得您老人家？”老人家遂向驶船的说道：“你仍将

船驶回原处，如有人问咱们村里有人进来没有，就说并无出入之人。”船上的家人，摇定花装橹向北岸去了，黄三太六位英雄，皆同老家人进了后花园门，老管家将门闩上好。这园子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，藤萝架紧对芍药栏，奇花异草，青松翠竹，满园花香，扑人欲醉。金头虎叫道：“杨五哥！你看看这座花园子，比我们家的花园大得多。”杨香五说：“你太糊涂啦，人家是宦家。”说着话走到后花厅，就见两对纱灯，分为左右，贺照雄迎接出来，一见三太抢行几步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“三哥一向可好？”三爷赶紧相搀。贺爷行礼已毕，黄三爷遂指李煜说道：“贺大哥，给你引见引见，这位红旗李煜，贤弟你大概还认识吧？”贺照雄说道：“尚能认识。”然后三太又与萧银龙等说道：“这位就是贺照雄。”萧银龙、杨香五等上前施礼，金头虎说：“自己弟兄，何必闹那些客套？贺大哥，我叫贾明，黑驴寨贾柳村的人，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贾亮。”众人一阵大笑。童子纱灯引路，进了东院书房，七位英雄落座，童子沏上香茶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贺大哥！那位黑小子呢？”贺照雄说道：“贾贤弟有所不知，那位濮爷有点愚鲁不堪，恐怕得罪贵友高亲。”金头虎说：“贺大哥说得太客气啦，我还爱那黑小子呢，我们倒要谈谈。”童子遂将濮爷请到书房，濮爷一进门，就向黄三太施礼说道：“三哥请上，小弟与三哥磕头。”黄三太赶紧还礼，说道：“愚兄给你引见引见。”金头虎在旁边喊道：“小黑小子叫人家给打了。”贺爷说着话，早将家人叫上来，叫厨房与黄三太等预备饭去了。贺爷问黄三太说道：“使棍的那位是蒋五叔吗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老人家。”贺照雄说：“五叔好暴的脾气，当时我有心给上前了事，我一见出了人命啦，焦公子坠下白龙驹，口吐鲜血，我这才由人群之中挤出来，回到家中，打发人在各要路上等候众位，恐怕受官人追赶。众位兄长这一来到吾家，官人分明知道，也得与小弟暗中卖一份人情，文武官员都跟为弟的有来往，他们决不好意思的。”您道贺照雄这一大意不甚要紧，几乎弄得家败人亡。弟兄们谈了会子，吃喝完毕，遂都安歇。黄三太他们进了贺宅，就没出内客厅东跨院，贺照雄与濮德勇是照常出入，在庄村外闲眺，门口外站立。由第二日，每日有钱塘县的官人，在庄前后侦察，有的在村外侦察。书中代言，皆因那日晚间，杨香五在河边打火折子，两县一府的官人，早将村镇店各要路口，派人把守上了，钱塘、仁和两县，杭州府，在各庄村镇店俱都有公事，严拿这七位，杨香五晃火折子的时候，就有人看见啦，回去报告班头啦，班头带领着三班人役，将安乐村要路俱都围住。贺爷此时到为了难啦，有心叫黄三太他们走吧，也走不了啦。这一日八位英雄正在屋中吃饭，忽然有家人进来报告，说道：“当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，现有钱塘、仁和两县，带领三班人役前来，说叫您献出八月庙行凶伤人的抢犯，要不然就要当时打进宅院。众英雄闻听一怔，金头虎喊道：“你们大家有胆子没有？”贺爷说道：“怎么没有胆子呢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这就叫官逼民反。有胆子亮家伙，打出宅院，宰一个够本，宰两还赚一个。”萧银龙叫道：“贾五哥！你好没有道理，你豁出去啦，贺大哥呢？贺大哥的性命财产，岂不丧在你的手里？再说贺大哥又是大孝的人，倘若老太太有好歹，又当如何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要不咱们就出去，叫人家毁去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那也不能。咱们先商量好了，事犯当官，汉子做的汉子当，咱们到在堂上，咱们别说出贺大哥来。一板子打死，夹棍夹死，咱们认命，咱们要说出贺大哥来，那就不算英雄好汉。贾五哥，你能够吗？”贾明说：“我能办得到，夹棍夹上也说不出贺大哥来。”萧银龙叫

道：“贺大哥！您出去见官人去，如非要人不可，我们打后花园子走。倘若被他们捉住，过堂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官人追的紧，我们由后花园进来的，与您大哥素不相识。”贺爷说道：“你们诸位且莫慌张，我且看一看去。”这才与家人出离了内书房，穿宅过院，到后门道一看，正是杭州府红名班头。贺爷说道：“众位上差，我也不欠粮，我也未漏税，为何将我的宅院围了？”班头叫道：“贺大爷！咱们都有交情，要不然我们可不能来，前次七个人大闹八月庙，抢去公子白龙驹，打伤了公子，伤了大管家的性命，我们班上伙计，当时追下来这几个人，见这几个人进了您的护庄河北边苇塘子啦，黑夜并见有火亮，一夜的工夫未出安东村，班头回去报告此事，县太爷追的甚紧。谁不知少当家的，您好结朋友，人称赛孟尝，您的家中常常有朋友住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许他们在您家中住着，背地里出去惹祸，也未可知。倘若这群人在您家里捉了，我们见了府尊大人，就说在庄外所捉，决不能提由您家中捉的。凡事我们还求您照应呢。”贺爷说：“不是那样说法。我的宅院房子是有数的，既是众位班头说在我庄子内有六七位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进去搜查，坐地分赃比夺抢都罪名大，要搜出掠抢绸缎店估衣铺之人，我就算坐地分赃的贼首，官司我打啦。”贺爷当时叫门公由二道院大门俱都开放，请众位班头进去搜查。两县一府的官人带领着三十余名班头，说道：“搜查贺爷的宅院，一草一木可不许动。”府县的班头俱都吩咐已毕，遂进了贺宅。贺照雄一看，府县班头认真要搜，贺爷遂又说道：“你们众位倘若由我院中搜一个抢绸缎店的贼人，当然罪有应得；要搜不出来，我是跟马快班头打官司的。”班头说道：“贺大爷，您还至于这样吗？我们焉能进您的宅院呢？”府里的班头也立时软化了，贺爷当时将话也拉回来了，遂说道：“众位也别往心中去。今天没有别的，我预备点水酒，大家很辛苦的，在我这里喝一杯再回去。”府里班头说道：“贺大爷，您这是骂人，我们求您的日子多着呢，怎么单有这点小事，便要骚扰您？”语毕，各班头抱拳道请字，犹如风卷残云而去。

贺爷回到了内书房，见着众人，言说方才在门外与两县一府的官人交涉的经过，萧银龙说道：“虽然一时瞒过，终久必然败露。我们还得急速设法脱逃为妙。”但是两县一府的官人明着是走啦，暗中都留下人啦，在安乐村出入之道，紧紧把守。贺爷此时犹如热锅之蚁，心中甚为焦急，有心叫黄三太他们走吧，官人把守的甚严；若不叫走吧，终久是祸。贺照雄焦急的由院中走出大门外，由大门外再走进内院，正在走出来的时候，就见大门外边有一伙人围成一圈，贺照雄是心中有病的人，不由的就是一怔，以为又是县里官人前来。贺爷走到众人跟前一看，并不是外人，原来是当族的兄弟叔伯及乡邻，围绕着一个老道。贺爷站在一旁，就听老道口念无量佛：“这位施主少运坎坷，中年兴家立业，寻财子禄。在少年时所受的苦楚，谁也没有这位施主受的多。”就听这人说道：“道爷说的真灵，我在少年时，四海漂流，所受的痛苦，真不知道有多少。”又听道爷说道：“这位施主，今年贵庚多大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三十七岁。”道爷说道：“你中年运比少年运佳，你是中年丧偶。”那人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才将妻子丧去，留下两个孩子，哭的人昼夜心烦。”又听道爷问道：“这位施主高寿啦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六十一岁了。”道爷说道：“我若说出来，施主可别烦恼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君子问祸不问福，道爷只管说来。”老道说道：“你今年六十一岁，六十三岁你寿命就有危险。”贺照雄一看，所算的卦，俱都是当族之人，也有贺照雄知道的，

算得还是很对。贺照雄心中一动，暗自说道：“我为何不叫老道给我算上一卦？问问他目下的月令高低。”贺爷思索至此，遂用双手分开众人，说道：“众位兄弟哥哥们，我也算上一卦。”众人回头一看是贺爷，俱都说道：“少当家的来啦，您算算卦吧，这位道爷太灵啦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我正要算上一卦。”说着走到老道跟前，控背躬身叫道：“道爷！在下姓贺，就在此处住家，请道爷算算我的月令高低。”众人说道：“道爷，给少当家的算算吧，少当家的必然多给卦资。”道爷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出家人指佛吃饭，赖佛穿衣，要多给卦资，贫道就沾了光了。”语毕，提起蓝布包裹，拿着卦盘，对贺爷问道：“这就是施主的宅院吗？”贺爷说道：“正是寒舍。”老道不客气，迈开大步，直奔大门走来，进了大门，向里就走，走过了东跨院，一直的走到黄三太众人所在书房，贺照雄在后面紧紧跟随，看那样儿，就好像老道来过多少次一般。贺照雄一看老道来到黄三太六人所住的书房，伸手拉门，就要向里走，贺爷在后面追着说道：“道爷，那是在下内眷。”道爷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贫道冒昧了。”这才翻回头来，由原路又走到外院书房，进了书房，正面有一张八仙桌子，老道进来便坐在上首的太师椅上，贺爷虽然心中不悦，也不能说出别的，只好自己坐在东首椅子上。童子献过香茶，贺爷说道：“道爷，请您看看我的掌纹，看看我的气色。”老道一摇头说道：“也不用看掌纹，也不用看气色。这几天施主你是心中有事，左右为难，有心开发朋友走又走不了，有心不叫他们走吧，又怕连累官司。花费银钱，施主不在乎，施主是大孝的人，你恐怕吓着你的老娘。打官司倒好办，你眼前大祸临门，不出三天，必有刺客前来，要杀尽你满门性命。虽有黄三太、杨香五，也不是他人的敌手，张茂龙、李煜等也是不行，贺施主与濮德勇更是不行。”贺照雄闻听就是一怔，算卦为何连名姓都知道呢？遂问道：“道爷你贵姓高名？那座观宇当家？”老道说道：“施主，我不用说名姓。我有几个小徒儿，他们倒有一点名誉。”贺爷说道：“贵高徒都是哪位呀？”道爷说道：“大弟子还小呢，今年八十七岁。”贺照雄闻听一怔，老道五络墨髯，红嘴唇，娃娃脸，四五十岁的样了，为何有八十多岁的徒弟？遂问道：“叫什么名字呢？”道爷说道：“震三山辖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，水面有个别号叫赶浪无丝夏侯商元；二徒弟复姓诸葛，双名山真，人称铁牌道人聋哑仙师；三徒弟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人称他神镖将，姓胜名英字叫子川；四徒弟千佛山真武顶庙里出家，法名叫弼昆，人称他红莲罗汉弼昆长老；在我松竹观又收了两个小道童儿，五徒弟叫飞天玉虎蒋伯芳；六徒弟也是个小孩子，叫海底捞月叶伯云。”贺照雄闻听，赶紧站起身躯，提大擎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师祖父在上，晚生给师祖磕头。”道爷说道：“吾出家人不敢高攀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师祖父，十三省总镖头胜，那是我的老恩师。”老道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我早已知道你是胜英的门下，又见你血心交友，黄三太他要真是抢夺，吾就将他们办了。最可恨的蒋伯芳，气高性傲，误伤恶奴的性命，打伤焦公子，尤不当抢去白龙驹，大庙场之上，千人瞧万人看，将假作真。蒋伯芳是你五师叔，他将来必得栽筋斗，作硬瘪子。这个事情发现时候，我正在庙上摆摊呢，一见打抱不平，救秀才之妻，我就将卦摊收了，便暗看黄三太，他虽然年轻，倒有侠肝义胆，又见你交友纯挚，黄三太等他们六个人俱都藏在你的家里。吾这几天晚上不在焦宅，便在你家，一举一动，探听消息。我都探听明白，真要是你家里窝藏大盗，你就是胜英的徒弟，我也不能相救你们几人。现在焦公子有一个教师姓王名七，此人遍地搬动是非，他请出来

一个和尚，今后三天之内，必到你家中前来行刺。你弟兄不是僧人的敌手，此和尚有金钟罩铁布衫之工夫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我特来护庇你一门良善，你不是胜英的徒弟，吾也前来搭救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求师父大发慈悲吧。”又叫童子：“去，将黄三爷等，由内书房请出来。”

工夫不大，书童将黄三太等七位请到书房里，七位进了书房，贺照雄用手指着老道说道：“黄三哥认识这位道爷吗？这是咱们师祖父。”黄三太就要过去行礼，贾明说：“且慢，且慢。”金头虎遂向道爷说道：“老道，我师傅胡子都白啦，我大师伯在台湾盗过张奇善的宝刀，解过重围；在莲花湖用铁弹打碎了彩莲灯，将球含在口内运用气功；在群英会举过石香池子，绕聚义厅一周，气不喘促，面不改色。你要是我师祖，必然比我师大爷高明，你总得献两手艺给我们看看。”贺照雄、黄三太说道：“师祖你多担待。”老道微笑说道：“岂敢。”又向茂龙、银龙二人说道：“你们在双龙山栅栏门里，被林士佩百余贼人三面包围，你们四个人出不来大门，忽有人将铁锁割断，可有此事？割铁锁的那便是贫道。”银龙、茂龙二人闻听，这才谢过救命之恩。老道说：“贺施主，你教童子到后花园，把东面翠竹林的石堆上石子，取来茶碗大的一块，再将不成材料的木板取一块来，要几分厚的。”贺照雄、萧银龙等暗中说道：“连后花园子乱石在那儿都探明白了。”工夫不大，童子将石块、废木板取来，这块木板有七八分厚，一尺来宽，石子有茶杯大小。艾道爷叫道：“众位！我可不当这么样，你们看。”说着将石头托在左手心，右手抬起来，一拍左手心的石头，张手一看，石头已成碎块。这一招为棉沙掌，是软中硬的工夫，如击石法，重手法若击石，非得石头放在地下硬东西上，这一招儿将石头放在手心上，全是软的，所以最难。又将木板拿过来，左手拿着木板，右手指一划，将木板划成一条儿。这就叫击石如粉，划木如泉。用手划木板如划水，所以叫作划木如泉。金头虎一吐舌头说道：“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磕头，这是我师祖父。”大众这才跪倒磕头，老道打稽首相还，遂说道：“贫道是前来保护你们一门良善，刺客来俩都不要紧，你们只管放心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师祖父，你吃斋还是吃荤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我吃素的。要有瓜果梨桃也行，无有鲜货，就给我熬半碗稻米粥足矣。你们吃饭随便用荤。”艾道爷是世外高人，概不计较别人吃荤吃素。工夫不大，将饭菜备齐，虽然艾道爷不计较，大众也不敢放肆，草草的喝了几杯，一霎时杯盘狼藉，黄三太等仍旧归后客厅。道爷见书架上放着棋子，遂说道：“照雄，咱们爷俩下盘棋如何？”贺照雄遂叫童子取过棋盘来，摆好棋局。

贺照雄与艾道爷下着棋，艾道爷说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刺客来了。”照雄问道：“刺客在哪里？”道爷说道：“现在北桥口。”照雄问道：“师祖何以知之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犬守夜，鸡司晨。我比你们听的远。你到大门道迎着他，我在二门道藏着。”贺照雄由院中出来，果然来了一个陀头和尚，一条铁扁担，担着两个铁钟，这一担子足有七八百斤，铁钟铮光明亮，直奔贺宅而来，来到门前一晃悠身躯，铁钟震动，咚咚乱响。贺照雄早先虽未见过，常听说过，此和尚在杭州府化缘，贺照雄遂叫门公：“给拿五百钱吧。”老家人取出五百钱来，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这是五百钱，你替我们当家的烧股香。”和尚接过钱来，向皮兜里一装，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，真是人旺财旺。”和尚就募化贺爷一家，转身形就走。贺爷回到二道院，艾道爷说道：“照雄，你看见和尚的情形没有？”爷儿俩遂又回到书房，仍然看棋。掌灯之后，艾

道爷说道：“你告诉阖宅老少，早早安歇，定更一过，前后都要熄灯安歇，咱们爷儿俩仍然着棋，外头院书房多预备腊烛，他要来了好先奔这儿。大概善渡他是不行的，必须用恶劣手段对待于他。”爷儿俩仍然着棋。

二更多天，艾道爷忽然说道：“照雄，刺客来了。”贺照雄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现在西跨院西房上呢。”贺照雄叫道：“师祖父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房上呢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我听出蹑足潜踪的声音来啦。”语毕，道爷将宝剑背在背后，衣裳襟向前后一掖，叫道：“照雄！你告诉三太他们，我三天两日不回来，不要挂念贫道，贫道万无差错。善渡不行，我必用恶渡之法。我要伤了和尚，焦公子以武力不行，他必然要动势力，我在府县衙门先给你安置安置。我绝无差错，不要惦念我。”说完一掀帘笼，一晃身躯，一道电光相似，再看艾道爷，踪影皆无。欲知贺照雄阖家性命如何，请看第六集分解。

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桩 英雄暗探白莲寺

前集书表至艾道爷听见房上有蹑足潜踪声音，掀帘栊纵身形，一道电光相似，踪影皆无，直奔西跨院寻找行刺贼寇。白莲寺和尚白天是先来踩道，夜间前来行刺。究竟是为为什么呢？这都是小人的伎俩。皆因焦公子被棍打伤，众家人搭回私邸，请大夫调治，言说公子的伤痕并不见甚重，只是身体太虚，吃几剂药便可痊愈，第一样必需忌房事。焦公子治伤，每日叫王七到县衙催促捉拿凶手，王七去了几次，班房里也都认识啦，遂坐在一处谈话，并问拿贼有什么动静没有，班房遂将安乐村贺家堡班役看见之事，告诉了王七，去安乐村拿人未获等情，与王七也都说啦。王七听在心里，遂回归焦公子私邸，与焦公子学说了一遍，焦公子更追逼府县官人，非拿盗抢犯不可。王七说：“公子爷，您听话听音，那日咱们在彩棚里比武，我被黑汉踢倒，您打倒了黑汉，黑汉动刀，您亮出枪来，贺照雄了事，他说是他的盟弟，才算了解。散了会武场子，咱们逛庙，才看见苏秀才之妻，我与大管家出主意假立借约，用轿子抢秀才妻。路过酒楼，那五六个人跳下酒楼，我们众人把六个人团团围住，梳冲天杵小辫的黑胖子跟大少爷动手，我们去围住那五个，正要拿人，来了个使棍的，他拿着棍来了事，二管家李七偷着给他一刀，他用棍将刀绷飞，刀落在大管家的头上，大管家立刻殒命，您才与那使棍的交手，被他一棍打伤，抢去白龙驹。比及我们一救护您，凶犯七人乘机逃走，这群人一走，咱们当时就给府县送信捉人。这群人落在他的庄院之中，府县三班都欠过他的情，谁也不肯进去搜人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王七，我知你会蹑房越脊，今夜，你可探他之宅院，七个人倘若真落在他院里一个，我就有法子办他。”王七小脑瓜子一晃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我的本领恐怕不成。您要信任我，我能给您介绍一个人。”焦公子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王七说道：“那日您在东门外观音庵去取乐，我打的引马，有几个家人跟随，到东门洞时候，有一个和尚担着两个铁钟，您还说：‘这个和尚有多大力气？’那个和尚与我有交情。我武艺别看不佳，我可是名人的传授，我在白莲寺学艺。白莲寺与少林寺皆互通声气，八大名僧，皆是老方丈之徒。老方丈派大徒弟法蓝，为白莲寺掌院僧，二徒弟法慧，三徒弟法缘，四徒弟法宝。少林寺的老方丈，派这四个徒弟掌管白莲寺，我拜的掌院僧法蓝为师。我拜在门下十二载之久，忽然吾之恩师叫我落发，我舍不的父母毛发，吾弃了白莲寺，多蒙少爷款待，收我在您这儿当一份教师。”

王七这本是一派谎言。确实他人倒是拜的掌院僧法蓝。白莲寺有二百余僧人，少林寺有五百余僧人，少林寺的方丈在募化十方时候，他若路过杭州，他必到白莲寺看看。老方丈名叫璧和僧，有一日到了杭州，进了白莲寺，掌院僧法蓝遂偕同三个师弟拜见恩师。老和尚璧和僧出家少林寺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武技高超，在少林门中属第一，因为有杭州白莲寺，所以每逢出来募化的时候，必然假道杭州，为的是看看徒弟掌寺的成绩如何，应兴应革之事，必须指导一番。这日四个徒弟俱都与老和尚磕头行礼，然后又将所收的门徒俱都唤入，拜见师祖父，其中就有短毛狼王七，短毛狼王七是法蓝的徒弟。众徒弟俱都与师祖磕头行礼，众徒弟行礼已毕，璧和僧一眼望见短毛狼王七，遂问四个徒弟说道：“这个徒弟是谁收的？”法蓝见问急忙站起身躯，躬身答道：“此人是弟子所收的门徒。”老和尚璧和僧遂与大徒弟说道：“咱们出家人收徒弟，可是不讲究品貌的丑俊如何，但是必须要五官端方的。你

收的那个徒弟王七，你怎么也不看看他的相貌如何？你看他，鸡眼，长脖，龟背，蛇腰，这宗人所在之处，轻者惹祸招灾，重者家败人亡，庙里收留此等门徒，必得惹事招非，败坏清规。你赶紧将他赶出庙外，如不然，白莲寺祸不远矣。”法蓝僧闻听了老方丈之言，遂说道：“谨尊恩师之命。”老方丈在白莲寺住了一夜，第二日同着随身所带的四个徒弟，遂由白莲寺起身往地处去了。法蓝遂将王七召到跟前来，对王七说道：“昨日老方丈前来，众徒孙俱都与祖师爷磕头行礼，惟独你在后头，以手触地，不与祖师爷行大礼，藐视祖师爷。我自幼拜祖师爷为师，至如今祖师爷派我出来掌寺，所以一切，俱都听祖师爷的指挥，不敢违背祖师爷，你方在此庙二年之久，对于祖师爷就这样藐视，将来对于恩师不问可知了。没有别的，寺有寺规，我按寺规处治你，从此逐出庙外，永不准你入庙。”王七还要分辩，大叫：“弟子冤枉！”法蓝拂袖而退，不容王七辩白，无奈逐出了白莲寺。他在庙里学艺，本来好吃懒作，嘴头儿馋，未学了甚么本领；王七出了庙，仍然游手好闲，手中又无钱，只好偷鸡摸狗，越偷胆儿越大，弄来弄去，遂偷买卖大户人家，作的案子也多啦，钱塘、仁和两县拿的甚紧，甚至无有安身之处，这小子遂结交了焦公子的大管家。王三那乃是势利小人，王七所偷来的钱便给王三送礼，后来就认为当族，王三遂将王七，介绍到焦公子家里为教师，所作的案子无形中就算销啦。官人一见他在府里给焦公子当了教师啦，谁还敢办公子的教师？他自从当了教师，对于作贼的行道，他也弃啦，这是王七的出身。他方才与焦公子说，在白莲寺受过高人的传授，那话果然不假，可就是被庙里驱逐的事他没提。今天焦公子要叫他夜探贺家堡，这小子在庙上会过黄三太、贾明、杨香五等，他知道黄三太的厉害，倘夜探贺家堡，必然进的去，出不来。他眼珠儿一转，遂想起一位高人。他遂对公子说：“若前去探贺家堡，恐怕不成，在庙上那些人，准都在贺照雄家里，连与我动手那小子大概也在那里，我去了恐怕不是他们这些人的对手。公子爷，你要是报一棍之仇，抢去白龙驹之恨，非此人不可，若用此人，管保给公子爷报仇雪恨。可有一件，公子爷必须舍得重资。”

焦公子报仇心胜，遂问道：“此人为谁？”野鸡六子王七说道：“那日咱们出东门洞的时候，在门洞里不是遇见一个陀头和尚吗？此人并不是外人，公子爷在马上还夸他膂力过人，那人正是吾的四师叔法宝。自幼出家，提起他的恩师、小人的祖师，大大有名，天下皆知，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是少林寺掌寺僧，名叫璧和僧，乃是有道的高人。我这四叔有千斤膂力，金钟罩铁布衫的工夫，公子若将他招致在门下，必然能给公子效劳，杀贺照雄一家，擒在庙上与公子动手那群土匪，犹如探囊取物。可他就是一样，他老人家最好酒贪财，您要聘请他，我去请他决不能不来，您必须用金虾钓鱼之法。什么叫金虾钓鱼之法呢？您花上几两银子，作一套新僧帽，装在捧盒之内，将僧衣僧帽折叠好了，捧盒底下放上几个大元宝，上用红纸盖好，叫家人搭着礼物，我骑着马，前去请他，就说奉公子爷之命，他一见许多的银两，他必然前来。但是他住的三官庙，是一座破庙，连墙壁都没有，这许多的银两，他是没有地方放的，必然还得收在公子爷家里。这就叫金虾钓鲤鱼之法。”公子他是报仇心胜，连连点头。遂照王七所说的话，置了一身新僧衣僧帽，叫两家人搭着，王七骑着马，遂奔东门外三官庙而来。

来到庙外，王七下了马，将马拴在庙外旗杆之上，王七先走入庙内，告诉外面搭捧盒的，说道：“你们听我的信，我若是叫你们进去，你们就搭着

进去。”嘱咐已毕，王七遂向庙里走去，一看和尚的那对钟，正在院中放着呢，王七心中欢喜，和尚必然在庙里。走入大殿之内，王七一看，和尚正在那蒲团打坐，二目闭着，王七进去，和尚连眼都没睁。走到和尚身前，控背躬身，叫道：“四师叔一向可好？”和尚两眼一翻，看了一眼，遂说道：“我打量是何人？原来是你。哪一阵风将你吹到破庙里来？谁是你的四师叔？你从今以后别叫我师叔。你忘记那日东门洞里狭路相逢，你骑着高头大马，贫僧担着两个钟，你将头一低，连一句话都没有，如今你跑到这儿又叫我师叔，必然没有好事，快去快去。”野鸡溜子王七闻听，爬在地下就磕头，说道：“可冤死侄儿啦。侄儿那日在东门洞里遇见你老人家，本来要下马磕头，皆因为侄儿给焦公子引马，在大路之上，侄儿若下马与师叔施礼，有些不便；再者说既在公门当差，身不由己，以致错过了，您老担着钟走啦。侄儿与少爷回到府里，坐在一块饮酒吃饭，侄儿因想起了四叔您老人家，侄儿便就把东门洞内，怎样遇见师叔您老人家，未得下马行礼之话，说了一遍。公子爷闷闷不乐，侄儿问他为何不乐，公子爷说道：‘我的本意为是投名师求高友，府里头聘请五十三位教师，无奈俱是平常之辈，终不得会有高人。’侄儿遂对他说：‘您要会见高人，这有何难？白天所遇的陀头和尚，自幼练的金钟罩、铁布衫，全身武艺，可称天下无双。’他闻听心中甚喜，非叫侄儿聘请您老人家，拜您为师，情愿终身奉养。我以为他是少爷脾气，当时高兴，我也未曾切实应允，岂料他自那日，天天不断的催着我来，叫我访您老人家，我看他果然是真心实意，我才应了他。”法宝闻听，一阵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这公子品行如何？”王七说道：“他是知府公子，读书知礼，文武兼全，专结交天下英雄，外号人称小孟尝。礼贤下士，仗义轻财，济困扶危，真是好人。”王七说到此处，向外一招手说道：“速将公子的礼物与我四师叔抬进来。”前文表过，陀头和尚是最贪财之徒。及至打开捧盒观看，是一套僧衣僧帽，取出僧衣僧帽，捧盒底下铺着红纸，和尚一掀红纸，白花花俱是元宝，和尚不由见钱眼开。王七在一旁说道：“四师叔，这是见面礼，您要是到府里，大碗吃酒，大盘食肉，都很随便的。”陀头说道：“既蒙公子见爱，贫僧理应拜访。但是我是出家人，住在府里，出入恐有不便。”王七说道：“公子好静，不住在府里，在护墙河外另有一所四合房子，那是公子私宅，公子平常住在私宅。您要去，夜晚您到护墙河，见有四棵桃树，那就是公子的宅院。”和尚说道：“化缘常常在那里休息，那是熟路。我夜晚前去，你先在那里等候便了。”王七点头出了庙，上马遂回公子私邸复命。

夜晚和尚果然来到护墙河外桃树下，天已初更，王七早在焦公子后花园墙等候，王七见和尚说道：“四师叔您来啦，公子等您犹如枯苗盼雨。”王七引路，由花园后门穿宅越院，来到焦公子外书房门口。王七喊道：“公子爷！大师傅来啦。”两个书童搀扶焦公子，随众教师迎接出来，如众星捧月。焦公子双膝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弟子今日得见高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和尚打问讯，伸手相搀说道：“和尚有何德能，劳公子这样错爱？”众人将和尚让至屋内，焦公子让和尚坐于上首，自己下首相陪，童子将茶献上。焦公子说道：“若非王教师聘请高僧，弟子焉能得见老师之面？”王七吩咐掌灯摆酒，工夫不大，杯盘罗列，摆好上等酒席。和尚见公子面容憔悴，和尚问道：“焦公子为何面容枯瘦？”焦公子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师傅得知，我拜您为师，总算有了师生之情，养老送终，都是弟子之事。皆因弟子有一件不白之冤，本杭州府有一家富户，住在安乐村贺家堡，此人明善暗恶，坐地分脏，家中

窝藏许多的大盗，明着施点小惠，收买穷民。他跟弟子有隙，嘱托他手下匪人，在八月庙上抢弟子的绸缎店衣辅，此事适被弟子遇见，我的管家过去一拦，匪人将我大管家王三用刀扎死。弟子要拿明伙执仗之人，又来了一个贼头，手使盘龙棍，将弟子打伤，坠落马下，口吐鲜血，这贼人竟敢在人山人海之中，抢去弟子白龙驹。县太爷验尸已毕，两县一府严拿，据班头报告，此项匪人，俱都落在安乐村，两县一府马快班头，能为俱都平常，不能进庄拿人，弟子之仇不能报复，所以叩求师傅，设法为弟子报仇。”和尚闻听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公子何不早言？贫僧有药一粒，专疗红伤。”语毕，由腰间取出一个纸包，打开纸包取出一粒丸药，递给公子，说道：“这是少林寺老方丈配的丸药，公子用下，当时便愈。”公子接药在手，用白滚水服下，顿觉精神爽快。王七接着说道：“四师叔，抢犯俱都窝藏在贺照雄之家，四师叔你看怎办？”和尚问道：“这群人都是什么长像？”王七说道：“有一个好认的，头上梳冲天杵小辫，大肚子，罗圈腿，狗蝇眼；还有一个瘦小枯干，头戴马尾透风巾；有一个面如少女，年在十六七岁，长的女像，使一对判官双笔；有一个黄白脸面，手使朴刀，细腰乍背；有一个面如紫玉的，手使一对练子枪；有一个面似桃花的，手使一对练子锤；末了来了一个使棍的，剑眉朗目，二十上下年纪，乃是棍打焦公子，抢白龙驹的正凶。”王七说着话，和尚吃的是杯干盘净，和尚已有七分醉意，听完王七之言，说道：“焦公子，非是贫僧说句大话，我杀这七个人，如同探囊取物。明天我仍着破僧衣，担着双钟，前去踩道。明着募化，夜晚我到贺宅，杀他一门老幼，然后将抢夺白龙驹的人头带回来。”王七说道：“师傅你不行，贺照雄甚得人心，他家又有七个大盗，此地正属杭州所管，贺照雄男女下人好几十个，你杀那些人，地面上担不起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叫公子爷打发家人出去，多买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，您杀完了，围着他的宅院，四外放火一烧，完事之后，官家无所调查，就报一个火烧独门。”书中代言，他们在那儿议论此事，房上有一位剑客，听了一个满耳，他们在屋中连一个影儿都不知道。和尚醉倒了，第二日，吃早饭之后才起床，王七说道：“师叔，您今天吃饭少喝点酒吧。”和尚吃完了饭，养养精神，再回南门外三官庙，将焦公子所送的僧衣脱下，仍然换上破衣服，担着铁钟前去安乐村踩道。僧人焉知剑客艾莲迟在贺宅？来到贺宅一化缘，贺照雄给了五百钱，和尚说了一句：“好大的宅院，人旺财旺。”担着钟回归三官庙，换上衣服，至夜晚奔向焦公子宅院而来。焦公子当晚与众教师正在秉烛饮酒，见和尚来到，急忙迎接进去，和尚遂将白天在贺宅化缘之事，对焦公子说了一遍。焦公子说：“给钱的人，就是贺照雄。穿青布衣服，是给他父亲守制。”和尚坐下，仍吃的杯干盘净，王七说道：“四叔，您先少喝一杯，回头再喝。”和尚放下酒杯，王七将焰硝口袋取出来，递给和尚，和尚斜插戒刀一口，临行时叫道：“焦公子！贫僧三更一过，必然回来，请公子验看人头。”语毕，站起身形，一掀帘子，一道黑影，踪迹不见。众教师皆赞美和尚的工夫及身法的灵使，王七晃着小脑瓜子说道：“我师叔好比大宋朝的赵匡胤，取人头去了。”

不表王七从心里美，单说和尚白天踩的道，晚上再去，轻车熟路，和尚进了安乐村西桥口。前文说过，有马快把守西桥口，和尚行走如飞，一道黑影过了西桥口，马快见一道黑影，再看也看不见什么了。和尚来到贺宅，由大门西上房，到西跨院，西跨院北墙有一棵榆树，和尚扶着树枝子向下一看，贺宅前后黑暗，惟有二道院书房灯烛明亮，光露于外。和尚思索：必是贺照

雄同着明火执杖的七个人在内。和尚遂先奔二道院灯光而来，就看东北上有一道白线，犹如立闪一般。和尚由房上蹿房越脊，奔这道白线而来，走到近前，踪影皆无。又向正北一看，又是一道白线，和尚又追，又不见人，和尚心中纳闷。忽然见花瓦墙上又一道白光，和尚又追到花瓦墙上，向墙外边一看，原来是一道松林。和尚在树林中一找，北至护庄河，南至贺宅花瓦墙子，并无一人。和尚心中暗道：“贺照雄家中有财神，若是妖魔必现黑气，仙家修成正道，方是白光。”和尚自己正在思索，看见一棵大树上，枝叶哗啦一响，只见一人头朝下脚朝上，离地七八尺一折身，脑袋朝上双足落下，脚尖一沾地，口中念道：“无量佛，师兄因何黑夜至此？”和尚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道友，我被友人所托，要办一件大事。”道爷说：“师兄你酒气逼人，背后背着那物，有硫磺之味。夜入良家之宅，何需此物？”和尚说道：“我是受人之托，终人之事，道友不用多管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过耳之言不可听。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眼见为真，耳听为虚，不可妄信。焦公子聘请你，那叫金钩虾米钓鲤鱼。许你养老送终，以何为凭？你好酒贪杯，要杀一门良善，师兄你也采探采探，本宅母慈子孝，男女下人，都是义仆。你听信小人之言，不察贤愚好歹，你好酒贪财，并在北六省，酒后无德，杀了十余人。我跟你到杭州，贪道有心拿你，送在白莲寺，或是少林寺，按戒规治你的罪名。到了杭州府，你寄居三官庙，夜静更深，你盗取古庙之中两个大钟，钟里坠上铁胆；你又偷道友之钱，打了一条铁扁担，每日募化。我看你此种举动，要挽回劣性。咱们和尚老道，拉铁练，钉手心，都为赎前孽，我就不能再拿你了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要悔改前非，在深山之中，找一座大庙，你再从新受戒，改过自新，不可听信一面之词，伤害良人。”法宝僧闻听大怒道：“老道不要唠叨，你必是贺照雄之党。你要多言，我先杀你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不听吾言，休生后悔。”法宝僧大怒，背后伸手抽戒刀，照着艾道爷的道冠就是一刀，艾道爷向旁一闪，戒刀剃空；和尚回手横着又是一刀，艾道爷又一闪身，和尚劈空；冲定面门又是一刀，艾道爷又将身一闪，遂说：“你且慢动手。红花白藕青荷叶，自古僧道是一家。吾让你三刀，你要再动手，吾要削了你的头。”艾道爷说着话，遂伸手一提蓝布道服，取出一宗物件，其形类乎现在小学生打的皮球相似，里边是牛羊尿泡，外面再用奶茶、松香、白腊熬成汁，一层一层蘸了，用手一按是软的，被风一吹是脆的，一沾热是粘的。左手拿着此物，右手将宝刀离匣，如同一汪秋水，寒光逼人。和尚第四刀斜肩带背而来，老剑客一递剑，只听和尚的刀背呛啷啷一响，刀分为两断。和尚一看刀断，刚要念阿弥，未曾出口，老剑客横着一剑，和尚的人头已落，老剑客又一伸手，用球将腔子上一堵，此球被热血一浸，贴在脖子之上，连点儿血都未曾流出。老剑客早已预备停当，大树底下一堆沙土，后花园子扫花厅的一个破笤帚，婆子们不用的一块破捶布石。此石一尺多宽，二尺多长，老剑客将捶布石四面用剑锉了四个口儿，放在就地，将和尚死尸搬在捶布石上，由腰间掏出绳子，十字花将和尚摁在捶布石上，然后将和尚人头血迹，用沙子垫好，拿笤帚扫净，用手提着和尚死尸，走到了护庄河的岸旁，用力一抛，就听噗咚的一声，掷在了护庄河内。再回树林子，将和尚的人头用油绸子包好，提在手中，够奔护庄河西桥而来。来到桥旁，一晃宝刀，一道寒光夺人二目，班头马快，一打冷战，艾道爷走过护庄桥，直奔焦公子的私邸而来。

且说焦公子自和尚走后，便在外书房与众教师们候等，直等到三更来天，

仍不见和尚到来，焦公子说道：“王七，你去到安乐村去看看，作个接应。为何天至三更，还不见师傅到来？”野鸡溜子王七如何敢去？这小子一晃悠长脖，计上心来。叫道：“公子爷！您不要着忙，贺照雄全家三四十口子人，师傅到那里杀人放火，总得半夜的工夫。您没有看见过红差吗？要是杀多了，还得换人呢。三四十个人，您想不得杀会子吗？还有那七个抢犯，全都精武术，贺照雄也是练家子，师傅总得先跟那七个小辈们交一回子手，然后才能在四外放火，也得个工夫呢。公子爷您只管放心，我师叔是万人不当之勇，一会儿您净情着看人头吧。咱们也别净等着，此时三更已过，师傅也该着回来啦，咱们摆上一桌接风酒等候师傅，师傅此时大概许在路上呢。腰中围着七八个人头，再杀半天人，在路上也许休息休息。”焦公子不知道王七这小子是胆儿小，信以为真，遂用上等的古瓷家俱、银杯金壶，摆上一桌上等酒席，净等和尚到来。正在大众谈天论地之际，就听书房窗户叭哒一声，抛进来一物，众人一看，原来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书童吓的尿了一裤，众教师俱各毛骨悚然，野鸡溜子王七咋舌缩颈，焦公子乃是武夫，留神一看，见有月牙箍的一颗首级。焦公子说道：“这不是师傅吗？”野鸡溜子王七说：“可不是师傅是谁呢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王七，你说师傅有万人不当之勇，有金钟罩的工夫，日行千里。如今怎么未曾杀人，反被人杀了？这可怎么办吧？”野鸡溜子王七心中也是胆寒，事处无法，只得说道：“这还不好办么？不问可知，这一定是贺照雄羽党所为。我给公子出个主意，将此人头提着进城，报告府台大人，就说贺照雄窝藏大盗，坐地分脏。他贼党虽多，也敌不了官势。”焦公子闻听，深以为然。披上斗篷，叫书童给备马，野鸡溜子王七也骑着马，过了海河桥就是杭州府，来到城前叫门，门军问：“什么人？”野鸡溜子王七说道：“本府的少爷。”门军一听是本府的少爷，急速开了城。二人进城门，沿路上野鸡溜子王七教给焦公子一套话。到了府衙门，看门的问明白了，这才开门而入，又问：“少爷背后是何人？”焦公子说：“是我的亲随。”到了府台的书房，适逢恰巧，官宅里来了内亲，乃是知府的内侄女，知府在外院书房安歇。门军到外书房间道：“大人睡了吗？”知府说道：“本府尚且未睡。何事禀来？”门军说：“少爷进府，有重要之事。”府台大人闻听公子有机密之事前来，遂传唤童子秉烛。公子进了书房，给父亲请安，王七在焦公子背后，又有书童挡着，知府未及留神。知府问道：“这两天你的伤痕痊愈了？”公子说道：“孩儿伤已痊愈大半。”知府又问道：“孩儿为何深夜入府呢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今有大事报告天伦，抢绸缎店的主谋，乃是本地绅士贺照雄。孩儿派人去到那里采探，致触贺照雄之怒，贺照雄杀了一个陀头和尚，三更半夜，扔在孩儿的书房。孩儿正在书房看书，血淋淋的人头由窗户砍进屋中，当时众教师出了书房，那人上房逃走，众人追到安乐村贺家堡，那人进了贺照雄的宅院，踪迹不见。”焦知府闻听，一捻颌下墨髯，说道：“振芳，你可不许胡闹。为父上任以来，二载有余，贺照雄乃是书香门第，为父深知。他若坐地分脏，难道前任府县就不办他吗？你可别将为父四品官闹丢了。谁追到的安乐村贺家堡？”焦公子用手一指背后王七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位王教师。”知府一看王七像貌，大大不悦说道：“什么人？敢夜入官宅。”焦公子请安说道：“这位王教师乃是孩儿的近人。”知府心中暗说：“吾儿为何交此不良之人？”王七一晃悠小脑瓜说道：“小人追到安乐村贺家堡，见那七个抢犯，俱都藏在贺宅。大人若搜不出来七个抢犯，重办小人。”知府手捻墨髯，正自思索，焦公子眼泪汪汪，叫道：“天伦若

不给孩儿作主，孩儿性命难保。”知府见公子如此，遂动了爱子之心，暗暗叫道：“贺照雄，打狗你得看主人。你与我孩儿作对，就是跟我作对。”叫童子立刻去请刑名师爷。这位师爷姓汪，童子去请师爷，工夫不大，汪师爷一步三摇，来到书房。就见两络黑胡，岁数不大，八月节后，还拿着团扇，步眼儿都有一定的尺寸，说话唔呀唔呀的进了书房，说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吾学生拜见。”作了一个揖。知府欠身，遂说道：“先生请坐。”又向振芳道：“见过汪师爷。”焦公子过去请安，汪师爷答礼相还，遂问道：“大人，黑夜之间传唤我，有何吩咐？”知府将贺照雄坐地分赃，窝藏大盗，在庙上抢绸缎店、估衣铺并公子的白龙驹之话说了一遍。如今又杀了陀头和尚，将人头擲在少爷书房之中。请先生办一大套文书，要重办照雄，非叫他灭门不可，本府方才出了此气。请先生即刻办稿，本府看完了再录卷。”汪师爷闻听，遂说道：“这个事情倒好办，我拟一个底稿，请大人观看。”就此在书房之中，命书童取过文房四宝，书童将墨研浓，汪师爷提笔，不加思索，起成了一张稿子。双手递与知府，遂说道：“请大人观看，哪儿不对，望大人斧正。”知府接过稿子，手捻黑髯，将稿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先生大才，一字不用删改，就照此稿录卷吧，明天用印打封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书房之外说道：“大人一辈作官，辈辈作官。不要听细人之言，害贺照雄一门良善。望大人不可纵子行凶。”语毕帘栊忽起，一道寒光进了书房，满屋中乱转，知府与师爷眼前剑光双绕，只见剑光不见人影。汪师爷是南人胆小，遂喊道：“大人！我的腿没有啦！我的脑袋也没有啦！唔呀，要了我的命啦！”剑光一晃，帘栊一起，再看踪影皆无。就听书房外说道：“大人不要诬害善良。大人要走文书害贺照雄，我就先奔江宁府钦差大人衙门上控告与你。如其不然，吾要到北京闯御状。”此时屋中剑光也没有啦，汪师爷定睛一看，方才起的稿子也没有了。汪师爷叫道：“大人！吾的脑袋还有没有？吾的腿还长着吗？”知府说道：“汪师爷，你吓糊涂啦，人要没有脑袋，怎能说话呢？”知府一看，汪师爷左眉上鲜血淋漓，知府说：“先生左眉毛没有啦。”汪师爷一摸，满手的血迹。汪师爷说：“唔呀，府台的胡须没有了。”知府用手一摸，颌下胡须剩了一寸多长，如同麻刷子了，知府惭愧之甚。汪师爷说：“大人，我回家抱娃子去了。要将我右眉毛再剃下去，我成了什么师爷啦？明天吾就走了。”焦知府虽不是清官，也莫有过恶，当时大怒，叫道：“焦振芳小冤家！你无故找祸，此人若是杀了你父子，如同割鸡一般。”越说越气，叫道：“来个人，给我掬出去！”书童过来说道：“少爷，府台大人正在盛怒之下，您先请吧。”焦公子娇惯成性，说道：“父亲，抢去孩儿的白龙驹，明伙的这七个人，难道您就不办吗？”知府拍案大叫：“县衙门公事已去，本府亦曾派差役捕拿。你不要管我的公事，这七个人自有办法，不与贺照雄相干。”焦公子与王七羞惭出了书房，老剑客扫眉削须，焦知府再不敢加害贺照雄。

焦公子无精打彩，垂头丧气，出离了府衙，乘着坐骑说道：“王教师，这么一来更糟啦，大人气怒之间，也没吩咐和尚的人头验不验。”王七摇着小脑瓜说道：“少爷，我自有良策，非叫您遂心不可。”遂仍然叫开钱塘门，出城过了海河桥，二人下了坐骥，进了书房。书中代言，人头仍旧提回来啦。将人头向桌上一擲，焦公子向王七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王七小脑瓜一晃，冷笑道：“少爷还不知道，俗家人疼儿女，和尚老道疼徒弟，孝师傅，敬重师兄弟。少林寺、白莲寺，两个寺院有八大名僧，这位在白莲寺的是我四叔，官面的事，少爷您运动，在八月庙上高搭一座擂台，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

将我师傅请出来镇擂。那使棍的与梳冲天杵的必然上擂台，当着擂台下的众人，擒着一个，用板子夹棍那种刑法，他必供出贺照雄来。到了那时，贺照雄有应得之罪，然后由他宅院之中搜出白龙驹，仍然归您。”焦公子复仇心盛，遂点头应允。王七由陀头上起下月牙箍，用蓝绸子包好，要到白莲寺搬请老僧法蓝，这且不提。

单说贺照雄见师祖追出和尚，至天明未归，放心不下，遣人四外打探。这日有家人走东门外，见粘有布告，说廿四至廿八日，在庙前高搭擂台，聚会天下的英雄豪杰，如有武学精奇之士，拔为府县班头，如不愿当班头者，请为府县的教师，教传两县一府的官人习武。擂台上拳脚、刀枪棍棒，点到而已，如伤人者，府县衙门以法处罪。家人见了告白，报告了贺照雄，贺照雄说道：“古今没有拔班头立擂之理。”萧银龙一笑说道：“净为我们爷儿七个。镇擂台者必有意外高人，明着是擂台，暗着摆下香饵钓金鳌，掘下壕坑擒虎豹。咱们爷儿七个，到在了擂台那儿，他们必以言语激咱们，教咱们上擂台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拿住一位，必然严刑拷问。”金头虎说：“此话有理，咱们不到擂台那去。”萧银龙说：“贾五哥，你真是浑人。你看贺大哥，每日提心吊胆，全都是为咱们，咱们不到擂台下，不算英雄。咱们打擂台下一走，不就给贺大哥择清了吗？咱要离了贺宅，就没有贺大哥的事啦。师祖父万无差错。可有一样，咱们上擂台，可另有一个去法。”萧银龙遂开了一个条儿，叫家人备了一匹马，到杭州城里，置买东西。候至家人快回来的时候，萧银龙生上炭炉，家人将东西买来，萧银龙将买来的物件配好，对上水，放在砂锅内煎好，就如同油粉相似。萧银龙叫：“黄三哥，李二哥，你们将此油粉擦在脸上。”黄三太与李煜擦完了，脸上的颜色，粉润透着紫色。贾明说：“短命鬼，我与香五怎么办呢？黑脸有什么法子？”银龙说道：“自有良法。”又对上材料熬了一回，金头虎与杨香五擦上，俱都变为黑脸啦。贾明说：“你真损，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啦。你将张茂龙怎么办？”萧银龙又将材料对好，与张茂龙擦在脸上，擦完了一看，二人的脸上，红中透亮，亮中透黄。众英雄一看，俱都变了本来模样，大家一场好笑。又与长工月工借了六身衣服，无非是粗布蓝布。到在擂台下边所用的家伙，俱叫家人给预备停妥。到了二十四日这天，众人俱都抹了脸儿，穿上长工月工的衣服，惟有黄三太不换衣服，萧银龙说：“三哥为何不换衣服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一穿上长工月工的粗布衣服，便失了本来的面目。”银龙道：“这不过逢场作戏，何必固执呢？”众人俱都劝解，黄三太这才换了贺照雄穿的青衣服。金头虎穿长工的破衣服，一脸灰色的大麻子。连同家人，共有三十余位，分三拨而走，每拨夹杂黄三太等二三人。书中代言，县府在安乐村贺家堡的官人也撤啦。大众临行时，约会在擂台东南角相会，东南角有大茶棚，大众来到擂台下，俱到在了大茶棚内喝茶。贺照雄、黄三太、杨香五等，一看这座擂台，是坐北向南，宽有二十余丈，长有十余丈，有后台，上下门挂着彩帘，擂台上东、西、南有红油漆栏杆由平地起，有一丈三尺高。擂台上东西设摆兵刃架子，十八样短兵刃在西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钗、翎练翎钺耙、拐子流星、挠钩铁尺；擂台上东面，十八样大兵刃，画杆戟、大枪、蜡杆子等，俱都是加重的分量。擂台上可并无一人。

等到天至午前，西南方一阵大乱，大少爷来啦，镇擂的老师傅也来啦，众教师骑着马，恶奴等在后面跟随，来到擂台切近，乱抖嚼环，齐撒征驹，有铁青马、有红鬃马、有艾叶青，就是没有焦公子那匹白龙驹。众恶奴当中，

有一座太师椅，绷在两根轿杆上，四人抬着一个老和尚，身穿蓝布的僧袍，足下白袜开口僧鞋，颌下一部银髯。（和尚分三门，有留胡子的，有不留胡子的）四个大汉搭着这座椅子，放在台口下。焦公子大众弃了坐骥，家人等接过马来，前去遛马不提。众人都由西台口梯子上上了擂台，老和尚在台口下椅子上端坐，焦公子与众教师在台上面朝南，惟有王七摇头晃脑，焦公子控背躬身说道：“请掌院当家的登台。”老和尚脚尖一点地，丹田一运气，拧身纵上擂台的栏杆上，身子摇三摇，晃三晃。金头虎说：“看和尚要掉下来。”杨香五说：“傻小子，那叫蜜蜂儿戏花蕊，缩小棉软巧。”和尚飘身下了栏杆，焦公子说：“老当家的请坐吧。”后台有点心茶水果品，彩帘起处，点心茶水端取老和尚面前。焦公子说：“老当家的，您先喝着茶，有高人上台，你再出首。我先请请。”焦公子遂向台下一抱拳说道：“五方八处，三教九流，教场子的老师傅们，这座擂台是两县一府所设，府里有明文，县里有告示，专为提拔人材起见，皆因为府县案子太多，而且逆案历久未破的更不知有多少。有本领愿意当差，在擂台上取了胜，便请在府里县里充当班头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如愿充当班头，请上来较量较量。我可没有本领，镇擂的老师傅本是白莲寺掌院僧，有好武的先请上来，在下领教领教，无非点到而已。”书中代言，焦公子在台上言说提拔红名班头，台底下有的是马快班头，并有府县二十名马快，三班衙役弹压擂场，这些官人听他这宗口气，俱都有不愤之意，但是因为他有势力，也无可如何。焦公子请一次无人上台，焦公子说：“四乡八镇的不敢上台，本处杭州府连一个出色的人物都没有吗？”书中代言，焦公子本来为是挤兑贺照雄，岂知杭州府武学家，并不是贺照雄一人。当时台下，怒恼了一位英雄，在台口南面，一声呐喊：“焦公子休要藐视人，某家来也！”

正台口之人向两下一闪，此人五尺余，五短的身材，绛紫的大氅，绛紫短靠，十字绊英雄带，绛紫壮帽，赤红脸，五官端正，三中得配。后边跟着教师与家人廿余名。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，俱都呐喊：“打擂的来啦！”此人绕到西台口，顺着台口的梯子上上台，不教家人等跟随。萧银龙问贺爷道：“此人可认识吗？”贺爷说：“我是城外的绅董，这位是城内绅董，乃是武举出身，姓赵名元成，赵总兵之子。世代簪缨，阖城富户，他属第一。”金头虎说：“这小子不行，他这一顺台梯上台，就不是焦公子的敌手，焦公子的武学受过名人的指教。”看热闹有知道此人的，俱都说：“这是举人老爷。”就见赵举人上了台，对着焦公子一抱拳说：“焦公子请了。”焦公子面带笑容说道：“赵师兄，你何必上台呢？等我台上事毕，咱哥俩酒楼上喝酒去。”赵举人说：“大少爷，我也不是人物，我也不当马快班头，我奉陪大少爷走几招，我是特来请教。”焦公子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仁兄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倘若插拳动手，两造有受了伤的，岂不是反为不美？”赵举人说道：“你家专作知府，打死人还用偿命吗？”焦公子说话非常的软和，赵举人说话有点太硬，多少人观看着，焦公子面上有些不挂，遂说道：“我就此奉陪仁兄吧。”二人这才插拳动手。赵举人的拳脚虽然精明，俱是死招，焦公子是杂学工夫，二人战了三二十个照面。焦公子在北脸朝南，赵举人在南面台口脸朝北，焦公子劈面照定赵举人就是一掌，赵举人一避招，焦公子照定赵举人的胸前一脚，赵举人向后一退，由台栏杆仰下去了，就听台下“噗咚”一声，众家人赶紧向前去搀，左腿已摔伤了。赵举人说道：“将我搭回家去，他们家里有知府，摔死人都是白摔。”

擂台下赵举人的老教师一看，心中非常难过，赵举人将腿摔坏不能上进，老教师自己的饭锅也算砸啦，老教师倒是有夜行术的本领，无奈不能传授人家总兵之子。这位老教师气向上撞，甩大擎上了擂台，遂说道：“焦公子，府里明文、县里告示何用？他是金榜有名之人，你将他腿摔坏，怎能上进？”焦公子一看这位老教师，身穿宝蓝短靠，英雄带十字绊，面上皱纹堆累。焦公子说道：“老迈之人，也要上擂现丑？”语毕抡拳就打，洪教师接架相还。怎奈年老之人，眼目昏花，焦公子底下一个扫堂腿，老教师刚一闪身躯，上面一个二龙吐须，双指直奔老教师二眸子挖去，老师傅左闪未及，焦公子的中指已入左目，公子向外一带，老师傅的眼珠应手而出，鲜血淋漓。眼是心之苗，那大年纪疼的唔呀唔呀怪叫，向后一仰身栽下擂台。洪教师有夜行术的工夫，一个燕子翻身，坠下了擂台，倒莫摔着，从此惹下塌天大祸。到后举监生员二百余家，黎民百姓两千余户，告焦公子倚势凌人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赵武举搭回家去，请高人医治伤痕，原来是摘了骨环啦。

小弟兄等一看，不由的怒从心头起，气向胆边生。先前打抱不平，本是我们七个人，如今倒教好人受了连累啦。黄三太甩大擎，勒十字绊，就要上擂台，黄三太刚勒完十字绊，仰面一看，前面跑去了两位，濮德勇与金头虎二人。濮德勇个大脚步宽，先跑到擂台前，台高丈三，向上一纵，捋住栏杆，爬上擂台，一声呐喊：“焦振芳！你仗势欺人！老师傅那大年纪，你将他挖去一目。有句俗言，七十不打，八十不骂。濮爷跟你拚命！”焦公子一见濮德勇，得意扬扬，心中暗说：“贺照雄的苗子有啦。”二人挥拳动手，二十余个照面，焦公子一脚踢在濮爷肚脐之上，濮爷向后一退再退，仰身而下，离地且近，用了个燕子翻身，未曾站稳，碰躺下了好几位看打擂的。金头虎贾爷向上一纵，抓栏杆爬上擂台。焦公子一看，头上带着一个苇帘，身穿月白布破裤褂，袜子如同地皮，破紫灰巾单脸鞋，大肚子，罗圈腿。焦公子遂回头问道：“王教师，你看抢绸缎店有这个没有？”王七低声说道：“有这么一个，是穿一身青缎子衣裳，脸有黑麻子。这个是灰麻子，口音也不对。”金头虎此时改了山东人的口音啦：“俺说大少爷，俺练了一个三座毛四门斗，可不敢说会把势。大少爷要看俺的能为，给俺一个二头三头就行，俺就有了饭吃啦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贾明说：“俺姓王，叫王家二的，俺哥哥叫王家大的。”焦公子说：“你一个庄家笨汉，还能上台打擂吗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大少爷说的这是甚么话呀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大少爷要保举俺们一个三头四头，俺比地方还露脸呢。”焦公子说：“你怕死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我活着不耐烦啦，我是耗子舔猫爪。”焦公子也乐啦，二人遂插拳动手。二人这一动手，和尚也站起来啦：“好俊的一套罗汉拳！”擂台下齐声喝彩。若是平常的能为，就输给傻小子啦，焦公子受过高人的传授，能人的指教。傻英雄是后松，三十六招完了，就没有招啦。杨香五说：“黄三哥，众位请看，傻小子要完。”就听傻小子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我可真急啦。”照定焦公子的英雄带就是一把，一纵身照定面门就抓，焦公子方闪开，傻小子伸手就抱，焦公子说道：“这是什么招儿？抓人抱人。”焦公子手在上面一习，底下一腿，这一腿踢在小肚子上，咚的一声。傻小子说道：“大少爷，不躺下去不算输，大少爷你打吧。”擂台下笑声四起。焦公子纳闷：“我的脚踢他，我怎么脚趾疼呢？拳头打上，我的手疼，这是何故呢？”傻英雄心中说：“我这儿挨打，他们取笑？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了狼，舍不得媳妇，拿不着和尚。我豁出我挨打，我老在北面，我不上南面去，我

将他抱住，我们俩人一块儿向台下滚。”焦公子抡拳就打，双拳攒两肩头，傻英雄看着并不闪躲闭着眼就抱，焦公子向后倒退，傻英雄只顾闭着眼睛去抱，擂台上地方广大，焦公子向东一闪身，绕到了英雄背后，傻英雄还哈着腰，向前去抱人呢，焦公子在背后用了一个跺子脚，就听咚的一声，傻英雄说：“得啦，王家二的现了眼啦。”离地四尺来高，一个燕子翻身，站立不稳，晃晃悠悠，向擂台南便跑。

黄三太咬牙切齿，愤恨难当，甩大擎，走到台口，一拧身上了擂台，遂说道：“焦公子，你以官压私。”黄三太纵身形上擂台时，焦公子早就留神啦，一见黄三太纵上来，焦公子便抢站上手。一看黄三太，青布四楞小帽，青布短靠，青皂布靴子青布英雄带，青棉花绳的十字绊，细腰乍背，双肩抱拢，面似桃花敷粉，红白之中透润。焦公子叫道：“王教师！你看抢白龙驹的有这个人吗？”王七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有一个黄白脸面，穿的绸缎衣服，没有他。”此贼素日奸巧，今日可输了眼啦。焦公子问道：“来者姓甚名谁？家住那里？”三爷说道：“家住浙江绍兴村，山阴县结义村，姓黄名三太。”焦公子问道：“以何为生？”黄三太说：“保镖为业。”台下萧银龙、杨香五等一怔。报完了名姓，二人插拳动手，挨帮挤靠，短打长拳，动者如风，站者似钉，他二人兔起鹘落战在了一处，拳脚的声音，叭叭乱响。工夫一大，黄三太的身体笨，焦公子身体灵便，黄三太是血气足，焦公子乃是酒色之徒，身子虚弱，二人动手，浑身一用力量，此时焦公子的汗珠向下一滴，黄三太也见了汗啦，黄三太因面有油粉，未敢擦汗。正在棋逢对手，高低不分，台下贺照雄、杨香五等提心吊胆之际，忽听东台口，人声呐喊：“众位请看啊！要饭的会飞呀！”就见由擂台下一纵身，一丈五来往，越栏杆而过，纵上来一人：四尺来往的身材，身穿一件蓝破夹袄，足下窄帮鞋，袜色雅赛地皮，瘦小枯干，短头发有一寸多长，长头发挽了个髻儿，黄脸膛，满脸的油泥，黄胡须不多，七长八短，手中拿着一条打狗的枣木条，看其像貌雅赛个病夫，恰如乞丐，将枣木条放在台口栏杆内。此时焦公子正与黄三太打在难解难分之处，此乞丐由东向西，一递右手，一龙分二虎，面向南对三太说道：“方才我听说您是保镖的？保镖的有饭吃，您让给我吃碗饭吧。我若在府里或县里当了一份小伙计，我就有了饭啦。”说着话，向黄三太挤鼻子弄眼扭嘴。黄三爷乃是个正直之人，不知何故，不由的就是一怔。萧银龙在擂台底下叫道：“香五哥，你看这不是那位张旺张大叔吗？你看一丈五六，他飘身就上去啦。”杨香五说：“不错，正是他老人家。”萧银龙遂叫道：“黄三哥！快下来吧！”三太下了擂台，矮人转身与焦公子面对面，焦公子说道：“你病的这样，你上的哪一家子擂台？”矮子一龇牙，遂说道：“大少爷你说错啦，府里明文，县里告示，并没写病夫乞丐不准上擂台。寻茶讨饭太难了，我是饿急啦，我有几招粗笨拳脚，少爷若爱老怜贫，赏给我一个小差事做，我就吃了饱饭啦。现下八月廿四日，正是一场白露一场霜，如若讨饭吃，天气一凉，岂不冻饿而死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打人莫善手，你可要小心。”矮人说：“我活得不耐烦啦。”随手将破衣前后襟向上一掖，焦振芳抡拳便打，矮子闪身一纵，头发都要擦着上边的擂台顶。和尚站起身躯，念了一声：“弥陀佛，哪位也没有这个讨饭的高明。”矮子眼似电光，股似弯弓，走似蛇行，快如鸟飞，真有猫蹿狗闪、兔滚鹰翻之妙。二三十个照面，下边一脚，上边软肋一拳，焦公子栽倒擂台的台板上。矮人一乐，说：“就是这个能为？我还讨我的饭吧，我不当差啦。”矮爷方要下擂台，和尚站起身躯说道：“弥

陀佛，且慢。你这样高明的武学，你焉能是乞丐？你是巧扮私行。你瞒不过我去。”矮子一乐，遂说道：“你是和尚，就是老道，我也敢跟你比赛。”和尚将蓝布僧袍一闪，二人这才插拳动手。和尚乃是十三太保的横练，拳似流星，脚似钢钻，张旺张爷缩小棉软巧。向高处一纵，二人都是头快擦了顶棚；向下一落，并无声音。真是拳脚要准，发招要稳，旋转如风，动手多时，未分胜败。工夫一大，张旺由东向西，和尚由西向东，掌院僧法蓝右手运用铁沙掌、重手法，矮身形向张旺背后打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张旺觉着背后生风，闪躲不及。别看张爷瘦小枯干，乃是一位练家子，要换别位，这一掌骨断筋折。张旺向前走了三步，爬伏在台板之上，只觉筋骨皮肉疼痛，五脏六腑都翻了个，嗓子眼一发甜，鲜血顺着口角直流。黄三太等众英雄擦拳磨掌，着急愤恨，金头虎说：“亮家伙！”黄三太说：“干什么？”金头虎说：“杀镇擂的。”黄三太说：“你这叫废话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台下一声呐喊：“好大胆的出家僧人！敢用重手法，下绝招打人。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！”蒋五爷纵上擂台，与棍打焦公子，抢去白龙驹，乃是一样打扮。王七与众教师，向台下就跑，说道：“师傅，这就是打焦公子的正凶。”连焦公子也向下跑，台上只剩和尚与张旺、蒋五爷三人。萧银龙、黄三太等一看，五爷上了擂台，萧银龙说：“乘此时咱们上去人，将张爷救下来吧。”濮德勇与金头虎、杨香五三人上了擂台，濮德勇背着，金头虎开路，杨香五断后，将张爷背下擂台。

蒋伯芳与张旺从哪里来的呢？一张嘴难说两下话。胜三爷与欧阳大义士由孟家寨一同起身奔杭州，蛮子说：“三哥，您带着宝刃吧。”胜三爷说：“我有刀，还是贤弟暂且佩带。到了杭州，找着道兄，物归原主。”胜爷到处是恭而敬之，蛮子走到何处都是玩笑，每逢走到村庄镇店，必有一圈人在后头跟着喊：“看汉奸！看汉奸！”胜爷一看这宗光景，蛮子不好好走道儿，净与百姓们在道上玩笑，胜爷说道：“贤弟，咱哥俩实在走不到一块啦，咱们到杭州见面吧。你带着宝剑到杭州，找着道兄物归本主，然后再找恶道七星真人。咱们哥俩杭州府见。”胜爷在路上与蛮子分手。这一日来到杭州，在饭铺中喝茶吃饭，听见吃饭喝酒之人说闲话。那就有人说：“这个事越闹越大。八月庙上，知府的公子抢秀才之妻，那时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，谁也不敢管。从酒楼上跳下一夥人来，要看像貌就完啦，雷公嘴，狗蝇眼，罗圈腿，有一位瘦小枯干，有位俊俏人物，有位黄白脸膛，将焦公子的家人教师都打啦，救了苏秀才之妻。”胜爷一听，正是黄三太等。又听一人说道：“这六个人惹下祸啦，后来又来了一个使棍的。焦公子正与梳冲天杵的打的分不开啦，这位使棍的来了事，焦公子不听，后来二人说僵了，他们二人也动上手啦，一棍将焦公子打下马来，抢去白龙驹，打的焦公子口吐鲜血。现在一府两县，一体严拿，这几天还没拿着人呢？”胜爷一听，心中暗想：“又是一场是非，使棍的非是蒋伯芳不可。他们决不敢在城里关厢，我在离城十里八里的地方去寻找他们。”胜爷吃了饭，溜达着到了钱塘堤，走下堤坡，向西北寻找。胜爷出去十余里地，天色已晚，走到一个乡庄子，也没有大店，胜爷进了一家小店，看着西邻有一道小墙并不甚高，店中单有一个西小院，胜爷住了北房单间。伙计将茶沏来放在桌上，转身出去。

胜爷喝着茶，就听马叫之声，声音响亮，胜爷打北房出来，来到西墙头，长身形一看，拴着一匹银鬃白马。心中思想：为何此马乱叫呢？书中暗表，胜爷焉知此马它是恋群，如今单马无伴，它才乱叫。胜爷一看此马雪霜白，

胜爷心中暗说：“小店里那里来的这匹好马呢？”看毕，遂转身形进了屋中。夥计又来沏茶，胜爷问道：“这匹马是你们店里的吗？”夥计说道：“这是一位客人的马，客人偶得风寒之疾，住了我们店啦。这匹马生人不敢上前，听说客人是镖行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是哪个镖局子的？”夥计说道：“是十三省总镖局的。”胜爷闻听一笑，遂说道：“此人二十上下岁吧？”夥计说：“正是。”胜爷捻髯思索：“许是老五，惹下祸跑这里隐着来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夥计，你到那院去说，就提有胜英住在北上房啦，问他认的不认的？”夥计出来，胜爷也随着出来。夥计来到蒋五爷的屋中，跟蒋爷一说，蒋爷立刻出屋来到院外，隔着矮墙一看，正是胜三爷。蒋五爷叫道：“三哥您这院来吧！我住三间呢，咱们一同吃饭吧。”胜爷这才来在五爷屋中，五爷要了酒菜，胜爷问道：“你棍打焦公子，有其事吗？”蒋五爷说：“不错。”胜爷又说：“你抢焦公子白龙驹，也有其事吗？”五爷说：“有其事，现在院中拴着的就是。”胜爷道：“五弟将假做真，现在两县一体严拿。”蒋五爷说：“严拿岂能奈我何？”胜爷说：“不是那样说法。黄三太等落在何处，五弟可知道吗？”五爷说：“小弟不知。”胜爷说：“五弟你千万别露面，我用完饭出去寻找他等。”胜爷吃完了饭，前去四外庄村寻找六位小弟兄，找了半日，杳无踪迹。一连几天，胜爷在外面看见粘有立擂的告白，胜爷心中明白，立此擂台是为他们的事，胜爷回到店里，可不跟蒋五爷说。二十四日哥俩在屋中吃早饭，夥计爱说话，遂说道：“客官，您不看打擂的去吗？”五爷问道：“哪里有擂台？”夥计说道：“八月庙东设立一座擂台，今日是头天开擂。”蒋五爷叫道：“胜三哥，咱们哥儿俩前去看看如何？”胜爷一笑说道：“这是官府的公子焦振芳设立的擂台，就为的是你们爷儿七个所立。”蒋五爷说：“他既为我们爷儿七个立的，我更得去啦。”胜爷说：“贤弟若去，千万不可性傲。立擂之事，我早就知道，我未肯告诉你，你不去最好。”蒋五爷闻听胜三哥之言，遂说道：“您要是不叫我去，就急死小弟了。”胜爷知道不能拦阻，遂说道：“若去可不许携带家伙。”蒋五爷说：“这倒可以。”蒋五爷由腰间取出一块碎银子，叫夥计买了一丈白布，将盘龙棍缠好，放在床下。胜爷叫道：“夥计！此马多加草料喂养，我们十天半月不来，一样给店钱。如有官人前来，若问此马是何人的，你就提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寄存的，因在西河沿见有人牵着此马售卖，胜英因买马，钱不够用的了，回到城里取银子去了。”蒋五爷带上马莲坡草帽，遮蔽着脸面，弟兄二人这才够奔擂台而来。

来到擂台下，一看真是人山人海，此时正是贾明上擂台，胜三爷在蒋五爷背后，一看贾明一脸灰色麻子，戴着一个苇帘的草帽，说话操山东口音。蒋五爷问道：“三哥，这是为何？”胜三爷说：“必是有人划策，乔装改扮。”贾明在擂台上，三十六招罗汉拳已毕，被焦公子踹下了擂台。三太上台，青布短靠，面赛桃花，报名姓与焦公子，插拳动手，未分胜败；张旺上擂，战败焦公子，复又与和尚动手，被和尚用重手法所伤。蒋五爷一看，遂将草帽甩去，就要上擂，胜爷刚一劝解，蒋五爷说：“你还劝我作甚？张旺看看要死于台上了。”蒋五爷遂纵上擂台，杨香五与傻小子贾明见蒋五爷上了擂台，这才将张旺抢下了擂台。胜爷也到了众人的跟前了，胜爷遂叫道：“张贤弟，你怎样？”此时张旺已昏迷不醒，濮德勇将张旺放在地上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擂台上和尚一看蒋五爷五官清秀，俊美之甚，年约廿余岁，和尚念了一声：“弥陀佛，你就是蒋伯芳吗？”蒋五爷答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蒋五爷。”

和尚说：“蒋伯芳，你太无王法了，抢绸缎店估衣铺，棍打焦公子，抢去白龙驹，两县一府正在捉你不着，你还敢出头露面？”蒋五爷说：“你不称和尚二字，你是贤愚不分。按说此话跟你交代不着，我们倒不是抢绸缎店估衣铺的，你们确实是抢了秀才之妻，以官压私，以强压弱。你助桀为虐，你是铜和尚、铁和尚，我若砸不扁你，我不叫蒋伯芳！”五爷抡拳便打，和尚接架相还，两个在擂台上，一来一往，各使平生的学业，一位是金钟罩、铁布衫童子工，一位是踢柏木桩，横推八匹马，和尚软硬的工夫在身，蒋爷是艺精气傲，和尚拳到处泰山粉碎，蒋五爷脚踢处神鬼皆惊，二人战了百十余回合不分胜负。和尚用少林寺的绝艺三十六把左右神拿，一伸手将蒋五爷的英雄带捋住，鹰爪力雅赛钢条，蒋五爷用右手，将和尚手腕缠住，用大指一点和尚的寸关尺，和尚五指俱开。和尚三十六把左右神拿，蒋五爷七十二手破法，一会儿被和尚拿住，一会儿被蒋五爷破开。金头虎说：“杨香五你看，这要是我上去，和尚将我掷出二里地去。”和尚三十六手左右神拿，蒋五爷七十二手破法，不分高下，两人又递拳脚，看热闹之人，犹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蒋五爷动着手，钢牙一咬，双睛一瞪，心中思索：“我自十八岁出世，棍扫十三省英雄，又回松竹观练了三年，反不如初也，今天遇见对手，何不使我老师所传的那阴阳童子腿的绝艺？我教师虽然传授于我，当初可受过戒，但分有一线生路，可不许使这一招。今日我用这一招，将和尚赐死，以报我张大哥之仇。”蒋五爷思想至此，遂使跨虎式，右手二龙吐须，奔和尚二目，和尚用手一蔽，岂知上面是假招，底下用阴阳童子腿，左腿起来照定和尚腿腋一晃，和尚一闪身，蒋五爷右腿抬起来，照定和尚胸前就是一腿。这一腿使的十足的力量，蒋五爷有踢柏木桩的工夫，四五寸的柏木桩，飞起腿来一脚踢折，没有千余斤的力量，踢不折柏木桩，今天这一腿踢在和尚胸脯之上，和尚要不是童子工十三道横练，就是筋断骨折。和尚中了一脚，向后一退两退，嗓子眼发甜，“哇呀”一口鲜血吐出，仰面躺在擂台上，昏迷过去。擂台下一阵大乱，老和尚死在擂台之上！此时焦公子与众教习早就下了台啦，一见如此光景，他遂齐集两县一府的官人，将擂台东西两台口早已团团围住。就听呐喊：“拿呀！拿呀！将老当家的打死啦！”蒋五爷不慌不忙，在擂台上抱拳，说道：“列位，公门当差的朋友，带军装穿号坎的众位，你们当一份小差事，都有妻子老婆，赚钱养家，我蒋伯芳须说明白了，树从根上起，水从源处来，八月庙上，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抢秀才之妻，庙上人山人海，都不敢干预，秀才之妻哭的可怜，我们打的是抱不平。知府之子，以官压私，说我们抢绸缎店估衣铺，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焦公子比贼都厉害，比贼都恶。我从中解劝焦公子，恶奴家人由背后劈我一刀，我用棍将刀磕飞，刀落在那一个恶奴头上，焦振芳说我是明伙，我才棍打焦振芳，众教师包围我，我才骑焦振芳的马逃走。我们打的是不平，众位每月赚几两银子，不致卖命。我把话也交代明白啦，众位挡我者死，放吾者生。”众差人也知道此事，只喊“拿呀拿呀”，就是没有人上前。蒋五爷由擂台上跳下来，官人俱都将道路闪开，看打擂台的犹万佛头一般，蒋五爷到处，人俱闪开。蒋五爷来在胜爷人群之中，遂说道：“走！”此时贺宅家人背着张爷，张爷口中的血还直滴答，大众相商够奔何处呢？贺照雄说：“先奔我家，还能上别处去么？”

众人到了贺宅，天已平西。贺照雄吩咐家人，预备软榻藤床，将张爷放在软榻之上，仍然昏迷不醒。胜爷叫道：“照雄！速取文房四宝。”胜爷开了治吐血的方子，叫家人备快马，到大药铺照方抓三剂药。家人去了工夫不

大，将药买来，胜爷说道：“照雄、三太，这时要有你师叔、师大爷在此，他们的药比我开的方快。”三太说道：“前几天我师祖父来了，追刺客出去未归，叫我们不必悬念。”胜爷心中暗道：“事情是越闹越大，连我恩师都露了面了。”此时将药煎好，把张爷扶起来，用筷子将牙关拨开，用匙将药灌下，灌下几匙去，张爷就稍能自己下咽了，服完了药，将张爷放躺下稳了一稳，胜爷拍张旺的肩头说道：“张贤弟心中明白不？”张旺翻了翻眼说道：“擂台上这一掌，小弟自知受伤太重，大约不能久存人世。二十年前，您救过小弟之命，小弟如今方要报答，不想半途遭此。有两宗事您得给我办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那两件事？”张旺说道：“第一件就是这一掌，您得给我报仇，若不与我报仇，至九泉下我也不能瞑目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张贤弟，你眼前站立的这位，你可认识？”张旺上眼皮一翻说道：“我由四月庙就未离您左右，所有您这一干老少宾朋，也有见过的，也有没见过的，差不多我都认识。此时我只觉心中发慌，眼目昏花，看不清楚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张贤弟，这一位就是飞天玉虎蒋伯芳蒋五弟。”张旺说：“原来是蒋五弟。在火烧红棚之时，我就见过一次，分手不过几日。”胜三爷叫道：“张贤弟，第一件的事，已经给你办完了。当你受了重手法的时候，蒋五弟就上了擂台，杨香五、贾明、濮德勇三个才将你救下擂台。蒋五弟与和尚当时动手，和尚中了蒋五弟一腿，比你的伤还重，踢的和尚满口喷血，当时就昏迷不醒。用的是阴阳童子腿的绝艺，一腿正踢在胸脯之上。贤弟不要思虑，好好的养伤，别看此时心中发慌，吃下第二服药去就稳的住了。你偌大年纪之人，吐血焉能够不心中发慌呢？年轻的人要是吐一口血，也得头晕眼花。贤弟，这头一件算不用办啦。但不知第二件是什么事呢？”张旺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胜三哥，有狠心的儿女，没有狠心的爹娘。兄弟有一个犬子，名叫张玉龙，前三年在杭州我会见他一面，那时我正在酒楼上独自喝酒，他也上了酒楼啦。我见了他，一问他：‘这几年总没见你之面，孩儿你做什么事情呢？’玉龙言说：‘在莲花湖充当水八寨的寨主。’我当时一听，就唾了他一口。我说：‘好冤家！你不走正道，当了臭贼啦？为父养你，指望光大门楣，光宗耀祖，你不知上进，流为臭贼，从此我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，咱父子从此永别，你当你的贼，我当我的保镖的。’说完了我甩袖下了酒楼，他伸手拉我的衣服，跪在地上央求我，他言说从此改邪归正，我一时气恼，遂下了酒楼。过了二年我又烦人打听他的行踪，据说由前三年父子酒楼分别，他就弃了莲花湖啦，我再想找他也找不着了。张氏门中只此一子，第二件事就是此子，以后您要遇见他，千万提着他的小辫，由苦海中将他提到岸上，把他安置在十三省总镖局内，将来好叫他得一个好结果，接续我张门之祀。这孩子的长像，可与我大不相同，他的长像酷似他母，乃是俊品人物，现在虽不在莲花湖，吾想他绝不能走正路，不是在深山，便是在海岛，不为大王便为匪首。这就是小弟第二件心事，这事关系张家的香烟，三哥要遇见他的时候，无论他怎样无理，三哥要看小弟之面，就说有小弟的遗言，务必将他导入正道，小弟死亦瞑目了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张贤弟，这两样事，第一件不用提啦。第二件，愚兄无论在何处遇见吾那贤侄，必然遵贤弟的话办理。只要有愚兄在世，绝不能叫他走入邪途。贤弟你安心养病要紧，千万不要多思多虑，骚扰自己精神。”张旺将话听完，闭目合睛，仍然昏昏睡去。胜爷说道：“众位贤侄，咱们大家也该吃饭了。”贺照雄说道：“饭已预备好了，就请恩师与蒋五叔和众位兄弟等，到前面客厅用饭吧。”大众这才来到前院客厅之内，一张圆

桌面，爷儿十位入座用饭。蒋五爷还是不喝酒，胜三爷叫道：“蒋五弟！你这一脚，恐怕踢出祸来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何祸之有？便有祸岂能奈我何？慢说他是肉和尚，就铜和尚铁和尚，我也砸的扁他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五弟你有所不知，少林寺老方丈九十馀岁，他手下有和尚不下六七百名，皆因少林寺地方狭窄，所以又创设白莲寺于杭州，这座白莲寺是老和尚的四个徒弟掌管。别人的本事大小，贤弟不知，你还不知恩师的本事么？老和尚与恩师呼兄唤弟，小巧软硬劲的工夫不提，老和尚与恩师时常在一处较量。冬天二人俱都脊背对脊背坐在冰上，一坐三天三夜，只穿一条单裤，这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，也不大小便，老和尚伸手摸摸恩师的身上滚热，恩师再伸手一摸老和尚的身上也是滚热。夏天在少林寺中大殿里，生四盆火，放在大殿的四门，恩师与和尚，俱身穿皮衣，二人脊背对脊背打坐，一坐三天三夜，俱是周身冰凉。这种惊人的绝艺，谁人能行？白莲寺掌院僧是老和尚的徒弟，贤弟这一脚，恐怕有祸。”蒋五爷说：“胜三哥，我一条棍打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五七百和尚何足道哉？”胜爷见蒋五爷性傲，遂说道：“五弟还是有欠涵养。”

爷儿十位正在喝着酒，忽听有家人来报，说道：“回禀少当家的，现在四角贴告示，擂台不动，明日止擂一天，廿六日仍然开台。告白上写专会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镖护院的英雄，打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侠客，誓不止擂。”胜爷闻听，一拢银须，叫道：“五弟！你这一脚踢出祸来啦，少林寺老和尚大概许要出世。”蒋五爷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就是他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，小弟也要与他见个高低！”到了八月廿六日这一天，爷儿十位及贺宅的家人，起早用饭已毕，众位英雄分三拨前往擂台。众人来到擂台下，一看擂台仍旧，四门贴着告白，看热闹的人较前尤多。在路上就见游人如鲫，到擂台下再一看，就好似蚂蚁一般，万头攒动。作买卖的皆去趁生意，茶棚搭了无数，惟擂台上—人皆无。爷儿十位，擂台下来回的溜达，观看擂台下的形形色色。金头虎贾明与张茂龙一同走，萧银龙与杨香五同走，黄三太与贺照雄等偕行，胜爷与蒋五爷同行，大众等在擂台前后闲溜，有的看十样杂耍，有的闲游。萧银龙与杨香五二人走到擂台下，萧银龙仰面向台柱子上观看，见有白纸黑字，一张告白，字有核挑大小。萧银龙看上面写着“告白”两个字，下面写的是“为通告事，本擂发起，缘以盗匪充斥，官家需求武术人材，拔尤选萃，以应需要。不料事出意外，白莲寺掌院僧在擂台上受伤甚重，因之散擂，对于立擂本意，未收效果。兹再续擂若干日，为选择人材起见，专会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镖护院教场之老师，及侠义剑客，四海英雄。其有怀艺未售，不得展其所长者，正可作出身之阶梯，或不愿意聘公门，亦可借此扬名天下。望各界英雄、武术大家，一临此擂，实为幸甚。”萧银龙看毕告白，再看两擂台柱子上红纸黑字，这付对联的口气，真有打遍天下的意思。萧银龙叫道：“杨五哥！你看看这个告白，是多大的口气？所说的话，完全是对咱们镖行说的。”杨香五说：“这回的热闹可大啦，必然有出类拔萃的人材。要似乎你我之辈，决上不了擂台。”

萧银龙与杨香五在闲谈之际，就听东南一阵大乱，尘沙荡漾，人声喧嚷：“镇擂的来啦！”众人闪开了道路，一看前面正是焦公子，骑着一匹艾叶青的马，后面紧跟着就是野鸡溜子王七，座下一匹带花骝，在马上摇头晃脑，精神露外。再看后面，就是焦公子的那群恶奴，护院的、当教师的，俱坐在马上，扬扬得意，齐撒坐骥，乱抖嚼环。当中间有一乘二人亮轿，轿上坐着

一位僧人，白脸膛，白胡须，白眼眉，寿毫有二寸多长，穿着灰色的僧袍，光头未戴帽子，灰色的僧裤，灰色的僧鞋，灰色的袜子，一身灰色，露出一种出尘逸世之概，闭目合睛，稳坐在亮轿之内，连气儿都看不见喘。金头虎叫道：“杨香五！你看这个和尚都要死啦，用轿搭到擂台底下，必是敛缸钱来啦，死了好坐缸。怎么连气儿都看不见喘呢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别胡说啦，这必是镇擂的。”二人说着话，焦公子的马已经来到擂台之下，后面的轿子也到啦。焦公子弃了坐骑，家人接过丝缰，牵往擂台后面去了，其余众恶奴上着紧跟着也弃了坐骥，自有人接马去遛。众人犹如众星捧月一般，将老和尚围的风雨不透，焦公子来到轿前，面对老僧，控背躬身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老方丈请下轿上擂台，已经来到啦。”老僧这才微睁二目，看了看众人，下了二人亮轿，轿夫将轿抬走。老方丈对众人一摆手，向两旁一打手势，众人雁排翅分开，列于两旁，真是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惟独看热闹的人，声音鼎沸，人声嘈杂。众人立于两旁，老方丈走至擂台切近，将左腿向上一扬，脚心扣在后脑海上，作出朝天凳的架式。金头虎遂说道：“杨五哥你看，老和尚小子还弄这一手给大家看看呢。他必是觉着他老啦，在众目之下逞能呢。这一手我由五六岁上就会，香五你看。”傻小子当时抬起右腿用手一搬，贴在后脑海；又放下右腿，再用左手一搬左腿，放于脑后，然后又来了一个大叉。遂说道：“这算什么？这还惊的了人吗？”杨香五说：“你别装疯卖傻啦，人家搬朝天凳就完吗？你看看，那是要上擂台的架子。但不知他怎样上法？反正一条腿，一丈五六高他不准蹿的上去。”金头虎说：“你别抬举他啦，搬过梯子来他也上不去。”二人正在说话之际，就见老方丈，右脚向地一跺，耳轮中就听得“呱哒”一声，声音震人的耳鼓。再一看老方丈，左腿仍然搬着朝天凳，纵上了擂台啦。此擂有一丈三尺高，擂上又起二尺余的栏杆，共合一丈五尺余高，老方丈一条腿纵上擂台栏杆之上，来了个金鸡独立的架式，犹如站在平地一般。书中代言，老方丈面向擂台，纵上栏杆，仍然面朝里。此时台下之人，一见老方丈单腿纵上擂台，个个莫不愕然，喧哗声音，忽然而止，犹如鹰入松林，群鸟无声一般，真是鸦雀无声，将看擂之人，俱都镇住，万众目光，俱都射在擂台栏杆上的老方丈的身上。就见老方丈一转身躯，僧衣一飘，赛蝴蝶一般的轻巧，一个旋子，面朝外而立，仍然单足，好似钉子钉在木头栏杆之上。面对擂台下之人，口中念道：“阿弥陀佛。”焦公子走到老和尚面前，先作了一揖，遂说道：“请老方丈后台用茶。”老方丈一摆手，焦公子无语而退。老方丈手打问讯说道：“众位施主，我出家人来此镇擂，虽说受焦公子之聘，事实上不然。那么贫僧是为功名富贵而来吗？也并不是为功名富贵而来。只缘贫僧有一长门大弟子法蓝，掌院白莲寺，年已七十有余，自幼出家，拜在小僧门下，小僧昼夜教授，六十余年的苦工，派来杭州掌院于白莲寺。也是他不知自爱，一时糊涂，参与杭州之擂，受焦公子振芳之聘，前来镇擂，致受重伤，这也是他学艺不精，祸由自取。但而有一件，孺子蒋伯芳乃是玄门的门徒，自古红花绿叶白莲藕，三教原来是一家，孺子不知玄门义，用阴阳童子腿，下毒手，一腿将我长门弟子法蓝，踢的口吐鲜血，不知人事，倒于擂台上，老僧因此才出头露面。但是出家人焉愿扰攘红尘？你们俗家疼儿女，孝父母，敬兄长，爱兄弟；我们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一尘不染，万虑皆空，惟有一样，疼徒弟，孝师傅，敬师兄，爱师弟，这就是出家人所有的牵挂。吾的掌院僧法蓝，竟被蒋伯芳小儿所伤，老僧此来，就为的看看蒋伯芳小儿的阴阳童子腿，要与徒儿

略报一腿之仇。”老和尚语至此，将腿放下，一个转身落在擂台之上，仍然脸朝外，不闻台板的声音。面对台下，厉声叫道：“蒋伯芳孺子听真，贫僧知汝是艾道爷之徒，倚仗你有阴阳童子腿的绝艺，横推八匹马、倒拽九头牛之能力，藐视一切，不知义气。自古三教是一家，你是玄门徒弟，吾徒法蓝乃是僧门弟子，你不知僧道之义，竟下毒手伤了吾徒。今天贫僧擂台，并无他意，贫僧也不伤害生灵，蒋伯芳你也不要担惊害怕，你要是人物，你就此速上擂台，贫僧要看看你的阴阳童子腿。就凭乳臭小儿，黄口孺子，胎毛尚且未退，你就敢藐视天下英雄豪杰？你要是畏头畏尾，怕死贪生，不敢上擂，贫僧必要找你师傅，分辩理论，决不轻饶与你！小畜生还不上擂台，等待何时？”此时擂台下，胜三爷与蒋伯芳、黄三太、贺照雄等众人，已经聚到一块，蒋五爷一听，老和尚在擂台上口出不逊，口口声声叫自己上擂台，蒋五爷只气的三尸神暴跳，立刻就要上擂台。胜三爷伸手相拦，叫道：“五弟不可。且息雷霆之怒，听为兄有言相告。此和尚名叫璧和僧，愚兄在贺宅酒席上曾对五弟谈过，贤弟万不可逞一时之愤，自取其祸。”蒋五爷说道：“胜三哥，恩师与他为友，小弟不知，恩师又未曾与小弟介绍过，他为谁的长辈？他就是铁打的金刚，小弟又何惧之有？”胜爷仍然不放蒋五爷，蒋五爷大怒，叫道：“三哥别管！”一把抓住胜爷的手腕，向外一推，竟将胜三爷推了一个趔趄。胜爷叫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！拦阻你五叔，千万别叫上擂台。”三太等弟兄八位，上前拦阻，蒋五爷用手一分众人，这八位东倒西歪，蒋五爷奔向擂台而去。胜三爷知道蒋五爷青年刚愎，决不能相拦，只可听之而已。蒋五爷来到擂台之下，一声呐喊：“僧人不要口出大言，你家蒋五爷来也！”语毕，纵上擂台，遂说道：“你不称和尚。”此时焦公子等见蒋五爷上了擂台，王七在老方丈耳边低言说道：“师祖，打我恩师的就是此人。”老方丈一摆手，野鸡溜子一拉焦公子，众人俱都抽身下了擂台。此时台上只剩铁炼金刚的璧和僧与蒋五爷二人，眼看就是一场恶战，蒋五爷大祸临身，从此惹起一场风波，僧道斗艺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众位要问璧和僧由何而来？书中不得不补叙一番。话说法蓝僧那日在庙中，正在盘膝打坐，忽然野鸡溜子王七进庙，门头僧叫道：“王七！你被逐出庙，永不许回庙，又干什么来啦？”王七说：“师兄，你给禀报一声，我此来乃是血心热胆，有机密大事。”门头僧无法，只好回明法蓝僧，法蓝僧叫门头僧将野鸡溜子王七唤入，野鸡溜子王七进了禅堂，见师傅法蓝僧，双膝跪倒，放声大哭。法蓝僧问道：“你有话快快说，何必如此？”野鸡溜子王七，由腰间取出小包袱，打开了小包袱，取出法宝的戒箍，双手递与法蓝僧，说道：“恩师，吾四师叔现在被杀，小徒不避危险，将戒箍盗来，特报与师傅知晓，好与我四叔报仇雪恨。”法蓝一看，果然是四师弟之物。书中代表，和尚受戒之后，戒箍上有自己的名字，决不能到在别人之手。法蓝这么一看，果然是自己亲师弟的戒箍，当时颜色更变，一问情由，野鸡溜子王七便将贺家堡如何暗藏巨盗，杀死四师叔之事说了一遍。法蓝僧闻听王七之言，怒发冲冠，当时就要前往贺家堡找贺照雄与师弟报仇。野鸡溜子王七说道：“恩师你先别忙，此事因为焦公子所起，贺照雄又将我师叔的人头掷在焦宅，焦公子气愤不出，虽然埋了我四叔的人头，事不算完。府台大人并吩咐焦公子，欲拿获正凶，刻不容缓，你要自己去报仇，杀人流血，王法攸关。要借着焦公子之名，既能报仇又不碍王法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”法蓝僧问道：“怎样借焦公子之名，报你四叔被杀之仇呢？”野鸡溜子王七便说：

“杭州八月庙立擂，明着为要拔选人才，暗为访拿贼人。贺家堡距八月庙一水之隔，贼人必然上擂。在擂台之上擒着匪人，送于官厅治罪，叫他身首异处。一举两得，岂不胜过恩师你一人前往报仇吗？”法蓝僧一时报仇心急，竟受野鸡溜子王七之愚弄。比及在擂台上打了张旺，蒋五爷上擂台用阴阳童子腿，破了法蓝的金钟罩，口吐鲜血，众教师遂叫道：“野鸡溜子王七！你说你师傅天下无敌，压倒群雄，如今却与你四师叔一样啦，这可怎么办吧？”焦公子也是瞞怨。王七小脑瓜一晃，嘿嘿一笑说道：“公子爷，我还有主意呢，只要公子爷能照计而行，准能报仇雪恨。但有一件，公子爷到了那时，心满意足，可别忘了我王七的功劳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你还有何法？快快说出，不要絮叨了。”野鸡溜子王七，晃小脑瓜儿说道：“公子爷，我提起一位来，你大概没见过面。当然，也得有个耳闻。”焦公子问道：“又是何人？”王七说道：“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少林寺的长老，吾之师祖，璧和僧。现年一百来岁，自幼出家习武，掌院于少林寺，这个人可能行吗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提起此人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？若能聘这位高僧出世，可以打遍天下。但是谁能介绍呢？”野鸡溜子王七说道：“此事非这样办不可，公子爷你可晓得？出家人爱惜徒弟。如今吾老师被蒋伯芳踢的昏迷不醒，将我老师抬回庙去。现在老方丈正然游方至此，一见长门弟子被人所打，决不能善罢干休，必要报仇。可有一宗，这回我自己可不行，你得辛苦一趟，皆因为我是人微言轻，老方丈身价太重，不能听我一面之词。用人抬着我的师傅，咱们二人一同去，我先见了我师祖，将我师傅被打之事，先说了；然后你再进去，必然当面应允。他老人家要一出世，别说是这些小辈们，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打遍天下的侠剑客，都不费吹灰之力。”焦公子闻听野鸡溜子王七之言，甚为喜悦，当时派人将法蓝抬回白莲寺，野鸡溜子王七同着焦公子，也一同来到白莲寺庙门外。野鸡溜子王七在前，后面几个家人抬着法蓝僧向里就搭，门头僧向前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抬着不是别人，正是老师法蓝！不由的一怔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啦？”王七就将擂台上老师被打之事，报告了门头僧，门头僧这才到里面禅堂，回禀了璧和僧，言说：“王七求见祖师爷。”璧和僧问道：“是那一个王七？可是前者被吾所驱逐的野鸡溜子王七吗？”门头僧说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璧和僧说道：“他又来此作甚？我有言在先，不准他再进白莲寺，何以又引他前来？告诉他，就提祖师爷已回少林寺，叫他去吧。”门头僧说：“还有一事，吾们恩师在擂台上被蒋伯芳所伤，浑身是血，不知性命如何。”璧和僧闻听，长叹一声，遂说道：“果然不出吾所料，白莲寺必要断送在此人之手。快将汝师搭进来，也叫王七进来吧。”门头僧这才来到外面，唤出几个小和尚，将法蓝搭入庙内，野鸡溜子王七随后跟了进来，焦公子仍在门外候等。野鸡溜子王七见了老方丈璧和僧，跪倒行礼，叫道：“祖师爷，再晚生与师祖爷磕头！”老方丈璧和僧叫道：“野鸡溜子王七！你干什么来啦？”王七便将贺照雄明善暗恶，家中窝藏江洋大盗，如何将法宝害死，人头扔在焦公子宅院，以及法蓝僧擂台上受伤之事说了一遍。这小子他并不懂的什么叫阴阳童子腿，他就告诉璧和僧说：“蒋伯芳先抬左腿，后抬右腿，正踢在我师傅胸脯之上。”璧和僧闻听王七之言，叫道：“王七！你是无故搬弄是非！你又前来害贫僧？贺照雄的为人，谁人不知？汝师昧于考察，被汝一时所抬，致有此祸。贫僧九十余岁之人，焉能叫你小孩子利用？”语毕，叫小和尚：“到禅堂将缘簿抬来。”小和尚遂将缘簿抬来，璧和僧左一篇，右一篇，掀起缘簿，叫道：“王七！你来看，贺氏三辈

行善不替，施舍白莲寺都有账可查，他乃是杭州第一的善人，到贺照雄本人，仍是奉行善事，你无故的要加害于人。王七，王七，须知人容天不容，贫僧焉能听汝一面之词呢？你快快退去吧，以后不许进庙。”野鸡溜子王七闻听老方丈这一席话，把小脑瓜一晃，叫道：“祖师爷！你可屈死晚生了。贺照雄坐地分赃，有真凭实据，抢绸缎店，抢焦公子的白龙驹，这些人俱都在他那里住着呢。你看他两辈施舍，在他先两辈，我可不知道，在他这辈，你看他每年施舍一万，江洋大盗暗中分与他三十万呢，以他表面上而论，行些小惠，遮掩人的耳目。别的事情你不办，难道说我之恩师被蒋伯芳踢的昏迷不醒，不知死活，这样的仇，你就不报了吗？”璧和僧闻听野鸡溜子王七之言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贫僧昨日心惊肉跳，偶占一课，知有血染衣襟之祸。大数来临，岂能逆天？”野鸡溜子一看老方丈说话，有牺牲性命之意，遂叫道：“祖师爷！现在焦公子还在门外，要拜见祖师爷。”璧和僧说道：“何以早不告知我？快快请进。”这就是子以父贵，杭州府知府的少爷，谁不敬重？再说璧和僧以为白莲寺在杭州，又是知府的治下，焦公子前来，岂有不见之理？并且王七所说话，璧和僧全都不信，也要问问焦公子始末根由，所以叫王七来到外面，将焦公子请入禅堂。焦公子见了璧和僧，纳头便拜，口称：“老祖师，弟子焦振芳与祖师爷磕头。”璧和僧伸手相搀：“焦公子请起，贫僧不敢当。”焦公子站起身形，侍立一旁，恭敬溢于表外。璧和僧一问焦公子，贺照雄是否有窝藏江洋大盗之事，焦公子滔滔不断说了一遍。璧和僧闻听，心中暗想：“堂堂知府的公子，谅不至有虚言。纵有不实之处，法宝被杀，将人头掷在焦公子的书房，当然是实事；擂台之上吾徒法蓝被打，现在目前。”璧和僧思索至此，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贫僧血染衣襟之祸，谅难脱却。焦公子，你赶紧回去办理一切，今日二十四日，明日停擂一天，二十六日重新开擂。你四门张贴告白，口气越大越好，就提专会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侠剑客、保镖的、护院的。贫僧打不净保镖护院的侠剑客，誓不回归少林寺。擂台上再作一付对联，口气越大越好。”焦公子闻听，满心欢喜。野鸡溜子王七这才摇头晃脑，得意扬扬，向焦公子抿着嘴，眯缝着眼窃笑。焦公子叫道：“祖师爷！后天二十六日，弟子前来接你上擂。”璧和僧说道：“不必来白莲寺迎接于我，后日晨刻，我到城里长春寺等候你们。什么也不用预备，只要一个太师椅子，穿上两条轿杆，前去长春寺迎接。擂台之上，也不要预备什么，贫僧连一杯水都不喝。你们就去照办吧，后天辰刻，贫僧必到长春寺等候。”焦公子与王七二人，这才告辞，回归焦公子私邸，办理一切。所有告示对联，俱是焦公子请人作的，第二日贴出，城里关厢四外俱是告白。单说璧和僧见王七和焦公子俱都走了，自己独坐在禅堂之内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大数来临，谁能幸免？虽由于王七之鼓惑，亦贫僧之命也。”语毕，遂向小和尚说道：“你师傅现在何处？”小和尚说道：“现在东禅堂呢，人事不知，微有呼吸之气。”璧和僧念了一声：“弥陀佛，这都是刚愎用事，不察贤愚所致。当初不听我之劝戒，野鸡溜子王七这宗人一入庙，我就知道白莲寺必化为灰烬。”站起身形来在东禅堂，叫小和尚将法蓝僧衣襟用刀挑开，一看正在胸际，有脚印一个，不偏不倚，如红色染的一般。璧和僧遂叫小和尚取了一碗滚水，一碗凉水，对在一处，由腰间取出一粒丹药，用阴阳水化合，以筷子拨开牙关，将药灌下，又叫小和尚取来棉被与法蓝覆盖。小和尚问：“祖师爷，何时可愈？”璧和僧说道：“十八日恢复原状，金钟罩的工夫休矣。”

白莲寺之事暂且不表，单说璧和僧到了廿六这天清晨来到长春寺，焦公子与众恶奴早已等候，接璧和僧到擂台。璧和僧临上擂台之时，献了一手绝艺，然后才对台下说道：“贫僧我并不是为功名富贵而来。你们俗家爱惜子女，孝敬双亲，我们出家人爱惜徒弟，孝敬师傅。吾之长门徒弟法蓝，被蒋伯芳阴阳童子腿踢伤甚重，那蒋伯芳不知自古僧道是一家，不讲僧道的义气，竟下毒手伤人。”又道：“贫僧不开杀戒，孺子上得台来，我不过教训你一回。你要胆小，不敢上擂台，我也是找你师傅办理。孺子不要怕死贪生，也叫贫僧试一试你的阴阳童子腿。”就用这一些话，把蒋五爷激恼。蒋五爷在台下，怒发冲冠，胜三爷一把未曾抓住，一声呐喊：“和尚你不要逞能，蒋五爷来也！”璧和僧双睛一转，打量蒋五爷：五官俊美，面如白玉。再一细看，蒋伯芳赤线穿双眉，紫红线两道，由左右眉中穿过，天庭饱满，福寿绵长之像。老方丈久读相书，善于相法，这一看蒋五爷有八十余岁之寿禄，自己心中暗想：“出家人蝼蚁未曾害过，我岂能拗天而行？”老方丈看罢，叫道：“孺子蒋伯芳！你身负重罪还敢上擂台来？”蒋伯芳说道：“可惜你偌大年纪，不知贤愚好歹，助纣为虐。你是铜和尚、铁和尚，我要砸不扁你，我不叫蒋五爷。”璧和僧微然一笑，向后倒退，脱去灰布僧袍，掷在台板之上。怎么没有人接衣服呢？焦公子与王七早都溜之乎也了。大众一看里面这身衣服，好似灰鼠皮儿相似，蒋五爷抡拳便打。老和尚的本事与蒋五爷可不同，周身是软的，柔能克刚，软能克硬，铁炼金刚璧和僧，以柔软的工夫相招架。笑嘻嘻的走了三四十个回合，老和尚一漏招，右手腕子被蒋五爷捋住，无奈，不论怎样的搬叠，随着蒋五爷的劲儿走。蒋五爷一怒，向外一掷，掷出五七丈远，老和尚仍轻轻落在台板之上，声音皆无。接续再战，蒋五爷又将老和尚腿腕儿捋住，提起向上一掷，掷了四五丈高，老和尚头朝下，离台板一尺来高，一叠腰又轻轻落在台板之上。老和尚筋骨如棉，所谓缩小绵软巧，蒋五爷行动腾腾带风，二人战在一处，一个硬是金刚一般，一个软像婴儿一样。老和尚与蒋五爷动手好像耍笑，蒋五爷一怒，伸手指一点老和尚面门，老和尚用手一迎，蒋五爷心中暗说：“这回就行啦。”底下抬左腿，照定老和尚的腿腋踢去。前文书表过，这条腿是假的，阴阳童子腿，左腿晃右腿踢。那知道老和尚并不躲闪，两手叉腰，骑马蹲裆式，站立在蒋五爷面前纹丝儿不动。蒋五爷心说：“老和尚完啦，他还不如他的徒弟呢，他徒弟倒能躲开左腿，他连躲都躲不开，更好踢啦。”蒋五爷此时按足了踢柏木桩的工夫，抬起右脚，照定老和尚腿踢去。老和尚仍然是骑马裆蹲式，并不躲闪，容蒋五爷的右腿，距离胸前一二寸远，老和尚向左一歪身，蒋五爷踢空，脚擦着老和尚的胸口过去，老和尚一伸左手，将蒋五爷的右腿拿住，用铁沙掌，鹰爪力的工夫，这一拿蒋五爷的脚后跟，蒋五爷就觉得浑身发酸，不能用力。老和尚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贫僧不害生灵。”右手掌翻着，照定胸上打去。书中代言，老和尚这一掌，使了七八成劲，距离护心的横骨让过二指打的，若打在横骨上，蒋五爷是当时丧命。老和尚这一掌打在蒋五爷的身上，蒋五爷就觉心中发热，一粒混元气压不住，一张口，鲜血吐出。老和尚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蒋伯芳小儿，贫僧不与你一般见识，去吧。”蒋五爷一退两退，站立不稳，脚跟无力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仰面朝天，栽倒于台板之上。这一掌虽不能丧命，十几载横练的工夫，化于乌有。

老和尚将蒋伯芳掷倒，面向台口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还有哪位保镖的护院的前来？”在蒋五爷被打的时候，胜三爷与小弟兄等站在一处，看得

明明白白，此时老和尚又招呼保镖的护院的，胜爷如何能够袖手呢？胜爷一飘银髯，甩大氅就要纵上擂台，与和尚较量输赢。正在此时，就见东台口一阵大乱，人声鼎沸：“看汉奸啊！看汉奸啊！”由东台口纵上一人，头戴春秋帽，狐狸皮马褂反穿着，面向老和尚说道：“王八羔子，吾打你个和尚！”老和尚一看长像，心中暗想：“常听说过有这么一位。”遂向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阁下莫非是欧阳大义士吗？”欧阳大爷说道：“吾不是义士，我是鸡矢。我打你个王八羔子！”一翻手照定老和尚就是一掌。老和尚向后一退，就见由欧阳大爷袖口之中，呼的一声，冒出一股子连烟带火，紧跟着又是两甩，呼呼黑烟红火。老和尚一愣，书中代言，老和尚可怕烧，老和尚也不知道是哪来的火，向后就退。台下看热闹的人，万头攒动，就一齐乱喊：“火烧擂台啦！”众人这么一乱，把台口近处的人让开一条道路，萧银龙心里明白，叫道：“杨五哥！欧阳大爷这是鬼火，一会儿就没有本事啦。趁此一乱，咱们快上擂台救蒋五叔吧！”濮德勇、杨香五、金头虎贾明上了擂台，将蒋五爷救下擂台，蛮子的火也放完啦。遂说道：“我打你个老王八羔子！我揪你的胡子！我捶你个老王八羔子！”老和尚说道：“欧阳义士，你失了身份了。”欧阳爷说：“我打你个老王八羔子！什么叫失身份？”二人在擂台动起手来。欧阳大义士是皮袄马褂，踢啦踹啦，二人战了五六十个回合，老和尚用少林寺的绝艺，反背一掌，欧阳大义士躲之不及，眼看这掌离欧阳大义士切近，老和尚反手将欧阳大义士的皮马褂抓住。欧阳爷皮袄马褂甚为宽大，并未抓住皮袍，欧阳爷一较力，不是老和尚的敌手，老和尚抓着欧阳爷向台柱上摔去，只见皮袄马褂落于台下，欧阳爷仍在栏杆切近的台板上蹲着呢。遂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懂的这一招吗？这叫仙人脱衣。”语毕，纵下擂台。

胜三爷在那旁叫道：“欧阳贤弟，这边来！”欧阳大义士来到胜三爷的跟前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我没栽过筋斗，我这回可输啦。”胜爷将大氅早已甩去，摘下镖囊，撤去鱼鳞紫金刀，俱都交与黄三太，勒了勒英雄带，正了正鸭尾巾，就要上擂台。蛮子说道：“三哥且慢，你不行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蒋五弟口吐鲜血，不知性命如何，愚兄焉能怕死贪生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脱不过。阎王叫我三更死，何人留到五更亡？”语毕，纵身形上了擂台，叫道：“老方丈！弟子胜英拜见。”璧和尚一看，胜三爷皱纹堆累，白发苍苍。璧和尚遂说道：“胜义士，你上台来就好办啦。你写我一张字据，从此你和你师兄聋哑仙师、师弟弼昆和尚，不许你们三大门的人保镖，将十三省总镖局关闭，是事皆无，言归于好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方丈，此言差矣。念书的人没有事做就教馆，好武的没有事做就是保镖。倘若不叫保镖养家，流为盗贼，岂不贻害于人吗？现在我师弟被你打的口吐鲜血，欧阳大义士被你脱去皮马褂，我同你非走几招不可。”老和尚笑道：“胜施主，你不是贫僧的敌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，死生由命。”老和尚遂与胜爷插拳动手，暗中赞成胜爷的武技。要讲力量是蒋伯芳；要讲快是欧阳天佐；要讲究招数，还得让胜英。一招一势，一拳一脚，真与我少林寺墙上画的图样相同。老和尚心中暗想：“胜英七十多岁啦，血气已衰，我虽然九十有余，可有童子工。我一粒混元气提住，战一天也不能困乏。”战够多时，胜三爷的鼻洼鬓角，津津见汗，老和尚气不喘促，面不改色，照旧向里递招，真是拳起处风卷云舒，脚踢到神惊鬼怕。胜三爷此时脸上汗珠向下直滴，上年纪之人，这一流汗可就喘啦，老和尚是一拳紧似一拳，一招紧似一招，胜三爷只有招架之工，并无还手之力。老和尚心中思索：“胜英一世侠肝义胆，

有口皆碑，我的拳脚若打在他的身上，就可立即废命。我要那们一办，必招天下物议。但是我若不将他战败，岂不虚此一擂？”老和尚思索至此，拿定主意：“我照他肉厚之处打他一拳，或踢他一脚，将他打倒擂台之上，使他知贫僧的厉害足矣。”列位，老和尚错想啦，胜爷一生一世，衣裳襟都没叫人家摸过，胜爷如要倒在擂台之上，那时站起来就得撞死。胜爷在此时力尽气衰，吁吁带喘，欧阳爷在擂台之下，看的真而切实。遂说道：“倾了我啦！害了我啦！我也上不去台啦。”黄三太顿足捶胸，贺照雄擦拳磨掌，老少英雄正在焦急之时，台上的胜三爷，再要有十个八个回合，看看不稳。此时擂台下鸦雀无声，练三十年四十年工夫的人，看的都成木雕泥塑的一般，没见过这样本领。

暗中交代，擂台下有看打擂的，在擂台后还有听打擂的呢。此人听到胜爷危急之时，心中暗说：“唔呀！我这个徒弟一辈子行侠作义的英名要坏于一旦！”这位道爷，遂将蓝布道袍一脱，包在包袱之内，由台后向擂台板上一纵。书中代言，擂台板伸出二尺余长，在席棚之外。艾道爷先纵在台板之上，再一纵身，上了擂台之顶。擂台由平地起有一丈三尺高，由台板向上至擂台顶，也是一丈三尺高，两纵二丈多高。台顶上有横杆，甚为坚固，艾道爷纵到台顶之上，由北向南紧行几步，走到前台顶，一个云里翻身，上了擂台的横杆。向北再行几步，上面对着下面的台栏杆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直奔擂台的横栏杆坠下。距离横栏杆尺余高，一个燕子翻身，一叠腰站在横栏杆之上，真是身轻如羽，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面朝外高声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！胜英真乃大胆无礼，敢与你师伯较量短长？还不与我退下！贫道来了。”胜爷此时热汗涔涔，气息吁吁，看看不支，一见艾道爷到来，虚晃了一拳，纵出圈子外，手扶在台柱之上，喘息不能言语，鸭尾巾乱颤。若是艾道爷晚来一步，胜三爷就得生生累死。艾道爷见胜英纵出圈子外，倚在栏杆上喘息，叫道：“大师兄！看在贫道的面上，饶过小徒胜英吧。小徒胜英年轻无知，不知尊卑长上，焉能是师兄的敌手？望师兄看在贫道的面上，从此罢休，贫道率领小徒胜英，与大师兄赔礼请罪。”老和尚微微一笑，遂说道：“艾道友，你这是看胜英不支，你才出头露面。倘若胜英胜了贫僧，你也就匿而不见了。贫僧岂能加害于他呢？他也不是贫僧的敌手。你这一来就好办啦，也不是贫僧说一句大话，你大徒弟夏侯商元、二徒弟诸葛山真、三徒弟胜英、四徒弟弼昆，他们都上擂台，也不是贫僧的敌手。你这一上擂台好办啦，咱们俩人倒要比赛比赛，贫僧不跟他等一般见识。你既纵徒行凶，你早就该出头露面。”艾道爷说：“大师兄所言，俱是片面之词，大师兄你是不明真像。自从在庙上起事之时，贫道就在此处设摆卦摊，由始至终，贫道俱都看的真而切真，出家人决无妄言。当事起之初，原因焦公子倚势凌人，抢人家有夫之妇，那妇人在轿内，痛哭呼救，庙上之人无一敢过问，俱都躲在一旁。事逢恰巧，恶奴抬着轿子由酒楼下经过，妇人呼救声音，达于楼上，吾徒孙等才纵下酒楼，搭救了妇人。这是俗家之事，与僧道无干，贫道当时并未过问。后来听说诬镖行之人，什么抢绸缎店，抢白龙驹，俱是一片捏词，因拿不着人，遂搭此擂台，令徒法蓝不知真相，助恶为非，致张义士上擂台，被令徒一掌打的口吐鲜血，小徒蒋伯芳才上擂台复仇，脚踢令徒。那一场擂，伤了一位镖行人，令徒可也受伤了，俱都是口吐鲜血。如今大师兄你在擂台上，又将小徒蒋伯芳打的口吐鲜血，破了十几载昼夜的苦工夫。大师兄，你那方伤了一位，镖行伤了两人，两相比较，大师兄那方不为吃亏，是了也就

是了。大师兄若能存一份退让之心，立刻我带小徒胜英与大师兄请罪赔礼，僧道言归于好，不失和气，岂不美哉？”铁练金钢壁和僧说道：“道友，你那方伤了两个，我这方伤了一个，论理你那方较比我方充足，本应从此解决，一场风波化归乌有。但有一事，贫僧不明真相，我四徒弟法宝被何人所杀？我实在糊涂。”艾道爷听到这里，将二目一翻，口中念道：“无量佛，大师兄，出家人不说妄言，令徒法宝是贫道杀的。皆因他不知贤愚好歹，夜入贺家宅院，要杀一门良善，贫道劝之不听，故此将他杀了，请大师兄原谅。”铁练金钢壁和僧闻听，二目圆睁说道：“空门有空门之规，清门有清门之法。吾之徒弟犯戒，自有我依空规处治，我决不姑宽。为何你将我徒弟杀死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谁教他听信细人之言，要杀害一门良善？吾善度他不从，因此我才把他杀死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你既然替我教训徒弟，已经杀死不能复生，空言无益。你我今日到在了擂台之上，咱二人就要比赛比赛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大师兄，还是不动手者为妙。动起手来，难免失招露空，还请师兄慈悲为是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我心如铁石，艾道友纵有苏秦、张仪之舌，也是徒伤和气。”艾道爷遂叫道：“师兄非此不可，贫道也没有法子，只可奉陪了！”一伸手解下小包袱，递与胜英，胜英此时也歇过来啦，艾道爷叫道：“胜英！拿小包袱下台去吧。”胜爷遂下擂台去了。老和尚使了一个渔翁搬橹，对着艾道爷劈面一掌，又双掌一反就是双锋贯耳，下面又是一脚。艾道爷三闪身躯，遂说道：“红花白藕青荷叶，自古三教是一家。三招贫道不敢还手，大师兄若是非动手不可，贫道可要奉陪了。”二人插拳动手，打在一处。一个是铁链金钢，一个是玄门剑客，二位战在一处，他们二位的徒弟蒋伯芳与法蓝僧二人的技艺，叫说书的无法形容，临到他们二位老师交上手，真是叫说书的更是莫赞一词啦。二位这一施展武术，艾道爷蔽住招术，只求无过，不求有功，老和尚也将混身上下蔽住。二人战了五七十个回合，老和尚卧云式躺在擂台之上，艾道爷用了个黑驴打滚，二位在台板上地躺十八滚，轻燕十八翻，全凭腕跨肘膝之间，先拿七十二次，后找三百六十骨节。老和尚与老道互相拿破，各尽所长，将三百六十骨节，七十二穴道，都问到啦，二位俱都各自蔽住，看打擂的人在台下，皆都呆呆发怔。就见老和尚骤然手支台板飘身站起，老剑客艾莲迟，也叠腰挺立；“唔呀”一声，“无量佛，吾败了，吾败了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道友衣服不破，皮肉未伤，何以言败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吾是久而久之，气力不敌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道友气力不支，何以无汗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贫道不爱出汗。”老和尚又说道：“艾道友，咱俩人在擂台上打一夜，也分不出胜负来。明天我在擂台东边，摆一阵势，咱二位可以比赛输赢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无量佛，大师兄，吾自幼身入玄门，大师兄自幼身入少林寺，咱二人相识以来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俱都是几十年的苦工夫，不可因此伤了和气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道兄不要多言，吾意已决。你明天来不来吧？”艾道爷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贫道明知大数来临，难免轮回，明天贫道必然前来。”二人遂各道请字，一个打问心，一个打稽手，俱各一飘身下台。只听东面有人喊：“唔呀，老师向哪里来？”艾道爷一看，原来是欧阳大义士。艾道爷一打稽手，贺照雄说道：“都回弟子之家吧，此事已都挑明啦。”大众遂归安乐村贺家堡而来。

家人背着蒋五爷，工夫不大，来到贺宅，预备了软塌，将蒋五爷背到张旺一处，并床而卧。艾道爷看看张旺，遂说道：“无量佛，家人快取无根水来。”艾道爷打开小包袱，取百草转阳丹两粒，叫家人快将丹药研细，与张

旺、蒋五爷二人各灌药一粒，张蒋二位将药服下。因何艾道爷也有转阳丹呢？诸葛道爷的良方还是从艾道爷手中所得的呢。张旺方将药用下去，就觉精神加增，蒋五爷已能保住性命。贺照雄叫道：“师祖父！斋饭已摆好了，请师祖用饭吧。”老少三辈这才够奔大客厅而来，进了客厅，当中摆着一个大圆桌面，老剑客在上座，胜英在左，欧阳大义士在右，下面是小弟兄八位。贺照雄给艾道爷预备的是鲜果，又煮熟了一碗大米粥。艾道爷叫道：“子川！你看贾明与濮德勇满脸的煞气，明天老方丈摆阵，必是少林寺的绝艺梅花桩，他是六十年的整工夫。此梅花桩是四角四棵柏木桩，当中一棵竹桩，俱都用刀削的利锐锋芒，每一个梅花桩是五棵桩，共合是一百单八座，五百四十棵竹木桩，一座上一招，一桩上一招。他要不是六十年的整工夫，焉能在这一百单八座的竹木桩上运用工夫呢？上此桩时，还得脱去鞋袜，以脚心踏桩尖，气一提不住便穿透脚面，金钟罩横练的工夫，俱都蔽不住。到在桩上我们二人，他留我的神，我留他的神，一团精气神俱都放在个人与敌人的身上，无暇他顾。我们俩人一上梅花桩，不是贫道带重伤，就是老方丈死于非命，倘一疏神，就有性命之忧。到在了那个时候，子川你千万照顾着老方丈的余党，恐怕有暗算贫道之人。贾明与濮德勇二人脸带煞气，恐有灾危及身，明日不去观阵才好。”胜三爷闻听点头称是，叫道：“恩师请放宽心，桩下有我们众人留神照顾。”艾道爷又叫道：“贺照雄！凡事不可大意。贫道我想，焦公子必然以势力欺人。明明知道伯芳及我们众人都在你宅中居住，他必然动势力前来抄没你的家产。为防患未然计，你家中有什么细软的东西，房产契纸，俱都存在一旁，所有下人们俱都打发他们暂且回家。如果焦振芳没有意外的举动，那就更好啦。”胜爷叫道：“照雄！你将此意禀知你母，速作计较。”贺照雄奉师祖与师傅之命，回到内宅，进了内上房，一提大擎，双膝跪倒叫道：“娘亲，孩儿罪该万死！”贺母叫道：“吾儿照雄！何事这样惊慌？”照雄说道：“已往之事，孩儿未敢与娘亲说知。皆因我师叔与师兄黄三太等，与咱们都是世交，他们在八月庙上，遇有知府的少爷抢秀才之妻，黄三哥打抱不平，惹了是非，我五叔蒋伯芳赶到，棍打焦公子，误伤恶奴之命。焦公子言说我五叔是明伙强盗，我五叔一怒，抢去焦公子的白龙驹，我黄三哥大众来在咱家中避难，我未敢回禀娘亲。焦公子现在派两县一府的官人严拿，又请陀头和尚来咱家行刺，多亏我师祖老剑客，将和尚引出宅院，把和尚杀了。焦公子复又立擂台，明着是立擂访英雄豪杰，暗中是为捉拿黄三哥众人。明天老方丈又在擂台东面摆阵，我师祖与师傅，命我回禀您，杭州府的官宦之家，俱都是非亲则友，老娘暂且躲避躲避，倘若平安无事，我再将娘亲接回家来。”贺照雄心中思索，老太太一定难舍家业逃往他处，哪知道老太太乃深明大义之人，遂叫道：“照雄！你师兄打抱不平救人，乃是好事，可称英雄豪杰。你师傅是侠客，你师祖是剑客，你要作轰轰烈烈奇男子。为娘无所不从，我妇人家随夫贵随夫贱，汝父去世，随子贵随子贱。你要作了奇男子大丈夫，为娘随你寻茶讨饭，甘心乐从。为娘虽不敢比贤母，我也是诗书门第之女，遇事我还跟你商议呢，你何必面带为难之色，怕为娘不依？现有你姨父姨母在京为官，常常打发家人，接为娘前去，你姨父本是江苏省的原籍，你也知道，他们来接，为娘以孝服未满，未便前去；为娘此时孝服已满，我借此上你姨娘家去，住些日子，岂不好么？”贺照雄说道：“如此很好。咱们护庄河通大江，可以直抵江苏，咱家有五七只船呢，用一只大船多载细软物件，派人护送老娘，娘亲赶紧派丫环婆子，快快收拾收拾

细软物件吧，就此起身。”母子商议已毕，贺照雄回归前院。胜爷问道：“照雄，你与你母亲商议如何？”贺照雄便将母亲之话对师祖师傅说了一遍，艾道爷闻听，叫道：“子川，贺母去江苏，可将张旺伯芳两人，用一只小船顺便带到江苏镖局养伤。”贺照雄唯唯而退，预备小船，将蒋五爷、张旺二人用软榻搭在小船之上。贺母上了大船，贺照雄对于老娘，有恋恋不舍之状，贺母叫道：“照雄！你不要如此，只要你作了奇男子，为娘死也瞑目。”语毕母子分别，贺照雄回归本宅。艾道爷说道：“照雄，你房契地契，汝母可曾带去？”照雄说道：“业已带去。其余重要之物，对过有一家小杂货铺，那是再晚生拿的本钱，后来将买卖便送与掌柜的啦，掌柜的是山西人，非常老诚可靠，再晚生将要紧的东西存在那里，决无差错。现在家人、婆子、丫环，无用的都打发走了，每人另外给五十两银子，存薪者照给，男女下人有不愿走的，再晚生俱都未敢容留，全都是洒泪而别，现在只留下厨师傅及精明强干的男仆，尚有二十余人。”艾道爷闻听，长叹一声，遂说道：“不想累及汝贤母子了。”第二日天光将亮之时，众人起来梳洗已毕，又将里外各屋门户锁好，大家用完了早饭，收拾应用物件，兵刃各自带好，大众出了大门。杨香五在院内又将大门关好，然后由梯子上墙纵下来。大家走到大门外的時候，贺照雄仰面一看迎面“乐善好施”的匾，自己不由的一阵伤心，心中暗想：“我家四辈积善，今日怎么落得这般光景？”思索至此，所以伤心。艾道爷眼神好，早就看见贺照雄面带悲泣，艾道爷叫道：“照雄！你岂不闻楚昭王还国，有萍实之祥？当初昭王出亡在外，一时群臣尽散。焉想后来再兴楚国，回国时在大江中得萍实，文武大臣食之甘美，为散而复聚之征。贤契只要心存济物，将来自有散而复聚，萍实之征可为贤契预卜也。”贺照雄道：“师祖，再晚生非伤心也，因见此情景，不觉悲惨。”

闲言不表，众人由大道中走到外面，出了安乐村西护庄桥，奔擂台而来。到庙场一看，人是一次比一次多，老少三辈及贺宅的家人，都在茶铺门口一坐，观看擂台，纹丝儿未动。擂台东面设立梅花桩，四棵柏木桩，当中一棵竹桩，土中埋着多深不知道，露出土外是六尺六寸。真是官面的势力大，梅花桩外面，俱都是倒立牛耳尖刀，土外露着半尺余尖刃朝上。再看梅花桩东南，高搭彩棚，彩棚口红绿蓝黄的绸子扎着彩球，彩棚里边，有八仙桌、六人桌，对桌有琴桌，老方丈当中正坐，众教师与焦公子、王七，在南北陪坐。胜爷师徒大众一看，两县一府的官人，俱在彩棚左右，一日比一日的势派大，这次是一百马队，一百步队，都是预备弹压的。此时尚早，众英雄喝茶，耗到巳分时，艾道爷在前，胜爷在后，黄三太等在胜爷之后，贺宅的家人，俱都站在四外，各带小包袱及手使的兵刃。艾道爷来到彩棚口，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师兄请了。”老方丈站起身形，打问讯说道：“道友言而有信，不愧出家之人。”老方丈用手向西北指点，叫道：“道友可见过此阵吗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出家人未曾见过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出家人不许妄言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我见过图上画的，未见过真的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道友，咱二人上那一百单八座桩上，或在柏木桩上，或在竹子桩上，比赛动手。”胜爷和黄三太等一看，这一百单八座柏木竹桩，相隔最远的一丈六，最近的也有五尺，若打上面掉下来，就落在牛耳尖刀之上。艾道爷叫道：“大师兄！咱们二人是六十年的朋友，何必如此？谁要打上面落下来，不是死于非命，便是破去工夫，却还不可惜。你我俱都是百八十年的苦工，难道不可惜吗？师兄容让贫道了罢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弥陀佛，道友不必多言，我意已决。天下好武之人，

都不是贫僧之敌手，就是道兄与吾可告平平，咱们二人正可借此一分胜负，也使天下武术家知道知道谁强谁弱。”艾道爷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大师兄既不能让，贫道便与师兄上桩。大数来临，谁能脱过？神人尚有遭劫之时，何况你我一凡夫哉？”老方丈叫道：“王七何在？”王七在彩棚中答道：“再晚生在此。”摇着小脑袋瓜喜乐非常。这小子这一来，害了两个知县一个知府，皆由他一人所起。闲言不表，王七答应完了，就见老方丈一指红绒毯，王七遂将红绒毯铺在尘埃。老和尚脱去灰布僧袍，在绒毯上一坐，打开绷腿护膝，脱去灰布僧鞋、僧袜，将底衣挽到膝盖上面。有家人托着四方托盘，里边是八寸宽七八尺长的白绫子两条，老和尚用白绫子将底衣绑住。为何用白绫子呢？皆因为白绫子这宗东西，它不缓扣。老剑客也是预先有备，在贺宅早都预备好了，艾道爷见老和尚打扮完毕，艾道爷说：“吾也借借光。”语毕，也坐在绒毯上，脱去蓝布道袍，脱去白袜、云鞋，蓝布的底衣又肥又大，将底衣向上一卷，卷到膝盖之上，叫道：“子川！拿过应用之物。”胜爷由大氅中一伸手，取出一条白绫子，整匹的绫子一扯两条，有一丈二长，艾道爷绑住底衣，蝴蝶扣一系。胜爷将艾道爷的白袜、云鞋、绷腿、护膝、道服等，打成一个小包袱，叫杨香五一背。金头虎此时还是忘不了砸锅，在旁说道：“老和尚要闹大光溜。”胜爷狠狠瞪了贾明一眼，他才不向下说。艾道爷与老和尚并肩一站，老和尚叫道：“道友！你先上梅花桩，还是我先上梅花桩？”艾道爷叫道：“师兄！尊敬不如从命，认凭师兄吩咐。”老和尚说道：“道友，贫僧摆的阵，贫僧先上去。”此时僧道俱都站在梅花桩的东南角，老方丈丹田一运童子工，气儿向上一提，纵在梅花桩正当中竹子尖上，脸朝北，一粒混元气一提，转脸朝南，犹如蜻蜓落在木桩上一般，一个童子拜佛式，手打问讯说：“道兄，贫僧恭候指教。”道爷在桩下，叫道：“子川！”胜爷走向进前，叫道：“老恩师，呼唤弟子，有何事议？”艾道爷说：“你看见过此阵没有？”神镖将胜英叫道：“老恩师，弟子没看见过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这叫九宫八卦连环阵。你看那梅花桩当中的竹桩，削成刀刃，锋利无比。你莫轻视那竹刀，当年韩信中计，命丧未央宫，就用竹刀将韩信诛死，今日竹刀林立，焉可轻视？”胜爷点头会意。艾道爷又叫道：“你附耳过来。”胜爷低头附耳，艾道爷说：“子川，我在贺宅所说的话，你千万可不要忘了。我二人到在梅花桩之上，谁也不照顾外面，你千万可谨防暗算贫道之人。子午绝命弩，那是少林寺所兴，前者你在家中中弩，就是那物，金钟罩铁布衫，全都避不住。防备他们暗算我，可不许咱们暗算他们。”胜爷诺诺连声说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胜爷把守东南，欧阳大义士把守东北，黄三太、张七、李煜等把守西北，贾明、杨香五、濮德勇把守西南，正南、正北、正东、正西贺宅的家人把守，前文表过，贺宅的家人都带着家伙来的。

艾道爷此时已纵上梅花桩，僧前道后。何为僧前道后呢？老和尚脚踏竹尖，用脚心前边，艾道爷脚踏竹尖，用脚心后头，谁要踏错地位，竹尖子穿过脚心去，就算输啦，落在牛耳尖刀上，必得死于非命。僧道在梅花桩上，由左边这棵竹桩纵在右边竹桩之上，由右边这棵竹桩再纵在左边竹桩之上，二人在一百单八座梅花桩上，各用一招工夫，猫蹿狗闪，兔滚鹰翻，鹿伏鹤行，二人雅赛两个飞燕相似。老方丈璧和僧，由几岁时，身入空门，如今九十余岁，周身的童子工；艾道爷由六七岁上，身入玄门学艺，现在一百零几岁，练的通乎神道，真是练什么有什么。书中代言，可不会掐诀念咒。老和尚在梅花桩上，练了一百单八手，翻回来仍然落在由地下纵上去那棵桩上。

艾道爷心中欢悦，说道：“你就会一百单八手啊。”艾道爷在梅花桩上用的是龙探爪、凤翻身、蟒抖鳞、蛇吐须、虎扑食、豹搅尾，老和尚一看，遂叫道：“道友比我的招数多。”老和尚倒步又背向东北退，这座桩离有四五尺，正退在东南角上，此时东南角上有一僧人，扮作俗家，正是老方丈的二徒弟法慧和尚，年已半百，落发的和尚。三侠剑这套书，在僧人中他算第一大恶，白天募化，看见财主，到晚间前去窃取偷盗，法慧和尚都是扮成俗家偷盗，三年之久，未曾破案。他有香砂迷魂袋，无论多大的英雄，也躲不了他这条袋。有一日在乡下家窃取偷盗，巧遇少妇安歇睡熟，天气炎热，睡觉未穿着衣服，赤条条的身躯，躺在炕上，法慧年过半百，一看这个妇人，欲心炽盛，遂破戒采花。由那日之后，他便采花杀命，肆无忌惮，他用香砂迷魂袋，将少妇长女薰过去，装在箱子之内，偷走以纵淫欲，现在钱塘县里因丢人报官厅的就有七个案子，还有老实厚道不肯经官的，尚不知有多少。这个和尚在白莲寺是二当家的，除去法蓝之外，就属着他。淫僧一见他师傅向后退，艾道爷向前进，他就知道他师傅要不是艾道爷的敌手。淫僧心中暗想：“我给他（指艾道爷）来一个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”一仰手照着艾道爷背后比画，就听袖口里面有咯唧咯唧的声音，比画一回，他又放下。书中代言，他怕打不着艾道爷，再打在他师傅的身上，所以比画一回，又把手放下。此时胜三爷正在法慧背后站着，看的明明白白。胜爷心中暗说：“吾恩师嘱咐我留神暗算之人，果不出所料。这小子一定是贼和尚乔妆，璧和僧的余党。”胜三爷正在思索之际，就见法慧又扬起手来，这回来的势猛，仰起手来就要打的样子，胜三爷心中暗说：“你暗算我恩师，你算瞎了眼啦，我在你的身后头，先给你一镖吧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贼和尚方一仰手腕，胜爷在他背后登出一枝金镖，临打的时候想起恩师之言，不叫伤人命，胜爷因不敢违背师命，又怕打轻了，他手中拿的暗器打出去，胜爷抖手一镖，向淫僧法慧背后肉厚的地方打去。这一镖淫僧法慧的乐子可大极了，口中念了一个“阿”字，两条袖口里都有袖箭，无论怎样翻背起镖，两只手也摸不着这只镖。淫僧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，胜爷伸手将淫僧的草帽连绷头绢帕都给捋将下来，这一捋下了淫僧的绢帕，法慧可就现了原形啦，大众看热闹的，一阵喧哗，喊道：“原来是和尚呀，不是俗家。”西北又听有人喊道：“吾打你个王八羔子！原来是贼和尚。”和尚此时俱都现了原形，四面八方与和尚动起手来。此时璧和僧在梅花桩上心中一散，艾道爷已赶至前面，用手点和和尚的太阳穴，和尚用手向外一推，艾道爷底下一腿，照定老和尚肋骨的空隙处踢去。书中代言，艾道爷这是一份厚道，因为老和尚打蒋五爷，在横骨以上二指打的，未忍伤害蒋五爷的性命，这就是施李还桃；老和尚倘若打蒋五爷不留情，艾道爷此时决不留情，若一脚踢在和尚肋骨之上，老和尚必然当时殒命。老和尚一翻身，一个蝉儿似的，掉在梅花桩下，面前一棵梅花桩的尖子，正穿在老和尚左边大眼角的眼皮上。金钟罩如何能练到眼角上？当时鲜血滴下，紧跟着身躯躺在牛耳尖刀上。地下尖刀太多，躲的开这一枝，躲不开那一枝，大腿上划了一道血槽，鲜血淋漓。翻身爬起来，叫道：“艾道兄！一百日后再见。”扬长而去。

此时胜三爷伸手由法慧背上，将镖起下，法慧翻身撤出戒刀来，胜三爷握鱼鳞紫金刀，与法慧动手。欧阳大义士也与贼和尚动手，黄三太等也与和尚动了手啦。法慧不是胜爷的敌手，早已逃走了，老方丈也早走啦，和尚虽然人多，主脑人已走，人心自乱，被镖行人杀的四散奔逃。金头虎、濮德勇

二人，拆擂台取下杀身的大祸，金头虎叫道：“濮德勇！你有胆子没有？”濮德勇问贾明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贾明说：“你看看，惹这么大的祸，都是这个倒霉的擂台。咱们俩人拆他个王八羔子的。”濮德勇说道：“不好动手，得拆多半天哪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真是浑人。还用解绳扣吗？你手中有一把大朴刀，我抢了和尚一把戒刀，这个擂台柱子不过一尺多粗，咱们两人这个力气，一刀剁进一寸去，十刀就是一尺，还用的了二百多刀吗？剁完南面这两棵，再绕到北面去剁那两棵，一会儿，擂台就倒啦。你看这个擂台要是倒了，乐子才大呢。”濮德勇说道：“好好，咱们俩卖卖力气砍柱子去。”二人遂先由南面上，每人在一棵大台柱子下用刀便砍，砍完了南面上这两棵柱子，又砍北面上这两棵，工夫不大，北面上这两棵也砍的不差什么啦。此时正赶上黄三太等追杀和尚，刀枪无眼，连看热闹的带和尚向四外纷纷乱逃，有不少人俱向擂台底下逃跑，有挤在台柱上的，四棵大柱子砍断了，还有小立柱未断，人多力大，众人这一拥挤，将擂台柱子咕叭一声挤倒。擂台这一倒不要紧，擂台底下未跑了的人，一见擂台底下碰了人，那有见死不救之理？众人遂向上搭擂台，由附近买卖家借来的大柱子支起点来，用柱子支上，将擂台底下的人受伤的、砸死的、有受重伤走不动的，一一救将出来。艾道爷尚在梅花桩上观看，一见伤了人命，艾道爷叫道：“子川，走！”艾道爷因为看见伤的人命太多啦，恐怕再与官兵马快套上事，那就越闹越大了，故此三十六招走为上策。哪知道众人俱随同胜三爷逃走啦，惟有金头虎贾明与濮德勇二人，是如同没有那回事一般，他们俩人还站在一旁看热闹呢。

擂台下鬼哭神号，当时野鸡溜子王七眼神快，叫道：“公子！你看那边手擎戒刀的，不是那天抢绸缎店的凶犯吗？一脸黑麻子，狗蝇眼，罗圈腿，大肚子。”焦公子抬头一看，正是庙上最先动手那个大黑汉。焦公子遂一声呼啸，调齐官兵小队子，及众教师，他们齐奔金头虎与濮德勇二人而来。濮德勇手中擎着大朴刀，一见众官兵围绕上来，抡起大朴刀，不管官人与民人，谁要一挡他的路儿，就是一刀，身体也大，脚步也宽，闯出重围，只剩金头虎被官人团团围住。焦公子吩咐众教师，赶紧拿抢绸缎店估衣铺、拆擂台之人。两县一府的官人在外边围着，金头虎横杵竖撞，他一看刀枪都向身上扎，躲不开了，他就闭着眼拿戒刀乱扎，向前就撞，他那个意思，是谁要扎死我，我也扎死谁。无奈官人因几两银子的俸银，谁也不跟他拚命，俱都向后倒退。焦公子大怒，叫道：“家人何在？取过我的枪来！这些人拿不着他，还了的吗？”家人将枪递过，焦公子接枪在手，追奔贾爷而来。焦公子来到切近，叫道：“小子！咱俩看看谁行谁不行。”说着话，焦公子在马上抖枪便刺。傻小子的戒刀没有招数，不到三个回合，便将戒刀对焦公子抛去，口中喊道：“着法宝！”焦公子手明眼快，用枪向下一压，戒刀落地。贾明又说道：“小子，还有家伙呢？”背后撤出一字杵，傻英雄一看，里三层外八层，里里外外围的风雨不透，傻英雄抽出一字杵来，可就得着理啦，三十六杵上下翻飞，一招紧似一招。焦公子这条枪恰似蛟龙出水，傻英雄三十六杵使完，又大声喊道：“着法宝！”杵奔焦公子面门打去，焦公子一闪身，一翻腕子将杵压落尘埃。傻英雄此时手中可就没有家伙了，焦公子照定傻小子面门一枪刺来，傻英雄伸手抓枪，焦公子将枪抽回，抡枪照定头顶便砸，傻英雄一闪身躯，还是抢焦公子的枪，焦公子抽枪再向傻英雄软肋稍刺去，傻英雄这回手伸得甚快，一伸虎爪将枪捋住。焦公子在马上，傻英雄在步下，二人用力抢枪，傻英雄这头枪尖子有镏金镜挡着，焦公子用力也夺不出去。野鸡溜

子王七在旁说道：“两县一府的官人，趁着此时，还不用勾杆子搭他？”王七这一句话，提醒了众人，立刻四棵勾杆子，奔傻英雄二肩头、冲天杵搭来，焦公子福至心灵，在马上将枪向前操，傻英雄一退两退，仰面朝天。众官人奔上前来，将傻英雄按着，锁链缠胳膊缠腿，将傻英雄捆好，这位傻英雄绳锁加身，难免牢狱之灾。

焦公子说道：“王教师，点点两县一府的官人伤了多少？”野鸡溜子王七当时一点，受伤身死的连官人和百姓十一人，受伤的三十余人，受轻伤的不计其数。焦公子说道：“这就是明伙执杖，抢绸缎店、估衣铺、白龙驹的匪首。”众官人一听，赶紧将傻英雄搭到钱塘县，钱塘县班头向里一回，县官一听吓了一跳，竟死人十一口，受重伤不知死活的三十余口。县太爷慌张张袍服不整，就急忙升了大堂，官人将傻英雄足下绑绳打开，倒绑着二臂，搀扶着上了大堂。三班人役说道：“跪下！跪下！”傻英雄说：“跪下就跪下，跪官不算丢人。”钱塘县的县官虽然不是清官，然而可不是刮尽地皮之官，就是有一样儿，最怕上司。县官在上面问道：“大盗抬起头来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抬头就抬头。”说着傻英雄将头抬起来，复又说道：“你看看，长的不错吧？准好看。”县太爷一看，雷公嘴，狗蝇眼，冲天杵小辫，身上衣服用杆杵子搭的一缕一缕的，一身的土。县官在上面问道：“明伙的大盗，你家住在哪里？姓字名谁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家住江苏省，三岁丧父，五岁丧母，无有手足弟兄，身无正业，流落在外。先前拔烟袋，端鸡笼，偷铁锹，到后来胆子愈来愈大，拨门户明伙路劫。”县太爷问道：“上次抢绸缎店、估衣铺，你们多少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一个人。”县太爷问道：“你一个人怎样抢两家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抢完了这家，路过那家，又稍走了点儿。”县官问道：“内中有瘦小枯干的是谁？”贾明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县官又问道：“内中有使链子锤的，有使判官笔的，有使朴刀的，偕同你打枪。都是何人？照实说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庙上好几万人，什么长像的都有，我哪认的呀？”县官又问道：“你抢的赃物俱都放在哪里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什么叫赃物？”县官说道：“绸缎、银钱、估衣之类，都叫赃物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是随走随卖，一疋绸子两吊钱，谁要买给谁，估衣也是如此。”知县又问道：“窝主是谁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什么叫窝主？”县官说道：“你住在哪里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杭州府有的是破庙，我专好住破庙。”县官又问道：“将焦公子打的口吐鲜血是何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是我。”县官又问道：“你不是使杵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什么家伙都能使。刀也使，棍也使。”县官又问道：“拆擂台是何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也是我。”县官又问道：“那黑脸的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黑脸白脸的无数，我不认识。”县官又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傻英雄说道：“我姓贾叫明。”县官道：“你是搅闹本县来啦？你一人能在杭州府作这些个案子？给我拉下去打。”贾明心中想：“卖给你两下吧。”脱下裤子按在大堂上，先过来一名衙役，打了五板子。列位，三板就得见血，贾明挨了五板，黑色屁股没有变色，又换人打仍然如故，一气打了八十大板子，黑屁股蛋子一点儿不动。县官在上面问道：“贾明，你同伙有多少人？还不从实招来，免的皮肉受苦。”贾明说道：“这不是我在这儿打官司呢？”县大爷说道：“好胆大的匪人！你敢在公堂撒野？看大刑伺候。”左右一声答应，取过了夹棍、铁锁链子，值堂站班的威吓，贾明的心中乱跳，自己暗想：“这回要干。”遂说道：“县太爷，就是我一个人，官司还不够打的吗？”县太爷在上面一拍惊堂木说道：“将他夹起来！”衙役将贾明冲天杵打开，

用麻辫子沾上水，将贾明绑缠上，又将夹棍铁锁摆在傻英雄面前。县太爷问道：“贾明，你看看夹棍，你不说实话，能临的到吗？你就是铁打的，你搪不住七成刑去。”贾明叫道：“县太爷，一辈子作官，辈辈居官！大人你还不明白么？现在我一个人招认啦，官司还不够我打的吗？头上有青天，人容天不容。县太爷，你要动刑，我就招出有焦振芳。这样招法，你能够认么？县太爷你就积点阴德吧，不必连累好人啦。”县太爷在上一听，贾明说的句句有理。书中代言，县官并不是赃官，就是有点惧上，此事又是焦公子的原告，县太爷焉敢不细细审问？明知焦公子因抢苏秀才之妻起的事，无奈谁也不敢作证。知县心中一想：“事由焦公子一人所起，擂台也是焦公子办的，我何必做此缺德之事？贾明已经自己招认了，我将贾明的口供作套公文，送上知府衙门，有什么事叫知府去办。”县太爷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贾明！你一人岂能作这些事？你要将帮你的贼人招出来，还许有你的活命；你一人要打这场官事，可就没有你的命啦，画了供可就反不了悔啦。倒是有别人帮你没有？”贾明说道：“纯是小的一人所为。”县官说道：“你画供吧。”贾明说道：“我不会写字。”县官又说道：“你画一个十字，再印上指纹。”贾明说道：“那个行，多画几个也没有关系。”衙役拿着状纸，贾明画了供，印了指纹。县官叫师爷作了一套公事，连供带人一并送到知府衙门。

知府立刻升了大堂，命衙役带抢犯贾明，衙役将贾明带上了大堂，知府这一上大堂，众官人一看，几乎乐出声来，知府半尺余长的墨髯，剩三四寸长啦。都头叫道：“府台大人的墨髯是怎么啦？”知府长叹一声，遂说道：“别提啦，前天本府刮脸，剃头的一时失神，竟将本府墨髯刮下去了。”此时衙役一喊堂威，将大盗贾明带上了大堂。知府坐在上面，一拍惊堂木，伸手一拢墨髯。书中暗表，这是习惯。知府没拢着墨髯，自己的脸一红，在上面叫道：“大盗贾明！你抢绸缎店、估衣铺都同何人？你要从实的招来，免得你皮肉受苦！”贾明说道：“台府大人在上，钱塘县有供，你就照着钱塘县的口供办吧。”知府大怒说道：“你胡说！你一个人就拆擂台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大人请想，铁打房梁磨绣针，工夫到了自然成。我一个人用刀砍的台柱子。”知府说道：“你胡说，还有一个黑脸的帮助你拆擂台，那是何人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黑脸白脸擂台底下无其数，我都不认识。”知府说道：“抢去焦振芳的白龙驹，你放在哪里？从实说来。”贾明叫道：“府台大人，您老人家看看，我是罗圈腿。抢去焦公子的马，当时我就骑上啦，跑出去有三四里地远，那马一尥蹶，将我掀下来它就跑啦。”知府说道：“大盗贾明，本府不动大刑，大概你决不能顺情顺理的招认。就凭你一个人，办得了这些个事？左右看过夹棍伺候。”衙役答应一声，工夫不大，将夹棍取到大堂之上，打开了贾明的冲天杵，用麻绳儿将贾明脑袋缠住，将贾明放在了夹棍之上。知府一拂袍袖，伸了三个手指头。书中代言，前清的刑法，擒着飞贼大盗，官在上面用袍袖挡着脸，用左手伸几个手指，上几成刑，贼人若是不招，再加刑宰问。闲言少叙，知府伸了三个手指，衙役将贾明的腿夹在夹棍之内，两人一较棍，上了三成儿劲，贾爷就觉着骨头有点发麻。傻英雄心中暗想：“这东西可真不好受。我要将我蒋五叔、黄三哥、贺照雄他们都招出来，我也免不了一死。在贺宅说过，谁被官人拿去，一板子打死，夹棍夹死，谁也不能连累别人，谁要一哼一哈，那就不算英雄好汉。”贾爷想到这里，咬住牙关，一粒混元气向下一压，一语不发。知府在上面问道：“大盗贾明，抢绸缎店、估衣铺，都同何人所为，还不招来？”贾爷一语不发，知府一怒，

一拂袍袖，又伸了五指。衙役又一较劲，上了五成劲，贾爷就觉浑身发酸，仍不言语。知府在上面又问，贾爷还是无话，知府在上面又拂袍袖，用大指与食指中指一捏，衙役一看，又将夹棍上了七成的劲。贾爷心说：“这下子可干啦。”就听骨头咕哧咕哧的声音。贾明心生一计，再不然可真挺不住啦，黑麻子里热汗直向下流。他母狗眼儿一翻，黑珠向上眼皮里一挤。知府又问道：“大盗贾明，抢犯共有多少人？窝主是谁？还不从实招来？”衙役回道：“府台大人，大盗贾明闭过气去了。”知府一看，吓了一跳。你道为何知府害怕呢？前清的法律，飞贼大盗，无论在哪个衙门过堂，必须画了招供；倘若未画招供，头一堂就受刑而死，无论什么衙门，也得担处分。知府一看，贾明并没画招供，他就死过去啦，知府在座上说道：“松刑。”衙役这才由七成刑放到五成，由五成刑又放到三成。为何不一气儿放刑呢？列位，夹棍这宗刑法；若是将人夹死，骤然间一松，人就缓不过来了，非得陆续向下放，然后慢慢的缓醒。衙役给贾爷将刑放松了，贾爷假装的“啊哟”一声，母狗眼似睁不睁，说道：“啊呀，方才我到枉死城啦。两边有牛头马面，当中正座上阎王爷，他派牛头马面取过生死簿来，一查我的阳寿，阎王爷说我的阳寿不尽，尚不该死，打发牛头马面，将我送出枉死城，路过一个恶狗村。”贾明眯着眼睛一看，衙役共有三十多个，遂说道：“这个恶狗村可太厉害啦，三十多恶犬，肥胖大耳朵，将我团团围住，咬的我浑身疼痛。啊呀！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衙役不知道贾明是暗中骂他们，还在一旁讲究呢。张三叫道：“李大无怪乎出殡挂的牛头马面阎王爷呢，原来真有其事。”知府心中暗说：“江洋大盗，野性方炽，一堂决不能招。他既然供了抢绸缎店啦，先叫他画了供，在狱里将他先圈圈，然后再叫他受刑，自然他就招啦。”知府遂说道：“大盗你画供吧。”贾爷说道：“我不懂的画供。”知府说道：“画十字，按指纹。”贾爷说道：“画个十个二十个的，那没什么。”遂画了供，砸上手捧脚镣，批了公事，下在府狱。傻英雄思索：“刚才装死，这时要一走就漏啦。”遂叫道：“府台大人！你一辈作官，辈辈作官。我的腿被夹棍夹的这样，焉能走的了呢？”知府说道：“将他背下去。”傻英雄心中暗想：“小子，我的腿一点儿也没坏，将这群小子都瞒住啦。”书中代言，贾爷也错想啦，班头之中有的是武术学家，明白贾爷是横练，知府是文官，不明白这个。那么班头为何不报告知府呢？皆因为班头暗恨焦公子成立擂台，提拔班头，故此暗与知府作对。

不表傻英雄下了牢狱，单表擂台之下，哭声震天地，不骂拆擂台的，俱都骂搭擂台的，所有砸死之人，哭主自己往家中搭死尸不提。单说这时府衙门站班的在门口闲谈，说道：“今日被获的这位姓贾的真是好朋友，并不连累别位，自己招承，也画了供啦，可惜这样英雄，这一画供就算完啦。”衙役在门前这一谈论不要紧，一个传十个，十个传百个，茶铺酒馆，都作为茶余酒后之美谈。惟有胜爷自己在酒楼喝闷酒，尚未回贺家村，胜爷正听人谈论：“拆擂台砸死人，只拿住一个梳冲天杵的。县太爷过完堂，送到府衙门，板子打，夹棍夹。真是英雄，受了好几个死啦，并未招出别人来，拆擂台、抢白龙驹、绸缎店、估衣铺，俱都自己承认，一个人也未攀出来。”胜爷喝着酒，吃着饭，心中甚为难过：“怎么都逃走了，单单傻孩子被获了？”胜爷开发完了酒饭钱，出了钱塘门，寻找黄三太太大众。由钱塘堤，走出去五七里地，正在残秋之时，一阵阵的寒风刺骨，南边天气较北方稍暖，寒虫叫的听着可惨。胜爷触景伤情，又听钱塘堤的下坡，有人叫道：“老师这边来！”

胜爷一看，败苇丛中有一座坍塌倒坏的破庙，堤坡下有一道士龛，人可通行。胜爷走到破庙后，一看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、萧银龙五人席地而坐。胜爷说道：“你们五个何时到的这儿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在擂台一乱的时候，我们五个人就奔此处而来，所以未曾离开。”胜爷一看，一片败苇倒在地上，胜爷放下小包袱，坐在小包袱之上。胜爷叫道：“三太，你知道你兄弟贾明被了案吗？”黄三太闻听一怔，遂说道：“弟子不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贾明在县里，并未受若何的刑罚，到在府里，死而复生者数次。这回一句胡话都没说，完全自己招认成案，砸了镣下在府狱啦。”黄三太顿足，眼泪汪汪，叫道：“师傅！惹祸是我们小弟兄六人，在庙上打抱不平，然后我蒋五叔赶到，误伤恶奴，祸是大家惹的，叫我兄弟一人受牢狱之灾，弟子不忍。明天弟子一人到府衙自行投首，我一人所作的案子，就说我兄弟他是疯子胡说，弟子将傻兄弟替出来，千刀万剐在所不辞，只要替出吾那傻兄弟来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三太，你是痴人。你去一个人就替出你那傻兄弟？岂有此理。两县一府官人没有不拿你们的，你们都去了才好呢。老夫不该跟你说这个话，我胜家门中没有犯法的人，你们若果是明伙执仗，我可不能救你们。但你们所做之事，都是我们行侠作义之人应当做的事，所以老夫并不嗔怪。明天老夫独自一人越府狱，救你兄弟出狱就是了。”说罢又问道：“你们吃了饭没有？”银龙说道：“都还没吃呢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们等着吧，老夫与你们取饭去。”胜爷走出破庙，来到西湖岸，买了一个竹筐，又买了鱼肉烧酒、烧饼等食物。胜爷买妥带到破庙之内，放在败苇之上，此时天已昏黑，爷儿六位坐在一处，胜爷又喝了点酒，师徒爷儿六位，躺在败苇之上，风餐露宿。黄三太、萧银龙这一干小英雄，在镖局中都有当差的伺候，如今落的这般光景。胜爷道：“再给你们买点吃食，今晚就可叫你们弟兄相见。”胜爷又给小弟兄五人买了酒饭，老侠客走到府衙门口，看了看狱里的形式，外面头道狱墙甚高，半尺余长的枣树枝棘。胜爷又在毯铺中，买了一条独睡毯子。又回钱塘破庙后，三太、香五问道：“师傅，盗狱的东西可曾备齐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已经备齐了。”叫杨香五打开毯子，两头扎了两个孔，叫香五在破庙外找了一个砖，用刀打成四条，挑两条齐的，当中刺上口儿，用绳子系在毯子上面。三太说道：“师傅，我们去帮你救我兄弟如何？”胜爷说道：“用不着你们帮助我。狱里班头都会把势，你们本事平常，要是我将你兄弟救出，你们再被获，岂不又费了事啦？你们去两个人在断桥等候就行啦。”

胜爷等候关城门打点的时候，借着出入城的人多，混进城去。胜爷将毯子裹在小包袱内，老英雄进城找个清静地方，候至二更来天，绕到府狱东墙外。此时二更半已过，狱墙外静落落无人，胜爷打开小包袱，将独睡毯条打开，晃着火折照照狱墙高矮，将毯条向狱墙上抛去。狱墙不比城墙，狱墙是直上直下，飞抓绒绳又接上一条绳子，一抖如意抓，抓住狱墙瓦檐子砖，向下一捋抓抓咬住，双手揪着绒绳，脚尖登墙砖上了狱墙，跨在独睡毯条之上。向下一看黑忽忽，将飞抓缠在腰间，向墙下纵去，够奔二道狱墙，纵身形上了大墙。三更已到，大牢中有挂锁练的，有带脚镣的，也有每人一间的，都是问成死罪的囚犯。胜爷听狱里哭父唤娘，外场人打官司，虽然不能说出栽筋斗的话，也是眼泪汪汪。列位，还是忠厚能忍的，那才是真君子呢，牢狱之中俱都是人命盗案，不能省事之辈。谁见天堂地狱？两般尽在人间。胜爷听够多时，未有贾明的下落，他若是在这个狱里，他必然喊叫。胜爷在狱里找到四更多天，并不见贾明，老英雄仍然出了二道狱墙，用飞抓搭住头道大

墙檐子，上了大墙，往独睡毯条上一跨，然后再用飞抓将独睡毯条搭住，将绒绳掷在地上，胜爷纵到地上，一引绒绳将毯条引下来，抖了抖枣树枝棘，直奔钱塘门，顺着马道上城，身贴城墙，脚后跟踏砖而下，绕到海河桥，由钱塘门外够奔断桥亭而来。来到断桥亭，天光刚亮，黄三太问道：“老师，怎么样了？”胜爷说：“我在狱中没找着傻孩子。这一次道路也熟啦，到了晚晌我再去。”爷儿几位，仍回破庙，白天在芦苇深处一睡，胜爷又给他们几个人多买了点酒菜。至夜晚，胜爷仍用独睡毯条裹着兵刃暗器，仍然进了大狱，由二更多天，找到四更来天，仍是没有贾明的下落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焦振芳就是诚心害人，也得过个四天五天的，决不能这样快呀？”书要简断，胜爷一连进狱找了三天，并无贾明的下落。

第三日这天，四更来天，胜爷出了大狱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贾明性命如何。胜爷正向前走，奔县衙门大狱而行，就见狱墙前一箭来远，前面一带小树林，忽由小树林中出来一道黑影，一身夜行衣服，背后明煌煌一把钢刀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四更来天哪里来的偷盗之贼呢？若是大盗偷盗刚回来，必然背着包袱，此贼怎么由树林出来空着手？”胜爷一旁思索着，就见此人也奔钱塘县城墙而来。胜爷看此人原来与自己一道，就见此人来到城前，顺着马道上了城头，到了城上，由腰间掏出飞抓搭在城砖上，面头朝城墙，两只手一把倒一把顺绳而下。胜爷心中暗笑：“好笨的贼人，下城墙使飞抓就够蠢笨的啦，他还头朝里。”下了城墙直奔断桥亭而去。胜爷随后也上了城墙，由城墙上上面一看这贼人，与自己又是一路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为何他又与我一路呢？我倒要看其究竟。”此黑影过了断桥亭，直奔钱塘堤。走出不远，迎面一带树林，就见那人跑入树林中，胜爷将身形隐在树后，暗中观看。就见那人进了树林子，咳声叹气，顿足说道：“恩师呀，恩师呀，弟子对不起你老人家，弟子空生一个人来，眼睁不能救恩师之命。可惜恩师你老人家教养弟子一场，弟子一连三夜，打算进狱墙里搭救你老人家，无奈狱墙高插云霄，弟子连狱墙都未曾进去。”胜爷在树后一听，心中暗说：“这倒有趣，我一连三夜到府狱救人，我可进了狱墙啦，就是没找着我侄子贾明。他也是盗狱，可怜去了三次，连狱墙都没有进去。这不成了同病相怜吗？究竟此人救的是何人呢？好了，我倒要听他说些什么。”就听此人又说道：“恩师，恩师，弟子若早知千方百计进不去狱墙，我不能搭救恩师，我还能请人去呢。如今竟被弟子耽误了，眼看着屈打成招，问成了死罪。苍天啊，苍天啊，都说有报应，何曾有报应呢？没有别的，你教养我一回，临难我又救不了你，弟子只好以死相酬。”语至此，由腰间取出飞抓绒绳，寻找歪脖子树，口中又说道：“若有这两个人在场，老师你的事就好办了。可惜胜三爷现在直隶郑州纳福了，我黄三哥在镖局子作买卖，不常在家中。要准知他在家，他虽然武学不十分精，他也能认的侠剑客呀。”胜爷听到此处，打了一个咳声，由腰间掏出火折，一晃火折，叫道：“这位壮士，可认的在下吗？”此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急忙说道：“老大爷，你别答理我，我是在此说胡话呢，请你别管我的事。”胜爷笑道：“壮士，你方才言说胜三大爷、黄三哥。你可认识胜某吗？”此人说道：“要提起胜爷，我可不认识。他老人家跟我之恩师是磕头的弟兄。”胜爷说：“你的恩师是哪一位？”此人说道：“提起吾之恩师，大大有名，家住浙江绍兴府，山阴县结义村，姓黄。”胜爷闻听一笑，遂说道：“是不是黄昆？”此人闻听一怔，遂说道：“那正是我的恩师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子？”此人说道：“我姓赵

名叫得胜，人称玉面书生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老夫就是神镖将胜英。”赵得胜闻听愕然，说道：“你是神啊仙呢？”胜爷一笑说道：“哪有神仙？”语毕，由镖囊中登出一只镖，叫道：“赵得胜，你来看。”赵得胜向前一看，金镖上有字，上书神镖将胜英。”赵得胜这才说道：“你就是胜三大爷呀？可屈死小侄男了。”语毕，放声大哭。胜爷叫道：“赵贤侄，何必如此？有话请讲明白。究竟你为何来到树林要行短见？”赵得胜哭着说道：“我之恩师被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栽赃，陷入监狱，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。”胜爷问道：“究竟为的什么事呢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皆因为我师娘早已故去，我师傅来到杭州，又后续了一位老伴。焦公子霸占了我师娘，恐我师傅不依，故此先出这宗恶手段，将我师傅置之死地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汝与神拳无敌黄昆，因何有师生之谊呢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要提起小侄男来，出身太低。皆因我三岁之时，我的天伦去世，我娘年轻，无有赡养，携我另行改嫁，嫁在杭州赵家村，赵姓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死有嫁，古今有之。”赵得胜又说道：“赵姓乃是大户人家，并无儿女，家财巨万。自从我娘嫁到他家不到三年，赵姓又死，只剩我母子度日，留下巨万的家财，当然由我母子掌管。岂知赵姓当族之人，皆视我母子为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不叫我母子承受家业，终日欺压我母子。我年纪小，我母亲老实，不能争论，一生气领着我离家，在外寻茶讨饭，家财产业俱被强横的当门族户占去。我娘领着我寻茶讨饭，要到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结义村。只因我冻饿不堪，终日啼哭，忧愁成病，住在结义村外一座破庙之中，被我恩师所救，将我收在门下为弟子，将我母亲送在黄三哥家中。我母亲本来得的是饥饿之病，一有饱饭，当时病也就好啦，多蒙黄伯母大恩，不以我母当奴婢看待。我自从小六岁拜在我恩师门下学艺，八九载未离左右。”胜爷点了点头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列位，提起黄昆之为人，并不是恶人，当年曾与胜爷在北路开过镖局子。为人有一宗毛病，最好杯中之物，每日总得二三斤酒。开镖局子剩了几个钱，遂与胜爷将买卖分开，回归绍兴府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他的发妻就死去了。黄昆此时已与三太之父分居另过，每日喝完了酒仍然练武，练完了武仍然喝酒。那日清晨，黄昆早起正向村外去练武，就见有几位老者说道：“黄二爷来啦。黄二爷急功好义，必能搭救他母子。黄二爷常提念要收一个义子，皆因为黄三太是长门，绝幼不绝长。”黄昆此时已经走到众老者切近，遂问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有一位老者说道：“破庙稻草之中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，还有一个小孩五六岁啦。你要修点好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”黄昆说道：“怎叫一举两德呢？”其中有明于料事的老头儿，一听黄昆说话有点不悦，遂说道：“这个小孩你抱在家去，收为义子；那个老婆子叫他去到黄大奶奶那院住着，不过多添一双杯筷。”黄昆说道：“此事总得与我嫂嫂相商。”黄昆回去与三太之母一商议，三太之母甚为欢悦，遂叫家人们搭着一乘四人小轿，将赵得胜之母搭到家中。当时就叫大夫与赵得胜之母看病，原没有什么大病，吃了两三剂药也就好了。黄昆将赵得胜也领回家中，黄母问赵得胜之母：“家在哪里？姓名字谁？”赵得胜之母说道：“我乃赵门王氏。”遂将自己所遭之事，对黄母细说了一遍。黄母闻听甚为叹息，说道：“有死有嫁，古今之常理。嫁来的何以不能承受家业呢？你就在此安心度日吧。我家中事也多，正自无人料理，你就帮我照料家务吧。你的孩儿现在认了我们二叔为义父了，咱们就是姊妹相称。”赵得胜之母千恩万谢。日久天长，黄三太之母与赵得胜之母真如同亲姊妹一样。赵得胜此时年岁稍长，黄昆遂传授赵得胜武学。

每日两餐，黄昆必要喝酒，也叫赵得胜喝酒。赵得胜由六七岁就练习喝酒，黄昆每一顿饭必喝一斤多酒，赵得胜到十余岁，每一顿饭也是一斤来酒。黄昆自己有五六顷地，爷俩除去吃就是喝，坐食山空，由赵得胜八九岁的时候，黄昆每年就将地卖出去一顷八十亩的，至赵得胜十六七岁的时候，黄昆将自己的地也就卖净了。这一日黄昆叫道：“赵得胜！杭州府赵家村你还认识吗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出来这些年啦，我不准认识，我母亲大概都能认识。想当初我母亲被驱逐之时，我只六七岁，所以我记不清楚了。”黄昆说道：“咱爷俩也该离别啦，我的地也都卖完啦，再往后连我都没有吃的啦。我自己也得想法子动一动了。我先给你出一个主意，杭州府镖行里我有的是好朋友，我给你写一封信，你同你母亲回奔杭州。先住在店里，将书信投到镖行，然后前去赵家村，找你的当家族人，他们若要打官司，随他们之便。要讲私打，镖行里有的是人，去五十位六十位的。要打官司，杭州府、钱塘县，你就自己去告状，背地里叫镖行的人帮着你。你母子到在赵家村，就说随娘改嫁，自古有之，我幼时不知事故，我母亲老实，被你们驱逐在外。现在我已长大成人，回归故里，子承父业，父债子还。前者霸占我母子田产的，地算白种啦，房子算白住啦，赶紧物归原主。你们若是不服，动文的就告状，动武的就打。”赵得胜一听，也很欢喜，去到黄母那院，和自己母亲一商议，他母亲也只好依从。于是黄昆叫账房的先生，写了三封书信，俱都是杭州府的镖局子，信封上面写明某处某镖局子某人。赵得胜遂与他的母亲由江苏起身，够奔杭州而来，到了杭州，将书信递到镖局子，镖局子里众人打开书信一看，原来是黄昆的义子，所有赵得胜家务之事，俱都写的详详细细。镖局子的人哪位不知道黄昆是三太的亲叔父呢？大众俱各替赵得胜抱不平。于是由镖局子里一约会，果然约会了七八十位，全都各擎单刀、花枪、双手带、手叉、匕首刀、三节鞭、齐眉棍，拥护着赵得胜母子的车辆，来到赵家村。到了赵家村，先将村中有名的人请出几位来。此村赵家是大户，姓赵的最多，约出来的人，内中有赵家的族长，由赵得胜对族长将原委说明。族长一想此事，一点不错，想当初这一群穷当家子，将赵得胜的产业完全瓜分了，实在于理不合。如今人家长大啦，同他的母亲又回来啦，并且又有镖行好几十位，俱都是帮着打架来的。族长明知此事不好了解，决不能善罢干休，族长遂将当初夺赵得胜产业的人，俱都唤至面前，与大家商议此事，其中就有胆子小的，一见这宗光景，明知道理屈，情愿将所占的产业交出。还有强横要不给赵得胜产业的，族长说：“你们要是不给赵得胜这项家产，你们是白栽筋斗。把赵得胜跟他母亲挤走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自古随娘改嫁之子，就有承继产业之权，临到打上官司，也只得将产业退归赵得胜。你们白住十数年房子，种十数年地，还不便宜吗？”众人一看赵得胜这宗形势，这一方面又屈于理，不得已只得将房产退回，仍归赵得胜承继。

得胜将家产承继之后，遂给黄昆写了一封书信，黄昆接到了书信，甚为喜悦，遂有够奔杭州之心，一来是喝酒也不富足啦，二来是也要到杭州看看徒儿，有了机会在镖局子再作一份事，好赚酒喝。黄母虽然累次派家人给黄二爷信，告诉黄二爷，要没钱花到黄母那院去取，无奈黄昆是一个固执人，他能受穷也不去向嫂嫂要钱去，故此才奔杭州。转过年来，黄昆遂到杭州镖局子，镖局之人谁不敬奉掌柜的叔父呢？皆因为胜爷一回家，将镖局子一切事物，俱都交派了黄三太。黄昆到镖局子，一言说要做一份事，大众遂说道：“现在镖局子俱都是你侄子为掌柜的，还能叫你出来做事吗？”黄昆说道：

“你们大家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？我侄子不论多阔，我也不愿花他的钱。我自己赚自己花，倒觉着痛快。”大众一看黄昆非要做事不可，遂有人说道：“如今杭州府的焦公子要聘请教师，去了一位不是焦公子的敌手，请了几位俱都不成，黄二爷若是应焦公子之聘，必然能胜其任。焦公子现对于求武学，如大旱之望雨。”黄昆说道：“要能成大家就给我帮忙。只要供给我酒喝，钱之多寡还是不用提。”遂有人告诉了焦公子，焦府公子果然递名帖，聘请老师。黄昆到在焦府，焦公子对于黄昆如同长辈看待，每饭烧酒管够，恭敬的黄二爷无以为报，遂将黄家三十六手进手拳，完全传授与焦公子。焦公子更加敬重，黄二爷也真尽心竭力的传授他功夫。后来焦公子又请了大管家、二管家，野鸡溜子王七之辈，黄昆一看，焦公子不与好人相近，终日与宵小在一处，打成了一团，遂有退志。后来又听说野鸡溜子王七要叫焦公子抢男霸女，焦公子唯命是听，老头子可就恼啦。有心要管教焦公子，自己又一想：“我一不与他沾亲，二不与他带故，我若教训他，他听了还好，他要是不听，岂不自我没趣吗？”老头子自己越想心中越气闷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可惜我黄昆将黄家三十六进手拳，传授非人。幸他此时学坏，他要再等三年二年学坏了，我将武学再都传授于他，那岂不更糟了？”老头子思索至此，遂辞事不做，焦公子无论如何挽留，也是不成。焦公子无法，临行时另送盘费，老头子说道：“我在外面卖艺或是保镖，都能赚钱，我不要钱啦。”于是由焦公子私宅里将行李携到镖局子。闲暇无事，到在自己干儿子赵得胜家去，赵得胜便劝黄爷在家里居住，说道：“您老人家不用走啦，就在孩儿家中养老吧。”黄昆说道：“得胜，你不明大礼。男子无妻谓之鳏，女子无夫谓之寡。你母虽五十岁，究竟是守寡之人，我岂能长久住在你家？你三哥现在镖局子当掌柜的，我住在那里倒也方便。”且说镖局子的人，就怂恿着黄爷再说一个后老伴，他们暗地里也未与黄爷商议，便给黄昆说妥啦，说的是陶家村陶寡妇的姑娘，也是寡妇。说妥了之后，就要过门了，遂在杭州府东门外置了一所小三合的房子。媳妇也说妥啦，房子也买啦，三百两银子也花完啦，万般无奈，遂将赵得胜唤至家中，对赵得胜说道：“我现在又说了一个后老伴，花费太多啦，手中空虚，也娶不了啦，你借给我一百两银子吧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一百两银子，义父您够用的吗？”黄昆说道：“够用的啦，以后我有钱再还你。”赵得胜遂由家中拿了一百两银子给义父送去。黄昆遂择了日子迎娶后老伴，焦公子、赵得胜等都去拜见师娘。娶过之后，黄昆手中仍是不富裕，遂到镖局子里与大众要求，打算保一回镖。镖局子里的人说道：“黄爷您来着啦，现在有一趟北口外的镖，就是有点儿危险。这一趟买卖要是作完了，足够你过几年的。正愁着没有人呢。”黄昆说：“好，好，大家赏给我碗饭吃吧。”三言五语，定规妥了，批了合同，黄昆遂起身保着镖向北口外而去。临走的时候，将家务之事俱都托付了赵得胜。

黄昆走后，赵得胜遂时常来到师娘家中，不过与师娘买些东西等事。这日赵得胜与师娘买完了东西，陶氏将饭做好，叫道：“得胜！你也在这里吃吧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到外面吃去吧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何必外面吃去呢？我是你的师娘，师徒如父子。再说你还是我的干儿子呢，这还有什么嫌疑吗？”赵得胜不忍拗师娘之意，遂与陶氏共桌而食。吃着饭陶氏问道：“得胜，你今年十几岁啦？”赵得胜坐在炕沿上，站起身躯说道：“师娘，徒儿今年十七岁啦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怎么这样客气？跟我说话还用站起来吗？你是我的螟蛉义子，怎么你总呼我为师娘呢？”赵得胜说话，义母你不知道，

称呼师娘顺口，我从自幼就呼我义父为师傅，习惯成自然了。”陶氏眯着眼睛说道：“我听说你家里很有财产。”赵得胜又站起身躯说道：“要提起我这点财产，都是我的师傅一人给办的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有多少地呢？”赵得胜又要站起身躯说话，陶氏一伸手将赵得胜拉住说道：“得胜，咱娘儿俩说话，你不必起来坐下的，家无常礼。”赵得胜遂坐下说道：“我现在有三十多顷地。”陶氏说道：“浮财呢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浮财倒不多。先前的浮财被恶当家子都分散了，现我自己出了点地，也就有千八百两的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那么大的财主，你给过师娘什么？如今你给我打一付镯子吧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师娘，候我师傅回来之时，咱们爷儿三个，到金店去打镯子，你要什么花样的都行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不用叫你师傅知道。你孝敬师娘，还有什么说的吗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这宗事情，背着我义父，我不能办。还是等我义父回来办的为是。”陶氏说道：“我今年也十七岁，你今年也十七岁，你怎么管我叫师娘呢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你年轻，我师傅年纪比你大，我师傅今年五十余岁啦，你就是十五岁，不是也是我的师娘吗？”陶氏眯着眼睛一笑说道：“我们是受了媒人的愚弄啦。当初媒人说的时瞒了岁数啦，说你师傅三十八岁，到了男家这头说我二十四岁。一过门我这么一看，你看够多们堵心哪？年纪大点要是有财产也可行，听说娶我的时候，还是借你的钱呢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师傅花我的钱应当的。他老人家脾气太滞啦，现在何必又要去走镖？用多少钱我都能供给，他老人家说自己赚的花着硬气。别看我师傅在杭州府没有财产，苏州府我师傅家中比我的财势可大得多。你可别以为你没有财产，我黄三哥就是自己一人，我师傅无儿无女，将来回家的时候，我黄三哥决不能错待了你。”陶氏将嘴一撇说道：“指亲不富，看嘴不饱。他跟他侄子分家另过，人家有千顷房子万顷地，还当的了他的？”语至此，又问道：“得胜，你娶了媳妇没有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将家业要回来才一年来的，所有一切的事还都没办理就绪呢，对于这宗事还没有工夫进行呢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十七岁啦，全都懂的啦，你不想媳妇吗？”说着将手一伸，你看我这个镯子，是定亲的时候你师傅给我打的，是万字不到头，都老掉了牙啦，还是包金的。好徒儿，你现在就给我一付镯子吧。你师傅回来的时候，徒儿给师娘打镯子还有什么说的吗？”将胳膊腕子放在得胜的面前，犹如白莲藕一般，紧跟着用手一提裙子，特意露出金莲来，将腿向得胜身前一伸，遂说道：“你看我这件破裙子，绛紫色的，现在都没有人穿啦，你师傅也不是打哪儿买来的？你要给我打一付镯子，就势再给我置一条裙子。我一带镯子，一穿裙子，必然想起你的好心来。”赵得胜听陶氏说话，语音不正，赵得胜方要站起身躯，放下酒杯，酒也不喝啦，哪知道陶氏未容赵得胜站起来，伸手将赵得胜拉住，遂说道：“傻孩子，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得？十七岁啦，怎么装傻呀？你看我也十七岁，你也十七岁，你师傅上北口外去保镖，至少也得三四个月才能回来呢。你要是好徒儿，你就与师娘作伴吧，也省得我一个人怪冷清的。昨天黑夜，院里噗咚一声，吓了我一跳。”赵得胜一看陶氏这宗光景，英雄一甩衣袖，站起身躯说道：“我从今后永远不与师娘共桌食饭。我师傅浙江绍兴府黄昆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？我赵得胜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作出对不过天理良心之事？我师傅由破庙中将我母子救出，由七岁收我为螟蛉义子，教授武学，虽然亲父子也不过如此。师娘这一来，岂不叫赵得胜难以登门？”语毕，一甩袖子，出离了黄昆的宅院。陶氏方才卖弄风姿，对赵得胜说了一大套不堪入耳之言，以为赵得胜正在青

年，必然上他的圈套，哪知道赵得胜竟将她数说一顿，拂袖而去。陶氏见赵得胜走去，自己颇觉无味的下了地，对着穿衣镜照了照，遂说道：“好你一个赵得胜，给脸不要脸。就凭我这个容颜，哪一点比不了你呀？”陶氏自言自语，桌子上的残席也没有撤去，无精打采走到大门之外，站在胡同口里向外观看来往行人，心中暗恨赵得胜。

正在此时，忽然由胡同外面来了五七匹马，马上有一家公子，年在二十余岁，长的眉清目秀，白脸膛，人材楚楚，后面五六个家人。陶氏娘子由胡同里出来，故意痰嗽一声，马上的公子一回头，见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美貌的妇人。这位公子本是色中的恶鬼，又加以陶氏故意卖弄风流，二人眉目传情。后面的家人一看，公子的马忽然不走啦，对着那妇人痴呆呆的不肯往前行走，遂故意的扬起马鞭子，照定公子的马屁股打了一马鞭，这匹马才奔腾而去。陶氏与公子正看的出神的时候，被家人一鞭打散，陶氏由胡同走到院中，暗骂用鞭子打马的这个家人。这位公子是上哪儿去呢？隔着陶氏住房这条胡同，不远有一个尼姑庵，这个尼姑不是好人，自幼专走大宅门，后来在这个尼姑庵半路出家，专引诱青年子弟。他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法善，一个叫法慧，俱都是十七八岁，每日一般狂蜂浪蝶的少年，不离尼姑庵之门。后来这位公子由尼姑庵经过，看出这宗情形来啦，这位公子到庵里假装烧香，一来二去，遂与两个年青的尼姑发生了暧昧之事，由此常来常往。你道所说的这公子是谁呢？正是知府的少爷焦振芳。自从焦振芳一进此庙，遂将那些浪荡少年都赶走了，今日焦振芳正是上尼姑庵中而来。由陶氏所住的胡同经过，陶氏水性杨花，焦公子是风流少年，二人这一眉目传情，焦公子恨不得当时就到一块儿，才称心怀。后面打马的正是野鸡溜子王七，给了焦公子的马屁股一鞭子，这才将焦公子与陶氏打散了。焦公子到尼姑庵，落下了座，便向老尼姑说道：“方才我在前边胡同路过，见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娘子，长的千娇百媚，站在胡同口儿，不知是何人的家眷？”老尼姑问道：“穿着什么样的衣服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中等的身材，上身穿藕荷色的小衣服，下身是绛紫色的裙子，金莲也就在三寸之外。”老尼姑闻听微然一笑，叫道：“公子，那不是外人，是陶寡妇的大姑娘，今年才十七岁，正在美貌青春，他还是你的师娘呢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师傅，这得罚你。我何时又有这么一位师娘？”老尼姑说道：“我又不与公子你玩笑，黄昆黄二爷是你的老师不是？”焦公子一听，这才恍然而悟，前者娶师娘的时候，前去随人情，当时看见未甚留神。不错，正是自己的师娘。”焦公子有心上师傅家去，又怕黄昆，眼珠儿一转，遂叫道：“老师傅，方才我师娘与我很有心情，大概他是不认识我啦。咱们来一个将错就错，我要上我师傅家去，倒有些个不便，你要能够给我成就好事，必有重赏。”说着话，由腰中掏出十几两散碎银子，又说道：“老师傅，先以些许奉敬你作为香资，事成再为重谢。”老尼姑一见银子，眯着眼睛，叫道：“公子爷，这件事情我可不敢大包小揽。”说着话伸手接过银子，揣在怀中。焦公子说道：“烦师傅多多尽点力吧。”老尼姑说道：“公子爷，我必尽力而为。”焦公子与老尼姑又耍笑了一回，遂回私邸而去，暂且不表。

单表陶氏娘子站在胡同口，看见马上的那位公子过去之后，回到院中，转了几个弯儿，心中思索：这位公子是谁呢？似乎在哪里见过一般。可恨后面的那个人，不称人心的家奴，打了马一鞭子。陶氏正在院中自己捣鬼，忽听大门有人拍门的声音，陶氏娘子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门外面说：“是我。大

姑开门来。”陶氏一听是女子的声音，走进过道将门开放，一看原来是熟人，遂说道：“哪一阵风将你老人家吹来啦？你怎么老不来呢？”老尼姑说道：“我们怎么来呀？你们爷们一见了我们，便说我们是人中怪。我早就有心叫你到我那庙里住些日子去，你在家作姑娘的时候，我常常因刮风下雨住在你家里，终日说说笑笑，有多么热闹！这儿虽然离着近了，倒不能常常见面了。大姑，你们爷们在家吗？”陶氏说道：“他现在保镖去啦。大师傅别往心里去，他不论说什么，你都看在我的身上，该着串门子，你只管来。”老尼姑问道：“保的是哪儿的镖呀？”陶氏说道：“这趟镖可远啦，北口的镖呢。”老尼姑问道：“得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？”陶氏说道：“还得等些个日子呢，至少也得三四个月。”老尼姑说：“这可巧啦，我要借花献佛。”陶氏闻听遂问道：“大师傅，什么叫借花献佛？”老尼姑一笑说道：“我们庙里现在有一位公子送去一桌素斋，因为他将娇妻死啦，杭州各庙都送斋给亡人忏悔。这桌素席盛似荤席，我们娘儿三个，如何吃的了呢？明天早晨，请你梳洗梳洗，到在庙里去逛一逛，明天我来接你。黄二爷没在家，你自己在家里，出来进去一个人，不觉着怪闷吗？并不在吃喝，你也散逛散逛。”陶氏因为赵得胜拂袖而去，方才又看见那位公子，正自闷闷不乐，遂说道：“明天我必然骚扰师傅。”老尼姑与陶氏娘子告辞而去。第二日预备了一桌荤席，先将焦公子请到庵内，老尼姑遂奔黄宅来请陶氏。陶氏早已梳洗完毕，陶氏娘子还是很外场，还拿了五百钱，预备助香资之用。二人出了大门，将街门锁好，够奔观音庵而来，进了观音庵，到了禅房的内套间。陶氏娘子一看，乃是一桌荤席，俱是鸡鸭鱼肉，有两个小道姑，募化的时候，常常住在陶氏的娘家，彼此都认识。陶氏娘子叫道：“老师傅，出家人何以妄言？这不是荤席吗？”老尼姑一笑说道：“是荤强于素。”说着话，将陶氏娘子让在上首，喝酒谈话。老尼姑故意用风流话勾引，叫道：“大娘子！你新过门，爷们就走啦，撇下您一个人，连一个作伴的都没有，你不想吗？”陶氏娘子闻听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我那丈夫他乃是一个武夫，对于舞刀耍剑，那是他的本行；要提起人生的兴趣，他是毫不在意。并且他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我是受了媒人的愚弄啦。”老尼姑闻听一笑，遂说道：“娘子好命薄也。”正在说着话的时候，套间的软帘儿一起，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公子，陶氏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昨日晚间在胡同所遇的那位马上公子。老尼姑一笑说道：“有缘人来了。”陶氏说道：“贵客来啦，我可要走啦。”书中代言，陶氏口中连连说走，目不转睛的观看焦公子，可并不站起来。老尼姑说道：“这不是外人，娘子你不必躲避，这就是送酒席的那位公子。谁也别客气，坐在一处儿喝几杯吧，都是有缘之人。”老尼姑说着话，一伸手将焦公子拉在座位上。左边是老尼姑，右边是陶氏，焦公子坐在当中，对面就是两个年轻的道姑。焦公子入了座，陶氏假意仍要躲避的样子，老尼姑说道：“娘子你真客气。你看庙中都是谁？除去我两个徒儿之外，哪有外人？实告诉你说吧，焦公子这桌席还是为娘子你摆的呢。”焦公子此时急忙斟上一杯酒，双手捧着递到陶氏的面前，叫道：“娘子！如不嫌弃，请饮在下这一杯水酒。”陶氏假装羞惭，接过了酒杯，遂说道：“谢谢贵公子。”焦公子说：“不敢当。”老尼姑又与焦公子斟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我替娘子回敬一杯吧。”焦公子接杯在手，一饮而尽。如此推杯换盏，互相欢饮，一个是枉读诗书，不知礼义的焦公子；一个是寡廉鲜耻，不顾天伦的贱妇人，到后来只落得身首异处。酒至半酣，老尼姑说道：“娘子，你方才言说，黄二爷那样的行为，难道你年轻的，自

己就不打个主意吗？人过青春没有少年，黄二爷对于夫妻之情那样的冷淡，长此以往，你就甘心寂寞吗？”陶氏娘子闻听，面上一阵红潮，说道：“师傅那大年纪，说出话来，逼得人无言答对。那么师傅与少师傅，又当怎样呢？”老尼姑闻听，微然一笑说道：“我的傻大姑，我由年轻的时候，就串百家门，无论男女，都得交际，人不是草木，还有没情的么？”说着话，老尼姑对着两个小尼姑一摆手儿，两个小尼姑会意，站起身形俱都走去。老尼姑随后也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娘子，我要告便。”陶氏未及答言，老尼姑已经走出里套间。陶氏方要站起身来，被焦公子伸手拦住，叫道：“娘子！何必这样的避嫌？”陶氏本来是假意的要走，要是好人早就不能在庙里与男子共桌而食了。陶氏被焦公子这一拦阻，正中心中之意，此时老尼姑与小尼姑俱都走了，房中只剩下陶氏与焦公子二人，四目对视良久，焦公子叫道：“师娘！你还认识我吗？”陶氏说道：“我恍惚在哪儿见过贵公子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黄昆黄二爷是我师傅，他娶你的时候，我还前去行人情呢。”陶氏此时心中这才明白，哪知这佛门净地，竟作了淫妇淫夫欢乐场了。二人正在叙谈之际，小尼姑与老尼姑，俱各由外面进来，老尼姑眯嘻着眼，叫道：“公子爷与娘子，你二人称了愿啦，可别忘了引线之人。老身还要讨娘子的赏呢。”陶氏说道：“大师傅包含些，不嫌我们，我们还能忘得了大师傅的好处吗？”自此日起，焦公子每日与陶氏在佛门净地行其秽褻之事，日子一长了，两个小尼姑也得不着焦公子的实惠啦，每逢焦公子与陶氏来到了的时候，两个小尼姑便念叨闲话：“这是佛门净地，不是专为你们修的观音庵。”焦公子虽然不愿意听，也不好意思发作。陶氏说道：“公子，咱们有现成的宅子，为怎么在这儿受他们这个窝心气呢？明天你不要到观音庵这儿来啦，简直你就到我家去吧。咱们俩人也太糊涂啦，现放着独门独院，谁能干涉咱们呢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黄昆可不是好惹的，他又与我有师徒之谊，倘若被他撞见，如何是好？”陶氏说道：“计算日期，最早也得四五个月。如今才二月有余，人焉能来的了？现在你虑的过早。”他们二人在庙里，因为受小尼姑的气，遂移在黄昆的家中。初时焦公子每日到掌灯的时候去，天光一亮便走；后来胆儿越发的大了，因为四邻都是好人，也没有人管这宗闲事。一个是色中的恶鬼，一个是水性杨花，二人正自如胶似漆。

这日正在吃早饭的时候，忽听门外有人叫门的声音，陶氏一听，知道不是外人，正是玉面秀士赵得胜的声音。就听：“师娘开门来！师娘开门来！”陶氏吓的魂魄皆惊，叫道：“公子，外面是黄昆的徒弟叫门，公子你暂且屈尊屈尊吧。”列位，焦公子与赵得胜都是黄二爷的徒弟，焦公子还到赵家村去过，彼此都有来往。在昔时，师徒这宗情谊，最重不过，焦公子一听是师兄的声音，他也吓的无有办法了。因为人要做到无礼的事，不论有多大的势力，他当时也亏心，这是一种天良作用。焦振芳闻听陶氏叫他屈尊屈尊，遂问道：“怎样躲避？”陶氏用手指床下的茶青帘儿，叫道：“公子你且钻在床底下，用茶青帘挡着你，他要是进来，也看不见。”此时赵得胜在外面叫门的声音更紧了。你道赵得胜自那日负气而去，为何今日又想到他师娘这儿来呢？皆因为黄昆临走的时候，将家中一切之事，再再谆嘱，俱都托付在赵得胜身上，得胜自己一回想：“师娘不好，我师傅他老人家可并不知道。倘若他老人家若是回来的时候，好几个月的光景，我若不来照应，还有可说，对于师娘的用度，我当然要问问。”赵得胜想到这里，遂由家中拿了十几两散碎银子，送来作为度日零用之资，不想冤家路窄，正遇焦公子与陶氏在屋

中共桌而食之际。此时焦公子钻在床底下，陶氏心中止不住直跳，气息喘吁吁的，就与赵得胜开门来了。陶氏来到门前，假意问道：“什么人大喊小叫的，这样忙啊？”赵得胜说：“是我，师娘。你开门吧，怎么这半天才来开门呢？”陶氏将门开了说道：“正梳着头呢。你不是不上我们家里来了吗？你又干什么来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怕师娘没有花的，特意前来与师娘送些钱来。”陶氏说道：“指亲不富，看嘴不饱。没有花的，将就着也得活着。”说着话，一伸手说：“钱呢？拿来吧。”赵得胜一见师娘头发蓬松，神色不正，说话的声音，气息迫促，并且用双手叉着门，不叫自己进去，赵得胜用手微一推陶氏的胳膊，陶氏一闪身，赵得胜遂进了院内。陶氏仍然在面前迎着说道：“你师傅不在家，你年轻的，上我这里干什么？你要有钱留下，没有钱我也承你的情了。”赵得胜并不理他，向屋中便走。陶氏见赵得胜够奔屋门而来，陶氏更带出神色不安的样子，紧行几步，自己先走到屋中，脸儿朝外，双手叉着门框，叫道：“得胜！你不许进我的屋子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是你的义子，我进你的屋子又有何嫌？”走到门口，用手一推陶氏的左胳膊，便进了屋中。赵得胜这一进屋子，只见床上放着一张墨玉石面的桌子，两付杯箸，桌上摆着酒菜。赵得胜问道：“师娘，你自己吃饭，怎么摆着两付杯箸呢？”陶氏说道：“今天我吃饭想起你师付来了。明天我还要预备三份呢，我在这边儿喝一杯，再到那边儿喝一杯，你管得着吗？”赵得胜低头向床下一看，茶青的帐帘儿，露着一块粉嫩色的衣裳襟。英雄一下腰，捋住左腿，提出床来，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焦知府的公子，自己的师弟焦振芳。英雄不由的怒从心头起，一阵拳打脚踢，骂道：“焦振芳！你是禽兽不如！”越打越有气，焦公子因为理屈，不敢还手。正赶上赵得胜用脚一踢焦公子，陶氏娘子上前一护庇焦公子，这一脚踢在陶氏身上，赵得胜见碰着了师娘，自己一怔神，焦公子乘此时爬起来逃出门去。临走的时候，穿着一只靴子走的，将燕云快靴被赵得胜捋掉一只。赵得胜低头一看，拾起了燕云快靴，叫道：“师娘！我师傅来了，以此燕云快靴为凭。”语毕扬长而去。陶氏娘子一肚子委曲，自己将门倒着锁了，奔向观音庵，见了老尼姑哭哭啼啼说道：“老师傅，我与焦公子之事，是老师傅你所成全，现在被赵得胜撞破，将焦公子暴打一顿。临走之时，拿去焦公子的快靴，以备黄昆回来作证。我与焦公子大有妨碍，连老师傅也担着干系。”老尼姑闻听，眯嘻眼睛直笑，叫道：“大娘子！你太年轻啦，我由十五六岁惯作风流之事。你且止住悲啼，我自有的良策。猪八戒摆阵，倒打一耙。你的丈夫何时回归，你有准日期吗？”陶氏说道：“少者两三个月，多者四五个月。”老尼姑遂在陶氏耳旁：“如此如此，必能成就你与焦公子之愿，不用忧虑赵得胜。”又待了一个来月，在尼姑庵内，又与焦公子于庙内会晤。光阴似箭，到了四个多月，此时陶氏娘子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衣履污秽，正在逢场作戏，预备自己大夫来。

这一日，忽听门外敲打门环，叫道：“娘子开门来！”陶氏娘子一听，正是黄昆回来了。自己不由的吃了一惊，遂来到院中说道：“我们当家的没在家。谁呀？这么大呼小叫的。”黄昆答道：“是我。”陶氏故意先向眼皮上抹点唾沫，慢慢的开了大门说：“哟，当家的，你还回来啦？我打算见不着你呢。”黄昆说道：“这够多丧气？我是发财还家。”说着话，一指自己牵着的马，说道：“你看着。”陶氏假装擦了擦眼泪，并不言语。黄昆一看，陶氏青丝散乱，脸面有几天没洗的样儿，衣裳非常的不干净，两脚歪歪咧咧。黄昆一看，叫道：“娘子这是怎么的了？为何愁眉不展？莫非与街坊邻居呕

气了吗？”陶氏说道：“街坊邻居谁好意思的？这都是你收的好徒弟。”黄昆说道：“哪个徒弟？”陶氏说：“赵得胜。”黄昆说：“不错，由六七岁就在我身旁学艺。有什么话屋里说去。”黄爷遂牵着马进了院中，将马拴在南小房柱子上，将被套搬在东屋暗间。陶氏上好街门，回到屋中，给黄爷沏着茶就哭哭啼啼。黄爷遂说道：“倒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陶氏说道：“你头天走后，你那好徒弟，第二天就来啦，拿着三个折子，二两银子，放在桌子上啦。他问我作什么饭，他要在我这儿吃饭，我就留他在这儿吃吧，他很能喝酒。”黄爷说道：“那是跟我学的。”陶氏又说道：“喝着酒他问我多大岁数，我告诉他十七岁啦。他说：‘我师傅今年五十多岁啦，你才十七岁。’我说：‘过家之道，何必在乎岁数呢？’他又说：‘人过了青春可没有少年。师娘，我给你打一付镯子吧。’我说：‘等你师傅来了再说吧。’他就与我眉目传情，我说：‘得胜吃饭吧，别喝啦。’我也没留神，他忽将我衣服拉住。这有一个凭据，你看看。”一伸手由被架底下取出裙子，遂说道：“你看看，两根裙带都断啦。若不是我给他两个嘴巴子，大喊东邻西舍，他还不放松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言说：‘我师傅要回来，我用一只靴袜作凭据。’就说由我屋中搜去的，就说我跟知府的公子有染。赵得胜走后，我一想，我们女子讲的是三从四德，他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，将我如此的侮辱，我还有什么脸活着？”说着陶氏由被格底下掏出一条绳子，又说道：“你看看，我都将套儿拴好啦。我有心一死，又怕对不起你，所以等了你好几个月。我们妇人家，随夫贱随夫贵，这两天我也想开啦。街坊李大娘每天买东西，问我买什么不买？这两天我心想你快来啦，你不是爱吃溜爆肚吗？天天我求李大娘买点给你预备着，你要不来我自己吃啦。今天你回来啦，我作点菜，咱俩痛饮一回，也算夫妻一场，我誓不欲生。你临走的时候，剩下的半坛酒，我还没有喝呢。”陶氏说完，将菜做好，两口子一喝，陶氏为的是灌黄爷，黄爷虽然量大，他是逆心酒，工夫不大，就喝的有点醉了。列位，无论多刚强的男子，架不住妇人连哭带寻死的一闹，黄爷刚愎一世，也竟被一女子所朦。如今陶氏在黄爷跟前三行鼻涕，两行泪，寻死觅活的这么一说，黄爷说道：“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他打六七岁就在我跟前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真顽固不化。他六七岁才赛我大腿这么高。如今他十七八岁了。”语毕，摘墙上的刀就要抹脖子，黄爷急忙将陶氏拉住了，遂说道：“娘子不要如此，我知道你是好人了。他吃饭忘了种地之人啦，由六七岁我便养活他，他娘在我嫂嫂院中，我嫂嫂待他如同亲姊妹一般。我将小冤家，一日三餐，抚养长大成人。他家的产业，被当族霸占，我托朋友与他仍旧索回十余顷地，五十多间房子。这小冤家人面兽心，我不杀他，誓不为人也！”甩大擎将钢刀一裹出门而去。由东门外直奔赵家村，醉醺醺气愤愤，来到赵得胜的门首。

此时赵得胜家只雇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看守门户，四十多岁的一位婆子，伺候老太太。黄昆打门，叫道：“赵得胜！”老者将门开了一看，叫道：“黄爷！你回来啦。”黄昆问道：“得胜呢？”老家人说道：“现在东头给赵姓了事去了，我给你请去。”黄昆闻听，遂向东而去，来到东头一家茶馆门首，听赵得胜在那里高谈阔论。黄爷一听，赵得胜说道：“二伯父，你有长者之风，三哥你们爷俩斜对门，一辈官司三辈仇。俗语说的好，能恼远亲，不恼对门；能恼对门，不恼近邻。再说为地亩打官司，衙门专想太平钱，为什么咱赵家的钱给衙门送去呢？二大爷与三哥，咱们三家的地在一处，你们一家二三亩，我那块六十四亩，二面四十弓的地头，耕地之时，你们一家多

耕我一垄，不要紧，霸地三年，不如多种一亩。二伯父你老是长辈，总得容让他，三哥你也别死心眼儿，你们两家之地，都够了不就行了吗，千万可别成事。”黄爷在外面听的真而切真，黄爷心中思索：“小冤家说仁义讲道德，为什么不做人？你怎么办那宗事呢？多亏我的贤妻，要不然黄昆带了绿帽子啦。”黄昆思索至此，叫道：“得胜这儿来！”赵得胜一看是老师，遂说道：“三哥，二伯父，我师傅来了，你们的事算完了。”又对黄昆说道：“咱爷俩家去吧。”爷儿俩遂向西去，走到一个小杂货铺门前，黄昆遂一抖大擎，亮出朴刀。可惜年过半百的黄爷，不及十七岁的童子，赵得胜的本意，打算将黄昆让到家中，爷俩喝着酒，含而不露的提一提，以后不叫黄爷出外，也就算完啦，声张出去都不好看。岂知走到小铺前，黄爷叫道：“得胜慢走！”抡刀就剁。口中叫道：“小冤家！可惜我抚养你十载之久，不想你人面兽心！”赵得胜闻听，遂说道：“师傅，我有下情回禀。”黄昆说：“我先剁你几刀再说吧。”大朴刀嗖嗖向赵得胜劈剁，恨不能一刀见血。此时苦坏了才义双全的赵得胜，手里又没有兵刃，也不敢还手，只可闪展腾挪，好在黄爷有点醉意，朴刀剁下去不大准，明煌煌的朴刀上下翻飞。杂货铺掌柜的是一位山西人，胆量最小，叫道：“我的亲娘哪！我的铺门口要出人命，我这杂货铺儿可要荒了。”此时赵得胜身背后靠着立柱子，无有退步之地，黄昆纵起来，挟肩带背一刀，吭哧一声，将两搭的柱子，剁进去了半尺余深。赵得胜一抽空，向村外跑去，黄昆用力拔出刀来，在后面便追，追出村口外，半里来地，迎面一个小树林子，赵得胜遂跑入树林之中，黄昆追到树林子，不见赵得胜的踪影。黄昆回到村中，先奔赵得胜门口，叫道：“赵得胜，家来了么？”赵得胜的老娘说道：“黄二爷为何生气？”书中暗表，黄昆在杂货铺门口剁赵得胜之时，早有乡亲与赵得胜的母亲送信去啦，所以赵得胜的母亲，知道黄昆生气。黄昆由村外回来，找到门上，赵得胜的母亲说道：“未在家中。”黄昆回到小铺门口，拾起大擎刀鞘，回家而去。到家中陶氏娘子问道：“怎么样啦？”黄昆说道：“便宜小冤家了，剁了好几十刀，未曾将他剁着。”陶氏娘子又撒了一回娇，说：“我决不能活啦。”黄昆说道：“娘子不要如此，我还去找他呢。”一夜晚景无书。第二日清晨，吃早饭的时候，陶氏娘子又假意殷勤，将黄昆用酒灌醉，黄昆又拿朴刀去找赵得胜。此时赵得胜在亲朋家躲避，托人回家告诉了老娘，就说在朋友家暂且藏几天，并要十两二十两银子零用。黄昆每日吃完了早饭，便去找赵得胜拚命，一连找了十数趟，赵得胜之母，见了黄昆便请黄昆进宅内吃茶，黄昆也不进去，日子一长，气儿也就消了。自己心中暗想：“赵得胜自六岁与我学艺，品行不恶呀。再说我若将他用刀劈死，倘若打上官司，官要一问，并没有什么证据。”黄昆对于这档子事也就不十分追究啦。黄昆每日吃完了早饭，便上镖局子去串门子。

陶氏趁着黄昆往镖局子串门去的工夫，将街门倒锁，仍到观音庵与焦公子相会，并请老尼姑与他们出主意。陶氏便对老尼姑道：“老师傅，咱们这个计策松了，黄昆也不找赵得胜去了。久后他师徒一和美，与我们大有妨碍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老师傅，你能叫我们二人为长久夫妻吗？”老尼姑说道：“这个事可就费了手续啦。若能叫娘子与公子白头到老，无忧无虑，可得豁的出去工夫，还得多花几个钱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那倒无妨，只要有法子办，我就能拿钱。”老尼姑说道：“少爷上回所许的谢礼还没给呢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只要我二人若能得为长久的夫妻，我必谢你五百两。”老尼姑说道：“少爷，我们这个庙里可有神佛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老师傅，许愿要不还，

叫我死在乱刃之下，我决活不过今年去。”老尼姑一笑说道：“不过是笑话，少爷你就赌这么重的誓。”遂就对焦公子说道：“少爷与我两个徒弟们时常说，你们那个细脖子王教师他会越房越脊。少爷迟两天，带着那位教师，到你绸缎店里串门子，叫王教师看好道路，然后到夜晚挖窟窿，偷绸缎店的衣缎与掌柜的衣服。少爷你别露面，叫绸缎店的掌柜的报盗，正属钱塘县所辖，县里必派马快验盗拿贼。迟个三两天，你再叫王教师到你的估衣铺去偷估衣，然后再偷杂货铺，多作些盗案。你再到县衙门，你就说：‘县太爷，怎们单独我的买卖老被盗呢？你要不给我拿贼找东西，我可就要上告了，叫府里办啦。’知县必然央求你。”焦公子闻听，遂照计而行，将这件事办完了。老尼姑又与陶氏娘子说道：“你再找个本家，如此如此，准能将黄昆置于死地。”陶氏听了，果然去到陶家堡，找了一个陶三小，他本是土棍，硬认为亲哥哥，叫他就去到县衙门擂鼓声冤。县太爷升堂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喊冤？”陶三说道：“因为上了媒人的当，将我妹妹许配外乡人黄昆。过门十几天，就有十几个大汉到我妹子家里分东西，所分的俱是绸缎金银细软的物件，分东西的时候，黄昆每次分四分之一。我妹子一看有些形迹可疑，就劝黄昆，叫黄昆改邪归正，他不但不听，而且时常打骂，我妹子被打骂不过，才哭回家去，言说此事。小人一听黄昆这宗行为，必是江洋大盗，将来必然受他株连。小人的妹妹出阁之时，小人并未在家，小人的老娘受了媒人的愚弄，所以现在出首。”知县一听，气的颜色更变：“怪不得这十余天就出了三个案子，原来是黄昆所为。”于是朱批，飞签火票捉拿大盗黄昆。捕快都头请安说道：“黄昆叫神拳无敌将军，下役等拿他不了。”县太爷将惊堂木拍的乱响，将签票掷在当堂地上，说道：“你们当捕快是作什么的？竟敢说不能捉拿黄昆吗？你们一定是与他有关系！限你们三天之期，如不将黄昆捉到，必然砸折你等的腿。”捕快都头无法，大家商议：“黄昆武艺超群，不能以力敌。咱们将他请来喝酒，将他灌醉了再拿他。”

众人商议已毕，遂派了一个能言的伙计，拿着名帖，去请黄爷。陶氏娘子，出首喊冤已毕，焦公子早打点好了人情啦，案后听传，喊完了冤仍然回归家中，对于黄昆虚情假意，伺候酒饭，也不露声色。黄爷刚要喝酒，听外面有人打门，叫道：“黄爷在家吗？”黄昆出来一看认的，正是班上的伙计，姓李名三。黄爷说道：“李三你干什么来啦？”李三说道：“现在我们三班都头，打发我来请您喝酒去。”黄爷说道：“请也不能当时去呀，明后天再去吧。”李三说道：“不是专为喝酒。我们班头将大杆子的十招进手，忘了三手，大家都想不起来，有人说黄爷回来啦，请您一来为喝酒，二来为求您传授杆子。”你道何为十招进手呢？就是滑、拿、蹦、扒、轧、劈、砸、盖、挑、扎。黄爷一听，请他去传授武学，遂说道：“行，这有何难？”复又走到屋中说道：“娘子，将家伙收拾了吧，我去到县里吃饭去。”穿上了大衣服，随着李三，到快班房。众人说道：“黄教师来了，请里边坐吧。你出外作买卖回来啦？”黄爷说：“回来啦。哪位忘了杆子的招数啦？”众班头齐声说道：“你先喝酒吧，杆子的招数不忙，短不了求你指教。”黄爷说道：“众位说的哪里话？咱们是自己的弟兄。”于是黄爷入了座。三班都头用酒一灌黄爷，黄爷本是下坡酒，一灌就醉。酒至半酣，壮班又来了六位伙计，叫道：“黄爷！我们每人敬你三杯。头的酒你喝啦，我们的你也得赏脸。”黄爷说道：“喝。”喝了壮班的酒，捕班又来了六位，遂说道：“黄爷，你扰了他们的啦，你也得扰我们的。”黄爷说道：“每位扰三杯。”捕班的刚

喝完了，又来了六位快班，也是每位三杯。此时天也到了掌灯的时候啦，黄爷喝的薰薰大醉。都头说了一声：“捆！”伙计将黄爷捆好，当时报告县太爷，县太爷夜审黄昆，升了大堂。

将黄爷搭到大堂之上，县署公厅的风一吹，值掌站班的喊道：“醒醒！”黄爷醉眼朦胧一看众人，县官升了大堂，自己是绳锁加身，英雄不由的一怔，跪在堂前说道：“县太爷，为何锁拿小民？”钱塘县一拍惊堂木，遂说道：“大盗黄昆！你手下有多少的江洋大盗？在钱塘县作了多少案子？还不从实的招来！”黄爷叫道：“县太爷！口角留德。民子就知道保镖为生，不知道什么叫坐地分赃。太爷你派差役去查，我保的是某号之镖。”县太爷问道：“黄昆，你回来多少日子了？”黄爷说道：“小民回来一个多月了。”县太爷问道：“这一个多月，你什么事做不了？”黄爷说道：“是何人将小民告了？有何为凭？”县太爷将焦公子托人招陶氏所写的状纸，并将陶三小与陶氏出首报告之事，俱都告诉了黄爷。黄爷说道：“我没有内兄。”县太爷问道：“黄昆，你妻子苦苦的劝你，你但不但不听，你反倒打骂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被逼不过，跑回娘家去，你的内兄出外刚才回来，这才知道此事。你坐地分赃，你都不高明，你告诉你的伙计偷民户呀，为何单偷焦少爷的绸缎店、估衣铺、杂货铺？连本县都担待不了呀。”黄昆一听这一片言词，在大堂上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：“焦公子失盗，陶氏报告自己，一定是陶氏与焦公子有染。我可冤屈了我那仁义道德的徒儿了。”黄爷有心要在当堂将陶氏水性杨花，焦公子酒色之徒，在县太爷面前诉明；又一想，凭浙江绍兴府黄昆，在大堂上说出这样不人物的话来，岂不愧死？思索至此，遂对县太爷说道：“小民之妇，年轻无知，他告小民坐地分赃，赃物现在何处？”县太爷哈哈一笑，遂说道：“三班人等，前去东门外搜赃物去。”书中代言，万恶的淫尼，早将估衣绸缎包了两个包袱，与陶氏娘子送去了。马快班头去不多时，一个人背着包袱，两个人在后跟着，来到大堂之上。遂说道：“回禀老爷，差人到黄家搜翻赃物，在箱子之中，搜出两个包袱，俱是估衣绸缎。”县太爷一声吩咐：“传估衣铺、绸缎店掌柜的。”绸缎让与估衣铺掌柜的来到大堂之上，绸缎店掌柜的说道：“回禀县太爷，你看这缎子上有我们的字号。”估衣铺掌柜的说道：“回禀县太爷，我们估衣上都有码子，十两的号二八，俱都如此。可有一宗，我们丢的还多，这并不够数儿。”绸缎店掌柜的也说不够所失之数。又打开了那个包袱，也是绸缎、估衣，内中还有绸缎店孙掌柜自己的衣服。两包袱共合二十多件绸缎，绸缎店丢有六十多件。县太爷叫绸缎店将缎子暂且领去，容后再破了案，追出赃来的时候，再前来领物，估衣铺也是如此。县太爷问道：“黄昆，绸缎店掌柜的与你有仇没有？”黄爷说道：“无仇无恨。小民实在没做此事。”县太爷哈哈一笑，遂说道：“出首的，认脏的，俱都有证人，你还敢刁赖？若不动刑罚，量你也不招认。”遂叫道：“左右，将黄昆重打八十大板！”这八十大板，将黄爷打的皮开肉烂，死而复生。县太爷问道：“大盗黄昆，你手下有多少匪人？姓名字谁？速速招来，以免你皮肉吃苦。”黄爷说道：“小民就知道保镖为业，安善为本。”知县将惊堂木一拍，遂说道：“请大刑！”衙役等立时将锁练夹棍取过来，俱都放在大堂之上。平日衙门内的官人，俱都与黄爷是朋友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可就没有交情啦。叫道：“姓黄的，招了吧！”黄爷仍是分辩，县太爷吩咐将黄昆上了夹棍，将黄爷上了顶多五成刑，黄爷就死过去了。衙役遂将夹棍慢慢的松开，用凉水喷头，黄爷苏醒过来，知县说道：“黄昆你要不招，本

县要用非刑拷问。”黄爷心中暗想：“不怕仇人，就怕仇官。”黄爷叫道：“县太爷！你一辈为官，辈辈为官。坐地分赃，我为首，可没有伙计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先画供吧。”黄爷哆里哆嗦画了供，砸镣收狱。书中代言，前清的狱规，每顿饭两个小馍馒头。黄爷在监狱之中，外面无人知晓，每日只靠着两个小馍馒头度命，这且不提。

且说焦公子自从黄爷下狱之后，每日与陶氏肆无忌惮，贪欢取乐。老尼姑这日到了陶宅，问道：“焦公子，你为何不急速把黄昆即刻害死呢？倘若日子一长了，黄家知道黄昆下狱，烦出门子来，将他救出去，岂不误了你与陶氏终身的大事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还是老师傅有远虑。”于是自己带了四百两银子，奔钱塘县而来。到了县衙，直接着进了监狱，面见管狱的朱四头，遂对朱四头说道：“四头，我托你点事。大盗黄昆与我作对，他专叫他的伙计偷我，我烦你在暗中将他害了。我这里有点心意。”语毕，将银子放在朱四的面前说道：“这是四百两。”朱四说道：“大盗黄昆现已问成了死罪，不久就要出红差啦，你何必花钱呢？你拿五百两银子，小人也不敢收，小人天胆也是不敢在私下里害人。”焦公子闻听，把脸向下一沉，提起银包，拂袖而去，仍然够奔黄宅。过了几天，老尼姑假意到黄宅串门子，问焦公子道：“黄昆之事怎么样了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朱四不敢办。”老尼姑说道：“你怎么这样糊涂呢？你是府台大人的少爷，他敢收你的银子吗？你派一位别人去就行啦。贪赃枉法，是多大的罪辜？他焉能敢办呢？”焦公子闻听，这才恍然大悟。遂说道：“若不是师傅高才，吾哪里想的到呢？”老尼姑走后，焦公子遂托了一个刀笔，此人名叫李铁笔，二人当面讲的，四百两银子，必将黄昆害死在狱内。李铁笔收了焦公子四百两银子，遂来到县衙，见了朱四头，言明三百两银子害死黄昆。朱四头说道：“焦少爷亲自来的，要花四百两银子。你花三百两就要办事？”李铁笔说道：“我还能白跑吗？实话对你说，我净落一百两银子。我这一百两银子不能白落，我给你出主意害黄昆，连病呈也不用递。”朱四头说道：“你出什么主意呢？”李铁笔说道：“黄昆此时无有通达信息之人，他这宗案子，也没有人敢与他送饭，你就给他断了饮食，他七天准得死，然后一报告，钱算落下啦。这件事还不缺德，他出红差是杀罪，这样他还落一个整尸首。”朱四头说道：“咱就这样办吧。”于是监狱里的大小伙计等，分了二百两，管狱的朱四头落了一百两，黄昆从此就断了饮食。三天水米未进，又加以身上板子夹棍之伤，大丈夫刀枪不怕，饥饿难当，只饿的七窍生烟。遂叫道：“上差老爷们！给我点凉水喝。”看狱的说道：“姓黄的，你自从打了官司，您连一文钱都没拿出来。狱里也没有井，您等打了井再喝吧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看狱门的说道：“二头，别说闲话，朋友来啦。”这人进了狱门，向黄爷说道：“咱们都是朋友，您打了官司啦，我们实在无法照应您，谁也救不了您。现在您有朋友来看您来啦，要是别人我们就不叫他接见啦，谁叫咱们是朋友呢？”黄爷说道：“是何人前来探监？”这个狱吏说道：“姓赵名得胜。”黄爷说道：“叫他进来吧。”

你道赵得胜被黄爷挤兑的在朋友家住着，忽然听说此事，赵得胜遂回来见了他的老娘，放声大哭说道：“母亲，我师傅现在被我那下贱师娘害的身入监牢，问成了死罪，此事必是焦公子从中所为。母亲，咱娘俩的生命都是我那恩师所救，将儿抚养十载，要回家产，若不然，母亲与孩子早就没有命啦。孩儿打算豁出咱们这几十顷地，我要与我恩师动动官司。”赵老太太闻听，遂叫道：“吾儿，有恩不报非为君子。无奈大清的律条，既已问成了死

罪，怎能更改呢？咱们这点财力，买不了这样的案子。你先拿着三二百两银子，到狱中先运动运动狱吏，叫你师傅别受罪。此外再与狱卒们三二两银子，叫狱卒们与你师傅买些吃食，然后再为设法。”赵得胜遂包了二百两银子，另外又包了二十多两散碎银子，来到了钱塘的监狱里，打听了黄爷的案子，然后拜见管狱的头目。赵得胜与管狱的头目见了面，叫道：“上差，现在狱里收着一股差事，姓黄名昆，那是我的师傅。我打算与他老人家见上一面。”管狱的头目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现在查狱的老爷们查的太紧啦。前者有我们的亲戚打了官司，我去谈了谈话，被查狱的老爷撞见了，受了一顿申斥。”赵得胜说：“老爷，我有点薄礼，你给担点不是吧。”语毕，由腰间掏出一大封银子，雪花白二百两。管狱的一见银子，遂说道：“黄爷都与我们是朋友，你既与黄爷是师徒，咱们也是朋友。此事我一人也不敢专主，把二头请来，先商议商议。”于是打发小伙计将二头请来，大头对二头与赵得胜二人一介绍，说道：“这是赵少爷，现在要探监看看黄爷。这儿有点小心意。”用手指着二百两银子。又说道：“这是给大家买一双鞋穿的。”二头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先到里面言语一声。”二头遂到里面，一看吏卒正与黄昆说损话呢，故此二头当时相拦说道：“朋友来啦。有你一位徒弟赵得胜前来探监，黄爷见吗？”黄昆此时饿的将死，恨不得一见亲人呢，遂说道：“请你将他带进来，我师徒见上一面吧，我黄昆死后也忘不了大恩大德。”二头遂将赵得胜带到死囚牢内，赵得胜一见恩师蓬头垢面，好似活鬼一般，牢中臭味难闻。赵得胜跪在黄爷面前说道：“老师受这样之罪，弟子来迟，实在是弟子不知。”大英雄黄昆此时泪如雨下，遂说道：“为师实在对不起你，我拿刀找你一十三次，你不记为师之仇。”赵得胜也哭的泪如雨下，遂说道：“师傅的大恩大德，弟子岂敢忘去？以前之事，都是我那下贱的师娘之过。”黄昆叫道：“得胜儿！为师三日夜一口水都未进，你叫狱吏给我一口凉水喝吧，我此时干的说不出话来啦。”赵得胜遂回头叫道：“上差！你赏给我恩师一口水喝吧。”狱吏说道：“赵少爷，黄爷有夹棍之伤，不能喝茶。白水冲红糖，能愈夹棍之伤，红糖能活血。”语毕，狱吏端过来一碗红糖水。大英雄黄昆，接过水碗，泪如雨下，眼泪都洒在碗中啦，因为渴的难受，眼泪糖水俱都喝下去了。狱吏又给拿过来一包点心，黄昆糖水就点心，三日得此一饱。赵得胜叫道：“老师！你画了供没有？”黄昆说道：“我画了供啦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你为何画供呢？”黄昆叫道：“孩子，人心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真是炉。八十大板打得我皮开肉烂，夹棍夹在身上，晕死过去数次，焉能受的了呢？”此时狱吏见他师徒说话的工夫太大啦，不耐烦催出了死囚牢狱。赵得胜低声说道：“师傅你存心忍耐些时，孩儿三日之内，教你出牢狱。”黄昆说道：“得胜儿呀，你与老夫所学的工夫，没有盗狱的本领，你救不出我去，你的小命也就饶上啦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怎么没有盗狱的能为呢？我必要救你出狱。”黄昆说道：“此事万不可为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孩儿不能办得到，此事谁能办得到呢？”黄昆说道：“你胜三大爷他能办的到，可惜现在已经回家啦。若是你哥哥黄三太在此，他的学业虽不能盗狱，他可能聘请高人，他也认识侠剑客。除去此二人，谁也不能下此死力来救为师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胜三大爷现在哪儿居住呢？”黄昆说道：“住在直隶郑州古城村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老师，直隶郑州离此太远，我黄三哥，不准在镖局内，这二人都来不及了，等他们来到，你就出了红差啦。你放心吧，这三日之内，孩儿若救不出恩师，孩儿誓不生存，愿与义父同归地下。老师你存

心忍耐些时吧。”语至此，吏卒已经进了牢狱中，赵得胜由袖中抽手巾包儿，将包打开，里面是二三十两散碎白银。赵得胜叫道：“上差老爷们，你多作德吧，与我师傅结个鬼缘，他欲吃什么，就给他买点什么。我今年十七岁，决不忘老爷们的大恩大德。”狱吏说道：“你就望安吧，黄爷自有我们照应呢。我们在饭馆内有折子，黄爷吃不吃，每日三餐，必给送到。”黄爷问道：“得胜，这个手捧子，你可以叫他们与我卸下去。”赵得胜闻听此言，遂与狱吏一要求，狱吏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常时下了捧子。赵得胜说道：“你多忍耐吧，孩儿走了。”黄昆叫道：“得胜儿！你且回来，为师尚有几句言词。”赵得胜回转身躯，黄昆在赵得胜耳边低声说道：“盗狱之事千万别办，你的学业不成。为师还活五十多岁吗？半百有余，死也不为天寿了。”又大声说道：“为师只有两个亲人，黄三太与汝。三太是我侄儿，你是我螟蛉义子，又是我的徒弟。可惜三太未在跟前。我死之后，你将我埋在地边儿上，买一口十两八两的柳木白皮材足矣。千万好好孝敬你的老娘，武学只求强身体足矣，不要恃勇械斗。逢年遇节，与为师烧一点纸。还有一件要事，为师出了红差之后，千万央求官人，花钱雇人将为师的首级缝在尸上。别的千万别办。”语毕，泪如雨下。赵得胜叫道：“恩师忍耐光阴吧！”又低声在耳旁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三日之内我若救不出你去，孩儿也就不活在这昏乱的世上了。”语毕，出了牢狱。回到家中，自己喝了两杯闷酒，躺下就睡，睡的这个工夫不小，赵得胜的老娘，将他唤醒了，喝了点茶，吃了点东西，候到日落之时，也快关城打点啦，赵得胜收拾利落，带上钢刀百宝囊，奔县城而来。顺着马道进了县城，来在狱门之外，狱门已经紧闭，狱墙甚高，如此两夜，未能上了狱墙。等到第三夜四更半天，又奔县城的马道，被胜爷看见。书中代言，胜爷第三次盗狱，未见贾明，遂奔了钱塘县，又奔县城的马道，故此看见赵得胜。胜爷由背后跟下他去，到了洼内树林丛中，赵得胜上吊，自言自语：“非胜爷与黄三太不能办理。”胜爷一听，这又是一件逆事，因为他自己办不了，急的要上吊，非我与三太不可。胜爷听至此处，这才赶奔进前，由背后拍了赵得胜一掌，打着了火折子问道：“你认识胜英吗？我就是神镖将胜英。”赵得胜喜出望外，跪倒磕头，细说根由。胜爷说道：“得胜，凭你的孝义，我必救你师傅。要将你抛开了，黄昆是我盟弟，我也得前去相救。等到晚间，我救了你师傅，我再领着你见三太，要不然叫三太知道了此事，他比你性情还急呢。我救我的盟侄也是三天没有救出来呢。现在三太他们在钱塘堤破庙后呢，我今天也不便回去了，等到夜晚办完了，我再领着你与你师哥三太等相见。”列位，胜爷与赵得胜在树林中说话，想不到树上有人窃听，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暂且不提。

单说赵得胜解下绳套，同着胜爷回了赵家村。到赵家村之时，天气微明，赵得胜敲门，家人出来将门开放，赵得胜叫道：“胜三伯父，请进去吧。”家人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头前领路。”赵得胜将胜爷让到客厅，家人献茶，胜爷喝茶休息，一日无书。到了晚间，赵得胜问：“胜爷，盗狱都用何物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什么都不用，我这里都预备好了。”胜爷遂打开包袱，取出独睡毯子，叫道：“得胜，你将你的家伙，也带着，俱都放在毯条之内，背着同我进城。”赵得胜遂将自己的单刀零碎俱都包在毯条之内，背在身上，随着胜爷进了县城。天气不过刚黑，爷俩进了县城，找了个僻静所在，休息了会儿，天到二更，爷儿俩这才奔监狱而来。书中代言，是监狱的墙上，都是放着枣树枝棘。来到狱墙的东面，赵得胜将

包袱放在地上，打开了包袱，取出零碎东西。胜爷拾了毯条，叫道：“得胜，你可别离这儿，我将你师傅救出监狱，仍然打这儿出来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你请放心，我决不他去。”胜爷遂将毯条仍然抛到墙头之上，掏出飞抓百练锁，一抖飞抓抓住了墙头，胜爷倒绳而上。到了狱墙上面，将独睡毯条用手向下一按，压倒枣树枝棘，胜爷跨在独睡毯条之上。赵得胜在墙底下一看，心中暗想：“不读哪家书，不识哪家字。我要知道如此，我也能够上狱墙啦。”就见胜爷在墙上，由腰内掏出问路石，先问了道路，然后摘下飞抓，带在腰间。飘身下了大墙，拾起问路石子，带在腰间，奔领班房狱吏住的房子而来。纵上房去，脚尖扣住阴阳瓦，用珍珠倒挂的工夫，湿破窗纸向屋中观看。见一张八仙桌，左右各坐一人，外面坐着两个人，床铺上坐着两个人。胜爷一看左边坐着这个人，大胡瓜，就听此人说道：“这不是二头也在这里么，监狱之中，看更的人可就是咱们四个人，咱们吃的是阳间饭，当的是阴间差事，无事便无事，倘若有了事，便有身家性命之忧。要作官可作大官，当差可在大衙门当差，官大一级，可以压死人。黄昆这案，可有点风声，屈与不屈，是他当堂招认的，是县衙门里的事情，咱们应当的责任。惟有金头虎这件差事，并不是应当押在县里的，无故的由府狱四更来天，偷着送到县狱管押。府狱里怕闹错，遂在县狱里，县狱里就不怕闹错么？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。可有一宗，这两件案子，黄昆是江洋大盗，金头虎贾明是明伙执杖，拆擂台，十几条的人命案子，这两案都与焦公子有关系。前天焦公子亲手提着四百两银子，叫咱们害死黄昆，咱们不敢接他的钱，再说咱们当一份差，为四百两银子，屈害好人，也犯不上啦。咱们没敢收他的银子，临走的时候，说了好些个不满意的话。不用说，李铁笔也是他托出来的。李铁笔这笔钱是太平钱，七日饿不死，咱们也有说的，人家黄昆来了亲近的人啦，咱们能够拦阻人家送饭吗？要是没有送饭的，当然将他饿死，这一有送饭的，咱们就有言辞啦，七天饿不死也没法子啦。他要能够出法子横止外面的送饭，那么办，咱们就管不着啦。这样一来也不能害黄昆，咱们还使的是太平钱。”胜爷在房上一听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心中暗想：“无怪乎我在府狱中，三夜未能找着明儿呢，原来在这里寄押呢。若不是救黄昆来，至死也找不着明儿了。”又听那大胡瓜的说道：“你们三位多辛苦，在黄昆与贾明那屋里多留点神吧，千万别懒惰了。”就听那外边坐着的那位说道：“黄昆在死囚牢第五间，贾明在第七间。今天贾明要酒要菜，我们说没有给你预备，他张嘴就骂街，我还打了他几个嘴巴子。这小子是死催的，他终日胡闹。”胜爷在外面点了点头，心中暗说：“费心，费心。”又听那个接着说道：“黄昆倒很老实，每日只是唉声叹气。”胜爷听到这里，由房上下来，够奔二道狱墙，二道狱墙甚矮，也没有枣树枝棘，胜爷纵身形上墙。正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，金风阵阵现一种悲惨的景象。来到狱房，只听唉声叹气的声音，哭爹唤娘。老英雄长叹一口气，心中暗说：“要看起来，就是存心忍耐，吃亏让人。为鸡犬之争，身入囹圄，岂不冤哉？”此时就听贾明正自大呼小叫，胜爷心中暗想：“我先看看我盟弟去。”胜爷走到第五间死囚牢，胜爷侧耳细听，就听里边自己哀叹说道：“苍天哪，苍天哪，曷其报应不公！想俺黄昆，平生未做过亏心之事，何以遇着贱人陶氏与禽兽不如的焦振芳，竟为奸夫淫妇所害。我黄昆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活捉你们奸夫淫妇。”胜爷哑然而笑，心中说道：“贤弟，贤弟，你是自取其祸，你五十余岁，为何娶十七八岁的妇人呢？我再看看我那傻侄子去。”遂又奔第七间死囚牢而来。就听见第六间与第八间，

也是长吁短叹，有的说老娘妻子不能相见，有的说父母兄弟不能团圆，就听贾明在第七间里喊道：“小子们！喊什么？闷了不会捋锁链玩么？再喊我就要骂你们哪！”老英雄心里想：“傻小子还玩笑呢，到了什么时候啦？”老英雄思想至此，心中思想：“若先救人，方才那个黑胡爪的有话，叫他的伙计多辛苦，勤到死囚牢去看看。倘若我动手救人，他们来了如何是好呢？岂不误了事。没有别的，我先将领头班房的人捆好了，然后再来救人。”胜爷思想至此，遂仍够奔二道狱墙，纵过了二道狱墙，奔领班房而来。

来到领班房门外，胜爷不由的打了一寒战，原来屋中灯光没有啦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为何他们将灯熄灭呢？狱里向来终夜不能熄灯。”老英雄蹑足潜踪，走到门前，用手一推班房的门，将未关闭，随手而开。胜爷走到屋中，掏出火折晃着一照，不由的呆愣愣发怔：这六个人俱都捆着呢，捆的非常之妙，两个人的胳膊捆在一块，腿也捆在一块，六个人分为三对，俱都在地上躺着呢。胜爷说道：“是何人捆的你们？”就见那大胡爪的口中有物，直哼哼。胜爷伸手由那大胡爪的口中掏出棉花，问道：“是何人捆的你们？”那大胡爪的说道：“连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正在屋中谈话呢，进来了一个妖精，青脸红发，一身毛。我们刚要喊嚷，那个妖精伸手每人点了一下，我们便都上气不接下气了，认他随便捆绑。老爷子您救了我们呢。”胜爷一听，心中暗想：“我露了白啦。人家带着假面具，救出人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我是本来的面目，这六个人将来都能认识我。”胜爷思想至此，遂说道：“班头，你不收焦公子的四百两银子，不害好人，我今天净救人不害人。”语毕，将棉花仍然塞于班头的口内，仍然越过二道狱墙，走至五号死囚牢门前，胜爷不由的一怔，死囚牢的门已经大开。走到牢内，晃着火折一照，象鼻大锁，掷在地上，黄昆踪影不见。胜爷出了五号囚牢，奔二道狱墙，越过了二道狱墙，来至头道狱墙一看，毯条仍然在墙头上。胜爷掏出飞抓抓住狱墙，捌上了墙头，单胳膊跨着墙头，就见狱墙外那片树林子东南角上，有一道白线。胜爷飘身下了大墙，奔树林子东南角而来，那道白线已经踪影不见。胜爷围着树林子绕了一匝，仍然不见其人，胜爷心中纳闷：此人为何这样的快呢？胜爷又一想：“我在这儿发怔何为？我回去救我侄子贾明去呀。”胜爷仍然回到监狱，再奔七号死囚牢。胜爷一看，死囚牢门外蹲着一个黑影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贾明蹲在那里，口中说道：“我不嚷。”胜爷低声叫道：“明儿！”贾明一听是胜爷的声音，遂叫道：“三大爷！我不嚷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谁救的你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正纳闷捋锁练子呢，一道立闪似的，进到死囚牢中，红胡子蓝脸，竹叶眉。他叫我闭眼，我就将眼闭上啦，唰啦唰啦，我的手铐脚镣就下来啦。他说叫我在门外蹲着，千万别动，必有高人来救我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明儿，我听说你下狱的时候，有人背着你下的狱。你能行动吧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三大爷，我那是装着玩呢，我能走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贾明随我来吧。”爷儿俩奔二道狱墙，贾明先纵过了二道狱墙，胜爷随后也纵过了二道狱墙，爷儿俩来到头道狱墙。胜爷抬头向狱墙上一看，胜爷说道：“明儿，可了不得啦，我进狱墙之时，墙上有一条独睡毯条，为的是出入的。现在毯条没有了，枣树枝棘最厉害不过，如何过去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必是被风刮下去了。”胜爷说：“不能，毯条两头有砖坠着，风刮不下去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咱爷俩砸开狱门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若将狱门砸开，罪名可就大了。”爷俩正在着急之际，忽见由墙外“唰啦”一声，独睡毯条搭在原处，紧跟着又听噗刺一声，上来一人，周身白毛。贾明说道：“三大爷，妖精来了。”胜

爷说道：“光天化日，岂有妖异之事？”胜爷遂向上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墙上答道：“是吾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原来是欧……”语至此，就听墙上之人说道：“老哥哥，念缓念缓。”摆着手不叫向下说。胜爷这才明白原来是欧阳天佐，贾明也明白了，叫道：“豆腐皮！你可吓坏了我啦，吓了我一裤子尿。豆腐皮，你快将我三大爷系上墙去，然后再系上我去。要不然，我招呼着你的名子喊嚷。”欧阳大义士遂系下了绒绳，胜爷捌绒绳上了墙，飘身下了墙头；欧阳大义士再将绒绳掷下来，金头虎贾明也捌绒绳上了大墙，飘身而下；然后欧阳大义士，将绒绳提上来，缠成一个团儿，带在腰间百宝囊内，也纵下墙头，毯条可就不要了。欧阳大义士带路，奔狱墙后的树林子，欧阳大义士叫道：“胜三哥！他们爷儿三个俱在树林子内。”胜爷问道：“那爷儿三个呢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三太在树林子北头，赵得胜在树林子当中，黄昆黄二爷在树林子南头。昨天早晨赵得胜在树林中上吊，你们爷儿俩个谈话，吾在树上窃听呢。老哥哥言说不叫三太知晓，候等救出黄昆再叫三太知晓。老哥哥与得胜回家，我就到钱塘县堤破庙后，败苇之中，找着三太等。今晚我带领三太混进了城内，在一个大寺院内隐藏，候到二更已过，我同着三太奔县狱而来。来到这个树林子，吾将三太领到树林子北头，叫三太上了树，吾用绳子将三太拴在树上。老哥哥，吾黑夜与白天看一般远，你上了狱墙的时候，吾就来到树下啦。赵得胜看见我，他就要跑，吾说：‘你不要跑，吾复姓欧阳双名天佐，胜三哥约我前来帮助救人的，你跟着我来。’他就跟着我来到树林之中，吾也叫他上了树，吾用绳子也将他拴在树上。然后我再进了头道狱墙，正赶上老哥哥在东房上珍珠倒挂，窃听他们说话呢。我也听明白啦，我先到第五间死囚牢，一看果然是黄昆，又到第七间，果然是贾明。比及老哥哥到了死囚牢，我早将班房里的狱吏全都捆上啦。老哥哥又打算由死囚牢返回去捆人，我趁着那个空儿，就将黄昆救了，我手中有诸葛道爷的宝刀，将狱门大锁俱都削落，救出黄昆去，将黄昆领到树林之内，在南头我扶着他上了树，也将他捆在树上了。然后回去又救的贾明。你再回去，贾明早在七号死囚牢门外等着呢。”

胜爷闻听，这才恍然大悟。欧阳大义士将三太、黄昆、赵得胜俱都由树上解下来之后，黄昆、三太、赵得胜俱都谢胜爷与大义士救命之恩。正在此时，就听狱中一阵大乱，胜爷说道：“咱们赶紧走。”黄昆带伤不能行走，赵得胜说道：“我背着你老人家。”赵得胜背起了黄昆，蛮子将皮袄脱下来，书中代言，假面具早已摘下去。胜爷在头前带路，爷儿六个奔钱塘县城马道而来，顺着马道上城，欧阳大义士打皮兜子之中，取出长绳一条，拴在垛口眼之上，赵得胜放下黄昆，捌绒绳而下，第二个贾明，第三个三太，蛮子又用绒绸将黄昆系上，由上面缒将下去，然后胜爷、蛮子将绒绸解下来，缠成一个团，带在腰间，飘身而下。胜爷说道：“大家暂且归在何处？”黄昆说道：“我的怨气不消，二位仁兄既使我绝处逢生，我必报此仇，以解胸中之恨。我想焦公子必在我家，我回家看看；如果在家，吾必要手杀奸夫淫妇。”蛮子说道：“若是回家捉奸，我可不管。”胜爷暗中用手一推蛮子，低声说道：“黄昆此时倒无有什么顾忌，三太脸最薄，你不要胡说。”胜爷遂又回头向黄昆说道：“贤弟回家也好，我等相随。”于是众人遂够奔东门外，仍是赵得胜背着黄昆。此时已有四更来天，众人到了黄宅，进了胡同，黄昆叫道：“胜三哥！禽兽焦振芳若在吾家，二位兄长打牢中将我救出，我手无寸铁，怎样办理？”黄昆的意思，是要与胜爷借刀，胜爷有心不借，又怕朋友

为难。胜爷正在一怔神之际，得胜由背后抽出朴刀，叫道：“师傅，我这口刀虽不如恩师的刀，要杀人也像削瓜切菜。”黄昆接过朴刀，就要跃短墙。胜爷叫道：“贤弟且慢！贤弟你有伤在身，焦振芳全身的武术，你一人焉能行呢？”赵得胜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！我同我老师进去能行吧？”胜爷点头，黄昆上了短墙，赵得胜扶着黄昆的腿，老英雄挣扎着越过了短墙，爷儿俩进了院子，够奔南暗间窗户外。黄昆此时气儿助着，身体倒不觉甚痛苦，黄昆撕碎了窗纸向内观看，黄昆这一看屋中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！只见焦公子与陶氏二人对坐饮酒，陶氏娘子没穿着汗褂，露着雪青的兜肚，绣着品紫的团鹤，赤金的兜肚练，水红绸子底衣，没扎着腿带子，软底紫绣鞋。焦公子也赤着背，穿着茶青的兜肚，纺绸的裤子。桌上摆着烧鸡、烧鱼、肉等食品。怎么这般时候还饮酒呢？原来奸夫淫妇，由定更天就睡了觉啦，睡醒了一觉啦。焦公子说道：“娘子，我今日觉着心惊肉跳，毛发耸然，肉似钩搭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是身体弱了。”焦公子说：“不是。”陶氏又说道：“要不然就是饿啦，我也觉着有点心慌呢。”故此他们二人这才起来喝酒。喝着酒陶氏说道：“我与少爷你商量一件事。”焦公子问道：“何事？”陶氏说道：“咱们俩人的事，瞒不过去观音庵的老尼姑去。头一次你我并不相认，都是老尼姑的成全。后来两个道姑气愤，说闲话，才搬到我们家里来。又被冤家赵得胜撞见，幸亏老尼姑用离间计，倒打一耙，与赵得胜和黄昆俩人拴成对儿。黄昆找赵得胜十余次，都没找着他，后来离间计又松啦，我们那口子也不找赵得胜去啦，随后又用计才将黄昆置于牢狱之中。但不知黄昆何时出斩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我已派人运动看狱的，暗暗将他害死。你放心吧，想此时黄昆早已死了。”陶氏与焦公子喝着酒，将如何定计，如何报案，如何花银子暗害黄昆之话，二人滔滔不断的说了一遍。最后陶氏又对焦公子说道：“老尼姑这五百两银子，你既然应许他，至今为何不给呢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娘子你的记性真大，还惦记着这件事呢？我一文钱也不给她。她要和我耍，我就与她瞪眼，我就说出家人不守清规，给人家出主意害人，非要钱不可，咱们就来打官司。我就这样一吓唬她，她一两银子也不能要啦。”陶氏抿嘴眯嘻着眼，用手一指焦公子道：“你真不好惹，堂堂的公子爷，说了不算。这件事倒不要紧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，黄昆是外来户，此处也没有亲戚当门家族，咱们俩人之事，不能有人干涉。惟独赵得胜是黄昆的干儿子，倘若他要使出法子来，暗中害咱俩人，你可有什么法子？”焦公子闻听一笑，遂说道：“你爷们黄昆比赵得胜名头大不大？我一个诬盗栽赃，就将他置于死地，小小的赵得胜，何足为虑？小冤家那日痛打我那一场，我岂能忘怀？这件事仍由李铁笔办理，花钱买出两个小偷，故意的犯了案，过堂之时，就说将赃都存在赵得胜家中，暗含着叫王七将赃物也放在赵得胜的家中。在大堂上赵得胜必然不认，派官人到他家里去搜，将赃物由他家里搜出来，他浑身都是口，也难以分辩。然后再叫李铁笔去到狱里，花上三百两银子，将赵得胜害死狱中，你我定然高枕无忧了。”陶氏闻听，微然一笑，遂说道：“公子真是高才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公子爷可别厌故喜新，再将我忘了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我要将你舍了，叫我活不到天明。”陶氏说道：“公子出言太重了。”语毕，与焦公子满上了一杯酒，递到焦公子咀边上。黄爷听到这里，可气炸了肺腑，转身形够奔外屋门而来，两脚踹开外屋门。列位，黄爷虽然有伤在身，当时见此光景，火气助着，应了一句俗语：猛虎虽瘦，雄心还在。踹开外间屋的门，奔南暗间而来，掀开了软帘。奸夫淫妇一看，蓬头垢面，犹如

活鬼一般，手中擎着明煌煌的朴刀。两个人正在欢乐之际，黄昆用手一指，遂说道：“禽兽的焦振芳，认识黄爷吗？”说着话抡刀盖顶就刹，焦公子躲之不及，用胳膊一搪，半只胳膊落地，“噗咚”一声。焦公子在床上一脚，奔黄爷踢来，黄爷用刀一撩，右腿挨了一刀，连着一点肉皮，并未落下来。焦公子由床上向下一扑，一只手将黄昆的腿腕子捋住，用死力一拽，竟将黄爷拽倒。书中代言，焦公子这是死力，故此将黄昆揪住，拽了一个仰面朝天。黄昆翻身起来，焦公子仍未撒手，黄昆用朴刀照定焦公子的胳膊上刹了一刀，此时黄昆的气力可不敌一进屋的时候了，这一刀仍未将焦公子胳膊刹断，又照焦公子的面门上刹了一刀，焦公子这才撒了手。黄昆用刀一指陶氏，遂说道：“好你一个贱人！”此时陶氏由床上下来，羔羊吃乳，跪在黄昆面前，叫道：“丈夫！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无论如何，你都看在我年轻无知。”黄昆的刀向下一刹，陶氏便围绕着黄昆跪着爬，用手托着黄昆的刀，黄昆此时不觉心软手软，刀不忍下落。赵得胜站在外间屋说道：“义父，您老人家若饶了她，她可不能饶咱爷们。若只杀焦公子可得偿命。”黄昆叫道：“得胜儿！你看着办吧。”赵得胜在外屋说道：“陶氏身上可曾穿着衣服？”黄昆在屋中这才用刀尖挑起陶氏的汗衫，遂说道：“贱人，你将衣服穿上。”陶氏不敢违命，遂将汗衫穿在身上，仍然跪在地下，苦苦的哀求。赵得胜掀起软帘进了屋中，陶氏说道：“得胜徒儿，你若有好生之德，可怜之情，替我劝一劝你的师傅，将我饶了。求你休记前嫌，帮着你师娘，再说几句好话，留下我这条性命吧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师娘，求情不难。这不是当着我师傅之面，师娘你要秉天理良心。我师傅走后，您留我在家中吃饭，喝着酒，是你调戏我还是我调戏你？你要实话实说，与焦振芳有染，是在你的娘家认识，还是在黄家呢？究竟是何人的介绍？要你明言。”陶氏遂将调戏得胜及尼姑介绍焦公子等事，详细说了一遍，黄昆这才明白方才陶氏与焦振芳所说诬良为盗之事，俱都是邻居尼姑庵的老尼姑所为。赵得胜叫道：“师傅！你听见了没有？此事怎么办吧？”黄昆说道：“全凭徒儿你处治吧。”赵得胜闻听，双眉倒竖，伸手捋住陶氏的青丝，就听噗的一声，只见身首两分，一腔子热血，激了黄昆与赵得胜师徒一身。赵得胜又将焦振芳的首级割下，打开焦振芳的头发，又将陶氏的发也打开，两个人头系在一处，拴在窗棂之上，又将两个死尸，俱都挨在一处。

爷儿两个由屋中出来，仍然由短墙上纵出，黄昆此时心中非常痛快，身上的伤倒不似出狱时之步履艰难了。赵得胜与黄昆来到外面一看，胜爷与金头虎贾明、黄三太在外门等候，惟独不见了大义士欧阳天佐。黄昆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奸夫淫妇已经杀了，小弟胸中之气已出。”黄三太一见黄昆与赵得胜满身是血，早就明白了，也不便询问。金头虎在旁说道：“黄三哥，你看短了一个人，你还发怔呢？”黄昆这才问道：“胜三哥，欧阳大爷哪里去了？”胜三爷见问，不由的长叹了一口气，遂叫道：“黄贤弟！愚兄是一事未已，一事又来。欧阳兄与我孩提相善，肩不离背，背不离肩，他是侠肝义胆的行为，除恶务尽，见善必为。现在钱塘县出了七个奇案，俱都是失去少妇长女，姑娘与嫂嫂在一个屋中安歇，第二日门窗俱开，姑娘便没有了。或是姊弟在一个屋中睡觉，第二日也是如此。还有丈夫不在家，丢了媳妇的，儿妇与婆母在一个屋中安歇，第二日竟将门窗大开，不见了媳妇。姑娘有了婆家的，女家便与男家送信，告诉情由，男家不信，两造便打起官司来了。儿妇丢了，娘家同婆家要人，婆家交不出人来，娘家便告状。就这样的案子有七案

之多，欧阳大义士说：‘此案非我办不了。’他说到此处，便走去了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还有一事，小侄男要趁此时办了，与钱塘县除去大害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何事？贤侄当面言来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与师娘陶氏勾引到一处，出计策害我师徒，诬盗栽赃，俱都是离此不远的淫尼所为，方才在屋中问陶氏，陶氏俱都吐露实言。此尼师徒三人，俱都不是好人，专勾引青年子弟，为非作歹。小侄男打算将此辈，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以除大害。”胜三爷点头说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还是你师徒去办理，我与三太等在庙外等候。”说着话赵得胜、黄昆师徒在前，胜爷、三太、金头虎爷儿三个在后跟随，奔尼姑庵而来。此尼姑庵与黄宅相隔不远，来到庵前，得胜由服中掏出飞抓，搭在墙上，黄昆揪着，奔尼姑庵而来。绒绳上墙，赵得胜用手扶着黄昆的腿。庙墙不高，黄昆上了墙，两手再捋绒绳自己就能下去了。赵得胜拧身形纵过庙墙，爷儿俩进了庙，胜爷等在庙外等候。黄昆与赵得胜二人先奔禅堂，赵得胜将门拨开，爷儿俩个进到屋中。此时四更多天，睡的正熟，爷儿俩摸着一个杀一个，摸着两个杀一双，削瓜切菜一般，杀了三对半，内中正有野鸡溜子王七。这小子虽然被杀，还便宜他啦。因为什么便宜他呢？这小子一个人搬弄是非，引起杭州播，刷了他都不多，偏在睡中一刀将他杀死，这小子故此便宜了。他爷儿俩杀完了，走出禅门，开开角门，与胜爷等奔钱塘门下关。

正向前行走，只见前面来了一伙人，明煌煌灯笼火把，亮子油松，各手手都有家伙。内中有人说道：“老哥们快走，黄昆越狱必然回家，此处离他家不远了。”黄昆闻听一怔，胜爷叫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们快奔那片苇塘隐藏，我引众官人到黄贤弟你的家中，叫他们明白明白。”黄昆与赵得胜、三太等急忙进了苇塘，胜爷迎着这伙官人走来。相隔十几丈远，胜三爷一亮鱼鳞紫金刀，痰嗽一声。众官人俱都见着一个刀影儿，遂追将下来，胜爷在前边跑出去一二百步，再等候众官人，一晃鱼鳞紫金刀，众官人又见刀影。内中有认识黄昆家的，遂说道：“必定是黄昆，离他家不远了。”如此三次，将众官人引到黄宅，胜爷遂隐藏在邻居的房上。众官人有会上房的，先由墙上越过去，仍然开开了门，二十多人持着灯笼进了院子，到了寝室一看，俱都一怔。只见两个死尸倒在地上，窗棂上系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。众官人早有明白的，焦公子与陶氏有染，必然黄昆越狱回家，杀了奸夫淫妇。众人见此光景，明知道前面的故意引诱，捉人的心也打消了，众官人商议：先回归县狱，有什么事再说。方然走出黄昆的胡同，忽然有一物由南面打来，正打在一个班头的身上，原来是一个绸子条，包着一个石头子。打开了一看，上面是四句言词：“字启众官人，来把黄昆寻。够奔观音庵，可拿越狱人。”大众一看，齐声说道：“赶紧奔观音庵吧，这里头又有原故了。”众官人来到观音庵，一推角门进了院中，各屋中寻找黄昆。比及到了禅堂，里外屋中死尸三对半，众官人看毕，回县报案，暂且不提。

单说胜三爷将众人引到黄昆家中之时，在左邻僻静处，晃着火折子，撕下一块绸子手巾，写了四句言词，为的是叫众官人到观音庵查看。胜爷见众官人出了黄昆的南胡同，奔观音庵去，胜爷便奔苇塘中而来。见了黄昆等，胜爷叫道：“黄贤弟，赵贤侄，众官人已经由贤弟家奔观音庵去了。大概此时都进了观音庵啦。此事如今闹的天翻地覆，但不知贤弟、贤侄奔向何处避难？”黄昆见问，不由的泪如雨下，遂说道：“胜三哥，小弟此时无有投奔，将要四海为家了。”胜爷见此光景，一声长叹说道：“贤弟，愚兄生不逢辰，

遭此变故，如今闹的这样，岂能私自罢休？我欲私自罢休，官家亦必彻底根究。一不作二不休，贤弟你既无有投奔，赵得胜贤侄也是无有投奔，此处虎狼之地，你们爷儿俩一时也不能停留。此事将来必然成讼，愚兄拟回江苏镖局，要告两县一府。若能将贺照雄的一切冤屈昭雪，愚兄便算闯过这步大难；若打输了官司，愚兄惟有以死相拚。你们爷俩不必四海飘流，就从此到我镖局避难。是福不是祸，久后愚兄若上诉赢了官司，贤弟你便能逍遥在光天化日之下；愚兄若是输了官司，到了那时再作道理。”语至此，胜爷长叹一声，又说道：“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”说着话，由腰间掏出一只金镖递与黄昆，叫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们师徒，到江苏总镖局，他们若有推托，贤弟便将金镖取出来，叫他们观看。以此镖为凭，就说胜英有话，不论出多大的祸，有胜英一人承担。”黄昆接过金镖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！小弟谢三哥救命之恩。”赵得胜也跪在尘埃给胜爷磕头，胜爷说道：“你们爷儿俩这身血迹，如何能走？你们赶快回到得胜的家中，将血衣焚烧，用水洗净了面上血迹。我见得胜东跨院厢房中尚存有许多的干酒，你们爷儿俩可千万别贪酒。再叫得胜禀明他的老娘，你们由赵家村起身，奔江苏十三省总镖局去吧，我与三太等尚有许多的事未办。”黄昆与赵得胜遂回赵家村而去，胜爷与三太、金头虎爷儿三个，奔西湖岸断桥亭而去。

天光此时已然发亮，就见断桥亭上站立二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萧银龙、杨香五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贾明哥哥可出了牢狱啦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别挨骂啦，你们在一边儿凉快啦，姓贾的被官人拿去，连一个人看看都没有。挨了多少板子都不记的数啦，夹棍夹了好几个死，金钟罩差点破了，杵也入了库啦。”说着话，爷儿几个同到破庙败苇丛中。胜爷说道：“你们小弟兄六人快走，出离此处二十余里之外，你们再落脚。惹下这样的大祸，两县一府必然先在附近搜索越狱的囚犯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您哪里去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你欧阳大叔与我有约会，要在杭州办理丢大姑娘小媳妇的案子。你们快走吧，莫要耽误，快快去罢。”黄三太等小弟兄六人，各自收拾小包袱，奔钱塘堤坡走去。走出去四五里地，遇见卖烧饼馓子的，金头虎叫道：“三哥！咱们买点烧饼馓子，我可饿啦。”傻小子遂买了些烧饼馓子，一行走一行吃，又喝了点钱塘堤的水，遂又走出十余里。贾明叫道：“黄三哥！这三四日，我净在狱里受罪啦，眼里不知落了多少的泪，从此我可不打官司啦。咱们在此处先歇歇再走吧，三四天我也没得安睡。”三太用手一指前面说道：“贾明贤弟，你看迎面那片树林子，咱们进树林子再休息。”傻英雄到了树林丛中，躺下就沉沉睡去，打呼噜说睡语。这五位小弟兄不敢歇息，都在树林四外，窥视有官人前来没有。就听傻英雄说梦话，大声喊道：“小子！啊呦什么？怎在外边惹是非来着？闷了捋锁练呀！”喊完了仍然打呼噜。三太与银龙说道：“贾贤弟还在狱中呢。”杨香五过去就揉鼻子揪耳朵，傻英雄醒了，遂骂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，你们在外面舒服啦，我这几天在狱中，三大件砸着，连骨头都疼，我还是得睡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傻兄弟，此处距钱塘县太近，咱们再向西走出去三十里、五十里，住店还不迟呢。”众人这才由树林中起身奔西走去。傻英雄方才吃完了烧饼馓子，到此时遂叫道：“三哥！我又饿啦。”三太说道：“贾贤弟你看，向西北去有一村庄，咱们到那里找店打尖。”

众人来到西村口，见村口外站着两位老者，正在地净场光之时，乡下人无事，老者在村外闲眺呢。黄三太走上前去施礼，遂叫道：“二位老人家，

此村叫何名？”老者一见三太壮士打扮，很恭敬的样儿，遂答道：“敝村名奚家屯。”三太问道：“此村中可有招商客店，饭馆子没有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此村中倒是有店，可是小店，都是带卖吃食，还有酒缸带肉铺，离着店相隔三四家远，店坐南，酒缸在路北。”三太遂谢过二位老者，众人走入村庄。三太在前一看，路南果有一家小店，众人进了店房一看，柜里边坐着一位白胡老者，一只手捻着银髯。萧银龙赶紧进前说道：“老人家是此店的店东吗？”老者站起身形说道：“不错，这小店正是小老儿的。”萧银龙问道：“可有单间吗？”老者摇头说道：“三十钱一位，通山大炕。要吃饭，烙饼大面都有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您若有单间，给我们腾一间，我们多花几个钱都行。”老者说道：“有两个单间，都是西湖作买卖的，三五个人包一间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老掌柜的您费心，与众人商议商议，若能给我们腾出一间屋子，我们必然多给酒钱。”老者问道：“客官是哪一行发财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们保镖为业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们是哪一家镖局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是十三省总镖局。”老者说道：“少达官可认识胜三爷吗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在下姓萧，那是我胜三大爷。”老者一笑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一个西小院，是新盖的三间房，还不十分干呢。众位暂且屈尊，住在那里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费心老掌柜的。”老者说道：“你们保镖的达官都气壮，众位住在我的店里，可不许多管闲事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们休息三天两天的，决不多管闲事。”伙计在前引路，将六位带到西跨院新房子之中。西暗间搭着一张大板床，明间屋中有一张破八仙桌子，弟兄六位到在屋中落座，伙计将脸水打来，兄弟六位擦脸已毕，金头虎喊道：“有大壶茶先来二十壶茶！”伙计说道：“我们没有那些壶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伙计你不用听他的，有大点的壶，给我们湖上两壶来就行啦。”伙计将茶沏来，金头虎自己斟了好几碗，大声喊道：“在狱里一辈子也喝不着这么的茶。”杨香五暗暗推贾明，递眼神，恐怕傻小子说出来。黄三太问：“伙计，有什么吃的？”伙计说：“大饼大面。”三太说道：“外面有卖肉的，你给我们买五斤肉五斤酒。”贾明说道：“五斤肉可不够，我饿极啦，五十斤都不够。”黄三太说：“贾贤弟不要取笑。”伙计去不多时，将肉买来，遂问道：“达官爷，怎么吃？”黄三太说：“燉着吃吧。”伙计将肉拿到厨房，将肉燉上，刚半生不熟，傻英雄就要吃肉，招呼伙计盛肉。伙计说道：“肉还不熟呢。”傻英雄说道：“生的也行哪，先给我盛两碗来吧。”伙计赌气，将半生不熟的肉给傻英雄盛了两大碗，放在傻英雄面前，傻英雄生肉就酒，吃了一个不亦乐乎。众人谁也管不了他，都看着他好笑。傻英雄吃喝已毕，自己躺在板床上便睡着了。不表傻英雄睡觉，单说众人叫店中的伙计，做了几碗面汤，烙了几斤饼，大家慢慢吃喝。吃喝已毕，天到一更多天，黄三太说道：“众位贤弟在败苇之中，未得一夜安眠，今天咱们大家可要安顿一夜了。”每位又喝了几碗，这才休息，俱都是合衣而卧。众人俱都睡着，天到二更多天，傻英雄可醒了。您道，傻英雄喝西湖的凉水，吃的烧饼馓子，到在店里，烧酒就半生不熟的肉，这些东西到了腹中一生发，可就将傻英雄胀醒了。傻英雄醒了，自己坐在床上，心中暗想：“这房子没人住过，大概闹鬼吧？”书中代言，杨香五挨着金头虎睡，傻英雄要小便，正赶上杨香五睡了一个翻身觉，吓了傻英雄一跳，又不敢出去，遂在屋中小便。然后躺在床上，再要睡可就睡不着了，傻英雄翻来覆去，又思想狱中受罪之事。

傻英雄正在思想的时候，就听西面一墙之隔，忽有哭啼的声音，叫道：

“儿呀，儿呀！父女再要相逢，除非地府阴曹。不想上天真绝人之路，我念书之人没做过损阴伤德之事，为何这样报应？唉！只好一死方休。苍天啊！苍天啊！”傻英雄一听，心中暗想：“隔壁唱桑园寄子呢？这不是搅我们睡觉吗？”思想至此，遂大声叫道：“伙计！伙计！”他一嚷，把杨香五等也给闹醒啦，香五问道：“怎么的啦？你睡足啦？”贾明说：“不是，你听听那边唱戏呢，不是诚心不叫咱们睡觉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人家老掌柜的有话，不叫咱们管闲事，叫人家唱去吧，咱们睡咱的。”贾明这一喊，店里伙计也过来啦，遂问道：“达官爷，何事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你们听听，我们这边睡觉，那边唱戏。儿呀，儿呀，苍天啊，苍天啊，这不是诚心吗？”伙计一笑说道：“达官爷，您别问这个事，他们那里并不是唱戏，我要告诉您，您也得长叹一个唉声。隔壁是我一位二大爷，他是个秀才，奚家屯的富户，杭州有两座买卖，也是运气不佳，亏损了若干万银子，变卖家产补了亏空，尚能维持生活，又连遭两次天火，只落的一贫如洗。现今指着教书为业，老先生着急着的又眼目昏花，学生也散了。又指着姑娘作些针线度日，姑娘倒是能飞针快线，无奈乡村中没有多少活作。有几门阔亲戚，虽不算富，可也不算贫，就仗着几家亲戚周济，敷衍度日。我们这位二大娘又一病在床，请了好几位名医，花了若千的钱，并不见效。我们这位妹妹贤而且孝，半夜子时在院中跪祷上苍，烧香祷祝，为他的老娘祈祷，无奈在家祈祷无灵。又许下愿心‘如娘亲病好，在白莲寺烧香许愿。’将愿许下，两三日，我们这位二大娘略进饮食，不到二十天病体全愈。老太太向姑娘说道：‘为娘的病已不治啦，只求一死，想不到忽然又好了。’姑娘遂将白莲寺烧香还愿之事，对老娘学说了一遍。我们二大娘与老头子一提此事，老先生说道：‘这是姑娘孝心所感，父母就是活佛，何必烧香还愿呢？’我们二大娘说道：‘不能失信于神佛。’遂雇了一辆车，前往白莲寺还愿，这白莲寺离我们这儿六里来地，母女前去烧香。白莲寺庙宇广大，有门头僧，有值日僧，有待客僧，有掌院僧，共二百多和尚。母女烧香，先奔五层观音殿，老太太问值日僧有女厕所没有，值日僧说道：‘观音殿西就是女厕所。’叫姑娘在观音殿等候，老太太去厕所出恭，老太太回来再找姑娘，踪迹不见。问值日僧，值日僧说道：‘姑娘也跟着老太太您去了。’老太太闻听，遂在庙内遍找，并没有姑娘。将掌院僧请出来，又在各处寻找，也不见姑娘。老太太痛哭一场，自己赶紧回家，将此事与老先生说明，老先生急速又到白莲寺大闹一场，掌院僧同着老先生，又在斋堂、厕所俱都找遍，仍不见姑娘。老先生遂在县署起诉，县太爷派马快三班搜查白莲寺，并不见奚家小姐。官人搜查了三四次，回禀县太爷，并无姑娘的下落。奚老先生在县署公厅大闹不休，县太爷大怒说道：‘奚老先生依仗身为秀才，搔扰公堂。既为秀才，就不该叫姑娘去降香。家教不严，自获其咎，本县还得赔你姑娘吗？’将老先生赶出县署。老先生回到家中痛哭一场，又想起法子，前去托人情去啦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托谁的人情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杭州府跺脚乱颤，专走各官厅，安乐村贺家堡赛专诸贺兆雄的便是。”金头虎一听，一把将伙计抓住问道：“老先生是贺兆雄的什么人？”伙计说道：“老先生是贺兆雄的岳父，姑娘就是贺兆雄的未婚之妻。”金头虎闻听，将伙计向后一推，伙计闹了一个仰面朝天。贾明叫道：“黄三哥！此事怎么办吧？”萧银龙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不是专管闲事吗？”贾明说：“要了我的命啦，我也没有主意啦。”伙计爬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土，银龙说道：“我们这位哥哥有点半疯。老先生烦人情怎么样了？”

伙计说道：“烦人情去到了贺宅，只见贺宅大门上有杭州府的封皮，贺宅一人皆无。老先生回得家来，又是一场闷气，老夫妻非要寻死不可，众街邻谁也不能老在后头跟着。”银龙长叹了一口气。伙计说道：“我方才不叫您问，问了也是白添烦恼而已。”贾明叫道：“黄三哥，萧银龙，此事怎么办吧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你看怎么办吧？”贾明说道：“黄三哥将刀借给我吧。”三太说道：“你要刀何用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要自刎。”三太一笑说道：“贤弟就是这个能为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伙计，你将你们掌柜请来。”伙计前去请老掌柜的去，工夫不大，掌柜的来到屋中。萧银龙说道：“老掌柜的，我们与贺兆雄是磕头弟兄，请您将奚老先生请过来，我们弟兄要舍命找小姐。”金头虎喊道：“贺兆雄为我们封的门！”老掌柜一听，心中甚为欢喜，当时叫伙计到西隔壁，将奚老先生夫妻请来，老夫妻来到店房，哭的如同泪人一般。黄三太六位英雄，迎上前去说道：“伯父伯母，小侄男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贾明、银龙拜见伯父伯母。”老夫妻衣裳褴褛，自觉赧颜，见此光景，不知所措，急忙答礼相还，说道：“寒儒不敢当。”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弟兄六人与贺兆雄是金兰之好，令婿打官司封门，俱都是为我等连累。令爱在白莲寺还愿，何能失踪？必然是庙里僧人隐藏不献。因亲者亲，因友者友，小侄男可不敢放肆，姑娘必是姿容秀丽。”老先生眼泪汪汪的说道：“小女倒有几分姿色。在此时我也与贺宅结不上亲事，皆因为前二十年我学生在杭州府开了两处小生意，现时与贺大人相善，故才结下儿女亲事。那时我的小女尚在怀抱，我家姑爷才会行走。要不然早已过门啦，皆因贺大人病了一年多，然后去世了，我家姑爷守服，未能完婚。今年小女已二十二岁，到如今失去，将来叫我怎样见我的姑爷？小老儿自买卖收拾之后，又多蒙我家姑爷周济与我。有小女是亲戚；若没有小女，还是什么亲戚？我夫妻必至冻饥而死。”三太与萧银龙向老者说道：“白莲寺距此多远？”老先生答道：“在此屯正北偏点西，约有六里之遥。”三太说道：“老伯父千万不要行拙志，我们必然寻找姑娘，去探白莲寺，以报答贺兆雄待我弟兄之恩。要论能为，我们可不如白莲寺僧人，我们虽然没有能为，尚可以拚命呢。姑娘若果然在白莲寺之内，我等必将姑娘接回来；姑娘若有不测，我们也将尸首取回，然后老伯父再与僧人成讼。老伯父万不要行短见，三日之内，必然有姑娘的下落。”萧银龙又低声问道：“黄三哥，您腰间还有银子吗？”三太说道：“只有十几两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您拿出一锭银子，我这里拿出一锭银子，先与老先生度日。”黄三太伸手取出一锭银子，交与银龙，银龙托着两锭银子，交与了奚老者，遂说道：“老伯父，此银子拿去暂为度日，候我等救出小姐，必有办法，不能叫您生活艰难。”萧银龙又问了白莲寺的佛殿共有几层，奚老者说道：“白莲寺是五层佛殿，头前有钟鼓二楼，西南有十三级宝塔，东院有东禅堂，西院有西禅堂，观音殿在后院，此寺甚为广大。”萧银龙问明白了庙中的情形，记在心中。遂说道：“老伯即请回家，我们六人就要起身。”奚老者是千恩万谢，遂出离小店，回到家中不提。

弟兄六人够奔白莲寺，萧银龙在路上叫道：“黄三哥！咱们这就是舍命交友。咱们六人也不是一个和尚的敌手。在擂台上咱们都看见啦，欧阳大义士都被和尚所败，咱们众人到庙，可是专为找奚家的小姐，千万可别打仗，打仗是自找其祸。”说着话过了树林子，看见十三节宝塔，高耸耸直插霄汉。走到了白莲寺切近，只听得风吹铜铃响的声音，庙的西面是山，陡壁山崖，庙后距小西湖岸不远，前面迎门一块匾，上面写的是“万历重修。”字样看

不甚真切。众人看完匾，周围绕了一匝，由西面再向北去，是白莲寺的后墙，此墙最矮，庙后东西俱是苇塘，北面是一片大树林。看了看地势，真是清静，连犬吠的声音都没有。萧银龙说道：“黄三哥，庙里的和尚武艺高强，咱弟兄是两个一拨，我与黄三哥一拨。”张茂龙说：“我与李煜一拨。”金头虎一笑说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，咱两一拨。可有一样，谁探哪儿，可得依我分派。银龙与黄三哥探东禅堂，张七与李煜探西禅堂，我与杨香五探后禅堂后院。”傻小子这一回为的是便宜，翻到上了当啦。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！就这么办吧。”语毕，二人由后墙纵过去，由东院向南走。见有广大的一所花园子，九月初间的时候，一看里面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青之草。此时正在三更时分，二人进了东禅堂北院，就听禅堂屋中有法器声音，灯烛明亮。屋中虽点着灯，可是鸦雀无声。二位舐破窗纸往禅堂屋中窃看，见墙上俱画着武术的姿式，屋中坐着和尚，手打着问讯，盘膝养神。再看各屋中有念经的，有练武的，再向南去是东禅堂的东院，宽阔之甚，房舍甚多，再向南去是东禅堂的南院，弟兄二人走到钟鼓二楼，轻车熟路又翻回来。走至花园子，刚才走到翠竹林当中，粉壁墙咣啷一响，开了一道木门，打木门里面转出一个和尚，手掌着一个白纱灯，出了门回身将门一带，砰的一声双门关闭，此和尚打着灯笼向北去。银龙低声叫道：“三哥，咱们跟着他。”到了花园东北角，有十数间见楞见角的大灰棚，由平地起，高有一丈七八，里边俱是堆的劈柴，一垛一垛的俱都有八仙桌儿大小，相隔二尺来远的档儿。这座庙本是阔庙，长年有打柴的和尚，此庙真可称的起干柴细米，不漏的房屋。小和尚打着灯笼在头前走，二英雄蹑足潜踪，在后面跟随。和尚到了劈柴棚的东北角，灰棚中有三间矮禅堂，内有灯烛之光，门上挂着青布单帘，小和尚站在门外，念道：“弥陀佛。”就见由屋中出来一个和尚说道：“师弟你是诚心玩皮，快进来吧。若叫老方丈知晓，焉有你的命在？”小和尚进了屋中，萧黄二人蹑足来到窗外，打破窗纸向里观看，只见东西坐着两个和尚，里面有两个少妇，满头的珠翠。方才进来的小和尚说道：“二位师兄跑到这儿乐来啦，我说里面十三个，怎么短少了两个呢？原来在这儿呢。”屋中这两个和尚说道：“师弟别大声怪叫的，倘被师祖父知晓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师祖父在后禅堂，要养一百天锐气不见天日，吃喝都是四位师叔照料。明天叫你师嫂陪你喝酒，你别胡喊。”小和尚一抚自己的脑袋说道：“师兄许愿可得还愿，咱们可是出家人，说哪应哪。”萧银龙一看这三个小和尚，最大的年纪不过在十七八岁，俱都将头皮剃的铮光且青。书中代言，杭州府所失去的少妇长女，从此有了下落。小和尚说完了，转身形打灯笼掀帘出去，黄三太与萧银龙见小和尚出来，遂躲在劈柴垛后。小和尚走远，黄萧二人又来到窗外窥看，就听屋中两个妇女说说笑笑，黄爷性急，低声叫道：“银龙贤弟，我先杀了这两个和尚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咱为找奚家姑娘来的，赶紧追小和尚，看他向哪里去。”黄三太耐着性儿，与银龙追下小和尚去了。只见小和尚仍然来到翠竹林的当中粉壁墙，左手一拉粉壁墙上的铜环子，右脚尖一蹬古铜月牙钉，咣啷一响，双门开开，小和尚转身进去，一带双门，仍然是粉壁墙，荷叶门就看不见了。萧银龙走到近前，用手一摸，墙上平平整整，南面是一片竹林。萧银龙晃着火折子一照，此门高有五六尺，宽有三尺，上面画着福禄寿三星，不知道的决看不出门来。萧银龙用手轻轻一敲，门的两边俱是砖墙，小侠客叫道：“黄三哥，您在这边给我看着点，我到那边看看。”黄三爷点头，银龙拧身形上墙，到上面一看，此墙有六尺宽，小英雄纵到墙

的东面一看，是一所大跨院，用手一拍当当乱响，俱是磨砖对缝，由西面看是粉壁墙，由东面看是大墙。萧银龙纵过了粉壁墙，叫道：“三哥！小和尚方才在劈柴棚那儿所说的有这么一句话：‘十三个剩了十一个啦，原来你们在这儿取乐呢。’大概那十一个必都在这里。此墙乃是夹壁墙，上面六尺余宽。贺大哥未过门之妻必然在这里，我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我对这消息埋伏倒也略知一二，我想里面必有危险。小弟进夹壁墙之中，倘若平安无事，我就不言语啦；倘若有了差错，说一句不幸的话，小弟若被获遭擒，或被消息埋伏所伤，小弟必给您一个信，我若是在里面遇险，必然啊哟一声，那就是出了事啦。到那时您可千万别救小弟，您赶紧出白莲寺，寻找胜三大爷与欧阳大爷，他们二位若来一位，就可救小弟出险。您要不这么办，您就不是疼兄爱弟了，倘若您不这么办，您伸手救我，不但救不了我，您也得饶上。”语毕，萧银龙扎绑了一番，摸了摸判官双笔，左手一抓青铜环子，右脚尖一点底下的月牙钉，就听咣啷一响，荷叶门一转，人随着门进去了。三太侧耳细听，工夫不大，就听里面咯吱咯吱的声音，紧跟着童子音，“啊哟”一声。黄三太擦拳磨掌，咬牙切齿，心中暗想：“我兄弟轻者带伤，重者殒命。萧银龙并不认识贺兆雄，都是我的介绍，萧银龙为朋友能舍命，我三太岂能畏刀避剑，掷下好朋友逃走之理呢？”三太思想至此，勒十字绊，紧英雄带，左手一拉铜环，右脚尖一点月牙钉，咣啷一声荷叶门一转，人随着门进里面去了。三太转到里面，脚一摸地，底下四寸宽的接脚石，用脚一点，实地一般。第二层也是如此，这是倒下台阶。到了第三层接脚石，黄三太的手可就松开门上的铜环子，下到第四层，是平坦之地。书中代言，地下是一块转环板。刚由台阶下来之时，正踩在转轴的中心，这是有尺寸的，再一迈那条腿就踩在板上了，觉着向下一歪，想要向上纵可就来不及了，英雄一抱头，就觉身落在网兜之上。萧银龙叫道：“黄三哥吗？”黄三太答道：“是我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怎样嘱咐您？您偏这么办，只落的哥俩被获遭擒。您看看这个窰子，有一丈多深，咱们这是在半悬空的网子里。您可别动，要一动弹，可有倒须勾，必扎入肉内。”黄三爷此时焉能听这一套？在网上两膀一晃，倒须勾果然围住身躯，串铃一阵乱响，就听北面上有人说道：“这是哪个这么慌呀？进了荷叶门，向南一纵六尺远，就有倒下接脚石。”暗中交代，此地窰子三十余丈长，一丈二尺宽，若由荷叶门进去，向南纵出六尺远，就脚踏实地了，有台阶可下。小和尚喊着，由北面而来，走到网兜的切近，“啊呀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原来不是咱们的人。”语毕，转身回去，与二当家送信去了。这位二当家的就是梅花桩下被胜爷打了一镖的法慧，小和尚走到法慧的面前说道：“师傅不好了，咱们庙里有人，是俗家的打扮，还带着家伙呢。”法慧说道：“这必是奚老儿在县里告啦，官人前来踩探。将他们捆上来。”两个小和尚答应一声，出了垂花门，来到网兜切近，伸手摘网，将黄爷、萧爷二位俱卸下来，然后仍将网挂好。两个小和尚早将黄萧二位的兵刃暗器由身上搜出来，捆绑停当，要挟着黄萧二人。萧银龙说道：“何必挟着？你就说话吧，哪儿都跟着你走。”于是小和尚每人推着一个，遂说道：“进垂花门吧。”萧银龙一看，四扇垂花门开着两扇，临进门的时候，萧银龙心细，用嘴巴子一挨垂花门，冰凉，原来此门是石头的。萧银龙在前，黄三太在后，进了垂花门一看，是一个大地窰子，大可容十余间房子，正北面是北禅堂三间，南面还有灰棚。小和尚将银龙与三太二人推到三间禅堂之内，里面坐定一个凶僧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万恶的淫僧法慧，在禅堂之内，摆着一桌酒席，

在那里取乐呢。萧银龙进了禅堂之内，是笑容可掬，满不放在心上，黄三太是怒目横眉，二人站在凶僧的面前。法慧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个衙门的鹰爪？奉何人所派，前来要探白莲寺？”萧银龙闻听，微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是有眼无珠，我们是保镖的。”法慧一听是保镖的，当时面带怒容，咬牙切齿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的保镖的？前来何事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我们是江苏十三省总镖局的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，那就是我胜三大爷。后边这位家住浙江绍兴府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黄名三太。”法慧一听，怒气冲冲，遂说道：“小辈们，天堂有路你不定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原来是胜英的门人。”遂吩咐小和尚道：“将这两个小辈绑在外面柏木桩之上。”书中代言，这座地窖子，四外俱用柏木桩作立柱，上面有架，铺着柏木板，柏木板上面就是平地，铺黄土栽种花草，禅堂外面俱都是柏木桩。恶僧一声吩咐，将萧黄二人俱都捆绑在柏木桩上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又有串铃响的声音，进来两个小和尚，对法慧说道：“回禀二当家的，外面十八尊罗汉殿，又擒着两个人。掌院老当家的问他们，原来是十三省总镖局的，一个叫张茂龙，一个叫李煜。掌院当家的言说，先将他们幽囚在地窖子之中。”法慧闻听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这擒获了两个，也是保镖的，现在俱都绑在柏木桩上啦，叫他们在一块作伴吧。”小和尚将张李二位英雄推推拥拥，来到东面柏木桩之前，头一位萧银龙，第二位黄三太，第三位张茂龙，第四位李煜。刚捆完李煜，就听夹道又有脚步声，黄三太只气得肝胆欲裂，原来是一个小和尚同着七星真人赵昆福而来。进了垂花门，和尚站起身躯说道：“道友请坐。”老道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二师兄请坐。”列位，怨不得胜爷寻不着老道呢，原来他跑到和尚庙来了。真是凶僧恶道，聚于一处，二人道了寒暄，对坐饮酒。正在饮酒谈话之际，夹道外又有脚步声，进来一个年轻的僧人，遂说道：“二师伯，现在观音殿后院禅堂又拿住了两个人，四师叔、五师叔问了他们啦，也是保镖的。老当家的有话，一百日之内，无论什么事都不叫回禀。四师叔与五师叔吩咐的，叫放在地窖子里。”法慧说道：“这里柏木桩子上捆着的都是他们同伙，将这俩也捆在柏木桩子上吧。”两个小和尚将贾明、杨香五由肩头之上向地下一掷，金头虎说道：“啊？黄三哥，萧银龙你们都早到啦？”贾明又向桌上一看，书中代言，禅堂的帘子挑着呢，恶道与法慧同桌饮酒，外面看的很清楚。贾明说道：“老道，原来你跑到和尚庙里来啦，怨不的寻不着你呢。”恶道七星真人，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二师兄，这小子太坏啦，在古城村，他们将贫道捉住，临活埋贫道的时候，这小子他还打贫道两个嘴巴子。若不是二师兄相救，贫道早被群小们害了。”黄三太、萧银龙一听这才明白，原来古城村埋老道的时候，是此贼和尚救去的。

书中代言，贾明与杨香五探的是后院，二人跳过了大墙，是十间禅堂，正面五间，两边各两间半，都有跨院，北正禅堂可矮。杨香五、贾明二人都上了西面的禅堂，禅堂下两对大纱灯，在地上支着，小和尚手提着纱灯，院中两个和尚比武，有十余僧人旁观。这两个比武的和尚特别，俱是蓝布裤褂，白袜开口僧鞋，一个头上带黄澄澄的月牙亮金箍，黑真真发髻飘洒两肩头，面如冠玉，齿白唇红，年在十八九岁，手使黄澄澄的一对亮金如意；一个头上是白亮亮的银月牙箍，黑发髻飘洒两肩头，也在十八九岁。这二人是老方丈的徒弟，八大名僧内的两位弟子。老方丈无论上何处去，他有四个年轻的徒弟，都是正身的童子，跟随寸步不离。这四个徒弟，伺候完了老方丈，师

兄弟两个在院中比武，带亮银箍的是七徒弟法如，手使一条大杆子；带黄箍的是六徒弟法祥，手使亮金如意。二人在院中比武，亮金如意是摘解撕掇，劈打抓拿；大杆子一丈多长，有胳膊粗，是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，蛟龙出水，摆尾摇头。二人真是棋逢对手，在院中来往操演对打。杨五爷一看，暗中伸大指叫好，贾明低声说道：“杨五哥，有好叫着点。你看大蜡杆子眼看要点上，拿那个玩艺儿一推就出去啦。”杨香五低声摇头摆手说道：“你别惹祸。”书中代言，杨五爷知道傻小子的毛病，高兴就喊。杨五爷遂打瓦檐边上向下一滚，一手抓着椽子头，一手揪着瓦檐，双足踹着一棵椽子，珍珠倒挂向下观看。就见用蜡杆子的，一抖杆子奔使如意的太阳穴点来，如意向外一崩，“叭哒”一声，将蜡杆子崩出去了。傻小子低声叫道：“杨五哥，好厉害！吓了我一跳。”傻英雄一见无人理他，举目一看，杨香五没有了。傻英雄说：“这小子他哪里去啦？”就见下边两个小和尚，使蜡杆子的前把一高，后把一低，奔使如意的鼻梁上点去，看看点到鼻梁之上，使如意的一矮身，双如意的一声，将蜡杆头咬住。使蜡杆子的后把向前倒，前把一扬，将使如意的挑起，用力一抡，就听得唔唔带风的声响，使如意的将双如意一松手，落在了尘埃，犹如一个棉花团相似。贾明张口就要喊好，又想起来身在白莲寺呢，将声音向回一闭，鼻子眼里哼了一声。就听使蜡杆子的说道：“师兄，咱们休息休息再练吧，我要小解去。”法祥一点头，法如遂够奔西禅堂后坡去了。贾明还在房上爬着向下看呢，冷不防由背后一杆子将贾明由房檐之上挑将下来，傻小子由房上落下来，离地三尺来高，一个云里翻，方要站稳还没有站住呢，又在肋稍上斜插柳又是一杆子，将傻英雄按倒尘埃。傻英雄说道：“别按劲，别按劲，小心着肚子。快捆吧，快捆吧。”过来两个小和尚，一掏贾明的兜囊。书中代言，小和尚要掏贾明的飞抓，好捆贾爷，哪知道贾爷囊中是空空如也，上白莲寺来的时候，与店家练笨把势的借了一口单刀，贾明的兵刃零碎早就入了库啦。小和尚一掏兜是空的，遂将傻英雄一翻身，解傻英雄的十字绊，好捆贾明。贾明这一仰面，一眼就将杨五爷盯上啦，遂仰手一指说道：“椽子头上还有一个。”使大杆子仰面一看，甩手一杆子奔杨五爷肋稍点去，杨五爷随杆而落，打算就地十八滚逃走，被人家用蜡杆子一按，过来几个小和尚，手忙脚乱，四马倒攒蹄捆好。法祥遂问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咱爷们是十三省总镖局的，老爷我叫恨地无环铁霸王。那个叫小毛遂杨香五。”法祥、法如二人不敢发落，又不能禀报老方丈，遂与师兄一商议，将此二人暂放在地窖子内，这就是傻英雄与杨香五被获的根由。

杨香五在第五棵桩子上，贾爷在六棵桩子上面，小弟兄六位，总算没白探白莲寺，总算是开了眼啦。和尚、老道喝着酒说话，凶僧恶道同气相亲，无话不说，恶道说道：“二师兄的绝艺是香砂迷魂袋，可称天下罕有，古城村救贫道，多亏此物。自从古城村逃走之后，贫道至今落得无立锥之地，幸而来到白莲寺方得存身。”凶僧说道：“你我乃是知己之友，只管住着，日后再为设法。”二人随便一谈，接谈法慧奸淫妇女之事，老道说道：“二师兄多大福气，可称身占十美而不乱。”法慧说道：“道友不知，梅花桩下，老胜英暗算贫僧，打了我一镖，如今镖伤尚未痊愈，故不能追欢取乐。提起老胜英来，真真令人可恨。”老道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还有一件要事，这六个人是胜英的羽翼，今既被擒，但不知二师兄如何处治他们？现在胜英在杭州呢，这六人若逃走一个，走漏了风声，若被胜英知晓，白莲寺必然化为灰

焮。”法慧闻听老道之言，微然一笑，说道：“道兄何故长他人的锐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？胜英何足为虑？”恶道自知失言，遂说道：“二师兄伤痕未愈，身体必然虚弱。人心这宗东西，能大补元气，若将六个小辈摘心饮酒，既可补元阳，又可助心气。”法慧说道：“道兄，我这地窖子每日打扫，地板全都用清水涮了，摘心开膛，血水淋漓，岂不污了禅堂？”老道笑道：“二师兄您不明白，开膛不能够过去就动手。您这庙里有的是厨房，厨房有脏水桶，一个脏水桶就可以开三四个人的膛，血都流在脏水桶内，地板上一点血迹也不能见。然后叫两个人将脏水桶搭到苇地里一倒。”法慧说道：“尸体向外抬的时候，也是血水淋漓。”恶道说道：“二师兄真慈悲，开完了膛就将人大卸八块，放在水桶之内。先叫人到苇塘里刨上一个大坑。”法慧仍然犹疑，恶道说道：“二师兄万不可优柔无断，倘若走了一个，将消息传到胜英的耳内，胜英必然勾串官面前来搜庙。咱这庙中现又私藏妇女，倘若破了案，二师兄您担待的起吗？莲花峪林士佩的山寨，被胜英一夜之间将山寨扫平；建宁府的双龙山犹如铜墙铁壁一般，都被胜英等所破。二师兄万勿犹疑。”法慧遂叫小和尚，将六位英雄的发髻俱都打开，绑在桩子上，腿腕子也绑上一道绳子，又打发小和尚去取牛耳尖刀、小刀子、小剪子、脏水桶等物。小和尚由地窖子后地道出去，打花园中的花厅出来，去取应用的物件不表。金头虎大声喊道：“杂毛！你太损啦，要宰先宰你贾太爷！”工夫不见甚大，小和尚将脏水桶抬到地窖子之中，小刀子、小剪子，俱都放在六位英雄的面前，油布一块，搭在水桶之上。法慧说道：“哪位动手？”有一个小和尚手黑胆大，上前说道：“我动手。先开那一个吧？”老道说道：“由第一棵桩子上动手。”小和尚遂将萧银龙的英雄带解开，将短靠用刀挑了，又将脏水桶放在银龙的面前，一个伸手开膛，一个提着油布，为的是血溅不了人的身上。老道在屋中告诉开膛摘心的小和尚：“开膛之时，先用牛耳尖刀，由小腹扎进去向上挑，挑到胸口窝，用小钩子，将心向外一勾，放在凉水盆内，然后再由凉水盆中取出来，放在醋盆内，为的是去腥气。”小和尚闻听，说了一声：“晓得了。”手执牛耳尖刀奔萧银龙而来。老道说道：“别忘了用水浇头。”一个小和尚用凉水给银龙浇头，连浇了三次，此时乃九月初间的天气，冷水这么一浇头，萧银龙就是混身直打战。小和尚问道：“道爷，冷水浇头取其何意？”恶道说道：“不读哪家书，不识哪家字。凉水这一浇头，心中的血就静了，为的是熬汤时没有血腥气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恶道，你太损啦。但不知你将来怎样报应？”老道吩咐小和尚：“他要再骂街，先将他舌头给他割下来。”贾明一听，心中暗想：“别骂啦，人家都受一刀之苦，我弄得两个死，这是何必呢？”此时萧爷心中那分难过，就不用说啦，家中的父母，从此不能相见。黄三太、张茂龙、李煜，俱都转睛而视，就是金头虎的脑袋乱动，他的冲天杵，拴不了桩子上。小和尚挺着脖子，用二指一点银龙的心口窝，牛耳尖刀向腹中一递。六位小弟兄们一闭眼睛，不忍观看，耳中就听噗的一声，死尸栽倒尘埃，血迹溅出去好几尺远。杨香五睁睛一看，并不是银龙，乃是小和尚躺在地板之上。书中代言，杀人的这个人，没有二十年的苦工夫，就练不出这手武艺来。此人是在禅堂上面爬着，杀人的时候，一手执刀，一手扶着禅堂的椽子头，两足一蹬上面的地窖子顶板，头朝下奔小和尚而来。人不落地，刀先奔小和尚脖颈而去，杀完了小和尚，站在地板上，一抬腿将死尸踢出三四尺远。法慧当时就是一怔，就见此人身穿皮马褂。您道此人是谁？不是别位，正是欧阳大义士。法慧一声喊嚷，叫徒弟取过了家

伙。

再表欧阳大义士因何来此处呢？自黄昆、赵得胜杀焦公子与陶氏之时，他与胜爷约会，要探白莲寺，在白莲寺与胜爷打对头。当时胜爷只言欧阳大义士，约自己办杭州丢妇女的案子，可未敢言明探白莲寺，一则怕隔垣有耳，二则怕小弟兄们好奇心胜，私自前去，所以并未明言。欧阳大义士自从在双龙山得了宝剑之后，便到杭州寻找聋哑仙师，举凡庵观寺院，莫不进去参观，当日在黄宅与胜爷说完了话走后，第二日欧阳爷到了长春寺，就听禅堂之内，有人念了一声“无量佛，欧阳贤弟里边坐。”大义士一听，心中暗想，和尚庙里怎么有了老道啦？进禅堂一看，正是诸葛道爷，连粥昆长老也在庙中。欧阳爷进了禅堂落座，小和尚献过茶来，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杂毛老道，我与你贺喜。”诸葛道爷说道：“欧阳施主，此庙中长老，是我的朋友。当着朋友，欧阳施主不要玩笑，贫道何喜之有？”欧阳爷遂将包袱解开，取出宝剑，递与诸葛道爷，说道：“杂毛你看看，这个东西是哪个王八羔子的？”道爷接剑在手，不由的惊喜说道：“贫道谢过欧阳施主，此剑正是贫道之物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杂毛你不要谢我，我求你点事。”诸葛道爷说道：“但不知何事？请施主当面言来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现在杭州府出了不少的离奇案子，大姑娘小媳妇在家好好的，明日便将人丢了，遍访无着。所有杭州著名之地，我都访遍了，连一点影都没访着。现在我要探白莲寺，恐我一人有失，打算请你去一趟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施主你先走吧，夜晚我必到，咱们庙中见面。”蛮子遂站起身形，告辞而去。书中代言，长春寺的掌院僧是白莲寺璧和僧的师侄，自幼参禅悟道，不好学武，来长春寺掌院，他就知吃斋奉经，是事不问，诸葛道爷与之相善，这位长老名叫法然。法然僧在旁一听这件事，不由的大吃一惊。遂说道：“贫僧不问世事，诸葛道兄务必要调查调查，千万此事不成为事实才好。”不表法然僧与诸葛道爷闲谈，单表蛮子由长春寺走后，候至三更来天，蛮子独自一人够奔白莲寺，由西群墙而过。他是夜眼，看见小和尚有抬着水桶的，有端着水盆的，还有端着醋盆和小刀子、小勾子的，由花厅里面下去。蛮子一看都下了地道啦，花厅上面还留着一个和尚坐在几凳上面，蛮子过去一伸手，将小和尚用点穴法点住，掏出绳子将小和尚捆住，然后一把掌破了点穴法，拾起小和尚的钢刀，照着小和尚脑袋一刀背，将小和尚脑皮磕破，微见血迹。小和尚苦苦哀求，遂说道：“施主饶命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吾问你一件事，你在此干什么呢？这是什么所在？众小和尚抬着水桶是干什么的？”小和尚也是怕死，遂将地窖子之中擒着六位镖行之人，怎么要开膛的事说了一遍。蛮子闻听打了一个冷战，又问明白了地窖子的道路，遂掏出一块纸来，将小和尚的口堵住了，由花厅里的地道下了地窖子。一看地道这里面方砖铺地，走出去一箭来远，就是地窖子的后门，进了后门够奔禅堂而来，一看黄三太等在东面柏木桩子上捆着呢，小和尚正要开银龙之膛。欧阳大义士一看，禅堂正树着柏木桩，欧阳爷遂上了灰棚上。一看小和尚方要动手，欧阳爷两足一踹地窖子的顶棚，将小和尚杀死，站起身形，一脚将死尸踢在一旁。

老道一看，认识欧阳大义士，遂叫道：“二师兄！这就是胜英的左膀右臂。”法慧叫小和尚：“取过来三股烈焰叉。”小和尚答应一声，工夫不大，将叉取来。叉杆真有鸭卵粗细，法慧双手托叉奔大义士而来。金头虎叫道：“蛮子叔叔！先解开我，咱们爷俩个跟他们干！”大义士说道：“傻小子，我哪有工夫？”此时恶僧两手擎叉，奔着大义士叉来，欧阳爷在地道内与淫

僧交手，二人战了三十余个回合，未分胜败。此时银龙也明白过来啦，一看大义士这把刀，上下翻飞，无论如何，又碰不着刀。此时恶道在灰棚禅堂门口观看，遂说道：“二师兄，为何不以拿手的取胜？”老道这一提醒，贼僧这才想起香砂迷魂袋，遂用了一个野鸡抖翎，纵出圈外。伸手掏出香砂迷魂袋，闻了解药，奔欧阳大义士而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欧阳大爷本来知道这宗东西的厉害，因为上次在古城村讲究过，非本门之药不能解。欧阳爷此时进退两难，又要由原路而逃，又得保护着六位小英雄。在一犹疑之间，香砂迷魂袋奔大义士抖来，大义士欲待躲闪，焉得能够？一晃两晃，翻身栽倒。法慧僧是扬扬得意，哈哈一笑，小和尚过来将欧阳大义士捆了。

法慧向老道说道：“您看看，白莲寺向来不杀生害命。您看看，杀一个人就满地板都是鲜血，简直道兄你另想一个法子吧。”老道说道：“若是如此，给他们一个快的。当初在古城村他们怎么埋贪道来着？赶紧叫少师傅们，在庙东边的苇塘子西面刨一个大坑，越快越好，赶紧将他们一埋就算完事。”淫僧说道：“此法倒省事。”遂派小和尚前去刨坑。人多好作活，不多时将坑刨好，遂回来报告法慧：“坑已刨好啦。”法慧说：“好好。你们将桩子上那六个都解下来，从新捆好了，你们每人找一个，将他们掷在坑里，愈快愈好，埋完了就算完事啦。”恶道七星真人说道：“二师兄，胜英的余党甚多，您带着香砂迷魂袋，贪道带着子午鸳鸯熏魂锤，咱二人跟随保护着，以保无虞。”众小和尚此时已将小弟兄六位，每人扛着一个，淫僧恶道保护着，由地道之中走出，奔后门去埋镖行老少七位。走地道梯的时候，闻听花厅中有哼哧的声音，小和尚用灯笼一照，是自己的师弟，被人捆了，遂将绑绳解开了，掏出口中的东西，一问这才明白，是蛮子进地窖子时候捆的。众人出了白莲寺的后门，走了几十步就是苇塘子。来到坑前，头一个小和尚扛着的是小毛遂杨香五，向下一掷，“噗咚”一声，将杨香五掷在坑内。第二个小和尚扛着的是凤凰张七，走到坑边向下一顺，将张七爷头朝下脚朝上，倒栽着掷到里面。第三个就是傻小子贾明，临到坑边的时候，用尽平生之力打千金坠，小和尚掷了两次，没将傻英雄掷到坑内。傻英雄遂大声喊嚷：“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淫僧恶道要活埋人哪！”七星真人赵昆福，捧着宝剑向贾明唾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别没羞啦，喊干了嗓子也活不了。”傻英雄道：“那可没有准，就许唤出救星啦。”此时小和尚又抬起贾明，往坑里用力一掷，傻英雄仍然打千斤坠喊嚷，就听东边苇塘之内，一声“无量佛，僧道莫要害人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才是。”语毕，纵出苇塘。来者非是别位，正是诸葛道爷。恶道七星真人仗剑迎将过来，两个老道遂杀在一处。恶道迎面向诸葛道爷便刹，诸葛道爷闪身躯举剑相迎，赵昆福知道诸葛道爷的宝剑厉害，急忙抽剑不敢相碰。贾明说道：“这可是金头虎的造化。僧道不能相离，我的师傅必然也来啦。”

傻英雄话言未了，就听西面苇塘之中，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你们不要害镖行的人，贫道来了。”一道白线犹如闪电一般，奔掷贾明的小和尚而来。法慧一个箭步迎上前去，举叉便砸，弼昆长老闪身形亮剑，两个僧人也杀在一处。虽然说都是老道，可是一个是奸淫杀害，无恶不为；一个是除恶安良，无善不作，二人杀到一处。老道与诸葛道爷动着手，见小和尚掷不下去贾明，遂着急说道：“一个人掷不下去，还不会两个人掷吗？过去一个帮着掷下去快埋呀。”这才又过去一个小和尚。方要动手，就闻北面树林之中一声喊嚷：“不要害我镖行之人，老夫胜英来也！”鱼鳞紫金刀一道电光相似，

够奔众小和尚而来。众小和尚一看，吓的胆裂魂飞，人也不向坑里掷啦，放在地下便跑。铁锹也掷了，都奔庙里跑去。书中代表，扛着欧阳大义士的小和尚，正将欧阳大义士掷在湿土之上，欧阳大义士一闻湿土的气，忽然明白，睁眼一看，原来自己被人家捉住了，捆绑着掷在尘埃。一运气力，两膀一抖，将绑绳抖断。此时胜爷走到大义士面前，伸手将大义士的腿上绑绳解开，又将金头虎贾明的绑绳解开。贾明跳下坑去，把杨香五、张七二人的绑绳也解开了。

书要简断，三老怎么来的呢？欧阳大义士约好胜爷，胜爷将黄昆师徒打发走了，又叫小弟兄们出杭州府几十里地再安身，胜爷遂溜达着到了小西关一个素饭铺门前。向里一看，聋哑仙师、弼昆长老正在饭铺里吃饭呢。胜爷走进饭铺，聋哑仙师让道：“胜施主请坐吧。”老哥儿三个坐在一张桌子上，胜爷问道：“你们老哥俩怎么来到这儿？”诸葛道爷遂将蛮子所约之话，说了一遍。哥儿三个从新要了菜饭，吃喝完毕，哥儿三个坐在饭铺里闲谈。耗够了时候，聋哑仙师说道：“咱们哥三个到庙里，专寻找妇女们的下落，不打仗才好呢，老方丈现在庙中养病呢。”哥儿三个谈了会子闲话，遂给了饭钱，奔白莲寺而来。进了树林子，席地而坐，闭目养神。天至三更多天，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我进到里面看看，你们二位在这里等候我。”胜爷点头。聋哑仙师在庙里各禅堂屋中窃看一番。并无妇女们的下落，仍然打庙里出来，走到西面这片苇塘子旁，就见两个小和尚抬着一个席卷儿，一个小和尚打着灯笼，手中拿着铁锹，三个小和尚说着话向前行走。就听有一个小和尚说道：“刨深深的坑，七个人啦。”那个说：“师兄，这个蛮子真可恶，要不是香砂迷魂袋，还不准捉得住他，他是软硬劲的工夫。别看咱们师弟被他所杀，一会儿活埋这群东西，还不就给师弟报了仇吗？那个梳冲天杵的，捆在桩子上嘴还不闲着呢，我抽了他两个嘴巴子，他倒没理会，我的手疼，这东西也不是什么骨头？”老道在苇塘子里听了个明白。三个小和尚刨坑，说说笑笑不提。聋哑仙师先来到树林子内，见了胜爷，备言小和尚刨坑埋人之事。“胜施主，你先别出头。等他们埋人的时候，我先出头，你最后出头，报你的名姓。”哥儿三位正说着话，就见灯笼的亮光，小和尚扛着人，后边跟着拿铁锹的，也有拿着木锹的。道爷遂藏在西面苇塘之中，和尚遂藏在东面苇塘之中，胜爷仍在大树林中，容小和尚掷金头虎的时候，道爷由苇塘之中纵出，与恶道七星真人二人接着动手；弼昆长老由苇塘中也出来啦，与淫僧交战，二人拌住了淫僧恶道，不容淫僧恶道使香砂迷魂袋与薰香锤。小和尚仍然动手埋人，胜三爷由树林中纵出，一声呐喊：“胜英来也！”小和尚等望影而逃。小弟兄们与欧阳爷的绑绳俱已解开，大义士抄起了两把铁锹说：“吾要杀和尚！”此时就听庙中钟声响亮，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快走。”胜三爷与蛮子及小弟兄们先奔东南而去，僧道二人俱都卖了个破绽，也向东南跟踪而来。走至一个树林子，胜爷说道：“咱们且在林中休息休息。”众人进了树林子，胜三爷大怒问道：“是谁先探的白莲寺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们六个人先探的白莲寺。我欧阳叔父，因为救我们，才被和尚用香砂迷魂袋所擒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们六个小冤家，几乎将你欧阳叔父的性命饶上。你们没有看见擂台上的事吗？你们六个人也不是一个人的敌手，三太你目空四海，竟敢前来送死。若非遇见我等，你们爷七个的性命休矣。”又向贾明说道：“这必是你领头来的吧？”贾明说道：“胜三大爷，这回可别怨我们，这个事，凡是咱们镖行的人，无论是谁要知道了，也不能忍耐。你让我们出去杭州府

几十里去安身，我们住了一个店，夜间听隔壁有人啼哭，我们叫店家将他召唤过来一问，才知道是因为失了姑娘，老俩口子要行拙志，这个姑娘是在白莲寺内为母病烧香丢的。好，你猜这位老先生是谁呀？不是外人，正是贺兆雄的岳父。姑娘是贺兆雄未过门的媳妇，被和尚隐匿不献。”胜爷一听，两眼冒火，七窍生烟。遂说道：“和尚明明是凌辱我师徒。因为在擂台上动手，梅花桩伤了老和尚，他们知道贺兆雄是我的门生，故此将贺兆雄未过门之妻隐匿庙中。众位兄弟们，咱们就此杀奔白莲寺，一死相拚！”贾明说道：“是不是三大爷，你要知道了，你也着急吧？”诸葛道爷说道：“胜施主且慢。此时天已将明，再说三太他们又没有家伙。咱们先回三太等所住之店，到在那里，胜施主你先与奚老先生见了面，问明白。白天咱们在店中养养精神，夜晚再去救人。老方丈虽然破了金钟罩，他的艺业还在，咱们设法救人，千万别领头打仗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今天姑娘丢了三天啦，明天就是四天。岂不误了事吗？”道爷说道：“有命不怕家乡远。”蛮子说道：“我可怕了那个贼和尚啦。”胜爷拗不过众人，只可依着道爷的主意，先回奚家屯。四老六小爷儿十位，黄三太头前带路，够奔奚家店而来，一路无书。六七里地，工夫不大，已然来到店门。众人一看，奚家店前站着二人，正是奚掌柜与奚老者，在那里了望呢。贾明上前叫道：“奚老伯父！您看越来越多了。”黄三太走上前去，与胜三爷给奚老先生引见了，然后又与僧、道、大义士都引见了。奚老先生呼胜三爷称为老达官，胜爷说道：“奚老先生，咱们是亲家，贺兆雄是我的学生，不要如此的客气。”说着彼此都进了西跨院的上房内落座。金头虎说道：“奚老掌柜的，我借您的那把刀，拿着我嫌重，存在庙里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奚老亲家不必着急，胜英在三日之内，必将令媛找回。如不幸已死，必将尸体找回。别说是我学生之妻，就是路人，倘有此事，被胜某遇见，也不能袖手。”胜爷安慰了奚老先生一回，又问道：“老亲家，您可有度日之费吗？”奚老者将三太、银龙赠银之事，说了一遍，胜爷点了点头。又说了会儿闲话，奚老者告辞而去，老少十位吃茶用饭，不必细表，准备夜晚再探白莲寺。

不言十位店中之事，单说贺兆雄，自梅花桩散后，自己也没回贺家堡，心中一想：“不如追赶老娘，见了面也好叫老娘放心。”打算已定，遂顺着江沿追赶老娘的船只，追了两日有余，将船赶上。贺爷叫船拢岸，水手一看是少东家来啦，两只船俱都拢岸，贺爷上了大船，直奔舱中而来。下了船舱，一看老太太正在茶桌一旁坐着呢，丫环在旁伺候。贺兆雄跪在母亲面前说道：“孩儿不肖，无故累及老娘。”老太太说道：“我儿快起来讲话。你们擂台之事怎么样了？”兆雄叫道：“娘亲！我师祖父与老方丈在梅花桩上动手，老和尚被我师祖打下梅桩，梅花桩下一阵大乱。大概是金头虎、贾明与濮德勇拆擂台，砸死了不知有多少人，我们众人在梅花桩下逃散，孩儿未敢回家，故此前来追赶母亲。”老太太冷笑说道：“儿呀，从今后不可叫小孟尝君。你师前不地道，擂台下出了这大的是非，必然得有被官人捉进官里去的，你虽不能露一露面，也得暗中托一托亲戚朋友，好照应他们。为娘有男女的下人服侍着，我是上你姨娘家去，何言逃难呢？你分明是怕事。为娘不用你惦着，你回去看看，咱们祖遗的家产怎么样了？众人们与你师傅和师兄弟有打官司的没有？为娘虽不敢比专诸之母，也要学古人教子成名。你下船去吧，不必惦念为娘。”说毕，面向船舱板。贺兆雄唯唯而退，说了一声：“孩儿遵命，老娘多多的保重。”出了船舱，下了大船，由原路而回。在路上思想：

“我诚不如我老娘所见之远。”

一路无事，走了两日，到了安乐村贺家堡，已经掌灯之时，贺兆雄向四外一看，并没有官人，遂进了安乐村贺家堡。走到自己的门前，举目一看，十字花的封皮，是钱塘、仁和两县所封。英雄长叹一口气，遂奔杂货铺走去，正遇老四在门口站着呢，就听叫道：“少当家的，这边来坐吧。”兆雄遂走进了杂货铺，有贺兆雄的管家在杂货铺内藏着，贺兆雄一见，遂问道：“何时封的门？”老管家说道：“梅花桩散后，老奴遂隐藏在这里。第二日，钱塘、仁和两县派了官人，用梯子进去人，将院内屋中一切的东西俱都上了帐啦，就将门给封了。”贺兆雄点了点头。老西给贺兆雄温了点酒，贺兆雄自斟自饮，老家人在一旁站着，贺兆雄喝着酒，一看老家人是眼泪汪汪。贺兆雄叫道：“老主管！何必这样悲痛？”老家人说道：“老奴有心不说，实在难以为情。”贺兆雄说道：“老主管，有什么事只管说来。”老管家打了一个咳声，说道：“真是上天无眼，不助善人。贺家与奚家并未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怎么俱遭这样的惨祸呢？”贺兆雄说道：“此事有奚家的什么事？还能灭门九族吗？”老家人说道：“不是因为咱们这件事。奚老先生昨天到这里来了，一看咱们这里大门上贴了封条，老先生顿足痛哭。我叫杂货铺掌柜的将老先生请进来，告以封门之故，哪知道奚老先生家也出了祸啦。姑娘因为老娘的病痊愈，去白莲寺降香还愿，无故的将姑娘在庙里头丢啦。”贺兆雄一听，微然一阵冷笑，遂说道：“白莲寺和尚这是欺压我等。和尚明知打擂之事，由我师生而起，俱都住在我的家里，故此将奚家的姑娘隐匿在庙中。”说着话，喝着酒，闷心酒越喝越勇。壶里的酒也喝干啦，自己端起小酒坛子，犹如饮水一般，喝了一肚子酒，将酒坛子抛在地上给摔啦。贺兆雄空心喝下酒去之后，酒性大发，天色已到定更之时，小英雄站起身躯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贺某没有别的东西，还有钢刀一把，可以宰和尚呢。”老家人与杂货铺掌柜的，见贺爷在盛怒之下，也不敢相拦，老家人说道：“少主人多要保重些。”贺兆雄出了杂货铺，直奔白莲寺而来。

工夫不大，来到寺后，由东边的苇塘一走，正走到小和尚创的坑。未埋成黄三太与大义士等，小和尚将坑的原土又填上啦。贺兆雄不知，以为是奚家姑娘已死，埋在这里了。贺兆雄心里暗想：“奚家小姐，你真称得起贺兆雄之妻。”贺兆雄心里头思想着，遂由矮墙而过，到庙里忽然眼前一道黑影，方一定神，黑影儿又不见了。由北向南走了几十步，黑影又在眼前一晃，贺兆雄定睛一看，黑影又不见了。此时贺兆雄心里思想：“莫非奚家小姐冤魂不散吗？”又一转想：“哪有异端之事？”再向前行，只见黑影在前面，离着自己十几步远，贺兆雄这才知道不是鬼怪，急奔黑影追去。绕了两道院宇，走到花厅前，黑影忽然不见。贺兆雄上了花厅，就听有哼哼的声音，贺兆雄奔声音而去，原来花厅东边捆着一个和尚。贺兆雄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小和尚哼了一声，贺兆雄知道小和尚口中有物，伸手将口中的东西与小和尚掏出来，小和尚干呕了两口，遂说道：“好汉爷，奚家小姐不是我办的事，是我师傅法慧所为。”贺兆雄一听，遂说道：“谁问你这些事呢？”小和尚说道：“方才来了一个妖精，将我捆上了，他说您要来了，叫我告诉您，法慧僧在地窖子里呢。”小和尚将下地窖子的道路，详细告诉了贺兆雄，贺兆雄心中暗想：“这也不是哪里的事？真有妖精吗？”贺兆雄半信半疑，将小和尚口仍然堵上。走到地窖子口儿，一看果然有一块盖地窖子的板，已经掀开啦。贺兆雄下了地道，晃着火折子一看，此地道是正南正北，贺兆雄由北

向南走十几丈，见东面墙上有一个门，此门是假的，与砖的颜色一样，贺兆雄进了里面一看，是翠竹林。贺兆雄心中纳闷：“地窖子之中不见天日，哪里来的竹林呢？”用手一摸，原来是人造的竹子。贺兆雄顺着竹林中的蜿蜒小道向东走了不远，闻有老妪说话的声音，就听一个老妪说道：“姑娘你太不给我们面子啦，四天四夜，我们这样劝你，你就连一碗水都不喝。你要从了二当家的，一辈子的幸福，吃着不尽。姑娘大了都得出门子，你别说是秀才的姑娘，天上的仙女还下嫁呢，怎么这样死心眼呢？你看我们两个人倒愿意啦，谁要哇？我们这个脑袋，只可粗衣粗食，那有姑娘的福大呀？姑娘啊，从了吧。先喝碗水，压压火儿。”又听有女子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们家没有少妇儿女吗？都愿嫁和尚吗？老乞丐不必多费唇舌。你家姑娘乃是名门之女，再要劝我，我可骂你们。你家小姐惟求一死，你们不叫我行拙志，看守着我也是不行，再有三五天我也不能活了。两个下贱的乞丐，何必饶舌？”贺兆雄暗中赞成，真是不愧名门之女。就听婆子说道：“这可没有别的法子啦，打吧，她倒骂上前来了。”就听皮鞭子，叭叭向身上抽的声音，先前姑娘是泼口大骂，随后只有哼咳之声。婆子打着问道：“小贱婢从也不从？你别认着这一回抽死，你没那个事！这是便宜你。”贺兆雄心中思想：“我父母给我结的亲，自四岁上就都看见过，虽然未曾过门，我不救谁来救呢？”贺兆雄正思想着，就听鞭子打人的声音，已经没有啦。贺兆雄向前走来，原来是三间小灰棚子，没有门窗户壁，贺兆雄在外面叫道：“妈妈，师傅请你们去一个呢。”婆子遂由灰棚中走出一个，说道：“哪位师傅呀？”婆子一看不对，原来是一个俗家，手执钢刀。婆子刚要跑，贺兆雄赶奔进前，手起刀落，挟肩带背，婆子当时倒在尘埃，贺兆雄一连剁了几刀，溅的浑身血迹。走到灰棚之中，那一个婆子呦了一声，刚要向外逃走，被贺兆雄一刀刺死。此时贺兆雄满身是血，再看姑娘，在棚子北面梁上吊着，倒剪二背，离地约有三尺，身穿蓝绸子的裤褂，足下窄窄金莲。南面有一个藤床，上面放着一只箱子，一个皮匣，匣子之内俱是珠翠首饰，箱子之内俱是衣服。书中代言，都敞着盖呢，这是叫姑娘换衣服首饰的。贺兆雄走上前，左手托着姑娘，右手割断了绳子，将姑娘托到藤床之上，慢慢的捶后胸，摩擦前胸。姑娘腹中咕噜噜一响，一口浊痰吐于床下，“啊呀！”一声，遂说道：“苦命的奚秀龄。”睁睛一看，一个血人，在自己的眼前扶着自己呢。姑娘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还不下退。岂不闻男女受授不亲吗？”贺兆雄说道：“我非别人，我乃安乐村贺家堡的贺兆雄是也。”姑娘一听说道：“原来是贺公子。你到此何干？”贺兆雄说道：“我前来搭救小姐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公子此言差矣。我一青年的女子，现在庙中隐藏了四日四夜，岂能腆颜出庙？公子乃诗书门第，礼乐之家，这件事若由你将我救出，我跳在黄河中也洗不清了。庙里凶僧约有二百余名，纵公子知我，无奈外人多生物议。”贺兆雄说道：“心地坦白，怕什么毁谤？姑娘乃九烈三贞之女，贺某知之已久。我将姑娘救出去，送到家去，我必替小姐明此不白之冤。”姑娘说道：“公子你乃百万之富，何愁不妻妾满堂？我唯有速求一死，公子不必挂念。没有别的，我死之后，望公子念妾被不白之冤，替我报仇雪恨足矣。再者，我只有父母在堂，上无三兄，下无二弟，仍望公子多多照应，妾死在九泉之下，亦感公子之恩。公子你快去吧，妾只有一死，决不能辱了两家的门庭。”贺兆雄说道：“姑娘言之差矣。你我自三四岁定亲，那时节两小无猜，谁没见谁？你在庙里的事，我俱都知道，你何必固执呢？姑娘不要多言，我必将你背出此庙。”说着话走向

前来。小姐听至此处，遂说道：“公子不可如此。即让你背我出庙，你不想庙里是多少和尚？倘有不测，妾反累及于你。你只知有妾，竟将你的堂上慈亲置之度外？公子速去，勿费唇舌。”贺兆雄听罢，一顿足说道：“姑娘我救不了你，惟有与你报仇就是了。”贺兆雄又仰面说道：“苍天哪！保佑贺某无恙，将此仇报了。”说罢此话，贺兆雄转身形进了假竹林。

姑娘整理衣服，淫僧所有的珠翠首饰、绸缎衣服，姑娘连看都不看，扶着藤床而下。书中代言，姑娘上吊的绳子，离地三尺余高，姑娘就着那条绳儿，挽了一个套，地窖子之中辨不出东西南北，扶着绳套，大拜了八拜，口中说道：“生身的父母，白生养孩儿一场，父母养育之恩，儿未尝稍报，儿不能堂前尽其孝道。婆母慈祥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三四年之久，为的是将不孝的儿妇娶过门去，在堂前侍奉你老人家。如今儿妇遭难已死，负了婆母一片好心。”转身形又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扶着套儿，杏眼之中流下血泪，洒于胸前，将套分开，粉颈一伸，就听背后有人痰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姑娘休行拙志，老朽在此。”小姐回头一看，身背后站立一个大脑袋，头如麦斗，身高三尺有余。姑娘说道：“打鬼！打鬼！”大脑袋说道：“那有鬼怪？我是胜英的大师兄，前来搭救你们未过门的义夫节妇。贺兆雄进地窖子，本是老朽将他引来的，贺兆雄不能救出姑娘，老朽故此来救小姐。”姑娘闻听，遂说道：“原来是大师伯。难女落难在庙里四天四夜，难女不能出此寺院。您将难女救出，叫他人说长道短？老伯父，您快去救贺公子去吧，难女只求一死。”老剑客说道：“小姐，我要救，救你们一双义夫节妇。我将你夫妻完全救出去，那才是全始全终。我若独救贺兆雄一人，岂不是半途而废吗？姑娘你是贤德之女，贺兆雄他是孝义双全之男，故此老朽才前来搭救你们。姑娘你休要迟误了时候，贺兆雄要与僧人动上手，他的武学可不成，必然被僧人所害，反而不美了。姑娘你贤德不贤德？节烈不节烈？你要贤德节烈，速与老朽出庙，老朽今年八十七岁了。”姑娘叫道：“师伯，贺公子救我，我都不出此庙，您虽然是师伯，素不沾亲，我是一女子，怎与师伯逃走？”老剑客一听此言，有情有理，遂叫道：“姑娘，我是八十七岁的老绝户，无儿无女，我收姑娘你为义女，我若拿你不当亲生的女儿，叫我夏侯商元，不得善终。”姑娘一听，赶紧飘身下拜，遂说道：“不肖的难女逼的义父起誓，倘日后难女得志，若不以义父当作生身的父母看待，叫我必遭恶报。义父受小女儿一拜。”老剑客心中欢悦：“我八十多岁，没有听过叫父亲的。”老剑客终朝寻茶讨饭，酒色财气抛了三样半，就是还有点好气。如今认了干闺女啦，老剑客可爱了财啦，见姑娘应允出庙，遂走到藤床前，将首饰放在包裹内，包好了向腰间一围，将绸缎衣服，一件一件的向背后披，披了七八件。向地下一蹲，叫道：“女儿这里来，义父背你逃走。”姑娘这才伏在老剑客背后。老剑客又拿了一件大的衣服，将姑娘向自己身上一缠，遂说道：“姑娘闭眼吧。”大脑袋一晃，身形一摇，唔唔的带风，穿过假竹林，够奔地道，由打花厅出去，往正北奔庙的后群墙。前文表过，后群墙矮。老剑客施展八步赶鞭的童子功，一纵过了墙头，要是墙高，背着一个人，谁也过不去。老剑客背着姑娘纵过了庙的矮墙，够奔庙后东面的大苇塘子。九月间苇子已经落叶，老剑客先将苇子铺倒一片，又掀过来一把苇子，叫道：“女儿！你扶着这把苇子站好。”姑娘掀着苇子，剑客将姑娘由身上放下来，姑娘站在一旁。老剑客将衣服铺放在倒了的苇子上，叫道：“女儿你坐下吧，我去救贺兆雄去。你可别行拙志，若那么一来，老夫就枉费一片苦心了。”姑娘说道：“义父，

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呢？请义父速去救贺兆雄去吧。”老剑客放下小姐，再进庙去救贺兆雄不提。

单提贺兆雄，自假翠竹林灰棚中顿足走出，仍奔假砖门。出了假砖门，顺着地道向南去，走至地窖子的北后门，一扇关着，一扇掩着。贺兆雄探头向里观看，一看里面是三间禅堂，坐北向南，北面的窗户，屋中灯烛辉煌，外面地窖子有挂灯。贺兆雄手背着钢刀，叫道：“小和尚，你们出来一个，妈妈叫你们去呢。”小和尚问道：“哪位？”贺兆雄说：“是我。”小和尚走出来一探头，贺兆雄一伸手，揪住小和尚的耳朵，照着小和尚脖子上就是一刀，将死尸拉着，靠到东面地窖子墙，又叫道：“小和尚，你们倒是出来一个呀！”小和尚又出来一个，贺爷照样又杀了一个，两个死尸掷在一处。再叫小和尚，里面的小和尚说道：“怎么去了两个啦，还招呼呢？”这个小和尚遂留了神啦，刚一探头，贺兆雄一伸手，这个小和尚抽身向里便跑，贺兆雄在后便追，追到禅堂屋中，手起刀落，将第三个小和尚斜插柳一刀，小和尚倒在地板上。法慧僧一怔，贺兆雄并不答言，将两旁边站着五六个小和尚，用刀一路乱剁。法慧僧方才站起身形，贺兆雄纵起身来，照着和尚便剁，和尚一抓桌子腿，向贺兆雄翻去，桌上酒菜撒了一地。贺兆雄这一刀正剁在桌子上，和尚一转身形，由门后抄起三股烈焰叉，遂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此时贺兆雄由桌子上撤出刀来，遂用手一指：“大胆的凶僧！奚家屯的奚老先生之女，前来烧香还愿，你敢隐匿不献？大太爷是安乐村贺家堡的赛孟尝贺兆雄是也。”和尚一听，心中一怔。书中代言，和尚知道，贺兆雄是有名的人物，倘若勾引官兵前来，这场官司不好打，并不是怕贺兆雄的本事。和尚一想，一不作二不休，索性将贺兆雄结果了性命，就算完啦。贺兆雄此时举刀便剁，和尚仰起叉来便搪，贺兆雄不敢碰和尚的叉，顺势便划和尚的双手。二人在地窖子之中，战了二十余个回合，和尚的叉将贺兆雄的刀叉住，向上一抖头，说声：“撒手！”贺兆雄身不由己，单刀出手。和尚的叉奔贺兆雄胸前便刺，贺兆雄用了两个野马分鬃的招数，贺兆雄可不敢前进，只有后退之能。挤到西面上这行柏木桩子上，和尚是急劲，恨不得一叉将贺兆雄叉在桩子上，按足了膂力，照定贺兆雄胸前刺去，贺兆雄将身躯向南一闪，和尚的叉刺入柏木桩子上。和尚向外一撤叉，贺兆雄由和尚的叉杆上纵过来，和尚一伸左腿，照定贺兆雄便踢，贺兆雄将身躯向东一闪，和尚的脚踢空，和尚的叉仍在柏木桩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和尚踢贺兆雄落空，左脚落地，右脚一踹桩子，将叉由柏木桩子之上将叉撤出来，举叉向贺兆雄便砸，贺兆雄向北一闪，未留神脚底下死的小和尚，竟将贺兆雄拌倒，和尚见贺兆雄栽倒，双手抱叉便扎。贺兆雄武学虽然不十分精，他可是杂学，在家练武之时，山南的海北的，到了贺宅，没有不招待的，朋友临走的时候，有过意不去的，便对贺爷道：“贺兄，在下有几手笨艺，地躺的招数，我在你面前献献丑吧。”在武学之中，这就是要传授武艺，贺兆雄是有教的便学，所以他是杂学。和尚抱着叉这一扎贺兆雄，贺兆雄遂施展地躺招的工夫，和尚使的力大，贺兆雄闪开了叉，和尚便将叉扎入地板之内。和尚拔叉的工夫，贺兆雄便向北翻，和尚在拔叉的时候，挡着北面的门，不容贺兆雄出去，拔下叉来再扎，贺兆雄仍是就地十八滚，燕云十八翻。和尚忽然灵机一动，心里暗想：“我为何不用叉举起来拍他？再不能叉入地板了。”于是换招，举起叉来拍贺兆雄。贺兆雄此时头东脚西，仰面看着和尚举起叉来，贺兆雄心中暗想：“悔不听吾妻之言。淫僧举起叉来就叉，倘若乱叉，吾命休矣。”

正在此时，就见北面地道中，一纵一丈多远，两纵进了地窖子。和尚一看就是一忙，原来是个大脑袋，头如麦斗，身量三尺多高，头上的短头发有三寸来长，坏棉袍多厚的油泥，头上挽着一个疙疸髻，破布条与草绳拧的腰带子。和尚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老剑客用手一指和尚，说道：“淫僧！震三山辖五岳，鬼见愁大头鬼王夏侯商元是了。你隐匿奚老者之女，已被某救出去了。”此时贺兆雄已经站起身躯，闻听是大师伯夏侯商元，心中这才放心。和尚闻听说道：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原来是讨饭的。”说着话用野鸡抖翎的招儿，将叉向外一挡。老剑客八步赶鞭童子功，草鞋一点地，成心要卖一手儿，向上一纵，大脑袋几乎顶着地窖子的上板。和尚一想：“这个人还称得起剑客呢？容你落下来，后腰上给你一叉，就是金钟罩也将你砸折了。”他哪知道老剑客是夜行眼，童子功，黑天白天看的一般远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容老剑客由上面落下来之时，和尚平着叉向老剑客打来，老剑客一弯腰，踏在叉杆之上，犹如棉条儿一般，和尚悠了两悠，老剑客头朝下一落，手一按地翻身站起。贺兆雄在一旁看着，不住的惊讶，平生未见过这样的武学，只见法慧僧的叉吞吐撒放，撒花盖顶；老剑客闪展腾挪，暗藏着猫蹿狗闪，蹿高纵矮，内隐着兔滚鹰翻，陡转如环。贺兆雄一看，这才知道自己艺业不高，和尚忙活了半天，连老剑客的破棉袍都没有沾着。老剑客说道：“凶僧，我将奚家小姐已经救出去啦，这是与你开开玩笑。你不用着急，我站在地上不动，你打我两叉看看。”老剑客遂伸出两只胳膊，站在那里不动。书中代言，伸胳膊为的是护头。凶僧抡起三股烈焰叉，照着老剑客的软肋稍打来，这一叉“吧哒”一声，正正打上，老剑客向上一进步，让过了叉盘子，将叉挟住，遂说道：“我可没躲。你该挨打啦，一对一下的。”和尚心里暗想：“我可受不了。”书中代言，兵刃似自己的命一般，和尚焉能放松，擎着叉杆，与老剑客要较劲。你道老剑客在萧金台举过石香炉，那是多大的膂力呢？和尚与老剑客较劲，老剑客遂将凶僧举起四五尺高，向地下一甩，凶僧将叉松手。老剑客平生没害过性命，今天是急劲，拿过叉来，手执叉的尖子这头，用叉钻照着和尚的脑袋上，就是一下子，和尚急忙用缩颈藏头之法，向下一缩头，叉钻正擦在脑袋左边，将头皮划破了，鲜血当时流下，眯了和尚一只左眼。和尚转身就跑，奔南面上的四扇垂花门，出了垂花门奔地道，和尚的用意，他想老剑客必追，将老剑客引到前面的地道门那儿，老剑客必不知有消息，掉在网里，将老剑客擒着，然后捉拿贺兆雄易如反掌，哪知道老剑客是童子功，八十七岁正身的童子功，黑夜可作楷书。和尚在前头跑，老剑客在后头追，遂叫道：“兆雄随我来！”追到地道要出门的那儿，老剑客嚷道：“兆雄啊！你的火折还有吗？”贺兆雄说：“有。”老剑客说道：“你将火折晃着，要出地道儿。堵着门是转环板，板底下是网，掉在里头就得被擒。到那儿别直走，靠墙南有面头台石，向南纵到阶头台石上，登台阶出地道的门，在我背后紧紧跟随。”和尚在前面一听，心中暗想：“干啦，他全都知道了。”和尚由地道之中出来，一拉铜环子，出了月洞转环门。老剑客的脚步要追和尚可不费力，皆因为后边有贺兆雄，贺兆雄在地道里打着火折子走，哪跟的上老剑客呢？因为贺兆雄没跟上老剑客，老剑客在地道外等着贺兆雄，比及贺兆雄由地道出来，老剑客一叉杆将月洞转环砸落。

就在这个工夫，法慧顺着花园子向南跑，跑到东禅堂的北院，一行跑着一行喊：“大师兄，了不的啦！现在剑客震三山在地窖子里，由地窖子里追出我来啦。快出来吧！”此时就见东院各禅堂中，纵出三十来个和尚，俱都

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擎合手的家伙。老剑客叫道：“兆雄你在北面等候我，待老夫独斗众淫僧！”你道这三十多和尚为何这样齐整呢？皆因为昨日胜三爷等在庙外与法慧麈战，庙里的和尚故此有预备。这三十多和尚之中有一个老道，正是七星真人赵昆福。老剑客手擎着叉，引头在前，贺兆雄在后，法蓝僧怀抱着亮银梅花夺，大声说道：“来者是夏侯商元么？你也是道门之徒，为何搅闹佛门善地，杀害庙中僧众？”老剑客大怒，骂道：“猴儿崽子！你还装好人呢？染污了佛门净地。现在我将奚老先生的女儿救出庙去，还有多少案都是你们所为？大胆的凶僧，竟敢将降香的妇女隐匿庙内。钱塘县现在出了七案，如其不将少妇长女都与我献出来，我把你们这一群猴儿崽子都打坏了！你们这群猴儿崽子，莫倚人多势众。”和尚亮银梅花夺一分，上前一近身，老剑客手执三股烈焰叉，叉头向里，叉杆向外，按棍使用，亮银夺向前一递，被叉杆磕出去，和尚就觉着虎口发酸。和尚自知气力不敌，不敢砸老剑客的家伙，但是亮银夺吞吐撒放，招数神妙，老剑客的叉当棍使，和尚的亮银夺拿着叉。和尚虽然气力不敌，他的艺业高强，这二位，一个是道门长门的，一个是僧门长门的，两个长门的弟子战了五六十个回合。正杀得难解难分，恶道七星真人，在旁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。大师兄为何不用绝艺呢？”法蓝僧恍然大悟：“我有香砂迷魂袋，为何不用呢？何必费此气力？”亮银夺虚点一招，纵出圈子外，将夺交于左手，伸手由兜囊之中，撒出香砂迷魂袋。香砂迷魂袋头上有皮口袋，口袋上有梅花孔，先向自己鼻子用手指一弹，闻了解药。老剑客借着灯光一看，心中暗想：“此袋没有破法，有心要走，大脑袋一晃就走啦，群僧决追不上我，无奈有贺兆雄在后边。”老剑客一着急，一顿足将就地的方砖踩裂，一掉叉杆，将翅子朝外，遂说道：“你要打香砂袋，我就用叉叉你。”和尚香砂迷魂袋，离着远了够不着，遂向前欺身，老剑客的叉就要出手。正在此时，东禅堂上痰嗽一声，遂说道：“掌院当家的休要使暗器，俺胜英来也！”又听一人说道：“大师兄休要担惊，贫道诸葛山真来也！”又一人喊道：“弼昆在此！”来了一僧一道一俗家，胜三爷手中托着明煌煌的金镖。这段书杀的天翻地覆，名为胜三爷两只金镖破寺院。为何两只金镖呢？指镖救友，给了黄昆一只。老兄弟四位，黄三大小弟兄六位，由奚家店来的，欧阳爷与小弟兄们未敢进庙，手中也没有家伙。欧阳爷说道：“你们老哥儿三位进庙，我得便与他们找家伙去。”故此欧阳爷也未进庙。法蓝一见胜爷金镖在手，胜爷的镖有名，人所共知，和尚明知自己要用香砂袋，胜英他必打镖，镖能打的远，香砂袋不能及远。自己一想，难讨公道，遂将香砂袋还于兜囊之中。胜爷说道：“现在庙中隐匿奚家女子，还有别的案子，当然也是你等所为。你去请老当家的去，胜某与老当家的有话讲。”

正在此时，就听庙内钟响，皆因老剑客由地窖子之中，追出法慧僧的时候，早有和尚报于老方丈，老方丈本打算不出头，后来又听说是剑客到了，又听说胜英也到啦，老方丈打了一个唉声说道：“前日推算一卦，十日之内有血染衣襟之祸，此乃天数也。”遂吩咐小和尚击钟，齐集了一百多和尚，都手执兵刃，奔东院而来。群僧进了东院的月洞门，俱都雁排翅排开，胜爷一看，老和尚背后，有两对小和尚，这四个和尚俱都是精神百倍，气宇不凡。书中代言，正是老和尚五徒弟法吉、六徒弟法祥、七徒弟法如、八徒弟法意。再往后有两个和尚，身躯魁梧，搭着龙头凤尾的如意架子，架子上放着亮银方便铲，铲杆有胳膊粗细，铲头三面是刃，铲尾有大月牙儿。这条铲，在少

林寺由宋太祖所封，自有少林寺就有这条铲，为镇少林寺之物，永久未出过世，此次老和尚出来游方，忽然将他带出来了。也是天数，按说这宗东西，不是打仗用的，是和尚埋白骨所用之物，如今老方丈，拿方便铲当作兵刃。书中代言，此铲重有一百来斤，错非璧和僧，谁也用不了。胜爷看罢，正正鸭尾巾，拢银髯，拱背躬身，叫道：“老师傅，弟子胜英拜见。”璧和僧叫道：“胜侠士！你乃替天行道之士，为何杀害我庙中的和尚？”胜三爷叫道：“老师傅！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弟子焉敢搅闹佛门净地？老师傅，你有失查之过，这寺院之中，不知有多少妇女。有弟子之徒弟贺兆雄之未婚妻，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，前来庙中降香，被你寺内的僧人隐匿不献，奚老先生在县衙告状，派官人前来搜查几次，未见奚家之女，现在被我大师兄救出了寺院。既然有这一案，其余那些案不问可知，也必是老师傅庙中的僧人所为。老师傅大慈大悲，将这些妇女俱都献将出来，叫这些妇女们全都骨肉团圆，散而复聚，岂不美哉？”老和尚一听，慈眉倒竖，遂说道：“如有此事，就是贫僧获罪于天，贫僧我必清查白莲寺，将肇事之人，必照戒规处治；再不然，我将这些不法的僧人交与府县衙门。贺施主是大善士，施舍四辈子了，他来到白莲寺，杀了些小和尚，是替我除害群之马，那算作为罢论。”说至此处，用手一指老剑客，问胜爷道：“此人就是夏侯商元吗？”胜爷答道：“然也。”又指着诸葛道爷说道：“此人就是你的二师兄诸葛山真吗？”胜爷答道：“不错。”和尚又指红莲罗汉弼昆长老问道：“他是你的师弟弼昆么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正是我的师弟。”老和尚问毕，复又说道：“我平生不开杀戒，如今被汝师破了我的金钟罩。没有别的，我将你们羁留几天，你师傅必来，等你师傅来了，我们两个人有交待。我也不与你们动手，你们也不是贫僧的敌手。”胜爷低头不语，一旁恼了老剑客震三山，夏侯商元说道：“老猴崽子，你别不知自爱啦，你要羁留老太爷，老太爷将你掰坏了。胜英后退，看我的。”和尚说道：“夏侯义士，你失言了。”老剑客说道：“你这儿不是杭州官府，我们没犯王法，你敢言羁留老爷们，你是胡说。”说着话，一抖三股烈焰叉，纵起来便打，老方丈回手抄起方便铲，向上相迎，就听“当唧唧”一响，老剑客倒退了两步。老剑客将叉按棍使，上下翻飞，老方丈横拦竖架，蔽住了招数，这条铲使活啦，分上中下三百六十铲，就听铲使的嗖嗖带风。胜爷担惊害怕，金钟罩要叫铲打上，也得骨断筋折。胜爷心中暗想：“这都是为我们爷们，要不然吾大师兄岂能到这里呢？”胜爷想到这里，遂叫道：“大师兄与老师傅合上招啦，不能分出胜败。且请下退，小弟陪着老师傅走几趟。”老剑客心中暗想：“老方丈这条铲使活啦，吾是不能战胜他，吾师弟有镖，倒可以赢他。”老剑客思想至此，遂虚晃一叉，纵出圈子外。胜爷握刀，够奔近前，老方丈的铲向胜爷一晃，胜爷一闪身，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。二位各使平生学业，鱼鳞紫金刀不敢碰铲，方便铲也碰不上胜爷的刀，老方丈修行眼乱转，要看刀法步眼，还得让胜爷。二人正在酣战之间，南面上的僧人之中，一声无量佛说道：“为何不施展绝艺，将胜英等一鼓而擒？”老方丈自己的奇方，配的香砂迷魂袋，只传与大徒弟法蓝，二徒弟法慧，自己没有用过，这回被老道提醒，由兜囊中取出香砂迷魂袋，自己闻了解药。胜爷一看，心中暗想不好，将刀交于左手，伸手登镖。和尚一看，心中暗笑：“我专接暗器。”思想至此，向上进步。诸葛道爷打稽首，念无量佛，一筹莫展；大脑袋直晃，也是没有法子。

正在此时，就听月洞门外，佛殿庙脊上，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善哉，善哉。

贫道来也！”一道立闪。此人在庙脊上兽头藏着看呢，由脊上一道立闪相似，三四纵来到月洞门，在胜英与老方丈当中一站，念了声：“无量佛。胜英为何与汝师伯交起手来？还不后退！”胜爷喏喏连声而退。你道艾道爷怎么来的呢？自擂台散后，老剑客艾道爷遂在乡村闲游，听说本地出了失去妇女之事，艾道爷访了多少庵观寺院，并无有下落，有心要访察白莲寺，又恐僧人施展香砂袋。累次研究破此物之法，还请了一位女剑客，为的是抵制香砂袋，如今剑客研究成了破香砂袋之法，这才前来窃探白莲寺，正赶上胜爷等与老方丈动手。比及老方丈取出了香砂袋，镖行大众都在计无所出之时，艾道爷这才露面。老剑客面向南，这才向老方丈打稽首：“师兄别来无恙？大师兄乃是参修之士，何必与胜英他们一般见识？看在小弟之面，饶过他们吧。师兄你来看，我的四个徒弟都在你的面前呢，他们倘有不法行为，或做了伤天害理之事，贫道决不轻饶。大师兄，你现在有失查之过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二徒弟法慧窃盗少妇长女，现被吾之弟子，震三山夏侯商元，将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救出白莲寺。既然隐藏奚家之女，别家所丢的妇女不问可知，也是令徒所为。请师兄将那些妇女们俱都释放，叫他们夫妻母女骨肉团圆，岂不美哉？咱们僧道净讲慈悲为怀，将她们这些妇女们若永久藏在庙中，岂不有失大师兄半生慈善之旨？现在这个地方有七家丢失妇女之案，连奚老先生这一案，共是八案了。师兄若放出这一干妇女，吾师徒与大师兄赔礼。”老方丈闻听，机伶打了一个冷战，遂说道：“弥陀佛，道友，果有此事，贫僧真是获罪于天了，我必当清查白莲寺，将同作此事之人，按戒规治罪。但此是一事，惟有贫僧八九十年的苦功夫，前被尔破了十三太保横练功夫，道友就是不到白莲寺，我养了一百日气功，我必找道友分个上下。你今日既来了，咱们二人须要分一个输赢，这又是一事。你我分输赢已毕，再将犯戒规之门徒，按规处治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无量佛，贫道素不练工，已成无用之人。恕过了小弟吧。”和尚说道：“道友，你纵有苏秦之舌，贫僧也不能听。贫僧非与道友一同开杀戒不可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无量佛，师兄非此不可，贫道只好奉陪。大数来临，贫道岂能脱过？请师兄上招吧。”

老方丈方便铲换于右手，刚要动手，前面站着四个徒弟，五徒弟法吉说道：“师傅你战了胜侠士，又与夏剑客战了一回，你已乏了，待弟子会一会艾道长。”语毕亮银如意一分，就要进招。艾道爷一看是一个小孩子，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师傅法名怎么称呼？”法吉说道：“贫僧名叫法吉，排行在五。自幼出家，拜璧和僧长老为老师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自古僧道是一家，动手之时是点到而已，千万莫下绝招。”艾道爷向胜英说道：“你过来，与这少师傅接招。”胜爷闻听答应：“谨遵师命。”拉刀来战法吉。法吉双如意一晃，够奔胜爷鸭尾巾，胜爷一闪身，如意走空；第二招推如意奔面门，胜爷又一闪身躲开；双如意又向左右二肩头，胜爷一闪身躯。法吉说道：“胜侠士因何不还招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师傅你是八大名僧之中的高明人，故此让你三招。”法吉说道：“胜侠士不用相让。”双如意挂两肋而来，胜爷这才还招。胜爷这一与法吉还招，可比不了平常的动手，此时两方面俱都是老少三辈观看，故此胜爷施展胜家独门八卦绝命刀，法吉的如意，摘戮撕掇，以力降胜爷。战的工夫稍然一大，胜爷步眼一散，由北一撤步，法吉年轻，以为胜爷是真败，双如意直奔胜爷二肩头，胜爷一翻身，如意落空，胜爷就势里手一刀，法吉头上的月牙莲子箍，被鱼鳞紫金刀削去，震的僧人头痛，抹头向正南而败。胜三爷说道：“承让，承让”法祥见师兄法吉落败，纵身形

过来，叫道：“胜侠士！法祥奉陪几招。”书要简断，胜爷又让了三刀，第四刀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。双如意对单刀，战二十来个回合，胜爷佯输乍败，法祥向北便进，口中说道：“不见胜败不能罢休。”够上了步位，一只如意奔右肩头下，一只如意奔左臀部，胜爷燕子翻身，双如意走空，胜爷的刀向和尚右耳平扫而去，法祥见刀临切近，缩顶藏头式。书中代言，和尚向下一低头的力量甚大，将七八寸头发就飘起来啦，正被鱼鳞紫金刀扫上，头发纷纷落地，众人俱都愕然，法祥也败归本队去了。法如见六师兄落败，纵身形够奔当中，叫道：“胜侠士！我五师兄、六师兄俱都落败，小僧法如愿奉陪胜英侠士走几趟。”法如一出来更显着鲜明，亮银月牙莲子箍，亮银双如意，黑真真发髻飘洒两肩头。胜爷仍然让了三招，第四招接架相还。法如掌中的双如意，神出鬼入，上下翻飞，摘戮撕捋，拘挂拿，双如意带风声。胜爷一看，法如虽然年青，艺业高强。书中代言，此时胜爷脸面微见汗迹，遂使了一招仙人解带拦腰斩，够奔僧人肚脐上，双如意一捋鱼鳞紫金刀，胜爷抽刀，抹头败式，遂说道：“七师傅，胜英气力不敌了。”语毕，向北而跑。法如在后一语不发，在后便追，够上部位，双如意一只奔后脑海，一只奔后心窝。胜爷此时早将鱼鳞紫金刀交于左手，刀柄顶在心口窝上，尖朝外刃朝上，右手登出一只金镖来，容小和尚的双如意看看到了胜爷脑后，胜爷一翻身，口中说了一声：“打！”书中代言，胜爷的镖奔的是法如上身，法如见胜爷镖奔上身，急忙一闪身形，哪知道胜爷的镖上身是虚的，法如一闪身的时候，镖奔法如的腿腋打去，法如欲待躲闪，焉得能够？正正打在腿腋之上，法如被胜爷打了一镖。胜爷见法如带镖而走，遂叫道：“七师傅，你向哪里走！”法如不语，遂向本队而走。胜爷心中甚着急，三只金镖被黄昆带走了一只，剩了两只啦，若再法如带去一只，就剩了一只啦。一看法如跑在本队内，将镖起出，掷在一旁，胜爷这才过来，俯腰伸右手将镖拾起。

此时八师傅法意见自己三个师兄，俱都败归了本队，明知道自己出去也白费，但在此时也不能不出来了，遂暗将双如意举起。当时北边的人看的明白，都知道法意是要暗害胜爷，贺兆雄叫道：“师伯，看那一个小和尚要暗害吾恩师。”诸葛道爷说道：“临大敌，不要多言，只许看着。”贺兆雄心中甚为不悦，自己暗想：“眼看敌人要暗算我的恩师，诸葛师伯何以不叫多言呢？”正在此时，就见法意一纵身躯，直奔胜爷背后而来，举起双如意，照定胜爷脑后便砸，只见胜爷向后缩身，双如意落空，紧跟着胜爷一翻身，就是一镖，这一镖正打在法意肩窝之上。两方面观者没不咋舌，贺兆雄才知道诸葛道爷是久经大敌之人，见过阵势，暗中佩服诸葛道爷有先见之明。法意当时赶紧起下了金镖，掷于地上，满面羞惭败回了本队，胜爷拾起金镖，还于囊中。

此时老和尚四个爱徒俱被胜爷所败，慈眉倒竖，善目圆睁，一合方便铲，走至当中，就要与胜爷较量雌雄。艾道爷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。”纵在当中，叫道：“胜英！须知尊卑长幼，不许无礼，那是你师伯。”此时胜爷正热汗直流，闻听老师之言，喏喏连声而退。和尚念了一声“弥陀佛”，方便铲的大月牙子直奔艾道爷哽嗓咽喉来，艾道爷急忙缩身躯，将身躯缩下二尺，方便铲由艾道爷头上过去。艾道爷叫道：“师兄！你是慈悲之人，何必如此？你先将被难的少妇长女放出去，叫她们骨肉团圆，岂不比你私争胜强多了？”和尚并不答言，仍然递铲直取艾道爷，艾道爷让过了三招，这才撤背后的宝剑，与和尚接架相还。和尚三十六铲，犹如蛟龙出水一般，只见方便

铲上下翻飞，艾道爷的宝刃，金光烁烁，恰似银蛇乱窜。两旁边之人，俱各目瞪口呆，此时和尚丛中，万恶的老道念了声：“无量佛，大师傅为何不使绝艺，将胜英等一鼓而擒？”和尚闻听老道之言，心中暗想：“我真是当事者迷。”将铲向左手一交，右手取出香砂迷魂袋。艾道爷见和尚取出香砂迷魂袋，微然一笑，将宝刃背于背后，由兜囊中取出两个竹筒，这两只竹筒，七寸余长，都有鸡卵粗细，这两竹筒底下都有底，一个里面套着钢筒，一个里面套石筒，每筒之中装着硫磺焰硝丸七粒，如同槟榔大小，此物专能破香砂迷魂袋。和尚一晃香砂袋，艾道爷将口一磨，筒口火星乱冒，将筒儿向香砂袋上一打，硫磺焰硝丸打出，直打在和尚的香砂迷魂袋上。书中代言，香砂袋就怕水火，见火就着，硫磺焰硝丸打在香砂袋上，犹如油与火过一般，当时火光轰然而起，将和尚的胡须眉毛，俱都燎着。和尚抛了香砂袋，举铲与艾道爷一死相拚。艾道爷说道：“师兄太执迷不悟了，我能容师兄，恐怕还有不能容师兄的呢。”语毕向正面禅堂上一摆手，说道：“道友何在？”就见由正禅堂上，一道立闪相似，纵下一位道者，先落在平台上面，然后再纵到艾道爷切近。众人一看，俱都一怔，原来是一位带发修行的女道姑，看年纪似三十许。书中代言，乃是六十三岁的一位黄花女。落在地上，手执宝剑，向璧和僧说道：“道友，你空修行一世，不分善恶，不懂好歹。你的徒弟抢女奸淫，你不但不自思己过，按戒规惩治，你反护短，以势相杀。谁无父母兄弟妻子，无故使人骨肉离散，于心何忍？”方丈闻听，低头不语。

此时万恶的淫僧法慧早听的明白，心中暗想：“这个事情已经闹大啦，将来无论胜负，我也不能免于死罪。莫若我来一个先下手的为强，我将这个道姑引到庙外苇塘之中，先将他奸淫完了，然后带着一走，我们两个四海为家，他比我还年少的多呢。”万恶的淫僧法慧思想至此，由身旁的和尚手中夺取一把大戒刀，纵到道姑切近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道姑，无故的加入作甚？不要走，且吃我一刀。”艾道爷在旁边说道：“道友，这就是为恶之魁。钱塘、仁和两县所出的案子，都是此人所为，知道的已经有了八案，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呢。”书中代言，艾道爷这一句话，生死簿上勾了淫僧的名姓，若论他的罪名，应当凌刚都不为过。淫僧的戒刀奔道姑胁肩带背剃过，道姑一闪身形宝刃向戒刀一压，就听呛的一声，将戒刀一分两断，然后宝刃如风扫败叶，由和尚脖颈而过，头尸两分。此时南面的和尚一阵大乱，老方丈又羞又愧。

艾道爷回头叫道：“胜英！你看看七十多岁的人，作事总是疏忽。你看恶道眼珠乱转，他又要三十六着走为上策，他多少次都是这样趁乱逃走，他这回又要走了。他要是从此海走天涯，多少长女少妇被他所害的，俱都冤沉海底，你的仇从此永不能报了。你附耳过来。”胜爷低头，艾道爷在胜英耳畔如此如此，胜爷点头，伸手一拉诸葛道爷与弼昆长老，哥儿三个由白莲寺北后墙过去，要暗中促拿赵昆福。哥三个这一出去，犹如撒下天罗地网，恶道想要逃走，势比登天还难！哥儿三位在庙之四外暗候老道，这且不提。单说恶道七星真人，见法慧被女侠所杀，自己暗想：“我与胜英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。他若得手，岂能饶我？我趁此一乱，何不逃走？”七星真人赵昆福主意拿定，遂暗暗奔东禅堂，由东禅堂南院，纵身形蹿上禅堂，滚脊爬坡向东而逃。书中代言，当日晚间，阴云密布，星斗无光。恶道来到东群墙，见高耸耸大墙，直插霄汉，方要上墙，就见一道黑影在墙上一晃，恶道不敢上墙，顺着东群墙又向北逃，心中思想：“庙后边必清静。”恶道走到庙后

花园子，又见有人影儿，恶道以为是有人要捉他，由背后撒出宝剑一晃，走向前去，原来是风吹花影。恶道转至北墙根，留神向四外观看，见墙根下，有妇人迎面而立，黄素素脸面。恶道心中一动，三月间曾取过一个妇人的紫河车，又取了妇人的眼睛，此妇人好似五月间所杀的一样；又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，圆方脸儿，恶道又想起春天时曾开一少妇之膛，小孩都要生产啦，将孩子及大人的眼睛，俱都取出；去年八月间开膛一个少妇，黑微微的脸面，四五个月的小孩，也好似在面前站立一般。书中代言，这都是恶道疑心生暗鬼，哪有鬼来呢？自己长着胆子走到墙下，并无所有，这才拧身形上墙，下了大墙向北去。走着道儿，腿直打旋，土地发软，恶道以为是鬼揪他呢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昨日要埋黄三太他们的坑，土尚未实在呢。恶道顺着东边的苇塘向北去，就听东边苇塘之中，“倏拉”一声响，恶道心中一惊，止步观看，就见苇子向两旁一分，纵出一人，手中明煌煌宝剑一晃，口中念道：“无量佛，你认识贫道诸葛山真吗？”聋哑仙师合着宝刃，恶道心说：“我战不过他的宝刃。”回头要走，又听一声：“弥陀佛，弼昆在此。”手中擎着宝剑，恶道心中暗想：“我直奔西湖岸吧。”抹头要走，北面树林中一声：“杂毛王八羔子，昨天晚上，你出主意要活埋吾，今天我可要宰你个王八羔子。”恶道一声长叹，心中暗说：“仍回白莲寺吧，这三个把守三面，我焉能逃走？”转身形再回白莲寺的后群墙，离群墙有两丈远，就见墙上一人，银髯乱飘，手中明煌煌的单刀，说道：“赵昆福，你认识胜三爷吗？”赵昆福不由的打了一个寒战，心中暗想：“这四个人四面将我围住，我如何能走？”此时就听有人喊道：“小子！黄三哥把住东北，杨香五把住西北，萧银龙把住东南，我把住西南，张茂龙、李煜在四外了哨。”恶道向当中一退，说道：“姓胜的，是单打独斗，还是群殴？”胜爷说道：“闯荡江湖一世，没有两个打过一个。”语毕，胜爷由大墙上飘身而下。恶道举剑照定胜爷就劈，胜爷施展进手绝命刀，恶道抖擞精神，双剑越杀越勇，胜爷使到四十余招，用绝命三刀，扎胸前，挂两肋，老道双剑向下一压，胜爷反手左肋一刀，鱼鳞紫金刀，扎进去有半尺余。胜爷手托着刀把，恶道吼了一声，双剑撒手，两条胳膊俱直。金头虎喊道：“刀扎杂毛左肋稍啦！”胜爷抽刀向外一纵，恶道用手按住刀口，黄三太等向前要刹，恶道说道：“且慢，我有两句话说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三太别动手，有话叫他说。”恶道七星真人赵昆福，对胜爷等说道：“贫道死之晚矣。众位施主以后收徒弟，先要教以戒淫二字。贫道自十六七岁，专好美色，后来收了八个徒弟，我又发卖熏香蒙汗药，后来我每年必得一场热病，因此只取紫河车，不能采花了。贫道伤天害理之事，作的太多啦，死之已晚。”语毕，一抬手，血向外一溅，躺在就地乱滚。胜爷遂说道：“你们小弟兄刹他吧。”黄三太小弟兄六位，这才亮家伙向前一围赵昆福，杨香五的匕首刀，黄三太的朴刀，金头虎是把翘尖式钢刀，张茂龙的链子锤，李煜的练子枪，萧银龙的判官双笔，劈叭叭叭，骨肉翻飞。书中代言，惟有腰间刹之不动，黄三太的刀下去，只听说了一声：“刹不动了。”金头虎喊道：“老杂毛的腰，怎么刹不动呢？”萧银龙将老道的衣服向下一扯，露出蓝汪汪的鱼鳞，原来是腰间缠着双龙头杆棒，宝刃宝剑都刹不动。萧银龙一见双龙头杆棒，喜出望外，叫道：“胜三伯父！天赐之喜，杆棒有了。”书中代言，老道动手之时，将小包袱掷在地上，萧银龙用老道的小包袱擦了擦杆棒，双手托着杆棒递与胜三爷，胜三爷接过杆棒，递与诸葛道爷，说道：“道兄，物归原主。”道爷接过龙头杆棒，非常欢喜，

念了一声无量佛。胜爷一拢银髯说道：“众位，咱们杀奔寺院吧。”蛮子说道：“吾不去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贤弟不要胆怯，现有吾之恩师与女剑客，俱都在寺内。”蛮子这才点头，胜爷率众由北群墙越过，四老六小杀奔东禅堂东院而来。

书中代言，一笔难说两下的话，胜爷等出庙之时，女剑客与璧和僧，讲清规戒规，老方丈袒护弟子，二人所以杀在一处。老方丈方便铲上中下三百六十招，女剑客的宝刃上下翻飞，霞光闪闪，二人杀成一个团，老少侠剑客观看，只见铲光剑光，看不出招数来了。老方丈与女剑客的武学，可称盖世无双，胜爷与大众看的目不转睛。艾道爷叫：“胜英！你顺着我的手来看。”胜爷顺着艾道爷的手一看，见西月洞门外，有一个和尚，手使五股托天叉，胜爷一看那宗意思，这个和尚是用叉要暗算女剑客的。你道这个和尚是谁呢？原来是八大名僧之中的，第三名和尚法缘。这个和尚专好打猎，杀害生灵，他每逢出去打猎去，也许晚间去白天回来，也许半夜三更回来，今天因为星斗无光，天昏地暗，三更多天，他就由山上回来啦。先到自己住的禅堂内，见有两个小和尚在那交头接耳，法缘僧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两个小和尚遂告诉说道：“现有胜英带领许多的侠剑客，前来攻打白莲寺，师祖父跟他们在东禅堂东院动手呢。”法缘僧闻听，遂放下打的飞禽走兽，够奔东禅堂东院而来。走到西月亮门外一看，有个红乎乎的人与他的师傅动手，二人杀在一处，犹如一个团儿相似。法缘僧心中暗想：“我何不在暗地中助我师傅一叉之力？”举起叉来，前把靠着叉盘，为的是没有声音，方要向外发叉，又停了不发，皆因为方丈与女剑客动手，二人行高就低，忽左就右，蹿高纵矮，犹如团儿一般，法缘僧有叉不敢出手，恐怕伤了他的师傅，方要照女剑侠发叉，又赶上他师傅绕过来，故此叉停止。众人都愿看老方丈与女剑客动手，谁也未见西月亮门外有人，艾道爷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叫道：“胜英！你顺着我的手儿看。”胜爷早已看明，问道：“恩师，此人可留不可留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此人一脸的杀气，也是杀生害命之辈，留不留在两可之间。”胜爷遂点了点头，登出一只金镖，说了一声：“着！”法缘僧向东仰面躲看，这只金镖直奔法缘的哽嗓咽喉打去，就听得“当啷啷”一声响，五股托天叉落地，和尚翻身栽倒。胜爷叫金头虎与贺兆雄起镖，贺兆雄一起金镖，冒出一股鲜血，容血冒尽，贺兆雄将和尚的首级用刀割下，金头虎将和尚的首级，拴在五股托天叉上，挑着喊道：“众位看看！这个和尚被我胜三大爷用金镖打死了！”庙里的和尚一看，正是三和尚法缘，群僧一阵大乱。老和尚心中惨切，二徒弟方被女道姑所杀，三徒弟又被胜英一镖打死，老和尚心中一乱，方便铲带起了金风。女剑客剑法更门改路，惊动了心慈面软的艾道爷，遂叫道：“道友！剑下留情，慈悲为是，老方丈无有死罪。”此时女剑客改的是干支八仙颠倒剑，使了六十余剑，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果老乘驴削凤毛，先师拐李剑术高。仙姑摆下绝命阵，湘子飞花神鬼逃。

且说女剑客方便到“仙姑摆下绝命阵”的招数，平着宝刃奔璧和僧腰上扫来，璧和僧见剑临切近，立着铲用月牙一拿女剑客的宝刃，女剑客未容璧和僧用铲的月牙子将剑拿住，早将宝刃抽回，璧和僧的铲已经落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女剑客趁着璧和僧的方便铲落空，遂纵起身躯，使了一招湘子飞花剑法，奔璧和僧胁肩带背砍去。艾道爷在一旁看的明白，念了一声：“无量佛，道友剑下留情，可惜那大年纪。”女剑客的宝刃看看落在璧和僧的头与肩上之际，闻听艾道爷在旁说情，遂将宝刃向回一撤，欲待不伤老方丈，已

经收招不住，竟将老方丈断去左臂。可怜老方丈铁练金刚壁和僧九十余岁的童身，正当悟性参禅，不开杀戒，只因识人不明，收下不肖的徒弟，一时又感于护短溺爱，为徒弟开了杀戒，竟被女剑客斩去一臂。众僧人见老方丈断去左臂，立时右手的铲抛于尘埃，翻身栽倒地上，一个个俱都亮出兵刃，要在东禅堂院内厮杀，一决雌雄。此时胜三爷等见群僧亮出兵刃，要以多为胜，胜三爷大众遂也亮出兵刃，要混战一场。艾道爷说道：“胜英且慢，不用汝等动手，不论有多少僧人，我与道友俱能当之。”又叫道：“贾明何在？速将老方丈抬在一旁，以免众人脚踏。”贾明与香五二人急忙过去，将老方丈抬在西北角上，放于地下。金头虎手提老方丈半节胳膊，叫道：“香五小子！我给他接上吧？”杨香五说：“贾明你别挨骂啦，你看看群僧与女剑客在那杀上了。”单说众僧容贾明、香五将老方丈抬走，逐一拥齐上，团团将女剑客围住。此时女剑客一柄宝刃，犹如削瓜切菜一般，只见杀得人头滚滚，鲜血淋漓。艾道爷掌剑护住东西两面，不叫僧人越过界线与胜爷等交手，艾道爷犹旋风一般，时而东面，时而西面，僧人有向前进者，辄被艾道爷的宝刃削折兵刃，于是众僧不敢前进。战了工夫不大，带伤者不知有多少，身首两分及腰断两节者三十余人。法蓝见如此光景，情知不能报复，艾莲迟尚未动手，女剑客一人尚不能敌，遂对法吉等使了一个暗令子，在混杀之时已经潜逃无踪了。其余那些僧人的武技都不如法蓝与法吉等人，女剑客如同虎入羊群一般，艾道爷见此光景，不忍多事杀人，遂大声喝道：“胜英！你还不收场？再待一会，这群恶僧将尽矣。”胜爷这才抱着鱼鳞紫金刀大声喝道：“众僧人听真，有抛家伙不战者，站在南面，不论好歹，决不能杀害。胜英等此来，为的是救被难的少妇长女，汝等如不作战，可抛了兵刃，任凭逃生，决不追杀。如其不然，胜英的鱼鳞紫金刀，混杀乱剁，一个也不留！”

此时众僧人一听此言，正苦无暇逃走，不啻半空中下了一道赦旨一般，个个抛了家伙，跪在尘埃，女剑客这才收了招数。地下的死尸横躺竖卧，受伤不能动转的哀求求饶者触目皆是，死于非命者三十余人，受轻伤能自爬起跪于胜爷面前者，五七十人。胜爷说道：“汝等乃一时之愚，既往不究。我且问汝等，白莲寺庙中所藏的妇女，俱都在何处？”其中有老实的僧人说道：“这些事连我等也不知道，庙内有两个老人，是伙居道，伺候我们二当家的，派人将他们找来，便知底细了。”胜爷问道：“此二人现在何处？”那和尚说道：“这一阵交战，可不知他二人哪里去了。”欧阳大义士说道：“吾知道他二人现在哪里。因为吾在二更来天的时候，给黄三太他们盗家伙与大衣服零碎东西之时，我看见这两个王八羔子。”书中暗表，小英雄们在庙外之时，是空着手呢，乱刃剁老道，哪里来的家伙呢？皆因为庙中的老方丈与艾道爷交谈之时，群僧都齐集在东禅堂东院，欧阳大义士乘那时进了白莲寺，在地窖子之中，将三太等的兵刃衣服俱都盗出，交与小弟兄们了。欧阳大义士在盗物之时，早在各处留心妇女们都在哪里，寻找多时，并不见少妇长女们的下落。在众僧跪求饶命的时候，欧阳爷早告知胜三爷，叫胜三爷问群僧们少妇长女的下落，故此胜爷质问群僧们女子的收藏所在。哪知道法慧僧所作所为，群僧是毫不闻问，法蓝僧虽然有些知晓，皆因为法慧偷盗窃取，每逢偷着古董玩物，辄送给法蓝僧，法蓝僧知道，佯作不知，任法慧所为。先前庙中有四个老伙居道，掌管庙中的地亩，伺候掌院僧法蓝、法慧、法缘、法宝等，后来法慧由外面用竹皮箱子向庙中运妇人女子，事被老伙居道知晓，那两个伙居道劝止法慧，说：“此庙乃正悟参修，清静所在，老方丈壁和僧

费尽心血，募化十方，才招集这些修道僧人，不许污染此庙。”法慧不听，那两个伙居道要禀报老方丈壁和僧，法慧闻听大怒，遂用香砂迷魂袋将那两个伙居道迷了过去，用绳子捆好，提出庙北山上，将两个伙居俱都杀死，掷在山洞之内，然后告诉群僧，如有从中作梗或走漏风声者，与此两个伙居道一律处治。由此四个老伙居道剩了两个，这两个只有忍耐而已，从此庙中的僧人，对于法慧所作之事，无敢过问者，任法慧所为，法慧奸淫完了妇女，再叫他的徒弟们奸淫。如今胜爷问妇女们的下落，有僧人告诉寻找这两名伙居道，欧阳爷说道：“吾知道这两伙居道，吾盗东西的时候，见有两个伙居道，藏在花园丛中，谁知道此二人挪了地方没有？”胜爷遂打发金头虎贾明将那两名伙居道找来。

这两名伙居道见了胜爷，跪在胜爷面前，胜爷一见这两个伙居道，俱都是慈眉善目，赶紧用手扶起，胜爷说道：“如今白莲寺的僧人，恶贯满盈，已经伏诛。找你们二人，并不是别的事，所为问汝等在此庙中窝藏的妇女现在何处？”伙居道说道：“胜老爷子，此庙之事，无有我们二人不知的，这个窝藏妇女所在，就在观音堂西北隅地道之内。”遂叫两个伙居道在头前引路，艾道爷与女剑客在前，胜爷大众在后面跟随，来到观音殿，女剑客先参拜了观音神像，然后艾道爷与胜三爷等，大众一同参拜观音，拜毕观音神像，这才由二老伙居道带路，奔殿之西北角，有一个五尺粗的大磨盘相似，上头按着一朵莲花，莲花梗有个像粗饭碗似的东西。二老伙居道指着这块磨盘说道：“每逢妇女们由此处下去，里面甚么样，吾等没进去过。还有一件事，里面有两个大案贼，是法慧僧半路收的师弟，皆因为法慧僧黑夜提着箱子，里面装的是妇人，这两个大案贼，要见面分一半，被法慧用香砂袋将他二人迷昏过去，捆好了弄到庙中，用解药解过来，法慧问他俩怕死不怕？你道大案贼更怕死，不住的求饶。法慧说：“既然怕死，我将你二人解了绑绳，放开你们，收你们作个师弟，你们可得听我调遣，不许二心，两个大案贼应允，落了发作了法慧师弟。听说法慧叫这两个大案贼，专管看守此地道，法慧收他们两个人，皆因为爱他们两个人的武技高强。不论哪位要是下去，可得小心留神，以免受此贼子的暗算。”胜爷闻听点了点头，遂说道：“多劳二位的指教，胜英感激非浅。”胜爷这才叫金头虎掀磨盘，金头虎说：“咱们有力量，这个磨盘，一提就开。”语毕，遂上了磨盘，提着莲花梗，挪了半天，磨盘纹丝儿都不动。贾明累的黑紫脸变成了青白色，遂叫道：“三大爷！这两个伙居道不是好人，他冤咱们，快将他宰了吧。”欧阳大义士叫道：“贾明你是浑虫！你站在磨盘上提莲花梗，磨盘焉能动转呢？你快滚下来吧，看着吾的吧。”贾明由磨盘上跳下来，欧阳大义士由腰间兜囊之中，掏出一条绒绳，拴在莲花梗上，用力一拉绒绳，只见磨盘向左一转，闪开半面。欧阳大义士解下绒绳，将绒绳带在囊中。一看这个地窖子口，有一层铜铁网罩着，女剑客用宝刃将铜铁网削断，众人围着向里一看，黑乎乎深不见底，地窖子口有三层倒下的台阶。晃着火折子一看，有一棵大立柱子，约有一围来粗，上下必须爬此柱子，将柱子磨的异常光滑，再向底下看黑乎乎看不真切。暗中交代，此地道有三丈余深，上下之人非有本领不可，不然不能下去。众人看完了，俱都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下去。书中代言，胜爷是侠客身份，不能下去，欧阳大爷平生不近妇女，艾道爷也是不近妇女。杨香五说道：“贾爷能下去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宰了半天和尚啦，我要下去，好叫和尚宰我？咱们的人不死一个，你就不乐意。”艾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，遂叫道：“道友，

方才在东禅堂东院，道友大开杀戒，伤三十余命。如今道友若能下地窖子，救出这一群无辜的妇女们，庶乎可以功过相抵。”两个伙居道说道：“请你多留神，里面可有我们法慧僧两个师弟。”

女剑客说声：“晓得。”遂由地道下了三层阶脚石，一只手抱着柱子，顺着柱子而下，三丈余深站了实地，底下是平坦之地，南北一丈二宽的夹道，东西有二三十丈长。女剑客向西走了不远，有四扇垂花门，开着两扇，关着两扇。书中代言，上门限吊着一口铡刀，下门限吊着一口铡刀，上门限是刃朝下，下门限是刃朝上。女剑客侧耳细听，里面嗡嗡直响，正是这两个大案贼，在夹道内比试武艺呢。这两个贼，一个叫法朗，一个叫法光，法朗使三尖两刃大砍刀，法光使鸦角流金枪。女剑客用宝剑尖一点铡刀，刀由上门限而下，再斩断锁练，铡刀坠地，消息已破，下门的铡刀就不能向上起了，皆因为锁是连着的。女剑客向夹道内一纵，燕子抄水势，宝剑在前面横着来斩法朗，法朗见女道姑的宝剑来到切近，将三尖两刃刀向地下一戮，三尖两刃刀被女剑客用宝剑将刀斩断，法朗尚不知何事呢，方要逃走，被女剑客一剑斩的头尸两分。女剑客遂说道：“可惜你生为男子，下贱的品格，给和尚看妇女。”法光闻听，是女子的声音，这法光与女子在地窖子之中，守了三四个月，见了女子就想污染呢，遂说道：“你是姑娘你是妇人？”女剑客并不答言，手起剑落，挟肩带背将法光斩为两断。这两个淫贼，只在地窖子之中，快乐了三四个月，就被女剑客所杀。女剑客斩完了这两个淫贼，遂进了北禅堂，此禅堂明三暗五，女剑客掀绣花帘，进了东暗间。一看有七个妇女，有起来的，有没起来的，有一个妈妈，年约四十来岁，满面上搽着胭脂粉。又一看那些妇女，也是脂粉满面，他们一看女剑客一身血迹，手擎着明煌煌的宝刀，吓的妇女们哭哭啼啼。女剑客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啼哭，贫道前来搭救你们重见天日。”女剑客又向那妇人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这个妇人说道：“师傅，我是在杭州府卖胭脂粉的，皆因我身量矮小，都管我叫小李妈。我做买卖回家天晚啦，和尚用迷魂药将我迷惑过去了，用箱子装好，弄到庙中。我到庙里头，我净做些好事，和尚盗来的妇女们，有固执不从的，和尚要杀，我必劝解劝解。”女剑客闻听，修行眼一转，见北墙上钉着有一条大红绸子被，靠墙有一张藤椅，藤椅上坐着一人，红绸子汗巾勒着，此人脸色难看。女剑客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李妈说道：“这位也姓李，大李村的小姐，文学的姑娘，被和尚盗来，宁死也不顺从。我劝她，我说：‘姑娘，你明着不从，暗中将你迷过去，何愁你驴儿不拉磨呢？’姑娘痛哭了一场，谁知她身上忽然起了一身的黄水疮，流脓流水。这些妇女都不及此女美貌，此女可称天姿国色，和尚爱她容貌俊美，未忍杀害，治好了这身黄水疮，打算再成好事。哪知这个女子，她得便就要寻死，故此将她勒在藤椅之上。”女剑客问道：“被凶僧盗来多少日子了？”李妈说道：“有六十余日了。”女剑客左手提灯，上前一看，果然脸上黄水淋漓，皮里肉外都是，这真是上天保全烈女。女剑客本是六十三岁的黄花女，她看得出来此女是真正童身。女剑客打了一个稽首说道：“无量佛，观世音菩萨的保佑。”书中代言，此女被女剑客救出去，胜爷叫人给搭回家去，此女全愈之后，姿容胜于昔日。六十余日，未失贞操，这也是德门善报。女剑客说道：“李妈，你将姑娘解了，你搀着她，吾救你们出地窖子。”李妈说道：“师傅你慈悲吧，你救出我们去，你必修的长生不老，成佛作祖。”女剑客说道：“不要多言。”李妈将姑娘解下来，女剑客在前带路，七个妇女，一个个跟随在后，李妈搀扶着李小姐，

看见了两个死尸，吓的众人直哆嗦，来到垂花门，女剑客将下门坎的铡刀用剑斩断，众人顺夹道向东去，到了桅柱这儿，向上一看，上边已然有太阳之光。女剑客说道：“我先上去，放下长绳来，先将李家姑娘提上去，然后再一个一个向上提你们。”大众说：“师傅，我们有一年的半年的，三五个月的，全都未见天日，你将我们救上去，我们不能忘你大恩大德。”女剑客将宝刃还匣，两手一拢桅杆，两腿一登，上了桅杆，用胳膊肘一跨，上了三层阶脚石。女剑客一看，东面是红油漆板，于是由油漆板旁纵上地道，一看艾道爷英雄等，俱都在地道上等候呢。艾道爷问道：“道友，里面有多少妇女？”女剑客说道：“道友随我来。”二人遂奔观音殿内，女剑客对艾道爷说道：“里面有两个凶僧，已被我杀死。有七个少妇长女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婆子。这七个妇女，都是擦胭脂抹粉的形色，俱都失了贞节。惟有李家一位千金，在藤床上勒着，至死不从凶僧，生了一身的黄水疮，六十余日，血水淋漓，俊美之容变成丑态，所以贞节未失。连李家小姐带婆子，共是九人。我先顺下长绳去，用绳将李家小姐的腰捆好，再将她提上来。我看那老妇人与那七个女子，俱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将他们都活埋在内，道友你看如何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不可不可。都是野女村姑，被和尚所盗，不从则杀，威逼力迫，谁不惜命？将他们都救将上来，叫他们骨肉团圆，至于她们将来有什么事，咱们就不管了。道友慈悲吧。”艾道爷再再相劝，女道姑这才点头。二人出了观音殿，有几个和尚与伙居道，找来长绳，女剑客登阶脚石，顺下绳子去，离地四尺，绳子不够长的。杨香五说道：“将我的飞抓接上吧。”女剑客将杨香五的飞抓接在绳头上面，飞抓套在手腕上，底下的婆子将姑娘的腰系上，将李家姑娘提上来。黄三太等看此女满面黄水疮，不像人样，胜爷叫庙内的僧人搭了一张藤床来，女剑客搀扶着李家小姐，上了藤床，搭到观音殿内。女剑客再回来顺下长绳去，叫他们再系上一个，底下系好了一个，女剑客向上一提这个妇人之时与众不同。书中代言，这个妇人本是乡村之女，到了地窖子之中，每日吃的是鸡鸭鱼肉，半年有余，养了一身肥肉，分量甚重，女剑客杀了几乎一夜，独斗群僧，虽然不乏力，也有点精神困盹，拉这个妇人的时候，觉着分量一重，遂向西面的红油漆板一倚，这一倚红油漆板不要紧，女剑客身遭大难，就听里面一响，毒药弩由板内一齐发出，女剑客松了绳子向上纵时，左肋早中了一毒药弩。书中代言，窝弓劲弩，比人打的力量都大，女剑客方向上纵时，这一弩打上。艾道爷问道：“道友怎样？”女剑客说道：“贫道休矣，再不能同道友奉经诵卷，同参正果了。这也是贫道杀法过重，观音菩萨立时报应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道友不要心慌，不要紧，贫道自有办法。”金头虎接续着要向上提人，胜爷应允。将众妇人一个一个的提上来之后，胜爷叫庙里的和尚寻找了一架辘轳，架在地窖子口上，黄三太与金头虎贾明等下了地窖子几个人，将地窖子之中的金银绸缎首饰，装在大筐之内，上面的人用辘轳向上摇，将地窖子中的金银物件全都拉上来之后，用包裹包好。胜爷叫过这七个妇女说道：“你们各自归家，如不识道路可以打听行路之人，就说走路迷惑了。回家之后，就提有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请的高人，破了白莲寺，救出汝等，汝等俱都各提小包裹各自回家去罢。”众妇女叩头谢了胜爷救命之恩，各携包裹而去，不必细表。胜爷又打发人雇了一只船，去武昌府江夏县松竹观万笏山，来回的船脚，叫李妈待奉女剑客。伙居道将女剑客搭在船上，艾道爷取出百草转阳丹，叫婆子与道姑起下毒药弩，调和百草转阳丹，连服带敷，这百草转阳丹有起死回生之力，服后即已止住

疼痛。艾道爷也上了此船，同女道姑同赴万笏山去了，暂且不必细表。

单说胜爷将未曾逃走的和尚叫到面前说道：“此事不能经官，倘若经官，事情可就大了，也没有你们的便宜。汝等速将那些和尚俱填塞在地窖子之内，用土屯了，往后再不可发生暧昧之事了。所有的银钱，我们是分文未动，决不爱财，仍归你们。”胜爷吩咐完毕，镖行众人来到禅堂，和尚与胜爷打净面水沏茶，要款待胜爷斋饭，胜爷等说道：“不便骚扰你们。”金头虎喊道：“我这还饿着呢！几乎叫人家活埋了，难道说还饿着走吗？”胜爷不理，点查人数，小弟兄七个、诸葛道爷、弼昆长老、欧阳爷全在，单独不见剑客夏侯商元。胜爷愕然，遂问道爷：“怎么大师兄不见了？”诸葛道爷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，说道：“胜施主不要惊慌，大师兄他送干闺女去了。”胜爷闻听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列位，老剑客果然是送干闺女去啦。将干闺女送到奚家屯，并将那些金银首饰衣服，俱都送与了奚家姑娘，姑娘见了父母，悲喜交集，骨肉团圆。老剑客送完了干姑娘，急忙再奔白莲寺，进了白莲寺，胜爷等大众已离了白莲寺，奔江苏十三省总镖局去了。老剑客问明了伙居道，才知道自己的恩师已回松竹观，胜爷等已回镖局子，老剑客急忙顺水路追赶艾道爷。追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将艾道爷的船追上，纵上船去，叫道：“恩师！您将破香砂袋的物件与弟子留下了吗？”艾道爷说：“我临行仓卒，未曾与你留下。”夏侯商元说道：“您要那物无用，将来我们要再遇上香砂袋，就不能抵抗，请恩师将此物授与弟子吧。”艾道爷笑道：“吾要此何用？”说着话由腰间百宝囊中取出，递与夏侯商元。老剑客接到手中，问道：“恩师，此物怎样用法？”艾道爷将制造此物的来历说明，并将用法告诉夏侯商元。老剑客听明，遂说道：“恩师，此物叫何名称？”艾道爷说道：“此物尚未起名，但是你既问他的名称，就叫日月飞煌筒吧。”老剑客说道：“恩师，弟子就此跟您告辞，奔江苏追我师弟他们去了。”艾道爷点头，老剑客拜罢了恩师艾道爷，遂纵下船只，翻身再追赶胜爷大众。老剑客脚程，日行千里，不到半日的工夫，在路途之上就追上胜爷了，一共老少是十二位，这才共同回归镖局子。

在路途之上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这一日老少十二位来到十三省总镖局，黄昆与赵得胜师徒见了胜三爷，先谢过了救命之恩，然后将原镖交还。胜爷到镖局子后院去看蒋伯芳与张旺，嘱咐二位贤弟好好养伤。大众吃完了饭，胜爷说道：“众位，现在杭州府、钱塘、仁和两县，一体严拿蒋伯芳与贺兆雄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你打算怎么办善后呢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打算上控杭州府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要那么一办，事情可就大了。白莲寺三四十条人命，拆擂台砸死人，黄昆又刀杀九命，事实俱在，恐怕有些不便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死生在所不惜，咱们大家酌量写呈子，我去上控。请道兄与丁绅董商量写这张呈子。”于是丁绅董请聋哑仙师出主意，写了呈子，上面略谓：“其呈人民子胜英，皆因门下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龙、李煜、萧银龙、贾明，在杭州钱塘门外八月庙，酒楼上饮酒，忽听楼下有妇人哭得可怜，皆因六人年轻，问明情由，知系焦振芳抢夺民妇，遂打抱不平，救秀才之妻。焦之家人，报告了焦振芳，将六人围住不放，恰遇蒋伯芳解劝，焦振芳家人，暗算蒋伯芳，绕至蒋伯芳背后，剝蒋伯芳一刀，蒋伯芳用棍将刀磕飞，刀落于焦振芳家人长毛狗王三太阳穴上，当时殒命。焦振芳以官势压人，诬赖小民之师弟蒋伯芳等抢绸缎店、估衣铺，得财伤主。众家人包围了蒋伯芳，与蒋伯劳动手，蒋伯芳见恶奴人多势强，遂乘焦振芳之马逃走。焦

振芳素与贺兆雄有隙，暗聘陀头和尚，要杀贺兆雄满门尽绝，巧遇侠剑客劝凶僧，凶僧不听，遂杀了凶僧，将人头掷于焦振芳宅院。焦振芳仗赖两县一府势力，设立擂台，因此打死摔伤黎民无数。焦振芳又霸占黄昆之妻，谋害黄昆，诬盗栽赃，将黄昆下狱，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。民子实有不白之冤。”等情。书要简断，将杭州府前后之事，俱都说明。写完了呈子，大众休息休息，胜爷、贺兆雄、黄三太、萧银龙、张茂龙够奔江宁府。

进西门先到守备衙门，见了守备李廷仁，胜爷与黄三太等行礼已毕，李廷仁将胜爷接进衙署，守备李廷仁说道：“前次老达官与圣上盗回万寿灯，拿住闵德润，胜老达官带病还家。钦差大人常与下官提及，欲保老达官与国出力，可惜老达官看仕路太轻，回家去了。”胜爷说了几句谦词话，李守备又问：“胜爷来此何干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要告钱塘、仁和两县及杭州府，民子有不白之冤。”守备李廷仁闻听此言一怔。书中代言，李廷仁知道胜爷乃行侠作义之人，决不能妄告不实。李守备遂同着胜爷儿五位到了院衙门，李廷仁报告了回事处差官房，差官房出来五七位，迎接胜爷。皆因为钦差大人暗中常谈胜爷，说胜爷可惜年迈了，要不然可称国家栋梁之才，因此差官房之人，出来五七位，非常恭敬，请胜爷屋中坐。到了差官房内，让胜爷落座，胜爷说道：“众位老爷们，我是打官司来啦。”众差官说道：“您打官司等到过堂再说，您先落座。”胜爷谦让再三，这才落座。正在谈话之际，进来一人，年有四十余岁，众差官说道：“胜老义士，您认识吗？这是管家李二老爷。”胜爷闻听，过去请安，黄三太等均过来行礼。众差官说道：“李二老爷，您替我们给回一声吧，胜老达官要上告杭州府与钱塘、仁和两县。”管家李二老爷说道：“好好，我与胜老义士回禀。”

管家李二老爷去不多时，回来说道：“钦差大人有话，不过堂，要与老达官在书房中相见。”管家李二老爷引路，众差官陪着胜爷，来到书房以外，胜爷止住脚步，管家李二老爷掀帘进书房。李二老爷向钦差大人回道：“现有十三省总镖头胜英到了。”就听钦差大人说道：“有请胜老义士。”管家老爷遂掀着帘栊说道：“胜老义士，钦差大人有请。”胜爷急忙摘下鸭尾巾，撤去绢帕，头发向后一散。胜爷又对黄三太等也用手一指头上，小弟兄们会意，也各撤去头巾绢帕。胜爷迈步进书房，匍匐而前，说：“民子胜英拜见大人。”黄三太等都跪在胜爷之后。钦差大人说道：“老义士请起。前者老义士盗灯有功，本督院欲提拔老义士，老义士告病还家。非是本院不奏圣上，表白老义士之功，皆因老义士不欲居官。可是老义士这点侠肝义胆，本院已奏于当今矣。老义士今者要上控何人？请老义士当面言来。”胜爷以头触地说道：“民子罪该万死，民子要上告钱塘、仁和两县与杭州的知府，小民有呈状。”语毕，由袖内抽出呈状，顶在头上。管家二爷将呈子取过，放在桌案之上，王大人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看毕遂说道：“堂堂知府，纵子行凶。胜老义士，你背后跪着的是何人？”胜爷说道：“都是与此案有关之人，并皆是小民的门徒。”黄三太等不敢仰视，都跪在地上不语。大人向下一看，叫道：“你们都抬起头来。”头一个黄三太抬起头来，钦差大人一看，仪表非俗，满脸正气。大人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小民家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结义村，姓黄名三太。”大人问道：“汝上辈以何为业？”三太说道：“小民之父黄梧，乃大明守备。”一背三代，都是作官之家。贺兆雄又背了三代，钦差一看，贺兆雄五官端正，面如冠玉，一脸正气，贺兆雄并将焦振芳要用陀头和尚杀一家老少，幸遇侠客之事说了一遍，钦差大人点

了点头。又叫张茂龙抬起头来，钦差一看，长的人品不俗，问他姓名。又叫萧银龙抬起头来，钦差一看，元宝耳朵，瓜子脸，带着喜容，男长女像。钦差大人心中暗说：“这焉能是杀人明伙之辈？”书中代言，来的这几位，俱是让人见喜之人，丑陋之人，俱没叫来。钦差大人说道：“胜老义士，呈状上人还多呢。”胜爷说：“回禀大人，有因两县一府严拿，逃之在外，还有没有回来的。”钦差大人说道：“作官的要不与民作主，枉食国家俸禄，那叫什么官呢？无奈一节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吾必需明查暗访，访明白了再行办理。可不是本院官官相护，必需慎重从事，将实情访明白了，果如呈上所言，我必将在拿之人一同撤销。胜老义士请下去吧，在外听传就是了。”胜爷叩头碰地，退将出来。还未出书房，回事处报告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杭州府黎民公愤的呈状到了。”这张呈子应当胜爷退下去再递，胜爷还没有退下来，差官房便递这张公愤的呈子，这都是胜爷上和和睦的好处。忠良爷接过公愤的呈子观看，第一位杭州府的绅耆赵元成，其余都是杭州府的绅耆举荐生员，与黎民铺户，不下一千余家，都是告杭州府的公子焦振芳。有告赊账不还的，有告霸占妇女的，有告仗势欺人的，有告无故摆擂伤人的。忠良爷看完了呈状说道：“胜老义士，你所告之事，如今已经证实啦。但是本院仍然得访查明白，再为定案。胜老义士听传吧。”胜爷复又倒地磕头，小弟兄在后面也是跪着磕头，然后这才退出。走到书房外，众小弟兄窃看忠良爷，那派正气，令人可畏。差官房的老爷叫道：“胜老义士，在这吃饭吧！”胜爷说道：“多蒙诸位关照，足感盛情了。这是众位老爷们格外抬爱，民子感激不尽，民子要告辞了。”众差官送出院衙。书中代言，黄三太这是初次见钦差大人。后文书上黄三太打虎惊圣驾，当时拿在圣驾前，要以惊驾之罪发落三太，那时左有王羲，右有石朗，羲奏道：“黄三太打虎，那乃是保圣驾。”圣上遂赦他无罪，黄三太跪在底下不谢恩，王大人说：“民人不宜见圣驾，要讨一个差使。”圣上说：“寡人封你四路飞虎厅的御马快。”黄三太仍不谢恩。王大人又说：“作官必有文凭路引。”正赶上圣上换衣服，脱马褂子，圣上遂说道：“以此马褂为凭。”黄三太这才谢恩。回家贺龙衣，惹恼了杨香五，盗圣上的九龙玉杯，几乎刚了黄三太，这才引出一部彭公案来。

闲文少叙，单言胜爷回到镖局子，再派人四外找寻由火烧红棚时所出去的二十七拨人，有未回来的，俱都派人去寻找。胜爷在镖局子之中，对道爷说道：“这场官司要打赢了，也不枉我行侠作义这一辈子。”道爷安慰胜爷：“不要急躁，且候王大人访查明白了，定有办法。”胜爷于是专候传案。这日忽然镖局子门外一阵大乱，门房之人进来禀报：“胜老达官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江宁府的守备李大老爷、院衙门王千总老爷、江宁府的三班都头、江宁县的三班都头，现在镖局外，言说有要紧的公事，要见您老人家。”胜爷飘银髯心中暗想：“这必是杭州府走了人情啦，我的官司输了。”遂说道：“我这就迎请众位老爷。”胜爷遂同着黄三太等出来迎接，走到镖局子大门外，观看两位武职官颜色更变，守备千总每人拉着胜爷一只手，叫道：“老义士！现左江苏省的七十多员官一概全都担了处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莫非吾之官司输了吗？”二位武官说：“你的官司还莫有一定呢。”胜爷说：“请二位大老爷客厅谈话吧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。”二位武官遂同着胜爷进镖局子客厅，彼此落座，胜爷说道：“请二位大老爷明言赐教。”王千总、李守备二人说道：“这场事太新鲜啦，昨夜三更将过，院衙门内刀杀二命，管家二老爷被杀，护印的童子被杀，盗去九头狮子烈火印。在印所的墙上题了八句诗。”

说着取出公事，打开了给胜爷观看。胜爷一看，却是一张黄表纸，写的不甚好，但看上面写的是：“民子斗胆拜天颜，叩禀大人虎驾前。皆因胜英实万恶，苦害黎民真可怜。愤气来到院署内，携印先归九龙山。胜英若到十海岛，大半三侠不归还。”胜三爷看罢，飘银髯说道：“胜英，胜英，你命休矣。二位大老爷偕同府县官人前来，想是锁拿民子胜英了？”守备、千总齐声说道：“此事黑白可辨，岂有捉拿老义士之理？现在通城七十余员官，俱都不安，惟有钦差大人，谈笑自若，对阖城文武官员说：‘你们众位不要惊恐，我衙门内出了杀命盗印的事，不与你们众人相干，本院吃万岁爷的俸饷，不叫百姓避屈含冤。你们可知道这座九龙山在哪里？十海岛在何处？’文武官员面面相觑，俱各不知，大人这才派下官前来，先与老义士一个信，明天大人堂谕下，派老义士为原办。这座九龙山必然贼人众多，镖行之人力有不及，大人必派官兵，帮助老义士抄山寻印。胜老达官，这档子事，你得尽力而为，我们要回去交待公事去啦。”千总、守备与众都头告辞。

胜爷送众官人走后，回到客厅，大众问：“院衙门来人何事？”胜爷遂将诗递与三太，说道：“你将此诗对大众高声朗诵，念到老夫的名字，不要吞吞吐吐。”黄三太接过诗来对大众念了一遍，念到“大半三侠不归还”之处，孟二侠与萧三侠俱都站起说道：“这是告我们三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没有你们哥俩。”萧、孟二位侠都说道：“怎么不写别人呀？”胜爷又问道：“九龙山、十海岛在何处？众位可有知晓的吗？”众人俱都不知。胜爷说道：“道兄募化十方，必然知道吧？”道爷说道：“九龙山、十海岛都俱在江苏。这座山可不比八大名山，此山寨主乃是大明朝末科的武状元，此人姓白名玉祥，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龙，堪比战国时的起、翦、颇、牧，六略三韬，无不通晓。我与你提一个人，莲花湖的总辖寨主韩秀由七岁与此人学艺，韩秀的水性及文韬武略，俱跟白玉祥所学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若是去九龙山探山，可先到何处呢？”道爷说道：“有一个人，姓王名九龄，此人家住菊花村，乃是菊花村之首户。因在郑州庙上被秦义龙大杆子所伤，回到镖局子治好了伤痕，回归故里，愤不出世，他现在家中居住。若我们去九龙山，可先到他那儿，作为站脚之处。”胜爷问道：“这菊花村距九龙山多远呢？”道爷说道：“九龙山在菊花村西五里之遥。”胜爷又说道：“探山可去多少人呢？”道爷答道：“去少了不成，因为上九龙山必先乘船，有二十里水路，还得路过铜铁闸十二道，方能上山。咱们可去之人，年长的大师兄可去，震九江屠絜屠大爷也可去，这二位都娴习水性。贫道我也当去，弼昆长老、孟凯孟二侠、萧杰萧三侠、贾七爷、李四爷、踏雪于丰恒、丁绅董丁桂芳、黄昆、欧阳天佐、欧阳天佑、邱三爷邱璉，俱都可去。年青的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濮德勇、张凯、李智、高恒、侯华璧、邱成、欧阳德、贾明、胡景春。书中代言，诸葛道爷共分派了去探山的老少四十八位，九龙山在镖局东南百里之遥。道爷说道：“咱们众人吃完了晚饭起身，连夜行走。”四十余位俱都带各人应手的家伙，震九江屠大爷带路。屠大爷叫道：“胜三弟！王九龄家中是深宅大院，他家里除去他小夫妻之外，就是男女下人，并无有外人。咱们吃完了晚饭，定更来天，会水的带好了水衣水靠。”蛮子说：“吾不会水。”道爷说道：“大义士放心，这回去的人会水的甚多，你放心吧。”

书要简断，由镖局子起身，至五更天，老少四十余位到了菊花村。此村有五百余户人家，东西的街道，坐北有所瓦房，门前栽有数棵门槐，都有一围多粗，根深叶茂。屠爷叫道：“三太！上前叫门。”三太遂进前，慢慢敲

打门环，里面有人问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三太说道：“是十三省总镖局子的。”老家人提着灯笼将门开放，用灯笼一照，老家人一看黄三太是壮士打扮，遂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三太说道：“现有震九江屠粲屠大爷、神镖将胜三爷、孟凯孟二侠、萧杰萧三侠，他们几位前来拜访。”老家人一看光戴鸭尾巾的有十几位，老家人说道：“你且稍候，容我回禀我家主人。”三太点头称是，老家人遂回归内院，唤起王九龄，王九龄不敢怠慢，急忙出来迎接。见了胜三爷等，俱各寒暄已毕，王九龄遂向院中相让，胜三爷说道：“贤侄有闲房吗？”王九龄说道：“你来了多少位？小侄男有闲房四十余间呢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我们来了四十余位。”王九龄说道：“东跨院现有五间北房，五间南房，三间东房，三间西房。这一所房屋，足可容几十位。”大家进了北上房，从人献上茶来，王九龄又叫家人将东西厢房赶紧打扫洁净。大家喝着茶，王九龄叫老家人套上四套的大车，奔六合县去买鸡鸭鱼肉，叫长月工在本村找一两个厨师傅，要手艺好的。真是人多好办事，天将到晌午，酒席已经做得，遂调摆桌案，入座饮酒。王九龄这才问道：“胜三叔来此何干？”胜爷命王九龄，叫从人暂且退出，胜爷就将钦差衙门丢失黄金印、杀人的事说了一遍，并把贼人所留的诗句，也念了一遍，遂又将约请大众要探九龙山，寻找盗印之人。王九龄说道：“胜三叔，你就来了四十八位，你就是来四百八十位，用上六年的工夫，也不能进九龙山。因由东河坡上船，二十余里到了铜闸，提闸的时候人能出入，不提闸人不能出入。这十二道闸，就是山沟，水面上有拦江锁、混江锁、滚江锁、转轮刀，有铜铁网，有弩刀。常听老人提念，有二位虎狼似的老寨主，掌管水八寨、旱八寨、中平八寨，另外有小六寨，都是有能为的英雄，共有四五百位寨主，喽卒过万，飞龙舟、飞虎舟、飞豹舟，大小战船有几百只，水旱相连三百余里，四周有水围着，每年种稻田三百余顷，苇塘、竹林等有三二百顷，山坡之地有果木树，不计其数；过了麦秋，农田无事之时又以捕鱼为业，旱潦得收。他父子乃是仁人君子，大明朝末科的武状元，因避李闯王之乱，携带家眷来在此山，可称得起是无穷的富贵，占此山有四十余年，招聚天下的英雄，山内是士农工商无所不备。此人实有奇才，并不欺压良善，如若是旱田不收，派人在大集场，收买粮食，比如玉米六吊钱一石，他能给六吊五百钱一石，先兑钱后收货。是九龙山的喽卒寨主，买卖公平交易，他焉能杀官人，偷盗印信，暗告胜三叔你呢？所以吾说你打九龙山，六年也进不去山。”胜爷一听，叫道：“九龄啊！要按你所说，九龙山我不能进去，焉能拿盗印杀人之人呢？”王九龄说道：“三叔你若妙法，小侄男的眼光可看不到了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胜施主你听，王施主他所谈一点也不虚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吾不能进山了？”道爷说：“非也，凡事都在人办。”胜三爷叫道：“道兄！六略三韬，哪位也不及道兄你，就请道兄为弟划一策吧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胜三弟，大众都在这里呢，酒席筵前大家商议，山峰险固，处处有人把守，实难进山。明天一早晨，派一位足智多谋之人，见机而作。如得此人，可拿着你们三侠的名帖，你们三位的名声，吾料白玉祥大概也有耳闻，他必然接见，明着拜访，暗中看其山势。到在那里，若见此人，全凭三寸之舌，请问白寨主盗印的究系何人？落在九龙山没有？见了本人，就知道印在此山中与否。胜施主当面问问大众谁能前去下名帖。”胜爷一抱拳，对大众问道：“哪一位明天去到九龙山、十海岛，下名帖去？”胜爷问了一回，四十八位默默无言，此时王九龄也在一旁。胜爷又叫道：“众位！这回如能下名帖，探山后倘得回黄金

印，由钦差大人奏明圣上，功名可立。哪位替我出力？”胜爷说着话，面有难色。说话之间，闪出了血心热胆的美英雄，黄三太说道：“恩师不要为难，弟子三太愿往。”道爷说道：“不是吾拦你，你有刚无柔，有勇无谋，你去必然坏事。”三太刚要还言，胜爷向三太一摆手，三太面带惭愧而退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胜施主，你再问问吧。”胜爷又问了一次，闪出来雪亮眼透明心的小侠客萧银龙说道：“胜三伯父，小侄男可能前往吗？”胜爷闻听，观看萧三侠，萧三侠未及答言，银龙说道：“我去有三可，黄三哥去不的。我并不是比我黄三哥的武艺强，我能见机而作，不致暴烈，又不致示弱于人。老寨主既是大明朝末科武状元，听王师兄说已七十余岁之人，必不能见人就杀，我全凭三寸之舌，决不能有危险。设遇不幸，一则为救钦差，得回官印；二则为我胜三大爷，与孟二伯父，及我天伦的官司，虽被害，亦值得了；我若无事，平安而归，也可名扬天下。我意已决，前三年我十四岁，探莲花湖受险，未遭其害，萧金台大闹群英会也没有死，大概我不是短命鬼。像二伯父与我天伦，你们三位能成为三侠，若前怕狼后畏虎，焉能有侠客之名？”银龙语毕，大众议定，就叫银龙前去。天至晚晌，银龙叫道：“三大爷，请你预备好了名帖吧，明天小侄男起身。”胜爷点头应允，银龙遂出北上房，回归东厢房而去。

一夜无书，第二日清晨，小英雄起得身来，换了新衣服，喝茶吃点心完毕，转身形来到北上房。胜爷此时漱口喝茶，银龙叫道：“胜三伯父！你将名帖与小侄男吧。”胜爷将三张名帖，递与小英雄，小英雄接过名帖，夹在靴掖之中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小侄男走了。”胜三爷低头无语，萧、孟二位侠客，不忍卒视，各以袍袖拂面。小英雄迈步出离上房，来到大门过道，有黄三太、贺兆雄、张茂龙、杨香五等在后面跟着相送，出离了菊花村西，走出有二里余，有一片大松林，再向西二里余，就是九龙山的东河坡。萧银龙在松林前止步说道：“众位兄长，岂不闻送君千里，必有一别？快请回吧。”黄三太叫道：“萧贤弟多多保重。”语时面带戚容，萧银龙叫道：“三哥！胆小不得将军做。吾若遭不幸于九龙山，美名留于千载，虽死犹生。大丈夫若生不成名，与死何异？明天后天小弟若不能回来，必然是被他们所害，小弟死后若有魂灵，必然与众位弟兄托梦以告九龙山之事。小弟若平安无事回来，依然共在一处。众位兄长请回吧，小弟下帖去了。”美英雄语毕，转身形向西北而去，黄三太等以目相送，小英雄头也不回走下去了，三太等悻悻而归。

小英雄走出三里之遥，来到九龙山的河坡，眼睛乱转。一看山的形势，是山连水水连天，大江一道，波浪花打起来多高；向西一看，黑压压峻岭高峰。小英雄看了看山形，复顺大江的东岸向北去，走出约有二里之遥，有摆渡船只不计其数，小侠客站在码头之上，水手问道：“少爷雇船吗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正是。”水手说道：“你上哪儿去？”小英雄说道：“我去九龙山。”船家摇头说道：“不去，不去。”小英雄再向前走，连问了五六个船家，俱都不去。萧银龙将杏核眼一转，在河沿上踟蹰，看见距河坡两三丈远，有两只渔船，两个人摇橹，两个人撒网打鱼；再看三五丈远，也是两只渔船，每船上站立四个人，再向西一看，一排排净是打渔船。船上的人都是蓝油布的裤褂，挽着袖口，露着胳膊，底衣到磕膝盖下，俱都是青筋暴露，船都是一般大小，船油的焦黄雪亮的。小侠客一看，向渔船上一抱拳说道：“辛苦众位，你们的打鱼的船，可是九龙山的吗？”打鱼的人说：“不错。”小侠客

说道：“借问你一声，有报事的头目么？”打鱼人说道：“有报事的头目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劳你驾，我这里有三张名帖，请你转达报事的头目一声，我要拜见九龙山总辖寨主白。”打鱼人由腰间掏出呼哨，向西鸣了三声，西边的渔船也接着鸣了三声呼哨，再向下也是如此。工夫不大，由西面来了一只小船，船上站定一位老者，其行甚快。书中代言，这是八十四只渔船，所打的鱼，一来是本山中自用，二来是发卖生利，每船四个人，兼管传达事务，若净管报事，岂不是白吃闲饭吗？故此兼打鱼获利。这位老者的船，来到东面这只渔船切近，遂问道：“有何事故？”打鱼人说道：“现在有人下名帖，要拜见老寨主。”老者的渔船拢了岸，也未搭跳板，老者纵下船来。看那老者年过花甲，身穿蓝布大褂，白袜青鞋，颌下胡须已然白了，面对银龙问道：“少壮士可有名帖吗？”银龙躬身问道：“老人家你贵姓？”老者说道：“我姓路，排行在四。”银龙叫道：“路头！烦你多受累，我这里有三张名帖，请递到里面。在下我姓萧，由十三省总镖局子来的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那是我胜三伯父。这三封名帖是拜见总辖白老寨主的，我有要言面陈，请路头领替我回一声。”老喽卒路四上下一打量，萧银龙的长像恰如少女一般，老喽卒说道：“您是萧少爷，人称塞北观音的吗？”银龙说道：“正是。”说着话，由腰间取出靴掖子，拿出名帖递给老喽卒。老喽卒一看，这几个字很好认：胜英，孟凯、萧杰。老头目笑道：“原来是三位老侠客。”萧银龙说：“岂敢。”遂又指名帖说：“这是吾天伦，这是我胜三伯父，这是我孟二伯父。”老喽卒说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遂又说道：“少侠客，河坡有酒馆铺，您暂先在那候等一时，我就用快船到闸口，先用箭将名帖射到山上。一拨一拨的传递，毫不耽误，也得过午刻才来回信，吃完了午饭你再来了望。”萧银龙说了一句：“多谢老人家。”老喽卒上了船，如箭般向西而去。萧银龙遂在河坡小饭铺喝茶吃饭，吃完了饭，开发了钱，又到河坡溜达，等得无精打采。

等到过午太阳西下之时，小侠客向西一看，大江之中雅赛两条龙一般的船向南排着，破浪而来。离河坡近了才看的真切，原来两路船是二龙出水势，每路十只，银龙数的数。为何那么清楚呢？皆因为数的是船桅，要不然迎头而来，可数不清。船桅上有青龙旗，上边横着写九龙山三字，下面斗大的一个白字，被风吹的飘摆不定。船上的喽卒，削刀手、挠勾手、七股长叉手，青铜刺、分水枪、长箭手，排满了十只战船。北面这十只船，头只船上有一张金交椅，金交椅上坐着一位豪杰，年在二十五六岁，头戴宝蓝色的六楞抽口壮帽，在顶门上衬着一朵蓝芙蓉花，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背后一对家伙，黄澄澄的如意柄，细腰乍背，面如美玉，仪表非俗。南面一排船，头只船上也有一张金交椅，上面坐定着一位英雄，头戴银灰色六楞抽口壮帽，正当中有一朵白芙蓉花，面如冠玉，腰围子下，明煌煌十二颗月牙镖，背后背着一对家伙是亮银柄。萧银龙一看是二位少年，俱都是英姿爽爽。来到河坡，南北两排俱都是次第拢岸下锚，搭跳板、按扶手。二人站起身躯，报事的老头目引路，登上岸来。老头目路四用手指着说道：“这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萧少镖头。”又一指上首这位，对银龙说道：“这就是我们大少寨主爷白义，别号银獬豸。这是我们二少寨主爷白俊，别号玉麒麟。”三位各见礼已毕，银龙说道：“小可不避刀斧，受十三省总镖头，我胜三伯父所差遣，斗胆前来拜访老寨主。”书中代言，二位少寨主秉性不同，大少寨主是忠厚朴诚，二少寨主是智勇双全。大少寨主说道：“岂敢。”银龙又说道：“我初次来此，

贵山的规矩，多有不知，求二位指教。”二少寨主答道：“少侠客远来，身临贱地，我奉家严之命，接待来迟，多要原谅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二位少寨主过奖了。”语毕，互相抱拳，二少寨主引路上船。银龙一看，船上的旌旗行舒就卷，一层层，一排排，密布刀枪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有心不上船，暗想：“我是干什么来啦？”于是随着二位少寨主上船，喽卒抬到船上一张方桌，彼此谦让，分宾主落座。二少寨主玉麒麟，由囊中取出令字旗，蓝绸子地白七星，这杆旗合山的寨主与喽卒俱都遵旗而行，真是展旗山摇动，传令神鬼惊。二少寨主，一展令旗，鸣金、撒跳、起锚，掉过船头，向正西寨内而去，仍是十只船在南，十只船在北。三位坐在船头，喽卒垂手侍立，二少寨主白俊与银龙谈古论今，大少寨主朴实，随声附和。他们二位彼问此答，谈了些江湖的英雄，四海的豪杰，以及各种武术，彼此对答如流。不大的工夫，船到山坡切近，萧银龙观看山上，黑压压，碧森森，闸口的水，恰似牛吼一般向外直流。此处安设有铜铁栅栏，栏栅的柱子是四方的，有一尺来宽，一尺来厚，每栅栏相隔半尺有余，此闸要用人力，千八百人提也不起来，非用两边的千斤不能开闸。只见二少寨主，将令字旗一展，遂说道：“吾家老寨主令迎请下帖之人，开闸！”船上的人将船桅放倒，山上的喽卒们绞起千斤闸，将闸提起，二十只战船排为一行，鱼贯向闸门行去。二十只船进了头道闸，离二道闸切近，二道闸的分量就轻了。萧银龙留神细看，暗吃一惊，在头道闸口未曾看明，此闸是铁柱子，用风磨铜包的，宝刀宝剑不能断。船到切近，喽卒绞起二道闸门。书要简断，如此进了十一道闸，到了十二道闸，闸的分量又重，闸口尤其坚固。书中代言，外面第一道闸重有两千余斤，里面第一道闸重有两千余斤，当中的十道闸重各一千余斤。老寨主白玉祥制造这十二道闸，约有三年的工夫，花费了无数的金钱。此闸并非混铁所造，乃是四方的柏木柱子，外面铸以生铁，生铁之外包以风磨铜。此铜出在台湾，银龙故此认识，要是别位来，必以为是铁的。进了十二道闸口，十只船在西，十只船在东，头南舵北，水手立桅拉棚，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，落闸开船。暗中交代，这十二道闸口，有五百人把守，里闸是一百人把守，外闸是一百人把守，当中每闸是三十人把守。银龙闻听一声令下，唏啦哗啦，落了十二道闸，银龙心中暗想：“这就叫撒手不由人。要想出去，除非胁生双翅。”船向南去一里之遥，看见水内竹城一道，俱都是半尺余粗的竹子，用铁丝拧的铜铁网挂在竹城之上，年久风吹雨洒，生了锈如同长在竹子上一一般，简直就是铜城铁壁。二少寨主令旗一晃，说道：“下帖之人已到，开竹城！”此竹城是十二只大船所做，一面六只，喽卒们闻听令下，竹城六只向东，六只向西。书中代言，船底下有铁扫帚，连鱼都过不去。二十只战船过了竹城，来到寨前，下了战船登岸，是三合土砸地，两旁栽种的树木，半由天力，半由人工，每树相隔，俱都一丈来远。来到头道山口外，二百名削刀手，都是年青力壮的人，比平常人都高一头，太阳平西的时候，削刀被日光一照，耀眼争光。萧银龙心中暗想：“为我一个下帖之人，何必如此夸张？”萧银龙又一转想：“也许是为三位老前辈的声名，才这样举动。”不表萧银龙心中思想，二少寨主叫道：“萧少侠客！敝山每遇高朋下顾，必然摆队迎接，少侠客前行一步吧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二位少寨主，在下造次了，贵山有这样山威，在下要先行了。”语毕，向前走去。削刀手相隔一丈来远，双手带搭着架子，刃儿朝下，人的身量，五尺来高，刀刃离地四尺多高，非叫人的脑袋擦着刀刃不可。萧银龙哈着腰，向削刀手队内行去，刀刃俱都微擦粉嫩色壮帽。萧银

龙向前走着，心中思想：“明朝吴三桂在关东盛京钻过刀山，喝过血酒；我胜三大爷在莲花湖也钻过刀山。我虽不敢比古人吴三桂与今人我胜三大爷，我萧银龙也可称钻刀山的第三个了。”不表萧银龙心中思想的事，再表二位少寨主在旁观看，萧银龙从刀下钻过，犹如无事人儿一般，小英雄真可比三国时的常山赵子龙，浑身都是胆。少寨主看罢一声令下：“削刀手撤队！”这一声令下，削刀手俱都转身形，背向而立，两排人各向上走一步，当中让出一丈来宽的档子。过了头道山口，来到二道山口外，萧银龙举目观看，二百名长箭手，每人都张弓执矢，任扣搭弦，身穿虎皮色的衣服，一个个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。小侠客心中明白：“这是卖弄威风，决不能乱箭攒人。何况还有二位少寨主陪着我呢。”银龙是视有若无，向前大摇大摆而行，二位少寨主暗中佩服银龙，不愧是侠客的后人。走到相隔长箭手两三丈远，二少寨主一声令下：“长箭手撤队！”长箭手撤下箭去，将弓向背后一背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垂手而立。过了二道山口，来到三道山口，栅栏门儿之外，二百名挠勾手，所使的家伙以本山出产的藤子作杆，有六尺来长，安着六寸长钢尖子带倒须勾，二百名在东面，一百名在西面，具都伸着枪杆子，相隔一尺来宽的档子，尖儿对着尖儿。书中代言，人要是打当中走，必被枪尖扎上，倒须勾挂着。萧银龙走到距挠勾三二尺远，仍然是徐步而前，自在在，独如无物一般。二少寨主令旗一展，挠勾手将挠勾抱在怀内，向两旁站立，大气儿不闻。萧银龙进了红油漆栅栏门，有两个大汉，身体魁梧，一个面似熟蟹盖，疙哩疙疸；一个面似蓝靛，凶若瘟神，俱各怀抱扑刀。见了银龙，一声喊嚷：“什么人敢进寨门？”二少寨主说道：“这是下帖人，少侠客萧银龙。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前去迎请。”这两名大汉，微声说道：“少侠客，见了我家老寨主，你要小心哪。”银龙带笑答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走了不远，又见两个大汉，也是如此。一连走过了三对大汉，迎面有一座高台，三丈余高，四角见方，南北长百余丈，东西宽百余丈。书中代言，白玉祥占山四十余年，煞费苦心，工程浩大，建设非只一日，九龙山内有七座砖瓦窑，九座石灰场窑，石匠工人三千余名，九龙山的寨子墙，大半都是石头所作，又有稻田，竹苇藤等出产，山坡良田共有千顷，喽卒都以耕耘为业，大麦二秋之后，捕鱼获利，喽卒寨主，都有家眷，女子学养蚕织布，俱都是按治理国家之法。

二位少寨主陪着银龙奔西面汉白玉台阶，萧银龙一上台阶，就见有两个跨绿鲨鱼皮鞘腰刀的拦阻，二少寨主说明情由，这才放过去，如此经过三拨盘诘，这才到了台上。银龙心中思想：“不是二位少寨主迎接于我，插翅难进九龙山。”到了台上向南走，见有四扇洒金花绿垂花门，二少寨主说道：“萧少侠客，且停贵步，容在下与少侠客通禀。”大少寨主陪着银龙，二少寨主进垂花门，到了大厅之内，向正座上躬身，口中说道：“天伦老寨主，曹二叔，我弟兄已将下书人请到，现在垂花门外。”银龙在外面，就听里面一声大笑说道：“这必是效苏秦、张仪故智，前来下说词来了。你就将下帖之人请进。”二少寨主白俊出了垂花门，叫道：“萧镖头，吾家老寨主有请。”萧银龙正一正壮帽，掸一掸身上的尘土，大摇大摆进了中平大寨聚义厅。银龙留神一看，但见正当中面南背北，两张金交椅上并肩端坐二人，东边这位，头上带银灰色虎壳脑的老虎帽，顶门颤巍巍的素芙蓉花，面皮皱纹堆累，白云缎的大氅，银灰色短靠，腰系十字绊，一把掌宽的英雄带，颌下银髯飘洒胸前，精神百倍，七十余岁的年纪腰板不塌。银龙看罢，便知上座必是大明

朝末科的武状元。西面坐着的这位老者黑脸钢髯，银龙认识，这位正是台湾省的三千岁曹士彪，此人在台湾，除去张奇善、石朗，就属着他了。他为何落在此处呢？皆因他不遵台湾的国规法律，不论何人，他要一不顺气，就用擂鼓点金锤碰死，石朗出的主意，叫张奇善多给他金银，叫他离开台湾。张奇善说道：“有何法可使他离开此地呢？”石朗说道：“我自有良谋。”这一日曹士彪与石朗闲谈，谈到凡人莫不思想故土，曹士彪遂亦露出思回祖国之意，石朗说道：“贤弟如有归意，我与王驾千岁商议，多与三千岁金银珠宝，三千岁可以回归祖国，骨肉团圆。”书中代言，曹士彪有三个侄子，俱都在九龙山，曹宝江、曹宝海、曹宝河。石朗这样一说，将曹士彪心说活了，遂禀明千岁，他愿回祖国与侄子相聚，于是张奇善赠了他几只船，船上满载金银细软之物，另外是一船风磨铜，赠送白玉祥的。曹士彪来到九龙山，见了白玉祥，遂将离开台湾之意，告诉了白玉祥，交了风磨铜。白玉祥心中明白，人家这是暗着取消他的三千岁了，白玉祥遂说道：“贤弟既愿与愚兄相聚，你就为九龙山的二老寨主。”因此曹士彪落于此处。闲言叙过，书归正传。萧银龙扭项回头向东一看，东敞厅下有八个大红油漆栅栏，上面有黑地金字匾，每栅栏上的匾上有三个小字，上书前八寨第一寨，向下看第二块匾，上书前八寨第二寨，直至第八寨；西面八个红字油漆栅栏，匾上三个小字，后八寨第一寨，直至第八寨。两面共合十六块匾。北面的东边有三小寨，就是曹家哥儿三个；北面的西边也有三小寨，就是白家哥儿三个的小寨。前八寨南边有四个红油漆栅栏，上头挂着黑面金字匾，中平第一寨，中平第二寨，中平第三寨，中平第四寨；后八寨南边有四个红油漆栅栏，也挂着中平第一寨，第二寨，第三寨，第四寨。每寨之中都端坐一位正寨主，寨主后面站立十余家寨主的，有站立二十来家寨主的，真是穿红的红似血，穿白的白似雪，一个个精神百倍，器宇轩昂，胖胖，瘦瘦，高高，矮矮，丑丑，俊俊，等等不一。

萧银龙看罢，向北面抱拳说道：“老寨主，下帖人拜见。”书中代言，聚义厅两旁站百余名削刀手，俱都手擎朴刀，叫道：“下书人跪下！这是老寨主。”银龙佯作未闻。削刀手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言语？吓傻啦？快跪下呀，一句话将汝剁成肉泥。”老寨主文韬武略之士，心中明白，站起身躯，手捻银髯说道：“你们不要一齐喊叫，俱都压言。”又对银龙说道：“少镖头来到敝山十海岛，有何言下教？”萧银龙说道：“老寨主，十三省总镖头我胜伯父遣我前来，在下不避刀斧，拜见高明，怕误了老寨主的呼唤，斗胆进了大厅。现因绿林道有不法之人，目无国法，在江苏省院衙门盗去钦差大人的宝印，刀杀二命。老寨主请想，我们是保镖的，以作生意为本，不能管这些闲事。皆因盗印之后在墙上留下诗句，写的是：‘民子斗胆拜天颜，叩禀大人虎驾前。皆因胜英实万恶，苦害黎民真可怜。愤气来到院署内，携印暂归九龙山。三侠若到十海岛，大半子川不归还。’皆因为王大人是干国的忠良，恐怕冤枉了民人，未便锁拿我胜三大爷，这才委派我胜三大爷为原办，追拿盗印之人。我胜三伯父，久闻老寨主占据九龙山，开垦为业，并不作非礼之事，命我前来，请问老寨主一言，黄金印若落在九龙山，我回镖局子回复我胜三伯父；如其未落在贵山，我胜三伯父，好到别处找盗印之人。如果官兵一到，老寨主纵有惊天动地之能，老寨主也不能与官兵抗冲，作违背国法之事。老寨主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，想老寨主决不能妄言，有则言有，无则言无。并且钦差大人他又是个干国的忠良，清似水明如镜，老寨主必不

致暗害忠良，恐怕老寨主，被他人朦误，故此我胜三伯父才命我前来下帖，请示一切。”老寨主闻听萧银龙所说之话，声音宏亮，字句清楚，谈笑自若，老寨主手捻银髯微笑无言。二寨主曹士彪站起身躯说道：“萧银龙，前三年你在萧金台说服天下的英雄，如今你又来到九龙山动说词，你胆量真不小。”遂站起身形，赶奔进前，劈胸一掌，抓住萧银龙的英雄带，一仰手萧银龙离地三四尺。萧银龙在山口钻刀时面无惧色，此时银龙桃花脸儿一红，沉了沉气说道：“老寨主，吾以情理而来，请问老寨主这是怎的？”曹士彪哈哈一笑说道：“我是爱你英雄盖世，你敢进九龙山，我敬你三杯美酒。”语毕，遂将银龙放下，叫道：“左右，酒上来呀！”敞厅的西暗间有盛酒的器具，预备山外来人使用，兵卒答应，急忙将酒送到，曹士彪接过酒来说道：“我敬你三斗。”您道这杯是锡的，约有小茶杯大小，这一斗没有十二两也有半斤。满斟一杯递与银龙，银龙说道：“谢过老寨主的美意。”双手捧酒斗叫道：“老寨主！辱承错爱，我萧银龙量浅，请老寨主恕过。”白老寨主在座上说道：“二寨主，且敬一杯吧，银龙年幼。”曹士彪说：“一杯吧。”银龙看此酒杯外面是锡的，比银子还白，里面可是景泰蓝的，此物乃北京所造，但是酒在里面看不出清浊。银龙心中暗想：“景泰蓝的酒杯里，倘酒内若有毒物，杀人不用刀。”银龙又看白、曹二公不像暗昧之人，自己一咬银牙，心中暗想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一仰脖，一杯酒入腹，叫道：“二位老寨主！酒杯干了。”曹士彪在座上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好好，老子英雄儿好汉。看菜来！”左右端过来一盘，大块豆腐一般的一块烧羊肉，这是曹士彪打台湾省带来的厨子做的，他专好吃此物，伺候他的人，将此物端在曹士彪面前，盘中放着明亮亮的刀子。曹士彪拿起刀子，切了一块四方块儿，用刀子挑起，对银龙说道：“你来这块。”银龙心中暗想：“我从来不爱吃酱羊肉，要是在盘里，叫我自己吃，我可就不吃啦，如今他用刀子扎着，我可不能不吃。”思想至此，赶奔进前先说：“谢过二老寨主。”然后一张口，接过羊肉，整块的就咽将下去了。曹士彪一看，虽然长的像女子，吃东西犹如虎狼一般，遂说道：“好小子！好小子！”此时白老寨主已然想起答复之语来了，遂对银龙说道：“少壮士，黄金印倒是落在吾的九龙山了。因何落在吾这里呢？皆因为他们在吾这里住着，常常言说胜老者害的他们家败人亡，他们要到院衙内递状子告胜老者，吾以为告状焉有不可，哪知他们是这么告法，将黄金宝印盗来，带在九龙山。黄金宝印，是国家的制度，虽然在我这里，我决不能损坏，容某与大家相商，必叫少义士好回复胜老者。少义士你看，现在天已平西，水路出山，有三十余里，天色已晚，少义士也在九龙山下榻一夜，明日再送少义士出山如何？”老寨主语至此，遂叫道：“白义、白俊！将少义士陪到光辉寨上宾馆安歇。”

过来两个童子年皆十四五岁，在头前带路，白义、白俊奉陪银龙，出西垂花门，向西北而去，有三丈余高，汉白玉石头台阶，左右有汉白玉的栏杆，向西北去有一所大寨，进寨子犹如楼台一般，北面是明五暗七的上宾馆。书中代表，非老寨主至亲至友，不能向这里陪。银龙一进上宾馆，清香扑鼻，红油漆架子的花盆，摆定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，当中养鱼缸，四犄角设有如同大水缸似的大瓷盆，里面有醉仙桃，醉仙桃有一围粗。此时两个童子掀软帘，里边秉灯烛，萧银龙一看，后檐墙花梨紫檀的条案，条案上古瓷盘中摆设着各样翠玉的玩物，有翡翠盘中摆着黄璧玺的雕成桃梨等果品，翡翠的白菜，翡翠的西瓜，真是希世之宝。西暗间挂着茶青绸子帘，上面悬

挂一块横匾，黑地金字是“光辉寨。”东暗间也有一块黑子金字匾，上书“上宾馆。”三位英雄相让，遂分宾主落座，有从人献过香茶，茶罢搁盏，厨役擦抹桌案，从新又摆上等酒席，三位喝酒，谈古论今。大寨主白义忠厚朴诚，是位志诚的君子，二寨主白俊，通今博古，与萧银龙谈话，一问一答，倒很投机，真称起交友投分。二寨主问厨役：“酒菜预备齐了吗？”厨役答道：“酒菜均已备齐。”二寨主摒退左右，如有呼唤再进来伺候。厨役等退出去，二寨主说道：“萧义士，我兄弟有不好启齿的两句话。”银龙说道：“二位少寨主有话，只管赐教。”二寨主说道：“我兄弟要高攀，与少侠客结义为友。”萧银龙站起身躯，控背躬身，遂说道：“多承二位兄长的美意。但公事尚未蒙老寨主吩咐，今若与二位兄长结为金兰之好，恐老寨主嗔怪。一俟公事完毕后，我萧银龙与二位兄长结盟，是求之不得了。”二位少寨主又道：“我们暂先为兄弟，以后再为磕头如何？”银龙当即应允。书中代言，虽结为口盟弟兄，银龙可不问印的事，从此再说话，可呼兄唤弟了，不以义士、寨主呼之了。您道这也是天命，胜三爷不该遭难，钦差大人的洪福，要不然，焉能打得了九龙山呢？偏偏银龙来下书，结拜了盟兄弟，先占了人和。闲言不表，话说白俊叫道：“贤弟！你的酒少喝吧，你进寨的时候，吾看有对你不悦之人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知道。我一进大寨聚义厅的时候，有林士佩抱着狼牙钻，程士俊抱着方天画杆戟，他们二人在第一排。第二排，白莲寺的长院僧法蓝在左，右面上有一位道人，背后背着八口宝剑，年有六七十岁，暗中交代，此道乃是七星真人的师兄，八宝真人李士宽。三排有一老一少，老者是宝刀将韩殿奎，少者是黑脸面，正是铁戟将方成。他们六个人，俱都怒容满面，对也不对？”二寨主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但是我家老寨主说明天送你出山，那是言而有信。然而大众公议之事，无论怎么办，你不要驳回，驳也是白费事。”白义又说道：“子不言父过，我天伦向来未作过错事，如今招了这干人，竟闹的我们家务不和。”萧银龙回答道：“二位兄长，小弟这条小命，在二位兄长掌握之中，二位兄长也不要多喝了，就此安歇吧。”白家弟兄放下酒杯说道：“我弟兄尚有公事，贤弟你就自己受点寂寞吧。”于是走出了上宾馆。萧银龙送白氏兄弟走后，下役将残席撤去，两个童子伺候萧银龙喝茶，萧银龙说道：“二位小童，你们也去吃饭去吧。”两个童子掀起东暗间的软帘说道：“少爷您要夜间饿了，里面有食盒，内有各种食物，您渴了暖壶中有茶。”然后又将西暗间床帐与银龙收拾齐整，两个童子这才走出了上宾馆。萧银龙进西暗间一看，屋中的陈设完全不是山大王的气派，犹如官宦人家的势派一般。银龙看明，将隔扇对好，将灯熄灭，自己安歇，小侠客雪亮眼，透明心，自有准主意。一进东垂花门的时候，看见三四个人打西垂花门出去，就看见一个后影，可没看真切。

书中暗表，这四个人，正是太仓三鼠与张德寿，当时闻听老寨主要接萧银龙，这四人赌气而走。他们为何来到这里呢？皆因崔通的父亲与白玉祥是联盟，由崔通的引线，老寨主白玉祥才收留他们，既将他们收留之后，见他们品行不端，遂将他们安置在下客所。这九龙山内有上宾馆、中宾馆、下客所，上宾馆是老寨主的高朋贵友，中宾馆是各位寨主的宾朋居住的所在，下客所是喽卒们招待朋友的所在。因四个人品行不好，故此安置在下客所，如今张德寿见萧银龙来到，老寨主排队迎请，遂对崔通说道：“咱们来的时候，不恭敬咱们。”崔通说道：“你别这么挑眼啦，要不是老寨主与我父有联盟之谊，还不收留咱们呢。”四个人又听将萧银龙安置在上宾馆，气更大啦。

因何九龙山这么待宾朋呢？皆因为白老寨主最敬慕战国时孟尝君之为人，每看史记，看到孟尝君有三千食客，待宾朋按上中下三等，上宾上席，出入车马；中宾中席，出入无车马；凡下宾亦不却之，只有粗茶淡饭，并无酒席车马等事。白老寨主因羨孟尝君之为人，故此修造了上宾馆、中宾馆、下客所，凡有朋友往来，按其资格人品而安置之，所以待遇不同。如今老寨主摆队接萧银龙，又安置在上宾馆下榻，张德寿心中不平，与崔通发牢骚。崔通本是好人，复又说道：“若不是看我天伦的面子，还不收留咱们呢。要想叫人家收留在上宾馆，多学些好就行啦。”张德寿说：“我不过发牢骚而已，如今萧小短命鬼来到，我有一计害三贤之法。”三鼠问张德寿道：“你有什么法子？怎么能够一计害三贤呢？”张德寿说道：“这小子今天得了脸啦，必然吃饱了喝足啦，安歇睡觉。单等三更时分，咱们四个人蹑足潜踪，奔上宾馆，那上宾馆又没有什么消息埋伏，最好拨门不过，将门拨开了，将小冤家一刀结果了性命，将事办完，换好衣服，擦脸洗手，回到下客所，咱们安歇睡觉，假作不知。老胜英打发小冤家萧银龙来的，萧银龙死在九龙山内，必然疑老寨主所害，决不能说是别人刺杀的。老寨主到了那个时候，也不能说不算的话，他还能说是别人刺死的吗？就是老寨主说栽筋斗的话，胜英也不能听那一套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是老寨主交出黄金印去，胜英也不能善罢甘休，必然带领镖行群众来到九龙山，给萧银龙报仇雪恨。九龙山可不比得莲花湖、萧金台、碧霞山、双龙山，那样容易打，镖行的人想要进山都难。临到那时，九龙山与镖行的人打上啦，镖行打死九龙山的人，九龙山也得打死镖行的人，两边都伤人。白老寨主看不起咱们，到那时两边杀的天昏地暗，人死无数，这就叫一计害三贤。”崔通闻听说道：“你这宗计策真叫又毒又狠。咱们三个人谁是萧银龙的敌手？那萧银龙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可与别人不同，善于揣度防范。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，必然安歇睡觉，若依我说萧银龙未必吃饱了就睡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崔贤弟你也太以的过虑了，愚兄此计万无一失。此时天气已经二更多天，咱们就此奔光辉寨上宾馆，刺杀小冤家，万无一失。崔通说道：“此计可不算正大光明。咱们在人家这里住着，虽然将咱们安置在下客所，总算是招待咱们啦，人家饶招待咱们，咱们反设法害人家，这宗事我决不能办。前者我由双龙山与你们分手，打算谁也别见谁啦，你们三个人，这回又约我投奔九龙山，九龙山白老寨主，因我的面子，才收留下咱们。要去你们三个人去，我不能去办这宗暗昧之事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崔贤弟，你总是妇人之仁，不晓得利害关系，咱们不这么办，九龙山也不能平安无事。现在黄金印暗藏在九龙山，胜英乃是原办，白老寨主能否人赃俱献与胜英？将来难免一场血战。先杀了小冤家，去了绿林道中的一个祸害。”崔通先前不去，后来被张德寿与柳玉春、秦尤说活了心啦，这才跟随他们三个人前去。

上宾馆是他们的熟路，四个人来到光辉寨上宾馆，秦尤问道：“谁去动手？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与姓胜的仇深似海者，乃是秦大哥，还是秦大哥动手。我这里有熏香盒子，又有解药，完全借与秦大哥你，将小冤家萧银龙薰将过去，然后进屋杀他，是非常的容易。”秦尤闻听，点头称是，接过了熏香盒子与解药。秦尤说道：“你们三位与我寻风，我好进去动手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不用嘱咐，那是自然。”秦尤接过熏香盒，来到上宾馆门前，张德寿、崔通、柳玉春三人，俱都纵上房去给秦尤寻风。秦尤用刀将上宾馆外间的门拨开，书中代言，秦尤先拨的上门闩，然后又拨下闩，拨完之后，用手一推，仍然不开。秦尤心中暗想：“我太慌疏啦，没将上门闩拨开。”这才又从新

用匕首刀拨上闩，将上闩拨开，这才将外间屋门推开。蹑足潜踪进去一看，里间屋门帘放着，关着屋门。秦尤这才拉仙鹤尾巴，顺门缝向屋中打薰香，方一拉仙鹤尾巴，自己大吃一惊，几乎将自己薰倒，原来未闻解药。秦尤这才闻了解药，向屋中打薰香，工夫甚大，不见屋中有动静，哪知银龙早把鼻孔塞上。秦尤正在纳闷，忽听屋中有嚏喷声音，秦尤这才收起薰香盒子，由背后拔出匕首刀，擦起茶青绸子软帘，用匕首刀拨门。秦尤仍然拨了三次，将门推开，向屋中探头窥看，一看屋中帐子放着，秦尤心中暗想：“小冤家这回可该死啦。”秦尤思想着，用手一掀帘子，伸腿往屋中便走，背后的匕首刀被绸子门帘卷了一下子，秦尤也未解其意，并不疑惑，走向帐子前，伸手由背后抽刀，刚一抽刀，吓了一跳，背后的匕首刀，已经没有啦。您道秦尤的刀哪去啦？萧银龙在暗间屋中，早将窗户打了梅花孔，向外观看，四个贼人来的时候，小英雄早就看见啦。比及秦尤拨门的时候，小英雄暗将上道闩又给插上了，秦尤是不省其事，以为未将门的上闩拨开呢。拨完了外间屋门，再拨里间的门，秦尤拨完了上闩，再拨下闩，小英雄仍将上闩关好，遂由上风口纵上迎门的匾上，头朝南脚朝北，容秦尤一掀帘向屋中走时，银龙衬着帘子卷刀柄时，便将秦尤的匕首刀拔去。秦尤走到西暗间里边，伸手一掀帐子帘儿，一看里面躺着一个人，这才伸手由背后抽刀。秦尤正在摸不着刀时，萧银龙已由匾上跳下，晃着火折子一照，哈哈一笑说道：“我当是何人？原来是秦尤。屋中是你，外面必然是张德寿、崔通、柳玉春了。你是明清八义的后人，我是萧三侠的后人，姓萧的不能暗算人，这是你的匕首刀，仍然还你，愿意单打独斗，便单打独斗；愿意群殴，你便将那三个人也叫下来。”语毕，小英雄将刀掷到秦尤的跟前。书中代言，萧银龙为什么不暗算秦尤呢？秦尤背朝外脸朝里之时，小英雄若在秦尤背后，用匕首刀刺他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可结果了秦尤的性命。皆因为萧银龙乃是精明之人，明白大体。第一件，秦尤是盗灯的正犯；第二件，此处乃是九龙山，倘若将秦尤刺死，第二日白老寨主若是一怒，必然责备自己，为何在九龙山杀人？到了那时，有理倒变成无理啦。小英雄思想到这个地方，故此才将匕首刀掷给秦尤。秦尤拾起匕首刀，萧银龙已退到东暗间门口，秦尤出了上宾馆，叫道：“萧银龙！你出来吧！”萧银龙向外一纵，秦尤劈头就是一刀，萧银龙用双笔一捋秦尤的刀，秦尤急忙抽刀换招，判官双笔神出鬼没，匕首刀不能破判官双笔。房上的张德寿低声说道：“秦大哥不能取胜，哪位下去帮助动手？”柳玉春看着有点便宜，遂说道：“我下去。”单等银龙转到西面，脸朝东之时，柳玉春纵下来，在银龙背后，用了个脑后摘巾，就是一刀。小侠客与秦尤动手之时，早就留神上宾馆西面房上这三个小辈，柳玉春纵下来之时，银龙右手笔向秦尤胸前猛然一点，秦尤见笔往后一退，小英雄一翻身，左手的笔就拿柳玉春的刀，右手的笔照定柳玉春的肩头便滑。柳玉春由房上纵下来，一心的胜算，以为这一刀必将银龙结果了性命，他焉知小英雄早就留了他们的神啦，未能暗算人家，自己的肩头反被判官笔刮了一道血槽，只一个照面，柳玉春便受了伤。崔通此时见柳玉春受了伤，也纵将下来加入助战，张德寿此时也由房上跳将下来会战银龙。萧银龙一双笔前后左右上下，摘解撕捋，真假虚实，会斗久经大敌杀人不眨眼的四寇。四个贼围着小侠客在上宾馆前鏖战，张德寿叫道：“三位且慢动手！萧银龙小冤家，你将双笔收了招，这儿不是战场，有花草盆架碍事。咱们到宽阔之处，单打独斗，比赛输赢，我要给我师傅七星真人赵道爷报仇，要俩打一个，我不姓张。你敢去不敢去？”

小侠客是艺高人胆大，遂说道：“若论少爷本是为黄金印来的，不能与毛贼私打，你们四个毛贼草寇，就是一齐动手，我也不惧怕你们。你们说上哪儿去？”张德寿说道：“三位哥哥随我来。”

张德寿等在前，小侠客在后面跟随，蹿房越脊，一直奔西南，由房上走出去有三道寨子，下了大墙，只见黑压压一片树木，南面是桃树，北面是杏树，在当中是一片菜园子。现在是九月时间，畦中的菜都净啦，这段菜畦东西约有六七尺宽，南北有一丈一二尺长，都是菜畦，异常的宽阔。张德寿说道：“姓萧的，你看这儿好不好？”又叫道：“三位哥哥北面站立，我与他一人单打独斗，给我的老师报仇。”张德寿戮壳皮一晃，奔银龙便砍，银龙双笔接架相还。战了五七个回合，贼人的戮壳皮被银龙左手的笔拿住，右手的笔奔贼肩头便点，贼人闪躲不及，受了微伤，嗷哟一声，抹头向西便跑。您道小侠客为何不向他的致命处扎呢？小侠客这是别有用意，为的是将他们扎的血淋淋的，明天老寨主必问，为何在九龙山伤人？小侠客好有答词，就说他们夜间暗算我，错非在九龙山动手，要是在别的地方，就将他们都结果了性命。这么一来，这叫人情两尽，还引不起大风波来。闲言少叙，张德寿向菜畦西面跑的时候，小英雄留神观看菜畦中，有一寸多高的草儿，有人走的脚印，有马踏的脚印儿，小英雄看明白了，随后便追。张德寿由第一畦跑到第二畦上，被菜畦绊倒。银龙心中暗想：“我照他肉厚之处，扎他两笔。”心中思想着，向张德寿身前一纵，就觉着脚下发软，愈较劲愈向下沉，小英雄自知中计，恐怕双笔扎了自己，将双笔一掷，两手一拢磕膝盖。书中代言，这二三百道菜畦内，原来里面有三十六道陷坑，将小英雄打落在第一道陷坑之中。这二三百道菜畦，并不是都是陷坑，其中这三十六道陷坑，有三五相连的，有隔五七道菜畦是陷坑的，陷坑上面铺的是竹席，席之四周用竹钉儿钉在就地，上面撒上二三寸浮土，然后撒上草籽儿，用九龙山上的山水浇了，三五日便长起青草。上面的人脚印儿，是用藤子条绑上破鞋，慢慢拍出来的脚印儿，如同人走的一般不二，马的脚印儿也是这样造做的，若不然银龙还是真不能上这宗当。坑底下铺的是石灰面儿，有一丈六尺深陷坑，银龙落在陷坑之中，上面的土向下落，底下的石灰向上激，银龙再用手护眼时已来不及，将双眼已经迷的不能视物了。张德寿见银龙坠入陷坑，哈哈一笑，对秦尤等说道：“三位哥哥，你们看看如何？小短命鬼纵然有托天的本领，这回大概也难讨公道。”语毕，由腰间百宝囊中取出五钩如意抓，走到坑边，伸下抓去，将萧银龙抓将上来。柳玉春、秦尤二人也过来了，掏出飞抓将萧银龙四马倒攒蹄捆上。秦尤说道：“将他宰了吧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秦大哥你说得真容易，将他宰了？没有那么便宜他的。绿林道的人死在他手里的，不知道有多少啦，这小子就是老胜英的爪牙，他比老胜英厉害十分。今天我报老师之仇，你报杀叔之恨，将小冤家凌迟处死，一刀一刀的刚他，先割他的二目。秦大哥，你揪着他头发，将头巾绢帕给他捋将下来，我用飞抓将他的双笔先抓上来，刚完了他，用双笔将他钉在就地。”张德寿将双笔由陷坑中抓将上来，秦尤已然将银龙的头巾绢帕俱都捋将下去。张德寿对萧银龙说道：“你是萧三侠的后人，谁人不知震三江萧杰？父是英雄，儿是好汉，你也曾做过不少轰轰烈烈之事，岁数虽然不大，可称得起镖行的人物。今天我是一刀一刀的割你，你要哼哈你就不是萧三侠的儿子。”萧银龙自落在陷坑之中，心中那分难过就如同钢刀刺心的一般，自己又是后悔，又是懊丧。悔的是自己奉胜三大爷之命，下书来的，谁叫自己与贼人较量，致落在陷坑之

中？懊丧的是若为下书，死在有名人物的手中，名正言顺，落个万古不朽；自己平生心高志大，半途丧在万恶淫贼之手，也太不值了，大江大浪俱都闯过，不想坠入四个小辈的圈套中。再说自己乃是千顷地一棵苗儿，从此香烟断绝，不能在二老堂前尽孝。小英雄正在思想之际，忽听张德寿说要将自己千刀万剐，小英雄钢牙一咬说道：“淫贼张德寿！不要臭美。萧三侠的后人，乃是奇男子大丈夫，岂能哼咳？别说千刀万剐，你说是刀山油锅，少侠客我敢钻也敢跳。少侠客被你一刀一刀的割了，将来你还不知落得怎么样死呢！少侠客在阴曹地府必然看得见你！”萧银龙虽然嘴里这样说，心中可不免颤跳。您道若是在别处遇难，还许有能人前来解救，镖行的能人甚多，到处皆有；惟有在这座九龙山上，高山峻岭犹如削壁一般，就是肋生双翅，都不能飞到此处，这一回是准死无疑。张德寿叫道：“崔大哥！你过来帮个忙儿，他无论如何嘴强，我今天也要叫他哼咳。我先不割他的肉，这小子的坏，杏核眼一转，就冒出坏来，眼是心中之苗，我先用刀剜他的二目，他无论怎样刚强，一剜他的眼睛，他也得噤声。秦大哥揪着他的发髻，崔大哥你过来，拢着他的左边，柳大哥拢着他的右边，好不叫他动弹。”崔通有不忍之心，遂说道：“张德寿，你既然要报仇，杀人不过要他一死而已，何必如此呢？”秦尤说道：“崔贤弟，咱们是联盟的弟兄，萧银龙是胜英的心腹，胜英与秦家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杀了胜英一个心腹，也不枉使尽了心机，报仇雪恨。今天好容易捉住了绿林道的对头，又给我报仇，又给张贤弟报仇，又给绿林道大众除了祸害，一举三得。崔贤弟，你就不帮个忙儿吗？”崔通被逼不过，这才过来拢住萧银龙的一只胳膊，柳玉春也拢住一只胳膊，秦尤揪着银龙的头发，张德寿举着刀就要剜银龙的眼睛。银龙说道：“姓张的，你要是大丈夫，你给姓萧的一个痛快，咱俩结个鬼缘。你要是剜姓萧的眼睛，一见血我就骂你八辈，什么不好听，我骂你什么。”张德寿说道：“姓萧的，你只要不哼咳，你就是少侠客。姓张的不怕挨骂，你的嘴，我的刀。”说着话就要向银龙的眼中递刀。张德寿哼了一声说道：“我这口刀是圆头的，没有尖儿，如何能剜他的眼睛？秦大哥，你的匕首刀有尖儿，你借我一用吧。”伸手由秦尤背后抽出匕首刀来，偏着刀尖儿向银龙的眼中便递。银龙一闭眼，银牙一咬，张德寿说道：“你就是闭眼也脱不过去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钢刀看看看到在银龙的眼边，就听嗖的一声，鲜血淋漓，几乎栽倒尘埃，钢刀撒手，张德寿口中直喊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立时一道白线由张德寿的背后而来，英雄痰嗽一声：“什么人大胆，敢在九龙山私自害人？岂不知九龙山的山规吗？”张德寿甩手不敢答言，秦尤、柳玉春、崔通俱都撒手，犹如木雕泥塑，不作一语。就听此人说道：“你们几位要与他有仇，他有家乡住处，又有十三省镖局子，你们不会到他家中或镖局子找他去吗？九龙山的饭竟喂了些无知之人。我要不看在崔大哥的面上，我非说不好听的不可。”崔通说道：“贤弟既看在劣兄的面上，就不便向下再说啦。”张德寿、秦尤、柳玉春一看，来者不是别位，正是本山的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。方才打的暗器，原来是白家的独门绝艺，天下无双，百发百中的月牙镖，将张德寿的手背片下一薄片儿肉去。张德寿等情知理亏，借着崔通解劝之时，三个人遂暗暗溜了边啦，逃之乎也。崔通见他们走了，又见白俊向银龙道惊，遂也去了。

白俊走到银龙面前，说道：“三弟，你真不愧侠客之后，果然没有哼哈之字。在聚义厅上面不更色，在荒郊旷野，群贼加害，毫无畏惧，真不愧为白俊的盟弟。愚兄救护来迟，望贤弟恕过。”语毕，将银龙绑绳解开。银龙

说道：“不是二哥来到，小弟已作泉下人了。”遂将发髻挽好，用绢帕包头，戴上了壮帽，整理衣襟，然后与白俊行礼说道：“二哥救命之恩，小弟没齿难忘。”白俊说道：“贤弟说哪里话来？自己弟兄，何必如此？这都是愚兄之忽略，致使贤弟受此宵小之欺凌，明天愚兄必叫贤弟出此恶气。咱们大哥向来是朴实忠厚，不说谎言，明天叫咱们大哥，在我家老寨主的面前，将他等刺杀贤弟之事，对老寨主说明，请老寨主发命令，叫他们与贤弟聚义厅前比武，贤弟的武学，在他们之上，劣兄已经目睹。在聚义厅前比武之时，贤弟别照致命处扎他们，将他们扎个鲜血淋漓，叫他们滚一边养伤去，也出了贤弟之气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此事不必禀明老寨主，愚弟咎由自取，决不该与他们在此较量。我本是下书来的，谁叫我一时不忍，与他们较量？倘非仁兄救了小弟，小弟死在这里，两头不知底细，我胜三大爷必疑九龙山所为，屈煞好人，暗中笑煞贼人。那时两造杀的天昏地暗，岂不为小人所愚弄？此事不特使愚弟长一番见识，这也是教训小弟的。小弟有几句冷言冷语，二哥莫要怪罪小弟。张德寿乃是个采花的淫贼，小弟深知其所为，后山若有家眷，千万留神。崔通虽然忠厚，但与此辈小人们常处，难免与之俱化。”白俊闻听说道：“此山只有愚兄的家眷，后山内有家母与小妹，小妹名菊贞，武技不在你我之下，这群小子不去便罢，去了是准吃苦子，婆子丫环也有会武的。其余寨主喽卒的家眷，俱都在山寨之南另有一寨，贤弟你不必过虑。这座山不比别的山，这四个小辈，不做无礼之事，是他们的幸福；倘做无礼之事，插翅也难逃。”萧银龙又说道：“二哥，小弟尚有一事相求，这个张德寿是个万恶淫贼，秦尤是盗万寿灯与刺杀钦差大人的正凶，尚在通缉之中。千万可别叫他们出山，以免良民涂炭。”白俊说道：“此事只在愚兄一句话耳。十二道钢闸有五百喽卒把守，无山令决出不了十二道闸，这四个贼子，决不能请下山令来。明天我晓谕把守十二道闸的头目，不叫他们四人出山。”弟兄二人说着话，走到光辉寨，白二少寨主将童子唤醒，童子与银龙打了净面水，洗涤面上的尘垢，掸去身上的灰土，沏来香茶，弟兄二人谈话。银龙问道：“二哥何以知我被害？”二少寨主说道：“贤弟进山之时，吾见他们四人面带不悦之容，吾恐怕他们有暗昧之事发生；三更来天，我遂来在光辉寨上宾馆，察看贤弟的动静。吾进屋一看，不见了贤弟，我遂往四外探视，忽闻桃杏林中间有人说话的声音，我闻声追至，正赶上贤弟与张德寿动手。比及张德寿受伤逃走，往陷坑引领贤弟，我欲发言已来不及了。”萧银龙闻听这才明白二少寨主救自己的情由。二人坐在上宾馆中说话之时，萧银龙并不提黄金印三个字，还是二少寨主白俊说道：“明天吾家老寨主对黄金印之事，必实行公议办法，无论怎样发落，贤弟千万不要驳回，由公议而行，贤弟纵然驳回，也是无效，徒取无趣。”银龙唯唯称是，二少寨主说道：“明天贤弟走后，见了三侠，多替愚兄致意，以后镖行老少，凡在本山遇难者，愚兄若知之，必然竭力相救。并望贤弟多加良言，致意三位老侠客，此事最好和平解决，倘若以武力解决，彼此两方皆有不便，恐都无好结局。总而言之，总是不发生战事为妙。再者，九龙山的势派贤弟已亲眼得见了，知子者莫若父，知父亦莫如子，我父平生好奇好胜，顺者无论怎么办都行，逆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办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仁兄之言，小弟敢不如命？现时小弟之命，在兄掌握之中，弟出山之事，全仗仁兄了。”二少寨主说道：“贤弟不必客气，愚兄尚有公事在身，不能久陪，贤弟多要小心。还有一事，明日吾父若款弟饮酒，弟千万勿扰，山中有许多的不满意贤弟之人，总以早出山为妙，

多在九龙山一时，贤弟多一时危险。”萧银龙说道：“多承二哥指教，小弟谨当遵命。”语毕，二少寨主出离光辉寨上宾馆，银龙向外相送。

二少寨主走后，银龙转身回来，童子不离左右伺候银龙，银龙喝了会子茶，天光大亮。就见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从外面进来，银龙站起身躯，向里相让，并对大少寨主说道：“昨晚若不是二哥救护，小弟早死多时了。”大少寨主说道：“叫贤弟受惊，实乃余兄弟之罪。”彼此谦恭数语，二少寨主叫道：“贤弟！吾父特派我兄弟前来请贤弟。”萧银龙闻听，整理衣襟，遂同白氏昆仲，来至中平大寨，进西垂花门，到了聚义厅。萧银龙一看，仍是三十余寨的寨主齐集于中平寨上。萧银龙这次见了老寨主，大异于昨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老寨主款待。”语毕，提大擎请安，白老寨主一看银龙这般的光景，更加喜悦。座上仍是曹士彪与白老寨主并肩而坐，就听白老寨主说道：“我们大众公议已决。这三封名帖，是我们回拜三位老侠客的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回去报告胜老达官，九头狮子烈火印，现在老夫之手，此物乃是国家的制度，白某天胆也不敢损坏。少义士再转达三位侠客，此印在东北寨隐逸楼天花板下悬挂，十日之内，聘请三位侠客进山盗印。三位老侠客十天之内，若能将印盗去，我将盗印杀人的凶手，双手奉献与三位侠客，我父子也自绑投案，打盗印窝主的官司。三位老侠客十天不能将印盗去，另外再让一天，十一天倘若仍不能盗去，将印仍然由本犯送归院衙，作为罢论。但是盗印的官司，可得三位侠客自己去打了，与白某无干。”说着话，将三封名帖，由上面递与二少寨主，转递与银龙。银龙双手恭恭敬敬接过了名帖，一看上面写的是“白玉祥”三字，三封名帖俱都是一样。银龙将名帖放在靴掖之内，遂对老寨主白玉祥鞠躬说道：“萧银龙蒙老寨主款待，甚为感激不尽，愿将钧谕回复三侠。”老寨主遂吩咐：“调摆桌案，用过酒饭，再走不迟。”萧银龙抱拳说道：“在下已在光辉寨上宾馆中，蒙二位少寨主招待，已经用过了点心。公事在身不敢久留，在下告辞了。”老寨主白玉祥说道：“少镖头空腹而走，白某心有不安，还是用过早饭为是。”萧银龙答道：“在下归心似箭，食亦不能甘味。”白老寨主哈哈大笑道：“白俊，将大厅中古玩取过几件，奉送少镖头，以作纪念。”白俊答应一声，到大厅中一看，心中暗想：“萧三弟人缘儿真好，我父与他初次见面，就这样喜爱与他，要送给他古玩。我何不借水行舟，取几件值钱之物，暗中表示我弟兄的感情？”白俊在大厅中看罢多时，见有一金茶盘儿，价值甚昂，遂将茶盘儿拿在手中。又见有一套汉白玉的茶壶，四个茶杯，放在茶盘上，双手一托，来在中平大寨。白老寨主在座上一看，黄澄澄的赤金茶盘上，放着汉白玉的茶壶，四个茶杯。白老寨主心中暗想：“白俊真能牺牲，竟将这样贵重之物取来。”白老寨主哪知道自己儿子与银龙结为金兰之好？虽然看着赤金盘儿和那玉壶玉杯，有点心疼，也就说不上不算来。口中说道：“少镖头初次到敝山寨，无物可赠，权将此物赠与少镖头，聊表微意。”萧银龙抱拳说道：“既蒙优待，又加厚赠，在下实不敢受。”白老寨主说道：“此不过是纪念品，万勿推辞。”老寨主说着话，又叫大少寨主取些零玩物，大少寨主取了些猫眼、璧玺、翡翠之类，用一个木质茶盘儿托着，叫道：“萧少镖头，此不过是玩物，能值几何？老寨主之谕，岂可违拗？”大少寨主劝银龙，叫银龙收下，二少寨主暗中用磕膝盖推银龙的大腿。萧银龙杏核眼一转，心中暗想：“不要白不要，反叫我二位仁兄不愿意。我既然要，便捡好的拿，别看二哥你托的赤金茶盘，我还是不要。”银龙一伸手，取了一个翠班指，此班指犹如菜叶色儿一般，

当中一条红线。取过了班指，带在左大拇指上，口中说道：“谢过老寨主的美意。”老寨主说道：“不成敬意。”老寨主当时双眉一皱，心中暗想：“一茶盘东西就是那样值钱，他就拿去啦。此子不但识人，而且识物。”老英雄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少侠客，你要保重些。”又听曹士彪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真是好小子！喽卒们，拿一百锭蒜头金来作为路费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在下实不敢收了。”曹士彪说道：“为何一样朋友，两样待遇？吾哥哥送你班指，你怎样收下了呢？”白老寨主说道：“贤弟你有玩物送与少镖头些，少镖头奉公而来，若带去许多银子，岂不有嫌疑了？”曹士彪闻听白老寨主之言，复又说道：“哪里有甚玩物？”说着话忽然想起，由腰间取出一个金如意，约有六寸长，此物乃是压囊的玩物，曹士彪递与二少寨主说道：“以此物作为见面之礼吧。”银龙刚要推辞，白俊向银龙一使眼神，老寨主在座上说道：“少镖头，这是本山二老寨主一分敬意，收下为是。”银龙这才伸手接过金如意。左手是班指，右手是金如意，面对曹士彪说道：“谢过二老寨主美意。”曹士彪哈哈一阵大笑说道：“好小子！爹是英雄儿好汉，不愧萧杰的儿子。”银龙将金如意放在兜囊之中，控背躬身对上面说道：“谢过二位老寨主，在下就此告辞。”白老寨主吩咐白义、白俊：“你弟兄二人，仍用二十只船相送。”又吩咐：“拿我的令子旗，告诉他们，无论本山的头目与喽卒及来宾人等，如有阻拦少镖头去路者，将人头割下，挂在船桅上号令。”银龙又抱拳谢过老寨主，白义在前，萧银龙在当中，白俊在后，出了中平寨。传出号令，二十只战船，鼓号齐鸣，九龙山群雄没有不暗中佩服银龙的。品格下贱的贼，俱各气愤不平，然而可不敢言语。

三位英雄出离了东垂花门，顺东北汉白玉台阶而下，下了中平寨，奔前八寨，处处都有寨主与喽卒把守，二少寨主一现令字旗，俱各垂手而立。离了北山口，来到河坡，二十只船上，众喽卒垂手侍立，请三位少英雄上船，鼓乐喧天，好不热闹。三位小英雄共上一只战船，船头上放着大六人桌，三位俱都落座。第一通作乐已毕，二少寨主吩咐开船，喽卒们那敢怠慢？摇桨檐，奔竹城而来，出离了竹城一里多地，到了里闸口，闸口上有一百名喽卒，队伍甚是整齐。二少寨主展开令字旗说道：“守闸的头目，吾弟兄奉老寨主之命，送萧少镖头出去，急速开闸！”喽卒头目大众一看，令字旗招展。阖山的寨主与喽卒，无论大小人物，没有不敬这杆令字旗的，守闸的喽卒头目吩咐喽卒，赶紧绞起千斤铜闸，二十只战船鱼贯而行。此时萧银龙留神详细观察，弟兄三位喝着茶，银龙问道：“二位兄长，此闸是风磨铜打造的吗？”二少寨主答道：“非也。里面是木头，木头之外有铁板，铁板外是风磨铜叶。”银龙问道：“二哥，这道闸门有多大分量呢？”二少寨主白俊说道：“不到两千斤。”说着话来到二道闸口，令字旗一展，仍然开闸。银龙问道：“这道闸口有多重的分量？”二少寨主说道：“千斤有余。共合十二道闸口，里外两道闸口俱都加重，约有两千来斤；当中十道闸口，俱都是一千来斤重。里外二闸各一百名喽卒把守，当中十道闸各三十人把守，俱都弓上弦刀出鞘，昼夜防范。兵刃俱都是七股渔叉，铁蒺藜锤。”萧银龙一看，铁蒺藜锤的锤头俱都有饭碗大小。弟兄们谈着话，过了十一道闸。来到了外闸口，三位英雄坐的这只船，停在闸口南面，等候那十九只船。工夫不大，十九只船俱都来到了，船头向东，二十只船雁排翅排开，北面十只，南面十只。二少寨主遂吩咐开闸，二十只船出了十二道铜铁闸，船上的喽卒急忙立桅拉棚，鼓乐齐奏。弟兄三人在船上喝着茶，有童子在旁伺候。真是波浪涛涛，浪花飞起

多高，天未及午时，已看见东河岸。来到码头，弟兄三位吩咐将船拢岸，喽卒下锚，搭跳板，按扶手，弟兄三位登跳下船之后，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说道：“二十只战船的喽卒头目，无事不许下船。”众喽卒答应，弟兄三人弃舟登岸，萧银龙抱拳躬身说道：“二位哥哥请回吧，送君千里，总有一别。”白俊说道：“二十只战船相送，这乃是老寨主的吩咐。你我弟兄的私情，愚兄必须要护送一程，尚有要言相告。”二少寨主又叫道：“喽卒，奏乐三通！”船上鼓乐齐奏，大少寨主与二少寨主向东南相送，送出去有半里余地，银龙说道：“二位哥哥请回吧。”白俊叫道：“三弟！你乃是明白人，子不言父过，古有明训，劣兄岂敢言父过？家严平生未做过错事，惟有这一场事，做得太不合乎情理。贤弟你乃明白人，盗印之人与我父子并非甚近之友，黄金印自到九龙山之后，闹的我们家务不和。古人云，顺天者生，逆天者亡。别看九龙山兵多将广，邪不能侵正，康熙圣主，乃是有道的明君；钦差大人是清如水明如镜，清廉正直的人；再说你们爷们侠肝义胆，济困扶倾，谁人不知？不想今日九龙山助桀为虐，如此行为，焉能长久？我父子早晚必败，事犯公堂。贤弟你是原办，那时节多多的照应。但愿以和平了解，勿动干戈，实为愚兄的大愿。”银龙叫道：“二位兄长放心，但能和平解决，总以和平为上。万一两造失和，动了干戈，倘若九龙山失败，小弟与三位老前辈，决不能叫白老寨主打官司。盗印之人我也明白八九分了，定叫他们去打官司，名正言顺。”二少寨主说道：“如此不枉我弟兄结拜一场。贤弟请吧。”萧银龙这才转身奔东南，二位少寨主转身奔西北河岸回船，彼此走出数十步外，俱都扭项回头，有依依不舍之状，直至走的双方不能相望之时。

银龙回思山中情景，四贼行刺，在桃杏林中间几乎丧命，幸结义的二哥相救。在聚义厅上几乎被曹士彪抓起摔死，哪想他又以囊中金如意为赠？又看了看手上的班指，用手一捂胸前，自己暗想：“我好比撞破玉龙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”一行在道途之上，一行思想，一行走着，不觉的已经与菊花村相隔二三里许。前面有一片松林，看见松林之中，有人了望，进松树一看，原来是黄三太、张茂龙、李煜、贺兆雄等，在此等候。三太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可回来了？”萧银龙将九龙山之事，略略一说，大众一同回了菊花村。到菊花村口，杨香五和金头虎贾明等出村相迎，金头虎喊道：“打鬼！打鬼！小龙显魂来了。”银龙遂说道：“昨天二十只战船接进我去，临出来又是二十只战船送出来的。”金头虎说道：“你别净说露脸的话啊，不定在哪儿玩了一天，今天跑回来了。”黄三太说道：“贾贤弟不要玩笑。”大众说话之间来到王宅，众英雄进了王宅，到东跨院上房屋中。胜爷一看银龙回来了，惊喜交集，遂问道：“贤侄回来了？”老少群雄一看银龙喜容满面，他又伸手由兜囊中取出绿皮子靴掖，将三封名帖向上一举，俱都是“白玉祥”三个字。银龙说道：“白老寨主回拜三位老人家，有三张名帖为证。”又说道：“二位老寨主还赠小侄男两样东西。”说着话摘下班指说道：“这是白老寨主所赠，小侄男原不敢受，白老寨主言说作为纪念品，与公与私，毫无关系。曹二寨主也要赠小侄男一百锭蒜条金，小侄男坚不收受，他又以金如意相赠。”说着就将金如意掏出，二物俱都呈上，与三位老人家观看。胜三爷说道：“这是贤侄拿命换来的东西，二物仍归贤侄。嗣后无论是谁，若将黄金宝印得回，将贼人擒获，这头功总得让与贤侄。但不知白玉祥对黄金印与盗印的正犯有何办法呢？”萧银龙遂将九龙山白玉祥所说十日为期盗印之话，对胜三爷详细说了一遍。胜三爷问道：“九龙山的道是否如道爷所言？”萧

银龙说道：“九龙山有十二道铜铁闸，俱都是台湾省所产的风磨铜所包，宝刀宝剑，不能损伤。过了十二道闸口，还有一道竹城，两只大船做成的门户，船底有铁扫帚，虽鱼虾皆不能过。山如削壁，陡岩叠嶂，天然的险固，中平八寨依山为台，百余丈见方，大寨设于中央。莫说是十一天的期限，若依小侄男的眼光看来，一百一十天也是难以进得九龙山内，别说盗印。”胜爷闻听不悦，遂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黄金宝印不能盗了。”银龙说道：“实不容易。不特白玉祥足智多谋，并又占了地利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此言不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莫非等候十二日之久，自去投首，打官司不成吗？”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，说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岂能坐以待毙？今天大众且休息一日，明日前去探山，今天先将船只预备好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十二道铜铁闸，鱼虾都不能过，为之奈何？”道爷说道：“按理说没有上不去的山。”王九龄在旁说道：“胜三叔，小侄男有戴苇蛇子的船只，可不甚大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大船更不适用。但不知王施主有多少只？”王九龄说道：“现有能用者四只。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这四只作为探险之用，有要紧的事可先用这四只。另外再雇几只备用，也不要甚大的。雇船的时候，作为闲谈，别透出形色来，问他的船是多少银子排的，预备损坏了的时候，好照价赔偿人家。”王九龄听罢此言，遂派精明的家人前去雇船备用。大众商议明天起身，多备煤米柴炭，茶叶点心，吃食物件。书中代言，镖行来了四十八位，连王宅的家人共合五十余位，第二日准备起身探九龙山。孟金龙、金头虎这类的英雄急的擦拳摩掌，精细的都料这场事不知须冒若干危险。

一夜无书，第二日大众起身，由菊花村到河沿，五里之遥，王宅的四只在前，又雇了四只，留两只在河坡备用，去了两只，共合是六只船。聋哑仙师主谋叫孟金龙在第一只船上。第二只船上是老剑客夏侯商元、震九江屠粲、神刀将李刚，与三位老侠客。后面船上就是黄昆、黄三太、赵得胜、贺兆雄等。六只船鱼贯而行，奔九龙山的闸口而来。

这一去，正所谓：英雄大闹九龙山，一举扫平十海岛。盗印之贼终归案，平明高奏凯歌还。

